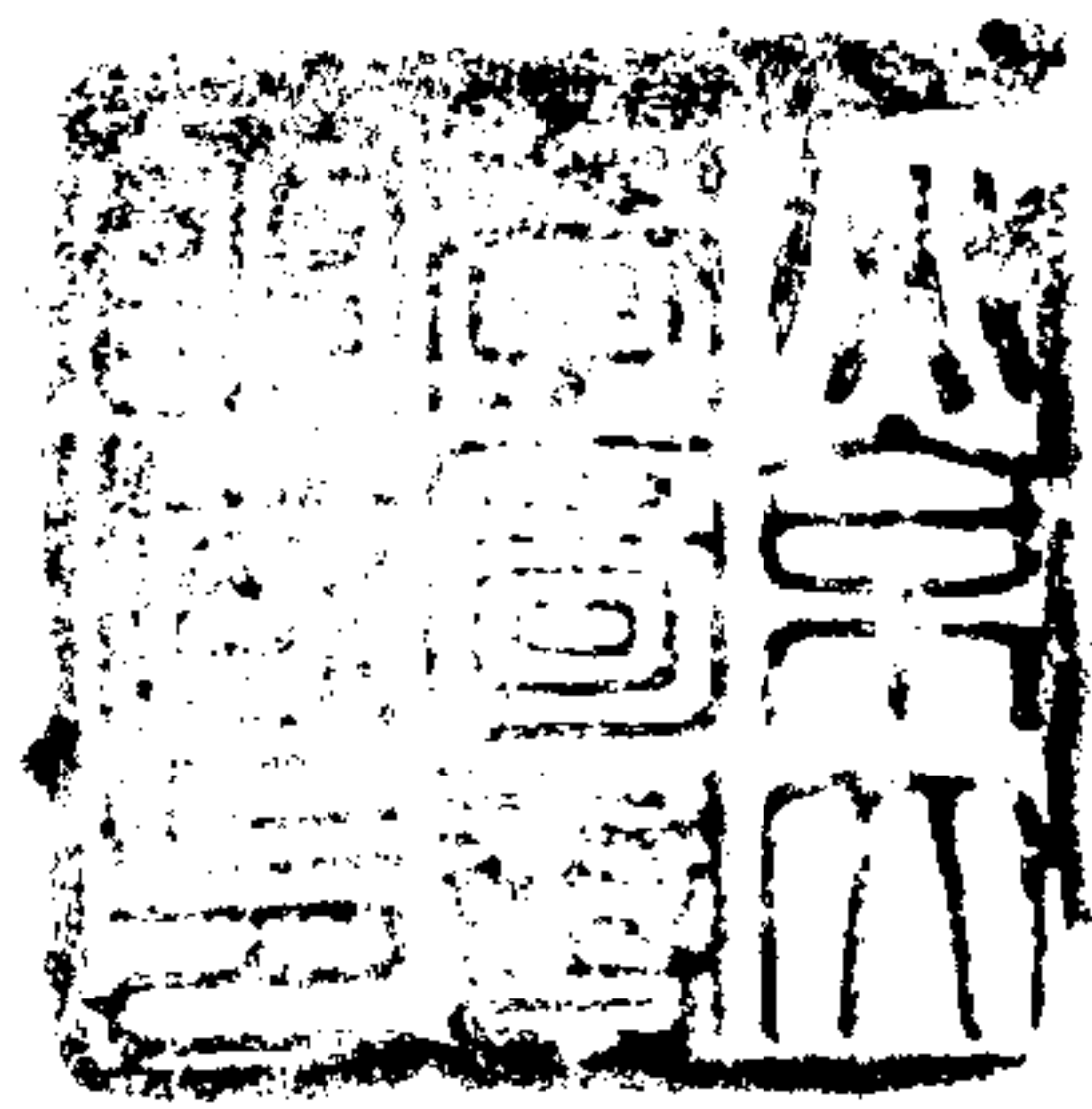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四五・史部・雜史類

- 閩海紀畧二卷 一
- 海上見聞錄定本二卷 〔清〕阮旻錫撰 三一
- 盾墨四卷 〔清〕湯彝撰 七七
- 夷氛聞記五卷 〔清〕梁廷枏撰 一〇九
- 夷艘人寇記二卷 〔清〕佚名撰 一二七
- 防海紀略二卷 〔清〕王之春撰 二六三
- 鴉片事畧二卷 〔清〕李圭撰 三〇七
- 太平天日一卷 〔太平天国〕洪仁玕撰 三五九
- 李秀成自述原稿一卷 〔太平天国〕李秀成撰 三七九
- 賊情彙纂 〔清〕張德堅等輯 四五三

閩海紀畧三卷 乃著錄人姓名 南疆遠史凡例 去陳廢忠 南疆
見南化畧 曹化身 曹國 曹事 曹山 曹老 知中 曹畧 柯 撥 在
辛巳 六百 由 此 年 志



閩海紀畧
乙酉 弘光 順治 永曆 隆武

安國六月 唐王即位於福州 改元隆武
初唐肅親王勤王以擅離南朝 高牆會故 之南都 靖魯伯駐
師京口 避迨相識 及南都失守 靖魯伯回師 至浙 接于江口
相達 遂入閩 而安伯與諸大臣會 議監國 靖魯伯同請 正
布政司 為天日 六月 十五日 唐王即皇帝位 改福州為天興府
六月 即位 改元 隆武 四月 諸紳多歸 也

封安南伯為平魯侯 靖魯伯為定魯侯 旋封平定二國公
平公 姓 鄭 名 芝 龍 字 飛 黃 南 安 石 井 必 司 人 也 兄 弟 四 長
平公 次 芝 虎 三 定 公 名 鴻 遠 四 濟 伯 芝 約 平 公 少 年 時 起

家海工 宗禎 元年 戊辰 歸 披 遊 擊 平 海 寇 如 吳 累 功 陞 總 兵
與 福建 甲 申 之 變 福 王 即 位 南 京 封 南 安 伯 定 公 封 靖 魯 伯
至 是 唐 王 去 故 翊 戴 功 晉 封 為 侯
以 平 魯 侯 為 平 國 公 平 學 武 事

賜平公子國姓 名成 功 封 忠 孝 伯

平公 長 子 原 名 森 字 大 本 天 啟 甲 子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生 于 本
日 後 遣 人 取 回 方 七 歲 有 天 志 請 書 額 敏 不 群 年 十 五 補 南
安 中 子 員 食 餼 省 試 有 術 士 視 之 驚 曰 公 王 侯 骨 相 殆 非 科
日 中 人 時 方 銳 志 場 屋 不 以 為 然 及 隆 武 立 召 見 奇 其 狀 貌
賜 國 姓 及 封 忠 孝 伯

丙戌 隆武 二年

秋九月 清貝勒入閩 訪挾平國公入京

(2)

自同安敗後乃往銅山所募兵以施琅楊丁勇廷柯宸福康
明瑞英等攻漳浦守將王起休降遂下雲霄鎮抵招安移也
分水閩南周留黃廷何展播守益片額清兵進
攻盤陀河宸福兄弟死之宸福係科武舉

往潮州

吳年全粵俱未承看年號王究隨在橫羅守潮者新泰伯
如陳秋先為巨寇至是引國姓入湖遂入南洋勒
許陞楊英等凌連凌謀得禮勒新進金甲等案平之

夏六月擊蘇利

蘇利在碭石嶺引女攻之
不克利後自提清討殺之

秋八月并鄭聯軍

時而島向為建國兄弟所據其北將章雲志肆圖姓密與
約等謀擊之曰向島各家上之渠兄弟居橫行天不道
揭揚中伏夜抵廈門定遠侯期與弟能一軍相殺不
阻於舟謁見提拜甚恭國姓怒論之司兄能以一軍相
聯日敢不惟命先嚴即著舉現祀諸軍爭先過船聯不
動未幾連戰連捷萬石盡殺而龍陰伏甲士道故之時
乘船及于難鄭彩亭所却航海而南飄泊數載不從後
得損壞不敢歸國姓以善招之彩得喜日今不歸後
無期矣遂回廈門國姓以善待之遂卒于家

辛卯永曆五年

春二月清巡撫張學聖道泉鎮馬得功襲島

擊左先鋒施琅

己并聯聯軍以聯芝先守廈門率舟師南下次年海衛
均學聖按泉安今泉鎮馬得功先遣數十騎渡島時定
師未去芝先先入島祭得功先遣數十騎渡島時定
先皆奔泉安入島祭得功先遣數十騎渡島時定
淵登山望島以慈海外汪洋萬頃無定然此學聖及
急從共豈能飛渡耶夫引不救日定公去得功也設
流乃遣人謂定公曰吾不得出島工人民必不能保
屬皆在安平內地母乃不便定公以為然又不期國姓
猝來也從其回四月一日國姓生得功已故島二日矣
恨按大是罪殺鄭芝先芝先國姓殺之皆將股稟定公
白汝案居二

夏五月入漳州南溪

家渡安平國姓殺其叔父并其弟提督靖海將軍
後調歸于清鎮同安澄為水師提督靖海將軍
入漳州南溪鎮將王川復迎戰大破之

冬十二月敗清提督楊石高于小盈額

清提督楊石高于福州率步騎入漳應接迎戰小盈額
大敗僅以身免於勝物漳浦守將楊世臣陳光策守降

壬辰永曆六年

春正月渡海登

進取海澄是日潮漲身建城垣守將柯文興以城降授大興
為左都督以壬午舉人黃維瑛已外舉人柯其昌丙戌舉人

而疑此舉西安人時為制將是故有功世江南提督李
亥病死探兵鼓器圖其家索取扣剋之數五十餘萬

庚子永曆十四年

夏五月大敗清將軍達素于海門

清達素為將軍大舟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會中計陸蘇
利舟師沿邊安地水陸並舉乃遣石虎衛陳鵬督諸軍守馬
崎以通同安期泰空部舟師出語與鵬舟自率周全武
陳輝鄭廷等次海門初十日蔡明漳船順風未流泊海門道
五府陳亮奉傳令諸軍按舟勿動瑞船先為潭船擊破與陳
已至諸船奉令不敵蔡明漳船先為潭船擊破與陳
刻至皆元馬繼攻視率巨艦衝之鄭表復自治與引舟合擊
北兵大敗橫屍浮海時巨艦衝之鄭表復自治與引舟合擊
降夜死之是日同安海兵為小舟取高崎陳鵬約降勅招

部勿動北兵恃有內應未及岸幸舟爭前鵬部將陳輝請
事急矣堂可出以待與不支船海死者七十人夜收皆情
吉鵬降爭赴之此主戰遂不支船海死者七十人夜收皆情
鵬凌遠以陳輝代之廣舟後二日全知敗而不可對墨月空
島北狗清兵竟不敵後
連索回至省城自盡死

辛丑永曆十五年

春三月取臺灣

初紅夷欲城治英休粵灣互川市救以巨艦入犯同泊
禁二城一曰赤嵌一曰王城蘇王法嚴王連成木約
東歷三十餘年無敢犯者至是以順治新法未嚴王連成木約
意取之諸將謂夾托船多砲火難進外洋橫絕大海足與針
國抗衡士葛受紅夷凌凌每仗返送以外天威臨之警如針
中

逐羊群也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餉兵進戰退守毋
日惟吉錫為首是向土鹿平門則水驟漲丈餘赤黃小舟衝
渡紅夷力守復現其夫百枚其盡賊之歸國
城死力守復現其夫百枚其盡賊之歸國
月紅夷力守復現其夫百枚其盡賊之歸國

銅山守將鄭義榮歸清忠進伯張進死也

忠進伯張進原守銅山以郭我守其有死而已置置大界
于嶺將快進同行不從司我守其有死而已置置大界
中欲侯二鎮來并其之二鎮遣人從行舉火圍空俱焚
在銅成惠顧者人甚惜之原知思明州解縣桂與義等同降
入稟補江
西糧道

冬十月清教軍圍公

初平公在東京慶以吉諭撫否則必見誅戮因書曰設有不
克當歸東後仇以結忠孝之向而巳順治在日猶不加害及
原三則死于燕京之菜市子孫在都者無一死焉
清遠沿海居民于內地

春正月平臺灣為東都

閩海層層用兵損兵折將煩帶協蘇海議司廈門全門
彈丸兩島得延今日亦沿海一帶交通接濟今將山東浙江
廣東沿海人民盡遷內地五邊界設防守嚴緝查片板不
許下海粒實不許越境則海上食盡鳥散矣從之公道滿
員皆遷四省數千里生聚
且流離自古以來未有也

紅漢既平攻臺灣為東都王城... 鄭省英為府尹... 未可知也... 時有諫用... 生國之地... 多死又憐...

三月遣周全城擊忠勇侯陳豹于南灣

約原姓呂為石井陳豹子... 下道州香設于島... 無術性專恣... 身入廣授...

夏四月諸將謀拒命

自入臺漢果于用法... 又恐復罪時... 大恨又畏... 將正也... 軍不... 五月國姓招討大將軍璪于臺灣

五月國姓招討大將軍璪于臺灣

五月朔國姓威風寒文武... 教日遂強時年二十九... 日也國姓初起時無兵...

六月元子嗣位恩明

元子嗣位恩明... 封世子孫茂

清遣使至思明

時兩耿總督李濟... 旭蔡鳴雷... 孩依至比... 世子世子... 本議照朝...

清遣官安輯投誠

清以連年用兵糜餉... 事其為真... 四級優叙... 副總改... 守名器...

冬十月世子入臺灣

初平公于六人長國... 刑國為頑夫人... 世子入臺灣...

生更安置之五月諸將奉勅為復理逆謀部真引黃昭翽拱
 冠為腹心結姻謀自立世子出周全斌為五軍以陳永華為
 將出兵皆陽受命但大務查慎步不可視諸將迷夫道會諸
 期獨昭先至破唐而入世子戰黃昭中流矢死忍霧消天胡日會
 全斌率所部數千人力戰黃昭中流矢死忍霧消天胡日會
 午矢其衆驚曰吾君子也解甲投戈世子死忍霧消天胡日會
 鎮遠人請鄭襲至待之如賓製去罪其僕蔡雲自逆入安平
 餘皆不問今又側子自安

癸卯永曆十七年

春正月世子至自臺灣

內難既平依告先王調諸將守汛
 回師以鄭襲今歸正月至思明

夏六月執戶官鄭恭送之

世子自臺灣回得鄭恭與黃昭翽楊來嘉又自北回疑其有
 異志刺不自安稱病出門三月世子率兵入海澄太現知
 以將圍己也恭家揚凱出金門擁衆數千若稱兵遠增吾罪
 兵入見世子自明也恭曰王已誤堂容再誤耳皆不從賊舟待命世
 也又勸其投清曰先王已誤堂容再誤耳皆不從賊舟待命世
 子遣協理戶官吳慎協理吏官鄭入竭禮持之翌日置酒邀其
 弟鄭鳴駿力勸其行六月鄭恭入竭禮持之翌日置酒邀其
 軍日恭曰甲辰死也

鄭恭子續緒及恭弟鳴駿逃歸清

鳴駿聞不利及鄭鳴駿請同安伯鄭續緒構承成向入泉州投
 等退之不及鄭鳴駿請同安伯鄭續緒構承成向入泉州投

清遣水師提督施琅率舟師攻臺灣遭風引回

兩島既破施琅欲握兵自東靖以臺灣還風引回
 月全斌楊富奇皆聽約東方出外洋魁風大作各往海軍
 不便相顧引還未幾施琅入京移檄兵衆駐各處與化

冬十月清大舉攻破兩島

自鄭為賊入泉州文武官蔡鳴雷陳輝楊富何義等皆先後
 投誠各官共出拒施琅率漳軍出泉州以提督馬功統之引
 舟從同安出而施琅功等于金門島沙特紅船四隻
 大隊十有九日過馬功等以二舟入其後往來紅船四隻
 泉州無一中者餘如望見施琅不敢前入其後往來紅船四隻
 砲無一中者餘如望見施琅不敢前入其後往來紅船四隻
 赴海死是日清軍南取總督李爾格樹環以同安海澄紅濟師
 入島世子見衆寡不敵退守同
 山清遠廈門金門城莫掠而去

甲辰永曆十八年

春三月世子退守臺灣

時軍乏糧衆志不同惟左軍陳永華與其徒黃香約武大義
 相勉艱難險阻不離左右將往臺灣周全斌黃廷復率衆投
 清獨與祖改與都軍任侍衛聖子東行至臺黃廷復率衆投
 恭軍撤祖改與都軍任侍衛聖子東行至臺黃廷復率衆投
 耕種徵租賦改與都軍任侍衛聖子東行至臺黃廷復率衆投
 貿易外國向之悍行於皆喜為樂土固若金湯矣

乙巳永曆十九年

清遣水師提督施琅率舟師攻臺灣遭風引回

兩島既破施琅欲握兵自東靖以臺灣還風引回
 月全斌楊富奇皆聽約東方出外洋魁風大作各往海軍
 不便相顧引還未幾施琅入京移檄兵衆駐各處與化

知府慕天頴鄉西入臺灣謀世朝鮮例遣柯平新到海復
議雖格不行數年粗安至甲寅耿王挾福州請濟師聞海復
矣有事

閩海紀畧

甲寅永曆二十八年

閩稱甲寅年即清康熙十五年也

春正月清以耿王仍駐福建

初平南王既請歸老遠東留其子集鎮廣州清許之并令舉
家歸旗平西請南相繼疏請如平南例俱報可遣內大臣督
但之時有臺省言三藩並撤供應煩費當漸次舉行不聽
且冬平西先發拒命殺督撫等官勒兵長驅楚撫葉長洪湖
南盡失報至京城或最委以平靖二藩仍留駐鎮先吳耿密
與麾下謀遷行之日舉事及停移詔至眾謀捕定然或于圍
識陰有異志其母太妃周氏力
止之至是太妃薨父謀益決矣

三月清耿王據福州執總督范承謨幽之殺福州知府王之儀

建寧同知喻三畏自稱總統兵馬上將軍馳檄八閩皆下之

時清以雲南有事通直省督撫增修武備耿益不自安范
督知之款出巡以避耿先嚴部曲分守各門十五日傳各官
赴府范督疑巡撫劉秉政使之收前入門飽起出甲執范
督各官移時始定州知府王之儀建寧同知喻三畏出為亂
兵所統兵馬上將軍馳檄八閩望風降附使藩署而政司自稱
總統兵馬上將軍馳檄八閩望風降附使藩署而政司自稱
之文物悉遷中變之乾坤高皇大業必留陰謀甲李郭再造之
興斷有存陵之瑞警常推誠翊戴戮力匡勳甲李郭再造之
功振晉鄭相依之勢會周師而反商政除新法以漢漢儀非
惟日月重光直今山河改色云云
有遠近嗚呼相推戴之語

清福建提督王進功掠泉州降耿

王進功先為津浦鎮外冬雲曾有功時提督馬得功股于
海靖南王以進功題祈泉人先苦得功之虛進功莊任捕反
其所為十載之內成租安為至是十五日三山交作十九日
撤至泉州進功恐為其下所圖乃經諸將焚劫郡中火而街
營守備郭惟藩守忠無遠時與化鎮馬伯興到莆港提標前
水師營李士所部無犯且進功獨同安城守張學堯晉江
兵弓鹿入省敵款十七日勅印至以為平北將軍移檄馬邑
皆下之

耿王遣黃鑄往臺灣

黃鑄漳人也為苗譯耿初聞遷移密遣人入海請師入援於
卯十一月藩檄舟澎湖待之甲寅正月耿停遷移辭回師三

月舉事漢遣黃鑄請濟師且以全閩七船相許曰藩將水音
將渡江浙不日午也

清海澄公黃格降耿病疽死以其子黃芳度襲封平和公

黃格漳之平和人也先王授前鎮守海澄丙申六月以賊
降清封海澄公至是耿撤至值病疽剪辮納印不數日疽潰
死以其子芳度襲封平和公

清漳南道陳啟泰殺其閩家死之

陳啟泰與范有親范督閩時啟泰陳啟陰謀及范被執獲得
其文書啟泰聞之俱不自安先殺家屬十餘人後自縊於
變死事僅啟泰一人啟泰雖在任有輒聲死亦烈矣漢藩入
漳今有司症之

清漳浦鎮劉大海登鎮趙得勝降耿為將軍

劉炎清成武水元由內侍銜出任閩汀協將歷轉漳浦右
路總兵初海澄原為水師提督駐鎮漢載提督漢設兵趙
得勝補是提督原平西王舊轄也是月耿撤至各以所部降
封炎為寧遠將軍得勝為威遠將軍

清福寧鎮吳萬福將其下降于耿殺之

萬福在鎮貪刻失衆心耿變謀拒之衆不遂故道不得出割
養性督兵至福寧萬福出降誘殺之沒其家遷其眷口入福
州養性乘勝長驅清平陽總兵蔡朝佐降溫處望風歸附

夏四月清潮州鎮劉進忠降耿攻績順公沈瑞并其軍

進忠先為閩將耿待之有恩耿變念粵尚定進忠率先款
時績順公同鎮潮州進忠密請師乃以漳浦鎮劉炎率師會
之直攻績順公并其衆勒其家入首以進忠為平粵將軍

平北將軍王進功至福州留之

進功在閩日久耿慮其為變委遣為君瑞說其入親及至留
之候其兵

遣協理禮官柯平福州報聘

耿之故舉事也慮下游郡邑不服故遣黃鑄會師不一月全
閩降附浙之溫處江之廣信粵東之潮州相繼納款聲勢
大振禮官至福州報聘耿意甚輕之曰藩素甚善各分地自
戰禮官還而兵端起矣

耿徵威遠將軍趙得勝軍不赴

耿王徵各路兵出閩惟興化鎮馬世興帶兵先行黃芳度遣
原同安鎮黃翼率兵十人應命漢徵趙得勝兵不遂陰以海
澄待命于春

以侍衛左都督馮錫范督諸軍采思明

馮錫范督諸軍采思明。馮錫范，字子淵，汝南人。先世自北齊徙居。錫范，字子淵，汝南人。先世自北齊徙居。錫范，字子淵，汝南人。先世自北齊徙居。

五月馮侍衛取同安入之

馮錫范督諸軍采思明。馮錫范，字子淵，汝南人。先世自北齊徙居。錫范，字子淵，汝南人。先世自北齊徙居。

耿以都尉王進鎮泉州

王進初為閩將，有戰聲，號王老虎。謀解任，後叩閩。漢賊，補京口，標營范督，意其能，題詞入閩，病卒。未及訖，值吐變，提

授都尉，以吳萬福眷，為與之結其歡心。時王進功在首，徵其兵，出征，兵將伴，你潛遣諸生，委公鴻貴，書入海，請師，赴期，登岸，及聞同安之變，耿以王進有風望，命鎮撫泉州。

藩駕至思明

叙海澄，以道得勝，為與明伯，左提督，叙同安，功以張學光，為左統，鋒鎮掛，萬壽，平取華，尚前，為仁氏，鎮學光，中軍守，俗楊，底為心，宿，雲，池，為亢，宿，營，知縣，鄧麟，米，漫，知同安，縣，鄭，若，英，知思明，州。

六月平北將軍王進功子藩錫誘執泉州城守賴玉率眾

攻王進逐之以泉州采歸

王進至泉，使使卒千人，作威福，與賊守，賴玉相結，納用提標，守備，戰，則用為爪牙，安使，耿憲，勅王進，必家，眷入省，提標，站。

收狀，甲日，在相，成，耿，漢，建，兵，按，應，將，至，于，是，進，功，子，藩，錫，與，揚，青，等，計，議，曰，各，父，被，留，在，省，接，兵，又，至，吾，為，無，咄，類，矣，盡，先，發，制，人，六，月，一，日，誘，賴，玉，戰，國，用，李，尚，文，并，入，軍，門，觀，之，砲，響，局，號，部，署，突，攻，王，進，：，意，氣，自，若，主，登，南，門，樓，勢，同，因，鼠，患，力，以，調，提，標，無，純，帥，相，持，竟，日，至，晚，進，望，揚，帆，恐，海，船，夫，改，在，閩，濱，圍，出，赴，省，中，來，軍，乃，整，而，還，忠，安，守，將，進，走，之，三，日，被，賴，玉，于，市，百，姓，亦，其，危，殆，盡，四，日，被，賴，玉，戴，國，用，泉，民，德，對，尚，大，為，請，命，釋，之，迎，藩，師，入，泉，以，王，藩，錫，元，弟，為，指，揮，使，督，理，提，督，軍，務，錄，道，府，廳，縣，各，官，獎，督，督，軍。

耿平叔公黃芳度以漳州降，承制封德化公

黃格，雖，九，其，子，芳，度，懼，不，克，免，藩，遣，諭，之，曰，時，際，光，復，軍，馬，爾，父，果，能，傾，附，當，素，前，慰，於，度，初，任，事，恐，裂，心，不，附，乃，殺，漳，州，城，守，劉，毅，：，耿，所，署，也，降，啟，至，泉，改，封，德，化，公，前，提，督，漳，馬，錢，賦，聽，其，徵，給，凡，存，敢，請，廢，不，由，送，於，度，終，不，自，安，間，道。

寇表于清，藩寬容，窮，屬，邑，皆，下，獨，漳，浦，為，劉，炎，所，據。

耿遣使采泉以葉亨報之

耿先，聞，同安之失，也，遣，馮，國，銓，未，議，和，不，克，事，而，還，及，失，泉，州，又，遣，使，采，將，使，泉，州，歸，已，也，以，葉，亨，報，之。

秋七月耿寧粵將軍劉進忠以潮州降

劉進忠，降，耿，遣，沈，公，家，主，漳，浦，值，漳，泉，之，變，不，能，達，福州，平，南，王，遣，兵，圍，潮，耿，不，能，援，乃，由，海，道，獻，款，藩，遣，使，鎮，金，漢，臣，率，舟，師，援，之，以，劉，進，忠，為，定，南，伯，兼，右，提，督，之，任。

九月耿遣王進爭泉州以右武衛劉國軒督諸軍禦之

王進，自，泉，奔，回，耿，令，其，鎮，興，化，乃，遣，兵，從，上，港，入，漳，會，劉，炎，赴，潮，協，攻，泉，州，進，率，兵，至，忠，安，屯，崇，橫，肆，焚，掠，遣，右，武，衛，劉。

國軒諸軍架心

冬十月右武衛劉國軒敗王進于金山嶺

王進素器南兵泉州之役以衆寡不敵為歸至是請兵願取
泉州自效王益步騎二萬鼓行至惠安兵聲甚赫劉國軒
嚴陣待之對壘逾旬進退七戰少却國軒分諸軍轉戰自辰
至巳兩軍殊死鬪王進師潰國軒追奔至興化軍郭外三日
夜乃還

十一月周王遣禮曹員外周文驥來聘

周王物起兵遣使費昂素一入福州一入查灣會師藩道監
紀推官陳克岐副將陳文煥報比周王遣禮曹員外錢然
通問值藩入泉與歐王為敵因錢然回報周王遣禮曹員外
周文驥前來解和大意以同室操戈貽笑敵國為辭

以趙興明伯全馮侍衛督諸軍取漳浦克之

漳州雖降劉炎在漳浦不奉命容請援于耿遣兵會之至午
和為德化公守將所邀擊遂遣其親軍都尉徐鴻鴈統兵間
道入漳浦蓋款連漳州之師分泉州之勢及金山嶺之捷乃以
馮侍衛督諸軍同趙提督由海澄進取漳浦徐鴻鴈劉炎
皆鎮劉成龍合師迎戰于羅山嶺右武衛何佑揮兵擊之鴻
鴈等敗回漳浦環障以圍炎鴻鴈龍寺出降

十二月趙提督援潮州解圍

劉進忠之被圍也金漢臣一軍盡殲高時耿節構兵不能救
援成壞百餘丈進忠極力守禦中外隔絕半載及漳浦降趙
提督諸軍入潮與廣兵戰于黃岡廣兵潰回燒營而逃潮
圍始解趙提督乃班師

耿遣使來泉脩好

設官徵餉

先是設以諸議參軍陳永華為御史總制留守臺灣分設六官
名曰協理以洪磊協理史官魏志振伯洪旭之子也楊英協
理戶官鄭斌協理禮官初平協理刑官楊賢協理工官不設
兵官仍置六科都美都吏檢閱軍曰侍衛以馮錫範為之曰勇
出入資司主晉接聘問親軍曰侍衛以馮錫範為之曰勇
徵以總制留守陳永華兼之曰左右武衛以薛進思劉國
軒為之曰序衛以何祐許耀為之曰五軍以施福為之曰五
儀以艾禎祥為之又有五援勳果鼓折衝五衛五常五提督
兵左右先鋒前鋒後鋒中鋒後鋒二十八宿營制聽五提督
遣調凡文武事宜皆資於軍陳永華陳繩武侍衛馮錫範主之方
乃議徵各餉以六官督比紳士富民以鄭省英為宣慰使統

耿王開鴻鴈寺敗乃遣蒲曰興併和藩遣使報曰果款
備和當如約繼遣董一奇王世瑜來泉州議仍未合

乙卯永曆二十九年

吳稱周二年耿稱乙卯
年即清康熙十四年也

春正月耿王遣張文翰來泉州賀年議和

耿以王遣張文翰來泉州賀年議和送船五隻既約許之遣
禮官鄭斌報使主條約視亭為界自是耿鄭交好

二月誅永春民呂花

呂花時為賊比險不服做索比避科派者相依為命去冬十月
二月滿道中提督標將盧仁張漢相討之不克乃遣左武衛
南進思攻圍之至是三月月未下時舉中國之承春知縣劉
時英遣人招諭許以不死呂花出降行之沒其家產

清續順公沈瑞以饒平降

沈瑞和母為高平南女也降賊時遷至漳浦瑞尚留詔安廣
兵圍潮瑞趨饒平及潮州圍解進忠率師攻之不克廣兵
未獲何瑞督兵通于百子橫廣兵敗
回沈瑞出降代討懷安侯

三月竄洪承疇侄洪士聰等及楊明琅于臺澎

清祀洪承疇學宮至是設其祠沈其胞侄士聰士思士倫于
臺澎黃楊明琅甲寅之變過梓宮不下再并流其
家皆死
于策所

五月藩自率師次海澄

黃芳度雖受約束其志未嘗決然志清及饒平之捷劉進忠
啟請南征許之五月六日自泉率兵入海澄圍漳州芳度
遣其中軍朱武啟朝意現軍勢駐澄兩旬芳度不敢入見漢
遣協理禮官劉斌入漳慰諭或率兵送征或束身入覲芳度
終不受命其兄黃勳亦同安右路水師總兵既變抗兵從征
關外芳度密令回漳以移書來徵召之又以
病辭于里
定計攻城

劉武衛大敗廣兵于豐母山

武衛自全嶺之役率所部入潮全劉進忠規取馬嶽之未下
者廣兵盡銳守禦武衛相持日久獲之兵既寡議是潮北守
卒南捍安騎來迎武衛衛射設伏以待時文官游為廣
東宣慰慈賢買勇清兵至豐母山迎戰伏起廣兵大敗是役

也僅以死卒故千破敵萬之眾從來以少擊
多未有若斯之捷也自是武衛虎衛名振粵

六月黃芳度據漳歸清

藩自海澄率師移駐高松阻芳度判髮據守遣其弟黃芳恭
入廣請援賴隆守平知進攻漳即不克授勅後鎮萬宏中砲
死調何相由潮州攻平
和檳榔嶼馬嶽志平

番舶互市

先中左所為諸洋利藪島嶼夷船不至甲寅後諸番
如英主黎萬達羅南女等國貢方物互市島嶼八烟市
并依稀
如舊矣

冬十月清海澄公標吳泚以漳州降黃芳度投并死

自六月圍漳州芳度志力拒戰敵攻不利乃築長垣因北十
月六日吳泚開城出降芳度命吳泚守城其家獲黃泚屍
望藥隆武衛濟觀陳瑞均瑞瑞等殺之沒其家獲黃泚屍
并碎芳度身首棄于海時芳度遣弟黃勳往廣會其兄芳
全清兵由汀入援亦是日破永定縣聞漳城降乃逸初吳泚
自海上投清隨陳黃泚標下善待之將死呼泚孤曰吾
兒年大君可苦難之及城圍泚謂弟泚曰黃泚待我厚願負
先王罪重今藩恩待有加反圖逆命大不道吾豈以私恩廢
公義也遂決計約降以馬平南將軍凌提督吳泚為戎旗二
鎮時有發難相祖噴者禁止之曰罪止于身
于先死者何與濟
贈勳芳度忠勇王

取回日本銀

故戶官謝泰及其弟謝觀所寄也泰先事平公隆武王討左
都督加官徵先王舉兵以為居守戶官有心託善理財十款

年開白手營積百餘萬別寄日本四十餘萬以備不虞
郊之芟剽自燒蕩遺官注口不取其所寄之款曰先王軍
志戶官掌據今渠已死凡寄項皆公帶歸鳴鼓時已解流
人爭之曰登耳所寄皆吾兄弟已賞當通事始奇曰兩家爭
孰未和孰是皆不聽戰國及藩入泉州遺其淳淳注取
寄之人也通事利所僅以數十
六萬回餘皆混行開領其淳啟
共子為禮科授棘許之

丙辰永曆三十年

吳梅肉三年二月卒而王尚可喜降周用共
周年號九月朕王歸清即康熙十五年也

春正月藩移駐漳郡

以虎衛許耀前衛濟羽等率師
會左湖諸軍分遣進取廣州

二月取惠州清總兵苗之秀張國勛各率所部降

平南王尚昏病日甚會周師進克肇慶韶州等府廣中人
自危已外除夕清駐湖諸軍聞音燒營遁時碣石鎮苗之秀
軍程鄉其妻在汛遣人迎師仍馳令之秀納款以為賊將
軍右提督右武衛水陸並進團惠州分兵改擄羅不利旋下
長樂新安會龍門等縣尚之信勢登降周封輔國公仍令
之信退讓惠州乃以劉武衛守惠州
好饒守馬帶昂乃以劉武衛守惠州
東莞守竹張國勛除以為延南將軍

以中書舍人許明廷督漳泉學政

漳泉武生考授時材隨軍時有言考武
不考武乃令許明廷為學政考較生童

夏五月吳督襲汀州克之

汀守將劉應麟王所署家敵致于薄時取鄭和好未
便道汀州敗遣吳督萬人親馳書報取以時出江右
假道石城下之洲至江城中有僑應麟率師回汀與洲
計議今不取必有渡患屬兵展改一鼓下之
劉應麟為奉明伯前提督鎮汀州屬邑皆下

秋七月調劉進忠至興寧進忠自回潮州

進忠以得汀州為失計及調出師每以糧食器械未備為辭
至興寧知將與吳督為難又與諸將不協流言日起進忠不自
安辭病引兵回潮
陰為自守之計

九月耿王歸清右虎衛許耀入興化

初耿之僑好軍款以全力出圍江浙至是師久無功勢已將
潰漫聞汀州已破出証之報益憂內顧遂密謀歸漳有首王

進預謀殺之并絞蕭震范承讓建去守聲勢已迫九月十
九日刺髮待罪迎康親王入首興化守將馬成龍以誠約降
許耀自泉率師赴之以馬成
龍為珍函伯後勅左提督

耿王遣平北將軍王進功回泉州

王進功在首其家在泉耿王聘進功次男為婿及泉州降其
妻東諸藩備書耿王取回進功耿王致先令其次子至首方
遣進功回泉藩欲進功先回然渡達其子三往不聽藩意頗
不卒故有汀州之舉至是
清兵入關耿乃遣進功回
藩承制封正明伯中提督

冬十月右虎衛許耀烏龍江敗績

興化既降許耀督諸軍取福州耀不速據峽江以擊平渡
又扭于空嶺之役有橋色諸將不服統紀縱掠失遠近心飲

酒嬉戲無將師勝清兵渡江許不知倚倉皇出戰不能鼓舞
士氣前鋒殊死戰不分兵救援少却又不為殿軍先逃委
棄輜重若概不可勝數到通伯何
左虎代之仍賞其罪使將兵自效

奇兵鎮黃應督水軍蕭琛蕭武等敗耿舟師于定海

時耿已降流撤浙江兵回閩曹春性寺自温州航海來無戰
志未天貴寺以師除餘舟且
我且却逃入福州蕭琛蕭武等
艘邀擊之獲巨艦數十號

十一月後提督吳淞入邵武

守邵武時彭 耿所署將軍也聞耿歸
清獻于吳時吳駐汀疾即赴之入邵武

十二月吳淞敗績棄邵武

清兵將渡邵武淞自督兵禦之時天寒諸軍涉
溪拒戰凍不能軍故敗遂棄邵武退守汀州

左武衛薛進思棄汀州

初吳淞以汀屬閩地請重兵彈壓乃以左武衛薛
進思率諸軍守禦之至是清兵渡邵武至建寧臨汀
數程進思聞之倉皇失措又致勤應麟有吳時應麟賴
領家賞守禦進思不洋棄城遁應麟奔潮州數月病死

周輔德公尚之信報訃并請其妹回粵許之

平南王尚可喜九月病死尚之信遣使報訃并請其妹奔喪
妹為續順公沈琳琳母時在廈門聽其回粵仍遣使弔之周
輔德親王

丁巳永曆三十一年

吳稱向四年五月尚王
歸清即康熙十六年也

春正月提督趙得勝敗沒于興化何祐棄城奔泉州

峽江汀州之敗軍心不可收拾左虎又與提督不睦南北相疑
趙督師出戰何祐兵主觀其敗得勝力戰死之祐奔泉州

二月林定棄泉州藩自漳州入島

時各郡失守兵心渙散泉州守將林定無守備清兵攻城一
鼓而空時二月初九日林定棄城奔島宿營謝貴死之藩在漳聞泉
州失守倉皇登舟至海澄棄之不顧入島當是時人心風雷
角宿營吳社歐兵守思明泉賴少安乃詢北汛水軍防衛續
違諸將家口入臺漳而餘泉稍集分地汛守至月餘始定
固守之計

賞外回諸將

奔潰之時諸將或棄城而回或不守已而投清復回者各賞
一二百金死軍者厚賜之泉州失守定逃于民間傳為已死
半月後劉髮為僧將出城為司禽者所物色從之逃匿伏在
行間遁至思明定在泉深與民相安故得免于難

祭故興明伯趙得勝

得勝督軍興化諸將以北人踐之及軍敗或勸其逃不送力
戰死報至明思設祭視哭臨之漫購其元殮焉

收薛進思誅之釋許繼旋病死

討汀州之失也與許繼同收繫諸將力請爾功贖罪不許數
進思不戰而逃之罪浮于許繼斬之繼責繼先病瘋不數
日而死并飭何祐吳淞以其有功令贖罪自效談曰自甲
寅渡海而西卷有漳泉忠烈祠建和周耿聲勢豈不赫哉及襲
汀州兵禍一起北騎隨至許繼和周耿聲勢豈不赫哉及襲
武通河勝戰及興化何祐棄城而逃上崩九鼎莫可如何薛

迥思親信夙時專制汀郡與漳泉聲援勢猶可為曾木一矢
相相阻險處進製心一教業與泉漳如敵思未必敢棄汀州
律請迥思寔為罪魁使稍明罪懼之罰進思未必敢棄汀州
連正迥思之典何祐未必敢棄與化入島處分惜哉至許耀
之罪不死法而無病幸
而天刑人猶以為憾

移北將家眷入臺漢劉炎以舟下碇石衛

諸部既失今懷安侯沈瑞中提督王進功左提督趙得勝統
騎將軍張學老前鋒鎮劉炎各家口往臺灣王進功等先行
制以母老不堪風濤遲延後獲至海外勒兵劫船來風下
碇石衛依首之秀道
兵追之不保劉炎涕
至湖與劉進志歸清

三月分水陸守汛

諸將退集思明軍資不給乃分汛捕魚召募以前虎衛林
駐東石晉南地方隸之水師四營陳性五營蔡冲明七營石
到八營前勝分佈到江洋芝崇武鎮南元助守海壇凡海清
之一營前勝分佈到江洋芝崇武鎮南元助守海壇凡海清
長樂濱海等處聽其管轄船中鎮南元助守海壇一帶危宿
營陳起萬守福寧州一帶總制劉天福分扎浙江寧波分路
福安寧德樓船左鎮示天貴右鎮劉天福分扎浙江寧波分路
台地方北北沉之基和也後勒後鎮陳起明守同安港兩洲
凌提督吳泚駐思明大石湖凡同安地方悉聽管轄楊威前
鎮陳昌左鎮陳福分九津港海澄等處地方悉聽管轄楊威前
守連江并尾凡津浦沿海皆隸之奇兵鎮南元助守海壇一帶
殷兵鎮楊英房宿營楊興分屯銅山南澳凡詔安潮揭地方
皆聽管轄此南汛之基和也其餘兵皆
湖州惠州運馬蘇樓布盧渡人始有固志

清康親王遣僉事朱麟臧慶祚賈書高入思明

大意以知天時為詔藩遺禮部事林
掛款待久之後書有春秋華夏之語

朱寅入泉州不克

朱寅本姓蔡漳浦人崇正以女道惑人頗有占驗人咸信之
說言崇正三太子收集徒眾克期襲泉州三月十九夜率二
百餘人潛至城下魚貫登城而上鳴鼓揚旗至開元寺前時
守泉之甲皆夜出不意以海師浸至多驚竄比曉搜兵四集
現其徒無繼轉戰逃之眾寡不敵按兵徐退無一傷者自是
八益以為神或奉向真三太子附之日眾屢戰皆捷延泉
漳屬縣果白巾為號遠近稱為白頭軍將軍改名明義年餘
無巢穴樹有時窟後歸漢以為蕩爾將軍改名明義年餘
死其黨猶以為
屍解時時世云

夏六月劉進忠以潮州歸清

進忠素悍巨測心外破漳郡始入魏、意甚奢難敵凡有政
事輒違其諫進忠積不平各即失守擁兵觀望遠戶官至潮
督餉不應進忠舟買運過羅更置府縣賦致于清旋歸以為征
逆將軍與劉炎同調入京遷其家江南

劉武衛國軒自惠州引回

武衛汀人也初為漳州鎮標收甲午年獻漳州崇遷至右武
衛將軍入潮州有戰功鎮守惠州粵人畏之至諸郡失守劉
進忠據潮州南大曉視廣州武衛一軍揮手潮黃之間布置
安閑時尚大猶奉周制武衛推宜用周號令莫尚氏之相安
也未幾尚氏劉進忠相繼降清聲聞隔絕藩
還舟至午海全進師乃車所部航海而歸

冬十月吳泚取天平寨

天平寨小而險從未被兵漳屬雷厚皆恃為巢
窟吳督乘間取之泉漳援兵至吳督退于其寨

十二月泉州知府張仲舉與化知府市永譽議息兵安民

初奉天顏之入董灣七... 親王遣與泉二府加... 前議且以息兵安民... 親王以無定局也... 報使責二知府辱命

戊午永曆三十三年

吳王稱帝改元昭武 即康熙十七年也

春正月清提督侵日湖

逆師之流分據全海上自浙江下至雷瓊沿邊各有分守日湖濱海為水師陳陸餉地既廢舉遣兵巡界陞車所部邀擊

之大為所敗乘勝使東石等處

二月劉武衛督兵克江東橋等處提督正總督以吳浚

提督副之

自七郡之失也須兵... 都統胡克按兵津... 將劉宗揚先焚斷橋... 滿風和揚帆先焚斷橋... 濱津泉棧甲連至劉... 振三夜取石馬獲守... 海澄滿洲副都統... 恒拒守分兵屯津... 漂又於身先士卒...

皆捷

三月戰于赤嶺

自江東橋之斷也津... 哈連自前年南時... 陵滿漢戰于赤嶺... 我而前武衛一軍... 時蔡明義駐紮天... 為海港公前奇世...

中提督敗海澄公黃芳世于灣腰標

劉督兵營日盛樹... 劉督世督一軍扎... 劉督便知之一日... 頭涉嶺慶戰於世...

不相下一戰而潰奔回津即月餘病死

復敗清提督段應舉于祖山頭

段應舉列營祖山... 攻已探兵阻絕... 募收軍回是役... 前起明奇戰戰罪...

昂宿營張雄取平和副將黃瑞鑑入津平

先是向祐入平... 克江東調祐回... 間取平和平守... 津平津兵俱出...

夏四月圍海澄

海澄自海抗山城小而堅為漳州門戶... 丁巳秋以總兵劉燾守之及劉燾入海澄...

五月浚提督吳淦進屯燈火寨

時滿漢兵數萬集萃深山海澄... 國軒議以筆架山而小寨懸崖狀如掛燈...

六月破海澄段應舉擄伯希佛自盡死

海澄之破圍也滿甲二千馬八十餘... 標城守合澄偵探兵計二萬餘人城中原無積貯...

劉總督克長奉雅大里乘同安遂圍泉州

海澄既破圍首震救後澄之師... 統惟大里自浙調赴援澄至同安開澄...

籍鄉兵

清撤各府縣團練鄉兵自相守禦... 官分籍鄉總練練并各口仍詢同安丁壯...

着故流獎至此今議籍鄉兵撤其眷口安種墾溝使其繁念
內傾緩急可為用又
存需兵于累之意
等已久故既惠行之

中提督後提督等啟陳時弊

自改海澄圓泉州水陸軍輪公幣不給取民間中流二提
督同啟畧曰奉命進取地措餉今官之推科有內差
督糧餉司宜慰府縣又有總督衙門之供慮者有大
餉者又有推餉月米有餘麻柴糧油釘炭鐵鴛毛什貨等項最
法以收民心以補軍用宜鄭鄭守泉啟陳時弊一曰畫一政
難請酌緩急抽調時陳廷章新守泉啟陳時弊一曰畫一政
令二曰停督鄉兵三曰禁節招泰四曰
請改餉司皆切中時弊難
察覆舉仗然已不可問矣

叙功陞賞有差

彙叙勳次畧曰春仲用兵進取二月十一日克玉洲三义河
福法十八日奪斷江東橋十四日入石馬三月初二日戰赤
嶺十一日水頭之捷十八日追逐祖山頭四月十六日斬赤
南開擊進捷騎五月五取普玄木柵十一日收守祖山戰
萃架山大隊後兵六月十日破海澄或殘力行間或著績守
禦水陸諸將咸有功次皆正副總兵調度有方至以少擊眾
既渡海澄滿漢兵有功次皆正副總兵調度有方至以少擊眾
劉國軒為武平伯元北將軍凌提督吳淞為平南伯將軍以
左虎衛何祐為左武衛前將軍各加級有差
為左虎衛俱獲左都督餘鎮營各加級有差

秋八月提督劉國軒泉州引還

泉州攻圍二月有餘不下漳兵克沒午和黃瑞燕以三百餘
泉守漳平漳兵屢攻不克七月清將軍喇哈達師次漳平瑞

樓船中鎮蕭琛戰敗失定海五鎮章元勳死之誅蕭琛

泉州圍急清以林賢守率舟師出閩安逆為蘇提蕭琛守定
海沿海守將所屬沉地聽其措餉船隻器械不先期整備
時遇敵一戰而潰時琛為提督以舟家且小難克敵款
上將制之元勳不敵先獲制人車部十餘舟進戰清船
大而整元勳不敵先獲制人車部十餘舟進戰清船
于福州吳北鎮陳波漢陳起明督率天貴守水軍禦心是役
以援勤左鎮陳波漢陳起明督率天貴守水軍禦心是役
諸將掠連江屬恭恭勇輝在
船所掠男奴釋之軍家
船所掠男奴釋之軍家

冬十月議和

津泉郡縣皆系獨守海澄清督撫以澄邑未下復命欲併力
進取又難倖攻乃遣漳進士張履書公書議和書畧曰昔今
先王秉勳天南不遠漳進士張履書公書議和書畧曰昔今
會體先志念升里廢疾翻然解甲息兵天和順承幸世能
數月來使方將士塗炭生靈何益于貴藩哉即遣貴藩下
游者恐令昔人心不固事難測能不欲慮及此近悉貴藩
下大有惻隱素持之念故併車佈測能不欲慮及此近悉貴藩
使借臨漳瀆書至禮道旗而歸之復書畧曰頃承明教以生
民為念不佞正以生靈塗炭不忍坐視故將回戈承明教以生
如命禮禮生靈所深諒也天心厭亂投運將回戈承明教以生
始可彼此通好如命深諒也天心厭亂投運將回戈承明教以生
念近得傳者優張中書手必復啟于息兵安民為能持始

終惻隱之心敢不委蛇承命是在仁人君子披肝露膽毋事
煩文求備于奸漢書畧以事致圖其可也惟酌其可行而所
述台憲責人難行之事非安民之實心也惟酌其可行而所
裁教之議竟不合

十二月清舟遷界

初清遷山東浙江閩廣沿海人民入內地設兵防守甲寅夏
閩省遷民悉遷故土丙辰冬閩漢歸清漢議遷界時廉親王
既稱遷界累民請票之已報可漢緣各鎮營執內地取糧于
是清督撫提鎮仍請照順治十八年例遷漢之值彼海澄周
泉州等督備及泉圍解遂行遷界之令廣東尚王力請不遷
惟閩省為甚民益不聊生矣

己未永曆三十三年

戊午秋八月昭武死于樹州其孫嗣位
以是年為洪化元年即康熙十八年也

春正月清築沿邊界寨

清雖設界而沿海汛守內地撤收如故清乃設防界上自福
寧下及詔安或十里或二十里量地險要築寨安民以截內
外漢海數十里
無漢人烟矣

親軍戎旗四鎮董騰設海澄知縣洪蔭

對量兵餉多取給海澄時知縣洪蔭性多迂董騰駐防福
游蓄恨尤甚因其生官制志支米角口洪蔭既執忠董開
之董漸入縣設董洪俱華賊中提督啟留董董戴罪漢
任以張廷輝代洪知縣事

二月清爭果塘寨不克

果塘寨近江東橋清督議發兵據守中提督偵知之令提提
督率諸軍入守其寨清兵乘夜力戰却之

援勒左鎮陳諒督朱天貴等敗清舟師于定海

自定海失守調撥船隻左鎮朱天貴防守海壇以援勒左鎮陳
諒為水軍總督二月廿九日早各船乘南風進泊定海清遣
大小船百餘隻由五虎門卸尾而乘援勒左鎮陳諒起明全刺
天貴率領船隻亦遣風安於各船仍收泊海山叙功如陳諒朱天
貴總領徐陞賞有差

三月旌樂輸寡婦李氏

時軍輸法繁疏派戶樂輸以知思明州李景重其妻今未
下樊門案婦李氏守一畝家頗殷先捐銀三百兩其向義
賜金花絲樂輸獎于星州之
富民洋商始程上中下派給

中提督辭俸自餉其兵

丁巳之校州民每月輸米一斗伍軍人役之多藉藉乃今副奎
儀衛陳慶清查海口凡文武官員人役不許影免自本年二
月起每月八加米二斗中提督請免文武官員本月米并啟
曰謬荷俸祿固出隆典軍實煩費何敢再糜全錢請辭月俸
愿竭微貲自餉轄兵三月漢之于是沒提督左氏衛右氏衛
左虎衛等循中提督例自餉其
兵援勒前鎮施明
亮光捐千金助餉

水師五鎮蔡冲瑠逃降清

冲瑠汛守惠安差不能束兵轄屬多逃止遣科員核其餘眾
船隻交虛宿營王傑接管仍詢回軍前聽令冲瑠懼罪駕小
舟逃入泉州往省投清巡撫吳
興祚為其家屬之在董灣者

清漳州守備呂齋來歸

呂嗣原守江東揚州中提督進軍海澄陰以漳郡通款頗
容其然清野姚啟聖既奉爵侯之將入首待理嗣乃先遣人
見英毅鎮林彪請兵援我華眷行至同安界牌林彪伏兵取
之以縣以為折衝左德家眷移入臺漢

水武營陳愷叛

陳愷原黃州人乙卯冬漳郡下獲為逆提督領兵中軍
丁巳之變復走歸漳繼開黃若世故漳郡仍出入海戊午
夏故請入山召募以木武營至是華眷入漳投誠清提督
揭提恩其叛服不帶逆授隨任千總

牛宿營鄭奇烈及紀朝佐被囚歸清

奇烈同安武生朝佐賊王將領蔡寅號稱三太子起兵奇烈
朝佐從之洩回未歸未幾寅死啟請入山召募清兵因之奇
烈朝佐不能出清
奇烈為隨運官

論飭各汛鎮營

畧曰水陸鎮營分疆固圉就地措餉宜出極宜近察暴索橫
征若累生靈或藉稱抗餉焚掠無遺殊可痛恨相應嚴防
法記以副勤郵至意敢有仍前害民定以軍法從事敢或特
論仍遺監督查各汛釋回紫埔婦女

遣官監紀南北汛

南北汛防每有微調動以缺船餉為難乃中諭飭遣官監紀
論畧曰鎮營分汛兵精船隻應就地設處特設監紀會同查
核酌量地方大小配兵額多寡每十兵準以七百充數餘三
百之餉備船隻甲械之資務宜先期整頓以聽遣調仍曉監
紀按季查報于是上又普院下及廣東
午海大送各鎮營汛地設官監紀之

夏四月以元子監國

甲寅西征留總制守臺灣至是總制以元子長成請佈君行
則守之與主為監國從之元子時年十六名克聖號曰監國
世孫汝等明
啟人望歸焉

六月屯田道鄭時英兼理鹽法

鄭時英駐東石督理糧餉故晉南二知縣聽其督催凡米粟
船料皆糾諸內地是年清設沿海臺堡將築鹽水寨：並東
石二十里泉州門戶也興工有期界內居民恐界嚴難通急
出東石販鹽：價驟騰至一兩二三錢時英同計以沿海鹽
埋一盡於掘：則鹽利盡歸于我月餉可得數萬乃啟設鹽司
二員開行東石商民或置官買
官賣私鹽論斬從之既
而界嚴商販不通爭慮

右武衛古協理楊忠搖南北場戰死

撤右武衛楊忠率兵涉海尾南北場掘鹽堤時故樹陸成之
日盜逞迫近竿頭塞寅夜乘潮進掘天明下船至夜復然如
此乃為萬全否則危迫也忠欲邀功開至深港舍舟登岸督
掘盜堤聞兩日夜不就船早預將密請泉州大墩使展獲至
四面攻擊忠殊死禦之眾寡不敵身中砲沒于海取回其屍
兵眾死傷過半過半楊忠
下多亡命每入界內仗操聞
其死皆曰英于毒已

秋七月築潭尾寨

同安潭尾與廈門高崎咫尺帶水外年清送北過島中提
督戚請築寨豫防之鳴夫一夜而成同安守將李眾來擊
却之築石城一土城一漢寨兩洲城
同安入獎船莫敢窺伺思明西北藉
以無虞

錄

清中書勳鑛啟請官議私

前漢諫和不就今春勳鑛等致書再中和議... 惟誠之貴親王之心相從則何猶... 司傳一介由商而達實客馳報仰候... 馳首沿途府縣近迭供應極布各... 親王面議海澄及汪未之體賓客... 為彼此公所若親王在閩藩主並... 未往親王回京各設官未往清督... 以非去已意力阻共秉克無着落

清北京地大震閱月而止

七月廿八日巳時都城地震垣宮禁官署民房... 萬餘間官民死傷數萬餘人同日地震千里... 京城外地地震出黃黑水沸人頭而立燭... 初三夜沈星犯斗九月再震數日真千古之... 奇變也

八月清福建水師提督高正色至福州

物砲砲為水師提督高正色調入京丁巳冬清... 世煎水師提督及考腰樹戰敗病死督撫疏... 志入關慶疏不諳水戰改調四川提督乃以... 色泉州晉江人項投誠街劉累陞岳州... 總兵及湖南平遠投誠福建水師提督

征夷將軍江機殺建寧守將劉起龍

江機津浦人甲寅之克取兵江右耿王以馬左... 王歸清屢遣招除不送置壘于江西浙閩交界... 道人款款以

為征夷將軍機破江揚子與揚一豹同時舉兵至是車眾... 入閩建寧城守劉起龍崇之陣傷而死

九月清取東石寨

丁巳春分東石寨屬武衛廳其指節戊午春調右武衛... 澄安右總領楊忠鎮守一軍被餉皆取辦為今春清設... 果又敵築壘水寨楊忠兵難守故請添兵協防乃調右... 武衛四汛及楊忠因糧短敗死右武衛漫調出極委左... 施廷前協陳申守也精銳皆挑以行在汛僅疲卒二百... 有殺奔入寨言東石寨可取賊眼傷導自放于是清集... 滿漢馬步數千九月十六日黎明環攻自辰至午砲... 多赴海死首清仍築三寨竹角守之時議以楊忠不北... 不至是

調思明州鄉兵

時議調州中國練鄉兵自相守禦奈漢上淺州民家... 許人入籍以願與杜統之吳往北八原清守隘甲寅未... 以為南宿營鎮守同安思明丁巳之役各部失守劉... 兵完島授建威中鎮以調親陳慎版又伍足疾引媳... 共與歸其子英宿營天標未我授... 協理五軍與總監營慶照分督州兵

冬十月中提督築版尾寨擊敗清兵

兩軍相持深溝高壘歷年餘互有殺傷清集滿漢計十... 卒伯提督萬餘人營壘咫尺指揮自如清畏之如虎武... 果堂扼要重地夜率兵就果堂後尾地亦再築一寨次... 版築未就清督撫提鎮守軍取玉蓋率滿漢數萬爭鋒... 甚我不可當中渡二提督左右武衛士虎衛守兵不滿... 人費勇殊死關自午至申衝擊數壘中提督所依寨且... 守每次砲發無不披靡陣斬軍士百餘等其餘死傷以... 千餘清兵始引回自是直奪氣不敢復輕視矣

十一月後提督定南伯吳淞卒于營

新築城厄塞諸衛視為畏途獨吳伯毅然請自守之清集
量環攻砲日恒不絕赫吳伯慮之晏然前月九之戰身被
傷遂染痼病不以為意至是大雨新築壘多壞伯揮左右避
之自據洲嶼而外初八二更城塌壘死屍盈道思明諸親臨哭
甚哀卒於之分提其轄下五旗餘眾以其太子吳天如為建
威右鎮統之

清封荷蘭國王請美叔船

初叔毛失榮港每思恢復後庚申年清督李率本遣人招誘許
以先平兩島後取榮港還之紅毛喜自備糧船親助我乞
廈門且亦率泰慮有遠志不許仍令其教年一頁戊午破海
澄清督既請照前年借紅毛合攻事例乃遣京委知府劉仔
加通倣同通事林奇進與瑞等資勅
至荷蘭國封王并請美叔船會攻

十二月遣右武衛林陞督舟師北上

清督撫議大舉攻廈門海澄福州備造戰船四百餘隻又題
請江浙船各一百隻撤潮州碣石船百餘隻克期水陸協攻
乃調文武官歷年添船及洋艘飽配兵北上以右武
衛林陞為總督左虎勝江勝樓船左鎮朱天貴為左右副總
督率諸軍樂之臨
牧塞各侍士有差

縱陳汝器北歸

清故津南道陳汝器之子也丁巳見汝器將入津運其父體
回京為東石守將所獲繫于臺灣至是以高金來贖縱其父

監督郭承隆逃歸清

初破海澄浮滿漢時皆授監督監營有差未幾滿將魏林等
謀逃被獲隨遣諸保于臺考性留島安回香上馬虎李時春

黃九家張以寵郭以隆等在思明投馬虎李時春逃歸孟安
回香五皆撤兵守之郭承隆段提督玄營以處崇之死恐
株累其妻子在泉流王思明意圖大用逾年缺望至是棄妻
子今黃九榮逃歸清

戊子年清抄書因姓謂宜釋兵全崇國故漢書曰咸中而大
惟君與親春秋所為大首綱也全崇國故漢書曰咸中而大
賜書教以忠不能盡孝不能全忠謂不孝必居一于此也收
不憚心自愧然則志與孝何居豈辨結者為忠袖手者為孝
乎台堂生長中筆望忘淪入夷狄終來江楚諸地衣冠漫見
既入閩中又獨不閉兩粵友正李義撤元元皆已夏夏耶
此亦當時忠不能全之人哉台堂何以教之
事年魯王閣部鮑汝霖與建國公翻彩奉魯王征福州四
方響應軍聲大振遠近皆就泐請起兵勤王而殺之
并屠其家其師聞之解體泐復信謀殺義時陳士奇由是
人心解散被運不通魯王不得已與勳再邊中互亂而極臣
預皆堂定而茂預名探等奉魯王進駐舟山：復陷于清
魯宮恭自焚前堂死之句根乃奉魯王而謀取海壇駐師
名振奉書來勸大將軍國姓會師進駕魯王亦與大將軍蓋
別乘無恙蓋于與公宗盟也于后則歌行帝之章際國難類
入當賦脊全之什矣通聞軍聲震華此柱南天是即今日點

寧也鉅射改扶漢李勉與唐何以漢道豈惟予一人手願宗
社寔式憑舟願于德家味類年播越尺上未既近復以逆奴
會冠全力注滿予同二三勳鎮血戰經旬亦既于吳會並
失利于定川孤城援絕遂至淪陷病思禍亂每不致生又忘
兩朝付託望繫東南山岩水尚多忠義故間退食吊死
問傷今舟次泰川去公僅隔帶水非特晉鄭為依且共相
是損所慮勢單力弱未便因敗為功將伯助予于公宜有厚
望况浙海既空諸商必且轉窺問海在公不無唇齒之慮與
其定國孰若先發與此其合却孰若分發接船指鎮或會獵
于福興或四州于此越洗浙土之腥灰華間疆以磐石保予
貝胄朱從事捷楚之役惟期公其誰屬恒公空國之國姓
不云子宗子維城何人維藩舍公其誰屬恒公空國之國姓
答書曰天不悔禍國難頻仍忠良按踵而圖託無一濟其才
力淺薄遇蒙恩文皇中厚德假我之推而圖託無一濟其才
今皇中揚土分履疆場之重恩寵莫二使當履及于門誓師

閩海紀畧

擊揖迅掃履穢華英淡但以獲預猶從九伯未咸是用枕
戈注血練士俟時數年以氣糾合精銳千擒戰馬千餘當揚
自夏及冬不解甲者半載嶽首屠戮千餘當揚
于吳會非獲國于舊宗登祖宗之深恥盡力命之本懷業有
期矣忽聞滿洲失守登珍播遷推胞拊心奔赴無及正擬發
信湖洞恭問起居遣賜國書兼頒隆恩既捧拜自天指躬無地
某故不俯賜股肱率屬時元戎旣就次弟進發長風而
剪鯨鯢一劍而直向合必使玉座移而更奠金甌故而漢
完是某報効本朝之戰分也即某所以報知國主之成也
敢曰能希李郭之業庶幾無負聖恩之勤遂命水師左右偵
往會名振受調虎漫命前兵科給事中葉亨徐學遠偕至魯
王行宮由啟以永曆皇上現正位粵西宜去監國之號魯王
優書叙所以勉從監國之意國姓乃使奉近居之金門徐振
阮駿等皆以兵未歸國之意國姓乃使奉近居之金門徐振
必使功業有所據身名無所累而後奮發一洗以承白于天

下今尊公身依日月之像令祖母年過素榆之景更思海上
有事以未肯費者何地之金錢金炭者何方之膏血足下共
推之安忠孝之性豈甘一時之強強而冒青史之譏起尺之
漂搖而釀赤族之患也哉如棋投戎為孤注何妨擁護其子
弟以歸倘疑赴關為畏途何妨請命于案上而守不倍以半
生忠朴久見諒于聖明皆能為足下一：刻心以呼籲者時
國姓必欲全清朝則閩浙粵三省之地以相界然沒清款
漫達書曰今天下中亦皆然十載即如足下自稱海甸猶款
招保之以大一天下之勞誰敢取臣服之版圖維正之財賦而
輕議之且從來無此荷策亦無此違等也由是議未決清恭
又遣書定公鴻運回不任乘大兵未集魚程入關意欲早定
海上之業早報聖明之命以早結足下一門兄弟父子忠孝
之局耳前固今兄老先生家報之便先以一函附達令佳字
：通家骨肉之言亦字：今日時勢之言也不意令佳字
進止又波浮奈蓋橋子之啼原不可使聞于君父而莊磨之
說豈可以執論于尋常足下身經軍旅之難日挫與止之爽

如此大業必仗老成乃特刺心相告幸望呼令任與部族
倫決而論之當身外既非英傑結果之場回首京華終是
能前此之待者倘遇以動厚策之歸負回以激聖明之怒
如或自不能掉臂而為孤注若其不或而能袖手而付之
就義不佞與足下交道之日始即人業之終矣來運氣者
于措置之安也且下可此日之始即人業之終矣來運氣者
非男子披瀝肝膽之計亦可玉成必竭綿力尚一言之不
取幸且下鑒於當通漁竿鴻運尚弗克負荷况軒冕之榮
若漫然滋笑星委綸綽于草莽矣至于舍任青年壯志頗足

有為君父命重固敢不遵第以數十萬之眾仰給一府安頂
不秀發散堪受彼時隨逐皆將誰任又體統事宜之開舊例
新與不無有碍用是趨避以爲新朝雖定開誠布公而于推
心置腹似有未然其未幾能拜揚成命出自真衷且安西王
亦不遺使未請會師與大將軍國姓書曰往來天恩優係必
與國時之可爲其可與之資者必流其勢之可藉當今之世
之孫以承之生其曠典此三百年深仁厚澤匹夫匹婦莫不
名孫而承之生其曠典此三百年深仁厚澤匹夫匹婦莫不
數見也夫恩重則報必宏寵隆則休戚愈切茲因國步艱
艱猶傷周室之哀故人心必老方仰漢官之舊吾知公厥
衷必有命付以討南藩書載其專征所得與四方勳績通
計之真者天子之憂也容歲西粵誅逆奸之孔商衡陽集歌

今皇應運旋宇攻取固未敢謂其謀之允厥要亦見故之無
朕無不剋削其局力自不可與掛林湖南同日語又何必
不其前車之成也甘也哉用之遺焉以霖雨環江致我
我如飛如輪時一酒虛而水師無公時昔之愆期若在
龍之閉不穀聞之不覺望而無公時昔之愆期若在
惠之今茲之少選誠有待也海峽一知公時昔之愆期若在
不殺今茲之少選誠有待也海峽一知公時昔之愆期若在
德孔則中興告成親之羊赤海峽一知公時昔之愆期若在
既否則中興告成親之羊赤海峽一知公時昔之愆期若在
仰副殊春而慰此可爲之勢乎八月平公望之國姓不與
師期并上諸將戰于和國姓不與
武同清使言教十萬之眾按甲待和議以休士觀蒙推許之
道書清使言教十萬之眾按甲待和議以休士觀蒙推許之
各郎踪捷宜措餉以濟兵精清泰渡書以所取腹不程款不

任亦功一得焉今日聯異姓于同舟化家國爲骨肉則地方
民他日多一散蕩留得一地者各有聯屬之人民也留得一
持期友之問更須調護此又不得不一生聚况台臺于業
官于與泉漳諸屬邑及福州之長樂潮州之饒平詔安
弟定公使勸之定公使勸之定公使勸之定公使勸之
原駐地不日甚熱名之念久侯伯今春連接兄札并諭
疾日深而食新崇德之靜慮白况受木朝羅選官居上餘
已將恩一節弟所不能受至大任一第方相安而
渠在中左相去既遠魚雁行師所居靡宅相見尤罕此
兄書到弟即扶病候舟極力言教任云大義滅親等之
計之與弟素不睦告兄之言豈肯聽弟之言乎是年
若至五百餘棹遣親隨營視忠赴天津奉報運百餘艘

登金山寺望北條崇禎先帝哀憫三軍清淨淡江龍載其歸
年名規不遺免台運義師而出南來多引去彼視則和議可
頭得精銳教千乘風再上以張軍度使不敵輕視必無暇言
成如其不我引師使來約婚又遣書促進師國無暇言
以冬初而王十月命國使使來約婚又遣書促進師國無暇言
廣州閩安侯周瑞不敵將進于西師大敗入粵會王姓訂
班師國姓大怒瑞不敵將進于西師大敗入粵會王姓訂
詔會師再舉王瑞不敵將進于西師大敗入粵會王姓訂
風約不期瑞不敵將進于西師大敗入粵會王姓訂
札乃不期瑞不敵將進于西師大敗入粵會王姓訂
並將連稿再行瑞不敵將進于西師大敗入粵會王姓訂
迎空兩子固長驅由時乾及天語詳廷議於崇允符
迎空兩子固長驅由時乾及天語詳廷議於崇允符

宸紫即日六飛風駕以四月如滇一時廣宣聖澤至暢皇
潛耀依紀綱社稷長年無所念聖思廣賞格逾
斷煥然紀綱社稷長年無所念聖思廣賞格逾
涯如不較者不督其長年無所念聖思廣賞格逾
柱銜簿績册以升其長年無所念聖思廣賞格逾
訓手然嘉猷茂代不違此非徒常益增棟反公將何以
惠資奏之勳是公于已尺天類枕戈靡懈取居華宅捷
特專初遙填奠公于已尺天類枕戈靡懈取居華宅捷
亟中其或命以時天感分天類枕戈靡懈取居華宅捷
風公其或命以時天感分天類枕戈靡懈取居華宅捷
憤風慕不亦快哉同粵山海崇與忠義雲為所特以堅
而慰所望者惟茲人親顧得傳告勿憚用谷大將軍國姓
書曰客處遺便適乘同仇之憂而敵員李景漫以台命至
曾大集樓船方刻之憂而敵員李景漫以台命至
知殿下內急居父之憂而敵員李景漫以台命至
忽直掉珠江同挈故主以迎乘與詎意船師未到而大帥先

閩海紀畧

已班回數日有責部官兵自粵來投者細訊其故蓋以橋
致挫不能奮圍後不遠者則安侯與有罪焉已將水陸各
將審定功罪乃知其功不遠者則安侯與有罪焉已將水陸各
戰大勝其非久計不現道特負令其乘重抵下而所督
音重男同我身師齊甚為兩便而時腹氣在：而所督
血性男同我身師齊甚為兩便而時腹氣在：而所督
各郎邑爾未手莫擒克無敢逆我顏行春茲已萃集滿漢
其精銳傾國而乘渡移無敢逆我顏行春茲已萃集滿漢
我主也一不使而為兵靜以破之律：師以全下力
既亦必一不使而為兵靜以破之律：師以全下力
閱則粵東勢必高虛乘機可自信其時也殿下身進帥入
共抵金陵或取高虛乘機可自信其時也殿下身進帥入

遺言招撫曰予今梅勅章京同鄭學士見肅非鄭將軍謀
而作任罪寺語我守無有二心原不勝欣悅予思信札
免宥免之例其前論今當重為申明欣悅予思信札
有可免之例其前論今當重為申明欣悅予思信札
三年投降之全其且加禮釋回漫抗擊主上控滾河困
大松山事公蓋抗之五省經畧補臣洪承疇保全皆作
萬全生擒越次抗抗一戰盡破補臣洪承疇保全皆作
宿全生擒越次抗抗一戰盡破補臣洪承疇保全皆作
罪較此過于人所上則與之役與通故如武意不相
九較此過于人所上則與之役與通故如武意不相
語言于慰皇有所保免而諸罪及前此手爭即公勿疑
自益嘉慰皇有所保免而諸罪及前此手爭即公勿疑
封疆于所公力保也惟欲指撫保全故每：緩師聘
予實係所以公力保也惟欲指撫保全故每：緩師聘

海上見聞錄定本卷上



鷺島道人夢菴輯

甲申崇禎十七年三月北京陷崇禎七

大清順治元年

五月十五日誠意伯劉孔昭司禮監韓贊周等立福

王于南京改元弘光

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江北

北鳳陽總督馬士英入粵國政

有中書隨地有部督滿街走監紀多
十年賊方散如向隆起于平陸校育
一王首極直江南校俱塞為家口之法

封福建總兵官鄭芝龍南安伯賜蟒衣

乙酉順治二年 南京弘光元年

封鄭鴻逵靖虜伯

清兵破揚州史可法死之

五月清兵渡江弘光走至蕪湖廿五日為降將劉良

依擒解豫王

總兵鎮江鄭鴻逵鄭彩等擁舟師不戰走還閩至浙

于江口逢唐王鴻逵奉之至福州巡撫張肯堂巡

按吳春枝吏部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會議監

國鴻逵固請正位乙酉以閏六月十五日即位改元

隆武起會櫻何格聘等入閩辦事晉封芝龍平虜

侯尋封平國公鴻逵為定虜侯尋封定國公芝豹

為澄濟伯鄭彩為永勝伯賜平國公長子森國姓
名成功封忠孝伯

賜姓以天啟甲子年七月十五日出生于日本國母顏

氏後遣人將母于取回方七歲有志讀書聰敏不

羣年十五補南安縣學廩生

封平國公部將施天福為武毅伯洪旭為忠振伯林

習山忠定伯張進忠正伯陳輝忠靖伯定國公部

將陳豹為忠勇侯林察為輔明侯以鄭鴻逵為大

元帥出浙東鄭彩為副元帥出江西既出閩疏言

餉缺逗留如故于是黃道周請募兵江西隆武為

給空札百函為行資被獲送南都不屈與中書賴

雍恭繼等俱死之

八月隆武至粵西有靖江王稱監國不奉詔總制丁

魁楚起撫瞿式耜擒送至閩斬之

時鄭遵謙起兵江上與張國維陳函輝熊汝霖等迎

魯王于台州監國駐紹興時乙酉六月中遣都督

陳謙奉書至國謙前齊南安伯勒印與平國相善

平國遣之陸見故函稱皇叔父不稱陛下隆武怒

御史錢邦芑密勸隆武殺之夜平內傳行刑倉卒

不及救平國痛憤甚先是平國已家遣人通內院

洪承疇御史黃熙胤至是又微聞監國錢塘信息乃稱缺糧餉撤守將施天福等四而閩兵無糧逃散不守矣

丙戌順治三年 海上稱隆武元年 正位于福建省城三月清貝勒王駐兵錢塘北岸

五月江上兵潰

六月初一日清兵渡江、潮不至方國安馬士英欲敵監國為投降計遣人守監國守者病乃得脫逃登海船遁入舟山時丙戌六月十八日也督師張國維與國公王之仁兵部陳函輝大學士朱大典俱死之方逢年方安國俱投降馬士英逃至台州小寺清兵搜獲後與方國安父子方逢年俱斬于延平城下卷口給賜兵丁阮大鍼迎降過嶺自投崖死仍戮尸將移閩守將陳秀郭儀投降而仙霞無一守兵隆武于八月定計幸賴未至一日晒龍鳳衣陳謙之子率數騎追至遂及于難

九月清兵至泉州芝龍退保安平鎮貝勒令泉紳郭必昌招之以洪黃之信未通未敢迎師貝勒與之書畧曰吾所以望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且兩身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芝龍得書大

喜賜姓力諫不聽十一月至福州見貝勒置酒甚懼夜半挾之北去從者皆不得見至京封同安侯丁亥順治四年 是歲桂王即位于廣東肇慶及元永曆

初芝龍撤兵宋諭賜姓欲與俱見貝勒賜姓不從定國陰令逸去乃至是率所部入海芝豹獨奉母居安平鎮鄭彩率舟師至舟山迎監國魯王南下魯王封鄭彩為建威侯尋晉建國公其弟鄭聯為定遠伯尋晉侯鄭彩及閩部熊汝霖進取福寧州諸縣響應遂入興化府熊閩部鼓舞起義諸起義者皆來給劉兵至數萬多烏合鄭彩謀奪其權雖與之結姻忌之乘夜遣兵攻其舟并全家殺之于是義兵憤怒解體時義兵所在蠶起汀邵並亂據建寧閩部為阻是夏京中命王大人陳錦佟國器李率泰督兵至破建寧屠之而失州縣盡復鄭彩至海壇復為鄉兵所敗遂同魯王至廈門時鄭聯亦糾合浦南橋義兵楊重等攻入漳浦縣以洪有楨為縣令未幾縣破有楨被執不屈被禍鄭聯率義兵攻海澄縣然見敵騎即走爭舟墜水死者甚多平和縣魯慶等與詔安等處義兵立德化王慈燁據將軍寨陷大昌攻順昌將樂然皆為清兵所

敗隆武之七也。舊相蘇觀生何告駟道回廣東與布政使顧元鏡於十一月立隆武弟唐王聿錫監國。年號紹武。十二月十五日清總兵李成棟率兵襲廣州。城副將杜永和獲紹武并周王益王遠王等盡殺之。蘇觀生從元。吾騶元鏡皆降。福省既陷。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式耜皆言永明王賢且為神宗嫡孫。應立。王諱由御桂王之子。初封衡陽。以寇亂徙梧州。會桂王薨。王以衰經于丙戌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為行宮。魁楚呂大器為大學士。式耜以吏部侍郎兼閣學掌銓事。封總兵陳邦傳為思恩侯。尋晉慶國公。後廣西破。投誠。率兵追永曆為李定國所擒。父子俱死。

軍揚期滿。俱死之。遂退兵入粵。會定國公進攻泉州。列營桃花山。清提督趙國祚率數百騎衝營。張進揚才迎戰。定國遣林順等夾攻。大破之。別遣水兵破溜石砲城。斬泰將解應龍。軍鼓大振。泉紳郭必昌之子顯欲內應。國祚殺之。滅其家。并擊故相黃景昉等。國祚酷虐泉民。不敢喘息。九月漳州副將王進率兵來援。圍解。

戊子順治五年 海上稱永曆二年
閏三月賜姓攻同安 清守將廉印知縣張放齡遁遂取之

七月陳休李援師至。遂攻同安城。八月城陷。鎮將立晉林壯猷全軍盡沒。知縣葉翼雲教諭陳昂死之。脅其城殺五萬餘人。同安血流^滿之。城應焉。

先是同安諸生陳姓緯。歸泥鰍者。回至羅漢山中。所稱生閻羅者。授以片紙云。鰍死半途。同安血流。溝嘉禾。新人種。安平成。平埔陳。生果至。小盈嶺。而死。是後凡獲滿兵。輒斷掌。放回以應之。然後未安海城。竟毀折。而廈門竟遷空。無人歷一紀云。

是歲大饑。賜姓及建國公鄭彩各發兵。民船至高州。糴米為思恩侯陳邦傳所轄。賜姓舡免餉。餘照丈。

尺微餉有千餘多是民舡斗米閩中近千錢也時海上藩鎮分駐各島監國魯王別將平夷伯周崔之蘭安侯周瑞定西伯張名振總兵阮美等守舟山至沙埋鄭彩鄭聯守廈門今定國公守平安之白沙使其將陳豹守南粵賜姓泊廈門以親丁三百人造其叔錦衣衛鄭子鵬護家眷使張進守銅山所太子太師鄭奇守海澄之石尾有衆數千人後為清兵所破二子鄭廣鄭海死焉然糧餉缺乏取之民間而鄭彩營將章雲飛等擾民尤甚定國公遂率舟師至潮州隨地取餉

己丑順治六年 海上稱永曆三年

廣東提督李成棟反正迎永曆于是永曆有船使令以為恢復在即詔各勳鎮考試諸生赴廣省進場賜姓遂送考生員葉后詔洪初開等十數人同黃志高資本赴行在舟至潮陽遭風飄壞餘人不得連獨黃志高至粵詔以志高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使監賜姓軍命以舟師查取南都其浚賜姓入長江承此詔旨也詔使并齊秦王孫可望告示一張其文云秦王告諭天下中間叙湖廣殺敬謹王四川殺八固山之捷入滇擒逆點父子云、又徵文

一冊中有云恢復兩京者准封為公一省者封為侯四府以上者封為伯今有無尺土之功而擅封五等之爵云、又定西王李定國告示一張其文云西寧王秦秦王令旨中間叙破廣西定南王孔有德焚元之捷云、

清鎮守漳浦副將王起俸密赴軍門納款謀洩棄家由會鎮至銅山投見賜姓授都督同知掛統練軍門印令管北標將

十月賜姓舟進雲霄港由白塔登岸分道並進雲霄守將張國桂迎戰為左先鋒下副將施顯敗元進

軍攻城中軍姚國泰拒守城破國泰重傷獲之令暨治送軍前枚用遂進攻詔安扎營龍峯磁灶等處令中衝鎮柯宸樞援勒左鎮黃廷右衝鎮洪習山守守盤陀嶺以逼漳援漳鎮王邦俊副將王之剛等吊集各縣守兵合攻盤陀嶺是日大霧諸軍各不相顧柯宸樞同其弟中軍宸梅俱戰死

十一月賜姓解詔安圍督兵由分水關入潮州抵黃崗時潮屬多土豪擁據三吳壩有吳六奇黃崗有黃海如南洋有許龍澄海有楊廣海山有朱克潮陽有張禮碣石有蘇利時武毅伯施天福同黃海

如說賜姓取潮陽縣資其富饒且近海口有海門
所達濠浦可以拋泊船艘通運糧米但須由南海
營灣過達濠浦方可至縣恐許龍張禮為梗耳賜
姓遂令移兵南洋許龍逆戰敗走漢陽舊將陳斌
來歸授浚勁鎮楊廣朱克唐王等各迎降遂移兵
營灣張禮拒命立破其達濠霞美二寨進攻青林
寨張禮乞降准其歸命遣後勒右鎮黃山督諸軍
往靖海衛并迎丁惠來縣以中軍汪漚之理縣事
正兵營盧爵守城黃山等四攻南山寨破之賜姓
遂移兵入揭陽會定國公并帶張禮往見定國公

夜沉之水賜姓悔之

庚寅順治七年 海上稱永曆四年

先是 清兵破湘潭何騰蛟死之破南昌金聲桓死
之

二月破信豐李成棟殲于陣永曆皆追贈王爵救淚
親祭及報南雄不守遂移德慶抵梧州榕江兵清
桂林陷瞿式耜張同敞死之

五月賜姓至潮陽知縣常翼鳳率父老郊迎令三鎮
洪旭駐鎮徵翰轉運楊才攻破平和寨屠之陳斌
克御頭寨、首黃亮采請降許之右先鋒楊才病

故以正總班林勇為右先鋒後征蕪利陣亡以甘
輝管親丁鎮黃廷管右先鋒鎮施頭管援勦左鎮
以監督王秀奇為戎旗鎮管親隨兵以林勝為中
協陳瑞為右協

四月賜姓移師揭陽定國公言新墟寨負固不服合
兵攻之用龍煩擊其城遂乞降

門關海中放光定國公令人投水視之得大炮夾
兩龍馬耳用船車出之號龍煩所擊無不摧破後
國軒用以攻泉城火引不發鞭之口遂裂城竟不
破

守潮州新泰伯郝尚文率馬步數千來援賜姓令
諸將迎擊陳斌躍馬入陣擒其中軍陳祿諸將絕
進追殺尚文僅以身免

五月詔安九甲義將萬禮等來附施琅所招也

六月引兵攻蘇利不克利據碣石衛畔後平南王發
兵攻殺之賜姓諭諸將議攻潮州陳斌進曰潮郡
東西環溪只一浮橋通漳大路必須斷橋以絕援
兵然後移扎西南攻圍從之尚久出兵戰敗浮橋
并石橋一齊焚燬隨移師三面圍城攻擊尚久差
人往漳求救郝文典來援許龍渡之入城尚未削

髮歸 清久攻不下暑天兵卒多病解圍退兵湖陽黃亮未等復叛攻襲行營甘輝迎擊斬其父子始散去

鄭彩鄭聯在廈門與芝鵬有隙賜姓用施琅之策以米千石餉鄭聯欲襲取之鄭聯不疑鄭彩曰是毒藥也議全軍出避聯不從聯建生祠于萬石巖十五夜宴轄下諸將二鼓賜姓舡至盡收其戰艦兵卒其將陳偉藍衍吳豪等皆歸附撥親隨兵守其衙後月餘芝鵬說賜姓置酒萬石巖夜歸伏甲于路殺之時鄭彩以舟師百餘艘逃于廣東南海之

間賜姓差官往請回島不遇而還其轄將楊朝棟王勝楊權添新等來見以朝棟為義武營王勝等管水師藍德將藍登來見授勅後鎮彩輒泊數載兵將星散賜姓以書招之遂回後病死于家
山寇攻陷惠來縣知縣汪滙之守將盧爵俱死三鎮洪旭報潮陽山賊復起不復追徵以閩安侯周瑞為水師右軍掛印黃大振為援勅前鎮命鄭芝鵬鎮守廈門阮引何德管水師藍登管六師焉
十一月賜姓至潮陽提塘黃文自行在來報稱有旨請賜姓入援 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

率滿騎數萬攻復廣州西寧王望 師南下會甚切閏十一月^賜姓各鎮官兵在船聽令南下勤王時陳斌與施琅相抗不睦率兵而逃其稟陳所逃緣由後據湖州歸 清黃海如在連濠浦欲議叛令林習山致之死

十二月賜姓抵揭陽與定國公商議賜姓欲南下定國公回廈門

辛卯順治八年 海上解永曆五年

正月賜姓至南海施琅進曰勤王臣子職分但琅昨夜一夢似大不利乞藩王思之賜姓默然遂令將

左先鋒印并兵將委副將蘇懋管轄定國公送蕭拱宸沈奇等來效勞以拱宸為中衝鎮沈奇為護衛右鎮隨師南下定國公同洪旭施琅帶陳璘鄭文星等回島

二月賜姓至白沙河颶風大作各船收入鹽州港賜姓正副坐駕風水不得泊坐帆溜下幾覆數次天明方霽後陞管中軍船恭進福為水師內司鎮管副中軍船施琅為水師後鎮

三月賜姓大星所殺退思訓援兵攻其城下之清閩撫張學聖同提督馬得功集同安縣十八保劉

五店各處民兵及船攻廈門鄭芝鵬怯懦私自載
輜重下船望城中居民不許搬移得功數十騎下
船飄至五通遂登岸無有禦之者守高崎水師鎮
阮引不戰而逃城中百姓既散地賜姓董夫人
倉皇抱木至於海邊不得船廈門港居民林禮樂
始于水中負登小舟至芝鵬大船坐焉其夜亂兵
焚燬店舍火光竟天前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
魯櫻在城中家人掖之出城公曰此一片清淨地
正我死所我將何之哉是夜縊于所居樓上時為
二月十三日越三日公之門人阮吳錫入城尋母

遇公隣居藍姓者在西門外詢之藍曰公不肯出
城是晚某進粥一盂公不食及曉再候公已自盡
矣無人可收斂也時已昏黑不得入城是錫往尋
僧文台又至東嶽廟尋公之門人陳泰共議天未
明文台以僧龕同陳泰招公屍至僧厝灣下船付
其家人鄉紳副憲王公忠孝以壽棺貯之司馬盧
若騰副院沈佺期樞部諸葛倬等皆視殮後兵部
主事劉玉龍疏陳輔臣從容就義事奉旨曾櫻身
死經常允宜優卹追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太師謚
文忠賜祭墓蔭一子中書科舍人一子錦衣衛百

戶世襲其門人知縣陳泰冒險負屍積勞殞歿著
贈鴻臚寺少卿

三月初一日 清撫院張學聖同興泉縣黃澍渡海
見島嶼孤懸波濤環繞驚為絕地即先引回余知
縣張齡安撫居民

初四日馬得功行牌于各鄉安民意欲據守初八會
定國公舟師至截港圍之命鎮將楊抒素登寶箬
港與戰互有勝負副將吳毅戰死施琅率陳璘鄭
文星百餘人登廈門港與戰敗之得功幾為所及
于是得功求過海張撫院差人至安平協平圍公

太夫人囑定國公以船載馬得功三百騎及餘兵
盡回先是定國公差都督鄭德翼將周全斌等到
天星所報稱馬得功陷島請姓回師乃于四月初
一日到浯嶼得功已渡海二日矣賜姓怒甚不許
諸親與定國相見定國移屯白沙初十日賜姓駐
廈門港議失守功罪先賞施琅花紅銀二百兩陳
璘一百兩斬鄭芝鵬阮引等以徇何德細責藍登
克罪軍士皆賜贖款呼銳氣百倍以其家在島上
遭口捨掠得洩其憤故耳命忠振伯洪旭管理中
右參軍滿廣鍾追卹紳助餉銀潘如派搜掠一空

詔安平和二縣俱復

定西侯張名振平夷侯周崔之英毅伯阮駿等自舟

山來歸俱授水師鎮海澄守郝文興密約納降

壬辰順治九年 海上稱永曆六年

正月初二日賜姓督師至海澄港潮大漲直至中摧

闕下郝文興開城率將士出降授前鋒鎮掛印以

參軍黃維環知縣事

初十日進兵江東遣各鎮攻長泰縣至溪西擊敗漳

城援兵廿三日援兵再至復敗之

二月初二日遊兵營吳世珍奮勇登城被砲擊死賜

姓令火器營何明整河地通用地雷以擊其城

三月初三日報總督部院陳錦督馬步數萬來援已

扎同安縣初十日地雷發不及城而止是日遂移

兵扎江東初十日陳錦安營于牛蹄山相去五里

十三日親來衝營賜姓率諸將迎擊之陳錦大敗

棄營盤而走全軍俱覆失衣甲馬足輜重不可勝

計遂奔回扎營于同安城外為其家丁庫成棟所

刺來歸賜姓賞其功以其秋主陰令殺之

長泰縣 清守將楊青素城而走以參軍馮澄世知

縣事以甘輝為中提督黃廷為前提督黃山為後

提督四月進圍漳州賜姓扎南院

五月 清浙鎮馬進寶拜全衛馬率兵來援縱其入

城復同王邦俊從東門出戰敗回遂嬰城固守不

敢出諸軍攻圍數月不下張名振地方事陞協將

萬禮為前衝鎮副將陳朝為後衝鎮賜姓移師全

門後浦扎營操練施琅前在南灣兵付蘇茂代將

意四日必復任賜姓既不與遂請為僧賜姓諭令

舟募兵許授前鋒鎮備有親兵曾德逃亡賜姓援

為親隨琅將曾德捉回立斬之賜姓怒而不發二

十日傳令諸將任在船聽令出軍遂令石先鋒黃廷

執施琅及忠定伯林習山拘在船中全副將吳芳

看守琅家人着人假稱賜姓令箭吊回審究吳芳

即同登岸至卓灣琅將吳芳及押人打倒脫走逃

還山穴中兩日夜投蘇茂、密以小舟載之渡海

依澄清伯賜姓怒甚欲斬林習山未果殺吳芳妻

子令苦跟尋廿一日殺施琅之父及其弟施顯以

戒旗中協林勝為搜勒左鎮

廿二日賜姓督兵入漳州地方

廿七日大破漳鎮王邦俊之兵于磁灶

六月回師舊將黃興來歸授中權鎮黃梧來歸授副

將以監督陳六御為北鎮營騎兵

九月賜姓督師入漳浦地方王邦俊來援復大破之

追至龍井降其將卒數百人而還

李長病退以黃昌為戎旗鎮親隨營

十一月清提督楊名高自福州率步騎入漳應援

賜姓遇之于小盈嶺大破之追至馬厝港名高僅

以身免騎兵營楊祖為首功掛印陞營為鎮

十二月舊將陳克策先投清同清將協守漳浦

至是獻城納降以為護衛前鎮照舊鎮守以參軍

林其昌知縣事議築鎮門象鼻山截溪流不得入

海欲以灌城而奔流迅急提不得合費工甚鉅罷

之

賜姓不攻城築長圍困之使其糧盡自降而城中兵

盡括紳富戶及百姓粟食之民相挑藉餓死殺

人為食至有婦人群聚擊男子而分食其肉者母

論鼠雀及樹根木葉水萍紙及皮之屬盡食之稀

粥一碗直四金自四月至十月城中死者十七人

後清署守道周亮工收獨獲凡七十三萬有奇

焚埋于東門外名曰同歸所築萬善庵其上勒石

記之城外死者骨骸無數不與焉

五月福省集水師數百隻來攻廈門賜姓令陳輝督

水師督禦之遇于崇武所清舟師戰敗棄船登

岸而走

九月清統兵固山全勳領浙直八旗滿兵及漢兵

共萬餘旗入閩來援至泉州住扎養馬廿六日賜

姓解圍退扎右縣據險以待固山由長泰入漳

十月初二日固山率滿騎衝營是早西北風盛發火

箭火炮皆被風打回對面昏黑滿兵乘烟衝突諸

將潰散賜姓退扎海澄後提督黃山禮武鎮陳倅

右先鋒鎮廖敬親丁鎮郭廷護衛右鎮洪承寵皆

戰歿

癸巳順治十年海上永曆七年

三月賜姓駐廈門遣前軍定西侯張名振等率水師

恢復浙直州縣并遣忠靖伯陳輝等一齊進入長

江

四月全固山吊集水陸官兵船隻欲攻海澄賜姓即

遣水師左軍林察右軍固瑞後軍周崔之阮駿黃

大振等前往堵截後遇颶風林察馳入興化港被

獲至鄭賈來議撫始放回

二十八日全固山扎營楓山頭

五月初一日賜姓至海澄銅兵守禦以前鋒鎮郝文
典戎鎮王秀奇獲衛前鎮陳克某守鎮遠寨前
衛鎮萬禮幫鎮遠寨外以前提督黃廷中提督甘
輝守關帝廟前木柵連接鎮遠樓賜姓駐扎天妃
宮親行督戰初四日全固山率馬步數萬扎營天
妃官前安大小銃炮數百餘日夜連擊不停木柵
崩壞官兵多被擊死

初五日後勁鎮陳魁後衛鎮葉章率各鎮精勇兵數
百合力乘炮烟衝進遇炮銃齊發葉章被銃打死
陳魁打傷左足賜姓令收兵固守以周全城管後
衛鎮楊正管後勁鎮 清兵連擊兩晝夜營壘隨
築隨壞賜姓率諸將上敵臺觀望張蓋而坐 清
兵見之炮火齊發甘輝翼賜姓下臺而位隨擊碎
矣鎮遠寨遠新築蓬蔭崩壞如平地軍士無可站
立賜姓令掘地藏身令神呂鎮何明率洪善將火
藥就夜分掘埋河溝邊築心相續候令而發
初六日黃昏滿兵火炮火銃連夜不絕至立鼓放空
炮頭疊綠旗兵二疊滿兵填濠攀柵而上兵皆重
鎗刀不能傷城上兵俱持大斧擊之墜則後列者
乘其屍而登三疊滿將蜂擁齊進銳不可當天色

漸亮滿兵大半過河遂暗發地炮烟焰蔽天過河
者一盡礮死其未過河者甘輝截擊之擒斬無遺
全固山精銳盡喪連夜逃回

十二日賜姓回廈門于教場設宴犒諸將士論功行
賞以忠孝伯印付甘輝，不敢受以擅離海澄城
殺知縣黃維璟及不用命軍士二人差監督池士
紳以蠟丸齋帛疏由陸路詣行在叙方曲破總鎮
王邦俊小盈嶺破提督揚名高江東橋職總督部
院陳錦海澄敗固山全礮之功行在遣兵部主事
萬年英齋勅晉賜姓漳國公封延平王賜姓拜表
辭讓差監督張自新同萬兵部由水路詣行在回
奏以海澄破邊功請封各鎮封爵後永曆以帛詔
封甘輝為崇明伯黃廷為安伯萬禮為建安伯郝
文興為祥符伯王秀奇為慶都伯叅軍馮澄世太
僕寺卿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築海澄城所屬地方每家各出名氏夫一名城高二
丈餘舊有五都土城連而為一皆用灰石砌成并
築短牆安大小銃三千餘尋周圍環以港水巨浸
范、外通舟楫內積米穀軍器據漳州之咽喉
與廈金兩門相為表裡以為長守計命馮澄世督

其工

六月賜姓以金圓山四京遂督舟師南下造攻鷓汀
項鷓汀在潮州港口其民強悍有船百餘隻加十
八槳水上如飛遇大船以繩絆其柁牽之入港小
船即攻殺之海舟至潮者被其剽掠被害甚多賜
姓至攻其城楊廣亦以兵來會城厚而堅從辰至
午攻打不下賜姓被飛彈微傷足蹠遂退兵次日
至華平貴嶼寨入納殺遂抽兵下艇時李定國差
人致書其書曰西寧王致書國姓大將軍麾下言
當同心戮力納以舟師直取江南也

同安庠在京遠家人李德稱有詔封賜姓為海澄公
九月京中遣內院學士葉成格理事官阿山同賜姓

弟內侍下渡舍蔭舍賚四府安插兵衆勅至

十九日李德周繼武先到廈門賜姓知先剃髮後受
詔只令周繼武持旌往請

廿四日葉阿山使到家

十月賜姓發渡舍四泉復二使納到安平鎮相而言
先受詔而後剃髮十七日二使至賜姓設供帳于
報恩寺二使只就布棚安詔勅賜姓不肯受勅二
十日二使四泉州二十九日二使促渡舍蔭舍等

并顏夫人回京復命撫事不成遂置同安侯于高

壩成澄濟伯于寧古塔

遣輔明侯林察閩安侯周瑞戎旗鎮王秀奇左先鋒
鎮蘇茂統陸師率五鎮營官兵戰船百餘艘南下
勤王差用官林雲璠奉勤王表詣行在并持書會
西寧王

十一月漳州千總劉國軒同魏標朴世用以總鎮張
世耀新任兵未協遣人來約期獻城歸降賜姓遣
洪旭甘輝林勝戴捷等于十二月初一夜直至南
門掛雲梯國軒令人牽引而上張世耀倉卒不知

所為乃降知府房星暉理刑王元衡知縣周璉等
俱降洪旭入城安輯初四日賜姓抵漳以劉國軒
為護衛後鎮魏標為火武營朴世用為水武營張
世耀軍前任用委戴捷鎮守長泰縣守將楊青未
降諸屬縣皆降賜姓遣諸將徇泉州諸屬縣皆下
之惟府城為副將韓尚亮堅守

己未順治十二年 海上稱永曆九年

正月初五日攻破仙遊縣焚殺甚慘明兵部尚書唐
顯悅之子乃賜姓姻家世子經之外父子亦死焉
二月設六官以潘唐鍾為吏官洪旭為戶官鄭擊柱

為禮官張光啟為兵官程璠為刑官馮澄世為工
官設協理各一員左右都事各二員以常爵寧為
察言司掌六卿印節會張一彬為正副審理

設儲賢館以前所試諸生洪初濶楊任阮冕錫陳昌
言陳鵬洞楊芳業儒羽呂昂陳繼明林復明及荐
舉薛聯桂郭愈等充之設儲曹館以死事諸將及
侯伯子弟柯平林維榮等充之改中左所為思明
州以薛聯桂知州事

四月以郝文興為左提督萬禮為後提督王秀奇改
為右提督林勝代為戎旅鎮黃昌為提勦左鎮黃

梧為前鎮

築兩洲新城

五月總督南征林察周瑞王秀奇蕪茂等班師回稱
西寧王戰敗退梧州應援不及賜姓甚怒降責有
差

委戶官洪旭任水師右軍以吏官潘庚鍾兼管戶官
加都事吳慎為協理佐之

賜姓以撫局不就分兵與定西虞忠靖伯等會師入
長江搗其腹心以水師右軍洪旭為總督以原北鎮
陳六御為五軍戎改總制六師率兵北上京中遣

世子王統率八旗滿兵及漢軍約有三萬入閩先
撥前鋒滿騎到省賜姓盡抽福興泉之兵回漳各
屬縣城悉墮之

以儲賢育曹二館諸生監紀諸鎮每月紀其功罪彙
冊上報請設領兵中軍二月臨陣督戰以候缺將
為之又設餉司一員後以監紀魚之

六月隨漳州城及各屬縣

賜姓會諸鎮兵于漳之東門外蓮花埔合操親自
教演月終乃撥各鎮出征

七月以中提督甘輝為正總督右提督王秀奇為副

總督率二十餘鎮北上與忠振伯陳總制相機而
行以前提督黃廷為總正督後提督萬禮為副總
督率二十餘鎮南下

八月前提督黃廷等入揭陽港扎營桃花山 清湖
鎮劉伯祿率兵來援大破走之擒其中軍將斬殺
甚多二十四日劉伯祿復集吳六奇及惠州之兵
列營鷹嘴埔左戎旗林勝揮兵渡濠至斬木柵攻
破其營擒其副將諸鎮兵乘勢追殺遂揭陽城忠
勇侯陳豹自南海率師來會運大鏡築土山攻之
清守將知縣奈城逃去并取普寧縣進添各鄉寨

餉米中提督甘輝等北上阻風就温台二府取糧
台州總鎮馬信欲降忠振伯遣人招之風順遂發
舟山未果

九月左提督祥符伯和文興病故賜姓親臨祭奠厚
卹其家

世子三至福州吊集本省綠旗馬步一齊進發賜姓
令思明州居民搬移邊海官兵眷口搬運住金門
鎮海等處空島以待

世子五至泉州駐扎東嶽
十月賜姓吊四戎旗鎮林勝守思明州

甘輝洪旭等至舟山由岑口登州守兵迎戰敗走
遂進兵攻城陳總制連監督李化龍入城招降清
鎮守副將已臣功等遂開城投順張名振等出自
長江來會 清定閩守將張鴻德棄家來附授
前鋒鎮

十一月賜姓差監督李長至舟山吊兵北上師回以
總制陳六御督定西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駿等鎮
守舟山委林勝鎮守海澄縣三元士知縣事林其
昌失入人罪卒職

十二月甘輝引已臣功等入見即授驍騎鎮改名臣

興

洪旭入台州港馬信棄城帶兵馬揭春未歸賜姓即
授中權鎮掛征口將軍印

丙申順治十二年 海上稱永曆十年

正月清平南王尚可喜撥騎兵同潮鎮劉伯祿來復
揭陽離城西二十里安營右先鋒蘇茂統五鎮守
西門隔港據橋，外即平埔時平藩兵即以數百
騎挑戰至鎮兵追即走是日援勒右鎮黃勝殿兵
鎮林文燦左鎮黃格在埔上操兵千藩兵大至蘇
茂欲出兵迎戰金武營郭遂第諫以為橋狹難于

進兵不聽敢戰大敗惟遂第兵先抽過橋無失餘
皆自相踐踏擗橋墜港黃格林文燦皆死于橋下
兵死者凡五千餘人 清兵過橋拆毀營盤直至
城下前提督黃廷在東門出兵接戰 清兵乃退
報至賜姓命五軍總制張英再督戰旗下潮清兵
截港而營難于攻而各土堡皆堅守不納穀

二月賜姓差官兵張光放入揭陽察戰敗情形吊蘇
茂杜輝黃格等四思明州令黃廷林勝及各鎮下
廣採聽行在消息

三月前軍定西侯張名振于正月病故令陳六御兼

管前軍事令水師前鎮阮駿專守舟山阮駿報定
閩造船五百隻欲攻舟山請撥兵防護賜姓遣馬
信張鴻德督師北上協防

四月清世子弔各灣船隻令泉州城守韓尚亮統率
出泉州港賜姓令諸鎮出圍頭外迎擊援勒左協
王明鏡船擊沉清船一隻信武營陳澤等來勢迫
趕忽颶風大作諸鎮舟收泊圍頭清舟被風墜下
有收入圍頭被獲者有颶入貴嶼金門登岬乞降
者有飄至外洋至黃海者得收回泉港者不滿十
隻由是不敢渡海

五月黃廷等至碣石衛兵皆無糧逃亡走散遂回師
六月至思明州賜姓謀揭陽喪師罪斬左鋒燕茂杜

輝細青黃格記青照舊管事圖時
以周全斌為左先鋒鎮全武營郭遂第改名華棟
為後衝鎮撥黃格守海澄縣二十二日黃格同副
將蘇明據海澄降清黃格在揭陽亡其鉄甲兵二
百餘名窘于賠補而廈門住屋又為定國公所迫
取故得揭春而叛蘇明乃蘇茂堂弟清封黃格為
海澄公鎮漳州蘇明授精尼奇呢哈番名至京為
內大臣後黃格請發鄭氏祖墳林末鄭氏親黨陷

五大商漳泉之民大遭其禍

賜姓令甘輝林勝洪旭等率各鎮前往攻復清兵
已入城惟五都土城為副將林明領兵康熊所守
遂搬運米粟兵器下船計濯城所貯糧二十五萬
餘石軍器銃炮及各將領私積無數拔林明為右
戎旗鎮拔康熊為左戎旗鎮領兵中軍建兵官張
光啟兵部事黃璋下獄以其附同黃格瞞借楊琦
衣甲軍器應點之罪又驚挾之致變故也
以黃元華棟守銅山時鎮將楊琦鍾字等陳鵬等
多不法為各監紀所揭被責甘輝言上以為文武

不和乃聽諸監紀留用

七月遣中提督甘輝林勝周全斌楊祖等十五鎮官
兵北上甘輝等遂入閩安鎮至省城南臺橋登岸
扎營賜姓謀知省城無兵令取福州而差船夫其
諭帖不至甘輝遂掠南臺潭尾等處

八月世子王抽兵赴省賜姓以前提督黃廷鎮思明
州教張光啟黃璋戴罪管事親率右戎旗鎮林明
等至福州視師

浙江定閩水師來攻舟山陳六御阮駿二船向前衝
殺被誘深入水急船收不回炮火如雨俱赴海自

焚而死餘舡奔散清兵至舟山遷徙居民拆毀城郭張鴻德六戰敗殒

九月初三日賜姓至閩安鎮相度地勢令馮澄世築

寨城外鎮守羅星塔亦築土城鎮守

賜姓駕出駐壺江定海鳳埔等處中權鎮黃信自

北回陳說舟山之事賜姓令優卹陳六御六御陳

謙子也阮駿二家取連江縣守之

十月賜姓駐三都

初六日世子王發兵攻銅山被後衛鎮華棟護衛右

鎮黃元擊敗退走以右提督王秀奇總督五軍戎務

中權鎮馬信管左提督事

十二月賜姓督船取羅源寧德等縣報入省 世子

王遂撥滿州梅勒章京阿裕高已都柯如良等帶

披甲綠旗兵數千赴援時同安侯差謝表等來勸

就撫李率泰亦差人來說退兵以就撫局賜姓令

諸鎮兵皆退甘輝斷後至護國嶺甘輝令抽兵過

橋至嶺下列陣馬信已撥兵下船顧謂甘輝曰吾

聞公善戰今日親視公退此一陣也滿州先鋒騎

數百追至見陣整不敢退甘輝再令抽兵度嶺親

督數千人在後柯格尚至揮兵欲盛之別將勸止

格尚曰此易取耳當盡殲之格尚至嶺下身自下

馬諸將騎皆步行上嶺箭如雨發路狹兵不得成

行甘輝必大呼從高趨下兵殊死關滿兵崩壞格

尚中數刀猶力戰者兵爭斫之馬信令斷其首埋

于田中餘者殺死甚多甘輝即下令收兵而別鎮

追者為滿騎所殺退是役也柯格尚最驍勇而巴

都柯如良等皆善戰及敗後滿兵為之奪氣于是

撫事不成

丁酉順治十四年 海上永曆十一年

正月賜姓駐三都

二月總制全張英後提督萬禮事督舟師至温州議

攻金鄉衛 清守將翟永壽獻城降遂取糧而回

三月賜姓令萬禮督兵正鎮韓英左衛洪善右衛楊

朝棟等輪守萬安鎮羅星塔等處賜姓親率諸鎮

北上至鎮下灣阻風遂駕回思明州

初八日定國公鴻達卒于金門所

四月遣水師後鎮施舉同李順往浙江等處招集松

門一帶漁民以為進長江嚮蕪湖施舉至定閩遭風

坐舡流入港內 清兵攻之陷沒

五月六察常壽啟戶官鄭泰乾沒洋船銀一萬查

皆夫寔泰言此人必係奸細往，離間藩下左右用事之人又聞其受賄形狀賜姓大怒念其高江世冑一家四十餘口起義被殺魚年老免刑幽置而死

六月臺灣紅夷人長揆一遣通事何斌送外國寶物來求通商願年輸餉五千兩箭桿十萬枝硫黃一千担許之

七月賜姓與師北上委志振伯洪旭督水路四鎮兵防守思明州初十日傳令在船開駕督戎旗等鎮進扎興化黃石令遣中提督甘輝進扎涵頭取糧

三日遂抽進狼崎親往閩安鎮令前提督黃廷鎮守廷言閩安鎮不可守賜姓令守一月以護衛前鎮陳斌守羅星塔

八月十二日賜姓入海門港乘風直進黃巖縣 清守將王戎戰敗以城降

十八日進攻台州府令馬信遣人招降二十六日清總鎮李必出城降知縣齊維藩臨海知縣黎嶽唐俱降

九月太平縣天台縣守將俱降 初八日遣萬禮攻海門衛初九日賜姓親到閩其地

勢頗險令監督宋維寧入城招諭清守將張捷出降前所守將劉崇賢亦降永春義師林忠襲破永福縣 清部院李率泰發兵救援檄海澄公黃梧兵未至疑之盡撥其轄下官兵分入八旗黃梧大悔

李率泰吊集漳泉水稍 世子王撥披甲下船圍羅星塔吊集民夫自鼓山開路達鎮城十四日滿兵水陸齊攻前提督右鎮程余守頂寨戰死遂失閩安鎮護衛前鎮陳斌神器鎮盧謙守羅星塔被困兵援施琅歸 清為同安城守屬泉州在總督軍

前使人招降陳斌麾下兵皆欲降斌遂降凌說李率泰盡殺之南臺橋凡五百餘人

賜姓恐閩安鎮有失撥兵赴援遂棄台州率師南下已無及矣遂以五軍陳克策督鎮守狼琦地方二十六日賜姓回思明州

二十八日賜姓督師南下 十一月初一日至南灣灣忠勇侯陳豹言惠潮破敗之餘得其城無用鷓汀坝小寨令教鎮攻之可克

左戎鎮林勝願自領兵攻寨從之 各提鎮于潮揭取糧賜姓回思明州提督黃廷林勝

等攻破鷓汀埧時天旱濠乾兵至城下用人字牌遮身，鞞鑿掘城牆，列大楯，齊發，崩之而入。男女無少長皆屠之，壯士數百人走免其地，遂空。時永曆遣彰平伯周全湯、太監劉柱從海上至思明，齋延平王勅印至，晉封潮王。賜姓欲恢復南京，然後稱王。文書告示只稱令旨而已。後全湯復命雲南已破，死于廣海前監國魯王科臣徐孚遠附海船至交趾，欲送交王，借道歸永曆，正欲其以臣禮朝見，孚遠不肯登岬，而回賜姓，遂集商船不許往廣南貿易。

戊戌 順治十五年 是歲永曆七海上猶稱其年

正月賜姓駐思明州

二月吊回各提鎮挑選壯勇者撥入親軍

三月賜姓築演武亭于廈門港，練兵以石獅重五百

勳為的力能挺起者撥入左右武衛。虎衛親軍皆配雲南斬馬刀、弓箭、戴鉄面、穿鉄臂、鉄裙、用鎖，定使不得脫時謂之鉄人。

拔陳魁、陳鵠為左右虎衛鎮。賜姓令左武衛林勝、合左右虎衛之兵南下攻許龍港，水忽漲，舟師直入許龍，率衆而逃，獲其輜重，船隻焚其巢穴，清海。

澄縣守將劉進忠等率兵獻城，迎降。後衛鎮華棟病故，以劉進忠管鎮事。華棟即郭遂弟，興化府諸生也。舉義其母尚繫府獄，故改名。後賜姓以千金贖之，乃卹其子。

五月以前提督黃廷防守思明州，與兵官洪旭同商機務。戶官鄭泰給發兵餉，餘諸提督鎮俱北上。甲士五萬，伏兵凡十餘萬，船數千艘。

六月初七日師至平陽縣，清守將車任進獻城降。十三日瑞安縣守將文誠祥降。

鉄騎鎮已臣，與病故，以黑雲祥管鎮事。

十九日至温州，清守將堅守不出。賜姓謀取足糧食。

收兵下紅

七月初二日賜姓開駕抵舟山，聞引港官李順水程順曰：舟山至羊山西面風，一日便到。其山皆羊無人住，有大王廟，甚靈。海中有滕孽二龍，泊舡不可全鼓，敵紙炮其驚動，翻覆不安。賜姓不信。初九日午刻到羊山，候餘初十日各提鎮來見。放銃鳴鑼，不移時風起浪湧，迅雷閃電對面昏黑，不相見。但聞呼殺之聲，官舡都陳德與太監張忠等跪求賜姓上柵拜天，拜甫畢風雨方息，波浪稍恬。覆舟五

千餘人溺死數千人賜姓中軍船打破失六妃嬪
并二公子三公子五公子凡二百三十一人
十四日賜姓以兵舡軍器損失四至舟山議向温台
各港取糧

九月初十日至象山縣知縣徐某遣生員父老送猪
酒犒師并具稟啟賜姓遂傳令不攻將北兵不怕
風浪多逃去有報授勅左鎮賀世明等船頭桅俱
粉紅又訛傳欲叛去并北將盡失之語賜姓遂撤
賀世明鎮任并令張五軍諭水武營卜世明用火
武營魏操中權鎮李必奇兵鎮張魁等解職惟北

鎮姚國泰補援勅右鎮賀世明憤激氣死以總理
監營翁天祐署左提督肆其兵

十月初三日賜姓至台州港後衝鎮劉進忠叛入金
門所賜姓全攻打棄城走以木武營黃格管後衝
鎮事

二十二日賜姓至營右衛守將不降下令攻城
十一月初七日城破擒殺無數
十二日分各提鎮就沉地養民
十二月十五日賜姓駕駐沙門
是歲 清兵破雲南永曆亡

先是秦王孫可望出湖南與經畧洪承疇對壘永
駐安龍西寧王李定國奉之以入雲南一路無阻
遂將孫可望家眷送至軍中還之途中輜重又被
劫掠可望窮憤遂投誠至京 上優待之封義王
其死也親弔之

平西王吳三桂與洪承疇遂攻入雲南李定國獲
永曆至緬甸病死吳三桂追之緬甸入獻永曆疏
聞築臺絞死是日天地昏暗有白龍升天之異觀
者莫不流涕傷感而明祚至此終矣
己亥順治十六年

正月賜姓駐沙門

二月賜姓至營石橋

三月賜姓催各提鎮限本月二十五日到營石橋聽
命

四月二十八日齊到定關

二十九日至寧波港

五月初一日袖兵下舡

初四日至舟山烈港

十七日賜姓至羊山十八日至崇明十九日差監紀
劉澄家書通江南提督馬進寶

六月十四日賜姓至焦山

十六日辰時進兵攻瓜州清操江軍門朱衣佐率遊擊左雲龍領滿漢兵數千扎城外迎戰賜姓督左右武衛居中提督居左左提督居右後提督抄瓜州之後兩陣相對隔一小港銃矢交擊水師進斷滾江龍賜姓揮兵大進滿兵列大銃守岬左衝鎮周全斌揮兵下水直渡小港水深鉄重兵役水底行沒頂多溺死突上岸守兵不意驚駭全斌直衝其陣右協楊當陣斬十餘人諸軍直逼而進清兵退走入城諸軍乘勝登梯攻城正兵鎮韓英先

登左先鋒楊祖健進已時遂克瓜州陣斬左雲龍生擒朱衣佐及所獲滿州盡殲之是日右提督馬信攻奪譚家大炮張兵官羅含章等攻奪滿州木城三座木城用大杉木板釘平整柵內各兵五百人火炮四十人門火藥火礮不計從上流壓下舡過之立碎至是殲焉賜姓以全斌輕渡港夫兵多欲斬之諸將跪請乃令戴罪立功朱衣佐至鎮江乞歸養親賜姓賜路費遣之以接勦後鎮劉猷鎮守瓜州監紀柯平督理江防管州事委張兵部楊戎政督水師入蕪湖牽其戰舡直逼金陵以分其

勢

十九日賜姓督師泊鎮江南岬七里港

二十日登岬扎營時清滿漢兵扎在銀山一帶營兵扎在銀山對面山上只隔一港滿兵驚移大路扎營留綠旗兵數百守銀山

二十二日二更賜姓移營到銀山下寅時傳令登山站隊天明滿兵見之大驚分作五路而來賜姓親督右武衛周全斌左虎衛陳魁迎敵周全斌直衝其鋒以長繩界陣後有兵退至繩者斬于是奮勇爭先滿兵披靡諸將繼之道路狹而溝港多自相

踐踏死者不計其數餘者遁走遂令攻城清總鎮高顯知府戴可進猷城投降周全斌身帶重傷時令鎮守以工官馮澄世為常鎮道兵都事李鳳為知府以監紀林若霖為刑廳

時諸州縣多來降太平府守將劉世賢猷城降蕪湖縣亦降

賜姓議取金陵中提督甘輝請從陸路進兵以為乘破竹之勢一鼓可下或攻取其外四州郡以絕援兵則城孤六難守若水路恐風信稽遲則援兵入守又費工夫矣諸將多以天時炎熱久雨溝河難

過賜姓遂令由水道進發

七月初四日諸軍下船初七日至觀音門

初八日令左衛鎮黃安總督水師泊三义河口

十二日派前鋒鎮余新中衛衛蕭拱辰扎獅子山堵

禦鳳儀門左提督翁天祐為應援中提督甘輝後

提督萬禮左先鋒楊祖俱離前鋒鎮之第三大橋

頭山上七扎右提督馬信宣毅後鎮吳豪扎旱西

門賜姓督左武衛林勝左虎衛陳魁右虎衛陳鵬

五軍張英屯扎後廟山時寧國池州和州滁州等

府州縣俱降杭州及江西九江等處俱有密謀舉

義前來給札者遣監督高綿祖札都事蔡政前往

蘇私通私提督馬進約其會兵前來

江南總督管効忠帶集各府兵將齊備謀欲將衛營

十七日甘輝請總令攻城恐援兵日至師老無功

賜姓令于二十二日安炮進攻

二十三夜城中覘知余新懈怠無備請副將孫化鳳

率兵夜出從街坊房舍中毀牆通道襲其營余新

被擒蕭拱辰泗水而逃全軍俱沒後提督萬禮扎

在橋外救應不及滿兵遂蜂擁出城扎營廿三晚

甘輝林勝勸賜姓抽兵且回至觀音山賜姓欲再

決一戰令楊祖姚國泰楊正藍衍等扎在山上甘
輝張英等伏在山內林勝陳魁等列在山下賜姓
督陳鵬萬祿等在觀音門應援萬禮義等堵禦
大橋頭大路馬信吳豪韓英由水路躡其後黃安
尚督水師防江

二十三日 清兵大隊抄出山後直衝在先鋒楊祖
之營賜姓傳令無令不許輕戰而山上山下又隔
遠不相聯屬清兵炮火交擊楊祖眾寡不敵敗走
藍衍戰沒賜姓遣陳鵬萬祿往援山高不得上滿
兵山上趕下甘輝張英等在山內被圍力戰不得

出張英陣亡甘輝被捉林勝陳魁在山下戰敗全
軍俱沒萬禮等在大橋頭 清兵首尾合攻被捉
萬義泗水而逃賜姓見大勢已潰先抽下船清水
師錄集未追黃安禦之擊沉數隻防護諸眷姬後
載諸殘兵出港查失將頭中提督甘輝後提督萬
禮五軍張英親軍林勝陳魁鎮將藍衍魏標卜世
用副將洪琅并戶官潘庚鍾儀衛吳賜等十二名
後甘輝等解至金陵總督同山會審萬禮余新皆
跪甘輝以足蹴之曰疫漢尚欲求生乎大罵不屈
遂被殺

海兵之入長江也 上議欲出京兵召前海澄降將

蘇明問之對曰海兵不能持久不數日當有捷音

後三日而江寧捷音至

二十四日姓至鎮江分派各鎮將收拾官兵補缺管

轄

二十八日諸將領俱各下舟駕入長江

八月初一日師回至狼山上沙

初四日泊吳松港遣蔡政往見馬進寶入京議撫

初八日至崇明城以作老營

十一日開炮攻打城崩數丈 清守將梁化鳳死拒

不退正兵鎮韓英登梯被銃打下監督王起俸亦

被銃傷俱元賜姓欲集諸將再攻周全斌以為城

小而堅難以驟拔得之亦無用適馬進寶差中軍

官同蔡政來說勸回師以待奏請看撫局成否賜

姓從之仍遣蔡政往京

十八日賜姓四師至浙江以楊富管正兵鎮分派各

提鎮就溫台舟山各港口地方七扎練操仍撥數

鎮屯扎秦峽三都興化海南日照地方

九月初三日賜姓令開舡初七日至思明州

十月援勅凌鎮劉猷在溫州深入內地取餉被誘戰

沒

十二月蔡政自京回云撫事不成繫同安侯于獄并

連馬進寶到京問罪遣滿州將軍達素帶披甲萬

餘前來勅海并令三省水師合勦

庚子順治十七年

正月二十一日報滿州統兵將軍達素頭站兵至福

州

二月賜姓吊回北汛諸提鎮候撥防守

三月報達將軍到泉州催促船隻配兵

賜姓吊回南下官兵分派屯扎

四月初二日改右提督馬信為提督軍驍騎鎮

傳令各提鎮將領官兵春口搬住金門所委英兵

鎮陳瑞保護同戶官鄭泰一同照管

初四日遣中衛鎮蕭拱辰等治崇武堵禦泉港委輔

明侯林察為水師總督共商機宜

派援勅右鎮林順禮武鎮林福防守海門

派右武衛周全斌驍騎鎮馬信防治裂嶼尾

派遊兵鎮胡靖殿兵鎮陳漳為陸師守高崎等處

援勅後鎮張志為水師拋泊高崎應援撥林福防

守倒流寨

二十六日泉州 清船二百餘歸駕到祥芝灣陸兵山上扎營放炮船依山邊而行遂進至圍頭賜姓令林察蕭拱辰等泊劉五店遏止圍頭清船不得入同安港會合

行戶官鄭泰將前派守圍頭官兵舡隻一盡防守金門拋泊城保角以防廣海許龍等船撥右虎衛陳鵬守五道高崎東一帶撥援勒前鎮戴捷守高崎寨殿兵鎮陳璋前衛鎮劉俊智武鎮顏望忠守海保寨并赤山坪游兵鎮胡靖防守東渡寨

仍委戎政王秀奇總督高崎等處協理戎政楊朝棟總督東渡等處臨朝商酌調遣各鎮管理外又令神武營康彥邦扎崎尾兼管神武一帶地方更撥宣毅後鎮吳豪後衛鎮黃昭援勒後鎮張志并陳廣吳裕水師應援高崎五道等處堵禦遠擊五月初一日賜姓駐演武臺撥忠靖伯陳輝同安侯周瑞援勒右鎮下楊元標銳船前提督下方左營等舡泊海澄港以截漳州大隊水師又于初三日賜姓親督前提督黃廷右武衛周全斌援勒左鎮黃昌右鎮林順正戎旗楊富等在海門住備迎敵

初八日漳州港內先遣大船一百餘配漢兵部院李率泰海澄公黃梧督之出海澄港同安港收拾小船將軍達素同公安總鎮施琅以小船配滿兵橫渡高崎俱下船約初十日進兵

初十日賜姓令五軍陳克策傳令陳輝等安泊中流不許起柁欲將漳州船出而乘其後倏忽間滿船乘風順流蔽江而下以數船攻一船用鉄鍊釘住炮矢齊發而登陳克策周瑞一船及方左營一舡皆被燒殺陳輝一船滿兵蜂擁而上輝走入官船發火藥從下衝上船火飛裂滿兵在船上俱死

其船未沉為官兵奪回陳輝得活時賜姓坐煩紅繼令何義督之而下八槳船往來督戰時滿兵乘潮直進海船漸退走直壓至厦門港口將午南風大發海潮漸長黃廷周全斌等奮力迎擊同正副龍煩兩船破碎而入龍煩受火彈子一九至十餘船小彈子一斗副龍煩照樣新鑄者各以一船專載之龍煩所及船中人頃刻間不見形影遂奪滿先鋒昂拜邦章京紅眼二船出擒侍衛一二等蝦十餘員并烏沙一船黃廷擒梅耿勝一船戶官鄭泰自金門率烏船五十號乘勢衝入宣毅鎮

黃元從鼓浪嶼後衝出夫攻炮聲如雷隱、不絕
火煙迷江咫尺不辨共擒滿船十三歸滿先鋒三
舡被追至圭嶼棄船登岸馬信招之降夜溺殺之
惟留紅帶梅勒士心秀并隨身披甲二人是日辰
時連將軍總督滿漢兵船至牟尼嶼赤山坪登岸
殿兵鎮陳輝揮兵于水中逐戰兵少漸不及守高
崎右布衝陳鵬密通同安施總鎮謀為內應其左
營陳蟒鵬之姪也見勢急欲出兵救援陳鵬止之
不許總督王秀奇速令陳蟒赴之滿兵見金龍甲
兵至以為迎已也及下水斫殺始慌亂而前協萬

弁領兵林雄領鎮協劉雄健至合擊前衝鎮劉俊
亦從東衝出協力拒殺俄而吳豪趕至滿船向前
斃諸水師分路衝下擊沉數隻滿兵先登岸者被
殺及溺水不計主擒巨馬刺及披甲三百餘人皆
斷掌放回連素率全兵回省數日屍浮海岸萬餘
長髮者十二三短髮者十七八賜姓陳鵬殺其
家屬以陳蟒為布衝右鎮何義為布衝左鎮
六月賜姓駐金門浚浦合思明州將領官兵眷口移
住金門百姓搬移過海聽其自便撥諸提鎮分扎
沃地取糧

七月命官兵張光啟往倭國借兵以船載黃蘗寺僧
隱元及其徒五十衆時倭人敦請隱元故載與俱
往賜姓書與倭國王而不及上將軍主國政者故
倭人兵不發

九月諸兵民家眷俱回思明州

十月清弔達素回京問罪達素在省吞金而死滿兵
回京水師船隻俱弔入港閩岬

監國魯王殂于金門所

辛丑順治十八年 是歲順治於康熙登位

正月賜姓議取臺灣其地在東南海中延亘數千里

土番雜處天啟年間嚴羅已紅夷占居之于港口
築城與中國日本廣南貿易海邊貧民流寓者種
蔗以糖為業殆數千戶時紅夷亦恐海上動兵及
庚子春復遣通事何斌及其酋長再來議貢何斌
密進地圖勸賜姓取之賜姓陳兵自鎮南閩至院
東依山布陣凡十餘里甲兵數萬周全斌統轄戎
旗兵七千皆衣金龍甲軍威甚盛夷人震攝至是
欲進兵諸將雖不敢違阻有難色宣毅後鎮吳豪
曾至其地力言港淺大船難進且水土多瘴癘賜
姓舍之惟戎政楊朝棟倡言可取賜姓納之

二月賜姓駐兵金門整理船隻

以兵官洪旭前提督黃廷居守思明州戶官鄭泰居守金門所

三月初一日祭江賜姓督文武官親軍武衛周全斌何義陳蟒提督馬信鎮將楊祖蕭拱辰黃梧陳澤吳豪林瑞張志等作首程先行令守澎湖遊擊洪暄引港各船俱駕到料羅灣聽令開駕

二十二日午時自料羅灣放洋二十四日各船齊到澎湖分各嶼住扎賜姓扎營內嶼二十七日開船到甘吉嶼阻風而回三十晚風雨未息賜姓以行糧已盡傳令一更後開駕三更後晴霽風順四月

初一日天明賜姓至臺灣外沙線各船絡繹俱至鹿耳門線外此港甚淺沙堆重疊大船從無出入故夷人不甚防備是日水漲丈餘賜姓下小船由鹿耳門登岸午後大鯨船齊進泊水寮港登岸扎營令陳澤督席衛將坐銃舡扎鹿耳門牽制紅夷甲版船并防北線尾守赤茨城夷長貓難寔叮發炮擊盤營并柁馬鹿粟倉賜姓恐焚及赤茨衛令楊朝棟督張志官兵防禦看守

初三日陳澤扎營北線尾守臺灣城夷長揆一見官

兵未齊遣頭目拔鬼仔率烏銃兵數百前來衝擊陳澤迎戰一鼓殲之拔鬼仔戰死餘夷退走初四日赤茨城夷長貓難寔叮以城孤救之賜姓遣楊朝棟招諭之遂率夷人三百餘名出降

賜姓令赤茨夷招夷長揆一等未降不從時夷長尚有甲版船在港令陳澤陳廣等攻之沉其一隻焚其一隻走回一隻

初四日賜姓督師移扎崑身築土臺架炮攻臺灣城揆一等于附城銃城齊攻大銃頃刻土臺崩壞官兵退回夷人出城奪炮馬信劉國軒率弓箭平射

之乃退賜姓遂令赤茨降夷架銃擊城崩之派馬信等扎臺灣衛固守不攻俟其自降派各鎮分扎汛地七壘

五月初二日二程黃安劉俊顏望忠陳瑞胡靖陳璋等到臺灣

賜姓集文武各官審宣殺後鎮吳豪搶掠百姓監匿不粟斬之右虎衛陳蟒全罪革職細查

以黃安管左虎衛改赤茨地方為東都設一府二縣以府為承天府委楊朝棟為府尹一為天興縣委莊文烈知縣事一為萬年縣委祝敬知縣事

六月十六日銅山守將蔡祿郭義捨掠居民脅忠臣伯張進投誠進詐許置酒請會欲發火藥與之俱焚蔡郭知之不赴張進遂於火自焚

初後提督萬禮密約海澄公黃格欲據思明州以叛後隨征南京被獲而死已祀忠臣祠矣事洩賜姓徹其木主蔡郭是其黨也故俱而叛清兵入銅山城兵官洪旭會忠勇侯陳豹統水師獲之蔡郭全清兵退走報至賜姓授總監營翁天祐鎮守而厚卹張進之家

七月紅夷會甲版至弔右武衛前協黃德幫守臺灣

衛名其衛為安平鎮

張志黃招等激變火社社土番楊祖與戰中楊鎗死

土番圍張志營黃安陳瑞等破走之

八月紅夷率甲版招來犯賜姓令陳澤同戎旗左右

協水師擊敗之獲甲版二隻小艇三隻自是甲版

退入臺灣港不敢浸出

京中命戶部尚書蘇納海至閩遷海邊居民之內地

離海三十里村庄田宅悉皆焚棄

先是達素兵至賜姓令思明州搬空其先人來降

者家眷乘隙皆渡海逃去原右提督慶都伯王秀

奔逃回江南埋名不出而原任漳州知府房星輝

者為索國舅門館客遂逃入京使其弟候補通判房星曜上言以為海兵皆從海邊取餉使空其土而徙其人立版不許下海則彼無食而兵自散矣遂從其策陞房星曜為道員病死無嗣至是自遼東下至廣東皆遷徙築垣墻立界牌撥兵戍守出界者元百姓皆失業流離死亡者以億萬計燕納海歸存同安總鎮施琅為水師提督移鎮海澄十月同安侯鄭芝龍為其家人尹大器出首通海時康熙新即位四輔蘇克蔭與鄭芝龍有隙以初三日

殛芝龍于菜市殺其子孫家眷凡十一人報至賜

姓叱為妾傳中夜悲哭居常營艱

十二月守臺灣城夷長檄一等乞以城歸賜姓而撤

其輜重貨物下船率餘夷五百餘人駕甲版遠去

賜姓遂有臺灣改名東寧

時以各社田土分與水陸諸提鎮而各令撤其家

眷至東都居住兵丁俱合屯墾初至水土不服瘴

癘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多加以用法嚴峻

果于誅殺府尹楊朝棟以其用小斗散糧殺其一

家又殺萬年縣祝敬家屬發配于是人心惶懼諸

將解體

壬寅康熙元年 海上仍稱永曆十六年

正月賜姓嚴諭撤眷鄭泰洪旭黃廷等皆不欲行于是不發一船至臺灣而差舡來吊監犯洪初闢等十人分當番社皆留住不遣島上信息隔絕

三月全周全斌調銅山思明州兵攻南灣欲擒陳豹豹短小精悍髯三尺陳守南灣近二十年許龍蘇利皆畏之

豹驕傲專志數違藩令兵至倉率衆搬眷下船不敢十分迎敵揚帆入廣東投誠清為慕化伯未

幾病疫而死

四月賜姓遣兵官楊都事到思明州奉命箭欲殺董夫人及其長子經以乳母生子之故洪旭等不肯奉命殺楊都事而訛傳周全斌奉密諭欲殺諸將十餘人于是人自危洪旭等使周全斌船回廈門港即執而拘之黃昌勸鄭泰殺之全斌求救于董夫人洪旭亦依違乃得免

五月初八日國姓招討大將軍殂于東寧年三十有九提督馬信及諸鎮將黃昭等議以其弟鄭世襲護理大將軍印未幾馬信黃安皆病故世襲以黃

昭蕭拱辰為腹心援劉國軒管鎮事謀自立報至思明州鄭泰洪旭黃廷工官馮澄世參軍蔡鳴雷等立長子經為嗣封世子發喪即位

時靖南王耿繼茂移鎮福建與總督李率奏遣旗中軍王明賞功李有功至思明州鄭泰等議照朝鮮國例沒耿李使疏請而奏遣中軍官楊來嘉回入京待命凌不報釋楊來嘉回

八月京中遣戶部郎中貢成兵部郎中金世德入閩安城招撫凡海上文武官投誠者依例照品級升降補用

十月洪旭鄭泰以兵千餘人配船逆世藩入臺灣世以周全斌為五軍馮澄世之子錫範為侍衛陳永華為培議泰軍至澎湖其將李思忠船飄至臺灣知諸將有謀逃回世藩隨即陪修回乘風入鹿耳門登岸全斌令連夜伐木為柵扎營次早黃昭會諸將出兵值大霧晝冥陸步不可視諸將多迷誤失期惟黃昭兵先至攻其前劉國軒兵至攻其後破營而入世藩兵却擠而前黃昭攀木梯為流矢所中墜下全斌令斬其首大呼示衆軍士皆迎降大霧忽晴日已向午鍾宇等至皆反戈而迎世藩

入安平鎮請世襲至待之如初襲委罪于其僕蔡雲、自縊收殺拱辰李應清曾從龍餘皆不問諸將營兵撥守汛地如故

十一月世藩率周全斌等同其叔世襲回思明州後世襲入京歸命授精奇尼哈番顏夫人鄭芝豹自戍所發回准在京同住

海上見聞錄定本卷下

癸卯康熙二年

鷺島遺初夢庵輯



正月世藩駐思明州時洪旭守思明鄭泰守金門黃廷守銅山世藩得鄭泰與黃昭往來書欲襲取之泰不自安稱病不來見

三月命周全斌督船入海澄港取糧欲襲金門見其有備乃止

四月泰軍陳永華謀以世藩將回東寧而謀鄭泰為居守戶官統轄諸鎮資其餉給兵鑄居守戶官印

遣協理吳慎齋至金門泰遣其弟鳴駿入謝世藩慰諭之見陳永華情款甚密鳴駿回力勸其行泰遂六月初六日帶兵舡并餉銀十萬至思明是晚入城赴席世藩以其前通書黃昭面質之遂交與洪旭監留周全斌率兵并其船獨蔡璋一船走脫天未明至金門鳴駿倉卒與泰之子懋緒率諸將及兵丁暮口下船入泉州港向總督李率泰投誠船凡二百餘歸兵八千餘人全斌等追之不及後京東封鳴駿為遵義侯懋緒為慕思伯文武官班實叙用有差



初十日鄭泰見其子弟家眷兵衆皆入泉州港遂自盡而死

七月以黃而輝為思明州知州而輝黃廷之子

八月黃廷自銅山入見世藩慰諭之

自鄭鳴駿入泉州人心解散鎮營多叛右武衛楊富左武衛何精義忠伯陳輝等文官參軍蔡鳴雷禮官都事陳彭等皆先後投誠

九月紅夷糾集甲版船十六隻夷兵數千會靖南王李總督約同攻兩島侯事定之日款求語嶼築城貿易如廣東香山澳例後准納首丘市李總督遂

讓于島

十月調兵陸路提督馬得功督鄭鳴駿以船數百尋出泉州港水師提督施琅同海澄公黃梧出海澄港靖南王耿繼茂同荷蘭國紅夷扎營同安港之劉五店至期下船渡海守高崎正兵鎮陳昇先約降

十一月世藩率黃廷周全斌等會船于金門海夷船高而且大一船有大小煩銃千餘器橫截中流為清船藩敵是日炮聲如擂鼓從辰至酉相續不絕不啻如雷聲霹靂世藩見夷船多炮衆寡不敵乘

潮漸退，退出洛嶼周全斌等十三歸船在凌迫于潮長不得出遂直遠夷船之後衝大鯨而入夷船發炮齊擊無一中者馬得功坐鳴駿中軍船全斌誤以為鳴駿也直前攻之黃廷中軍將吳朝寧世藩親軍將蕭秉龍前凌夫攻揮兵過船得功親隨缺甲精兵三百人皆被殺下水得功損足自投水而死再攻揚審一船焚之楊富投水遇小艇救之得免所遇之船多被攻沒遂揚帆直出日暮收兵海上不知馬得功之死也黃廷議欲再守數日周全斌以為船多被夷炮損壞不如退守銅山遂棄

兩島而去

先是李總督給示准島中百姓過界思明州知州黃而輝設世藩准島民渡海全下三日而永華渡啟世藩禁之至是清兵入島遺民尚數十萬多遭兵刃男婦係繫童稚成群若驅犬羊連日不絕而投誠兵搜掠財物發掘塚墓至剗建國公鄭彩之棺而殘其屍墮城焚屋斬刈樹木遂空其地而嘉禾斷人種之讖應焉

十二月世藩至銅山衆心離散鎮營多叛而兩島之舊將殘兵官員紳士無船可渡海者或投誠或逃遁

流離失所元亡殆盡矣

甲辰康熙三年

正月世藩駐銅山諸軍乏糧周全斌欲襲洪旭而併其船洪旭亦防之值海風大作船各飄開全斌遂率其衆入漳投誠浚封承恩伯而洪旭以杜輝守南灣輝亦掠其輜重投誠

三月世藩同馮錫範陳永華等率餘衆四東寧工官馮澄世一船為其家丁所迫自投海中而死洪旭以二十舟候黃廷同行時黃廷部下兵將多不願行議欲使其子而輝率塔吳朝等率衆投誠而自

己帶家眷與洪旭往東寧遣黃梧遣陳克竣來招降黃廷遂入漳投誠浚封恭義伯洪自往東寧

八月李率泰上疏議取臺灣京中以水師提督施琅掛靖海將軍印總督投誠將周全斌副之整舟師數百歸候風開洋

乙巳康熙四年

四月靖海將軍施琅等出洋未至澎湖港颶風大作各船懸散不能相顧皆引還未幾召施琅入京加伯銜為內大臣歸旗其餘降將亦多以總鎮副將補

丙午康熙五年

丁未康熙六年

部議分撥海上投誠官兵移住外省先撥恭義伯黃廷駐河南鄧州隨召承恩伯周全斌入京遵義侯鄭鳴駿病故其子縉成襲侯慕恩伯鄭縉緒病故其子修典襲伯皆召入京師歸旗其標下官兵及別鎮兵各給行糧分駐于浙江、南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山西四川諸省墾荒田給其牛種免其六年租稅將領或督壑或撥在督撫提鎮等衙門効勞文官赴部候補

戊申康熙七年

己酉康熙八年

世藩在東寧以陳永華理國政馮錫範管侍衛劉國軒等管兵忠振伯洪旭病故其子洪磊及永華之姪陳絕武等皆任用

改天興萬年二縣為州置鳳山諸羅二縣課耕種通魚鹽安撫土番貿易外國向之憚行者今喜為樂土焉

浙江投誠將孔元璋請住臺灣招撫京中遣大臣明珠蔡毓榮至泉州加興化府知府慕天顏卿銜同

渡海往議世藩遣柯平葉亨到泉州議照朝鮮例
稱臣奉貢不剃髮不登岸議竟不成而數年之間
海上亦相安無事

庚戌康熙九年

辛亥康熙十年

壬子康熙十一年

癸丑康熙十二年

十一月吳三桂舉兵反遂陷滇貴四川河南岳州諸

郡縣稱大周元年

初平南王尚可喜疏請歸老遼東而留其子安達

公之信襲鎮廣東朝議許之并令舉家歸旗平西
靖南相繼疏請俱可報至是平西反乃命二王仍
留駐鎮

時耿繼茂已死耿精忠襲王時三王交通逆命雖

沒停留而反謀決矣

甲寅康熙十三年

三月十五日耿王傳各官入府議事總督范承謨巡
撫劉秉政至伏甲執之知府王之儀建寧同知喻
三畏走出被殺范承謨被拘以劉秉政為統制使
卿官蕭震為布政司自稱總統兵馬上將軍移檄

各府縣俱望風而降

十九日耿王檄至泉州提督王進功是夜縱諸將焚
劫燒南衙西街樓殺掠到曉紳庶無遺傳檄各
屬縣皆降興化鎮馬惟興劫興化守備郭維藩劫
惠安獨同安城守張學堯晉江水師營李尚文所
部無犯耿王再遣通事黃鏞至臺灣初耿王將拒
命遣鏞通世藩請師為救援至是又遣鏞見世藩
請以舟師由海上出江南而已統陸師出浙江鏞
回言海上船不滿百兵不滿萬耿王始輕之
耿王以黃格為平和公格病疽受印不數日疽壞

而死其子黃芳度襲封管其兵

駐漳海道陳啟泰黨于范承謨與耿王有隙至是先
殺家屬十餘人乃自縊陳為官則甚貧于死則甚
烈

漳浦鎮陳炎海澄鎮趙得勝俱降耿福寧鎮吳萬福
貪魁失將士心謀拒耿眾不從耿王遣都尉曾養
性督兵至萬福出降誘殺之養性等乘勝長驅平
陽總鎮蔡朝佐降溫府處二府皆下

四月潮州總鎮劉進忠降耿密請耿令劉炎率兵會
之夜攻同安城績順公沈瑞併其兵耿王台王進

功至福州留之徵其兵

世藩遣協理禮官柯平至福州報命時耿聲勢已振
護應曰世藩未甚善各分地自戰可也由是兵端
遂起

世藩侍衛馮錫范鎮將劉國軒率舟數十兵數千
先至廈門

耿王檄諸路兵出閩黃芳度遣黃翼帶兵千餘人
應命趙得勝不從與馮錫范陰約以海澄歸命于
世藩隨將兵進攻同安王進功之入省也耿王調
張學克鎮泉州以化尚蘭代守同安世藩兵至尚

蘭迎降獲學克家眷學克聞內變趨回施福引之
俱降世藩

五月世藩至思明州以趙得勝為左提督封興明伯
張學克為左先鋒鎮化尚蘭為仁武鎮遣人至耿
王處議撥船及地方安插兵丁耿王不答又禁買
船料貨物遂成仇隙至是耿王聞同安之失乃遣
王進率部卒千人入鎮泉州王進歸王老虎原為
漳州副將時提標五營兵將不肯應朝王進至與
城守賴玉相結納用提標守備戴國用為爪牙勒
王進功家眷入省耿王復遣兵接應兵將至進功

之子錫藩與其屬楊青等議先發以制之

六月初一日以提督大人之命召諸將議事誘賴玉
戴國用李尚文等執之率兵攻王進下走登塗門
樓意氣自若提標兵無統帥相持竟日進恐海船
至更深整隊出城而去

初三日錫藩等殺賴玉分其屍

初四日殺戴國用釋李尚文迎世藩入城以藩為
指揮使暫理提督軍務

黃芳度襲殺漳州城守劉豹，耿王所署也世藩
遣人諭之芳度遂降封德化公授前提督漳屬錢

糧聽其徵給芳度終不自安差人間道齎密疏入
京

七月平南王遣兵圍劉進忠于潮州耿王不能援進
忠求救于海上世藩遣援勒凌鎮金漢臣率舟師
援之以進忠為右提督封定虜伯

九月耿王以步騎三萬遣王進攻泉州鼓行至惠安
肆行焚掠世藩命劉國軒督諸鎮并統五營兵禦
之對壘逾旬進退七楓亭列營二十餘里

十月國軒兵至塗宿嚴陣會戰王進見前陣皆新募
之兵直前擊之兵皆怯法死戰國軒令許耀分兵

襲其後焚其營盤進兵大敗國軒追至興化城外
三日夜而還

十一月周吳三桂前遣禮曹錢謙未聘值鄭耿二家
交兵回報復遣禮曹員外周文驥來和解

劉炎在漳浦不降世藩密請援于耿王耿遣兵會

之至平和世藩檄黃芳度擊走之耿王復其親軍

都慰徐鴻弼自開道入漳浦世藩以馮錫藩趙得

勝督諸軍攻之鴻弼劉炎會雲霄鎮劉成龍合兵

戰于羅山右虎衛何祐揮軍擊之鴻弼等大敗走

回城馮錫范以紅夷衝大炮擊入城中劉炎等大

俱同鴻弼成龍俱出降

十二月趙得勝督軍援潮州與平南王兵戰于黃岡

大破走之潮圍始解初進忠被圍全漢臣一軍盡

礮為進忠極力守禦將及半載至是廣兵燒營而

遁世藩分設六官名曰協理洪磊為吏官楊英為

戶官鄭斌為禮官柯平為刑官楊賢為工官兵官

缺置六科都事都吏察言司承宣司賓客等司陳

永華為總制留守兼管勇衛馮錫范為侍衛二衛

皆親軍薛進忠為左武衛劉國軒為右武衛何祐

為右虎衛以施福為五軍其左右先鋒及諸鎮營

皆聽五提督調遣凡文武事宜皆替畫參軍陳繩
武侍衛馮錫范主之

初世藩之來思明州也兵餉取給于東寧洪磊承

其父洪旭遺命助餉銀十萬兩至是兵衆餉多轉

運不給乃以六官督比民紳士富民以充之以鄭

省英為宣慰使總理各府縣錢糧百姓年十六以

上六十以下每人月納銀五分名曰毛丁船計丈

尺納稅名曰樑頭及設各府鹽引分管鹽場以給

兵食

乙卯 康熙十四年

正月耿王遣張文韶來賀正議和送船五隻世藩遣

禮官鄭斌報使約以楓亭為界自是鄭耿交好

二月永春馮眺拳寨民呂華不服檄派薛進忠圍之

三個月不下知縣鄭時英諭之出降釘殺之家族

發淡水充軍

續順公沈瑞駐饒平劉進忠攻之不克廣兵來援何

祐過之于百子橋破走之瑞出降改封懷安公傳

流洪經畧承時脆姪士昌天倫天思及眷口于東

寧之狼嶠法公論也流前進士楊明琅及眷口于

狼嶠以其過崇禎帝梓宮不下馬父修南安縣誌

以海上為海寇也後皆死于流所知南安縣事劉祐有云洪經畧未必盡是鄭國姓未必盡非世藩悅其言召已逃回籍矣

五月劉進忠請大師南下許之

初六日世藩入海澄遣斌入漳慰諭黃芳度或束兵入見或率兵隨征芳度終不受命密調回黃翼出閩之兵耿王移檄召之亦以疾辭世藩之許

劉國軒率諸鎮兵至潮與進忠規取屬縣之未附者安達公尚之信悉力守禦相持日久糧乏兵病

之信胡十餘萬盡銳來攻國軒自新墟寨一日一夜退至贊母山以餘糧露載車上宣慰使洪岳懸金以賞有功軍心稍定進忠與國軒談曰之信大兵必從小路而來出不意須得勁將扼之惟何祐可任然不可言其故恐其心怯于可嚴陣以待而予將騎兵背城以為應援國軒從之是夜見大路上數營火光點點進忠令放大炮擊之見火光不動進忠曰是空營也我兵可安寢以待攻日之信率兵從小路而來何祐見大隊突至欲退不可冒死奮勇極力擊之無不一當百之信大敗退

走國軒等窮日夜追之殺死不計其數是役也以飢卒數千破敵兵數萬由是何祐之名振于粵東祐綽號何錐子

六月世藩自海澄移檄萬松閩黃芳度令其下俱剃髮據守遣其兄芳泰入粵請授世藩進攻不利援勅凌鎮萬宏登梯中炮死乃募長垣圍之調何祐堤潮州先攻平和縣守將賴陞降諸屬縣皆下

十月海澄公標將吳淑以漳州降

初淑投清屬公標黃梧待之厚將死呼淑托曰吾見年少君可保全之及城被困日久潛謂其弟潛

曰我本海上舊將公雖待我厚我自罪于先藩寔深今世藩待我眷狹恩尤有加豈可及圖逆命遂以初六日開城大兵入芳度倉皇投開元寺井而死獲其將黃翼蔡龍朱武張濟戴麟陳燦黃瑄等皆斬之沒其家剖黃梧棺戮屍斬首及芳度首揭以徇衆有議發梧祖塚者世藩曰罪止其身于先世者何與不許

凌清贈芳度為忠勇王時芳泰往粵求援會其兄芳世由汀州至永定亦以是日破定縣開漳州降乃大掠而遁世藩以足淑為凌提督吳潛為戎旗

二鎮

十一月令龔淳往日本取回鄭泰所寄之銀淳乃泰委寄之人并執有票可據先是兩家紛爭夷人皆不肯與至是夷人混開支銷銀凡四十五萬僅得二十六萬而回

丙辰康熙十五年

正月以右虎衛許耀前衝鎮洪羽等率師會在潮諸軍攻取廣東州郡

二月平南王昏病日甚會周師克肇慶韶州等處廣州人自危駐潮諸軍聞報燒營遁回劉國軒劉

進忠何祐等分南北兩路而進碣石鎮苗之秀軍程卿其妻在汎遣人迎降仍勸之秀納降款世藩許其回鎮碣石國軒等水陸並進圍惠州攻博羅不下旋下長樂新安龍門等縣之信窮感遂乞降于周封之信為轉德公令其讓惠州于海上之信檄提督嚴明撤守兵回廣遣使謁于馬幣帛通好召以國軒鎮惠州東莞守將張國勛亦降以為凌勁鎮自是與周分界而守
五月耿王調汀州鎮劉應麟兵出閩麟不從密來通款乃遣兵淑提兵馳書與耿王言欲假道汀州以

出江右耿王遣兵防城應麟惧其圍已率所部州掠瑞金石城吳淑兵至應麟與謀攻城下之以應麟為提督

七月調劉進忠出師進忠稱疾不行進忠自潮州定後來見世藩待之禮意殊畧見左右用事者皆碌碌知不足與有為及假汀州嘆為失計至與寧與諸將不協流言日起遂稱疾回潮陰為自守之計
九月耿王師出浙江者為總督李之芳所扼多被推敗京中遣康親王提兵乘機入閩兵出江西者總督蔡毓榮及滿州兵移駐兵拒之失廣信棄建昌

大勢已潰又聞汀州已破孟憂內顧諸將遂密謀詐作耿王投誠獻閩耿王聞變收王進范承謨蕭震紋殺之欲乘船奔海為都尉徐文耀所脅不得出城遣王進功回泉取救兵密囑曰吾忍死以待也延平已失不得已于十九日剃髮迎康親王入福州凌耿王入京與徐文耀及諸將領皆伏誅與化守將馬成龍以城來降令許耀率兵赴之
十月令許耀督諸軍進取福州駐師烏龍江許耀驕從諸將不服飲酒嬉戲無他謀畧清來渡江有議于平渡擊之不聽既登岸倉皇出戰前鋒死關

不能分兵救援及少却又不殿後引兵先走委棄
輜重器械不可勝計乃遣趙得勝何祐屯興化以

禦清兵

耿王檄曾養性等自温州航海回閩朱大貴以舟
師來降其餘逃入福州奇兵鎮黃應選擊之獲巨
船數千艘

十一月邵武守將猷歎于吳淑、赴之移兵據守

十二月清兵至邵武吳淑禦之時大雪嚴寒諸軍

涉溪拒戰皆凍壞不能走遂棄邵武退劄汀州
清兵進至建寧縣薛進思守汀聞之驚惧失措劄

應麟顧傾贊餉兵固守進思猜疑不從棄城而走

應麟奔潮州依劉進忠發憤病死

平南王尚可喜于九月病故之信遂遣使報訃并請

其妹奔喪妹沈瑞叔母也許之并遣使弔喪周封

之信為轉德親王

丁巳康熙十六年

正月清兵至興化時諸軍銳氣已喪何祐又與得

勝不睦得勝出戰何祐坐視得勝力戰而死何祐

奔回泉州

二月初九日清兵至泉州守將林定無備城破標

將林孟來宿營謝貴死之林定素與民相安近于
民間削髮走免諸軍潰散

十九日清兵至漳世藩倉皇登舟至海澄棄而不

守至廈門欲回東寧百姓歸江攀留角宿營吳桂
整兵防守衆賴以安繼而餘衆稍集乃遣水師防
衛分汛而守

蔡趙得勝親臨哭之斬薛進思原姓名裴德許耀綢

責耀病劇痢不數日死何祐吳淑戴罪自劾

遣諸將家眷撤回東寧王進功沈瑞張學克等陸
續起程劉炎以母老病至外洋勒兵劫船乘風下

碣石衛依黃之秀後掃清至京流徙寧古塔

三月時諸將追集思明兵餉不給乃分汛南北地方

措餉召募以前虎衛林陞等水師樓船中鎮蕭琛

等駐骨陽政定海福寧一帶地方以後提督吳淑

楊威前鎮陳昌戎旗一鎮林應奇兵鎮黃應等駐

同安至潮陽揭陽一帶地方

三月漳浦巫者朱寅挾左道詭稱三太子聚集海上

殘兵率二百餘人于十九夜襲泉州攀塔而入鳴

鼓揚旗逆開元寺前至西街守兵以為海兵渡至

乃於雙門前發一大炮寅乃抽回出城而去人以

為神附者日衆屢，皆勝蔓延於漳泉屬縣凡深山窮谷岩寨無所不到派糧以食頭裹白布時人謂之白頭賊

六月劉進忠擁兵觀望世藩遣戶官至潮徵餉不應買運又閉糧獻疑於周至是歸 清後召至京殛死

劉國軒在惠州尚之信歸 清孤城難守世藩遣水師迎之乃率所部航而歸

清以黃芳世襲封海澄公授汀漳總鎮公標守備黃監授海澄總鎮芳世請兼水師提督許之芳世至

閩驕傲專用北兵人心不附

周將韓大任據守吉安 清兵圍之經年無拔乃造小舟於城內乘夜以繩引舟截江渡兵清圍走入閩界欲下海有信未通十月世藩遣何祐等至南靖小溪救兵吳淑等至長泰扎天成寨以逕應之大任竟以糧盡就國省投誠

後大任歸旗從大兵征噶爾旦樹障而死

十二月 清兵圍吳淑于天成寨朱寅率眾來援吳淑突圍而出

康熙王遣漳泉二府知府同泉紳黃志美等照朝鮮

例未議撫海上不送亦無報使

戊午康熙十七年

正月泉州提標兵巡界駐日潮水師四營陳陞擊之大為所敗標兵乘勝侵掠東石等處

二月以劉國軒為中提督總督諸軍後提督吳淑為副

初十日國軒督軍至海澄攻玉川 清守將劉宗隆

狗三人河福游皆下

十八日進取江東橋 清守將王重祿呂翰等奔清

遂燒新橋梁以絕漳泉大路漳州援兵至國軒分

兵擊敗之三戰三捷軍數大振二十三夜取石碼

獲清守將劉 楊朝宗遂軍于祖山頭以逼海澄

清副都統孟安符自潮來援國軒退七石碼築垣

拒守仍分兵屯漳州郭外清提督既應舉自泉州

來寧海將軍喇哈刺達自福州來平南將軍賴哈

自潮州來先後應援國軒倏水倏陸滿漢疲于奔

命三月初一日國軒列陣郡東赤宿清兵背城迎

戰前虎衛林陞一軍當其鋒殺傷相當朱寅率兵

按天寶山以牽漳兵之勢黃芳世擊敗之寅遁入

長泰

國軒樹柵雙橋一帶離漳數里滿漢諸將會議以一隊同黃芳世扎水頭小灣腰樹一隊扎鎮門安炮以斷其往來水路國軒偵知干一日黎明焚營徹兵漳兵意其遁也少頃舉帆直抵水頭登岬涉嶺進戰芳世素不知兵又與漢將不協吳淑攻之戰敗墜馬遇救得免走入漳城病月餘死自水頭之敗海澄餉道阻絕段應舉會綠旗兵及滿州將軍兵數萬列營祖山頭十八日下午國軒兵至應舉揮兵迎敵何祐以却江勝吳淑等統出祖山之背國軒督勁率登山衝滿州營滿兵敗走衆大清

國軒又以逆兵截漳州大路滿漢兵棄輜重自相踐踏奔入海澄國軒夜令軍士鑿壑一人一穴引江水環城繞之外又鑿溝數里沒沿堤兩岸安銃守之由是內外阻絕

是月初三日吳三桂稱歸于衛州以周為國歸改元昭武

四月 朝命召總督卽廷佐入京以布政司姚啟聖代之勅巡撫楊熙致任以按察使吳興祚代之調江南提督楊捷代段應舉援兵四集屯筆架山以救海澄

五月劉國軒以筆架山南小寨懸崖狀如掛燈俗呼燈火寨下臨大溪順流可通海澄問誰可扼守吳淑請往棄夜率兵進寨天明寨柵完備初十日酉時滿營發炮攻擊連夜不絕淑令畢士穴地藏身無死傷者馳報國軒以為乘夜發炮意不在寨當別防之信至滿漢兵齊至祖山岳領破林彪張鳳二營鳳戰死進攻林陞營國軒援兵至姚啟聖之子姚儀統韓文任降兵以牛戴土囊填溝至第三重國軒發大炮齊擊之死者無數漢滿兵多填于壑遂退時京中 上諭有能救海澄及城中兵將

有能拔圍而出者皆重賞奈國軒鑿壑通潮圍至數重不可沒救矣

六月初十日國軒攻入海澄城段應舉穆伯希佛自縊黃藍不知所終獲孟安馬虎等滿漢官三十餘員皆釋之授官給俸滿兵千餘遺之東寧時城中滿甲二千馬八十餘疋綠旗兵城守兵計二萬餘圍八十三日糧盡殺馬而食馬盡骨馬骨食之元七及泗水而出者過半閩省震恐諸援兵退守漳郡朱寅下海封為蕩虜將軍改名蔡明義歲餘病死國軒議乘虛以泉州令吳淑分兵下長泰縣國

軒兵至同安都統雅大里走回泉州擒鄉總兵黃朝先斬之與何祐江欽楊德十數騎離隊伍先行至泉城循清源山于東嶽相視營地城中兵不敢出久之隊伍始至扎空營于平地城中兵終不敢出

七月國軒水陸並進江欽攻南安殺守將諸縣守兵相繼棄城逃走遂取南門橋銳城戴龍燭及大銃數十師攻南門城，崩壞四十餘丈盡為平地城內再築短牆以守清城守馬勝等以釘，裝船板鋪于地上兵入城無彈足處損傷甚多會天大雨

城竟不拔圍泉兩月援兵四至將軍喇哈達從漳平間道出安溪巡撫吳興祚同游浙江右提督由白鴿嶺出永春提督楊捷由廣橋進河市會合來南安皆未敢向前清提督調水師林賢黃錫等出閩安鎮遂為聲援

八月水師鎮總督蕭琛守定海林賢等舟師至琛戰船不先期整頓議以舟寡且小欲據上流牽制之水師五鎮章元鎮欲先發制人率所部十舟進戰林賢等擊之衆寡不敵阻風遂沉一軍盡沒被擒入福省殺之琛不防倭過敵大清退泊海山遂安

報福州水師兵大至世藩遂令劉國軒退兵以守思明國軒于二十四日退兵下船隔三日城中兵始敢出世藩召回蕭琛斬之以援勅左鎮陳諒後鎮陳起明督朱天貴等水軍防禦北船周王吳三桂病死衡州孫世藩立其姪應奇守岳州驕而貪清兵攻之棄岳州遁回于是雲南湖廣皆不守遂亡

九月劉國軒入江東橋至長泰滿漢兵過之皆披靡乘勝長驅至取精忠營衝之馬中炮掀國軒墜地有滿州披甲前蒙國軒放回過之以駢授國軒姑

走免滿州主將詢知起而殺之國軒出江東守江河列營觀音山與滿漢兵軍壘相望

十月時漳泉屬縣盡棄惟據守海澄姚啟聖等難于復命乃遣人來議息兵安民意欲得海澄也海上竟不從

十二月再議邊界甲寅之變閩省遷民悉復故土丙辰八閩已復康熙王疏稱邊界累民罷之至是督撫請再遷從之

己未康熙十八年正月時雖設界而海汎往來內地派糧如故 清朝

乃議上自福寧下及詔安三十里量地窄要築小寨安守兵限以界牆由是瀕海數十里無復人煙先是思明州民每月每戶輸米一斗自二月起每戶再加一斗劉國軒請停文武俸自出糧餉兵三月從之

三月姚啟聖以果堂寨迫近江東橋欲發兵據守國軒偵知同吳淑發兵入據其寨漳兵至擊走之自定海失守以朱天貴守海壇陳諒為水師總督于廿九早各船乘南風迅發進泊定海福州集船百餘艘由五虎門而出陳起明朱天貴率煩船衝敵而入擊破十餘船獲大鳥船一隻值大風暴起福船收入五虎海船收泊海壇

四月陳永華啟請長子克壘為監國時年十六歸曰監國世孫

六月鄭時英駐東石督餉時禁界鹽貴居人多私來東石販鹽時英獻策欲掘沿海鹽埕則利盡歸于我世藩乃檄林陞令楊忠率兵往滬尾掘南北場鹽埕忠至深危舍舟登岬連掘兩日夜兵不就船竿頭守將密請泉城大隊兵四面合攻忠力戰不支中炮殒于海餘衆死傷逃亡過半界禁既廢

私販亦絕

七月國軒築滬尾寨一夜而成同安守將兵至擊走之復築泗洲城由是同港八槳船不敢出京中以萬正色為福建水師提督正色晉江人歸誠任叅將以四川朝天閣功陞岳州水師總鎮湖南平遂推是任

八月初耿王之變漳浦人江機與楊一豹同時聚衆于江右依耿王攻清兵克復江西招降不從攻之不能克據皇禁山攻掠村社至是通款于海世藩授為征夷將軍是率衆入閩建寧守將劉起龍樂

之陣傷敗四而死機足跛歸楊子一豹清年壯勇後投誠遂流寧古塔

九月右武衛林陞汎守東古取給軍餉及楊忠敗死林陞調兵隨征僅以散卒三百餘人委施廷陳申守寨時有數卒入泉城報知城中發馬步數千於廿五日四面環攻施廷被劉陳申戰死寨破兵民赴海死者無數清兵仍築三寨倚角以守

十月國軒離漳城五里而軍時援漳滿漢兵共十餘萬國軒兵亦有萬餘營壘咫尺相望指揮自如諸軍畏之如虎國軒以果堂扼要重地初八日率兵

就果堂復版尾地方再築一寨初九日工未就滿漢將軍提督集兵致萬齊至銳不可當國軒與吳淑何祐林陞江欽又名江林不滿二千兵奮勇死關日午至申衝擊殺盡國軒戒依寨且守且戰每次炮發無不披靡陣斬章京已石兒等其餘帶傷以數千計始引回自是氣奪兵不敢出國軒時縱率數百人皆持鹿銃間以鳥鎗渡河衝擊身登土阜據胡床張蓋而觀之滿漢兵過之無不摧破皆堅壘貞守不暇又善用間謀謀敵人情狀纖悉必知時謂之劉恠子

姚啟聖遣人至海上議息兵又說國軒罷兵就撫國軒兵詞以謝啟聖又設修來館懸重賞海上文武兵將來者次第俱賞銀有差降者日數百人時諸軍缺糧國軒一切不禁頭領與兵下長髮與短髮住來循環而國軒兵額亦不缺

十一月吳淑守版尾寨清兵築壘環攻炮殺日夜不息淑慮之晏如身被傷漫染病不以為意時值陰雨新築垣壘多壞揮左右避之自踞東而卧初八夜二更牆傾墜死昇至思明世藩親臨哭之以其次子吳天駟為建威左鎮統其兵

十二月姚啟聖與祚大集舟師攻廈門題請浙粵水師尅期協攻世藩調各洋船私船配兵北上以右武衛林陞為總督左虎衛江勝樓船右鎮朱定天貴為左右副總督率諸軍禦之

庚申康熙十九年

正月水師提督萬正色督舟師出閩安鎮撫院吳興祚率兵沿海援之林陞分船三十艘守海壇自統船六十艘泊泉州臭塗灣

二月萬提督至海壇海船俱退至泉州迎敵萬提督至圍頭朱天貴以七船衝其鋒所向無前俄海風

大作萬提督乘風收拾各船入泉州港而沿海岸上安炮陸師防守海上各船無所所乃退至金門世藩所親幸施福密通姚總督欲為內應使投降兵數百人挈眷來歸乘機欲舉事國軒謀知啟藩救殺之併及施齊福即施亥齊施將軍長子

世藩議欲撥國軒兵三千配小船直入泉州港攻萬提督使又持令箭抽兵時兵已久無糧盡皆退潰國軒禁不能止海澄守將陳昌以城降清國軒至廈門知勢不可為收拾餘衆下船百姓遮道攀留

廿六日兵變擄掠世藩演武亭行營盡率諸將登舟
協理五軍吳桂聚散卒據廈門以行 清兵

廿八日萬提督兵入思明州
二十九日世藩至澎湖朱天貴守泊銅山姚總督招
之遂投誠

三月十二日世藩回至東寧
五月東寧地有散如驅鳴羊路店兩電大如鷄子
六月總制陳永華晝坐見有衣冠甚偉者自稱行突
使者欲借其衙署約三個月然後去永華誕設席
張樂譙之與之談甚久餘人不可見也即封衙署借

之
承天府緒生四耳三日前二足向上
全田一甲出丁壯一名
七月陳永華病故
十月劉國軒營中緒生子獸身人面
十一月白氣長數丈見于西方
辛酉 康熙二十年

正月二十八日丑時世藩殂於承天府行臺
三十日馮范劉國軒調兵駐承天府會六官議立嗣
董太妃與諸公子收監國印克壑不肯與擁兵自

衛公議以克壑乃乳母抱養之子非親血脉乃繼
殺之妻陳氏亦自殺永華之女

二月初一日董太妃率世子克壑登位時年十二歲
錫范之婿百官朝賀畢太妃起出位諭所以誅監
國故以世子附托馮劉等佐竭力匡扶涕淚沾襟
衆心大慰

以馮錫范為忠誠伯劉國軒晉武平侯國軒初以
海澄公功封武平伯至此封侯
大赦國中
以二公子聰為輔政公領護衛

三月以五公子智為右武驍將軍募兵
四月以三公子明為左武驍將軍募兵
五月總督姚旭撫吳陸提諸水總萬題為報明事本
年四月廿一日據舉人黃金從呈繳偽官傳為霖
案稟內開偽藩于正月廿八日病故三十日縊死
其監國長子致舍二月初二日立泰舍叔姪相猜
文武解休主幼因虛時不可失等情到臣等又據
龍溪縣送到偽官廖康方稟稱相同俱與臣等密
探相符此乃天亡之時但臺灣孤懸海外統師遠
勒時地難測非臣等所敢擅定會同具題請

海上見聞錄定本 卷下

密示臣等遵奉施行

六月十六日董太妃薨時協理刑官柯平已病故陳
繩武開住國事錫范主之兵事國軒主之

八月廿八日中軍營火

九月初三日塗輕庭火

十月宿客司傳為霖通清事發逃廿八日獲之

十一月初一日誅傅為霖及同謀宣毅左鎮高壽都

吏陳國威盡殺其子弟績順公沈瑞令自經家屬
入官發配禮官斌之女

總督姚上疏請攻臺灣力荐內大臣伯施琅可任水

師提督萬言臺灣難攻且不必攻朝命召見施琅
仍以靖海將軍充水師提督改萬正色為陸師提

督代諸邁

壬戌康熙二十一年

正月施將軍出京至閩于廈門各處調兵修船劉國

軒以銳船十九號戰船六十餘歸兵六千人撥諸

將守澎湖身往來督視

五月姚總督率官兵至銅山候風

劉國軒至澎湖臺灣列兵至銅山候風守各港灣

六月姚總督官兵回汛

七月國軒歸自澎湖安平鎮火

施將軍題請專位征奉 旨相機進取

十月歲饑

十一月國軒至澎湖

十二月承天府火災沿燒一千六百餘家米價騰貴
民不堪命國軒歸自澎湖

癸亥康熙二十二年 海上仍稱永曆三十七年

正月馮錫范備兵鹿耳門

二月米價大貴人民飢死甚多

五月劉國軒率師至澎湖

六月十四日施將軍自銅山開船大小五百餘歸姚

總督撥陸兵三千隨征十五日到八罩

十六日進攻澎湖國軒列架炮巨艦數十以待諸將

皆望而遠巡惟提標藍理曾成張勝正黃旗侍衛

吳啟爵同安游擊趙邦試海壇游擊許英銅山遊

擊阮欽為七船冒險深入臺戰海艘齊出已圍施

將軍恐船有失急將坐駕衝入內外攻擊鼓稍

却將軍遂同七船隨流而出時天色將晚遂在西

嶼頭洋中拋泊十八早舟次于八罩以收諸軍國

軒聞而喜曰誰誰施琅能軍天時地利莫之能識

軒聞而喜曰誰誰施琅能軍天時地利莫之能識

軒聞而喜曰誰誰施琅能軍天時地利莫之能識

軒聞而喜曰誰誰施琅能軍天時地利莫之能識

軒聞而喜曰誰誰施琅能軍天時地利莫之能識

軒聞而喜曰誰誰施琅能軍天時地利莫之能識

軒聞而喜曰誰誰施琅能軍天時地利莫之能識

軒聞而喜曰誰誰施琅能軍天時地利莫之能識

軒聞而喜曰誰誰施琅能軍天時地利莫之能識

諸君但飲酒以坐觀其敗耳蓋澎湖六月數起颶風無三日晴朗而近澎諸島下有老石槎杵若銳樹削利無比凡泊舟下札過風起立決而颶乘莫不危之然停泊數日浪靜風恬亦天幸也十八早移至虎井施將軍乘小舟于內外整峙間窺覘形勢于是再申軍令嚴明賞罰命總督陳蟒等領船五十餘艘東畔峙內直入四角山又令總兵董義等填船五十餘艘西畔內整直入牛心灣以為疑兵示以若欲登岬者將軍自率諸鎮將帥者大鳥船三十六艘各中分為八般排入餘船以次而進

以為後援指畫既定俟風而舉二十二日巳刻南風大發南流湧起遂下令揚帆聯進風利并快瞬息飛駛居上流上風之勢擊攻擠擊一可當十又多用火器火船乘風縱發烟燭弥天海舟相沿燒燬殆盡國軒見勢蹙難支遂乘小舟從北面孔門逸去而全軍覆沒矣是役也惟前鋒林賢朱天貴二船初入濤湧天貴倏中炮而死林賢被傷兩箭餘諸軍皆無恙國軒敗回羣情洶湧現配供奪惟有束手待斃而已于是施將軍駐師澎湖休勞士卒收拾船隻為進取臺灣之計下令戮一降卒抵

死諸島投戈者數千人皆厚恤之有欲歸見妻子者令小船送之降卒相謂曰軍門向我白骨矣死難報也歸共傳述之臺灣民衆莫不解體歸心惟恐王師之不蚤來也世子克塽與錫范國軒泣相謂曰民心既散誰與元守浮海而逃又無生路惟有求撫之者耳于是遣鄭平英林惟榮曾蜚朱紹熙賈乞撫書表于閏六月初八日至軍前且求聽諸臺灣將軍曰削髮登岬煌煌明旨也何故不遵且若軍不親到軍門遣代書書表詐也為緩兵計耳復令曾蜚朱紹熙面諭之

七月十五日世子復遣馮錫珪陳夢煒劉國昌馮錫韓同曾蜚朱紹熙再至軍前一遵教令焉
明寧靖王術桂哀冕拜告祖宗從容投縲死于是將軍令侍衛吳啟爵及筆帖式常在同馮錫環等前經臺灣宣布德意且密察海上虛實情形侍衛于七月十九夜再至安平鎮翼日見世子克塽謂之曰足下退居島嶼原與三王不同三王謂吳耿尚也三王國家叛臣也罪在不貸足下三世仗義于海濱六人之所難也今若向代歸德使海宇廓清朝廷必有格外殊恩當不失爵祿也克塽曰侍

召意及宗祐敢不唯命是聽見國軒曰澎湖之後天也非人也君今雖挫衄以歸而雄邁之風不衰島上之英傑惟君一人耳然所謂英傑者在識時務今大師臨門或戰或降決之一心足矣何必遲延觀望致誤大計耳國軒曰天威遠震波臣革面誰敢復有異志侍君但安坐以待必得約契以報軍門也蓋臺灣世子年幼內政馮錫范主之外政劉國軒主之錫范庸懦墜子進退無據故相持未決馬侍衛復謂國軒曰築舍之謀終無成日但君令兵民遵制剃髮則大事可定矣國軒曰謹奉

地視偽主初未諳事國事盡委于馮錫范劉國軒錫范懦而無斷低徊猶豫其寔無能為也劉國軒傾心歸命挾以必從之勢故臣得畢其事而歸又問臺灣形勢侍衛條對甚悉問提督重兵入險有虜否對曰海上既敗之衆莫與共命者但恐總督後至彼或議論不一捨掠而逃苦害朝廷之百姓耳謂其煙臂敢推拒輟必無之理上悅因解所御龍袍并賦詩以賜提督加授靖海之將軍封為靖海侯世襲以示酬庸焉

教遂下令兵民剃髮錫范亦遂與世子遵繳冊印而舉國納歸馬侍衛回報將軍將軍喜曰不待勞師而傾國効順 朝廷之福也即令侍衛馳驛入奏并繳歸誠冊印

繼于路海兵皆預製 清朝旗號以侍克換等以次出謁皆謝不殺之恩將軍俱禮遇之

九月初六日侍衛至京 朝廷召見特加慰勞因問澎湖克捷事情侍衛披圖指畫條言渡海艱難藍理等冒險進攻凡兩舉而後得之又言諸將士冒刃用命摧鋒血戰之苦 朝廷為之揮淚因 諭部臣閩師遠出海疆冒險勒寇非滇黔陸地可比論功再加一等 朝廷又問臺灣事對曰臣至其

十月十七日 侍衛自京回至軍前叩 命申告軍民莫不加額焉 却議以臺灣番民雜處山海要津設總兵一員副將二員統水陸官兵一萬各鎮守之又設道官一員一府三縣以統治百姓及番民衆府曰臺灣府附郭為臺灣縣南路為鳳山縣北路為諸羅縣建置既定經畫事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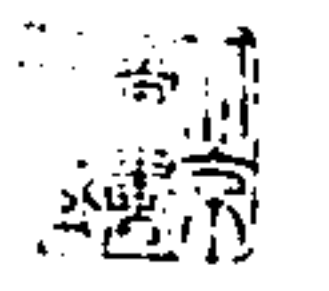
十一月初六日世子馮錫范劉國軒何祐等併眷口

登舟十一月初六日至泉州初七日往福省進京
十二月總督姚故聖病死

克煥至京封為漢軍公弟克舉准開牛录叔鄭聰
等俱以三品五品官食俸隨旗馮錫范劉國軒俱
封伯國軒隨補天津衛總兵其子准開牛录

自丁亥永曆元年起至癸亥永曆三十七年止海
上始末俱在于此以條採擇焉

取臺灣一節行文多以叙事兼議論而又多載諸
人口中語與本錄是兩樣筆今兩存之可也但于
癸亥年下當增註清漳唐氏刑補庶不相混耳



盾墨

嶺南自壬辰迄甲午三年中凡五用兵蓋始於平峒
猺繼則征臺灣收海盜防越南邊境禦西蕃兵船徵
發駱驛飛文橫草之餘輒疏其厓略而官司作文書
羣吏抱牘進每一事必檢一舊籍以比麗之因仿其
例每記一近事復進而證之於昔以具其本末迨本
末具而得失顯焉吾以是知猺難起於宋熙崇間之
開邊拓地撤其捍蔽也吾以是知排猺頑梗必防之
如猛獸撫之如嬰兒也吾以是知臺灣天險昔之亂
以富而無教者多今之亂又以貧而無業者眾也雇
商船匿官軍知爲捕盜之要策捐外洋守內洋知爲

盾墨

自序

一

防海之勝算也兩存以弱其勢則自守嚴而內附堅
知制夷之計審玩則懲而貳則絕操縱自我知馭蕃
之道得也書所謂鑒於成憲其罔有愆則舊籍之所
繫亦云重矣然有時而輕之則以不用故夫事無窮
而知無涯博其知以應其事亦惟取諸豫焉是故吏
之籍猶國之兵可不用而不可不備則終欲輕之其
可得邪方今嶽奠海安四裔賓服文武重臣慎固封
守儆誠不怠以宣布 朝廷德威使邊疆民庶永
享太平可謂盛矣而羈旅顛頓之士贏糧道路隳括
見聞猶於防邊制夷鯁鯁然引以爲慮豈言之有足

重歟亦聊備之而不必期於用也因其事同文類都為若干卷皆行閒所作題曰盾墨云爾湯彝自題

盾墨

自序

二

盾墨者余友湯子幼尊前在粵督盧敏肅公幕府從征而作也通侯世閥家擅銀槍大樹威風門多列戟君生而倜儻長益恢奇胸貯五兵才踰一石上馬殺賊騎牛讀書得太公之陰符熟奇眩之陣法薰香摘豔則令屈宋作衙官長劍短歌則呼龍淵為知己志既卓犖名乃橫翔以文陣雄師作諸侯上客桓司馬蓮花之幕遠映時髦唐令狐桂管之徵彌工章奏飛鉗遁甲高談武帳之旁桐帽樓鞍長楫將軍之座先是楚南逆裔倡亂衡永敏肅公以全湖之節親督戎行耳其重名用資匡略君屈指能示舉步知方建入

盾墨

題詞

一

戰入克之謀運九地九天之智黑山收四百三部落電卷焱馳桑公揮一十五將軍山搖嶽動凡所擘畫悉中機宜故能草薶淳維燹焚服匿三冢磔蚩尤之魄千刀剗王莽之胸積甲與熊耳山齊紀績在狼居胥上固已決勝千里論功一時矣既而青犢遊魂焦梨甫齧藍侯宵醜惡莠潛芳孫恩方說水仙張魯迺稱米賊公既牙璋移泄君亦前著再籌其地也嶮類紅泚荒踰烏訐蛇腥撲地毒於頭痛之山盡霧撩天阻絕背危之陣飲黃靡之血壯士魂銷聽蒼兕之呼前旌膽慄加以延陲妖雪拂面晨飛昆野壞雲如山

夜落銅焦挂月，噤萬馬以無聲。琅鐸敲霜擁千牛而
自衛，君乃獨揮長策，自曳短裘，軟屐能行弓弦亦啖
銅魚十二，呵叱風雷，金翅三千，飛騰茶火，每當旗邊
日落，耳後風生，碑仆蜻蛉池，驚鷺鴨入，則篝燈治事
立草百函，出則運槩如飛，自成一隊，十盪十決，四正
四奇，遂使板楯心驚，提陲魄溜，金蠶自喪，銀鶴先奔
劄羊皮而草降，書執旄尾而歌奉聖，桶裙花布請盟
則清酒黃龍，銅鼓盧笙，獻愷則琴驃獨鶴，缺徒麗麗
全銷蠶尾之鋒，即火喁喁，永戢豺牙之毒，若斯編所
紀，猶足見袴褶之雄心，弓衣之壯色焉，獨是十行露

盾墨

題詞

二

布爭傳，子之詞一，箭風馳未受魯連之賞，新息之
據鞍顧盼，馬革幾償，定遠之投筆，飛揚虎頭，自笑和
放翁之句，夢中快奪松亭，聽斜律之歌曲，裏空悲勅
勒，船脣車耳，長爲汗漫之遊，劍膽琴心，大有棲遲之
慨，殘年射虎，願隨李廣入山中，夜飯牛，懶效甯生扣
角，展斯卷也，又不勝搔首低徊，撫髯觸者矣，所願
他日者，八翼能飛，一鳴直上，詔書五色，徵李渥於河
東，封事廿條，召馬周於門下，將必有鏡清寰海，氣吐
虹霓，摩崖則載筆空同，書績則垂榮宗布者，又豈徒
墨磨盾鼻，寫其奇懷，米泔牙頭，形其隳哨而已哉，丙

盾墨 題詞

申八月二十七日番禺居溥少相

才子從軍嶺外歸，今時王粲見應稀，故人踵戶鈔箋
筆，當路停車訪布衣，能讀父書非墨守，自關天授等
文機，東山濛雨慙前事，鏡唱旋來守舊扉，嘉慶初元
余曾從征

五湘潭夏尚忠雲溪

溼草朝騰萬竈煙，朔風吹破虎皮鞮，君有風雪
從軍行看此行
不負南陽顧，熟讀陰符二十年，歲月拚從盾鼻磨

毛錐豈愛蔡州驚，功成一笑拂衣去，詩思近來驢背
多，生涯辛苦歎牙頭，射虎何如狎鷺鷗，束髮從戎

今老大愁城祇恨酒，兵柔松江湯貽汾雨生

盾墨

題詞

三

七九

盾墨目錄

卷一

壬辰征徭記

八排兵事考

卷二

壬辰征臺記

臺灣內附考

卷三

粵海捕盜記

海寇考

盾墨

目錄

越南內訌防邊記

附越南檄文

越南建置疆域考

附表文

越南元號錄

卷四

嘆咭喇兵船記

市舶考

附西洋通市諸國

西洋至中國海道

澳門西蕃

絕嘆夷互市論

盾墨卷之一

壬辰征徭記

徭之類甚蕃錯居五嶺腹背有土徭獠徭獠過山

箭桿頂版之別大都皆蠻族也路史引伯益經云黃

帝會孫十明生白犬是為蠻人之祖而漢書謂為槃

瓠狗種杜君卿非之得毋因白犬之名而傳訛與蠻

自漢以來叛服不常惟以蠻制蠻為上策總不外乎

剿撫兩端而宋主撫故沅州誠州之建廢日繁明主

剿故韓雍李震王守仁之師徒時起 國朝則因時

盾墨

卷一

因地剿撫互施諸徭畏懷 威德百餘年來伏莽

潛消復擇土徭之秀者列諸庠序易其名曰新生化

獠狂而冠裳之實足超軼前代矣過山徭者即郡國

利病書所謂食盡一山即移一山是也而信鬼崇巫

恒與民構怨道光辛卯湖南江華有過山徭趙金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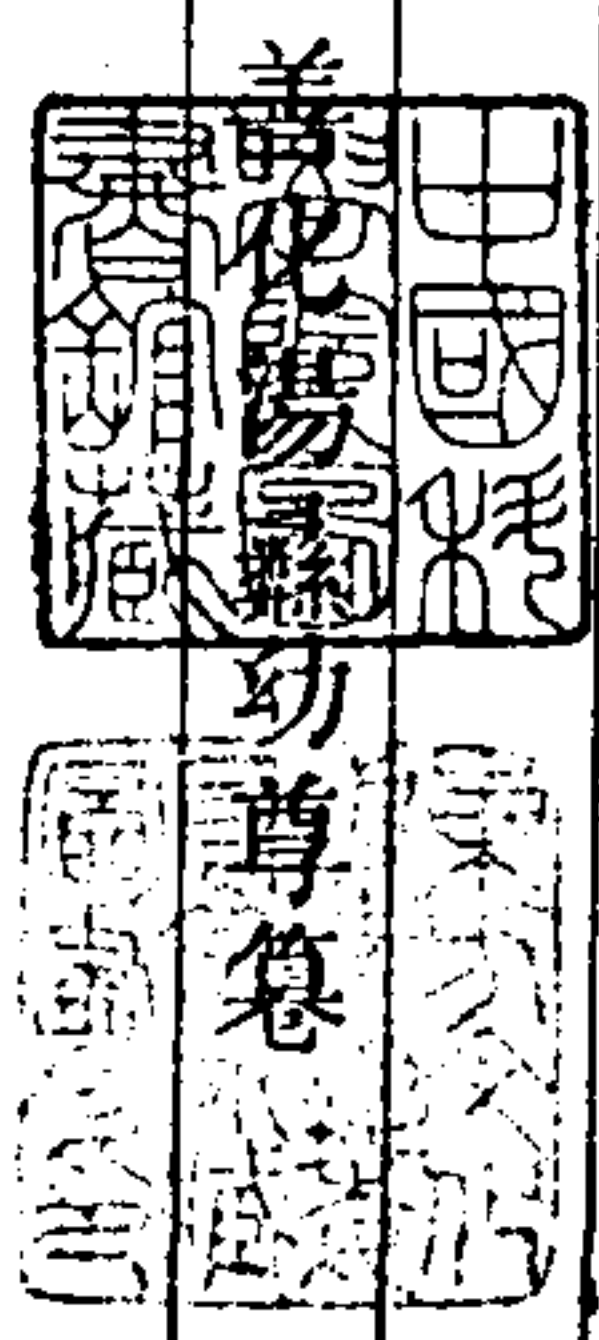
者居錦田之長塘寨業巫覡以端公降神為衆徭所

尊信屢與民人訐訟有司不直之徭益怨民先是常

寧徭趙福才揚言通仙術山中將有徭王興趙金龍

貌偉多才願助起事金龍惑之潛結八排九冲徭干

餘人遂起為亂冬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焚兩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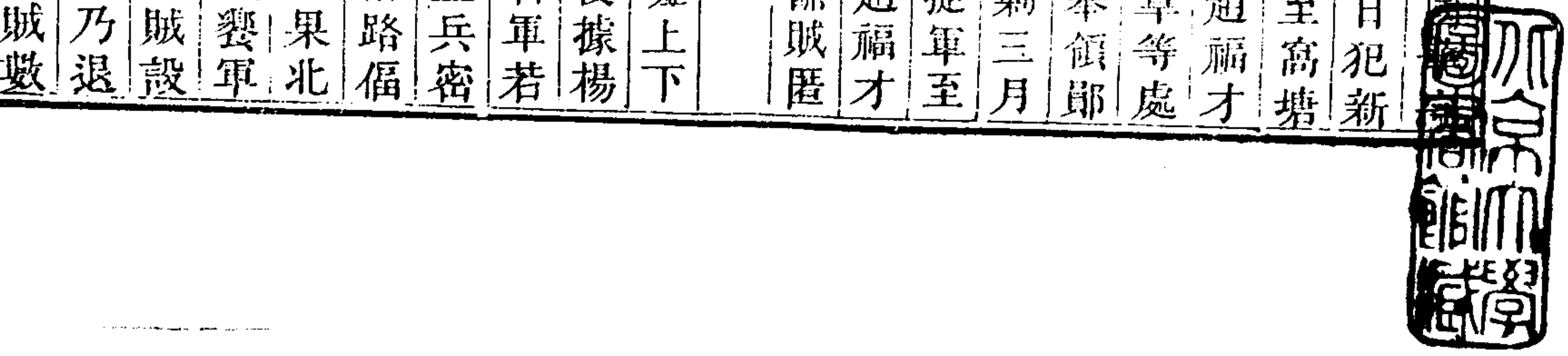


田冲各民村執匪徒與有宿仇者數人殺之壬辰正月三日江華縣令林先樑會遊擊王俊率兵役往捕賊拒敵戕兵胥分遣逆黨出掠迫脅土獠響應漸衆永州鮑鎮軍友智先於初五日檄調附近兵七百餘名李郡守銘紳募鄉兵八百十五日齊抵錦田十九日分兩道進攻長塘西路兵連戰偏賊巢二十日黎明東路兵亦焚夾冲平山抵長塘趙金龍挈逆屬黨與九百餘人遁東路兵仍由平山出屯兩河口賊尾之過夾冲東折黃竹寨於是官軍皆在後賊遂如入無人之境矣迨鎮軍分遣將兵堵藍山縣大橋諸隘

盾墨 卷一 二

官兵不及陣遂潰提軍及副將馬翰遊擊王國備吳鑑皆被害兵械盡失賊勢始張二十四日犯新田縣令王鼎銘令僕懷印走省城自率鄉兵至高塘禦賊戰歿賊遂陷縣治桂陽常寧新田各獠趙福才趙文鳳皆糾衆起盧督府坤至永州奏徵鎮守等處兵七千餘人 上復命湖北羅提督思舉領鄖竹兵一千貴州余提督步雲領黔兵一千會剿三月朔日我兵入新田賊遁屯楊家舖初十日羅提軍至永州各路兵亦漸集趙金龍欲竄入常寧併趙福才之衆北擾衡州而趙福才已在羅家橋被殲餘賊匿

盾墨 卷一 三



驅衆衝突我兵冒雨力戰連四晝夜殲其多人賊不能支始退匿羊泉市中羊泉居四山間平疇十餘里溪水貫之邨市臨溪延袤數里墻壁皆甃石砌築以防溪漲故市外復疊石爲垣如堅城賊據之穴垣出槍銃我兵不覺多爲中傷乃持檣牌進擊提軍下令先登者賞不次士皆奮身攻具薄垣躍而上前者被創墜而繼進不絕火其屋數十間殺數百人賊勢愈蹙圖潰走每夜深雨黑輒犯陣圍之密不得出一日趙文鳳領十餘賊詣營乞降羅提軍佯許之令繳槍械獻首逆各賊具結去蓋欲懈我兵心乘間竄逸也

盾墨

卷一

四

初九日羅提軍督兵進攻余提軍亦領黔兵至軍策應益衆槍礮疊發火具並舉一時市房盡然我兵冒煙燄直入咸奮勇攀登斫門殺賊賊驚譟突出或由墻隙犯火奔逃我兵內外夾擊立殲二千餘人趙金龍改易服飾混羣賊中逸出爲官兵格殺之俘其妻孥並入排新田賊目數十人十九日盧督府亦自永馳往犒師時市房焚燒殆盡惟李氏宅重楹疊宇逐日焚攻至二十四日始盡燬之賊衆尙數千悉斃於火乃班師先是 上命禧大司農恩瑚將軍松額往視師至則已奏捷卽駐衡州會籌善後適廣東

連州排猺續受趙逆約潛兵赴援爲我守隘兵截回而資糧器具爲附近邨民竊取因之劫奪仇殺漸蠢動羊泉班師時會奏畱勁旅二千屯楚粵要隘備協剿五月間有連州朱岡猺趙子清糾衆入楚界揚言爲趙金龍復仇迫脅九冲猺數千犯江華余提軍就駐邊兵圍捕六月八日及之於濠江冲一戰而潰趙子清竄入銀江冲爲官兵所擒六月十九日復有廣西蒼梧縣旱塘猺盤均華以趙金龍已敗亡湖南猺山多曠土集二千餘人前往奪據二十五日至芳林渡廣西祁撫軍填遣兵追及盤均華拒敵敗走匿江

盾墨

卷一

五

華竹排界山洞經降猺偵報並其妻女皆就獲排猺見官軍大集亦嚮伏縛獻克逆乞降 詔撫之楚粵猺地悉平 嗚乎蠻患自昔爲然矣然唐以前尙不甚劇以省民熟戶居內山猺峒丁居外有所捍蔽也自宋熙崇間拓地之議興各獻款內附請吏於是民與蠻乃相接多闢徑路架入溪洞通市易漸興田土僕賃其孥奸猾牟利百計相欺詐蠻性戇直輒忿起仇殺逸囚逋盜乘隙扇誘而寇亂迭起每撫蠻以制蠻元明因之設諸土司溪洞有警動徵其兵

一二十萬土兵習地利耐瘴毒與蠻共其所長此
韓雍王守仁所以奏績也 國朝雍正初沿邊土
民苦土司暴斂爭赴愬願爲 王人時 國家方
經畧西南夷疆臣亦以爲請乃相繼削土改置流
官土民不啻出水火而登衽席郡縣旣治諸蠻亦
多帖服藩籬雖撤而法禁則纖悉無遺久之邊吏
習於晏安防範疏濶偶致蠢動復芟夷而懲創之
醜化漸被孽息日蕃同於齊民矣不謂流言
扇亂小醜鴟張爲禍如是之烈也然而事變多起
於所忽錦田處九冲萬山間近接入排入寨環千

盾墨

卷一

六

餘里皆獠填壓控制營衛是資而總永州一鎮兵
甲不滿二千錦田防兵又僅十數人器仗楛窳軍
威不揚奸宄玩易啓其戎心倉猝聞變兵難驟集
必待遠地徵發而賊已滋蔓矣且綏懷異類尤貴
拊循獠地跬步皆山稻田絕少墾種蒔芋苞穀充
其口食葺茅崖穴僅蔽風雨猥狃其形殆非人類
而性樸魯知敬畏官長得良有司盡心撫治可以
無事乃設丞理之又以僻遠鮮泣其地民戶偶以
侵山訐訟惟獠是虐獠旣銜恨刺骨而信鬼崇巫
民亦疾之若仇

獠與民有隙將其姓名書之竹木
瘞於土中其人卽死名曰埋禁

勢疑則隙生力伴則亂作何文簡云大抵蠻夷盜
賊恒起於訟之不平政之不理苦其吏而不能自
達則怨怨則變生揆諸今日可謂明效大驗也朱
岡蒼梧入排各獠氣類相同先後附響以剿以撫
始獲肅清或鑒成憲度時宜議興議革以善其後
然而進考已事成法具在如熙寧閒詔曰頃湖廣
諸蠻近漢者無所統壹因其請吏量置城邑撫治
紹興間全州守臣言本州密邇溪峒平居失於防
閑馴致其亂宜徙閒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
溪谷山徑嘉泰中湖南守臣言制馭溪峒宜擇素

盾墨

卷一

七

有知勇爲獠所信服者立爲酋長隆興初廷臣言
湖南州縣多鄰溪峒省民往往交通獠人擅自易
田或詐匿其產避科差宜禁之此皆制蠻安邊之
至計也今議者移濤墟同知于錦田改永州通判
理寧桂諸獠符熙寧之制矣移江華遊擊及提標
守備駐錦田增大橋各防兵如紹興之議矣設獠
長獠目獠老等專其鈐束化導之責猶嘉泰之遺
意也獠田準苗疆例禁與民交產又隆興之區畫
也他如懲邪術禁兵器察緝漢奸議有司疏縱之
罰則皆昔所未及者可謂備矣而其要惟在理獠

得人則獠狂可草杜預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易本義曰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審是則擇賢能而圖綏輯不益慄然於設險之道慎固之義也哉

八排兵事考

獠之居八排自南宋紹興間始八排之用兵自明嘉靖間始初連有仕於粵西者挈獠僕十餘人歸使黎州南黃地源山中山高六十里縱橫百餘里峯巒複疊巉刻阻深羣獠環山麓每一聚落曰一排初分八

盾墨

卷一

八

排曰軍寮馬箭里入峒大掌嶺火燒坪為內五排曰行祥油嶺橫坑為外三排久益繁息延及今復有小排一百三十有一地險物眾出為民患嘉靖二十五年因擾邊征之旋議撫獸心未革未幾復亂天啓二年連山知縣楊懋忠請剿之叅將趙文督兵入有老獠數十人跪馬前垂涕乞撫文信之不設備夜半賊以虎皮蒙牛犢驅入營官軍大亂獠乘之一營盡覆監軍道某伴撫之以緩其暴密請總督檄都司蔡一申率銳師啣枚夜入踞平獠嶺之險馬箭各排不能救一申用火箭射入軍寮焚其巢分兵屯白石嶺歇

涼整為犄角示必剿軍寮賊潛奔油嶺一申率勅卒裹糧持鋤取間道夜薄油嶺黎明成三大營於林時洞賊大駭乞命一申勒獻首賊斬之始予撫崇禎五年復剗民村逼州城三里許吏目吳中選會守備梁棟輔追捕之及於邊井塘為賊所殺總督熊文燦議剿之而未果自是益披猖獠頭李大面者稱雄各部自以為槃瓠後遂號盤古檄民村徵租稅曰獠糧某排轄某邨各畫封界索花紅酒米民大苦之十三年廣西賊犯連山排獠應之復潛結臨藍高獠柴獠諸賊由是楚粵之交郡邑騷然一月十三變遂攻州城

盾墨

卷一

九

州牧王立準率千總黎樹績禦之飛書告急總督沈猶龍令簽事道魏章監都司蔡坤守備馬文滔軍往援壁於金相塘賊大至圍坤營兩晝夜勺水不得入坤無策諭賊解圍即退兵衣甲火藥盡予之僅以身免而以兵單賊眾聞上臺猶龍乃奏徵江楚閩粵六鎮兵分道并進號十萬西自大拱橋東迄大盆嶺營壘星羅而六總兵以客故不盡乘猶龍節制各乘便利賊乘高望之盡悉其進退整懈軍寮馬箭賊遂併力攻閩鎮陳鵬營大戰於蕨岡頭日已暮矣俄里入大掌諸賊從山南橫擊鵬戰死各軍皆潰猶龍乃城

茂古峒以塞其衝招義兵命監紀董梅鼎守之名咸
甯堡前立墟市民賴以無恐值明季天下大亂猺益
肆沿及國初未盡向化順治八年流賊馬寶入連
州誘排猺出山相倚爲暴拆咸甯堡掠民邨無虛日
九年劫下水堡千總唐某率兵追捕伏發死之康熙
元年連陽遊擊武君仕率三百人偵賊石圭陂賊數
千乘夜出劫君仕令堅壁勿與戰且更番飽食天明
大呼突出殺賊賊披靡退入山峒自此不敢出亂稍
戢惟令兵役巡隘道察其動靜賊惡之欲得而甘心
焉一日數猺牽牛負衣被作劫掠歸山狀誘兵役追

盾墨

卷一

十

捕既深入則起而殲之其兇狡多類此各排惟軍寮
最强油嶺里入峒次之有黃邨民素苦軍寮侵暴集
壯丁伏山外俟其出狙擊之擒十人獻於縣時縣令
朱三才畏盜案盡釋之欲其德已而不爲暴也猺頭
房一心易之率其黨益淫殺無忌控訴皆置不問猺
難復起四十年士民奔行省請討賊提督殷化行入
里八峒駐兵山麓遣副將林芳入排諭以縛獻首賊
羣猺悉伏山谷芳縱火燒猺房光四照各排見焚其
巢咸怒於是軍寮馬箭之猺從排之下路仰攻大掌
火坪之猺從排之上路俯擊峒猺恃外援遂從中路

突出把總陳溥及兵百人皆殲焉芳走入壺蘆田顧
謂其僕曰此絕地必死汝盍去其僕泣不行賊來益
眾僕以身蔽芳彎弓四射當者皆貫脇洞胷矢盡負
芳而死殷化行率總兵劉虎入賊焚林據險以拒化
行度兵寡未能勝畱虎於軍而自回廣州與督撫會
疏以聞命都統松柱等率湖廣兩粵兵討之
四十一年二月師次三江口連營數十里開山通道
三路進剿圍之數月賊大懼乞降乃撫之城三江寨
駐兵二千以副將領之環入排建三十六汛彈壓控
制百餘年來三連之民慶安枕焉道光十一年錦田

盾墨

卷一

十一

猺蠢動潛結排猺應者數百人續去者爲守隘兵截
回羣猺行時以山土賤售民戶既歸無以資生又失
其農具遂劫奪仇殺由西路延及東路而中路軍寮
復袒惡助患五月李閣部鴻賓至定議剿之分三路
進攻軍寮賊誘之深入夜火其營三路兵皆挫失遊
擊史鵠謝國榮王珍並歿於陣命禱將軍等至
連徵黔楚粵西兵將集羣猺懼服縛獻兇逆乞命師
臣承詔撫之八排復定

排猺生深山邃谷僥捷如鳥獸恃險設伏是其所
長故不利遠出而官軍亦不利深入然蔡一申之

奪險神速武君仕之堅壁挫銳皆以偏師奏捷而
五省六鎮十萬之兵或無統帥而潰或僅取輪欸
而歸求其出奇制勝以險絕為功則不易觀兵法
曰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是知深谷行軍貴精
練不貴兵多亦地形然耳且賊覘重兵至必絕隘
道塞關險聚穴負嶠雖有良將勁兵無所用其武
從來皆以安撫了局者蓋不欲老師糜餉也夫亂
之所起不起於起之日其所由來者漸也竊謂於
平日宜撫之不必撫之於既亂於既亂宜防之不
必防之於平日徒防之適足以擾之將召亂况撫

盾墨

卷一

三

之即所以防之可弭亂也而其要則曰防猶如防
猛獸撫猶如撫嬰兒飽之勿飢信之勿欺馴伏之
勿使其奔逸安戢之勿使其仇離庶乎祛民暴寢
邊患節餉而不勞師也。

盾墨卷之一終

盾墨卷之二

善化湯勳幼尊纂

壬辰征臺記

嘉義縣在臺灣府北百二十里舊名諸羅乾隆五十
一年林逆之變城陷而復全 賜今名以旌之自
是地益闢漳泉及潮嘉人爭趨之曰閩莊粵莊分類
械鬪習為故常道光十二年閏九月兩莊因小忿牽
耕牛奸民陳辦流言於市眾疑懼洶洶遷避張丙詹
通等皆閩莊巨盜遂乘之作亂二十日攻雙溪口紅
山仔牛頭山各粵莊時劉鎮軍廷斌巡境抵彰化督

盾墨

卷二

一

北路協兵捕之賊又攻毀大墩莆姜崙各莊入佳里
興巡檢署殺弓兵多人知府呂志恒署知縣邵用之
護遊擊周進龍縣丞朱懋分投捕賊皆狃於平日之
械鬪而不虞其為逆也至先後被害十月初三日遂
圍縣城劉鎮軍急往援途中數與賊戰將及城賊復
擁眾拒敵又大戰於三坎店周副將承恩及守備李
高然余國章皆戰歿劉鎮軍揮兵奮擊得入城是日
五接戰士卒皆飢疲故殺傷亦相等當賊犯城時獄
囚數百夜舉火應賊幸鎮兵至滅火取死囚百人斬
之城內得不亂而城外賊蠶屯蟻聚用皮攔竹梯更

番圍攻鎮軍督兵民日嬰城固守告急文書募死士
潛入內山繞彰化遞省寄郡城者或由海道然亦多
不得達初八日賊復攻鹽水港代理縣事施模守備
張榮森亦遇害初九日鎮軍雷北路兵守城自率溫
副將兆鳳出南門擊賊賊稍卻然道猶梗守備蔡長
青奉檄入援復半道戰歿官兵既屢失利多遺旗幟
號衣賊得假裝以誤官軍又道旁皆蔗田竹圃綿延
無際官兵慮賊設伏多不敢追賊所至迫莊戶具食
隨驅以行故從者日眾張丙詹通陳辦三首逆分屯
店仔口水堀頭鹽水港各僭偽號封逆黨自軍師將

盾墨

卷二

二

帥以下偽職數百人復有賊目劉港劉仲黃番婆陳
連江七蔡恭侯虎等分屯茅港尾曾文溪等十二處
互相聲援漸逼府城而彰化賊黃城府城舊社賊林
海鳳山賊許成各糾眾響應淫殺焚掠全臺大震十
月二十日陸路馬提軍濟勝率兵由廈門渡鹿耳門
登岸攻其南寶鎮軍振彪由蚶江渡鹿港仔登岸攻
其北謝副將朝恩由五虎門渡八里坌防其入海署
閩督魏撫軍元煊遣鳳臬使來會水師陳提軍化成
備兵廈門策應 詔以珣將軍松額為欽差大臣
哈都統郎阿為叅贊大臣率侍衛巴圖魯等馳驛赴

軍程制軍祖洛至復徵粵浙兩省兵會剿十月二十
八日馬提軍兵抵臺灣府城二十九日寶鎮軍兵入
番仔坑登岸賊眾據茅港尾併力以拒初黃城糾九
莊賊圍攻斗六門守備馬步衢力禦之賊退而復集
十一月初三日賊大至用牛車數十實草塗泥漿蔽
以進鎗礮皆不能洞護都司許荆山見事急領兵破
柵走線民陳馬等以步衢素勤明得士心諷其去步
衢不聽與縣丞方振聲署千總陳玉成矢死守已而
知不能禦令家屬避賊時惟步衢無親隨而振聲妻
張氏玉成妻唐氏皆願殉難振聲有庶子纔五歲乃

盾墨

卷二

三

命其母同一雇媪挈之乘居民紛出雜遝遂同匿蔗
林署中人爭出走方之客沈志勇者毅然獨留而志
勇子聯輝復願與父同生死於是方之雇僕江承惠
曾大祥邱新許廚皆願同死馬步衢等急草文書預
列諸殉難人姓名加鈐記強陳繼昌易服潛赴劉鎮
軍處投遞部署甫畢而賊已奪柵入步衢等恐火藥
為賊所得然之欲自戕皆以藥少不死持刀巷戰各
及數人力竭為賊所執十一人均遇害而馬步衢方
振聲張氏唐氏四人均因忿激罵賊被割鼻剗舌其
死為尤烈云陳繼昌逃出投劉鎮軍達其文書自團

鄉兵殺賊獲黃城逆黨江賓賴來官兵後亦擒黃城同至斗六門磔之當賊圍攻時劉鎮軍偵知內地兵已至募十人效賊裝告急于馬提軍促北路兵往援以道梗輾轉紆迴故十一人終及於難十一月初五日馬提軍率兵抵茅港尾賊來拒敗之初八初十兩戰皆捷十二日賊復據鐵線橋設險以拒十八日我兵分三道進戰奪其險又追敗之於灣裏溪溺死者無算二十日寶鎮軍自彰化入嘉義縣城時賊悉衆南犯呼譟動原野馬提軍堅壁以待覘賊漸疲揮兵突出用子母礮轟擊翼以烏鎗連環進步順風擲火

盾墨

卷二

四

彈入賊陣賊驚潰自相蹈藉我兵乘之擒斬甚衆夜半復焚其新營埔各賊寮次晨分道進攻賊望風披靡斬馘不可勝計餘賊奔潰賊首詹通著黃桂佩偽印眾擁之疾走官兵縱馬追至安溪寮適有鄉兵截其前遂擒之賊既大敗無所得食漸解散或數十人數百人竄伏內山馬提軍移營鹽水港寶鎮軍亦引兵來會遣將安撫店仔口各莊於是張丙各賊目均次第就擒惟舊社鳳山賊尚合擾二喃溝等處乃雷寶鎮軍守嘉義劉鎮軍守彰化馬提軍仍領兵南下督謝副將等擊林海許成斬之北路兵亦獲陳辦臺

灣平

嘉義之變不旬日警報至粵遣兵赴南澳防堵策應羽書駱驛故得備其始末而爲此記然傳聞龐必一事而兩證之取其同者否則仍闕疑焉如斗六門馬方諸君死事之烈則以 欽使會疏請卹之文彰著人口故序次尤詳嗚呼忠孝義烈萃於一時諸君素所樹立可想矣用能以大義相激發各盡於倫紀之間下至僕夫傭保皆以身殉爲難能也且倉皇之頃草文書緘封鈐印使諸人姓名不同混於冷煙荒草卽以安其死難之心而毋

盾墨

卷二

五

或苟免者處事精審不亂一若平日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或謂嘉義爲全臺適中地宜移郡城處重兵以居中御外昔林逆之亂必欲陷之以通道南犯故攻之最力今賊既圍城則南北軍報不相聞非其明驗歟然此專就地勢論之而未籌夫緩急之際也何也臺灣孤懸重洋之中惟恃澎廈諸島爲之聲援必郡城緊接鹿耳門則諸島之聲息可通內地之兵餉無阻蓋臺灣門戶惟鹿耳門能通大舟若嘉義四面平原無險可扼又距海口最遠緩急既不足恃形勢因之亦輕則移置郡城未可

輕議也或又謂臺灣宜防山而不必防海者以土番爲足患且朱林各逆多起於山也然蔡騫朱瀆寇艇數百一旦擊汰而來攻城掠野不又曉然於海之當防有更急於山者乎總之臺之召亂起於流民之多流民之多由於土地之廣然地利有盡來者無窮昔患地廣今又患民稠矣昔之亂以富而無教者多今之亂又以貧而無業者眾矣斯患也豈獨臺郡爲然哉

臺灣內附考

臺灣相傳爲古毘舍耶國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界

盾墨

卷二

六

於漳南隣於粵北與閩安相值其水道則東連日本朝鮮南接琉球呂宋暹羅噶囉吧荷蘭諸國幅輿南北約三千餘里東西踰六百里番漢雜處其番族聚居之所曰社合臺灣之社有三百六十餘處其地形似彎弓由中而入一望平原層巒翠樹木蒼茂外有沙隄名鯤身自大鯤身至七鯤身止起伏相生狀如龍蛇復有鹿耳門鹿仔港爲之門戶大線頭海翁窟爲之外障又與澎湖三十六嶼相爲犄角捍衛東南沿海要疆而昔之志外域者闕焉明中葉司禮監玉三保隨兵船下西洋遭颶風至始知其地嘉靖四

十二年海寇林道乾作亂都督俞大猷追剿及於澎湖道乾遁入臺灣大猷不敢逼畱偏師駐澎湖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敵道乾復遁占城澎湖駐師亦罷天啟元年日本甲螺即頭目也顏思齊引倭酋歸一王屯臺灣始建安平鎮城於北線尾搭寮經商閩人鄭芝龍附之盜賊出沒其間爲沿海之患崇禎元年芝龍就撫以其地僦荷蘭紅毛夷居之而澎湖本屬同安縣後以地居海中人民散處催科所不能及乃議棄之亦爲紅毛所據屢出犯漳泉邊境天啟四年巡撫南居益擒賊帥十二人澎湖之寇始熄其據臺灣者

盾墨

卷二

七

自若也荷蘭人善火器其居臺灣以夾板船爲援戰雖兵不滿千南北土酋咸畏之又建赤嵌城以居順治九年日本甲螺郭懷一謀逐荷蘭人事覺懷一被殺於歐汪在今鳳山縣界初唐藩稱號時授鄭成功招討大將軍命募兵海上大兵度仙霞其父芝龍以閩降成功不從據廈門金門諸島後自江南敗歸頓軍廈門適日本甲螺何斌與荷蘭人有隙誘成功進取臺灣由澎湖而東有島俗呼鐵門限以其有吸鐵石焉舟至則膠至是島中人見有王衣冠者乘巨鯤時往來衝突踰月而鐵石盡成功舟適至及抵鹿耳門詰

屈迴旋沙浮水淺忽潮漲十餘丈巨艦縱橫畢濟遂克之荷蘭人退保安平鎮城堅閉不出成功力攻不克乃告之曰此地本先人故物我欲得之金帛悉以歸汝荷蘭人乃攜貲去成功遂以赤嵌城為承天府改土城為安平鎮總名曰東都立府尹及天興萬年二縣康熙元年成功死其子經居鷺江即今廈門偽提督馬信立成功弟世襲改號護理經攻逐之世襲渡海來歸經改東都曰東甯省改縣曰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經復至鷺江委翁天祐為轉運使與市肆建祠廟招納海濱流民眷口以實之遊鯨入犯

盾墨

卷二

八

飄忽南北沿海軍吏苦於奔命 廷議徙民內地使寇無所掠食勢將自困遂徙粵閩江浙山東鎮戍之在界外者連歲遣官巡閱邊海諸郡禁民私出採捕寇果絀十三年閩藩耿精忠反脅經同叛沿海郡縣皆陷經遂游居漳泉精忠為所偪撤建昌諸路兵自衛 大兵乘之進取十五年十月精忠降 命還其爵率所部征海寇自效經使偽將劉國軒拒廈門以拒十六年經棄漳州遁官兵遂復海澄等十州十七年都統穆赫林與劉國軒戰於祖山頭官兵敗績退保海澄六月國軒陷海澄署前鋒統領幸福戰死

都統穆赫林提督段應舉皆自縊國軒既陷海澄乘勝取長泰同安進圍泉州再逼漳州兵號十萬壁於龍虎吳公兩山時城中兵少總督姚啟聖以五蠟丸檄他鎮兵來援不至一日乘大霧率精兵五千突出呼聲震天國軒兵不辨眾寡自相踣藉陣遂亂自辰至酉斬首四千生擒千五百人國軒敗走泉州解圍收復長泰同安等處進攻海澄海澄者濱海地也峻而險寇據之築壘高數丈排列幢幟守金門諸島密若布棋相持一年不決啟聖用漳人黃性震策以寇勢浩大盤結非離散其黨羽陰亂其腹心未易猝圖

盾墨

卷二

九

於是建立修來館以收納歸誠將士來降者無真偽胥善待之得海上間諜悉不殺厚賜之恣其往來即用以偵海上事由是寇黨自相疑貳來歸者日益眾復設水師提督練水戰分遣勅兵擾其餉道寇漸乏食十九年提督萬正色破鄭經於海壇偽將朱天貴自海壇遁正色敗之於平海崇武諸嶼進取玉洲偽將劉國軒走廈門偽總兵蘇堪迎降遂復玉洲石馬水陸兵進攻海澄克之復分兵攻陳洲馬洲灣腰山觀音山展旗等十九寨皆敗之進擊朱天貴於廈門天貴潰走遂取金門經遣國軒調殘兵守澎湖派殷

戶出糧抽壯民爲兵人心益離經以朱天貴失廈門
責之天貴懼遂來降寇勢愈蹙二十年經自海澄歸
預立其庶子克壑於洲仔尾築遊觀之所退閒其閒
未幾死眾憚克壑嚴迫之死馮錫苑等遂奉經次子
克塽嗣啟聖偵知之用間諜陰結傅爲霖爲內應事
洩爲霖遇害二十一年啟聖等奏鄭經已死子少國
內亂請乘時進討因授施琅水師提督會總督統師
進取澎湖琅本唐藩舊將後從鄭氏爲左先鋒與成
功有隙來降拜靖海將軍成功收其父及一弟殺之
二十二年啟聖等帥舟師自銅山抵澎湖前鋒遊擊
庸墨

卷二

十

監理與僞將會遂戰大破之連克虎井桶盤諸嶼惟
澎湖未下啟聖舟停八罩灣琅乘小艇暗渡海中遙
見媽祖臺各嶼礮城十六座營壘星羅環繞三十餘
里琅遂決策分兵進剿六月二十二日誓師遣總兵
吳英陳龍陳昌帥左師入鷄籠山遣總兵朱天貴林
賢楊嘉瑞叅將羅士珍帥右師入牛心澳琅自居中
權分爲入陣旌旗蔽空舳艫相接自辰至申戮力夾
攻擊沉煩船八隻燒烏船二十六隻遂克澎湖國軒
遁走我師尾之至鹿耳門門窄水淺琅舟不得上啟
聖禱於天妃廟明日大戰礮發水驟長一丈舟並行

如鳥張翼而上窮追至西嶼頭七月克塽以臺灣降
明宗室寧靜王朱術桂向依鄭氏城
破冠帶佩印綬自縊有姬五人同殉 詔以鄭克
塽及成功子璉等六人克塽弟克舉等九人僞武平
侯劉國軒等子弟赴京師隸漢軍旗下於其地設臺
灣府統臺灣鳳山諸羅
元年增設彰化縣 嘉義 三縣隸福建布政司
及北淡水同知 正

唐桂二王以阽危閏位等之宋之是曷實不成其
爲國鄭成功雖授爵閩邸竄伏臺灣尤不足與當
日殉節諸賢相比數惟伏讀 高廟御批通

庸墨

卷二

十一

書稱號其諸臣仍書所授原官并一體易名
如天之度教忠之典仁至義盡矣故紀述閩粵遺
事者皆無所忌諱不沒其實如鄭氏者考其始居
廈門時即奉淮王爲監國繼據臺灣明宗室多避
地其閒成功待之盡禮每決大事必坐宗藩於上
示不敢專永明立於粵及竄雲南入緬甸數遣使
朝貢拜延平王之封藏其印稱招討終其身傳子
及孫歷三十八年歸命時其紀年以永歷未改也
雖自忘螳臂會抗 王師而崎嶇鯨波其心不貳
君子有以悲其志矣方 國家弔伐之初區區孤

島亦度外置之而鄭經席父餘業內任陳永華外倚劉國軒收拾敗亡偷息荒澳邊疆之民稍稍安輯矣乃經狂悖輒助閩逆之虐以速其敗嗟乎臺民亦望治久矣故修來館闢而俊傑歸誠密札偶殺而爭為內應水師皆用土兵與寇共其所長施靖海仇不戴天敵愾益奮一戰而俘其人民化從古聲教未及之地為戶口貢賦之所海濱郡縣從此永銷烽燧不其懿歟然臺灣本番土一屯於日本再攘於荷蘭繼為鄭氏所據淫巫之風澆陵之習雖大化旁流驟難盡革則既富而教又不

盾墨

卷二

三

當與詰戎固圉並重也哉

盾墨卷之三

善化湯彞幼尊篡

粵海捕盜記

歲癸巳大司馬盧公以粵多盜檄有司捕之舉其勤者黜其惰者人心咸奮接於山迹於川得千三百有奇餘則逸而之海益聚亡命劫奪商漁公之檄愈嚴舉勤黜惰愈急有司捕之亦愈力盜復逸越南海上有司私相謂曰如是庶可以已乎而公不之許咨越南長會我舟師捕之必盡獲迺止冬十一月盜方遊奕龍門七十二逕其間島嶼斷續礁險水惡詎知我

盾墨

卷三

一

師至即遁去窮冬海上颶颶時作舟師寄泊荒澳數散而復集歷旬餘始與盜遇圍而蹙之戰良久沉三船擒數十人忽東北風起盜舉手相賀揚帆潰圍走不百里值越南師船於白龍尾復鬪越南兵用火丸燒其帆風浪顛簸盜船撞暗礁膠不得移迺大譁爭投海越南兵躍登其船殪其渠魁我師乃旋或曰盜起於內而逸於外不盡翦則其始既恃外得亡逋而其繼將藉內為囊橐如鯁蛇之相附而山而川而海內外皆棘道矣如公之督有司有司之奉檄將事可謂盡力也已然而舟師涉千里歷旬餘艱與盜相值

何也曰以幢幟之巍峩軍容之壯盛旌旗靡目笳鼓沸耳謂之逐盜可也謂之捕盜不可也或曰捕盜將何如曰雇商船募蠶戶操舟匿其官軍拏息其旗鼓盜至又佯爲引避以誘其來盜見商船如飢鷹之掠食我伺盜船如狙公之發伏起而擒之靡不如意然而謂之捕盜可也謂之弭盜不可也或曰弭盜將何如曰是有龔渤海傳在奚俟鄙談

海寇考

海上自晉末恩循相繼倡亂劉裕從海道襲其番禺循遂敗亡此後海警無聞而防禦未懈元末方張竊

盾墨

卷三

二

據旁海郡縣其黨敗後多逸而之海明洪武初元稍稍寇竊嘉靖中邊備廢弛奸民逸囚伺隙勾引倭患復起又有許棟王直劉香老林道乾鄭芝龍等與倭相爲表裏數寢而復作至遷民內地棄島澳爲荆榛故海氛惟明爲最烈防海之制亦惟明爲最詳 國初鄭成功據金廈諸島數入寇其子經復乘耿逆叛閩陷沿海郡縣征之十餘年始略定臺灣自是海濱解嚴烽煙不作聞有蜚漁什伍糾結伺掠商賈然無聯踪拒敵官軍者自乾隆已酉安南阮氏黎黎困於兵革國用匱乏巨賊陳天保莫觀輔建採辦之名招

致亡命崇其官爵資以兵糧使劫掠充餉夷艇數百直犯粵閩江浙則有烏石二烏石大總兵保東海入阿婆帶大礮腹諸賊目而四總兵最猖獗閩粵土盜因之蠡起則有蔡篤朱濱鄭一張保金姑養等及諸有名目無名目大小亦數百舶交海中於是土盜誘夷艇以深入夷艇倚土盜爲聲援幾蔓延不可制當時主兵者獨急夷艇而閩粵將帥中又獨李忠毅公長庚辦賊最力 上遂授忠毅總統閩浙舟師

嘉慶五年夏夷艇大入六月忠毅與黃巖鎮會師台州之松門颶風作覆賊舟幾盡官軍乘風擊之俘斬

盾墨

卷三

三

六千人四總兵溺死者三獲其一僞侯倫貴利磔之我師亦頗亡失奉 旨以總兵勅印示安南王阮光纘光纘言但令總兵巡海不慮入浙爲盜上表謝罪自是艇患稍紓光纘旋失國新藩阮福映曉大義逐諸奸匪勾結高頓者皆芟夷舊阮黨畱粵洋不敢歸數登岸掠食而閩洋蔡篤橫甚其船高出官軍所駕之米艇仰攻非便又於四面重疊張牛皮漁網礮彈不得入忠毅建議限商船樑頭丈尺使賊無大船可刦又出巧思製火攻船先出收撫其脅從者而後擊之與賊大小百餘戰所擒殲數千人沉燒其船數

百奪其船數十一躡之於漁山一蹙之於臺灣鹿耳門一扼之粵洋大星嶼皆幾獲而復脫最後追之粵黑水洋鷺僅存二舟而忠毅戰歿旋亦敗死張保等皆就撫海寇悉平蓋二十餘年督撫大吏經營措置諸將帥追逐風濤茫渺中艱危險阻視陸師有過之無弗及也按海道南連交趾歷廣東福建江浙山東直隸兩京北接高麗計一萬五千餘里巨浸稽天賊蹤靡定既無邀擊之地所恃惟得順風然我乘風而追賊亦乘風而遁雖遠徒勞無已則探其止泊圍而蹙之或可奏功而賊謀最多官軍未至賊已起碇

盾墨

卷三

四

避去欲求攻其不備百無一二然則賊終不可得乎曰是亦多術矣而絕其刼奪之資禁其接濟之路為最要是二者又必因哨守兼行而後克濟也當明初海寇初作議者謂使是時中國潛為邊備而聽其自去來海上不問一如宋元以前時亦不至大為患故後人復有守內洋捐外洋之論謂我之商漁許於內洋採捕禁其越外洋其盜船聽其外洋往來堵其入內洋舟師扼要守之循環哨之以聯絡策應寇至併力禦敵去則縱其所之而勿追如是則刼奪商漁接濟水米皆可禁絕而賊不薄岸賊無所消糴汲又窮

勢將自困惟寇掠在外接濟消賊皆起於內則察蛋戶漁艇杜奸闖出入吾固知其更有急於圖寇者矣。越南內訌防邊記

自黎氏失安南阮光平立於富春而新阮復代之改賜越南之號今五十年矣黎氏舊臣猶據守宣光興化時謀恢復道光癸巳秋有農文雲者自稱平南大將軍傳檄起義阮兵拒之於達零墟其地去粵之歸順州邊界二十里耳因之增戍守謹斥堠阮農恭順交諭夷兵勿犯我境而軍行進止則數數相聞其後寢而復作阮氏徵紅毛兵禦之

盾墨

卷三

五

數月甲午夏紅毛兵因酷暑蹙退遂為農兵所乘襲破牧馬正銳意前進越南義勇頭目黃廷芝出不意夜刼之農兵退入牧馬城中待接濟黃廷芝得以其暇潛集上琅下琅廣淵三州兵二千過住保機援兵使不得逞俄阮兵大集夾攻牧馬農文雲因糧乏外援不至遂潰走當農兵起時我滇粵疆臣俱以入告且陳屯兵益戍狀無他議也有言於督府曰阮者國之外臣為四夷主同其患難宜助阮又一人曰戊申之役為存黎也農為黎守當如武文淵故事宜旌農夫阮非伐罪奚助之農不得謂之復仇又何旌焉

是二說者皆於義無當也徒以熒聽者之耳而邊費有不恤焉督府卒皆斥去邊境亦解嚴蓋以荒夷瘴癘不足勞我師徒况阮農構亂亦猶黎莫相殘強弱迭遭無所等差乘其相持而擅田父之功陋亦甚矣成化時閩直倖功數從中問所司征安南故籍劉忠宣匿不與事迺寢隆慶時莫衰黎橫莫氏遣使告急廣督陳大科言交夷易姓如奕棋不當以彼之順逆爲順逆而當以彼之順我逆我爲順逆於是黎維潭爲安南都統使子莫敬用以高平令而亂亦定蓋自昔之撫藩國也必衆建以分其力而馭蠻夷也必

盾墨

卷三

六

兩存以弱其勢此防抵隙彼慮乘敵則自守嚴而內附堅矣參伍於前事知中土制夷之要道在此不在彼也
附農文雲檄文云宣義道平南節制大將軍諭天下檄文蓋聞王者乘時舉事大典問罪之師丈夫遇會逢機早決投明之舉識時務在乎俊傑除暴虐濟以寬仁我國家偶值中微久罹厄運慨自西山煽亂腥膻五十年有異之山河更遭阮賊逞凶塗炭十三道無依之蒼赤急令暴條益深蛇毒橫徵重斂殆甚狼貪黔首民更苦於秦苛頽尾象難

庸墨

卷三

七

堪於桀虐丁五年一闕重之以兵卒徭夫站驛力已窮而徵役不休財十室九空加以課稅蠶絲麻根利盡刮而誅求不已甚至抑藩臣改鎮城事機之失而彼不知與夫立社稷開籍田義理之非而彼不識彼惡既彰無道我師宜奮有征本爵黎氏世臣周藩薄服鱗翼遙允攀附一方揮應義之旗旅成大奮經營三尺勵殲仇之劍蓋支大厦固非一木而定太平夫豈一夫眷維南國雄豪北城奇傑遐邇深山大澤各聞風而自至自來始終義士忠臣咸應響而獻謀獻力先機莫失後會有期

越南建置疆域考

越南唐虞之南交周爲越裳秦象郡漢初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建安中改爲交州置牧梁大同中李賁據之稱南越帝尋滅唐置都

護府復改安南皆內屬也五代時土人曲承美據之已而為南漢所併宋初丁部領有其地自號大瞿越國旋封交趾郡王自是與雲南共棄之然而未立國也部領傳子璿黎桓篡之桓傳子龍鋌李公蘊篡之天禧元年封公蘊為南平王淳熙元年封李天祚為安南國王安南自是始立國李入傳嗣絕為其婿陳日昝所有元攻下之封其子先昂為交趾郡王終元世貢不絕明初遣使朝貢仍封為安南國王歷十二傳為胡季犁所篡號其國曰大虞傳子漢蒼永樂元年命張輔等二十五將軍討平之郡縣其地而陳氏

盾墨

卷三

八

之裔陳頤自立號大越明獲之陳季擴復立尋亦亡於明而范玉復立自稱羅平王十年中寇亂相繼終叛於黎利仍棄為夷利十傳為莫登庸所篡莫五傳復為黎氏所襲莫氏遺孽竄居高平先後款關內附乃削其王封授黎維潭安南都統使予莫敬用以高平令 國朝定鼎莫敬耀先納款 詔封為安南都統使黎維禔聞莫氏已附始於康熙二年貢方物因封維禔子維禱為安南國王黎氏歷二百餘年因權臣擅國而有阮惠之變乾隆戊申遂大亂國主出亡妃媵大臣內奔投於粵西 命滇粵兩師會討

是年冬十月二十八日督師孫公士毅率廣西提督許世亨出鎮南關由諒山進滇督富公綱率提督烏大經出馬白關抵宣光為聲援十一月十三日粵師敗賊於壽昌十五日抵市球賊阻富良江進攻之賊大潰二十日入黎京定嗣孫黎維祁位己酉正月二十一日班師而粵師遇伏多所亡失土盜復所在蠶起阮光平據守富春因其請撫遂建之以安邊徼光平傳子光纘旋失國阮福映代之福映明大義除舊阮諸亂黨與友人更新請 賜號南越 廷議以嶽趙陀竊據南海蒼梧鬱林合浦象郡各地稱南越

盾墨

卷三

九

今南海等地久為中國郡縣而安南疆域實止秦時象郡一隅未便仍以南越國稱乃 賜號越南越南之為國東臨海南接占城西連雲南老撾北抵廣西憑祥州衡二千八百里縱一千八百里畫國中為十三道設三十八府五十六州一百十八縣山以佛蹟勾漏繖圓為大水稱富良宣光二江富良尤壯濶隔岸不辨人馬舊都黎京倚富良之險今都富春濱海出順化港直達欽州故其水陸數道通中國一由廣西南寧府出鎮南關至文淵州經諒山長慶入黎城一由雲南蒙自縣出猛烈關經宣光鎮入黎城或

出開化馬白關經安邊大蠻州抵宣光是二道明張
輔二十五將軍及乾隆戊申我滇粵兩師進討所從
出也其水道一由廣西龍州出平而水口兩關一自

廣東欽州天津駟出海經貓兒港涌淪佛陶抵富春
出鎮南關二百里有畏天關巉刻險峻一徑盤空僅
容兩騎下臨深谿稱第一要害郡縣無城郭皆樹柵

為衛勞竹藩其外官署神廟始覆瓦民居皆編箬為
篷削竹為棟山田磽确確有稻無麥一縣民賦僅足餉
一縣之兵少積儲鮮地利惟高平有金礦歲徵稅才

二百兩都龍銅廠稅尤薄昔所稱產金珠珊瑚丹砂
盾墨 卷三 十

肉桂異香蘇合油之屬今皆衰耗官制彷彿有明典
兵用宦寺出陣以象為前驅兵纏五色布於首綴薄

鐵皮數片為甲無韞履兵行不齋糧民間共餉之其
民數當張輔平定時計戶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今又

四百餘年自益蕃息向稱交愛人侷儻驩演人淳秀
尚文學有華風餘則蠻獠雜居獷悍喜鬪其君長尤

狡獪自宋元以來雖奉貢稱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趙
陀故事云光武時馬援討平徵側徵貳立銅柱於廉
之貼浪都古森峒上今其旁復有二柱則唐時為馬
總所立也總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特鑄

二柱刻書唐德以繼援迹以此見漢唐以前內之者
視治術宋元以後外之者視控御也故考其興廢道
其山川為守邊吏士告焉

外域之尚文者近唯高麗越南為最日本琉球次
之亦以見同文之化漸被者遠也道光十一年

越南頓首謹上言茲仰見黃階瑞華呈祥海
籌增而壽豈疑禧山祝協而尊親普慶臣誠歡誠

輝欽命永昌五福衍箕疇之壽和勻遂陞嘉溢炎
郊德而綱維乎是乾健端中正之標宣重光而容

保無疆比親薄懷柔之澤洋洋溢之聲教攸暨崇盛
慶聖誕載臨初慶晉屆五旬仰椿庭之常明綏將承

傾於嘉釐闔閭以揚麻忱親玉帛衣裳之盛會歌臺萊
而展忱履禱山川岡阜之禎祺臣下情無任瞻天
仰聖懽忱頌禱之至另具慶賀儀物並奏事一摺

委陪臣黃文宣等赴闕奏進外謹奉表稱賀以
聞其摺子云越南國王阮福錫恭賀壽節仰祈
為恭節臧艾疑純常迪祐仰見 聖壽五

旬慶節臧艾疑純常迪祐仰見 聖壽五
天眷佑申命無疆億萬歲德壽紀茲初度盛治備
福實惟中外臣民之慶歡同普率匪惟下邦臣遙
瞻闔閭倍切尊親道光十年四月內業經具情咨
明廣西撫臣恩於茲年委員恭贊方物詣京祝
椒並請示陪臣進關日期等因是年六月內接到
照會公文內敘欽奉 大皇帝諭旨內一欵該
國使臣著於來年七月內到京欽此臣莊誦
音彌懇葵悃仰雲天之在望冀芹曝之達誠夢寐
鈞韶易勝懽悃惟臣謹奉 聖恩嘉慶入年禮臣准定慶
賀儀例恭頌 聖壽萬壽無疆等語欽此臣等
表區區恭頌之忱另具慶賀表文上進外謹奉
事奏聞仰祈 聖鑒謹奏 謹遣陪臣三員黃
文宣張好合潘輝注一欵進慶賀儀物象牙二對
犀角四座土綢土統土絹土布各百疋其呈文云

盾墨 卷三 十一

越南國王阮為呈覆事道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接到照會內敘欽奉諭旨小國祝嘏使臣著
於來年七月內到京欽此現經上憲定於來年二
月初十日開關並撥行經過郡邑咨明前途照料
使臣人等按程行走等因小國莊誦之下具見上
憲仰體 皇仁懷柔備至經將奉到日期佈覆
茲謹委陪臣黃文直等齎遞表函方物以開年正
月十二日自國進關靜候啓鑰輒此預先抄錄奏
表二道呈電祈為審閱轉達再此小國陪臣一
路行走事宜全憑上憲曲為體顧俾得敏濟公幹
是所切禱也陽月在辰遙惟鈴閣舒和順時納社
須至呈覆者計開貢物清單照前陪臣三員行人
入員隨
人九名

越南元號錄

李賁 天德 一作大德 梁大同十
年 稱南越帝 尋滅

丁部領 太平 宋開寶元年
國號大瞿越

盾鏗

卷三

十二

丁璿 子部領 太平 太平興國四年立仍稱
太平 尋為黎桓所篡

黎桓 天福 太平興國五年 興統 五 應天 十二

黎龍鉞 子桓 應天 景德二年立仍稱
應天 弟龍鉞弒之

黎龍鋌 應天 景德三年立仍稱
應天 又改景瑞 景瑞 二〇其臣李

李公蘊 順天 大中祥
符二年

李佛瑪 子公蘊 天成 天聖七年 通瑞 五 乾符有道 三 明

道 二 天感聖武 五 崇興大寶 五

李日尊 子佛瑪 龍瑞 太平 至和元 彰聖嘉慶 六 龍章天

嗣 二 天貺寶象 一 神武 三

李乾德 孫日尊 太寧 一作泰寧 熙 英武昭聖 九 廣祐 七

會豐 九 龍符 八 會祥大慶 九 天符睿武 七 天符慶

壽一

李陽煥 子日尊 天順 建炎二 天章寶嗣 五

李天祚 子陽煥 紹明 紹興八年 政隆寶應 十一 天感至

寶二

李龍翰 子天祚 貞符 淳熙三 天資嘉瑞 六 天嘉寶祐 三

治平應龍 六

李昂 子龍翰 建嘉 嘉定四年

李佛金 子昂 天彰有道 嘉定十七年 立陳興篡之

陳暉 建中 寶慶元 天應政平 九 元豐 七

盾鏗

卷三

十三

陳冕 子暉 紹隆 寶祚六年 寶符 六

陳吟 子冕 紹寶 至元十六 重興 八

陳焯 子吟 興隆 至元三十一年

陳裔 子焯 大慶 延祐元 開泰 五

陳旺 子裔 開祐 天歷二年

陳皞 子旺 紹豐 至正元 太治 十一

楊日禮 子皞 陳皞 大定 洪武二年 裔子

陳暉 子日禮 紹慶 洪武三年

陳暉 子暉 隆慶 洪武六年 〇四

陳暉 子暉 昌符 洪武十年 〇十一 胡

陳暉	光泰	洪武二十一年季
陳焱	建新	洪武三十一年
胡季犛	聖元	一作元聖一作天聖○建
胡漢蒼	季犛	紹成文三年○建
陳頤	興慶	永樂五年國號大越○二
陳季擴	重光	續通考作慶元○永樂七年○
范玉	永安	永樂十五年
黎利	順天	宣德二年
黎麟	紹平	宣德七年
黎濬	大利	或作太和○正延寧六
盾墨		卷三 十四
黎琮	天與	一作天興天順三年篡九
黎灝	光順	天順三年
黎暉	景統	宏治十年○七○子
黎敬	泰貞	宏治十七年○見歷
黎誼	端慶	正德元年○四○阮種弒
黎暉	洪順	正德四年○七○
陳暉	應天	一作天應○正德十一年國號
黎諱	元始	正德十二年登庸逐之
黎應	統元	嘉靖元年登庸
莫登庸	明德	嘉靖六年

莫方瀛	登庸	大正嘉靖九年○嘉靖
黎寧	子諱	元嘉靖九年○嘉靖十三年○黎德國於
黎憲	光昭	一作光昭○十五○
黎維邦	鄭檢	後萬歷間
黎維潭	邦	萬歷間封為安南都統使
黎維祺	熙	國朝人
黎維禱	國	王○以上元號皆無考
黎維禔	景	師範征安南紀略
阮光平	王	奉中國正朔無元號下同
阮光纘	光	平子嘉慶初嗣旋
阮光纘	失	國阮福映代之
按陳暉陳暉各名皆與明史異又胡季犛史作黎		
季犛又宣德時當黎利之亂有一陳暉與正德時		
陳暉同名葉進卿云交趾君長有二名以偽名事		
中國此大越史記所以與明史互異也歟。		
盾墨		卷三 十五

盾墨卷之三終

盾墨卷之四

善化湯霖幼尊纂

嘆咭喇兵船記

西南海國以千百而荷蘭為大嘆咭喇者本荷蘭屬國在歐邏巴西後又據有北亞末利加地稱加那大嘆咭喇益富強以兵船火器橫海上竟為荷蘭勦敵雍正十二年始來通市定制番船至口先報總督監督委官驗無禁物然後給牌照入至黃浦起銃礮開倉互市其番商居停之所在廣州西郭外重樓濱水所謂十三行是也船長曰大班次曰二班若言事用盾墨

卷四

一

文書由總商轉投總督監督既啓封復發出譯以進批荅可否亦發商傳示之黃浦距廣州六十里各貨船得至而兵船則否道光十四年夏有嘆咭喇夷官律勞卑者來主船而同行有兵船二寄碇外洋其貨船不赴澳請牌照即入口夷官處省館輒效中國文字作書投督府非故事故不之省而擲還之且諭總商傳語嚴斥之律勞卑桀驁如故又用華文揭榜館前語多誕妄督府以其不循法度下令封貨船不與通市八月五日二兵船忽乘南風潮漲駛入內洋越過虎門鎮遠沙角橫擋大虎各礮臺直抵黃浦守臺

官兵不能禦乃然空礮以懼之而夷船竟發巨礮貫鉛丸損我礮臺人心震怒其船既至黃浦泊入各國貨船間起重物用小艇圍守甚固每船番梢不過數百人入我重地雖犀勁何能為然彼國散商之居館者約千人各國貨船之在黃浦者約萬人若暗結澳夷則聲援更廣夷情叵測備之宜嚴於是上流用大船十餘每船載大石十萬筋橫沉水底繫以鐵鹿大纜復結木筏水面以阻之集柴薪草束大小船數百集舟師數十兩岸設營柵集士卒數千其戰艦仿懸簾法濕絮褥以禦火器檣楫如林戈矛森列旌旗耀

卷四

二

雲日鉦鼓聲震數十里夷兵大懼請退出不許律勞卑請給小船下澳不許番商數千人合詞乞命乃許之蓋玩則懲之服則舍之使畏且懷制夷之道也律勞卑既出慮歸國以生釁伏法遂仰藥死

市舶考

漢武帝既平南越滅朝鮮中國東南全際大海通外區舟航譯使獻見貿易興焉於是市舶自建元時始市舶立官司設結好使於廣州立交易綱首自唐開元時始禁私物奸人下海自宋崇寧時始禁販易金銀自淳熙時始禁銅錢下海自端平時始禁運米出

耀自元至元時始年愈久法愈密弊亦愈深於是禁
下番船隻罷提舉司自至大時始令番商止集船所
不許入城通番者有厲禁自明洪武時始立客綱客
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爲之自嘉靖時始中官贖貨
慮市召寇罷市舶司遷沿海居民自嘉靖時始但禁
日本旋復三市舶西番入居澳門自萬歷時始開南
洋之禁招懷遠人海舶奔轅設監督自 國朝康熙
時始寇盜翦除海波不興番夷向化納賚獻琛一歲
之間來舶一百四柁爲建元以來所無則又自嘉慶
二十年始統而論之疏濶於漢法於唐密於宋元弊

盾墨

卷四

三

於明季盛於我 大清漢時海島通譯奉貢者稱三
十許國蠻夷賈船雖利交易而數年來還無定式也
因其來獻設譯長無船司榷使也募人齎黃金雜繪
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物無定地也而一切法禁皆
未設至唐則西洋大海中師子諸國沓至有市舶使
有嶺南安南互市地舶至有奏報有舶使籍其物納
船脚有進獻之物有軍國之供法制立矣宋於廣州
外又置杭明兩州舶司京師置榷署令內侍齎勅書
金帛招諸番商出海外販易故天聖後象犀珠玉香
藥寶貨充牣府庫嘗斥其餘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

度實有助焉講求益詳防維漸密建炎時博買無用
之物費國用及虧番商者皆重寘其罪立譏察海舶
條法食貨志曰法禁雖嚴奸巧愈密商人貪利而貿
遷黠吏受賕而縱釋其弊卒不可禁元監之定抽分
之數漏稅之法立雜禁二十一條視宋爲益密明初
西海諸國恭順貢使駱驛設駟於廣泉浙三舶司以
館之其規模制度駸駸乎開元開寶之盛柰何永樂
後而命中官總貨遂恣橫爲商民害擢舉官吏領簿
而已馴至嘉靖中因敝已極倭倭禍起言者遂請罷
市舶不知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市舶旣罷邊

盾墨

卷四

四

海之民日困番舶無所容凶黨構煽奸闖出入私市
益盛寇盜滋起主事唐樞建議請復互市曰通市則
寇轉而爲商市禁則商轉而爲寇通政唐順之曰舶
之爲利也譬如礦封閉礦洞驅逐礦徒是爲上策度
不能閉則國收其利權而操之自上是爲中策不閉
不收利孔洩漏以資奸萌嘯聚其間斯無策矣尙書
鄭曉巡撫林富皆論市舶有四利所以通華夷之情
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買
抑奸商也卒從其請而仍絕日本貢市 清興荷蘭
首效順遣兵船助討海寇因請貿易康熙二十四年

開海禁設權關四於廣東嶼門福建漳州浙江寧波
江南雲臺山置吏以莅之自是琉球蘇祿呂宋暹羅
大小西洋暎咭喇紅毛諸番畏懷 威德咸敬關
欸貢爭效方物聯鯨接檣鱗次海澨以哩吱哆羅連
玻璃異香珍寶來市其互易之物以茶葉大黃茯苓
湖絲為重外此則陶器糖霜鉛錫惟禁市史書黃金
紋銀制錢鐵紅黃銅硝磺米如宋元故事其稅額四
萬兩贏餘八十五萬五千五百歲課無絀比之唐宋
則倍之視明則無稅璫之蠹政而沿海商民內有耕
桑之獲外有魚鹽蜃蛤之資又以供賦之餘為轉輸

盾墨

卷四

五

互易以仰佐 國計上饒而下給自通市以來未有
如斯之盛也夫番土百貨非中國不可缺而中國之
茶藥則為番土所必需是以遠國商販不避盜賊剽
劫風濤沉溺之險則向化之情與互市之利昭然可
覩矣 朝廷因之示招徠寓懷柔以奠安邊氓慎固
封守又不寶遠物尚奇巧譏其貨賄使利權在上絕
奸豪外交內訶此漢唐迄今所以行之而不可終廢
者蓋亦設險之一道豈惟軍國之供而已哉

按康熙間開海禁外夷來廣州互市者甚繁見於
一統志職貢圖及海國聞見錄舟車聞見錄郝氏

廣東通志諸書可攷而知然有一至而復至者有
十餘載一至者各島互相吞并名號輒易其詳不
可考矣今來諸國撮其略於後

暎咭喇 本在歐邏巴之西為紅毛屬國服飾與
荷蘭同後漸富強又據有北亞末利加之地稱加
那大暎咭喇稱歐邏巴之國為本國雍正十二年
始通市所貿易聯屬之地皆稱港脚來船甚多
咪喇哩 俗稱花旗屬北亞末利加與加那大暎
咭喇接壤乾隆五十二年始通市近年來船甚多
幾與暎咭喇相埒其船較他國差小隨時可至非

盾墨

卷四

六

如他國必入九月始能進口所以來船較多
噠一名但國 即黃那其地與荷蘭相對隔一小海嘴
噠二國皆與俄羅斯接壤乾隆元年始通市
大呂宋 在佛蘭西之南即意氏班牙乾隆四十
八年始通市
唎喇喇 即小呂宋其地宜稻米賤時石值三四
錢即昂亦不過一兩風便十日可至澳門
米時哥 呂宋屬國其地多鑄花邊銀錢無物產
海舶來粵惟載銀錢而已
咖喇吧 荷蘭所屬地由萬山外羅新州遠陸耐

國後向南行約四日至崑崙山爲安南境又南行約五日爲咖喇吧山名頭峙山又南行二十餘里至海峙山過此爲咖喇吧大山廣袤二百餘里有城郭土產咖噠流連子形似柚而小孟姑生形如柿有核其味清美

味叻喇 佛郎機所轄由咖喇吧屬國曼打拉撒陸路二三日可至舟行遇東北風一日卽至其地乾隆七年始通市

馬塔喇 與小西洋望婆羅麻倫你二國毗連皆沿海長數千里乃回回種類乾隆七年始通市

盾墨

卷四

七

望喙 小西洋北爲望婆羅國又北麻倫你國又北少西爲喚咭喇國又北少西爲望喙乃紅毛所轄有城郭物產殷富風俗淳厚乾隆四年始通市蘇喇 望喙北舟行三日陸路四日可至亦紅毛所轄風俗物產與望喙國同乾隆九年始通市雙鷹又名打噠 奉天主教風俗與西洋同與單鷹國爲兄弟患難相恤海舶來粵者用白旗上畫一鷹二頭乾隆四十五年始通市單鷹 在雙鷹西北風俗相同市船用白旗畫一鷹乾隆五十二年始通市

噶 乾隆三年始通市

呷啫哩 乾隆五年始通市

吡喇噠 乾隆十七年始通市

鷹 乾隆五十一年始通市

數間盧 乾隆五十二年始通市

甚波立 嘉慶七年始通市 以上六國皆西洋

紅毛種類也

西洋各島至中國海道

西蕃從歐邏巴各國起程約一年之內皆聚於邊海春發入大洋從福島之北過夏至線在赤道北

盾墨

卷四

八

二十三度半踰赤道而南此處北極已沒南極漸高又過冬至線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越大浪山見南極高三十餘度又逆轉冬至線過黑人國老楞佐島夾界中又踰赤道至小西洋南印度臥亞城在赤道北十六度風有順逆大率亦一年之內可抵小西洋至此則海中多島道險窄難行乃換中舶亦乘春月而行抵則意蘭經榜葛刺海從蘇門答臘與滿刺加之中又經新加步峽迤北過占城暹羅界閱三年方抵廣州此從西達中國之路也若從東而來自以西把尼亞地中海過巴爾德

峽至亞墨利加之界此亦有二道或從墨瓦蠟尼加峽出太平海或從新以西把尼亞界泊舟從陸路出孛露海過馬路古呂宋等島至大明海以達廣州然西人多從西而來不由東道其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則指山島而行至大洋中常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其審方之法全在海圖量取度數即知行至某處去某處若干里故每船中有歷師二人專掌窺測天文晝則測日夜則測星量取度數以識險易知道里海中夷險不同太平海極淺亘古至今無大風浪大西洋極深

庸墨

卷四

九

深十餘里從大西洋至大明海四十五度以南其風常有定候至四十五度以北風色便錯亂不常其尤異者在大明東南一隅常有異風儼忽更二十四向海船任風飄蕩風水又各異道如前爲南風水必北行儼轉爲北風而水勢尙未趨南舟莫適從因至摧破小西洋海潮極高大又極迅急平地頃刻湧數百里海中大船及魚龍之屬嘗乘潮湧入山中不可出歐邏巴新會蠟利未亞大滬山皆風浪險惡滿刺加海無風而浪又不全海皆然惟里許一處以次起滅海上雖多風獨利未亞海

近爲匿亞之地當赤道下者常苦無風又天氣酷熱船如至此食物俱壞人易生疾海深不可下碇船大不能用櫂海水暗流遇潮湧泊淺處則船多破損北海則半年無日氣候極寒船入冰海爲堅冰所阻必守至冰解方得去又苦冰山海中冰塊爲風所擊堆疊成山船觸之即爲齏粉赤道之下則終歲常熱食物水酒至此色味皆變過之即復如常海色綠惟東西二紅海色淡紅故以名焉。

澳門西蕃

庸墨

卷四

十

惟前山一徑通出入其南有四山離立海水縱橫貫之成十字曰十字門今合稱澳門云初明嘉靖中蕃船託言舟觸風濤願借濠鏡地暴諸水漬貢物海道副使汪柏許之結茭舍其間後漸運餽篋棹楫爲屋佛郎機人始混入歲輸塵縉五百一十有五久之遂爲所據至 國初已盡易大西洋意大里亞人訖今二百年孳育蕃息其戶口三千有奇白主黑奴內刺兵一百五十名其渠目曰兵頭一掌兵理事官一司庫判事官一司獄而總領於蕃僧一人其國有二王曰教化曰治世治世奉教

化之命貿易夷人皆治世類居澳蕃僧則教化類也其慧者習天官家言精製造國中敬信天主邪蘇教蕃僧出入張蓋樹幡男女見之跪捧足俟過乃起其女尼夷人敬奉尤甚於僧一女爲尼一家皆爲佛眷人羅重辟得尼片紙立宥之其在澳者別立寺旣入則終身不出戒律頗嚴夷人所役之黑鬼奴卽唐時所謂崑崙奴明時名烏鬼生海外諸島通體如漆夷人雜坐以黑奴進食食餘傾之一器如馬槽黑奴男女以手持食夷屋多層樓處黑鬼於下夷人語言文字必譯而後通其書右行

盾墨

卷四

十一

西蕃各國通行之字相傳爲馬邏可國所遺用三十六字母諧聲比附以成字各國大略相同謂之拉丁字亦謂拉體納字呼官曰滿的歷人曰阿壘先生曰羨擁坐曰三答走曰阿皆不走曰儂皆飲酒曰白白迷濃茶曰白白茶飯曰穀米那蘇銀曰白得架銅錢曰薩別架相打曰蘇的歷相罾曰堅都嚕哈非什生哀乃然西蕃旣與粵人錯居數百年多能作華語不止曾遊京師之蕃僧也粵人亦多能解蕃語有不待於通譯者旣暱處相狎習故民蕃恒構怨法令有不盡行自明以來患之屢刊

禁碑示約束防制不稍懈然卒無他虞者以其距本國九萬里海道險遠必數年來還自閉唐人廟禁天主教其國主不輸財至澳澳夷益貧額船二十五桅今以貨匱半停泊荒嶼斷港閒又以樓下屋僦華民仰其租息故昔號富強而今稍貧弱矣其前山建關駐兵以扼其吭如澳中有事閉其關閘絕水米卽足制其生命夷人舍航海別無出路惟德威並濟操縱有宜則邇安遠徠之道在是矣

絕嘆咭喇互市論

盾墨

卷四

十二

互市誠中外之利自嘆咭喇假市以售雅片於是外蕃之利無窮中土之患殆將莫測則互市之通塞又不待智者而後決矣請得而論之聞之紅毛諸蕃相吞并敵弱則攻取敵強則誘之以雅片以疲羸其人而奪其國雅片者彼所恃爲陰謀奇計也嘆咭喇亦紅毛之一旣復據有北亞末利加地屬國益多而明雅喇孟買曼打拉撒嗎喇他盜叭哩皆善製雅片於是嘆咭喇雄長西蕃而雅片之禍遂曼衍不可制雍正十二年來通貢市時雅片已漸入粵東列藥物籍中未之禁也乾隆間遣使入貢乞於浙江之珠山及天津等處檄地築室爲互市地 朝廷燭其奸不

之許嘉慶三年鴉片之來日多食之者日衆始設禁
十九年復入貢蕃使至 國門忽稱疾竟揚帆去比
歲蕃舶數徜徉閩浙江南天津各洋面託言風礁損
舟入口寄碇雖旋驅逐之而鴉片之人已無祿每歲
出海銀至數千萬兩外奸內宄主客相糾牢不可破
建言者或謂宜寬之以激其居奇或謂宜嚴之以絕
其買食咸視爲莫測之隱憂爲之長慮而卻顧也
國家威靈震疊莫不陸警水慄藐茲嘆夷不過假貢
市以驚利耳惟自昔互市以金繒不以銀幣良以銀
之用廣故嚴中外之防况鴉片一物於人心風俗陷

盾墨

卷四

十三

溺至深尤不可不亟謀禁革然事必探討本源力求
明效竊以爲禁之之要大端有二一曰專絕嘆夷之
互市以攘其外一曰廣興粵東之地利以安其內中
國之御四裔也來則撫之貳則絕之此不易之道也
故明季因倭寇而專絕日本 國初因閩疆未靖專
絕南洋今嘆夷數桀鴛不循法度又以酖毒之鴉片
病我華人竭其重利動恃堅舶大礮扞觸法禁是久
貳於 天朝宜絕之以懼服諸蕃也明詔其國歸其
人不與通市諸蕃非嘆夷屬者仍販易如故加之約
束乃選將練兵修邊備飭舟師密其哨巡絕奸闌出

入彼雖黠當亦無所售其狡謀焉然而鴉片者天下
之巨蠹而粵之奸僧罷民久據爲利藪者也鴉片絕
則利藪亡非聚而爲盜則仍暗相勾引耳故必與一
利始可除一弊我之利興則彼之利塞况彼利之適
所以害之乎宜簡良吏勤懇化導興富教之術開山
林陂澤之利講求耕桑漁佃樹畜之法考匠藝之事
舉游閒失業驅就農工于以生計使其無閑民則奸
萌不生少窮民則廉恥自立要諸以漸持之以恒粵
民化則門戶堅藩籬固於是由邊而及腹由邇以及
遠推而準諸天下實坊民正俗之至計也而或以粵

盾墨

卷四

十四

關權稅助軍國之需絕其互市則課絀不知嘆夷來
舶雖多皆專載鴉片其他貨物牛屬粗窳輸稅無多
即使捐百萬市舶之稅不猶愈於漏千萬鴉片之貲
乎况又未必然也或以嘆夷曠得絕之則邊釁啓
不知彼之兵船游奕海上伺我有日矣無端突入內
河損我礮臺早已見之平昔昨以查起鴉片又復稽
礮相持是其狡焉思逞正不待閉關之後也故我之
防禦不可不嚴大集戰艦示以威稜設戍守之方廣
水師之畧彼知有備則可折其奸謀卽或寇邊亦足
恃以無患揆測今日夷情非戰無以服之彼惟久恃

天朝寬大不懲創則益陸梁蓋兵以不得已而後用也或又以東南沿海萬餘里增兵益餉如國計何不知各省防海之整臺如故也各水師如故也會哨巡緝又如故也勿須增兵從何益餉不過於舊日之條教號令實力奉行即足制蕃船之侵較絕內奸之接引矧復申明之而益求其精豫謀之而防維加甚無警常如有警則有警仍如無警也又何至風鶴時驚徵調繹騷也哉或又以嘆夷於外洋擇島為塵我之商漁前往私市別國蕃船夾帶入口又烏從而絕之不知稽查商漁盤驗蕃舶法禁極詳而賄賂敗

盾墨

卷四

五

之上之使下與下之奉上皆具文故事而已誠能循成法懲覆轍舉積弊而廓清之又安往而不令行禁止也總之徒法不行得人則治如閩外得數良將如俞武襄戚武毅以治其兵郡縣得數良吏如召南陽龔渤海以治其民則富强之效見安攘之迹著區區西蕃不足辱我鞭箠矣

盾墨卷之四終

(二) 若盡如羅軍門之
宣力行間則一鼓
撲滅矣何須乎
完體將軍之
多耶

(三) 庸臣貪夫以四十
萬金許嘆夷故
金馬頭至今為
國家大患猶復
留性命於人間
能無愧死

(三) 聞此事據傳聞而
與師新安內外
一氣國家真為
貪庸所誤也

夷氛聞記卷一

英夷狡焉思逞志於內地久矣大西洋葡萄亞
於前明乞得香山濠鏡澳以居曰澳門易中土物歸
而懋遷於西海諸國諸國皆艷羨之

國朝康熙初因鄭成功寇閩上下及浙粵為沿海郡
縣患於是遷民內居築界牆嚴海禁洋船自此不得
入設兵樹椿置墩守界惟澳夷地在界外生齒已繁
不便就阡陌耕作舍貿易又無以資其生計乃於入

夷氛聞記

卷一

香縣隘道日橫石磯設為關閘許買食內地米石計
口而按月兩啓放內貨隨之得航出大黃茶葉如故
轉緣禁海得獨專其利時英夷已據印度之孟阿臘
海岸闕為市埠肇設公司局循東南洋轉相販買自
恨其市舟不能至粵羨澳夷益甚二十二年七月提
督施琅蕩平臺灣海氛大靖又二年南洋開禁置江
浙閩粵四海關江之雲臺山浙之寧波閩之廈門粵
之黃埔並為市地各設監督司權政定海時尚未立

縣英船至則泊舟山迨新城定海監督張聖詔乃築

紅毛館城外使居焉其市粵則自雍正十二年始既

乃厚集貲本為公司稱公班衙掌以班酋司貿易粵

關官商吏役利其貨殖饒裕逐漸迭增其規費徵索

視浙關獨奢巡撫楊文乾清釐以歸諸官今關冊所

稱歸公例是也未幾歸公者又積成正餉而舊私收

之規費未裁英商故狡獪心計析及銖銖孟阿臘土

番船之假英旗報以入者率愚贖輒受欺於吏役且

夷氛聞記

卷一

詩乾隆二十年英商華苗殊知浙關費視粵減也駛
舟定海求市當事請倍增其稅

論以夷並市寧波日久又成一澳門民風土俗之有

關係者大是以更定其稅則視粵稍重俾洋商無所

利而不來意初不在增稅也二十四年其國商任洪

輝以市浙非便此後勢必就粵市場帆直赴天津許

粵關陋弊

欽使訊實監督得罪洪輝坐交結內商囚澳門三載

始釋回國康輔紀行康熙間英吉利始來通市後數
 年不復來雍正七年後互市不絕初廣東
 石鎮總兵官陳昂奏言臣徧觀海外諸國皆奉正
 朔惟紅毛一種奸究莫測其中有英法諸國種族
 雖分聲氣則一請飭督撫關部諸臣設法防範乾
 七年十一月英吉利巡船擄風飄至澳門海面遺
 日省城求濟廣東總督楊令地方官給資糧修
 船隻先是其互市處所或於粵或於浙二十二
 議英吉利不准赴浙買易於粵或於浙二十二
 之交由虎門入土產則有大小絨呢羽紗紫檀火
 石及所製玻璃鏡時辰鐘表等物精巧絕倫二十
 年方嚴經船出洋之禁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言近
 英吉利夷商屢違禁令潛赴寧波今經勅令禁止
 可抑外夷騎縱之氣惟本年經勅令仍准運還
 奏入報可是年英吉利商船已收請仍准運還
 海關陋弊訊有徵商汪聖儀者與任輝交結擅領其

東氣閣記

卷一

主

國大班銀一萬三百八十兩按交結外國互相買賣
 借貸財物例治罪二十七年英吉利夷商白蘭求照
 前通市兩廣總督蘇昌奏准照東洋銅商搭配綢緞
 之例酌量配買每船准買土絲五千兩二錢湖絲三
 千兩其頭蠶湖絲及綢綾緞疋仍禁止不得影射自
 是英吉利來廣互市每船如額配買歲以為常其明
 年并准帶綢緞其年英商白蘭求仍通市出洋絲船
 成正者二千兩其年英商白蘭求仍通市出洋絲船
 船予以限粵關規費復裁以歸諸公故事諸夷來粵
 售貨畢即乘風去以索逋留者必令移居澳門謂之
 任冬澳夷初緣市利裕習慣奢靡樓房櫛比土木華
 侈既開海禁不獲終專厥利漸形貧弱歲恃諸國僑

寓徵租值自給其富者出貲就額定海艘二十有五
 載貨還澳例得自與客民交易稅徵買者客入夷樓
 單渡過關按貨投稅林制府以渡夫充自蛋民他夷
 輸稅失體革之而別招澳商亦終不果召充則必令
 則必令入虎門泊黃埔至即有丈船輪鈔之令自裁
 改歸公後積年而私費復增例禁在官所以制限諸
 夷者尺寸皆不容越英夷苦之益垂涎澳夷得安居
 內地又聞俄羅斯人之得入太學而羨之然當粵關
 開時已慮俄夷來船驟旺妨蒙古生業別開陸市於

東氣閣記

卷一

四

車臣汗部之哈克圖不令至粵矣惟荷蘭以助剿臺
 灣首得通市特緣資本未裕來船尚少佛蘭西之來
 雖遠自前明顧物產貨貴並絀其例民不許茶食銷
 流內貨無幾故雖與歐塞特黑即雙普魯社即單領
 墨即黃雪際即瑞綏沙蘭即瑞等國皆歲以船至而
 不及英商遠甚米利堅雖源源而至而物粗船小獨
 英船易茶出分售西南洋國自以貨多稅重弁冕諸
 夷又方戰勝佛蘭西終不得有其地欲倚重

天朝將爲諸夷雄長每思所以得

天朝心莫輸誠入貢若恭遇

純廟八旬萬壽其王雅治遣使曼爾尼備方物先使其大班曠呈總督請奏謂貢物頗貴重請免由粵道入都於是貢舟逕泊天津

上嘉其嚮慕誠悃燕賚回賜視他國優厚事畢從容出其王副表請留一人居京師理其貿易使臣復詣內閣陳請欲改由寧波天津通市并求給舟山小島

夷氛聞記

卷一

五

與附近廣東省城一小地段定居其來商廣州者自城外下澳及貨由內河載運求竟免稅或酌減而少之皆非貢使所宜妄干也

純皇帝念其化外無知不予深究但

諭以所請均屬窒碍難行而已使臣返復

頒勅以諭其王俾知所以不可行之故時貢舟先開泊定海侍郎松筠護送陸行至浙代請免所市茶絲稅且許由內河達粵恐其所求不遂或煽誘他國隨

令所過提鎮陳兵接護錄

勅宣示廣督俾存檔交代便他時考覈五十八年事也六十年復備貢物由駐粵大班波朗呈總督代進表文陳及助兵攻廓爾喀事益用兵廓夷時大將軍聞其南界忽有兵事至是始悉其由嘉慶十年使臣多林文入貢適海盜張保等猖獗英兵船四泊虎門請代捕盜故又表稱有事喜歡効力語先是七年英兵船六泊雞頸洋數月殆有窺伺澳門意因與佛夷

夷氛聞記

卷一

本

構兵慮佛人至直揭其隱爲所中傷坊市亦表及之十三年兵敗於越南富長江駛三船泊十字門登澳踞守諸臺旣又續來船八兵目度路利越關私入公館司館總督吳熊光知而曉之不聽則封船禁其買辦凡四閱月乃颺去二十一年使臣羅爾靈馬禮遜仍由天津入貢尙書和世泰蘇楞額如津門部署促兩使盡一晝夜馳至 圓明圓衣裝皆落後

睿皇帝御殿受朝正使稱病請假副使以朝服未至

不能成禮為言世泰遂亦以病奏

上震怒却其貢物即日令使臣出都英夷本意欲借

貢厚結

天朝希

恩澤迨三貢而弗獲如所望圖澳復不得逞大班喇

佛旋以洋商行用驟加二十倍詣巡撫稟許下司議

又寢不行創定貨銀每兩抽行用三分為辛工據稟

稱是蓋單需貢價及攤還夷債皆取諸行用遂於是

有內外用名目此洋行商人所私增致夷怨者

夷氛聞記

卷一

七

英商積不平屢形桀驁道光中署督朱桂楨毀其夷

館前馬頭遽率其來船碇泊外洋舉八事要挾以米

利堅不從而止猶以載運鴉片為利不貲而稅羨實

足資其國計常慮市易中斷則利失無以立國且歷

受中國

懷柔亦無隙可乘無口可藉也故隱忍久之不敢驟

發蓋西南洋五印度之南中西屬諸英者十三部而

孟阿臘居首與孟買部皆鴉片所自出乾隆初年以

來內地嗜食漸眾販運者積歲而多一時來至二萬

餘箱價值逾六千萬由南洋新埠陸續運至粵海伶

竹洋船隨賣隨又運貯不絕謂之躉船全恃沿海內

地游手走私奸民詳見後為之載掉入口灌輸內地

六百八十斤為一躉約三沿海邊郡遞於天津皆躉

船之所流注販戶先收貨會城入夷館易片單出付

買者持示躉船則按數而給海國圖志鴉片製造一

爾吉達稅簿上可查每年到中國多少近來五六

問孟阿臘出產七萬九千四百四十六箱內有六萬

夷氛聞記

卷一

六

七千零三十三箱到中國道光十三年七千五百九

十八箱十四年一萬二千零六箱十五年九千四百

八千五百箱十六年一萬三千零九千四百箱十七年一

萬零三百九十三箱十八年一萬六千二百九十七

箱此孟阿臘一處數目孟躉等處所發賣在外每年

印度所收鴉片稅餉自五百萬至一千萬員不等故

心故港口貿易較之孟買尤大每年解至英國之銀

約三百一十五萬員連存留在印度以及各官所用

大約有一千萬員故英國受鴉片之利益不少又

在印度鴉片之稅英國多年得孟阿臘地稅餉四百

二十二萬九千七百七十二員地稅外又徵收餉現

在常例外再加四款稅餉第一款種波畢之時即

三效於取波畢汁之時上稅第四款於出口之時上

稅合計收餉銀連地稅共收銀九百六十八萬四千

餘員除公司貿易外餘地皆禁止不准栽種以免走
私漏稅之弊除英國所轄地方外他國亦有出產者
如麻爾地地方亦種波畢且製作好價值昂先年有
公司包攬時三分中一分由孟邁出口二分由布路
亞國所轄之聖孟出今却十分之九由孟邁出
口只銀一百萬員又一千八百年間中國准鴉片進
口餉銀百萬元後奉一千八百零二年令
准鴉片不准准船長灣在黃埔由是零丁洋及澳門急水
船等處又議定規每箱若干自總督衙門以及水
路文武官員皆有之惟關口所得最多或在船上來
取或在省城交收皆逐月交清亦無定數此走私之
次自一箱以至百五十箱為止却無定數此走私之
光景若實可痛若想中國人不買鴉片除非印度人不栽
不食鴉片若若中國人不買鴉片除非印度人不栽

夷氛聞記 卷一 九

波畢二者皆所不能又零丁洋係中國荒地並無
兵房營汛保護可以任外國人停泊然水手為人所
殺中國亦將克手捉獲施刑是中國人在相近自己
海岸上施行其政治以保護他國之旗號故亦可
彼處地方行其所立之章程不得謂在零丁洋面販
賣鴉片係合法之事又英吉利之外米利堅人銷
用絲茶最多道光十三年四年米利堅船由中國裝出
茶葉不下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萬八千五百三十三
從前並無此數也歐羅巴內地銷用茶葉以荷蘭俄
羅斯兩國為最荷蘭每年要銷二百八十萬磅耶麻
尼每年銷用一百八十萬磅或二百萬磅佛蘭西在
廣東出口時茶葉雖多然沿途分售及到本國進口
時數已減少只銷二十五萬磅然只用以作醫膳
經之藥材因佛蘭西酒多便宜故不甚銷中國之茶
也俄羅斯茶在比邊蒙古地方買去在道光十年買
去五十六萬三千四百四十磅在十二年買去六百

四十六萬一千磅皆係黑茶由喀克圖旱路運至
色再由水旱二路分運阿額羅其黃旗船綏領船
並魯社船所運茶葉皆不甚多其印度各埠銷用之
茶每年有英國六七船前去售賣其阿支比拉俄各
島中茶葉係中國福建人裝出販賣中國人海船放
到蘇祿文萊路哥尼阿新奇坡附近各處係順西北
風駛去英吉利人亦有在新奇坡買中國茶回國者
其茶均是上等現在各島每年銷茶之數年增一年
總而計之中國每年出口之茶葉有道光十三年公
七千餘萬磅與鴉片貿易可以抵對
司以連歲失利期已久逾聽臣民請散局而還其原
貨於國散商來船益多常貨無以遂其壟斷故即以
所分貨載運鴉片光祿寺卿許乃濟之觀察東粵也

夷氛聞記 卷一 十

稔知非恃文告可禁害將無所底止也時懷隱憂而
未得所以清源之法其同年生順德何太青令仁和
權丞乍浦罷歸誼最投契從容為言紋銀易烟出者
不可數計必先罷例禁聽民間得自種鶯粟內產既
成食者轉利值廉銷流自廣夷至者無所得利招亦
不來來則竟弛關禁而厚徵其稅責商必與易貨嚴
銀買罪名不出二十年將不禁自絕實中國利病樞
機如無敢舉以入 告何乃濟大為所動以質教官

之監課書院吳蘭修者蘭修故嘉應知名士號多聞

留心世務者也亦是太青言退為論曰弭害而暢明

之論云天下之害常與利相因上焉者利害均其次

重就輕者亦如是焉者本塞源次則嚴法厲禁下則避

於無策夫害至無幾矣若鴉片者其於人也利一而害

積薪之下而燕息其上無策而為之權何異屠之也

皮出孟買一曰公斑皮色黑亦曰烏土出明雅喇一曰白

廢時止泄辟障其於人也柔而善入狎而易久則

其害而不能絕也嘉慶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延

東氛聞記

卷一

十一

十一

返下自士大夫以至販豎走卒羣而趨之靡然而不

徒零丁洋初至約數百箱烏士每箱價約一千二百

員白皮每箱約千員紅皮約八百員總計歲耗洋銀

約數十萬員近多至二萬餘箱烏士約八百員紅

皮約二千箱每箱約四萬員總計歲耗洋銀約一千

五萬員其始猶以洋銀買貨今則盡以歸國矣始

則專收此面今則兼用碎花紋銀矣始則英吉利之

銀不來今則花港脚之銀亦少矣我國家利之始

養生息幾二百年四海富金貝充塞然而天地之

數散之甚易聚之甚難以中原易盡之藏填海外無

窮之害日增月益不知其極所謂無藏填海外無

大之害者此也論者謂下閉關之令絕其互市利有

百餘萬之稅留夫西千餘萬之銀則失小而得大此

本塞源之說也夫西千餘萬之銀則失小而得大此

澳門者二百餘年其販鴉片者止英吉利耳今將絕

英吉則無以善其後即諸夷盡去而海數十萬

眾一且失業無以生小則聚而為奸大則引以啟

為慮東南之患自此始矣就令無患而蚊門以外擇

法何論者又謂民情之玩法也非重典不能止此嚴

徒有禁禁之說也嘉慶初食鴉片者非重典不能止

何也蓋法令者非嚴也藉以為利也立法愈峻則

索賄愈多其包庇如故護送如故販與食者卒如故

也否則獲多其包庇如故護送如故販與食者卒如故

惟何惡濁而揚波止沸而益薪哉然則鴉片重而銀

下鴉片每百斤則鴉片輕而銀重查海關舊例藥材款

嗣後請飭外夷照舊出口稅准帶光面洋銀其內地

印等銀照紋銀例一體嚴禁由洋商報查具結關口

盤獲者給之密報者給半具結不實者罪如避則通

就輕之說也顧論者必謂寬一後之法成萬眾之生

則開禁之說也顧論者必謂寬一後之法成萬眾之生

食男女之欲皆足以傷生嚴以禁之不可得也使

力奪天下之農功則內種又難者又謂耗中原之地

成苞一收漿之後乃八種早稻所妨者麥耳夫三熟

二稻一麥稻之利乃八種早稻所妨者麥耳夫三熟

人得之於不猶愈於夷人乎哉 總督盧坤巡撫那

東氛聞記

卷二

十三

見而心折蘭修更約其長學海堂同事南海熊景星
番禺儀克中各著論以與爲輔翼坤隨述粵士私議
附片陳焉以例方嚴僅約畧其詞終不敢明請弛禁
成廟亦置之但令沿舊禁加嚴而已十五年坤卒官
鄧廷楨自皖撫擢繼其節乃濟先改官都門取蘭修
舊說稍稍潤飾條上舉朝無繼言者御史許球疏爭
以爲不可乃下粵督撫察其當否會議未決克中故
墳同鄉寄粵籍得舉方就墳記室勸行頗力海事會

夷氛聞記

卷一

七

奏總督例王稿墳親袖克中所擬覆草詣商廷楨留
之發椽錄正會印拜發有日矣值廷楨生朝嘉善陳
鴻墀王講越華南海李可瓊以都轉假歸皆門下士
相將入祝共約以弛禁不便阻其成議酒問果及奏
覆事可瓊耄且聾矣總總謂他日子孫恐沾染耗財
爲累鴻墀大言曰事繫天下風化累在吾師聲聞百
世後青史特書其實首請弛禁若之何胡以一家之
私爲也廷楨悟卽以禁約正嚴毘勉綢繆安知無濟

請從此力持三年如至期果不效始計更張未晚具
稿墳勉列奏究非意所安也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

滋有漏卮宜防請置重典之奏奏云臣惟皇上

下萬世計者至勤且切而國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勢
積漸一歲非一歲之比其故何哉考諸

而上下充盈之需幾何巡幸之費幾何修造之用幾何
之世以及巨商大賈奢靡成習較之目前不啻霄壤

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嗇耶臣竊見近來銀價遞
增每銀一兩易錢一千六百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

銀於外夷益鴉片烟流入中國我
帝知其必有流毒至也故告戒諄諄例有明禁然當時亦

不料其流毒至於此極使早知其若此必有嚴刑重
夷氛聞記 卷一 十四

法於將萌查例載凡夷船到廣必先取具洋商保結
其必無夾帶鴉片然後准其入口爾時雖有創法視
爲具文夾帶斷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
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統袴子弟爲浮靡尚知歛跡
嗣後上自官紳下至士商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
吸食置買烟具爲市日中感京等處爲我朝根本
重地近亦漸染成風外夷來烟漸多另有躉船藏烟
不進虎門海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船等船
處此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船等船
銀出洋運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
一兩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
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漸漏銀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
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方數千萬兩以
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
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
各省州縣地方錢糧征錢者多及辦奏銷皆以錢易

有犯者准令舉發給予優獎倘有容隱一經查出照
新例處治將互結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
方容留往來客寓飭令隣右查察現任文武大小
有官如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敢為不法之
事應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孫不准考
試地方官於定例一年之後如能實心任事拿獲多
起者照獲盜例叙叙以示鼓勵其地方官署內及官
親戚加議處各省有吸食被獲者除本犯治罪外該
官嚴加議處各省有吸食被獲者除本犯治罪外該
管蕭清無窮窮僻壤各衙門辦理庶幾軍民一體
於自當懷刑感德草面洗心則漏卮可塞銀價不致
再昂然後講求治也詔下內而九卿外而將軍總督
誠天下臣民之福也

東氣聞記

卷一

巡撫具議

巡撫具議令各行所見條對於是有請稍加罪名者
有請鑄銅為牌當銀者悉留中獨兩湖總督林則徐
言極剴切謂目前因循不辦十餘年後銀日消耗兵
日吸食大為中國患因條上分限投首製具與販處
分諸法為禁物示絕之券奏云部咨奉
議章程具奏云臣查由杖加徒已屬重若運坐
死罪是與十惡無所分別即於五刑恐不協中一則
以犯者太多有不可勝誅之勢若以論死之職私
擬販者未嘗乏人而奮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私
至訟已甚非常法之所能防而力挽頹波非嚴刑
不足以救時

濟夫鴉片烟非難於革引難於革法之一年安得不
立誅心之機正繫諸此斷不至與昔法同日而語也
轉吸烟之輩設雖已深志氣無不昏惰今日安知
是日當嚴刑初設雖亦魄驚魂悚而轉思期限尚寬
俟中必直省大小官員共矢一心極力挽回問不容
髮期於必收成效必先宜收繳淨盡也乃不為贊設
擬之具章程必收成效必先宜收繳淨盡也乃不為贊
謂之具章程必收成效必先宜收繳淨盡也乃不為贊
不逾口且難過引必其素所習用有烟油漬於其中
者愈久而愈難引必其素所習用有烟油漬於其中
具不一而足惟槍斗切難替代而斗比槍尤不可離
無餘時以用熱之斗配別樣烟杆或遷就一吸若
收繳槍斗視其距海疆不能吸矣今須責成州縣盡力
口之繁約民俗之華樸酌期定數責以起獲示以勸
懲除新槍斗由州縣自行毀碎不必覈計外凡積
之槍斗皆須包封送該省大吏當堂公同啟封毀
無論此具或由首繳或由購買皆許嚴作州縣功
外之數若舊槍亦當分別獎勵一將一年之期盡為
限通加罪名由大吏發給告示通行切曉諭自奉
文之日起至三個月為限初明於教例內改悔免
赴官投首者請照習教之限首明於教例內改悔
然出投首者請照習教之限首明於教例內改悔
官出投首者請照習教之限首明於教例內改悔
案備查如後再犯或首告者雖不能概予免罪
重酌量減三個月成時不投首者一經發覺即須
可酌量減三個月成時不投首者一經發覺即須
時成酌量減三個月成時不投首者一經發覺即須

東氣聞記

卷一

巡撫具議

巡撫具議令各行所見條對於是有請稍加罪名者
有請鑄銅為牌當銀者悉留中獨兩湖總督林則徐
言極剴切謂目前因循不辦十餘年後銀日消耗兵
日吸食大為中國患因條上分限投首製具與販處
分諸法為禁物示絕之券奏云部咨奉
議章程具奏云臣查由杖加徒已屬重若運坐
死罪是與十惡無所分別即於五刑恐不協中一則
以犯者太多有不可勝誅之勢若以論死之職私
擬販者未嘗乏人而奮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私
至訟已甚非常法之所能防而力挽頹波非嚴刑
不足以救時

東氛聞記 卷一

圍若仍息獲延進已非徒杖所可蔽辜四限以內未
 首之犯拿獲審實似應按月遞加一等重罪先後投
 部核議施行似此由寬而嚴由輕而重不肖之徒如
 再不知悔懼置之死地誠不足惜矣一開館與販以
 及製造烟具各罪均應一律加重分別勒限徵具
 自多也查開館本係死罪與販亦應遠戍近因吸食
 者多互相包庇以致被獲轉少今吸烟已議重刑若
 輩豈宜末減應請一體加重自奉文之日起開館者
 勒限一月將烟具全繳准將原罪量減拿獲館照
 前失察處分倘逾限拿獲犯照新例加重或拿獲免
 減等處其與販之徒路有遠近應請三個月不
 行至何處准其與販之徒路有遠近應請三個月不
 應論死其繳到之烟膏限同罪至製造烟鎗固多
 時燒化投灰江河匿者與犯同罪至製造烟鎗固多

用竹亦間有削木為之大抵皆烟袋鋪所製鎗頭鑲
 以金銀銅錫鎗口飾以金玉角牙閩粵間又有一種
 甘蔗鎗漆而飾之尤為若輩所重其烟斗自廣東來
 者以洋磁為上在內地製者以宜興為高恐其屢燒
 易裂也則口包以銀錫而發藍點翠各極其工恐其
 屢吸易塞也則又以通以鐵條而製錐刀不一其狀奇
 技淫巧競相傳習雖照例懲辦而製錐刀不一其狀奇
 限奉文一月內將所製錐刀大小烟具全行繳官毀化
 免罪并示諭烟袋什物瓦器以及金銀銅錫竹木牙
 漆各匠互相稽察如逾限不首及後再製俱照新
 例重辦保甲知稽察如逾限不首及後再製俱照新
 嚴明近地文均予免議逾限不首及後再製俱照新
 查明舉發者均予免議逾限不首及後再製俱照新
 署戚友家丁應勤限一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其
 不肯據實舉發者均予免議逾限不首及後再製俱照新
 應將庇匿之員革職臨審時恐其帶藥丸過引則必

東氛聞記 卷一

先將身上按名嚴搜然後點人封門如考棚之號各
 離尺餘不准交言往來問官亦只准携帶一丁兩役
 不許擅離自辰巳以至子時止須靜對不必問供而
 有引之人情態已皆可出矣何員所審即令何員照
 具切結別經發覺惟原審官是問以上就臣愚見對
 酌籌議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十餘年來禁
 戒吸食即行施藥廖之歷試歷驗
 者計有方兩種謹繕另單恭呈
 上大為感動召至京面受方器以兵部尚書佩
 欽差大臣關防馳驛至會督撫商辦
 廷議販賣吸食皆死著為令予戒限年有半粵中辦
 理已節節從嚴訪緝販戶不遺餘力貨舟往天津官
 為查驗封船抵津復由官驗啟沿海諸營以兵遞送
 駁舟師中路伶仃東路惠海洋面按月輪截民泊東
 船售私者見即捕執格殺勿論首令省紳設局勸繳
 膏土吸具廷楨先嚴檄州縣實力奉行劾去其吸食
 者慮屬吏具文應也則故差其材官分出而坐催之
 民俗騷擾熬驗於官日以百計瘼死者衆誣首之風
 四起因有條陳倣保甲法為五家互結者然後良民
 得自為聯保時查辦嚴鄧公明知騷擾而轉有假是

不得已之權宜也省中兵役裁駐肆害旦夕詐索絡繹於道皆雇工賤役巨販率以賄縱獲者寥寥外縣武弁尤藉以居奇草木皆兵幾無寧宇黃埔本番馬近海村落夷船所聚泊處不能無所蓄鄧公密調順德令威昌夜擊兵役往搜鄉人以番令張錫蕃不至意其偽速出拒遂傷官役予下鄉收繳還言諸鄧公乞勿過為操切宜聽五隣結保以為究竟遂令予補廣上之紹與名士胡蕃方就幕潮陽以為是雖變通古法而不可行於湖郡慮鄉有土賊將負隅以抗而卒亦如此議行矣當諭旨嚴切時高要廣利墟素有所積由此越梧州關濠輪西粵有旨切責蓋條奏者以廣利有小澳門之名故也鄧公既均關吏並以責高要令無所得乃召予入署示以軍機字寄語次弟下予亦感動為購得墟舖之為營土窖以藏者列其舖號以入會令繳十類至忘撤所記舖名對驗正中又實以泥沙詢悉由更保查起者於是令

夷氛聞記

卷一

廿

候補知縣言良鈕往予勸公事苟辦幸勿以人命為功良鈕首肯終事拘一火者奏覆乃已墟舖之藏者凡十餘家各以地道入時有由皆則徐未至前事也渡分寄以函官至令亟避者

凡大班始至其威服帶劍候謁洋商三日而後見自夷性日驕戾廢此禮久商之所以投夷好者無乎不至勾通府幕官有舉動夷輒先知又慮大班遇事挑斥益低首下心委婉而承順之商賢愚固不一然利夷之利則人有同情夷遂得而持之矣公司司局散費省不復以官來大吏惡其水梢素橫散商無所統一

諭使仍派夷官自理逾年即以哮喘啤至欲設審判署辟屬自助未報遽入出其國文將面投總督商代呈不許遣廣州副將偕守詣詢亦秘不以來意告遂禁其火食懼而出旋憤極而死於澳十六年繼以義律已懲前事初至極恭慎再請而後入居夷館稱遠職蓋英俗貴所都蘭崙人義律籍其國屬的賒士小島於國實疎逃利權非其所專遜大班遠甚故自抑不敢肆如此西夷於卦方屬兌俗重女子從師就學

夷氛聞記

卷一

廿

一同丈夫嫁則跬步弗離事必順而聽焉土風然也義律素敬服其妻生一子矣此來謂招自中國駐粵必久携以至然亦但治其船梢未嘗與聞貿易益來者皆其民之貨貨出入盈歛皆所自主非復向者之官六民四屬諸公司大班也十九年正月則徐既抵粵詳考禁令訪悉近年情事與夷商輕藐所由來公林前官蘇撫得士心江蘇郭桂船庶常書院中所最賞識者豫厚巷壘來推粵市聘就幕中會予應聘總修粵海關志署廣錄發出其手林公未度嶺關以役迎諸領州郭亦附書以迓知予先在海防書局所有諸

國票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諸管界域道里墩營礮
械皆有錄存圖繪於是諄囑予稿其收要有關海事
暢為圖說為余馬獻先是林公官抗嘉觀察見予所
著書謬承獎借至是就局中錄為巨帙授郭獻之予
方由越華院遷陞合以備行 嚴責首商商衆咸畏服
轅公過而先下顧談極暢 隨札諭夷商速繳禁物委曲開導時夷商聞中國法
在必行往日售私最多者日啞噤已先遁出伶仃次
則嘖噤尚徘徊未去則徐以義律領袖諸夷預示以
將來繳盡宜出具夾帶者人正法貨入官甘結乃可
不斷市易為諭四條 論云一論天理庶速繳也查爾
等數十年來以害人之鴉片騙

夷氛聞記

卷一

人錢銀前後所得不知幾萬矣爾則國私而專利
九則破產以後生天循環無報應乎及今繳出
或可憐悔免殃否則惡愈深而孽愈重爾等離家數
萬里一船來去巨海茫茫如雷震風暴之災蛟蛇鱷
蛟之害刻刻危機天譴可畏我 大皇帝威德同
天今之杜絕鴉片是即英國之人犯內地禁片也天之所厭
誰能違之即隨即在澳身死嗎噤道光二十四年有
喇哩能佔澳門即隨即在澳身死嗎噤道光二十四年有
關進此門凡有各國不循法者該夷回國而遭重罰或
死受此罪各不新開紙中皆同記載而天朝之不可
復如是等國不食鴉片者處死若明知鴉片之害人
等國禁食鴉片者不食鴉片者處死若明知鴉片之害人
若禁食鴉片者不食鴉片者處死若明知鴉片之害人
玩法外天朝販賣之禁本處吸食鴉片者尤重兩等
生於外天朝販賣之禁本處吸食鴉片者尤重兩等

多任爾國之日少日用地百姓更食以及積蓄家財無非
天朝之恩典比之內地不知悔懼耶從前鴉片雖禁尚不加
嚴刑罰是德轉天朝寬大之政至於爾等私販賣亦
人不特賣鴉片者要死而吸食鴉片者要死此等死
害之豈內地民人該要死而吸食鴉片者要死此等死
清烟土出後不夾帶甘結如再帶入口人
正法且無論爾官這所賣鴉片不計其數就論上年帶
厚且鴉片偷賣已極便宜那有再讓爾等將船之現存者
來鴉片呈繳已極便宜那有再讓爾等將船之現存者
盡數呈繳已極便宜那有再讓爾等將船之現存者
內地民人買食以陷罪有再讓爾等將船之現存者
罪如打死人有犯命之類都有成案試思打死一命不
過命起一時尚當依律抵死若販賣鴉片直是謀財
害命况所謀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該死乎細思之
死乎而尚不思速繳也爾等來廣通商利市三倍凡爾
一論人情應速繳也爾等來廣通商利市三倍凡爾
帶來貨物不論粗細等物無一不可銷而內地
產不貨物不論粗細等物無一不可銷而內地
但財利斷之貨物內一地之財並別項買賣正多其
之財利斷之貨物內一地之財並別項買賣正多其
倍之利自斷之貨物內一地之財並別項買賣正多其
等快活若必在爾等仍可致富必應斷法又造孽何
天不得下無能生有如此好馬頭且無論大黃茶葉
不得下無能生有如此好馬頭且無論大黃茶葉
食物之白糖冰糖各桂皮桂子不用物中銀朱騰黃白
若樟腦等類豈爾各物若因鴉片而閉市爾等全無
儘可不需外洋貨物若因鴉片而閉市爾等全無
計豈非由外洋貨物若因鴉片而閉市爾等全無

夷氛聞記

卷一

計豈非由外洋貨物若因鴉片而閉市爾等全無
儘可不需外洋貨物若因鴉片而閉市爾等全無
若樟腦等類豈爾各物若因鴉片而閉市爾等全無
食物之白糖冰糖各桂皮桂子不用物中銀朱騰黃白
不得下無能生有如此好馬頭且無論大黃茶葉
天不得下無能生有如此好馬頭且無論大黃茶葉
等快活若必在爾等仍可致富必應斷法又造孽何
之財利斷之貨物內一地之財並別項買賣正多其
但財利斷之貨物內一地之財並別項買賣正多其
產不貨物不論粗細等物無一不可銷而內地
一論人情應速繳也爾等來廣通商利市三倍凡爾
帶來貨物不論粗細等物無一不可銷而內地
產不貨物不論粗細等物無一不可銷而內地
但財利斷之貨物內一地之財並別項買賣正多其
之財利斷之貨物內一地之財並別項買賣正多其
倍之利自斷之貨物內一地之財並別項買賣正多其
等快活若必在爾等仍可致富必應斷法又造孽何
天不得下無能生有如此好馬頭且無論大黃茶葉
不得下無能生有如此好馬頭且無論大黃茶葉
食物之白糖冰糖各桂皮桂子不用物中銀朱騰黃白
若樟腦等類豈爾各物若因鴉片而閉市爾等全無
儘可不需外洋貨物若因鴉片而閉市爾等全無

在薏船按月有租賃之價日夜有防範之工豈非多
 此枉費一遇風狂火熾浪湧潮翻沉沒燒燬皆意中
 事也何如呈繳而得優價乎一論事勢應速繳也
 等遠涉大洋來此經營貿易全賴與人睦安分保
 身或不可避害得利甚等鴉片貽害內民正人
 子無不痛心疾首甚至與販吸食之氣眾怒難犯
 由爾等而起即問里小民多抱不平之氣眾怒難犯
 甚可慮也出外之人所持者信義耳現在各省皆待
 爾等以信義而爾等轉毫無信義於心安乎於勢
 乎況以本不應賣之物當此斷不可賣之時爾等
 何為難有恨惜且爾等國不食勢難愈帶回若非
 官留之何用既恨之既後貿易愈旺禮貌愈優豈非
 憚如此苦心勸諭禍福榮辱皆由自取勿謂言之不
 也早又籌辦內地與販吸食者先以所訪積年販戶下

夷氛聞記 卷一

司行拘頌結式令四民互保海口船戶亦編澳甲書
 名帆上以便稽察引省城以二月為始截至三月限
 止外府州縣以奉文日為始限兩月為一體戒斷其
 有舊好烟土烟膏烟槍烟斗及一切零星器具一概
 准其繳官不問姓名但不得稍有一項以新烟槍必
 須辨明真偽至於口與販烟館等項人犯若不將
 烟土烟膏首級及至官及至被販烟館等項人犯若不將
 獲賞給首級及至官及至被販烟館等項人犯若不將
 價賞給首級及至官及至被販烟館等項人犯若不將
 現犯供指或線人密首應行進屋搜查一風亦不
 帶裁嗣後之弊固不可不防而查者文武各官須親
 不裁嗣後之弊固不可不防而查者文武各官須親
 兵差甫經進門先將帶去兵差逐一搜檢明白仍於

出時當照前檢其屬稟首廣開指揭之門
 矣一其大長武官直指其所屬稟首廣開指揭之門
 非無得規其屬下官或有食或包私者該管上司代為
 保武官併其屬下官或有食或包私者該管上司代為
 文實一併嚴辦其屬下官或有食或包私者該管上司代為
 切實文後勒限兩月收繳烟槍烟土器具有應責成該
 州縣紳士都分屬由紳士編查保甲以塞其流
 分信者編查紳士都分屬由紳士編查保甲以塞其流
 相信者編查紳士都分屬由紳士編查保甲以塞其流
 將各鄉成該管保結之人名下註明一冊限日搜查無實據
 者再責成該管保結之人名下註明一冊限日搜查無實據
 前不致擔保食鴉片者予限兩月若再觀望遷延則其
 生員有吸食鴉片者予限兩月若再觀望遷延則其

夷氛聞記 卷一

情罪實較齊民為重即責成教育官逐一挨查轉報地
 方審明實據立印詳草治罪教官查核姓名事竣申
 派五案至相聯保各於冊內詳註互保姓名事竣申
 繳備案至相聯保各於冊內詳註互保姓名事竣申
 人盡造冊不務送教官諭令生員各保所知倘生員未
 能盡造冊不務送教官諭令生員各保所知倘生員未
 其同類無保之人查訊嚴加一兵丁吸食精神筋
 力疲憊不堪保之人查訊嚴加一兵丁吸食精神筋
 肅戎行每五人為一冊聽候委員互具連環保呈送所
 不致行每五人為一冊聽候委員互具連環保呈送所
 隨統於送兩月內官署中送以憑查考承小切結
 屬員申送兩月內官署中送以憑查考承小切結
 各班差役亦應責成中設法查禁亦應承小切結
 人互派保亦應責成中設法查禁亦應承小切結
 食或貪圖微利接濟奸夷責令該口岸澳甲編號造

册呈送該管衙門飭令五船互保將無人保結之船
另造一册隨時挨次搜查再令駕出洋其內河大
編入岸地交保約束不准再令地方官一體查辦倘
小船隻以及蛋家漁船均責成地方官一體查辦倘
有客商違例夾帶吸食鴉片或一扇書寫大字三
密行首票一船有輕三扇或一扇書寫大字三
中一行寫第幾州縣某人姓名左一行寫某字第幾號
右一行寫第幾州縣某人姓名左一行寫某字第幾號
時寄寓之人居姓名詳註册每五日送該管衙門
號簿詰詢里居姓名詳註册每五日送該管衙門
考核許該廟祝店主隨時密首各客商過關投稅
勢難一將貨單保結呈繳關口委二月初十日義律
到關對圖記相符然後抽查貨物
自澳入省欲挾嘔哞私逃以為匿處澳門或下船次

夷氛聞記

卷一

皆無如我何也則徐偵知撤其買辦調集巡船圍泊
夷館後查截嚴緊使無從下河而後斷獵德防其遠
遁十四日義律計無復之乃請就夷樓黃埔及旋洋
躉船所有合二萬二百八十有三箱盡數呈繳聞繳
多然中有內地人先向夷樓交銀取單未及載運者
又有上年由粵赴天津以港口查辦嚴不敢入因
原船帶還仍借放躉船者似非盡英夷之物然據澳
門報費一云繳與中國值銀二千五百萬兩一云
繳銷破員兩數相符是并借放者亦作該船物矣
則徐親赴虎門驗收凡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

十四斤以箱凡百二十斤計轉浮出所呈數外奏請
派員解京得
旨令在海口銷毀俾軍民知所震畏乃開池引鹵水
入隨投隨夾以石灰俟其揚沸旋自糜爛事後因免
及所繳中多空箱者不知義律當時實盡繳無存林
公帶同官役萬眼同觀且委員下船收繳亦開箱點
足無空 躉船既空所載恐其聚泊生事遂使還國
箱事 必重載而後可行躉船止旋泊載私半屬做壞之船
非修不可駕駛時市尚未禁斷而散商買貨有必
以原船運出躉船實無貨可載一時難以開行逐之
焚之皆難驅使去其時舟師奉公又不敢稍作疎懈

東氛聞記

卷一

夷人所以謂林公不知續至者亦令續繳甫至聞即
外國情事者此一端也
開行者免其窮追此繳烟始末也溯考康熙中鴉片
入口以藥材收稅來尚無幾厥後惡吸食傷人除其
稅而禁之嘉慶中私販日盛稍加食者罪摘總商頂
戴雖歲具季結總屬具文始則屯於澳門自香山葉
恒樹得罪乃改囤黃埔船既慮內河受制又租船而
盡躉於伶仃急水等洋每製出即載至新埠陸續來
粵源源輪運售銷來數馴至莫可窮詰道光十三年

後歲至者已七千餘箱至是且萬有六千餘箱矣當
阮元官總督時知流毒日深終必決裂而內地商民
資以求食欲操其本而無從也則密奏暫事羈縻徐
爲之計無如代者漸積因循李鴻賓創設兩廣巡船
道光六年而月規反從此起水師關口視爲利藪內匪
私製船形如蟹百漿飛運謂之快蟹代爲灌輸行無
曉夜遇查捕僅十之一不能避則以礮抗兵船遇之
亦不復向問外洋運米入濟例免征稅夷埠米至較

夷氛聞記

卷一

九

多往往因而夾壓米船以入盧坤知巡船積弊立令
裁撤十二年事已不可及廷楨始至以中軍副將韓肇慶
言之十七肇慶佈其屬如蔣大彪倫朝光王振高徐
廣梁恩升保安泰輩假查爲縱時取躉船數百箱間
自出所得規貨易紋銀爲報功地肇慶轉緣是獲權
總兵
賞花翎每指文員規費語其徒實皆假名以入已橐
廷楨但見報獲委至以爲實效可觀無可起疑且易

紋銀爲私貨賍費繳公至巨萬變幻更出意外事固
甚秘卽有聞見亦疑信參焉無敢質言者實不虞肇
慶之相負至此也

林公在道未至鄧公爲予言云少
具可用卽爲戒絕之証殊不知具雖繳而凡可借以
爲吸而食之者皆具也時方在二堂右僉押房隔案
坐因指硯則水盂日譬諸禁茶茶碗繳盡猶可以此
虛爲飲具正源之法却不在此惟互結一法尙可行
於鄉里可先徵其意行之予既陳五家互結曠未并
及兩廣船名目請因便核查益凡送京報船之往來
北江者其額必書兩廣報船粵人因亦稱曰兩廣船
與海口巡船名目相同但報船止從內河往返連州
江口挾私或有或無卽有亦屬零星原無與查辦其
時公乃密令馮弁者至報船泊處詳訪至再不可謂

夷氛聞記

卷一

三

不隨知隨辦無如神猾之彌縫能出意料外海口兩
廣船名目向未入公耳也聞規費之歸營員者每借
節署爲言尤荒謬可髮指者則其如訛言及三公子
無名氏題壁詩僅從耳食又有月錢三萬六千金及
何時鐘室誅韓信自昔銅山屬鄧通語鄧公聞之惡
其無根訛謗因有查辦從嚴不利食者致作爲詩歌
之奏及至奉 旨查拘又不欲爲已甚時關署有
令江陵罷官在幕者以所聞作者姓名告固謂得諸
傳聞非有所証據也先是公甫至粵屬其門下陳舍
人鴻輝爲覓品學兼優之士爲公子師舍人轉訪於
予予以其人並南海林學正伯桐薦公命取閱所著
書義其方館學席人豐爲書答予使辭之而感公
知已之意洋溢楮外予以書呈至是已四年矣公偶
言及作詩事予背誦前書感激語由是釋然其廷林
署書房門在二堂庭左設老役守之署內人且不得

入則公自房窻一望即見迨西省閱兵去更恪守
 館規旬日不入一日童子出請向師揖告片刻假林
 恐其荒業也笑謂蓋學書乎遠遂巡還座頃之官戚
 有長輩者入言今日其先夫人木王奉安里第署中
 亦同時行禮林乃撫然曰何不質告幾誤矣其醇謹
 率教如此林知之最悉林故恭謹通儒歿後縉紳舉
 祀鄉賢言動皆為人信每談此未嘗不衡冠也後林
 公令觀風諸生陳積弊各書所知於片紙數百人無
 一言及公子在也則徐因其鄉人之久於粵者習
 公論之自有在也聞水師得規故縱之說乃選集會城粵秀越華羊城
 三書院肄業生數百人為觀風試假學政考棚局而
 考之卷夾條紙開四事為問四事一大窰口所在及
 開設者姓名一零星販
 庚氣聞記 卷一
 戶一令各就耳目所及指出而不書已名於紙片一
 斷絕禁物法卷册先由監院教官備送前一夕預傳
 刻匠以三鼓刻印留於行署詰朝於是諸生各以所
 乃出點名後諸生見條紙始知聞詳書於紙則盡悉屯戶姓名及水師賄縱報獲獻
 功欺朦大吏狀商之廷楨奏褫肇慶職盡發遣其屬
 弁當時林公有嚴識至死罪之意予從容謂欺罔者
 當不止此數人後修以鄧公故輕之然當訊諸人
 鄧公適至婉却之直告以方訊罪弁有所商請惟恩
 先詣巡撫署相待林公亦隨至始終無私言也
 升偽為目疾禁未起解奏定賞繳烟夷船茶葉計箱
 給五十斤每石茶稅銀二兩五錢洋行會館石抽銀
 六員至九員不等有公司時洋商包餉費

至六兩七錢歸時沿途海口七八處皆有稅至英國
 則每茶十二兩納三錢七分五釐較原值已加一倍
 并水脚與武夷買價已及數倍矣此出自則徐探知
 恩賞雖五十斤然彼所得已不薄
 夷埠烟稅最重歲留充孟阿臘經費有餘盡收歸國
 庫王享其厚利久矣今中國雖禁絕吸食而來源未
 斷是當責諸其王王果恭順
 天朝即宜在彼先禁栽種此後私產不前庶可永享
 樂利於是會督撫銜照會英國請言於林公謂宜奏
 隆嘉慶兩貢並頒以勅似可率由舊章為言林
 公以前次之賜勅皆有使臣可帶今既不便以
 東氣聞記 卷一
 人往事當敬慎不如由大臣照會為當惟慮義律未
 必肯代寄予舉康熙中賜勅俄羅斯亦慮及
 邊目阻隔因荷蘭人至交其轉行齎發並慮義律懼
 此次似可交西洋在粵舟令其代寄
 王以已不善辦理受責辭不肯收收亦浮沉文既未
 達終無實耗乃繕封數十按其在粵國船及他國船
 之必抵其蘭崙城者船與一通使歸投焉以期必至
 照會云照得天道無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遠
 孰非惡殺而好生貴國在重洋二萬里外而同此天
 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於死生利害者也而天朝
 四海為家大皇帝如天之仁無所不覆而遐荒
 絕域亦在並生並育之中廣東自開海禁以來流通
 貿易凡以內地民人與外來番船相安於樂利者數

十年於茲矣且於大黃茶葉湖綠等類皆中國寶貴之產外國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而天朝一視同仁許其販賣出洋絕不靳惜無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為心也乃有一種奸夷製為鴉片烟夾帶販賣誘惑愚民以害其身深在中原富庶蕃昌雖在此等則互相傳染流毒日深在中原富庶蕃昌雖在此等愚民貪口腹而戕其生亦屬孽由自取何必為之愛惜然以大清一統之天下務在端風俗以正人心豈肯使海內生民盡甘心鴉片毒是以現將內地販賣鴉片並吸食之人士一體嚴行治罪永絕流傳惟思此等毒物係貴國所屬各部內鬼域奸人私行製造自非貴國王令其製賣但各國之中亦只數國製造此物並非諸國皆然稔聞貴國不准民人吸食犯者必懲自係知其害人故特為之厲禁然禁其吸食何如禁其販賣並禁其製造乃為清源之道若自不食而仍敢製造販賣引誘內地愚民則是欲己之生而

夷氛聞記

卷一

十三

陷人之死欲己之利而貽人以害此皆人情之所痛恨天道之所不容以天朝力振華夷何難立制其命而仰體聖明寬大自宜告誡於先且從前未有公文移會貴國王一律嚴禁則猶得誘為不知今與貴國王約將此害人鴉片永遠斷絕我內地禁人吸食屬國禁人製造其從前已製造者貴國立即頒行搜捕投之海底斷不許天地間更有毒物非獨內地民人不受其害即貴國國民人既有造作安知其不吸食果並造作而禁之則該國亦不受其害豈不各享太平之福益昭貴國恭順之忱如此則明於天理而無禁無使吸食即使人情即物亦能感化况內地既經嚴禁無使吸食即使人情即物亦能感化况內地無利可圖與其虧本徒勞何不該國製造終亦無處可賣出鴉片盡行付火油燒燬再有不改圖別業况內地搜不能不一體燒燬恐船內所載他貨難免玉石俱焚是利不得而害已形欲害人而先害己也天朝之

所以臣服萬國者正有不測之神威毋謂言之不早也貴國王接到此文即將各海口緣由速行移覆幸勿謙飾支延道光十九年二月日遊隨員知府余保純劉開域出虎澳門頒式各國使合漢夷字繕結諸國皆如式繳送義律請令隨員入澳會議禁烟章程因請此後聽其國船至即收泊於澳門由澳卸載不經虎門則徐以澳門西洋船舊有定額非英船可得援照如不入泊黃埔海關從何徵稅私貨從何稽核嚴詞批駁義律言既不准收泊澳地便無章程可議遽負氣繳還所

夷氛聞記

卷一

十三

賞茶斤堅不具結盡止其國來船候王文至方放入口蓋其時義律先附阿釐爾船以繳烟中國列所繳數并開應償商本一切馳稟其王別繕會單十有七紙付其庫官令照在粵原約按十二個月限期出庫欵給還商繳原價俟商歸領船未至而所都蘭崙城已於六月二十日風聞其事矣彼國七月十三日中國鴉片共計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值魯碑二千五百萬箇存新鴉片一萬二千箱值魯碑二千五百二十萬箇存舊鴉片二萬三千箱值魯碑一千八百五十萬箇孟阿拉存舊鴉片八千箱值魯碑三百

二十萬箇孟阿拉新鴉片二萬二千箱值魯碑八百八十萬箇總共值魯碑五千五百七十萬箇該五百五十萬棒有奇十二月到蘭頓之茶七萬包當賣去五萬八千包存下一萬二千包未賣所存下之茶內有一半係帶茶葉進口之人收起奈價甚高賣出之茶葉比十月間價更貴後因買者日少價錢漸已減落前月十六日接得印度信來說自七月間廣東已將英國貿易停止遂致茶葉價值又復長價至前月下旬傳說國家要與中國打仗茶葉價更增長自後市上賣茶之人皆囤積不賣買茶之人到外購買毫不能得以致下等之黑茶綠茶亦如常時好茶并工夫茶一樣價值又繳烟時鴉片價值每箱不過洋銀二百五十員何各英國人將烟賣與義律呈繳之時又索價每箱五百員之多欲望英國庫中償補之故義律以待命為請其不敢具結也實稔知南洋

東瀛聞記

卷一

廿五

息辣新嘉坡諸市埠積頓鴉片尚多運至伶仃者方

源源不絕自憚人疎職小無與援於國倘一遵中國

結狀則來者貨没人殺皆出其手為指顧間事而彼

國尚未之知肩任重天用是籌之愈決持之愈堅上

鄧制府書云日昨摺謁幹轅飽德醉醇三爵而退入城已及更深矣逾分之愛敢尋常稱謝而已耶欽使籌辦海禁極為嚴密周詳通國所樂為祝頌刻下出駐虎頭門令劉余兩隨員勒取義律結狀堅不我從固屬頑梗然在鄰見論之就使彼能具結亦不過一時虛應故事耳揆之欽使生平實事求是之意似有尚宜細思者事繫中外大防生民至計蒞蕘一得弗敢避嫌誠懇益將求內地無鴉片之傳染

必外邦無鴉片之栽種而後可鴉片之來自開關已入稅則今權冊未去其條但從前止供藥料後嗜食眾銷流廣則製造多其勢然也英夷自乾隆初年攻據孟阿臘即古印度海口駐守至今凡租地開花取液出口四徵其稅所以資於鴉片者甚厚彼壞地為聖有限而鴉片乃日出無窮非土番捨耕耨而專種而運至零丁洋外之躉船隨卸隨載隨賣隨補源源不絕情形如是今具結之後能日陳兵於口岸為之迎而搜之手縱設法不令入虎門而自老萬山外蔓延諸省灌輸內地者安所底止日前雖繳燒淨盡恐不轉盼而航帆至者即以結其禁懈而窺伺且接踵矣故善後之策實難計其萬全不如明白宣諭使義律速返報國王俾切諭其首謂中國既禁令誓斷絕而後止將來到必失利而他貨亦隨以入官夷商即從之受法種種窒碍利害懸殊今中國一視同仁

東瀛聞記

卷一

廿六

特予以三年期限令外邦種植鴉片舊壤得以立行改種禾稻架非之屬凡地性所宜可資生夷衆者聽計語既迫切時向從容貪利之邦宜知去害一俟三年期滿孟阿臘生計有資鴉片既不製造則來商自無從獲罪至此方為盡絕根株尚恐義律未明大體不敢遽達其王似宜加以照會彼方圖天朝之市易使集思廣益飲食教誨數月於茲相待海無自且海禁一役大人與中丞公同辦理未便越竇用披陳於左右曩者絡稟請示禁烟以五家互結之法當奉函以地多土城奉行頗窒見商始知通行文均聲及稟陳之由自問職課文為公越分每一念及時抱悚惶茲可否仍作密商勿令宣露權衡有在

伏乞延至五月會有英船水手毆斃村民於尖沙嘴
者正嚴勒取結怒其藐抗報至更令交兇犯訊抵義
律購緝正兇自拘集其起事黑夷五人聽官查勘尙
未敢遽形悖逆也雍正中總督奏溯查自來內地殺
犯罪畏交省禁而地方官亦畏不能交禁受處分於
是任其設法消弭轉非所以畏服外夷請嗣後免其
交禁令夷目拘犯禁於澳門夷監而委官赴澳會訊
取供俟部覆處決仍委官往監視行刑自是夷殺人
無交省則徐恐義律久居澳門得與西洋人交結爲
奸論以英商在澳原爲屏擋貿易今貨船既不入口

夷氛聞記

卷一

無船可開無貨可售逗留無謂令其概行遷出下令
禁絕入澳蔬食西洋人懼爲所累莫肯爲英人居停
義律不得已携其妻若子率住澳英夷五十七家倉
卒下海暫出尖沙寄泊由是諸夷怨甚其國舊設護
貨船兵隨貨至大者護以二船小者一船貨入留兵
外洋英夷既出澳夷代請將躉船盡遣去夾帶者貨
充公而人不殺謂西洋向不知有斬殺例也則徐以
所請不與內地辦法及各國結語畫一斥之保純屢

促義律具結義律轉以結則已受累故開誠以告保
純亦無以難也遂勸其自請船至口岸泊候盤驗意
以爲夷商畏盤失貨臨時將卽甘自投結可省口舌
也義律未明其用意所在謂私但入官仍未至正法
可行也欣然從之旋具牘代請爲則徐駁飭事已不
行而義律誤以爲委員許之矣既知仍需結怨大吏
反覆羣夷因聳義律督護貨兵與我舟師抗數自易
其官名自是始決意內犯洋面皆出舟師帶小舟載

夷氛聞記

卷一

引火物燒其躉船之不肯回國者八月初五日英夷
所雇呂宋墨爾咩那二桅躉船泊潭仔洋售私舟師
二率二火船至首尾夾燬頃刻燒盡夷衆下水逃者
悉撈獲九月晦義律率其得忌喇士等貨船三與夷
卑應招新至兵船二赴九龍山礮臺索食突攻我師
船參將賴恩爵礮擊之縱其三桅船一夷駕三板駛
近助戰皆中於礮餘退泊尖沙嘴昧爽復配械於三
板再至亦被擊旋自駛退諸夷譁以爲怯是日適有

英船繕結紙求入者二義律揮其兵阻之先二日英兵船二自澳來至穿鼻洋兵目士密譯稱吐密今投據其新聞紙詞虎門請停攻燬尖沙嘴船俟其國信至事即定約其船退三里候批提督關天培仍責令交兌原封擲還隨領五船巡洋士密誤疑專以戰出也遽燃礮迎擊師船拒之閱一時久天培身先士卒挺立桅前揮四船同時礮擊值風潮皆順壞其奉倫船頭鼻夷兵多落水死時提督本以巡洋出船樹紅旗官舟儀幟

東氛聞記

卷一

廿九

也夷商居粵久者習見之不為訝異蓋西洋無事船旗皆白進戰則改用紅者迨易黑旗則死鬥矣士密初至具稟自謂意本無他忽見師船出且用紅旗以為來挑戰也故先開礮既敗即與義律秧馬禮信官名說見同駛避於尖沙十月初又來攻尖沙嘴比官浦山礮臺接仗凡六次卒為舟師擊斃無算凡淡水泉脈皆守以兵或下毒物英船不敢聚泊遂相將出旋外洋事

聞賞天培福買阿巴圖魯名號十一月初八日

詔英夷反覆先放大礮未即絕其貿易不足示威即使此時出結亦難保無反覆情事茲屢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屬不成事體區區貨稅何足計論彼自外生成尚何足惜着林則徐等酌量情形即將英吉利國貨貿易停止船隻盡行驅逐不必取結兌犯亦不值令交出着出示列其罪狀宣布各夷倘敢包庇潛帶入口從重治罪則徐時方駐海遊接奉字寄即為曉

東氛聞記

卷一

卅

示軍民通諭諸國而還前九龍之奏奉有批諭不患卿等孟浪但患過於畏蕙摺內苟知悔悟儘許回頭語奉殊批云不應如此恐失體制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語奉殊批云未免自相矛盾若恭順抗拒情雖不同究係一國之人不應若是辦理十二月賞賜林公福字有楷書玉音云願卿適大理寺卿香山曾望顏福壽日增永為國家宣力條奏夷情反覆請封禁海設法剿辦澳夷貨物亦請定限制下廣東大吏議奏則徐等以別國貨船皆遵例呈結查無夾帶乃准開船惟英船屢諭不遵是以驅逐今若將未犯法者一同拒絕事出無名且米

利堅佛蘭西外餘皆仰英夷鼻息彼禁此辱此中控
馭可以夷治夷廣東人以海為王不准出洋勢即不
可終日奏覆而止 奏云查粵東二百年來准令諸夷
非內地賴其食用之資更非開權利其抽分之稅况
自上海冬斷絕英夷貿易以來奉 諭旨區區稅
承無所用其瞻顧惟將各外國在粵貿易一律停止
則有向須從長計議者竊以封關禁海之策一以絕
諸夷之生計一以杜鴉片之來源雖若確有把握然
專斷一國貿易與概斷各國貿易揆理度勢迥不相
同蓋鴉片出產之地皆在英吉利國所轄地方從前
例禁寬時原不止英夷販烟來粵即別國夷船亦多
以此為利而自上年救濟煙船烟土以後業經奏奉

庚辰開記

恩旨概免治罪即未便追究前非此後別國貨
船其不遵其切結層層查驗並無夾帶鴉片乃准進
口開船惟英吉利貨船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
將其驅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將現未犯法之
各國夷船與英吉利一同拒絕是抗違者擯之恭順
者亦擯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無名設諸夷稟問何
辜臣等即礙難批示且查英吉利在外國最稱強悍
且憚之其他若荷蘭大小呂宋連國瑞國單鷹雙鷹
等國到粵貿易者多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貿易斷後
他國頗皆欣欣向榮蓋逐逐利者喜彼絀而此贏懷忿
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制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
其相間相睨以彼此之離心各輸忱而內向若概與
之絕則缺望之後轉易聯成一氣勾結圖私左傳有
云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我朝之馭諸夷
固非其比要亦不及仍宣示以大公且封關云

者為斷鴉片也若鴉片果因封關而斷亦何憚而不
為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達鴉片斷與不斷轉不在
乎關之封與不封即如冬以來已不准英夷貿易
而臣等今春查訪外洋信息知其將貨物載回夷埠
轉將烟土換至粵洋並隔奸夷口出狂言謂關以內
法度雖嚴關以外江洋無際通商則受管束而不能
違禁不通商則不受管束而正好賣烟此種貪狡之
心實堪令人髮指是以臣等近日不得不於各海口
倍加嚴拿有一日而船烟並獲數起者可見英夷貨
去烟來之言轉非虛捏不然以外洋風浪之惡而英
民船仍不肯盡行開去果何所固若如原奏所云大小
尤倍於陸地故有漁七耕三之說又有三山六海之
謠若一概不准出洋其勢即不可以終日至謂捕魚
者止許在附近海內此說亦雖近情然既許出洋則
風信靡常遠近難定又孰能於洋面而阻之即使責

庚辰開記

令水師查禁而晝伏則夜動東拿則西逃亦莫可如
何之事臣林則徐上年刊立章程責令口岸澳甲編
列船號責以五船互保又令於風帆兩面及船身兩
旁悉用大字書寫姓名以及里居牌保惟船數至於
無算至今尚未編完又通行沿海縣管如有夷船
竄至該轄無論內洋外洋均將附近各船暫禁出口
必俟夷船遠遁始許口內開船其平時出入漁舟逐
一查驗只許帶一日之糧不得多携食物若銀兩洋
錢尤不許隨帶出口庶少接濟購買之弊至大黃茶
葉二物固屬外夷要需惟臣等歷查向來大黃出口
多者不過一千擔終每人所用無幾隨身皆可收藏
且尚非必不可無之物不值為之厲禁惟茶葉歷年
所銷自三十餘萬擔至五十餘萬擔不等現在議立
公所酌中定制不許各夷逾額多運即為符制之方
然第一要義尤在沿海各口查拿偷販出洋否則正
稅徒虧而漏卮依然莫塞是以制馭之道惟貴平允

不偏始不至轉生他弊若謂他國買回之後難保不
 轉賣英夷此即內地行舖互售尚難家至日見而況
 其在域外乎要知英夷平日廣收厚積本有長袖善
 舞之名其分賣他夷獨牟餘利乃該夷之慣技今斷
 絕貿易之權後即使從他夷轉售一且僅開子店寄人籬下
 多與暗虧惟操縱有方備防無懈則原奏所謂該夷
 已覺難堪而求我者將於是乎在矣至於派弁守之始
 當畏懼而求我者將於是乎在矣至於派弁守之始
 勇待相機而動即各山淡水上年至本已派弁守之始
 則夷船以布帆光接雨不勝守似毋庸議而覓諸
 山麓隨處取不窮則已守不勝守似毋庸議而覓諸
 駁與法宜剛柔互用不必視之太重亦未便視之太
 輕就我範圍而且用諸國則不啻毆魚此際機宜不
 敢不慎况所杜絕者惟在鴉片即原奏亦云凡有夾
 帶鴉片夷船無論何國不准通商則不帶鴉片者仍
 皆准予通商亦已明甚彼各國夷人原難保其始終
 不帶若果查出夾帶應即治以新例不但絕其經商
 如其無之自不在峻拒之例也又另片請將澳門西
 洋貿易定以限制查上年臣林則徐先已會同前督
 臣鄧廷楨節次議及嗣經核定章程諭澳門同知轉
 飭西商仍照以前三年通融如茶葉一項每歲運箱准給五
 十萬箱仍照以前三年通融如茶葉一項每歲運箱准給五
 條列款該夷均已遵行至所請責令澳夷代英夷
 保結一節現既不准英夷貿易自可毋庸置議

夷氛聞紀卷一終

夷氛聞記卷二
 英市禁絕以後貨績至不下三十艘皆阻於義律不
 得入咸怨義律計事冒昧義律以國信至未有期而
 外洋風潮可畏又懼釁開自己見衆情携貳遂更爲
 婉詞自陳奉國命來粵司理本念實欲安靜無事今
 事勢至此心緒殊多憂慮請此後一照 大清律辦
 理而彼亦得無違其國法且仍許率諸商還澳一得
 國信即開船貿易詞頗婉順則徐以新奉

夷氛聞記
 嚴旨不敢駁有更張峻詞拒之其船遽駛出老萬山
 外者半然尙觀望不肯去濱海村落初尙利夷厚值
 接濟其食用及是以則徐出駐海澱罔避風雪暑雨
 辛勤籌辦羣知感愧相戒無復私售惟無籍游民或
 潛越他港運出牛豕米石五倍其值難之而卒不能
 不就漢奸初爲所誘互引儔類日接踵以出至是感
 則徐誠惻不敢自外續往者亦少矣時則徐已留督
 兩廣而調廷楨兩江尋改閩浙 林公自越華院將遷
 入節署謂予曰我占

諸生肄業地殊抱不安予日公以粵事來諸生望之
久矣何歉為既遷同事六人詰謁會客至此予曰海
侯公之及見公慨然曰任大責重矣初至集思廣益自
事公所優為無待莠莠之獻然公初以亂人耳目此
可執而用之近則條陳者多而愈足以言公既受節
後但以此夷情來者見之耳公首肯予因言公既受節
負百姓之望因舉桑園圍帑息備歲修資者為目前
首要請飭查本項令擇紳擔修之公越日即以前查
見示先是予撰粵海關志成已繕紅本將次繕海防
象覽林公謂且少緩俟此海禁事竣增入則徐以
舟師出洋不能如夷船帆礮之得手令水師不必在
洋攻剿但固守口岸藩籬備火船乘月黑潮退出其

夷氛聞記

不意分起潛出乘上風攻其首尾火器皆從桅擲下
又招募漁蛋董以兵弁潛伏島嶼隨時挈小船攻撲
先鍊釘夷船四旁使受火一時難脫重給賞資與兵
勇約法七章訓練既嫻人知運用踴躍爭先七章一
雖長若干丈爾等不必看得他長雖有大敵若千門
兩等不必畏他敵多而大蓋夷敵惟在兩旁我師只
要攻其頭尾譬如頭南尾北有北風則攻尾有南風
則攻頭若頭東尾西亦以東風攻頭西風攻尾既佔
上風又避火再兼察看潮勢取其順潮則得勝必
矣夷船喫水多者二丈餘亦丈餘我船喫水不過
數尺自遠處繞轉必先打其後船後船有玻璃者乃
其頭鼻攻尾則必先打其後船後船有玻璃者乃其

帶兵大官所任火藥等物皆在焉此處疊攻必破
則火藥自發其舵雖有銅包但是在焉生銅礮打可斷
斷鼻則全船皆無幸且船上無人不能自動即後
多若經幾礮轟打下海則船尾無人不能自動即後
破皆為我飛形矣一駛近則家幫內船尾則我船
右翼如馬翅不致斜向擲自家幫內船尾則我船
多我船且乘西風攻尾則近左者船頭應向東南其
右者船頭應向西風攻尾則近左者船頭應向東南其
在夷船不致反擊自北大家俱用斜勢則火無非擊
工轉舵之得力巧者快者加賞數倍予航工若臨時
上銀錢鐘表呢羽等物以雙分給予航工若臨時
能及之處即先開礮至烏鎗可及便兼開鎗迫礮
火礮能及則隨便用之多多益善總須到夷船頭
致候擲本船為要其桅上拋火礮之法應擇兩人頭

夷氛聞記

繫火繩一人上頭一人上二桅皆上至頂與蓬齊
為止其下每桅一人即用人拉滑車將竹篾所裝火礮
拉上其桅頂之人即用人拉滑車將竹篾所裝火礮
雙放完彼須多放噴筒如船應接不暇且桅上拋
礮而必頭仍須多放噴筒如船應接不暇且桅上拋
我師定矣即乘勢過船既過而後勢既猛噴筒皆停止
不用一兵勇過船既過而後勢既猛噴筒皆停止
後統算不可急獻首級轉候要事除砍其首級留在
內最要之物莫如車級轉候要事除砍其首級留在
全行砍斷則船已為我有過船之何患銀錢貨物之
有哉凡得一夷船所有過船之何患銀錢貨物之
律盡行分給並須重賞總不許於船內先行搶貨
轉船頭殺尾太抵以四角分計每角拖一船至多
夷船頭殺尾太抵以四角分計每角拖一船至多不過

四隻其大者不過容三隻即四角合攻亦不過用十
 二船至十六船攻擊夷船一隻此外即有多船亦
 分擊他船不必聚在一處轉致亂時前隊斜攻已
 船齊攻應聽帶兵將官號令或時由斜向攔上
 須未見得手則應暫令休息後隊仍由斜向攔
 斬一瓜皮小艇應雇三十隻上裝草蓆明擦油
 斤配火藥十之一二用草繩網任上蓋蓆船之
 尾各用五尺長八寸鐵鍊一條以鐵釘繫定其
 控把使善酒者二三四人皆須極銳利船上置
 二把藥以行妙在甚低度可貼緊敲釘將火船
 近夷船無論首尾兩旁皆可貼緊敲釘將火船
 大夷船有火確噴筒中間有壯勇爬桅過船下
 况上面有火確噴筒中間有壯勇爬桅過船下
 東氣開記 卷五 五
 有火燒該夷三層受敵抵當此層不暇顧彼
 層安有不接首於我者乎一破敵首重膽氣膽大
 威者必勝况此次殺一白夷賞二百員黑夷半
 擒者視其人之貴賤格外倍賞是殺得十夷即
 員殺得百夷即得萬員再賞各宜拚命奮勇立功
 即或陣亡亦可得二百員賞恤各宜拚命奮勇立功
 條小賞如有用臨陣退後即刻斬首懸竿示眾按
 二年廣督熊文燾檄芝龍拒呂宋即即哩哥崇禎
 船於五州外洋病夾板堅厚無所施力乃選能下
 者五六十人駕小漁舟七八人腰背大竹筒二以
 棕瀧油並硝磺引火物實小船中撥棹直冲夾
 火斧釘五船而遁林公生長於其地見聞有自非
 也二十年正月游擊馬辰分四路攻於長沙灣燬內

地濟夷運私船二十有二奸民焚死縛獻有差金星
 門亦以二舟師驅火船進逼會風轉窩拉尼兵船遣
 三板攏撥火船近岸延及岸旁小艇與他國底威爾
 三板頭桅英國哥哇支麻里船皇遠開避膠淺倖免
 夜再以火船出亦緣風潮不順而返五月初九夜我
 火船燒其三板二於磨刀外洋夷船中火斷旋而逸
 是時夷兵大小十二船輪船三先後入泊金星門十
 四日令火船十艘每二艘連以鐵索乘潮威攻之夷
 東氣開記 卷五 五
 船亦以三板撐拒我兵遂超過其特威爾船殺水手
 泗水而返先是上年九月中國禁市之令先聞於印
 度已傳知其蘭崙國都有茶葉者皆屯積居奇銀價
 又再長如初聞繳烟時迫議出兵黑綠茶驟如上茶
 值矣義律請兵文亦隨至國女王與其巴釐滿衙門
 及甘文好司諸酋議僉以非兵爭不可顧通國商民
 皆不欲啟釁東粵且用兵勢將加稅也議數日不決
 律士丹乃公上條陳謂貿易之停起於鴉片之犯禁

中國之禁既派有專官原非向日有名無實者比至謂拘留我使不知義律原不足稱使者其在粵止一時代理卑吏何能聽彼言致累通國正貨乎請先將鴉片停止自正本源然後可對中國

東氣聞記

鴉片收繳而巳然因致累我國正經國王是之因懸重賞募能者籌設章程代擬斷絕鴉片文告曉示出產屬地終以衆喙洵洵人持一見隨以求和爭戰兩事詣其所事羅占土神祠閣卜將決焉得戰閣三於是專意稱兵命其國戚伯麥率守國水兵船十餘艘合以印度駐防兵船數十聯踪來粵啟行未旬日而印度兵目馬哈他尋病死還軍待易將旋代以布爾利順德有周彦才者少商於越南因其地無賴淘金

衛之往還關外者安焉會阮王爭國招以為助既得國官亦才總兵理錢事嘉慶中英夷以收風債為名欲窺越南馬頭泊兵船港口王令才出與語折還負其夷目知才籍粵東相約旋籍至省夷館與結納其夷目即數年前駛舟山東威京刻印通商字說為沿海截擊者也未幾才返越南約舊王宗戚為亂而通夷船以應才拒其貨權詞答而緩之及粵東夷事起才仍請其舟是春即知印度夷兵必以七月至偶為才言予已密言於林公請早為備至是秋仲無耗林公使予招致詢以夷不果至之日才以兵目死於印慶海今已易人往返遷延來不出一月為言蓋再探於夷而知之也予疑信問以復林公其冬夷船果大至始信其不妄夷每至一船必具文赴官報時林公欲造海舟與夷戰有船于母舟賦

東氣聞記

者貼說謂一大舟中藏十小舟但伏兵磯於小者使敵但見大舟臨時則小舟四出圍殺敵舟此越南於富良江敗走英夷七船成法也林公又屬問之才答以是役身在行間越南製獨木舟銳其首尾鏤以利鐵令善水者壓舟水底而以大舟搖旗水面英夷見旁無策應亟進甫及舟而十小舟遙浮水出環攻之立敗非藏於舟腹機動不可橫出也林公是言又英夷至天津陳訴義律不列名文但稱統領本國水師至帥子爵巴兒免協同本國陸路統領兵官布爾利蓋巴兒免即伯麥先與馬哈他同發馬哈他死伯麥亦選候代者故填布爾利同至粵同往天津其在定海與王知縣書則云水師將軍爵子伯麥陸路統領總兵官布爾利同其國甘文好司綜理國事者於兵行日預下令諸將至粵用兵無驟勝理亦不

必遽求得志宜換延日月使中國苦於費繁擾久在
在厭兵庶可望如所願誠以航海遠出不易慮諸將
苟且藏事墮中國計中也則徐自奉斷英市首防偷
漏更定澳夷茶葉歲市之數責諸夷毋聽英夷假借
船號毋代運出入貨物計米利堅佛蘭西之在粵者
既以阻貿易故氣各不平相與切齒方欲歸國招兵
來與爭論斷不直英夷所為而俄羅斯廓爾喀舊奉
本朝冠帶並與英印度屬地為鄰挾有夙怨上年英

東瀛開記

卷三

取阿付類尼俄夷出兵助其恢復攻巴社

即用英旂來粵之港

脚以撼印度襲取其機注木哈臘二城與英南北止

隔一山山名興哥都士血戰未息英夷常慮其乘間襲已又

慮其効勞中國凡俄夷有出邊界者即羣相驚訝以

為人

中朝請兵彼此切切探報廓夷雖力不如俄而倚中

國與英為難之意無時或已

詳則徐悉偵知之屬英

孟阿臘為東印度孟邁為南印度痕都斯坦為中印

度巴社白頭國為西印度阿付尼類在痕都南道光

十九年與沙蘇野相攻沙王求援於英七月起孟阿
臘孟邁痕都三部兵將以副目沙機尼以天破阿
夷加模爾牙尼士二城留兵為沙夷守阿王退保麻
緬亦求援於俄攻巴社英帥律屋蘭救之俄為所拒
以收逃僕為名襲取巴屬機注木哈臘二部乘勝取
沙屬衣部斯麻爾格模特故三部駐兵荷薩士阿接
英界習印度言語購導以圖印度英亦駐阿界備
之議選阿王於故城自蔽而息俄夷之忌故二十年
英夷寄國商之在澳門者云俄羅斯約木哈臘同
取阿付類尼以攻印度我兵頭沙阿力山及馬約里
治禦之前俄與巴社立約欲收阿付亦為我兵頭律
屋蘭所拒俄不知要何地方肯任手現聞其使者
已自比特草起程由韃里到中國必懲惡中國與
英爭鬪并欲求論緬甸人來攻今必要預備防我撤
兵俄必攻阿付矣我兵若收沙屬三部俄兵與料英
木哈臘兵來夾攻我兵恐擾亂而回宜先預備料英

東瀛開記

卷三

內顧輒生疑慮且聞其遠來兵費甚重鴉片減值而

售成本不敷盡供軍用禮拜日集夷商勸捐有僅出

數員者決其勢近窮蹙與天培定議嚴防要隘全力

剿辦俟其悔禍誠求得操縱自我庶幾一勞永逸令

洋商出賣茶抽分積項並鹽局商人潮州客民分捐

銀項募水勇五千橫鐵鍊木排於虎門橫檔

鄧公已委保純

辦成排鍊為風購西洋礮二百具雇同安米艇紅單

飄散至是復之

拖風船六十製火舟小舟倍之買甘米力治夷船便

兵士演習攻剿躬出獅子洋校閱懸賞格令殺白夷一賞銀二百黑夷半之義律二萬領兵夷目數通降有差獲夷艘者錢物盡以充賞凡夷船可人之海口皆增駐重兵夷見賞重漢奸之受雇在船者慮就購為內應時滋疑忌旋遣散去夷船盤旋洋外知要口無隙可乘坐待非計遽駛三十一艘赴浙江矣則徐初但知其兵資貨為餉先停市易次嚴接濟以為不久將失食自歸固不料義律竟能請勳國欵蓄意大

夷氛聞記

卷二

舉入寇然事前亦移會閩海江浙使各刻意防其舍粵他犯江浙大吏以事出過慮未盡信也赴浙之船經福建便道駛五船突攻廈門提督陳階平在病廷楨亟出駐泉州檄金廈道劉耀椿就舊礮臺築沙為垣率兵駐守礮擊其火藥船沈兵船一分裝水勇數百人如商人舟者八護以師船三遇其希爾拉士船於南澳港之西北打魚洞中駛近其右後梢火槍齊發值海天波平無風夷舟重不能轉船主穰西不知

兵至疑海賊誘劫亦急呼發鎗回拒彈子及師舟盡為皮席遮隔我兵匿跡席內外視甚明所擊悉中繼擲火礮燃噴筒倒斃夷兵數十風起始拽帆颺去六月夷全鯨齊至定海致書總兵張朝發知縣姚懷祥欲假縣地劄兵岸上語極狂悖初七日朝發與接仗兵多傷兵船亦被擊而沉潰不能守越日城破懷祥投水死典史全福繼之鎮標將備相將趨入鎮海巡撫烏爾恭額聞夷將至先調湖州紹興兵赴援預檄

夷氛聞記

卷二

寧波知府鄧廷彩相鎮海通內要口備鐵鍊木排保護防其窺入一時均未得就和顧束手奏入嚴議提督祝廷彪恭額罪為
詔提督余步雲馳赴堵禦七月以兩江總督伊里布欽差大臣赴浙
敕沿海督撫遇夷投書許收受馳奏初當事者以夷商意在急圖售私稍加懲創即無能為當可畏而就

武備廢弛可知恐其更肆猖獗勢滋延蔓會外間有
 粵中繳烟時先許以值後負而激成之語都中畧聞
 之林公至粵居越華書院洋行總散各商僑寓其側
 汝為官商倘有私許夷人以價而後設法暗補事慎
 汝腦袋總商叩首力言不敢而後出益是時粵人紛紛
 以事後給價及聞公言畏得罪不能不負約以自保
 不暇復計夷怨而夷已稟繳無及適澳夷代求釋前
 然語皆出揣測事秘固無顯據也
 獲夷俘不許先是一獲一夷目有以焉即伯麥者時欲
 奏設一道於澳門先令易守中孚出駐

東氣聞記

西洋夷官待以酒食請代求釋所俘留粵夷船忽焚
 至省為林公正詞詰責廢然而返一留粵夷船忽焚
 澳門後通香山之關開前山督都司實守此挈兵出
 且拒且撲滅餘火礮傷其夷目及夷兵數十沉其小
 舟十八日則徐偵知士密兵船五泊磨刀洋令副將
 陳連升率馬辰挈五兵船各配六百人往逐之辰先
 與遇乘風破其頭鼻夷多溺鉛彈亦盡小夷舟十亟
 駛來救圍辰船仰攻礮及木排辰開子母礮斷其繩
 纜不能進士密船乘戰酣遁以捷

聞奉有貪功啟釁
 嚴旨則徐惶懼遂力陳六月後粵海防範情形請戴
 罪赴浙竭力圖克復不報烟犯摺內欵奉
 外而非絕斷通商并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未
 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際反生出許多波瀾思
 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欵此臣跪誦之下
 伏地碰頭愧懼悚惶莫能言喻伏思上年微臣奉
 命來粵查辦禁烟先蒙 頒給欵差關防繼復
 簡調兩廣總督責成之重委任之專臣何人斯
 乃為時已閱年餘而鴉片未盡除夷船別經遠窺
 異數難延殘喘而淺謀未策萬全夙夜循思時懷憤
 愧茲蒙 訓飭感悚尤深自慙庸質駕駘實無詞
 以對 君父惟有仰求 聖主將臣從重治罪
 以敵無能不勝戰慄擗搗之至所有微臣惶悚下忱
 謹繕摺內具奏為臣渥受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
 之獲咎猶小而國體之攸關正大不敢不以見聞所
 及為 皇上陳之查此次英逆所感正在粵省而滋
 擾乃在浙省頃變若出意外而其窮感正在粵省而滋
 英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獲利之重每歲易換紋
 銀出洋數千萬兩若在粵得復與舊業何必遠赴
 浙洋現聞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一斤只賣洋
 錢一元量即該國孟阿拉等處出產之區尚且不敷
 成本其所以甘肅者急於寬銷或云以充食用或云
 以給雇資并聞其在洋夷各埠貨船雇兵而來費用
 之繁日以數萬金即磁子火藥亦未幾日久支持窮
 蹙之形已可概見夫夷人向來迎冬以毡為暖不著
 皮衣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不能忍現為夷信
 到粵言定海陰濕之氣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風威侵

東氣聞記

決不納言不肯接呈代奏準有相拒之勢此即必彼
此相翻因此不肯不直登定海俾得各船安替有所
倚去年林欽差到省城寓行之內立將西洋各國
人用水陸官兵圍困在省城寓行之內立將西洋各國
日不准出入兼絕伙食勒繳在洋面停泊船內之烟
土又言限日盡繳否則要斬要殺如於限內繳出則
仍前交易買賣也切思貴國新例禁買禁賣烟土
但既已禁絕無人敢買則西人亦必不再來即有
愚人帶亦無人敢買則西人亦必不再來即有
之烟土係在洋面並非起運入內地而外國商人亦
萬萬不能運得入港也奈林鄧二憲勒繳而英國商
人等如不能運得入港也奈林鄧二憲勒繳而英國商
難當只得合恨忍氣以繳之然後再酌議論詎料已
繳之後忽又要具結稱如有嗣後查出船內夾帶烟
土即將貨物全行入官其領事人連船逐出不准交易此例
犯禁貨物入官其領事人連船逐出不准交易此例

東氣開記

卷三

七

西洋各國古今通行惟正法條西洋古今無殺頭之
刑況且船多人衆萬一遇有一二水手不肖私自夾
帶不拘多少豈不累人貨物入官而人亦受殺戮之
慘即因此正領事官義律暨諸客商皆不肯具此結
之原委也林鄧二憲因前事不服衆未得具結即着
封港不准交易切思英國荷蒙通商已來百十餘年
於貿易買賣場中豈無餘欠通融今計貴國洋行
商人前易後共欠已百餘萬兩之多一旦封港不獨
不能貿易又壞了何可勝言且封港之後林鄧二憲
曾與義律商允其結嗣後貨船到廣任從查搜如無
大帶烟土方准入口否則逐回不准貿易奈林鄧二
憲前言不對後語反覆無常忽然改變仍執前議具
甘受正法之結也後來義律等另有求商事體遞呈
奈林鄧二憲絕不肯收即去年封港後適有英國兵
船巡海到廣洋面該船之總兵官遞呈係請詢封港

之由以為開解奈二憲仍不獨不肯收呈更不還
師提督帶領水師官兵前來相拒是以不得辦伙食
相發矣去年林鄧二憲禁止買辦不准供辦伙食之
後有呂宋貨船一隻與英國船隻同泊洋面正欲回
帆之際適其船內人過來英船探望即或隨送些少
食物林鄧二憲責言呂宋人不應與英船往來不
應送食物竟用毒計命人於黑夜之中將呂宋船隻
燒燬并傷斃三十八人可憐該船無辜受此慘害神人
憤切思歐羅巴洲各國即大國小邦帝國王邦無不
統屬呂宋國與英國火船相益非親即故今同在異
邦客地過船探候即或送些伙食亦係人情之常事
且歐羅巴洲與亞細亞洲相隔九萬餘里不獨無分
統屬而且只有西洋船隻到中華而中華船隻萬萬
不能到西洋今林鄧二憲係中國之官在廣東止可
憐念呂宋船人無辜受此慘苦即命如數賠其銀兩
管中國廣東事豈能管到西洋耶今大英國主仁慈
憐念呂宋船人無辜受此慘苦即命如數賠其銀兩

東氣開記

卷三

七

但求審林鄧二憲 又出其國巴厘滿衙門寄我宰相
將此事如何奏報 書要求六事一索貨價二求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
海為市埠三欲敵體平行四索犒軍費五不得以外
洋販烟船貽累岸商六請盡裁洋商浮費後就款時
之益英商不知粵商情形故逕請裁汰義律則久直
於粵目視諸商富家不敢為是言但思成費而已直
隸總督琦善以
聞天津巡道陸建瀛議以夷所請前三事頗有關度
支國體今當以免稅代烟價畢仍照征輸以澳門為

市準

西洋澳夷必以其逼處不服然澳前原有望履等地可於此建樓旋泊西洋額船入泊娘媽角

兩不相混且義律亦嘗以是請當可塞其以監督與

口但地遠難以彈壓在澳曾不如在省也

平行後三事所關尚小應令其還粵就則徐定議總

以烟之絕不絕為所請之許不許示中國禁令始終

如一也琦善不能用故不復與夷辨論但以現在夷

情奏又令奸民鮑鵬無名氏寇海記作白如鵬意復其畏罪而改名也今據案牘

書夷目稱以公使謂上年繳烟必有曲折將來

欽派大臣往粵查辦不難水落石出婉詞慰之犒以

東氛聞記

卷三

牛酒時競傳如鵬至東船授意使請已赴粵者見無名氏寇海記不知其據或出自鵬私意而已

詔草則徐廷楨職令俱在粵候勘而

命琦善馳驛至粵代其任

敕沿洋各省遇回粵夷船且勿開礮夷目毋據縣印

在定海欲徵糧署吏縣人苦之諸夷見雖邀准查辦

而六事尚未切實許允八月自天津辭琦善先駛還

粵止半撤其泊定兵船留者擾地方如故九月義律

道經浙鎮海城見伊里布請釋餘姚令汪仲洋先設

伏漁舟陷夷淺沙所誘執之夷目突德等數十伊里

布謂定海見未繳復不許仍如天津故事饋遺伯麥

羊酒伯麥報以呢疋暫收以安其心奏奉

諭旨發還夷不復肯收及下年二月收定海飲弁夷俘

名氏夷艘冠海記云伊里布遣其奴張喜赴夷船餽

牛酒首賀以林鄧革職之事夷酋伯麥搖首曰林公

自是中國好總督有血性有才氣但不悉外國情形

耳鴉片可斷一切貿易不可斷斷則我國無以為生

不得不全力以爭通商宜仇林總督而來耶此與澳

門月報所云中國官府不知外國政事又不詢問考

求惟林總督行事全與相反署中養有善譯之人指

點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處探聽按日呈

東氛聞記

卷三

通有他國討好將英吉利書賣與中國林係聰明好

人不辭辛苦等語相符合至云鴉片可斷不能斷通國

貿易皆彼國所常言又供稱喜與陳志剛同賞夷物

夷回洋呢奉 旨發還姑無論記中語有據否要

在理中也至語及林鄧革職不過 山東巡撫托渾布

斷役不諳大體之言無與伊相矣

亦有鴉遺並以夷情恭順奏絲是浙亦效焉皆羈糜

意也奏有各夷向岸羅拜語英夷惟事天行跪禮餘見其王不跪冠海記據參摺以收之然羅拜非

必跪當時或免冠拆謝耳夷在 十月琦善至粵城因

伯麥之在天津語近乞憐膚訴誤以夷性尚易馴伏

未度嶺蓄先赴虎門定約而後入城懲辦積弊意以

爲不過稍給烟值仍許貿易夷必俯首聽指揮所事
易了或語以監督署規歲餘之數極爲充裕可勸監
督籌出六百萬員舉其二三年所入償夷應公徐代
請獎叙留權資其彌補者及抵粵途次始病夷恃有
查辦

恩命求索無厭轉多窒碍不可行事方思有以折其
貪而慰其望兼釋其怨也偶以所聞粵關盈餘質之
怡良至是乃知津貼酬應外餘存無幾然後嘆事有

東氛聞記

卷二

十一

棘手既又自以專辦海口無與他人一切不復商諸
巡撫卽司道以下非召不得入謁時夷船候於粵諸
省海防兵皆撤歸伍粵兵船還至半途出不意爲夷
擄怡良以

聞琦善慮妨和議不欲深究首詰開礮肇釁者將罪
副將以謝夷兵心由是解體又中於夷言謂英王嘗
投書求通商爲則徐所拒匿不以奏欲證成於怡良
怡良以事屬子虛爲正言而止蓋兩年來怡良深服

則徐正大料事如見故言無不聽又嘗爲姚文僖公
舊堂屬其子衡方在幕爲則徐所禮亦力爭之琦善
終無以奪義律初請繳烟再開實數夷稟具在節次
批發並揭示於外紳民皆知至役守夷館又懲義律
攜商逃出之故層遞辦理皆正無所指摘但散遣其
舊雇丁勇數千橫檔前後備拒夷船之水底暗椿悉
如夷意裁之將欲促其早就範圍釁卒消弭也鮑鵬
者香山人幼習夷言投身爲顛地幸童義律已見而

東氛聞記

卷二

十一

輕之待如奴僕而竒以耳目烟禁既嚴畏廷楨拘懲
則逃之京依其同鄉因轉依南海作令山東之招子
庸適琦善覓通夷語者鵬由是被薦琦善喜其與夷
押較衙官倍得力也一切往來文牘口傳皆倚任焉
因而內地情形意見悉爲所洩所裁去之船椿丁勇
亦鵬歸述夷意謂非是必乖和議不得已強從之則
徐之募勇也擇海濱漁蛋鬪狼亡命之徒熟悉沙礁
險隘向爲夷所憚者一旦裁使失業相與傍徨口岸

夷專倚奸目二人轉相煽引盡出而應夷招內外海口水道淺深避就夷非引水無從語悉者至是亦爲所洩義律知內防既懈復投書有多增兵勇來敵卽和不成語以挾之與鵬所口述符計無所出且已裁之勇不復可招而集諸營兵亦緣是不復再調先是廷楨自閩解任至值夷堅索埠地琦善以閩之廈門粵之香港就廷楨商二地所與廷楨曰廈門全閩門戶夷居廈門可以窺內地且澎湖臺灣之在厦東者聲勢爲所隔絕不得聯絡其害至深固萬無許理卽香港亦在粵洋中路之中外環尖沙嘴裙帶二嶼夷船常藉以避風浪垂涎久矣今一朝給與彼必築建礮臺始猶自衛繼且入而窺伺廣東貨船鱗泊黃埔輜重在焉其白黑夷之居夷館者以千百計皆香港應也與之良非所便琦善亦無以奪已奏聞矣至是進退無策思借商議和款往還論說暫緩時日義律已窺見其情所請更日有加增而求香港

東氛聞記

卷二

三

意愈堅天培密請添兵守虎門琦善慮夷知而有詞也峻拒不許而允償烟價至七百萬員終無成議義律不俟回文突攻沙角大角礮臺二臺在虎門鎮遠威遠靖遠橫檔八臺外所恃爲第一重保障也三江協副將陳連升以六百兵拒大角前夷船駛至二十餘驅漢奸二千餘人扒越後山夾攻從牆缺入臺背中於地雷斃賊百餘後至者蜂擁而登我兵猶奮力拒戰以扛礮礮賊二三百而火藥垂盡矣橫檔以下諸臺僅足自保地與兩臺隔增兵運藥必以舟渡而前後已扼於夷旣無生力可繼藥盡礮亦空設已束手待斃故當時夷尙能以餘力駛輪船三板遠出三門口焚我戰艦潰我營兵諸臺兵瞪目望見勢不能救頓足相呼而無可如何大角兵房延燬殆盡守臺千總蔡志安負傷督兵盡取臺上堪用礮推而墮諸海防夷奪運反身跳圍而出沙角臺隔水相對爲穿鼻灣夷衆開入先焚草棚亦越後山至四面受敵連

東氛聞記

卷二

三

升急發大礮夷稍却我兵無藥礮不復發發者又以省局攙雜炭屑力弱無濟賊彈箭迸落如雨身無完膚其子方在側見父死狀挺戟大呼左右躍殺數夷袍皆血染與千總張清齡等同時死先是議款戎毋擊海口登岸夷前二夕村民報賽夷衆登而聚觀連升嘆曰臺不可守矣夷能登岸即能越山咫尺已及我後謂清齡曰觀汝才氣可大用盍留汝身圖他日報効乎語至再清齡誓同死不移連升乃顧其子曰

東氣聞記

予久不食肉矣汝盍往太平墟爲市之子知其父意欲出而生之也亦不行至是皆及於難陳公有馬甚既殉節夷牽馬不行強驅至香港餉之不食鞭而復飼則哀鳴嗟慘卒以餓死有圖而題之者一時題詠甚多夷入據兩臺自此遂與我逼十二月十五日事也琦制府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奏云竊奴才前奏英夷不候回文直擊破臺師船尚在彼此相持無分勝負係據水師提臣關天培函報馳奏旋又接准該提臣函稱該夷即於本月十五日復馳來大小兵船二十餘隻分攻沙角礮臺大角礮臺前而倍增直至申時方息隨查得大角礮臺前沙角礮臺已被打倒數段至後圍牆亦被打壞數處又打斷礮耳六打火藥局亦被打穿火藥轟發藥局被燒并延燒兵

東氣聞記

房十四間打倒兵房三間該夷又另據夷兵漢奸約數百名由大角山後緣山而上後牆缺處打進礮臺經陸路官兵打死漢奸十數名無如衆寡不敵守臺千總黎志安身受重傷因恐礮位被其撤去當督臺兵將好礮十四位推落海內負傷打出衆夷均亦回船僅存破爛空臺此大角礮臺之大畧也又沙角礮臺於被破之際該夷另撥黑夷一千餘名漢奸數百名由穿鼻灣登岸兵船則攻打臺面黑夷即從山後攻奪陸路營盤被飛礮落火延燒各兵草棚接仗一時之久我兵兩面受敵遂致不支副將陳連升守臺千總張清齡俱已陣亡守備程步韓受傷亦重兵丁死傷過半礮臺遂爲夷目義律所奪此沙角礮臺之大畧也又守口師船十隻先經該夷開放火輪船四隻於是日已刻進攻已被我師擊退各有受傷該火輪船隻復糾約大小三板船數十隻續來攻擊其三板船中全用鳥鎗火箭火礮等械其火輪船均用空

東氣聞記

心飛礮鎗彈打落船中即行炸裂內藏有火藥炸散焚燒致我官弁兵丁有被鎗礮擊斃者有被火燒傷者船隻亦有被燒毀者又前僱拖船十二隻現被搶去二隻其餘尙未查明此師船拖船之大畧情形也據該提臣聲請奏參從重治罪又請將該夷前次來文仍從權再行照覆藉作緩兵之計庶可量爲佈置等情函致前來奴才伏查此間水師兵械技藝之廢弛已久該夷所乘之飛礮彈子內藏火藥所至炸裂焚燒不獨爲我軍所無亦該夷兵械中所未見經此次猖獗之後我師勢必益形氣餒爲今計總須設法止任夷兵得再行籌辦而該夷日前來文內稱本有戰後再商之說奴才正以該夷如果續有所請其來文接收與否頗覺兩難若如該提督所稱將前日夷書仍行從權照覆即今此情形已與前日不同該夷既不肯照覆此間更不值覆伊前日之文惟思該夷前日投具夷書後總應候回文何以輒先滋

援不若藉此作為詰問之詞令其將是何意見再行
登覆庶此後該夷續有來文係其稟覆文者既於
國體無傷仍得設法羈縻奴才甫經備文飭發去後
續准提督臣函稱十六日辰刻該夷將擄我營兵何
一魁放交其帶至該提督書一併聲稱聽候臣答
覆後該夷隨又遞一書列明請求各款聲稱聽候臣
日內照覆各等情奴才隨代提督臣擬具覆文稿寄
交給發給以奴才業經行文詰詢俟該夷登覆再辦
現尚未據回報奴才代擬底稿一併進呈 御覽
至提督臣關天培身膺水師統轄督率無方據請奏
參從重治罪相應據情代奏聽候 諭旨奴才來
此查辦夷務雖正在籌辦之際該夷不候回文輒先
肆擾大角礮臺沙角礮臺亦本係孤懸海外終不能
駕駛貼服致令佔奪礮臺戕傷兵弁實深惶懼相應
請 旨將奴才交部議處再此仍據提臣來函

東氛聞記

卷二

具奏雖續經准到咨文以尚在倉猝之間其陣亡受
傷官員兵丁及被搶被燒各船隻確數未據逐一查
明奴才已飛咨確查俟其咨覆到日具奏并俟該夷
目義律如何登覆再行馳報外所有現在大概情形
謹具摺由 六 義律日夜趕製三板增集販烟快船數
百多備火箭噴筒竹梯為攻臺計時潮州鎮襲伯 忠
子 李廷鈺先調駐虎門與天培張辰分守諸臺兵僅
數百天培點兵入守鎮遠兵譁謂夷船多非駐守兵
可敵觀望不行天培切諭之則索資寄家示必死天
培不得已出其衣裝付質庫得銀按名通賞之然後

勉從入則令滿汲淡水而扇鎖其臺門不放出一兵
夜有扒越臺牆遁者廷鈺知勢難敵夤夜至會城哭
琦善前求亟增兵藥弁言後山空虛夷人必來暗襲
非力護之不可同城文武亦旁為代請琦善不可却
凡兩次但許增兵七百 親供云天培陣亡時兵勇增
六奏乃云撥提標 使以小舟乘夜渡出分派各臺惟
懼遲明為夷所知故倉皇至此琦善見夷人日肆彼
猖非羈縻之計所得緩恐其再奪諸臺則粵防全撤

東氛聞記

卷二

得罪益重思救目前之急速奏請開禁通商給廈門
為市地以明年正月初旬為期還以烟價又復許以
香港全島與義律再伸和約稱之公使大臣以浙江
所獲夷俘易定海義律得文約大喜請繳還沙角大
角兩臺及所掠師船鹽船由海道赴浙撤兵求備文
代遞伊里布俾知繳還定海之由送給留定船目文
至琦善亦代封付伊里布囑其據以收地伊里布緣
是觀望不敢出兵不知兩臺失陷奏到

上已決意痛剿草琦善天培頂戴帶罪立功速調湖南四川貴州官兵及南贛兵二千馳赴剿辦矣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琦善自出閱視虎門舟次獅子洋於中道之蓮花山與義律見商商條款豐待以酒食使保純時已官廣州府偕廣州副將趙承德主席勸酬義律欲示其軍伍之整肅飲已領兵隊攜鎗礮列陣山坡操演請琦善出閱欣然臨觀畢給賞而去保純等亦先旋省十九日義律復請見於鎮遠山後之蛇頭灣

東氛聞記

出上年所給香港券約請益關防琦善不允親供正月十九日義律又來求見欲求給香港為寄居之地求為益用關防未經允許又云當日逆夷求討地方兼貿易馬頭恐後有建臺設礮等事是以據實奏明迨後逆夷團因礮臺事在緊要不得不伴允所請以救眉急是香港之許給已在上年團因礮臺之時其正月在虎門再見所求係請益用關防則上年許給時未經補益為據也互勘極明漢奸雜夷兵從義律入虎門乘兩次接見隨員無暇稽察暗放小舟四測水勢因而內河沙澳盡為夷梢所悉琦善既目觀夷陣怯其兵礮愈執初見以為非和則事未可知特自揣無以

回

天也遽以粵中地勢無要可握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陳奏謂夷用飛礮為從來所未見不室集有之廣東海防知西洋蝴蝶礮阮相國元礮經書已有引及不足異語似過張夷勢而代其邀恩奏到在調兵後遂奉嚴旨且奉有烟價一毫不許土地一寸不給之諭矣又以伊里布誤聽琦善據夷文繳還定海之言屢

東氛聞記

詔不肯用兵初七日宣示逆夷前後罪狀命宗室奕山為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方入覲道安徽命折往粵與戶部尚書隆文同為參贊大臣以刑部尚書祁境向曾巡撫廣東熟識夷情命駐江西總理軍餉皆馳驛兼程而進二月命伊里布回本任代以裕謙趨浙接理奕山方度嶺有勅以全師駐三水使夷不能探我虛實者保純自

省迎謁令以此意還語在粵官吏且令傳諭諸夷代
奏仍准其通市隨行司員李湘蔡座間忽爲大言謂
奉

命剿夷當馳抵粵城相機調度未宜遠駐示弱奕山
乃促掉倍道而前旋以外來兵礮攻具未集暫止韶
州義律既探知和議中變一琦善不足恃計非焦頭
爛額不能討便宜也倍形憂懼則徐自受代別居館
舍病疝不接一客琦善亦未嘗過問及冬仲與廷楨

東氛聞記

卷二

奉

命協理夷務始復出詢知前所備舟勇已盡撤欵歔
無如何三水劉文瀾策購義律垂得而虎門事已急
矣初五日夷船乘風潮大至聚攻橫檔臺前攢排突
進礮密如櫛臺藥皆自省發不可源源繼雖極力拒
擊究不能如夷舟之不時運送彼此抽換也橫檔後
有小河舊無行楫則徐雇船以備咸議其迂撤後守
者不復顧及此適潮水咸漲夷分船闖越後河前後

夾攻天培力竭守禦不支手燃巨礮忽自炸裂兵無
人色皆走一弁大呼曰事急矣盍去乎言次伏使受
背將負以出天培揮刀擬之弁亟閃避一彈當胸至

洞焉不倒夷衆擁入天培與都司署提標游擊麥廷
章俱陣亡參將劉大忠先遁

當時以大忠同時殉難因已奏補香山協副將

照副將劉賜賜事竣後與天培廷章湖南總兵祥福
游擊沈占鰲守備洪達科同立專祠祀虎門大忠旋
自回營以遇夷見天培屹立如生反駭而仆續至者
救得生自解

前迫視之知氣已絕相與驚嘆取所遺蟒袍繒褂爲

東氛聞記

卷二

服之鼓樂安置臺中奏

上賜賚如例增派齊慎參贊軍事急調廣西兵二千
湖廣兵之赴浙者二千八百改道入粵琦善先奏及
內河由獅子洋入至烏涌獵德二沙尾大王滘及烏
涌迤西長洲岡深井黃埔白泥涌均握要宜守有
旨令芳先至速相機佈置毋令其駛近城下夷越虎
門直入內河虎門大礮之運自省會者三百餘則徐
所購洋礮二百餘已盡爲夷有防內河者皆搜括選

餘舊礮草率周章雖層遞分段設防究乏把握會湖南提督祥福統常德兵千餘新至琦善倉卒令與粵兵同駐烏涌烏涌者會城東出數十里先築土臺於南岸備虎門有失為第二重守禦計者也夷船縛礮於梳空彈子心實以藥雜鐵屑小鍊於中合而圓之擊則墮地觸機自啟屑鍊乘內藥四飛着人恒斃烏涌沿河脣延壘土牆穴牆置礮牆盡處不復更為橫築牆缺大開夷循北岸來礮向南斜發輒及缺彈從

東氛聞記

卷五

二十一

空墮又無鐵網承阻

鐵網以鐵線織五分日而大線為網予嘗條陳及之而倉猝不能

用粵兵先潰楚兵亦相率敗走爭先逃竄村落道半阻於河橋候補知縣瑞寶方主管烏涌小糧臺兵奔亦奔懼落後為所隔甫過遽呼從役撤其橋板兵勇前走至河岸為後隊逼墮河自相殘踏塞填河面後至者踏人首肩而過無一生者祥福及其屬將游擊沈占鰲提標守備洪達科皆遇害

南越遊記云或以祥公陸水求其屍

不得然當時已二賜賜立廟殉節無疑或自死於水耳

二沙尾亦預沉石隘口

購敵夷舟沉而堵之顧未守以兵夷至以輪舟乘火勢拔起通流無碍越獵德即省河矣怡良方懸賞招回漢奸及運私快船當時利賞畏罪將藉以衛省河艘二三十人率代以老弱至是出梁恩升於獄令率投誠船出烏涌堵賊與夷戰有薦之者省河自虎門戒嚴弁兵官勇舟航梭織夷烟不時得售迨越虎門方實鴉片於輪舟尾其兵船以人約窞戶快船泊其旁乘戰酣載運烏涌潰兵不復集睦岸空其無人恩

東氛聞記

卷五

二十一

升亦放虛礮烟焰蔽天售私者從礮聲中絡繹移諸快艇陸續發掉以去迨礮收烟散則貨已售盡矣芳之始至道佛山口入民營其宿將望之如歲所到歡呼不絕官亦羣倚為長城入城即發議謂夷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實地而夷在風波搖蕩中至客異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術者伏其內傳令甲保逼收所近婦女溺器為壓勝具載以木筏出禦烏涌使一副將領之自部卒隔岸設伏約聞已礮

響即舉符齊列水泚眠器口向賊來路而後自抄出
筏首夾攻之夷將至舉筒鏡測筏縱橫排岸側駛近
而副將已望見旗幟先遁筏上無一人遂長驅直進
芳偵知夷順流勢猛亟勒兵入城縛副將欲斬之諸
帥為祈而免乃令總兵永福率兵千駐東南十餘里
之東勝寺以防陸路寺距河干尚五六里夷舟過礮
遠不能及又使總兵長春率兵千駐西南十五里之
大黃滯後鳳凰岡對滯舊築石臺大而固夷不敢越
東氛聞記
以入省逕趨省東中流水深雖不能沉石堵淺但橫
排木筏下水椿亦未敢闖而拔也芳久歷戎行夷亦
震其威望且未深悉省河虛實使其徒持書至鳳凰
岡管假求款為名密挈漢奸隨路探水長春新來不
知其詐收書使送芳於城令候報即掩帳堅卧漢奸
已乘便引夷逼閱營盤知無備可襲甫出而兩路分
入勢如破竹從東入者逐我德礮臺兵而守之從
西南入者登大黃滯臺壞臺一角亦留守焉先是正

月義律伯麥合出新偽示張於新安赤柱曉其居民
稱爾總督琦善將香港地方讓給英國存有文據是
居香港者為英國子民事須稟英官治理復以此語
照會大鵬營副將賴恩爵恩爵以呈怡良則徐聞而
髮指勸怡良實奏謂人民土地皆君職今未奉
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豈宜緘默受過怡良尚徘徊
東莞鄧淳集郡紳於學具詞以請謂偽示橫悖已甚
宜加痛剿並詣制府陳焉入見者數十輩琦善謂款
東氛聞記
夷出自
上意而諸君未識情形爭執如是早晚禍及可自為
計仍舉所陳四事為言駐防進士朱介石 朝珩者篤
寶君子也與辨至日昃而出皆文弁錄與示上紳士
重大揣怡公意必俟紳士呈請而後奏尚可以對琦
相時晦前二日林公召予語以故且問外間公議將
如何予曰既非紳士請奏不可惜某年望皆姓又素
居江村未嘗授讀省會否則立集科甲門生列名具
詞頃刻可行若俟通知啟不惟輟轉需時抑事幾先
露將有悔之者矣林公是之辭出即招黃學博培芳
商之黃益香山人居省且十世門下多通顯故也黃
出語予謂我兩人方當有差未便與名不與則無以

於各國而獨屈辱於英夷之理又豈有現屈辱於英
五也仍臣愚昧之見邊疆大吏必須稍有威望方足以
鎮服外夷廣東澳門大小西洋通商者數十國皆以
望強弱以爲向背天朝舉動過播海外若使英夷
得志則愈足以誇脅諸夷使侮召患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琦善挫軍損威委曲求款已爲英夷所藐玩並
務敦衍隔絕不懷德故取夷必先刺而後撫自宋至
明邊患不同要之示國威者皆忠義之臣而不顧國
體者皆奸佞之輩慮久遠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圖目前
前者皆庸懦之流我朝二百餘年來聲威遠震四夷
臣服曠古未有英夷不過奸商其所糾合不過販烟
之匪類何必如琦善奏惟務張外夷以挾制中國臣
受之匪類何必如琦善奏惟務張外夷以挾制中國臣
思深重不敢廢顧嫌怨而候邊疆重計謹瀝

夷氛聞記卷二終

夷氛聞記卷三
琦善先已草職至是
上疑其私
命派副都統英隆拿解赴京時以佛山同知李百齡
籍其家使怡良暫權而以祁墳繼其節鉞義律知
聖怒不測外軍雲集勢必用兵在粵永絕和議兵船
費重即資捐於商船亦必通市乃可而諸國商船續
至者四十餘雖未嘗一律禁絕先以虎門嚴守阻諸
東氛聞記 卷三
外洋虎門破而後得聯踪以抵黃埔而會城內外居
民店鋪遷徙十已七八市井兵多民少貨益滯銷咸
怨英夷會義律進退失據神情顛倒二十四日船遠
由西南撲入爲守鳳凰岡江西參將譚恩都司伍定
青守脩周榮升湖南守脩王金國奮擊急退越日米
利堅領事多利那赴鳳凰岡營請見兵帥稱英夷自
是不敢再有他求犯順稱兵止其國兵頭之過其貨
船原未嘗附會助逆請准與諸國一體開市則貨船

在埔兵船即顧忌不敢滋擾矣議未決而出二十六日夷增多船乘風越鳳凰岡且前且拒冒險聞入省河飛礮向城隨退泊白鶴灘月盡乃去洋商亦代呈英夷字約有不討別情惟求通商私貨查出甘願入官語芳怡良據以會奏奉

旨飭駁皆草留當芳之來粵行抵江西也聞琦善和議將成欲附和之途次忽有給墨夷人堆貨之奏是時

東氣聞記

上方整練戎行大甲

天討特簡老將贊畫師中今芳未至粵先有此請已失

聖望既而復有攻守八難之奏迹並與琦善暗合至是又請許港脚通市港脚種類雖異英夷而印度實為役屬即與英船無異許港脚實許英也掩耳盜鈴未戰而欵大非

命將出師本意且奏內未將琦善畏蕙致悞及外兵

既集夷再猖狂如何剿辦情形層次籌及此有意阻撓怠慢軍心之

諭所由來也頃既入城病居民空城先徙思所以招徠之以士為民望乃示召觀風取粵秀越華羊城諸書院生童而合試之以示整暇於是還居者半

佛山汾江予先時以林公意往佛山延南海在籍吳中丞榮光李都轉可瓊商守城策虎門既破是夕林公先知之二公為其鄉人綜團練不可出予具文以覆因條陳陳旗勇協守法以駐防餘丁皆饒勇可募用也自是寓佛山往還兩地者三閱月偕李都轉候見

東氣聞記

厚摺開誠以告和未暇隨手置之席下二公並以

花東舟據海即折而上官船有旗幟恒為所擾勸公一出公未入沙已勒其道靈洲山過石門艦泥城者語

來劫有救矣公曰不然我地方遭劫竟至於是予曰公嘆謂我去不幾時不料地方遭劫竟至於是予曰公撫尚兵廣西我以巡撫兼應夷事乎吾兄不記鄧制

助為理耶公曰樞廷方以我熱悉夷務非善辭則早

又問林鄧並勒改道入城說可行否予答以故事大吏抵任必由近日常登岸便各官行禮而總督署在靖海門內此大似可由靖海門入諸官必集迎於此公舊望赫然夷船何敢犯前驅若竟道泥城未免滋其疑感失觀瞻三月奕山隆文亦至義律來文請在矣公大以為然

香港開市督撫以未奉諭旨駁之二月末嗎噠暗於夷議一體嚴拿走私之說代証此端與英官無涉語今來文請縱

走私故是時夷船之在定海者多駛復廣東虎門香港合五十餘船奕山意芳有將畧首與商軍事芳謂

夷越虎門深入粵城外民居鋪舍櫛比無隙可乘即無隙可守惟於東南獵德西南大黃滘速下椿杙沉

舟堵塞而以重兵握岸上堆沙壘為城庶幾可作省城外障使夷不能搜截軍械運船散我穀米掉然後

俟風潮集柴葦為筏用火攻之方可得手既又商諸則徐則徐為六事答之一堵塞要口謂夷日擾省河

法皆難用當設法誘夷出獵德大王滘外否則束手待斃二洋面船查明備用三礮位驗演撥用四火船

水勇整理挑用五外海戰船分別籌辦六夷情宜周

密探報較芳條陳尤為詳密可行六條一水道要口

時夷船既破虎門深入堂與查省河迤東二十餘里

有要隘約二百丈水深二丈有零又省河西南十五里

面寬約二百丈水深二丈有零又省河西南十五里

深三丈餘若前此果於該兩處認真堵塞以重兵

則逆夷兵船萬難闖進省垣高枕何須戒嚴乃既兵

戾使前追悔無及今夷船正於此兩處要隘橫亘堆

截使前追悔無及今夷船正於此兩處要隘橫亘堆

有密船近日常往來說事之員督同洋商先用好言誘

令夷船退避此兩處而在我則密運巨石雇齊

人夫一見其船稍退即須乘機多集夫兵累千連夜

填塞河道一百就其兩岸厚堆沙袋每岸各駐精兵

千餘先使省河得外障然後再圖進剿此事不可

緩圖尤不可偏廢若僅駐重兵而不塞水道則夷船

直可闖過雖有兵如無兵也僅塞水道而不駐重兵

則逆夷仍可拔開雖已塞猶不塞也塞之駐之而不

堆沙袋則以兵撥開雖已塞猶不塞也塞之駐之而不

不塞不駐也此兩處辦成後應致力於內洋之長洲

岡及曠野最後則籌及虎門彼處有南沙山巨石可

東氛聞記

卷三

密探報較芳條陳尤為詳密可行六條一水道要口

年耐殿改造巡船及新造安南三板現在尚存幾隻
 裝配破械若下亦即開明聽用也查此若千亦即稟候核
 奪一現大何處此內應演驗撥用也查此若千亦即稟候核
 破臺既被估奪所失銅鐵破位合各師分一之盡不
 藉寇資盜深堪憤恨今所買仗非先籌破八千而
 之得用與否非無處試放殊不知佛新鑄不
 礙地祇須水謂無一堅同之船安破對山打去其
 上兩頭設棚五尺必不至於傷人並須各堆貯大
 每袋約長四尺寬二尺餘堆成頭而破子之入高
 尺許以爲砲靶對演沙可攜亦即見有確憑矣
 農深至多試過如尺對演沙可攜亦即見有確憑矣
 此十如式再鑄倘試後有用即日運省備防其餘即
 佛山如式再鑄倘試後有用即日運省備防其餘即
 近論匠遵辦似可撥至離省十五里之燕塘墟向來
 夷處所亦照前式堆排沙袋演試又廣協箭道有夷
 破六斤重較小似可撥至離省十五里之燕塘墟向來
 來粵客兵即令該管官帶領班下無不畢見一破
 之遠近備現再堅與兵技之輪高下無不畢見一破
 而三善備現再堅與兵技之輪高下無不畢見一破
 船卸各現存約有百餘位難俱不紅單船拖風
 備助似應分別查驗演放以便分大然未嘗不
 盤口至裝配兵宜將起裝就聽調庶免上管
 又口至裝配兵宜將起裝就聽調庶免上管
 一火船水勇宜整口等處分起裝就聽調庶免上管
 攻前月經楊參贊飭備柴草油料香裝就聽調庶免上管
 百餘隻聞係署標中軍副將等物葦濕短少應
 詒等經理其事茲隔多日恐柴草等物葦濕短少應

東萊閣記

飭查明重加整理其裝載之船原只以備焚燒固不
 必堅固若專藉一二力猶恐推遲而後之能成
 其船約以數隻爲一乘用之先此船宜移上遊近
 各船頭更得安力其未乘用之先此船宜移上遊近
 不帶裝載必安力其未乘用之先此船宜移上遊近
 攻隨燬船百餘隻內乘用之先此船宜移上遊近
 捐亦火船百餘隻內乘用之先此船宜移上遊近
 以爲必除洪濶之患其有無實前此虛糜項人
 非一用已散去可毋庸議外若泉運兩司訪履之
 勇現泊何處似應查點試以爲驗又番馬縣張令原
 船帶來壯勇三百名皆係以爲驗又番馬縣張令原
 陽帶來壯勇三百名皆係以爲驗又番馬縣張令原
 年會經論明肯下船者多起難保爲陸路之用而
 宜其技藝壯勇三百名皆係以爲驗又番馬縣張令原
 考其陣爭先者即予拔官如行矣一外海戰船出
 必罰自足先者即予拔官如行矣一外海戰船出
 別籌辦也查洋面水戰係壯勇長技如外海戰船出
 門外自非單薄之船所能追英夷長技如外海戰船出
 資制勝上年曾經商定式樣因局製更未及製
 辦其船樣存存商定式樣因局製更未及製
 路購料多集匠人須有船一個月之內可成此係
 後仍陸續造成總須有船一個月之內可成此係
 在長久之計惟宜及早籌辦若此船未成之前即
 資亦以在百隻自與夷船追擊不用管員帶領以
 資亦以在百隻自與夷船追擊不用管員帶領以

製仍派員在高遠山頭瞭望探報果得勝仗分別優
賞其最得力者賞拔弁職充入營伍緣漳泉湖三郡
人性強悍能出死力既可兼得名利自必踴躍爭先
較之本地弁兵頗惜身家者相去甚遠至於能在水
裡潛伏之人查本省陸豐縣之高良鄉饒平縣之井
洲及福建澎湖之八罩鄉其人多能久伏水中似亦
可以募用其火攻器具如火箭筒火毬火礮之類
亦宜多為製備以使臨陣施用一夷情匪測宜周密
探報也查逆夷兵船進虎門內者三月中旬探報
有三板四隻單桅大三板一隻其各貨船一隻兩桅大
三板四隻單桅大三板一隻其各貨船一隻兩桅大
現有四十七隻伙食船三隻此等情形朝夕變遷並非
致似宜分遣妥幹弁兵輪流改裝分路確探密封飛
報不得捕風捉影徒亂人意其澳門地方華夷雜處
各國夷人所聚聞見最多尤須密派精幹穩實之人

夷氛聞記

暗中坐探則夷情虛實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
新聞紙每七日一禮拜後即行刷出係將廣東事傳
至該國並將該國事傳至廣東彼此互相知照即內
地之塘報也彼本不與華人閱看而華人不知夷字
亦即不為看近年屋有繪譯之人因而轉購得新聞
紙密為譯出其中所得夷情實為不少制取準備之
妨多由出此出此出此出此出此出此出此出此出此
妨兼聽並觀也至漢奸隨拿隨招自是剪其羽翼之
良法但漢奸中竟有數十等其能為之畫策招人掉
弄文墨製辦船械者是為大奸須將大者先除則小
訪拿亦易為力矣是月則徐旋奉以四品卿銜馳
赴浙江候
旨之

命緣是時裕謙已抵浙自去冬曾與閩浙總督顏伯
燾浙江巡撫劉韻珂先後密陳則徐在粵辦理無誤
宜責以戴罪立功而謙之効琦善則以上年廣東就
本省兵防本省夷未聞敗辱為言比較迭失臺口功
罪則徐又先自請赴浙竭力籌辦粵中初聞有調外
實不知意出自上尚疑琦相因夷情反覆當大
示兵威密為奏請但未商及同城耳此予親閱之林
公若林公因言封疆大吏得調本省兵粵中兵額隸
水師者已不少皆總督所屬就地調用不致多費帑
項故辦理邊事以至奏調外兵為正今國家方
全威經用及兵兵何事不了此辦理至於萬不
得已之舉蓋初未料至是

夷氛聞記

上見夷情叵測外兵至粵者已有八千防夷敗而竄
浙爰有是命然其時粵聚兵雖眾守禦尚無勝算所
備攻具巨木之運自西省編紮為排筏者未成水勇
募自福建者千人香山東莞者三千一時亦未能驟
集奕山初尚用芳待時而動不可浪戰取敗議而翼
長文則李湘棻西拉本武則段永福張青雲輩皆利
在一戰為得功地且非是則軍餉將無以開銷也密

請開仗張必祿亦從而慫恿之奕山為所動謀於填
項官粵久素悉夷啊喝伎倆以為外兵新至當乘銳
而用亦不阻止爰於三月晦密集軍官發令三路分
出一屯西甯礮臺外為中路一屯東礮臺為左路一
由泥城出為右路使及夜運礮出佈置粗定將突攻
夷船於省河調發畢已日暮芳猶未之知兵出城奕
山始詣芳告以故芳乍聞不覺大訝拔劍奮呼謂事
且敗而局難收頓足至再奕山亦旋悔亟思挽回然

東氛聞記

卷三

令已行人自為備兵衆地散已莫及矣先苦水勇未
集會四川營餘丁四百願充其數與廣州應募者合
為千七百餘人乘小快舟挈火箭噴筒都司胡倬仲
率領而往分三隊伏約聞礮齊起抄後路攻之專以
長鉤鉤其船底擲火焚燒官兵但沿岸施礮轟擊應
之省河夷船出不意又值風逆一時四面受窘西路
攻毀其大兵船一火輪船二三板四小艇數十於白
鷺潭東路擊其二板夷衆從睡夢中聞變亦猝不及

備相繼溺死於二沙尾者無算總兵張青雲設伏西
甯礮臺夷見守禦空虛舍舟登岸者數百人伏發退
不及舟我兵湧出氣銳迎刃皆斃無存者義律夜深
聞攻殺聲不知何處有兵咫尺間調遣不及自夷館
踉蹌走出呼小三板渡上夷舟兵目援以登僅而獲
免四川湖南兵探悉義律所在相率向圍不知其已
遁也蜂湧入夷館登樓搜之不得則掠其貨物時米
夷商估館者外兵不
能辨誤傷其數人越日黎明夷兵大集援救止擊

東氛聞記

卷三

十一

沉其三板船一風潮轉順我兵反為所乘夷船豎黑
旗連日遊奕省河直逼礮臺勢甚張段永福領勇千
餘守天字馬頭望見夷飄旗速放空礮一闕而潰所
設八千斤大礮未及放礮眼已為登岸夷所釘守泥
城者為副將岱昌叅將劉大忠大忠即協守虎門夷
至先逃以陣亡奏請賞恤事後飾詞歸營者所備木
筏材料購自西省費數十萬及油薪船三十餘大軍
輜重咸萃此至是亦不戰而走軍資可用者盡為夷

有守北門外山者定臺俗以形稱者為總兵長春粵

城北五臺此其一也明以前無之迨至

國朝大兵南下攻數月而守尙固乃築此以瞰城中

瞭若指掌輔以東西得勝臺既築城始不支蓋攻之

利即為守之害粵既隸版圖承平垂二百年無議毀

其年前湖特尉天爵奉命從軍至亦以形勢不便思將此門城伸築而以者定兩得勝圍入城

內益不致毀拆而不知加城於山所費不貲尤非策也此與所議伐村里古樹塔河皆不可行而行

事至是初五日夷泊岸試登無阻拒者竟據之築土

夷氛聞記

卷三

三

堤藏藥為久守計登高俯瞰窺以筒鏡凡城中措置

及官民來往悉為所見頃與怡良議亟調礮置南西

二門示民死守是日福建水勇適至既入撫標官以

令箭揮使出城應敵以駐防將軍不肯啟而止芳立

北門女牆下詎至移晷刻忽掀搗大呼曰可擒也欲

以兵二千分兩翼下城擊之亦阻於同事不果稱疾

不出者二日火箭巨彈自上下者肅肅過耳畔芳談

笑自若罵曰醜虜要擊死老子耶左右咸股栗勸稍

避之不顧夷既聚泊遊奕小舟如梭織其兵船迭運

飛礮攻城沿珠江二十里間環東西南三門外礮聲

無片刻斷礮予往往墮城西北隅蓋知大將軍以下

皆駐城北貢院特向而注發而不知蚤已借遷避巡

撫署頃亦移駐城內矣入夜火光如晝日則四射火

箭焚南北岸鋪舍南門外燒燬尤甚民間無救者官

軍亦不敢出撲聽其自焚自滅留者但洋行貯貨棧

舍而已時內外兵萬七八千軍令皆撤入城都司守

夷氛聞記

卷三

三

備以上無一人在城外者夷小舟放火延燒兩岸惟

燬自二月虎門失事及是連日遇紳民眷屬遷下鄉

者每為夷舟阻辱巡船至則撒藥燬之有洋商家屬

為所迫及逃出條紙示之夷即反掉且為護送入花

棧河口連日火光燭天而放入箭彈恒看空處或竟

墮池鼎飛礮彈子大者至百十斤每自屋頂滾下無

人言當時共見一白衣人夜立城上以手接箭到

即應或以為非神助順不及此設一有貢院號舍八

千有奇令舍任一兵而兵往往拆數號通為一攜所

兵各招引其同隊三五成羣操門擊具而入隨地駐足於是夾雜故處佈滿內城營主但知按籍記其兵數實不知兵所寓何地同寓何人遇有號召輒出小旗沿街市招呼有畏徵發匿不出者非領餉之期無從見而問所駐地也夷登者定臺越山磴徑十餘里軍帥坐北門樓親視夷兵魚貫而上所至無阻莫可誰何駐防甲兵見而髮指動公憤自請出城截擊以阻其登城亦不敢有超城下者數十人中途復相計

東氛聞記

旗營藤牌少不足禦夷火器旋返城維上

先期令地方官以沙包遍塞城門初五六七日城內米值大起油薪將乏亟開一門放行歸德門開後仍置筆硯於卡房凡肩輿出城者令自書姓名始肯放出當時雖官亦不免蓋有謠言謂夷將裝扮差官與入為內應者故有是事然不搜其入而搜其出且但搜肩輿而步行者不與亦疏甚矣 諸帥初以衆兵閉處一城雖不得其用尚幸其安靜坐食可不擾害間聞忽初五日南海義勇為湖南兵誣殺

楚兵初駐東門較場其地多瘋女少未發面往往夜出就男子交移等則男受其病而女愈可憐楚兵新至未之知既而多傳染者或言該肉可已瘋疾於是樓遠近小兒旋營烹食之壯勇知其事以為人人如

此遂力與拒 羣勇大譁擁入貢院不散大帥不得已此致怨之由 羣勇大譁擁入貢院不散大帥不得已摘永福翎頂解其怨而互鬪者已乘勢四出放火殺人較場中屍骸如積矣逃難入城者恒指為漢奸攫其財物有挑夫於大佛寺前買粥方食芳以送琦善就逮下舟馬至適挑夫輟食出抵其前驅遽令斬之刀挑其首出至河干民環城聚觀駭甚先是方開仗越日旋有不循紀律聚搶夷館之事所搶貨物肩挑背負各壓所欲搶物多者不便回營受指摘則相與

東氛聞記

潛遁軍官未之知知亦無計招復也去者信足所之

罔識途徑道中每以所得易貨消散所過州縣沿途詣官索餉北行遠抵三水清遠者尙數十人地方為之應付具舟送返會城僉以追逐敗夷迷途為詞人多不能束以軍法反人為犒賞為其壓驚非不知夷在南而兵反從北返然不暇正言詰也夷兵中率有多年市粵者為之領導民與夷習義律初發難時時以繳烟斷市萬里虧缺為不得已之詞謂兵來但與

官爲難而無與民戶爲與市者訴其資市爲生者半
出番禺香山新安之市井無識否卽蛋民漁戶未明
大義以爲害不及民竊私憐之市粵者初謂義律僅
六七等官視若無關輕重船梢姑聽命焉食用居處
終與大班三班迥別義律亦退抑不敢擅作威福迨
來粵七八年值變起夷商雖號殷富實平民或假賞
於國或合力置船義律雖微亦官也倚以爲重國王
亦因其居久事習就令爲諸船總管伯麥雖以國戚
初至反副之自以勞頓風濤數月至則使義律赴浙
自留粵暫代其時義律隨挈兵以出破定海留船以
守意中國且厭兵當可動乃偕伯麥北抵天津獲陳
達得
恩旨復相與挈琦善文還粵候欵及偵知琦善以失
聖意得罪大局全易虎門攻陷皆兩人者爲之伯麥
絕不諳中國底細義律自繳烟取結屢與保純晤語
數出其妻於座示敬保純亦感其誠還輒私語所親

東氛聞記

卷三

三

故當事但知有義律以爲人尙明白可以理論城旣
閉軍帥伏處一隅半籌莫展百姓洶洶謂兵不足恃
城必破夷入必遭焚掠也則扶老攜幼哭詣怡良請
權宜爲目前計於是欵夷之議遂決城上改換白旗
軍帥以下各會印檄付保純繼城出就義律商之會
夷用正急思得貲以濟旋議定餉軍六百萬員計四
百二十萬兩作清收內商夷欠約限五日內銀項交
足大將軍擊外兵先離省城遠屯夷船亦退出虎門
東氛聞記
保純還述義律自指其心議定洋商合力僅得銀百
有天理良心不敢攻城語
二十萬兩餘從公帑代爲墊支括藩運關三庫足之
時叅贊齊慎後至城未啟阻居佛山會奏者惟奕山
隆文楊芳阿克精阿和墳怡良裕瑞言調兵萬七千
人奈無戰地安營熱煤濕蒸久而多病夷入北路山
巔居高臨下勢已危極一有疎失收復固難而土匪
竊發通省搖動亦斷難久守若不權宜行事必致決
裂其洋商欠項分於各商攤還
又奏據原商伍乘繼
等稟稱積有夷欠

東氛聞記

卷三

三

明分年歸款自十九年停止英夷貿易至今未能歸
 結除商等自行籌措外不敷銀二百八十萬兩一時
 無可借貸懇於庫貯款內撥借交領以清夷欠分
 年在生理價銀行用內按款攤出將借項全數歸
 此項雖由商欠而關係諸商實欲以其行羨清還
 商無可藉口等語當時諸商實欲以其行羨清還
 項及和約內已准英夷請裁去洋商無羨可收此
 雖該商舊欠在先終歸懸宕久而未清又臺灣夷
 願林供云廣東行商給還烟價不云該商至所給還
 舊欠益當時兩項在夷商尚未及分晰也
 夷欠即作烟價及此後是否停給香港皆未之陳及
 也方議款時夷兵以船泊泥城登岸肆擾沿西及北
 其據守者定臺者兵千餘款成尚遷延不遽退伯麥
 身肥體健首大如斗自恃膂力率領餘眾自臺下聞
 至泥城西村蕭崗諸村落大肆淫掠姦及老婦村民
 大譁舉人何玉成即東傳東北南海番禺增城連路
 諸村各備丁壯出護附郭西北之三元里九十餘鄉
 率先齊出拒堵對岸之三山等村亦聞聲而起老弱
 饋食丁壯赴戰一時義憤同赴不呼而集者數萬人
 夷目畢震領其兵與村民戰村民稍却被追深入牛
 欄崗所近居民大至轉瞬民多夷少急匿叢薄間放

東氛聞記

卷三

三

三

鎗自衛村民但遙圍之入夜則脫衣懸樹杪迎風搖
 颺作疑兵民不敢前及天明入林內搜殺幾盡逃者
 不識途徑亦多被截擊有叩首流血得免者伯麥畢
 霞同時殞命收其調兵符券防身鐵劍小鎗之屬夷
 兵方捨命突圍出無奈人如山積圍開復合各棄其
 鳥鎗徒手延頸待戮乞命之聲震山谷村人以其困
 不復逞亦即不殺其留者定臺餘夷尚眾一人不敢
 下村民但環立山麓相約聽其餓斃圍既久越日義
 律馳至亦被圍密遣人間道求救於保純保純聞報
 請於墳或勸出福建新至生力軍助村民活縛義律
 監而勿殺挾使悉其船出外洋還我漢奸以是扁懲
 之機不可失當事相顧無敢任者咸以為事在和後
 不欲更為戎首且款銀已先給設敗盟於我有害無
 利堅却不用其策然款貨來從三庫商行分起運下
 夷舟其日計已給者僅及四之一而久困之夷得全
 款一時驟裕有所恃以外擾江浙粵為彼中市舟最

東氛聞記

卷三

三

三

旺馬頭向所稱呢邊火石棄物皆可易錢者萬不肯
取快片時招怨賈恨而輕棄之當時能畧延期日陳
兵城上不下與戰縱不給以賞彼無所焚掠將自止
亦無攻及城池之事不過以朔日之戰遽收兵入城
為彼所窺因以焚擾為報復我愈退而彼愈進蓋情
事之常亦兵家之所宜然耳事經兩日之久倘官民
同志稍善機宜村民萬口同聲索其繳還原賞而後
散官為調停其間續給者當可免彼目覩民情計無

夷氛聞記

卷三

復之未有不可行者惜乎策不及此也頃令南海令
梁星源番禺令張熙宇隨保純出步向三元里紳民
揖勸代夷乞免越數時許紳士潛避民以官故不復
誰何遂親翼義律下羣夷繼之衆口誼譁笑聲聞十
里其後逆匪犯湖北梁殉節張防九江敗於小孤山皆罹至兩司矣余守因試為士辱引病去皆保全
粵人而不夷自是始知粵人之不可犯尅日全幫退
虎門外其時近海紳民有欲邀於海口奪還所得賞
適其大船擱於淺沙將截焚之亦為頃所聞切諭而

止其他船在虎門外者初四日新安武舉庚體羣夜
半出火舟三隊自穿鼻灣乘潮攻而燬之佛山義勇
亦於龜岡礮臺乘上風颶毒烟斃夷數十破其援舟
欸夷事

聞舉以切責諸帥皆望吏議義律入內河恒陸居坐
肩輿遨遊市上例所不許也百姓已見而切齒遁後
自慚無以對漢奸乃出偽示有不難報復姑示寬容
語以掩其辱三元里等村民亦大張文檄痛斥而醜

夷氛聞記

卷三

詆之戒其毋復相犯盡出所敵級及奪獲礮械繳之
官當事優予獎勵為祠祀死事者玉成等請自海珠
至石門水陸衝隘如仁威沙南荔園泮塘澳口及對
岸之白沙增步各按險要設防置礮河南數十村及
城東燕塘亦均起而團練進士何有書等接踵倡行
各就所近設為社學輔以公所而二之西北曰昇平
東門曰東平練勇至數萬無事相安農業有警農即
為兵一時聲勢聯絡咸隸廣州協副將二社學外繼起者河南橋

內日隆平設於道光二十九年夷請入城時南門外日南平則奏而未成村間曰坤維未果 民與官應墳復防其內擾策之大帥取則徐前堵塞兩臺口之議稍推而遠之於東西兩口先大石次瀝涪又次獵德沿及石壁黃埔三山凡夷船可以直達省河之道度其船之脩廣勸紳民買石沉而狹之淺其河底僅留中小口通民楫而阻夷船之闖入者先又於所堵四旁密豎椿柵復縱橫曲折投石其內慮其輪舟挾火力或可用鉤扒拔石徒勞無濟也於是勘擇

東氛聞記

卷三

要道東路如東礮臺赤岡二沙尾洋桃地姚家圍南路如大王滘南石頭東聖鳳凰岡西路如西礮臺示靖海珠新整竹排頭泥城北路如永康拱極保極者定紅棉寺餽餉山或舊有礮而壞於夷或舊未設臺而新相形勢補築者並鑄安巨礮分防丁勇別於海口要隘設士整三十餘防維周密以補東南兩口臺所不逮令訓導黃培芳拔貢生余廷槐齋徽周遍村落開陳大義民氣感動而後檄知府楊需署糧道西

拉本南韶總兵馬殿甲高州總兵趙承德督標參將曾逢年游擊李志和趙如勝督學正曾釗守蚌蛇洞大岡邊為南路正防而以從九品林俊英守穗石文生彭鶴年守壩頭廟武生范廷安守南亭職員何大山應之教諭陳文輝守官州外委曾文基守官州門為東路正防而以從九品銜綬光守瀝涪應之從九品楊汝正守三山大通河為西南河路正防而以副貢生高廷佐武舉關鵬飛守南頭教諭虞世珍守東

東氛聞記

卷三

聖應之拉本殿甲又自守龍船墟得勝坪及獵德諸臺舉人李國賢守員村文生葉焯守下渡頭拔貢陳大勳守東礮臺文生林福祥以水勇為應計南海番禺團勇至三萬六千名而營兵不與焉取濱海數縣漲生田坦凡十七萬餘畝收諸公招佃納租曰屯田為守臺墩與捐造巡船兵食屯田之說係陳於南海會劍旗人樊封皆博古士見知於祁公者也始以兵食急需知粵東近海沙田之歸殷富家者日有漲積每視原承多溢下令許田鄰首於官勘實收為公田一時首者紛至被控者動借廢照影射非通海清丈不可神公慮撥民遂止

其事又論召好義者出已田歸官以原買價銀數請
其於所是點者以西潦成沒失收之田獻引勘收委員
詰田所但見禾根在畦不知水退萎苗所餘發佃無
應者因議使本士紳士駐局分別受浸田段俟進局
難其選許員外祥光並述孔觀察意謂予當省定久
且之再三順沙田被水處所時予方居憂馳書見勸予
辭乃奏請取沿海數縣凡貧民照例赴縣承墾而未
行各按所墾赴官領佃照部限半年領外即准他人
承佃白太守從速率各縣勸民認領督撫出示招之
以養兵費無以應香山令嚴香山認領督撫出示招之
初尚徘徊無以應香山令嚴香山認領督撫出示招之
其屬香山司巡檢饒長春來印示交予為驗當時猶
出承會大府亦以為言且出印示交予為驗當時猶

東氛聞記

卷三

以為官佃常例不過大租易佃無害於民重以大吏
及白守之故時亦畧有所勸令其自以保佃姓名呈
官備案而已其後部議照地丁例行則官受考成者
重而自墾之田自領其佃雖屬順理而田尚在水久
之待園築而後成未方運石堵塞視夷所入要津一
免壅水為害可歎矣
時並舉南灣九龍產石之山悉在虎門外夷船所聚
因購於內地之潭洲絡繹運載隨至隨沉諸河夷已
偵知之謂不利已出入則駛三桅船泊橫檔馳輪舟
三槓入大石四沙赤滙角遇石船即焚紳士曾劍林
福祥周其俊何達海各督其勇護之工始克竣
委調

省令馮沅督諸紳堵河沅日堵河當量其淺深廣狹
以開方法測之今由石船遇河口即投受石不均恐
有阻水之患又其時所募守口壯勇月食或八員六
員不等悉出籌捐局設大佛寺勸捐洋鹽二商捐百
二十萬兩紳民各自赴局捐貨及鑄磁案 礮械甲仗
臺購械三十餘萬兩勸及半予隨告發 礮械甲仗
皆日有補造貨既厚集凡有一材一技足資捍禦可
稱破夷妙計者騰揭黃榜奉
諭旨招徠之即所條策而詳為講求著效者優獎與
築臺製械者等當是時人人思奮翹首企足以款夷
為辱將待夷船之再入也而盡殲之廣管數縣游手

東氛聞記

卷三

之眾收勇籍者十之八緣是內河村落盜匪亦無復
竊發益豐其口食時其訓練日飽食於臺敵力無所
用無不磨拳擦掌以待一試 當時設勇未試而內賊
即四起實見 頃以內勢既定省城根本無可搖動而
後由內及外層次整理以虎門諸臺修復為終事至
派將弁設防守如平時而後已英夷平日已畏粵民
勇悍至此知內河守備綦嚴愈不敢正視粵東越虎
門一步因變其說謂市久人習不忍肆害且存市地

為他日相見計欺粵民之恃夷為食者但速建香港
房舍拆虎門舊臺石悉運以出請官為示召商民就
香港與貿易至是請已再矣內商以風浪險無肯往
者夷請以尖沙嘴九龍山二地易香港當事以未奉
諭肯却之而反勸其入市黃埔夷以入埔必經虎門
諸臺修於彼不利遂泊兵船阻我與築葢毀石之舉
不盡關營建也以是雖就款市仍未得流通貨物仍
壅滯如初國商咸以義律函莽就款不以各省所索

東氣聞記

卷三

馬頭入議責之會英國王別派噴昂渣為大總管又
派吧噶與思啞教力巴敦時為副增船大者合前至
百餘小舟數百來粵義律亦自以官小為所屬宜受
鈐制慮其至或生異議無以對保純也遂先期借帶
運粵所得銀揚帆返國按顏林供伯麥姦滿被毆死
報知女王派噴昂渣來然伯
麥之死在四月而七月噴昂渣已犯廈門彼國遣將
不如是速冠海記云伴言國王隨義律無能改命噴
昂渣所措無能者以議款不索各省馬頭亦與伯麥
死同一時事義律先自請換已得請而行且知增
兵易將將至改選
去而非代交也 奕山因議款有離出省城之約旋

偕隆文退居距城數十里三水縣之金山撤湖南兵
歸伍留芳駐城彈壓院芳初君貢院避暑欲遷越華書
院以管為大帥行轅也予方監
止之隆文素剛直軍事多持正論格於勢不得行其
志金山山水孤僻之地居甫數日心抑鬱恒咄咄自
語謂無面目對

君上歎不絕口寺僧頗知事故進以諧談欲舒其憤
懣果畧一啟顏因潔卮酒奉焉不飲曰汝方外人不
識予心非相却也予自分辜

東氣聞記

卷三

恩罪重方愧悚無地日在憂憤中敢以酒自娛乎僧
再勸則色變曰若更相迫吾立嚼吾舌矣竟不食死
西觀察為翼長攻城時方居貢院忽礮彈飛至擊中
其僕遽倒時驚悸喪魄未幾以心疾死隆參贊家都
城死後門戶蕭條一妻髮皓然撫其子孀守廣
東於那鄉試主考率小門生見之猶問粵事 噴昂
渣至粵知義律議款止了粵事且所得故商欠而閩
浙江南之市地將開英國他日無窮利源又恰符其
借失市構兵之本意且犯他省仍不與在粵和議背
况義律適去粵官難以責備設遠來無奇功是明居

義律下矣計既定遂嘗試以覘中國意乘

諭旨令酌將所調防兵裁撤謂有機會未宜坐失於

是舍粵洋而北以潮州南澳為粵閩適中地帆檣之

所必由也爰於南澳長山尾預泊數船載馬備登陸

計船狹不便芻餼則沿岸蓋造房屋上為層樓澳官

無止之者土木日漸增益駐人為兩省往來航船響

應頃令海陽令倪澧諭毀之先是澄海學諸生就課

蓋夷屋養馬事言之切實時方奉旨不准香港

搭蓋故南澳文武無敢言及者予已奉調旋省袖卷

夷氛聞記

卷三

呈制府那公行海陽倪令帶部巡檢往查夷初向支

吾不肯拆再往以正言曉之時駐泊止一二船懼內

地兵威即遵拆而放馬於長山凡十二匹過者以七

皆見凡夷馬皆剪尾可認也此辛丑九月事

月初十日與吧噶思亞勤力吧敦時等駛火輪兵船

數十榔尾闖廈門旋青嶼越日投書提督嘆自稱公

使巴稱水師敦稱陸路並云提督詞極悖誕謂不照

上年天津所議事款即應交兵暫空廈門城邑讓其

軍士棲止俟定議後繳還提督陳化成老而能軍遇

閩海遊奕者輒擊之礮傷足猶鼓勇進尋改官江南

去時總督顏伯燾先已出駐泉州提督寶振彪適洋

巡出留兵無幾方以粵夷就款有

旨撤兵水勇已散伯燾率興泉永道劉耀椿自白頭

汎倉卒出迎擊以萬斤巨礮傳令對岸之嶼仔中路

之鼓浪嶼三面合攻沉其大船一兵船五復損拆其

船桅夷冒礮蜂湧而進集七八船併攻一臺別駛三

板船分路登岸用先後夾持之法攻一臺破復攻一

臺勢甚兇猛副將凌志以下多被傷且死兵勇血肉

夷氛聞記

卷三

狼藉猶奮前拒敵自辰至酉斬殺亦畧相等夷船絡

繹愈至愈多人登岸者亦愈殺愈厚迫併力環攻大

礮臺我兵遂不支矣沉兵船五官房舖舍悉為飛礮

延燒又轉我臺上巨礮內向反擊城破據之伯燾退

保同安縣城專派同知顧教忠移駐浯尾汎以防越

廈入縣噶喉調金門鎮江繼芸陸路提督晉陀保分

防要隘繼芸戰敗落水死志負傷殺退前夷為後隊

所逼副腹死都司王世俊殉之游擊那舟珠楊青江

罹重傷備弁死者數人前一年夷船初次入擾廷楨
方督師但令耀椿固守舊礮臺兵力聚於一處得自
保伯燾世任封圻又籍東粵連平州與廈門距近地
方夷情皆所素習深恨琦善一意主和開門揖盜而
意見與則徐頗合甫抵任即追劾提督陳階平告病
規避罪以為廷楨但知自守勢不能剿盡橫逆且謂
守而不攻則我勞而彼逸彼省而我費夷礮不及岸
礮之大載火小舟雖恃以焚夷然僅可用於內港而

東氛聞記

卷三

三

不能擊出外洋整鑿見諸奏牘慨然有澄清海宇之
志請帑三百萬造戰艦買商船五十餘募伍數千為

新兵招海濱勇士八千鑄大礮千

先期令候補知縣孔昭慈赴潮州購
買船鐵及一切軍資不惜貲費孔昭慈常令廣東
平丁艱服閱改發閱至是効力軍營者寓潮城穀倉
會予送汕頭購大商船欲歸領項再至予謂軍務甚
詳從汕頭購令先由海往而後以人解價償之為便
並常隨購隨令先由海往而後以人解價償之為便
時首邑為倪念漁太守遵舊令順德可與暫假否則
汕頭售船主人其父兄子弟多在學一言為保即可
了無事往來稽延也孔大喜議甫定而厦門已被孔
遂跟蹤 增建口外之崑嶼青嶼大小檔三礮臺守禦

既分船又購自沿海郡郡不時至計師船需礮千一
臺需一二百急卒匠鑄未成攻守雖有人有地而軍
械不備仍復制肘臺牆開門置礮牆厚門深又不能
左右活轉但可直擊夷船一知避我礮路過此即衝
突無碍往往先試以敝舟而後啣鯨排進致有此失
既退至同安海上先期散遣之丁壯因厦地人皆遷
徙無所覓食夷遂招而養之盡為所用厦雖為全閩
門戶然實無險可據故夷得之亦不能守遽以二十

東氛聞記

卷三

三

一日駛其三十餘船並掛帆而北留旋內港者僅數
船勢孤不復登岸旋鼓浪澳者瀕出猶大言今雖暫
去行當復至至則於此蓋造樓房必俟官給銀乃已
蓋猶是廣東故智已為

聖明所洞悉有可堵則堵可剿則剿此外更無酌量
辦理之

嚴諭也 願制府奏云逆夷窺離厦門口岸於七月二
奕經臣飭令厦防同知顧教忠安禁逃避同鄉民人
並查明被害之家並予撫恤於二十四日由驛馳奏

東氛聞記

各在案茲於二十六日據廈門與泉永道劉耀楮稟稱該同知顧教忠稟奉前往廈門口岸會同署水師中軍各將陳勝元查得各處街巷並無夷人踪跡所有逃避各鄉男婦陸續轉回各尋舊業商賈肆市未經殘毀者亦漸照常交易該營妥為彈壓諄諭各鄉紳庶人心稍定並經該道查其被害之家尚須逐一查詢者各率子弟保衛相資其被害之家尚須逐一查詢造冊詳請撫恤等情臣查海島中後兩路一百三十餘鄉雖皆痛疾心矣禪自夷船開三十餘隻之後臣恐痛定思痛疾心矣禪自夷船開三十餘隻之後臣分遣員役各處高山用鏡瞭望附近大海東控一帶大洋帆影不絕或駛或泊三五隻來往遊奕不敢上岸所有在鼓浪嶼聲言起蓋夷樓必須官為給銀方肯全行開駛探問如有文武在廈即欲呈遞夷書是以飭令顧教忠暫駐鄉關與陳勝元察看動靜隨時稟報酌量辦理除臣督同在事文武團練兵勇相機追剿不遺餘孽外所有收回廈門口岸及安集逃避各鄉民人現在辦理情形由驛五百里具奏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廿一日奉 上諭據奏廈門各處街巷並無夷人踪跡商民復業穀米流通等語覽奏已悉現在大東東控一帶大洋帆影不絕廈門口岸夷船來往遊奕是此時廈門街巷雖無夷人難保不懷別項奸計欲進是此時廈門街巷雖無夷人難保不懷嚴防本日已降旨從寬治罪務須督飭水陸將弁加意倘再有疎虞罪在不赦矣該道該督應即嚴飭各處得遂所欲又欲種其狡智該督深知廣東辦理不善若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如果呈遞夷書斷斷不准接受現在辦理機宜可堵則堵可剽則剽此外更無酌量辦理之法又另片奏此次夷船探聞義律在內仍著嚴密偵探遇有獲到夷人細加詢問可得其實該

夷氛聞記 卷三

東氛聞記

夷如果復來自當痛加剿洗即僅數人數十人登岸亦當盡殺乃止現在該省新兵義勇已有二三萬之多若駕馭得宜據險設備亦不慮其滋擾率制該逆屢經犯順未受其創正當乘其驕橫之際力挫其鋒若外托持重之說內存畏葸之見尚安望其一鼓此作氣大伸國威即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伯燾令激勵中後兩路百三十餘鄉及馬港一帶團練至萬餘人同安募兵三千餘晝夜輪防亂石拋擲使留船聚泊無所其速去也意固在江浙臺灣亦緣閩續防嚴密有以使之是時分擾定海臺灣者半為廈門退出之船同時分撲兩地而意則專在定海故所用船臺灣少而定海多當時漢奸為夷畫策或以定海界接內地兵力易集非如臺灣為海外孤郡止恃澎湖為聲援而風信不常勢難聯絡但能入其口岸即可得力或以臺灣昔為荷蘭所有而奪於鄭氏港門險阻較諸荷蘭之沈舟拒鹿耳門時難越百倍海舟素所習聞止可以一二船嘗試知難而退不值枉耗無益之兵力是二說者皆夷所知而不能捨至福州通市則彼意中事而離廈時反未之擾及者蓋五

一六五

虎門在省河外河沙甚淺潮咸乃可通舟潮漸縮則漸為沙擱非輪舟牽拽不可恐舟未浮早為我兵擊碎且受火焉所畏在此也鄭氏之入臺灣在順治十六年兵敗江南被剿金厦後逾年遂據臺屢擾閩粵為沿海患康熙中興師征討克塽降至是已百四十年矣南自瑯瑤北至蘇灣以臺澎為中路南鳳山北嘉義彰化淡水及新開之噶瑪蘭綿亘延於山後凡千八百餘里設總兵綜攝師千分水陸十六管額兵

東氛開記

卷三

萬四千六百有奇無土著但從閩中督撫水陸提四標漳汀建福海金六鎮標福州興化延平閩安邵武五協計五十八管抽撥更戍渡臺後自七八百至百數十人布散臺內外十六管以三年為瓜期期滿臺灣鹿港蚶江廈防四同知各配船渡新還舊是為班兵益臺地番民雜處漳泉粵人各分氣類動輒犖衅械鬪民氣浮動易生反側生番深居山社自耕而食不與民接更性野難馴故不欲召募於本土班兵則

家在內地同營來者多不過百其至也又為之錯雜散布立法之意誠以海外孤懸風潮洶湧往返非可以常期測有事勢難恃內地策應班兵既有兵餉仍給以贍家米石歲由臺運入穀八萬五千二百餘石可以安受訓練為東南沿海數十郡藩籬外夷不敢窺伺成效昭然也

東氛開記

卷三

道光二年閩督撫以葉臺道議欲改班兵為召募歲省內長養米數萬且以處偷渡游民免補草造冊之擾時觀總兵未能決質於姚司馬瑩為議二篇暢論總督籌議而行會趙文恪慎吟繼節城得瑩議乃罷至今仍沿舊制夷事初起臺灣時聖慮屢諭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以夷船沿海騷擾亟宜嚴為預備督撫亦以內地防範嚴緊且定海既失大兵雲集一經擊敗勢必竄逃臺為歸途所經備哨巡拒擊勿任停留潛銷鴉片瑩使知縣魏瀛會廳縣營勘修礮臺復加以礮墩礮牆麻袋貯沙以衛又於郡城自小北門至小西門加築外城和栢國雋藻黃鴻臚爵茲奉使所會

奏在籍提督王得祿游歷海洋嘗以水師六百破海賊蔡牽黨數萬於洲仔尾既又敗朱濱於蘇灣者以功世襲子爵最精習海戰至是老而家居瑩請於廷楨奏請使出襄軍事得

旨令與鎮道協力商辦夷船自上年夏已不時經臺澎洋面西駛及鹿耳門外馬鬃際深水外洋但徘徊不敢進口副將江奕喜恐其竄入北路內洋則難以制伏即乘東南風越其前鎗礮兼施夷亦還礮回拒

夷氛聞記

卷三

遠轉帆向西南急遁追至莛丁仔洋黃昏霧大越晨始收望之不見由是始議造巨艦倣得祿舊製建威莫海船式以備戰得祿建議但嚴守口岸不輕與海上決戰洪阿先緣他事與得祿有隙瑩勸兩人棄嫌敦好兩人亦各矢公誠頓忘前怨得祿自募精兵三百出駐澎湖以澎湖西距廈門水程七更東距臺六更一協守之慮其單薄也督勵將弁為臺聲援臺地募勇安兵洪阿出郡城南路瑩赴北路至雞籠兩路

口岸親為整理郡城要口三日平平大港日四草日
日番仔壠即鹿耳港外口淡水廳二日滬尾即八星
全日大難龍鳴瑪爾界外一日蘇灣皆水寬深餘南
北路小口九墩淺狹鹿耳原稱天險道光二年淤廢
船不能入各口共水師兵二千四百八十一屯丁二
百勇二千一百六十水勇五百二十得祿及履縣團
練不在此數內各庄壯丁自一二百至七八百計團
練凡萬三 相其險次測水深淺堵以船筏裝石木桶
而沉之嚴杜奸民接濟收其悍徒為勇俾絕內顧時
班兵額缺未補者千餘就現在水師派員弁於十七
日授以機宜令於臺墩多插旗幟守口者日必三次

夷氛聞記

卷三

登陣 姚石甫觀察臺澎令壯勇不能登陣議曰夷
匪往來臺澎無非窺探虛實見口內無人則乘
虛入必多插旗幟使不測我兵多寡臺地游手每秋
冬蠢動今借防夷得資生免為敵用據外即以靖內
惟事守口之人逸樂恐其滋事故每日三次登陣使
其練習今每日一次點卯對海聽其自便失召募守
口本意矣又駁鳳山港毋庸設礮勇議曰據稱內修
戰備毋庸外示兵威所恃者口小夷不能入耳彼非
愚人豈不知更換小舟耶現奉憲檄夷匪劫商艘取
漢人衣服則有坐小艇冒漢人入港矣夷匪直利水
不利陸登岸原足勝之今縱之使入欲誘登岸乎萬
一不謀不遂徒自撤其藩籬不踏定海覆轍乎夷大
幫果至則各保團勇足以破之使登陣者得休息非
徒任在成久勞之無事以守口者為正兵有事則出
士責以破敵也

新兵以應之視敵多寡定派防人來船少則出擊多則守內港以俟大船既不可入小船則非所畏誘近礮臺殲之可以得志佈置定姚觀察履顏督署謂王提軍以鄉勇烏合恐無紀律欲分交各營操演但今雇募在口長駐防者二千六百餘人各庄團練萬三千為數實衆若配營操易撲者烏合也若入營教以紀律則營中所長彼且有之異日不可復制云云此通論也粵中已款夷且堵河矣又募勇至衆日教以抬槍弓箭及裁撤失食則羣起為盜每言營兵不可靠而後招我輕視營兵如無物貽害至不可勝言不獨臺灣民悍難制也

東氛聞記

卷三

口之萬人堆越日黎明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連發二礮壞兵房一參將邱鎮功守備許長明歐陽實發礮回擊三沙灣礮亦接放為應鎮功突燃八千斤巨礮中其船桅立折索紛紛斷即隨水退出適口外驟起潮頭撞礁船碎夷多落水息岸下其三三板駛竄文武官分帶兵勇駕船出生擒黑夷百有十四人格殺者五一夷日投水死其一駕三板偕諸夷逃別營聞信截擊千總陳大坤在野鼻頭遇逃駛者沉其三

板殺白夷一擒黑夷二十同知曹謹在大武崙港外殺白夷二黑夷十七擒者九十七日在草嶼殺白夷五獲其圍冊繪山海五十曹謹獲夷後巡至鷓籠夷屍二一白夷戴黃金冠紅兜毬甲一黑夷似係夷奴此屍似投水之白夷然據頭林供船上官頭一响味萬一吧喇吓一咆吓勢危一人跳海一人刺目一同白黑夷駕三板走是登岸自盡者即走脫者矣雞籠破獲夷舟奏云本年八月初一初五等日據淡等外洋有夷船游奕當飭守口文武各員相機防守倘進口門即開礮轟擊旋據臺灣水師副將江奕喜南路參將余躍龍署鳳山縣知縣白鶴慶稟報南洋夷船一隻將進口門見文武兵勇人多防守嚴密

東氛聞記

卷三

立即竄駛北去又據淡水廳營先後稟報八月十三日申刻有夷船在雞籠口外之雞籠代洋面停泊等情又經臣等飛飭廳營會督文武委員義首人等嚴防去後茲於八月二十五日據鳳山縣知縣白鶴慶稟稱淡海水同知曹謹委駐雞籠協防澎湖通判范學恒委巡海口之即用知縣王廷幹稟報該夷船於十五日辰刻移泊近口之萬人堆洋面該員等用千里鏡照見一雙桅大號夷船拖帶三板多隻有夷人在桅頂張望十六日卯刻該夷船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連發兩礮打壞兵房一間我兵尚無損傷該參將邱鎮功督率調防難龍之署嗎瑪蘭守備許長明署艦守備曹謹范學恒等在二沙灣將安防大礮緊對夷船轟擊曹謹范學恒王廷幹督同艦解縣丞宓惟慷在三板礮礮亦放礮接應邱鎮功并手放一礮惟八千船六千船大礮有準立見夷船桅折索斷船即隨水退出口外海湧驟起冲礁擊碎夷人紛紛落水死

者不計其數或島水上岸或上三板駛竄邱鎮功督
同署守備許長明歐陽寶署千總陳連春外委尤登
和帶兵駕船趕往生擒黑夷四十三人又割取格殺
黑夷首級四顆該令王廷幹遣派家丁隨同縣丞必
惟人總理謝集成董領屯丁卿勇出洋生擒黑夷三
一黑夷二領家丁生擒黑夷五顆該同知曹謹之親
擒黑夷二領家丁生擒黑夷五顆該同知曹謹之親
屬補從九周晉昭亦經趕到幫同出力當該船擊碎
時候一白夷自行投水是到幫同出力當該船擊碎
署鎮解營尾守備臺協千總陳大坤同委員德化
縣典史陶榮在滬尾防守聞信馳驅南逃擊在野
柳鼻頭洋面見夷人數十駕三板一隻向南逃駛該
署守備等揮令兵勇開砲將其三板擊沉夷人落海
該署守備一人首級生擒黑夷十八人委員陶榮生擒
取白夷一人首級生擒黑夷十八人委員陶榮生擒

東氛聞記

黑夷二人金包里汛外委林光章目兵何得和兵
李起鳳等皆一同出力又據該同知曹謹通判范學
恒參將邱鎮功署北路右營遊擊安定邦先後稟報
十六日晚有白夷帶領黑夷二十餘人駕三板一隻
在大武崙港外竄駛該廳遣派役勇坐船追尋十七
日早在觀音山追及互相格鬪該署游擊督帶兵丁
截擊當經官兵役勇刺死白夷二人落水生擒黑夷
九人殺斃黑夷十七人奪獲夷砲四門兵丁謝捷陞
同鄉勇二人均各受傷謝捷陞傷重旋即殞命十九
獲白夷屍身二具查驗一穿紅呢戰甲胸前刺有八
卦形一係尋常夷服胸前刺蓮花形左右臂腕左右
腿或刺人形或刺蓮花形又撈獲夷砲五門
重七八九百觔不等大小礮子數十枚鐵旋一門大
鐵鉤一箇署千總陳連春撈獲大夷砲一門重二千
觔大鐵子一箇棕櫚二個被水大藥不計勦重又該

同知曹謹通判范學恒遣派義首帶領壯勇及必懸
丞丁役人等十七日駕船搜捕至外洋草嶼有白夷
二人紅夷二人携帶圖冊在彼藏匿經役勇等上前
圍擊該夷俱被格殺圖冊在彼藏匿經役勇等上前
中繪山海形勢册頁五十一篇夷書二本又夷字
十紙其夷書內亦繪有城池人物車馬形狀等語時
廈門外援已失臺中形勢益孤危民間驚惶謠言一
日數起遂撤還巡洋兵船塞鹿耳國賽三鯤身專防
要險請帑三十萬資軍需人心始定洪阿瑩均
賞花翎九月初五日三桅紅旗夷船泊雞籠口外忽
換白旗駛近萬人堆放三板二進口願以銀每名百

東氛聞記

員贖還俘夷無答者流連數日十三日辰刻大船突
入直撲二沙灣臺砲發猛烈破我臺石兵房其地三
面環山形勢頗峻有險可憑守備許長明率外委伍
雲升先裝砲伏三沙灣之鼻頭山伺擊之斃夷二退
守衝隘義首壯勇齊至助戰夷船之在龜頭洋者亦
逃放巨礮為彼聲援而不敢入越日夷見兵勇驟增
人叢山險仰攻不利日半遽出口去會南北兩路土
匪乘機竊發郡兵存者無多內地處處設防未便

請渡添兵壯來助鎮道就以民勇選補班兵之缺鼓率兵將尅期撲滅內逆一時剿辦淨盡先後奏

聞以功並給世職洪阿騎都尉瑩與知府熊一本並雲騎尉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同得優獎有

旨集訊夷俘因知噴鼎渣攻廈門後分其船二十餘

北抵浙江別派啊味萬率顛林等駛其三桅船三同

赴臺洋伺便窺臺郡開行後二船者不知何地阻風

停泊未得聯踪而一船先至闖入被擊也其再擾定

東氛開記

海之船亦同以是月出當英夷之候處分於粵也定

海尚留船盤據不肯遂歸我地伊里布示諭居民謂

夷人無向定民擾累即不得復行查拏并據夷書以

現在夷已起旋十四船赴粵移慰巡撫蓋未深知夷

之詭詐以為從此馴服直信不疑然當時巡撫劉韻

珂則偵探留定諸夷方築礮臺開河道穿達城中踞

任岑港沈家門兩處民房搶奪淫辱如故又偽示招

居民接濟種種情尚可疑奏謂定海為通洋適中南

閩廣北江魯直隸並可揚帆分駛忽南忽北難保其不勾引漁盜為羽翼浙為財賦淵藪甯波定海又浙

中精華在定海者必覬覦甯波請乘市地未定早為

杜絕因綜舉八端之不便者曰地利曰物產曰勾結

曰烟禁曰關稅曰防費曰國體曰民心反覆縷陳固

逆知夷情之必不能決捨定海以去不可謂非失幾

之燭也浙撫劉奏云竊滋弊不可不決防患不可不

夷情不可不稍疎事後臣查東船停泊定海者百二十

餘隻空城亦未敢還如果真心赴粵此蒙 恩准

查辦自應率領循何以分頭恐踴躍該夷有欲在

之時獲陳弊患叩乞 聖裁一在地利查粵東海

口向係各夷互市之區止准停泊虎門故夷人有深

畏虎門礮臺之說不放輕犯是廣東海口既可守迴

環諸山巖險形勢控制防範綦嚴至定海孤懸海外

並無咽喉險要附以控扼其西北直達定海之鎮海

系山率錢石浦及紹興之餘姚再西則達台州之甯

州黃宥溫州之至環瑞安華清等處正北則直達杭

州與江蘇之崇明上海通州等處一潮可達綿亘二

千餘里大小海口數十處并與紹興石塘及江口河

道可通若英夷在此通商地勢散漫一盤踞日久極

力稽查亦斷難周密且馬頭既立該夷盤踞日久悉

於沿河形勢探訪熟悉不可不防其漸一也一在物

產查浙江通省皆產稻穀杭嘉湖產蠶絲溫處二府
又產純鐵嚴金衢溫台甯紹各府則又皆產茶葉
斤例禁出洋蓋緣素為夷人所重至茶葉則夷人更
以之為命是中國之所以能制外夷之受制於
中國者在此若英夷在定海通商稅則既可
近謀取而各處茶葉更必潛收不特耗內地之貨財
馳該夷之忌憚且其富三也一在勾結英夷自佔
匪以逐其貧而益其富三也一在勾結英夷自佔
踞定海縣城其定民之股資有方者先已航海逃
其負甚無依者不能不困守故巢現聞該夷有在
中典當衣被散給老幼之事要結伎倆已恒明微浙
江沿海半係捕魚煮海為生既無恒產却少恒心若
該夷在定海通商陰施小惠恐無衣食之徒即甘
為其役使而乍浦海口又逼近杭嘉湖及蘇松等府
糧船水手多係無業游民桀驁性成亦難保不為夷
人以利煽惑且粵閩洋面為海盜淵藪定海一航可

東氣聞記

通更恐其串結為害三也一在烟禁鴉片來源實在
廣東自上年嚴定例條懲辦漸有成效該夷因廣東
斷其利故來浙滋擾欲求通商假售貨以售烟現
浙該夷在定海城內開設舖面所售者未必即無禁
物遠行查禁深恐另生枝節有碍廣東查辦若該夷
在定海通商與閩廣江蘇山東直隸往來甚便勢必
潛謀分售暢通與閩廣江蘇山東直隸往來甚便勢必
陰違記計通商與閩廣江蘇山東直隸往來甚便勢必
查甯波均浙海關歲徵稅銀七萬九千餘兩乍浦溫州
各小口均浙海關歲徵稅銀七萬九千餘兩乍浦溫州
東天津來浙商船及本省商船其稅銀俱由關廣山
隻出必由之路自英夷佔踞定海各船裹足不前
現聞該夷已有在定海強取稅之舉若在此通
商開船勢必不來奸詐商漁必依附偷漏是此
東之稅既少而浙關之稅又缺五也一在防費查英
夷自奪定城數月浙省防費已屬不貨即聞粵江蘇

山東直隸各省防堵亦不無耗費若在定海通商將來
難易泡不相同且日久土盜漁船設為該夷之用
處可列不特海防宜設即江防亦不俱難則則
愈繁亦愈鉅六也一在通商而先估定海而求通
商恐其擇立馬頭七也一在通商而先估定海而求通
民紛紛逃避甯波府城迫量撤防鎮海居民又難
名具稟曉曉避甯波府城迫量撤防鎮海居民又難
言狀若准該夷在此通商且恐驚惶者不止甯波一
府鎮定兩邑之民終無歸家安業之日八也種種弊
患關係匪輕惟求在聖恩諭令廣東欽差大臣琦
善計出萬全必不可准在定海通商江西巡撫錢寶
則夷奸可破而海疆可期漸安矣

東氣聞記

琛亦於病中致伊里布書謂夷築定海礮臺志在安
居今攻剿之策徒若捕風兵苦久役潰散可慮商漁
失食盜賊將作浙之溫臺江之徐壽民皆獲得前調
兵海濱城守空虛尤易竊發若仍一味遷延要害為
夷所守奸民為夷所用欲水陸夾攻其道無由必自
作主裁而後可伊里布不省事幾已失裕謙素重則
徐為人既代來浙意中將倚為左右手定海初收復
安內防外改修建置事出草創壽春鎮總兵王錫朋

處州鎮鄭國鴻定海鎮葛雲飛以兵五千駐焉雲飛嘗練親兵六百最強勇明紀律可驅以用甯波城則別以兵四千鎮之城與定海鎮海並隔一洋修築城臺招集流亡亦日不暇給未幾而則徐遣戍旋改赴河工謙失謀主已懷惆悵提督余步雲又謙所素輕鄙者但令其駐防招寶山一時孤掌自鳴無臂指腹心之助不得不專任候補知府黃冕知縣舒恭壽時議增築外城定海形勢三面皆山而一面臨海雲飛欲盡圍濱海市準收歸城中左右袤延至山麓其三面則但依山爲城謙方駐甯城據圖說從其請矣諄之者曰賊踰山入跬步即在城內且城分則備多而力懈我兵登陟山嶺未戰先勞不如捨近水市準但加築內城爲新郭庶受攻可守實爲當前至計既而繞於衆議竟不果築謙曾大父勇烈公乾隆中開西域有大勲故自受任軍旅每念系出將門毅然以剿平醜逆爲己責至則購重賞號召沿海漁蛋舉嶼窮

東甌聞記

民同心殺賊禁斷接濟招復漢奸之爲夷用者許以自新而責其後效諄諭閭閻毋遽遷徙聞夷將出粵犯浙馳文詰粵督謂通商既由粵代請盍向其詢數折其桀驁何至恣彼飄忽貽禍鄰疆義正詞嚴粵中大吏終無以答又訪求上年擒解夷官晏士打喇打哩之義民包坦等親爲鼓勵優加獎賚蓋自伊里布停兵不戰夷得以羣遊無忌民間雖抱公憤已畏不敢前至是駭形踴躍有糾集多人放假就買烟土逕泊夷舟或作捕魚潛伏山陬島澳百端設法誘擒夷黨詣官報受賞者由是兵勇亦思愧奮咸知用命夷船先犯石浦礁險失利遽遊奕外洋八月十一日忽內駛撲岸爲我兵擊退夷合二十九船橫截定鎮洋面風潮陡漲鎮城外水深四五尺裝帆起旋將乘巨浸來攻官兵礮火並移高阜不動風轉西北潮亦退落夷轉帆遂向定海十三日午刻駛至十三船停泊竹山門外先以三桅船一火輪二進雲飛擊斷其大

梳卽退十四日連帆逼攻曉峯嶺我兵伏山後夷下三板渡而登國鴻擊殺夷兵無算傍晚繞至縣南孤懸之五奎山越日就山上支搭房帳我兵排立土城透擊斃夷十數又越日改從吉祥門駛入攻東港浦畏我礮火密前且却旋再攻曉峯嶺及竹山沿又斃其登岸夷衆十七日甫四鼓卽駛火輪船衝入力攻雲飛手燃巨礮中其船上藥櫃頃刻烘烈船自焚盡已刻一由五奎山一由港東浦一由曉峯嶺三路分

東氛聞記

卷三

三

至錫朋首當其鋒夷冒死直前我兵前隊傷亡後隊繼進夷屢却復集攻曉峯者甫上嶺卽自撤其舟絕反顧會我兵鎗礮紅透不復可裝藥延至未刻夷三四千分路驅漢奸駕筏續進亦捨筏登山兇猛有加勢難抵禦縣城尋失三鎮同時陣亡錫朋礮斷一腿雲飛在東恭濤嬰城守傷於火箭飲毒自殞將備弁岳官死兵苦戰迄六晝夜筋疲力盡多死者自接仗連日風逆浪險夷船梗阻難以東渡策應謙在鎮海督步雲

守禦自矢城存俱存招集內渡散軍亟調江甯駐防兵八百壽春鎮千徐州鎮三百又改調原發福建之江西兵二千尅期圖克復然焦勞盼望皆未至時鎮海防兵僅四千謙自統千餘駐守城內外步雲所率亦千餘仍守招寶山及沿江礮臺總兵謝朝恩則率千餘出守隔江之金雞嶺數皆不及千五百人謙知兵力難敵賊急又不獲從容布置則誓死報國倉皇拜摺言黑夷漢奸不下萬人合鯨來犯而我兵必處

東氛聞記

卷三

三

處分守夷可數日不攻而我兵刻難弛懈夷乘風潮至前船退勢自與後船相撞擊故以有進無退爲利當茲艱鉅計惟有竭盡血誠獎勵士卒不敢以兵單而退離鎮海一步不敢借保民而受逆夷片紙益事勢已洞悉胸中久矣奏發卽召步雲盟神誓師步雲見謙死守志確難以婉勸已心惡之及行禮託足疾不跪軍機訊步雲供奏云據裕謙家人余升以步雲心懷兩端謙督戰城上步雲欲暫事羈縻有是日嫁女一家三十餘口可憐語步雲則供聞定海接仗冒商之謀謙以鎮海止有兵三千不能徑救又謙

言守兵單弱步雲若以早應奏添謙云爾係提督爾
也可奏是日並無嫁女事實之奈升稱得自伸豐太
而豐太亦稱止聽聞謙爾也可奏語因步雲退守意
當時必係商退守事故牽連述及耳又冠海記謙先
期見招寶山建白旗知步雲賦志乃盟神誓衆訊案
無此節未敗而先豎旗未免駭衆然無論有無已先
懷貳 二十六日夷船分犯金雞招寶二山隊各數千

人謙上城督戰自辰及午金雞山兵奮力下擊斃夷
數百步雲不令兵開礮夷甫至山麓攀援欲登步雲
遽棄礮臺走謙揮城上兵燃礮截而止之下者稍却
卒繞轉山後紛紛隨步雲潰散夷登據招寶山俯攻

東夷聞記

卷三

鎮海城守金雞山者朝恩協守者冕而分守泱港則

朝恩子榮光也謙以泱港去海近守兵尚薄且沿海
路歧處處可登與其分路迎敵不如握要合擊使冕
持令傳知朝恩撤泱港鄉勇移沙嶼嶺與官兵合無
論夷由何路上皆可從半山下壓擊之移定夷果分
道進攻由泱港登岸者繞出山後環擊沙嶼嶺朝恩
力竭陣亡謙是日將臨陣先出所佩關防付副將伸
豐太令賚赴浙江浙撫劉奏云都司珠陸阿賚繼到
省而軍機訊步雲供奏則云豐太

保護各印至浙 及是見大勢已去詣學望北關叩首
當同時受命也 跳沈泮池殉節為從兵撈起已昏不知人亟擡之出
城輿至甯波府署而後徐為易濕衣灌救僅存微息
甯波亦危在旦夕不敢稍停復與至餘姚縣去城五
里氣絕殮於杭州時八月二十八日無子遺言以弟
一等誠勇公裕恒子德峻兼祧
二十九日夷船八火輪船二挾三板三四十直駛薄
甯波城東北量水進泊靈橋門城礮先已分運定鎮
兩城連陷守禦空虛人心惶懼甯郡六門臨江者三

東夷聞記

卷三

夷礮夾火箭飛鑽兇烈隨發隨擁而登步雲開門拒
殺數夷被拒者繞至西門其攻東門者為將士周士
德李宗白併力拒退民舍為飛礮延燒男婦擠擁出
南門步雲適至獲漢奸二而夷已攻破靈橋門且至
提督署步雲喊殺夷放鎗不及奔入巷步雲騎為彈
擊倒壓傷右足不復搏戰遽易馬出城直奔上虞甯
紹台道鹿澤長知府鄧廷彩亦從以去劉奏云據澤
長稟自鎮海
陷後投水為兵勇撈起小舟送至慈溪甯帶傷至
上虞招集潰散款至甯郡守禦隨據廷彩家人稟知

甯波已失廷彩跌入西門河為船戶甯郡既陷浙江
撈救送縣城羌湯灌救稍有微息
又失一重屏翰所屬奉化象山皆被隔絕雖府境迤
西河道悉淺窄夷舶不能深入而漢奸誘其探水遞
進則小舟可隨地繞達慈溪逼近夷氛居人一時遷
避百室皆空慈以內之餘姚上虞會稽山陰蕭山諸
縣亦紛紛逃徙土盜因以四起夷方以所得定海令
鎮海丞二印多製漢衣令漢奸所至煽誘於是浙以
西大震動巡撫劉韻珂思握要守禦保衛紹興斷其
長驅內犯省城之路以曹娥一江下可以顧餘姚上
虞慈溪上可以保紹郡而所調壽春江西湖北兵仍
未至遂截留先調之江甯旗兵駐焉仁和鄭祖琛方
以福建藩司在籍祖琛後官廣西巡撫以逆匪被職
成爲舉人祖琛之弟祖球詞章爲
浙中知名是時已先死謙知其小心慎重奏以原官赴軍營迨
抵鎮海而城已陷折還杭州韻珂乃令堵握曹娥江
祖琛亦以桑梓難亟不辭與澤長及衢州總兵李廷
揚各以所招散兵往臬司蔣文藻亦出駐紹郡爲之

聲援而省城則實力清查募勇團練至二萬以固根
本仁和令張印塘之力爲多當謙死時步雲自知畏
死罪重欲以先走歸之謙謂猶足掩飾也爰以謙率
江南將備兵丁星夜退走衢處二鎮兵亦借護送爲
名不復嬰城固守詭詞入
告適韻珂亦舉謙屬官受遺賚印及餘姚死狀殮送
江甯事一切詳縷以

聞

上惻悼
褒忠賜賚典禮隆厚臣節昭彰海內咸聞而隕涕步
雲身爲本省提督徒擁重兵不能赴定海之難又不
能固守郡城鎮海失則退入甯波甯波失則退入上

虞率先奔潰將弁效尤其他節次遇賊聞風卽潰者
推原未嘗不由於此乃厚誣忠義以自掩其迹又親
駐曹娥江遇渡江難民瑣尾流離萬喙怨咨時輒招
與語以謙夏間不合梟斬白夷嗚哩致夷船此來特

尋其報復欲使百姓怨有所歸殊不知夷欲未厭故
 為易帥敗盟而粵不可再擾所最易犯者定海安得
 不仍其故智不然乍浦之犯江南之擾所梟何俘所
 報又何仇哉武夫狡詐一至於此適以增其罪狀而
 已夷寇一役提鎮大員皆死疆場 朝廷無不賜祠
 賜製偷生者獨一步雲平日本有夙將名而必正
 典刑者九月初旬夷果以輪船挈小艇入犯餘姚城
 亦惟此兵少民逃無拒守者所至焚掠而去其後再入肆掠
 凡五六月日退入慈溪飽掠旋還甯郡別夷駛入上虞
 之斗門窺探退泊城外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七日
 事入餘姚在十五日入上虞
 在十日又越五六日至奉化以雲梯登城開門而逸十一
 月二十日事凡三縣倉庫均拆毀餘姚亂民於賊退後拒
 地方官不使進剿致縣內奸民藉以肆掠官以夷在
 近不復能兼顧又慮激變因遂忍之夷之在浙不畏
 寒雪反取以為
 食每晨必以冷水澆其身林公前以夷所在蹂躪地
 為避冷不敢過冬原屬揣測之詞耳
 方官令民間集貨權設簾棚挨戶支更城辰啟酉閉
 民日延領以待大將軍至

夷氛聞記卷三終

夷氛聞記

夷氛聞記卷四

九月

命宗室大學士奕經為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副都統特依順為叅贊收城剿賊廣東巡撫怡良以

欽差大臣馳赴福建河南巡撫牛鑑揮督兩江琦善

已議罪下詔獄出之使効力軍前舉人臧紆青者宿

遷人有智畧為奕經所知至是招商軍事首勸先奏

召則徐於工次令其來浙勸辦而止琦善斬余步雲

夷氛聞記

福建軍官並如江浙例歸將軍節制皆目前切要事

也奕經故謙謹終以為迹涉自專不敢用其說但奏

止琦善隨

命荷戈出塞

夷事竣歲終即以四品侍衛代為業紆爾羌帶辦大臣後仍領封疆節域

青又建議浙兵屢受挫敗士氣不揚宜別調川陝豫

三省兵六千為新軍遣員募選魯汴江淮勇士萬人

加以沿海漁蛋與近場鹽梟並及江湖土盜二萬分

其名為南北勇以南勇備耳目而北勇壯其膽氣使

分伏定鎮甯波三城不區水陸不合大隊不剋期日

水乘風潮陸匿叢莽或伺伏道路見夷即殺遇船即

燒重懸賞格隨報隨給人自為戰戰不擇地務令注

舟登岸諸夷出入步步疑忌驚惶所在皆風聲鶴唳

俟其魂飛氣餒然後賊以大軍伏舟港口內外交偏

而盡殲之又以三城多通賊奸細請令浙之官京師

者各保舉其鄉紳士耆民按人密授方畧使各率士

勇分伏預為內應奕經皆如議奏陳得

夷氛聞記

旨諭奕經先前駐蘇州城兵勇如未大集毋遲赴浙

杭致使夷知有備十月抵蘇隨員楊熙聯芳阿彥達

侍衛容照並少年得志蘇城故金粉烟花地歌衫舞

扇最足動人豪興所携僕隸未諳師中犯律受供張

率如平時不及加意裁抑一時人多費重訛言驟起

奕經頗有所聞慮遂影響傳播遠促移營嘉興以二

十二年正月初吉赴杭州留特依順駐守文蔚出渡

曹江十六日奕經前駐紹興兩人者先於臘之望夜

同夢夷黨悉棄陸登舟聯帆出海甯波三城已絕夷
跡迫偵探果有運械歸船之事以為佳兆昭著連城
恢復在指顧間於是定議剋期進剿預計兵至民舍
必遭焚劫戒諸軍入城毋載火器但聽城內首奸為
應縛其首挾以執款自意策及萬全矣浙地冬雪較
往歲深且數尺入春又連旬霖雨小舟引火物既濕
蒸不可用官軍以三城隔洋地廣布置未周請緩至
二月中旬而後進奕經意銳甚僅許展至二十八日

東甯開記

卷四

三

下令統兵者遇夷則排陣對壘紆青初議所謂遇便
散攻人自為戰之法已變而不用二十二日黑夷持
書至三江口約戰大意謂如不敢戰則還我烟價因
內地百姓尚知就我交易故未即長驅至耳今必以
定鎮廈門為市地如香港方肯罷兵語狂悖如前將
軍還其書調提督陳偕平擊壽春兵六百守三江總
兵李錡擊六百守歷海越二日進駐會稽車關鎮又
進駐餘姚原千總張天台購首盜能飛簷走壁者六

七十人偕藏藥衣枕之丁壯先期陸續混入甯城入
者被獲二十餘人雖購夷奸郭大耳安得撥羅濮丹
釘之然仍不甚搜查等重賞有差夷聞官軍勢威甯波一路悉令夷目捨
城還舟留大礮城上守以夷兵數百候拒我兵之至
西門者鎮海一路則驅夷兵盡劄招寶山便俯擊我
兵之入城者師期既預洩故夷得及早為備奕經營
於紹興之東關者三千人文蔚屯慈谿二十里之長
溪嶺者四千五百人分其半以屬副將朱桂參將劉

東甯開記

卷四

四

天保屯西門外之大寶山使遙圍鎮海提督段永福
既為粵翼長潰失天宇馬頭至是在浙率四千五百
人半伏甯波城外半屯大隱山備攻甯城為第一隊
壯勇則泗州知州張應雲領第二隊城紳杜寶辰領
三隊其鎮海甯波屈中地日駱駝橋者亦令副將謝
天貴率兵千餘駐焉步雲亦率三千人駐奉化時鄉
勇析分水陸在陸者令其沈船梅墟隔絕甯鎮兩地
夷船來往俾不獲自為連絡應雲實統之別令楊熙

率勇伏於上虞爲之應在水者則專駐乍浦雇漁舟潛渡岱山圖定海且俟夷船敗出窮諸海而攻焉海州知州王用賓實統之處州總兵鄭國鴻旣殉定海之難矣其子鼎臣志切復仇投軍自効帶定海水勇多挈火具伺攻夷船布置粗定陸路兵皆按期乘夜冒雨而進抵甯城已晴霽永福出所屯五百攻西門千總陳兆平勇目薛舉各率兵勇以從城內伏者起斃守門夷賊釘塞城上礮孔奪門啟而俟之二十九

夷氛聞記

卷四

五

日午西城內夷使漢奸冠五品頂加翎迎我兵大呼謂夷先走東門出宜亟追勿失我兵莫能別又察在城夷少相率以入應雲寶辰所伏勇偵知夷奸目郭大耳匿府署樓轉夷礮向樓擊放火燒署夷驚呼巷戰多死繞北門出我兵後夾戰山西勇六七百擊碎南門外輪船卽入南城適遇地雷轟發遽退出永福亦中火箭我兵死傷過半他夷踞街樓登屋夾街擲火如雨牆高巷狹我兵仰攻復不利無所施力且戰

且却舉力護永福退至城外後隊適至知我兵敗不敢捏城以拒夷追至大西堤永福竟趨東關不復退保原駐之大隱步雲中道聞敗信終夜吁喘疾奔而甯波城遂不可復矣鎮海城雖有內伏苦人數無多至期亦已開門待自顧勢弱不能縛賊天保與桂初約先後發天保自大寶山率河南勁勇五百先至依軍令未攜火器之攻具亟令出城運取鎗礮往返需時取至則天正黎明招寶山夷礮已齊發俯擊我兵

夷氛聞記

卷四

六

猶碎竄出城外桂統兵後起半道風雨迷失不得如約至而鎮海城遂不可復矣兩城雖敗軍士尙傷亡無幾桂仍率陝甘兵千二百還屯大寶山右天保收竄出之河南勇五百還屯大寶左應雲亦率原領兵勇還守慈谿旣而文蔚調應雲詣奕經營商軍事慈谿守勇無主一時潰散夷以三十日闖進去甯三十里之故墟我兵擊破其三板船三獲白夷三二月初二日夷輪船三至慈谿之城山渡燬我火舟十餘械

舟三初四日輪船至姚江焚我火舟數十慈谿城外獲白夷衆蜂湧來奪三江守兵見者皆逃夷兵數千復自慈谿登陸越十餘里攻大寶山仍自撤其來船止中途返者噪令奮力前意在必勝桂督扛礮兵四百與戰自辰迄未我兵匿崖石樹林自蔽斃夷兵四百餘夷目巴麥尊亦被殺我兵無傷者夷既深入船先撤欲返不可懈而怯且甚矣此時倘得一生力軍夾擊可覆滅其全隊而謝天貴兵不至應雲慈谿

東泉閣記

卷四

之勇又潰不復集天保兵火器失於鎮海之戰者多徒守天寶山左不敢張空拳下山尾賊後文蔚所駐之長溪嶺故與大寶山距近十餘里桂請增兵數百為援不許及暮僅發兵二百而夷已分四百越旁港出我兵後桂至是前後受敵父子同死難天保兵亦同時驚散其乍浦所募漁舟已渡岱山者萬餘人分伏港汊亦用容照議悉散之驟為夷用文蔚孤軍屯嶺上隨員僉謂險無足恃防夷夜攻力勸棄軍而去

冠海記容照聯芳等請文蔚棄軍宵遁沿途賞與夫賞舟子惟恐夷追及棄輜重器械山積反奏營被漢奸宥燬其實次日薄暮夷尚未至嶺也又天保軍僅傷七人而奏言全軍覆沒脫回七人大寶山之死以百為千語於是長溪嶺之兵亦潰軍資盡矣三城地殘破已久夷意無所留戀而上虞慈溪以上又勢難突入江口咫尺一帆可達議者每虞其北擾其時軍聲不振夷志益驕有請移營上虞選新到未受驚挫之兵出與決戰誘之深入重地一戰不勝則增兵再戰務綴其後為之牽制使無暇改圖而北庶幾可奪

東泉閣記

卷四

其驕矜之氣杜其貪索之謀因遂乘便乃可徐與議款若但畏避不出適以堅其出海入江之本意而已當時大帥不用其策而誤聽軍報以慈溪夷兵登岸竟至萬有七千奏不知夷自倡亂以來從未聞有此兵數其國先後來船七十餘噴噴噴實分廈門之二十餘船再擾舟山合兵船商艘計之所雇漢奸並雜其內矣當時訛言失實徒張敵勢喪師辱國之舉良由前途探者虛詞塞責有以致之也先是噴噴噴分

其廈門三桅船三同至臺灣窺伺其二阻風停泊未

至惟呵咿萬等一船先抵臺洋入雞籠口為我兵擊

破月二十一年八其一船繼至怒求贖夷俘不遂突撲

二沙臺月二十一年九臺郡守禦愈益嚴密達洪阿姚

瑩以籌議方畧要端有五會奏一塞港二禦礮三破

其鳥鎗四守城五稽察奸民日塞港近時塞港之法

各省皆有講求當各因地勢而用臺郡近城惟國賽

木桶載石填塞國賽港則以不深新港現用大竹篋及

製大木籠千餘箇載石堆貯水中攔其大小船隻港

內岸上均設兵勇守之至四草與安平大港對峙安

平為重兵所在而以偏師扼守四草港內復製大木

排四座上架大礮帶鉤貫以藤條橫浮水上以星其

外此塞港與守港之法也二日禦礮沿岸築土牆長

數十丈及百餘丈不等其下更挖深溝或埋釘桶竹

發或布鍊蕪藜臣達洪阿近更製地雷數十處埋伏

以待三日破其鳥鎗之進中用竹筏上張木架懸掛牛

皮棉被使水勇乘之以後藏小銅礮拾鎗外新添

破其被架五火名為一練後被手其法用五十人為

隊手執鎗水濕較藤牌更其兩角兼執兩刃排列而前

以義勇城內八坊八十二境諭令紳士舖民每段樹
柵自選壯丁稽查嚴守現在送册亦五千餘人此舉
防郡城內外之奸民勾引廣東廈門甯波本洋商所
通市已久無賴之徒素食夷利故為之用臺灣向無
洋商夷船不到似無此患而民情不靖則其患更深
昨獲鳳山逆匪張從竟以廣西逃軍在廣東與通夷
奸民勾結同臺糾人為夷接應幸逆黨首從伏誅該
逆為臺灣縣知縣年所獲並究出夷用漢奸劉相
蘇旺為之謀本年夷首噴噴復自定海遣夷目
顛林偕漢奸黃舟等以重貨來臺窺探欲行勾結又
即破獲而南北兩路匪徒上年復痛加殲剿惟是逆
夷既屢次失利憤恨轉深果否遂能戢其邪謀尚在
未定臣等益當督飭文武隨時嚴密稽查以防意外
之虞且夷匪現在郡監一百六十八名解省既有不
可久禁亦非善計經奏請 訓示嚴未奉到

東氣聞記

卷四

殊批回而大幫猝至惟有先以防大幫夷船猝至請
行正法以除內患是為要着

別籌經費五十萬得

旨褒俞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三桅夷船三在五

以港外洋向北而駛時方以御史福珠隆請查訊臺

獲罪夷錄咄荊控等供詞奏覆盡得其窺伺臺灣情

事請決禁者於臺福御史原奏解省訊辦而達鎮姚

面夷船徵獲請照原議即行在臺正法原屬二月三

實任情形然未解省訊夷日後得以生端矣

十日三桅夷船一帶三板船四在淡彰交界之大安

港洋面挾粵奸黃舟等七人持奸目劉相蘇旺書至將招臺內逃匪張從等勾結為夷內應覓機便入口同知曹謹魏瀛通判范學恒知縣黃開基副將關桂游擊安定邦率兵堵禦別在港口迤北土地公港設伏夷船畏軍容整威遠退巡檢高春如謝得琛預雇漁舟駛近夷船使粵人周梓等以土音與舟問答舟許以重利令其指引海口梓即誘從土地公港進旋為暗礁所攔擱船傾側入水夷眾正擾攘間伏勇齊

夷氛聞記

卷四

起搖盪水勢夷船不能開駛官兵發礮奮攻又急切不能裝礮回拒船立破夷眾墮水淹死無數有跳三板竄者復有數十夷持短械跳上漁舟欲奪以逃者兵勇合力圍擊殺紅白夷數十生擒十九黑夷三十粵奸五所獲烏鎗腰刀皆鎮海甯波營械上得去冬奕山在粵奏逆夷曾聲言馳駛回國添派兵船於明春大至臺灣諭詢洪阿瑩計大隊夷船萬一果復至如何定謀決

策操必勝算並令查訊夷俘五以港北去二船究駛何地此次擾臺船從何來取供後與上年獲禁百三十餘夷提同從逆奸民均即正法其夷目仍暫留禁錮勿殺按夷用烏鎗不拘雙單皆以機擊火曰自來出內營所無今獲鎗七杆有浙江管鑄號據頭林供望邁來船十九隻顏林在其內帶大三板二小三板一管稅官馬哩監發銀十二萬置備烟土及呢羽到廣東現獲之奸民黃舟鄭二轉邀陳威張廣張有並跳水在逃之唐高陳二在船上年十二月噉噉聞本國兵船在難籠被兵擊破隨叫顏林兵船多隻與黃舟來探相機行事劉相蘇旺寫信交黃舟帶與臺灣張從囑同賴媽來陳惡在地勾結為應游奕數

夷氛聞記

卷四

日不見張從等接應不料擱淺被獲銀物落水據此則顏林等以商船載兵隨噉噉至浙打仗故船有營鎗又訊供張從鳳山人十八年從逆配廣西賴媽來嘉義人十二年從逆配貴州陳惡鳳山盜犯配新羅逃回聽從劉相蘇旺同臺糾人內應黃舟鄭二俱香山人在望邁與夷熟識投為漢奸蘇旺劉相陳威俱番馬人張廣順德人張有南海人凡投充漢奸俱奸目蘇旺劉相薦引寄張從原信縫領掛夾層被獲遺三月滬尾中港五以港番仔埠諸洋有夷船一自北而南復自南轉駛草烏船十數或尾其後或為引導滬尾漁舟有被牽去放這者夷詢以滬尾水門深淺甚詳瑯瑤生香山後大秀房洋面亦泊夷船六其

一游奕打鼓港洋面草烏數船亦隨之見兵即向西
南而駛黑水外洋亦望見夷船十別有草烏匪船駛
至四草湖口官兵擊沉其二餘即駛遁其夷船亦先
後由南向北去三月十八至二十二日夷船一帶
草烏數船在樹苓湖口外窺伺兵勇又擊破其近岸
者二夷船在洋面開礮應之礮子皆落水旋去越日
草烏船八復至擊沉其三溺斃多賊獲夷皮盔一內
營烏鎗一鎗年字二十七號土賊林山等各備草烏

夷氛聞記

卷四

船俟夷幫齊至糾結其黨以應別有賊黃勸等亦出
草烏十餘已與夷約為嚮導先留夷匿於其船為事
成相謝之驗皆為縣營獲而夏秋間乘郡戒嚴肆掠
洋面之盜賊亦分起弋獲計夷船先後凡犯臺者五
而擊走者二潛遁者一破舟斬馘者二卒不復誰何
蓋知其守備之嚴無懈可窺馴至受撫不敢再圖入
擾臺地矣八月初五日國賽港外洋三桅夷船一自
西南來泊馬沙溝由西北去初九日在鳳
山打鼓洋過四鯤身四草湖向外洋去望奕經文蔚
見師船即堅白旗不敢近岸皆畏避之據

既以二月還駐杭州戰火諸船盡撤獨島臣以父仇
未報不肯聽令仍聯火舟圍燒夷船語詳隨員皆請
治以軍法奕經念島臣意出忠孝不為已甚諾而不
行臧紆青憤已計不用而諸將又非可恃也暴怒傷
肝眇其左目將歸醫入辭奕經甚力奕經終以左右
無運籌決勝之人一時智士無出紆青右者堅不使
去紆青既留請復行伏勇散戰法議數日乃定是月
十六日再渡江分檄諸路之帶兵勇者副將託金太

夷氛聞記

卷四

遊擊高峻勇目王建功等各以計密授其衆俾得隨
宜自効於是兵勇仍伺夷出入驟起刺之隨處驚擾
凡殺黑夷三百餘擒夷目四白夷五十餘縛而獻於
甯波自是夷每見兵勇至莫敢迎拒紛逃歸舟又
獲漢奸之為夷主謀者二餘奸聞之盡解散島臣以
三月朔聯火舟數十圍夷巨船於岑港攻而焚之又
分所部攻其三巨船於別港亦焚之盡小夷船來助
救者十餘或焚或沉無片板存者先後焚溺夷兵五

六百副將鄭宗凱守備徐楨寶等亦乘風雨大作密
出火舟七十餘駛近夷船擲藥罉燬其船首我船連
排繼進火焰飛騰四面攻搶喊殺夷船多被焚燒溺
死者又三百餘同時建功等在定海口頭門搶擊擲
罐焚奪其船殺夷目丁時儀之弟初八日事鎮海令葉莖
亦率勇火攻夷船於縣屬海口時巡撫劉韻琦意在
羈縻奏請仍命伊里布至浙主款勿殺零夷違者罪
之會奕經以海港焚攻夷船奏

東氛聞記

卷四

五

賞復雙眼翎文蔚亦復一品頂戴有以昂臣等虛報
邀功言於韻珂方奏請驗實昂臣具四大艦盡載所
獲夷級衣械及擊碎船板送核且有不實甘當軍法
語事乃白終受獎

上命宗室尙書耆英署杭州將軍為

欽差大臣與參贊齊慎赴浙兵勇自奉不許殺夷之
令所裁水勇復受夷雇轉為鄉導夷日造小舟如內地
地蛋船式求渡淺水遂以船出海而入江擾及松江

天一閣者范氏藏書樓世守至今宋以來圖籍咸具
夷至取所藏一統志而別購內地之黃河長江兩圖
畧識地里與江河梗概先是上年甯波失守夷即歸
報其國女王令再往天津求得準地通商即止至是
月之初旬夷之留甯波者得國信有行意紳官皆未
之知也隨索其地犒軍銀百二十萬員退出甯城會
各路兵勇大加焚剿夷亦倉皇失措果以二十六日
登舟越日奕經乘諸路勝夷氣壯以大兵來收復而

東氛聞記

卷四

六

夷適走其在鎮海者亦以四月初一日下舟北去留
夷兵千餘分四舟仍據守定海及錢塘江口龜赭二
山而不敢窺杭者知近年灘潮淤淺防攔阻如福州
也初九日突犯乍浦副都統駐防其地夷先整陣船
上排列而進隨進隨開礮都統長喜率旗兵出拒夷
遽以小舟分路登岸直攻東門陝甘客兵以扛礮擊
之傷夷兵甚多遂轉至南門力攻踰城入盡焚滿州
旗營長喜見營中火起知事勢已失不復能抵禦投

水盡節被救出旋復投入死焉乍浦兵力未嘗單弱
又先集有福建水勇為備旗兵率橫暴平素蔑視土
人臨時每指摘以為漢奸即水勇新至亦不堪其辱
已人人切齒積憤甚深戰正酣驟舉火為內應拒賊
僅數時遽報失陷兩年中所備軍資一時喪盡標兵
有未及交綏見而奔潰者副將哈拉吉那被戮傷重
同知韋逢甲亦帶勇西行防堵受傷被擄不屈死惟
兵備道宋國經退走嘉興會城聞而戒嚴夷駛輪船

東氛聞記

卷四

七

游奕尖山口外嘉興府平湖海鹽二縣水道相通小
舟可入民心驚惶失措勢驟危急撥陝甘兵一千分
往防守並俟河南廣西兵到境截留同出守衛
上開諭酌留將軍叅贊中一人駐曹娥江餘統將備
弁兵速為應援十八日乍浦夷臨岸列隊城中夷亦
絡繹出相與鼓吹登舟越日二十餘船悉泊小軍山
旋開行而東小軍山界交江浙去乍浦近蓋擾入長
江之志已定於此矣

上以乍浦兵潰被破不過頃刻追咎潰散之由實余
步雲有以倡之屢走屢失城池未議重譴遂使人人
各懷傲倖相率效尤嚴旨擊解治罪並查懲其首先
嚴旨擊解治罪伊里布詣乍浦夷舟晤商受款退兵
事無如夷當送勝而驕又窺見我軍怯狀所要求多
不可行議不成而返韻珂意夷重得前俘還之仇當
立解從此可與銷兵矣隨奏出所獲白黑夷於獄載
乍浦以歸之夷至而夷船先期啟盡又改道而遣送

東氛聞記

卷四

六

諸鎮海俘還船不謝受者亦嘿無一言以復二十年
粵南海村民有獲白夷目解官者林公令禁之西洋代請不
釋時相至以夷日益肆虐出所禁夷將以還義律令
司獄借至節署入見但父手於腰直立不拜問之不
言告以送還之由亦不答也留堂側令巡捕官飯之
更不謝而出其當夷之離甯波也謀者謂聞國急耗
偏強與此同以所屬印度地有警不得不去者蓋邊西有小國曰
廓爾喀在我後藏之南與披楞部西隔小港英夷據
有益阿臘時外部稱之日以利誘披楞屬焉乾隆中
廓夷併有其鄰哲孟雄部緣交易擾及藏境旋畏

天威悔而求貢既又叛服不常五十七年軍帥福康安海蘭察征之檄哲等諸郡協力助攻廓夷因索援於孟酋曰果爾那爾者辭以國人市粵

恩厚義難背逆拒不為應更兵襲其南鄙英夷貢表陳及是事

廓夷遂卑詞表求內附披又嘗積貽廓王珍寶約親

啟疑而啟以囚中機微發而囚死由是積與披部有

隙哲部越披即後藏地中一山頤險峻有道僅容羊

行英夷鑿而寬之可由披達藏初廓王溺愛其次妃

夷氛聞記 卷四

子觸正妃恨置毒殺焉窮死狀誅其臣畢興貴官稱大噶基

有烏大巴興者畢興姪也入披請兵護以還廢王改

立正妃子凡治畢興獄者悉殺之籍及入貢

中朝充使之兩噶基使還不敢入亦逃於披為廓夷

所忌潛使人請我駐藏大臣言聞第哩巴察之莫斯

黨頭目也指義律與京屬打仗願假我餉得助擊之大臣不

知第哩即謂孟阿臘京屬謂廣東也奏奉查覆得前

大臣和泰庵西藏賦註稱西南徼外大國以為蠻觸

不必問也助餉廓夷之議遂寢及英夷叠犯閩浙廓知孟地空虛自起兵乘間掩襲大勝之擄獲無算英

夷兵船方遠集中國耀兵待款欲全師還救又徘徊

慮中國訓練嚴防再至機頓失僅分船還至孟以粵

所得貲厚賂廓夷贖還所擄男婦千人就與約和而

消其釁此二十二年事也中國因他市來者畧有所

聞而未詳審其故英夷尤秘不以告人也至是忽駛

離甯波適會其時粵中好事者遂競傳孟阿臘夷埠

夷氛聞記 卷中

糜佬土番久苦英虐不敢逞今復緣出兵故括其貨

舟勒派其子弟為伍洵洵勢不可終日因乘其兵行

守虛噪起突攻而盡殲其眾殺顛地之弟某奪復其

舊據鴉片稅埠酋馳輪舟倍道趨粵亟召夷兵之泊

甯波者踉蹌返救粵憤夷甚乍聞謠言紛紛傳述幾

於萬口一詞五月二十二日姚石甫觀察覆怡懋亭

甲度國所敗擄其將士婦女千餘夷必回兵往救若

我更益持三月夷將為潰惟諸將屢經挫切之後休

於夷之威詐未知能及此否又八月初八日覆云聞

廣東有言英夷國已空虛羣夷不服所為頗多與怨

似有內潰之形乃轉掠商艘以助其勢外益夸張內實急迫水利堅謂天朝不可墮其術中此言又與職道前月所陳不無吻合我但守口岸不與海上爭鋒內查奸民誅之不事姑息再持數月夷將自潰據此則當時臺灣亦有是官都中者聞而信焉粵人言海外傳聞不獨粵人矣

御史蘇廷魁講經濟最留心時務見機有可乘將有以慰聖心也即據所聞入告請就此時先修虎門礮臺資他日抵禦築城東大沙河堤營龜岡東岸時者英方以

夷氛聞記

卷四

欽差大臣馳及嘉興

上命特依順代杭州將軍促耆英改赴粵確查印度及夷船回帆虛實令相機攻滅香港重整海防未至而夷船已大隊犯江左復命回江堵禦是時虎門礮臺尚阻於夷未得修復香港新為海盜蔽夷駐兵千餘盜目倚為聲勢各設堂號沿海劫掠商漁滿載則歸泊香港夾山等設法招徠漢奸為之剴切曉諭動以天良投還者凡三千有

奇盜目之投首為官用者逾半羣願立功自贖請與修諸臺而各率其首黨拒夷虎門外糾合香港漢奸為內應乘冬月潮縮月晦出夷不備突攻尖沙夷船使表裏受困一鼓殲旃奕山心動以商於墳墳事持

小心始終謹慎自惜乏權宜濟變才海事更非所素習初尚守則徐由內及外次第舉辦之議既目覩夷但擾閩浙絕不與粵為難因循久隱有順時聽天意懼釁端再啟觸夷怒勢不可收特微言勸止其事山

夷氛聞記

卷四

亦不再言而不知屢奉

嚴旨復虎門攻香港將以牽制閩浙之夷聖意固大有在而轉以船械未備為言其運石塞海不過一時從權非經久制勝之大計遂鑄職還都六月草御前大臣伯燾亦緣廈門夷船未能剿辦革職而臣左都御史代以怡良矣五月初三日夷船聞入吳淞口奕經聞北擾之報馳檄令暫事羈縻夷已突攻寶山寶山舊設礮臺正當大流入港之口高下適中無突出水上

四面受攻患縣城亦去淞江口不遠知縣周恭壽號
知兵建議以臺城兩逼汪洋惟口內東溝江灣並號
險隘可掙以固守欲棄海口但設伏口內誘夷至擊
之總督牛鑑不能用其策而步雲前在招寶山所領
見賊即潰之徐州殘旅至是又使總兵王志元領五
百以守小沙背素藐紀律日以詐索恐嚇為事民被
騷擾夷未至已開然無固志恭壽請撤而易他兵實
防民心激變亦不從初八日提督陳化成率游擊張

東氛聞記

卷四

三

蕙在南門外海塘與夷戰化成久歷海洋先二年擊
閩海夷受傷隨調江稔知水師怯不可用選閩中
親軍教練之兵志頓奮勵防亦嚴密夷在吳淞畏化
成不敢驟入潛購漢奸間道伏覓便焚其藥局為所
獲甫縛斬而夷船適進礮懸桅上彈子從空飛下對
擊良久我兵運巨礮轟沉其大船二二桅船檣亦被
擊折溺死夷兵二百餘夷更厚集火箭隨礮急攻烟
燄騰溢較場附近民舍轉盼延燬彈箭所着屋瓦亂

飛同時灰燼將臺亦壞化成勗勵將士悉力拒守鑑
初聞捷自出督戰與化成分守海口夷再入飛礮及
山鑑失色知勢不利匆遽旋城方移動而所督諸軍
皆尾而潰走夷遂乘勢大進更以小舟繞至小沙背
徐州兵望風先逃化成親軍不及百手燃巨礮擊賊
臨危猶破一舟志元亦遁化成中礮死忠恭壽領
勇二千力既孤懼賊圍亦與塘兵及東礮臺兵一時
並潰寶山陷鑑北走嘉定上海震驚參將繼倫急猝

東氛聞記

卷四

四

走松江上海兵備道巫宜禊知縣劉光斗相率以從
獨典史楊慶恩投水死水勇無軍令約束則相聚為
盜焚掠難民及夷七八船駛入上海城市已空無炊
烟又二日輪舟二擘三板四五至松江壽春總兵尤
渤先相度違城八里之港口沉塞壞船領陝甘兵二
千以守教兵伏避夷礮俟礮轟盡然後發以擊之夷
連礮數千無中者對擊至半日夷力懈自退越日
又至相持如昨復力盡退出松江之得免夷難賴此

輪舟沿道量水至泖湖雇漁舟避沙線引入將窺蘇州輪爲草膠遽舍去至二十日遂退離吳淞而駛入大江矣者英與乍浦都統伊里布求款夷居間者頗難其人知洋商伍敦元夙爲英夷深信思差出與周旋慮其懼事後指摘必將以老難跋涉辭咨粵派員送其子弟赴江未至急不能待常州鎮道請守鵝鼻嘴鑑又以長江沙路屈曲夷船萬不能深入却之江蘇巡撫梁章鉅方引病卸任二月居刊上與運使但

夷氛聞記

卷四

其

明倫言夷猖獗必犯長江則瓜州一帶口門當預爲計揚州富威都轉筦度支儘可挹注今大江兩岸口裡滿號漕艘不下千百宜預調至橫塞江口鑄鐵索聯爲巨柵柵內伏兵設礮火器從頭艙中穴孔以待再集捆鹽夫丁一二千予以械船使并力堵禦以廢船爲前茅捆徒爲後勁四十里外得此兩層握隘夷未必能飛渡明倫深然其說方調畫間而夷已挾沙船引其輪舟漸次駛進見諸險全未設備而近水可

以設伏之叢溝荻港皆虛無兵礮遂以六月八日直薄瓜州以城空過不入越江路六百餘里逕抵鎮江鎮居江甯下游枕北固山運河繞其右守以重兵實有險可握時鑑已至江甯副都統海齡率其駐防兵千餘合綠營兵六百守鎮江下令禁富戶出徙犯者殺兵緣是奪行人財物虛傳城中藏有奸細沿戶搜索稍可疑者卽受誅戮城內人人惕息又不知預備守具與團練民間丁壯協守參贊齊慎提督劉允孝

夷氛聞記

卷四

其

以兵至海齡拒不延入但使禦賊城外賊由西北登岸爲我兵所擊夷多兵少相持者二三日夷方攻北門我兵奮力與戰夷已分隊潛繞西南梯陴上守者亟手刃之僅傷數夷餘已相繼而登肩挨趾錯不復可止城上兵立潰夷先就旗營縱火城陷海齡自縊殉節其妻與孫並同時死難驍騎校祥雲擲都統印入井隨自投下與其父及妻及二女亦同時死夷入焚掠慘逾他縣鎮江旣破嘯喁嗟將如國王後命仍

遵海赴天津再求通商地中於馬理遜言而止馬理遜者夷官也世及稱秧馬理遜幼禾日秧童時隨其父來粵故國商以是名而別之當嘉慶中入貢使臣即以前年駐粵之大班呵噶噠者為之副出粵洋迎貢舟抵津挈其父使司筆札入都粗知中朝地事至是言燕京漕運以江甯為咽喉今但盤踞江面阻絕南北即可要挾所求當無不如志否但揚言將密招漢奸挖衝高家堰堤彼慮工險費巨合龍無期

夷氛聞記

卷四

七

阻於外舟工亦難舉計更無不得請者事出權宜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期有利於英不必跼守國王來文也噤噶噠深然其言隨下令諸船齊進一路聲礮不絕瓜州儀徵所有鹽船商舟焚燒殆盡二十八日集船八十五直逼江甯城勢益克暴先既奉有設法招撫許便宜行事之

諭伊里布已遣武舉張振龍家僕張禱等冒險赴夷船以候欵開導夷果停不復攻而責覆欵議殊亟初

六日耆英至自丹徒復遣佐領塔芬布陳志剛等與禧再詣夷船切實論議時民情驚駭失措若岌岌不可終日噤噶噠終恃馬理遜熟悉情勢條件皆屬其登覆馬理遜先索三千萬員稍減為二千一百萬中以六百萬為補償烟價三百萬為續還舊商欠千二百萬為軍費預擬過付期日本年先交六百萬餘分三年帶交待衛咸齡亦偕往語以烟價曾由粵償還今同一名目何以重索難達

夷氛聞記

卷四

其

天聽商欠自當清結但貿易利歸洋商宜商欠商還何以官為賠墊未免公私混淆至此次因爾國稱兵爰有軍費若反取諸中國是中國以錢買亂何以服民因反覆與之辨論夷眾同稱烟非產於英地實為鄰埠客商貨物繳燒者久已折賠在粵所收六百萬尚未及原價之半必得此乃足所賠又國商市粵年深積欠數鉅商疲且眾懸宕稽延今所索尚不及原欠十之一請行粵關清查可以勒限歸欵是數仍有

此間早傳該夷有欲買武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
 福州已設馬頭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無忌某記得
 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曾有兩大船停泊臺江
 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上水口時鄭夢白方伯以
 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塘汛
 各兵開礮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
 其垂延於武夷可知此時該夷氣餒視十年前更甚
 得隴望蜀人之常情况犬羊之無厭乎此局果成其
 弊將有不可殫述者願執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
 籍老成紳士從長計議極力陳奏必可上達
 旨下洽與情使英夷知中國不可以非理妄干自當
 帖然聽命甚不願後日以盧龍之責歸咎於當時之
 大吏及士大夫也 按原奏已云五口通商而
 梁中丞歸田瑣記乃云然蓋當時傳聞之誤 齡等
 答以香港之建造夷屋在未款前已上事尙可代請

東氣開記

卷四

卅

至市地舊止廣州今增其四數實過多不無窒碍其
 開市貿易如何輸稅亦應預為詳議庶免臨時爭執
 夷言既有香港寄泊此後船貨來者較前宜倍必得
 五地分售方可通流不滯稅屬公帑自宜公立章程
 謹遵中國成例按則徵輸廈門甯波鎮海定海乍浦
 寶山鎮江各城岸一俟五口通商便即退還不敢再
 事滋擾將來貿易各關並設領事官經理用資約束
 而慎輸將從前官設行商侵剋受害此後請聽來商

自投行交易貨至責成領事赴關納稅庶不受洋商
 挾制期保久遠相安齡等仍令將市地刪減夷堅執
 不從最後又請彼國官至與中國官用平行禮及事
 後將被擄夷人與被誘漢民一體釋放俾反側胥安
 無復顧慮語畢促諸人亟歸商定諸人終以索費過
 重瀕別有遲疑意頗形踟躕馬理遜因為言所有軍
 費馬頭皆我國現請之數非即中國已許之數歸自
 酌裁之可也塔芬布等還報當事僉以所請悉如夷

東氣開記

卷四

卅

初意而索項視前轉奢遷延莫決難以遽覆又使更
 往傳語當往返議擬時夷船已易白旗以俟矣而漢
 奸有慮和議成不利已私者七月初八日夜二鼓夷
 開漢奸開播謠言有當事實無和意不過借議款事
 暫杜急攻已一面飛調壽春兵晝夜馳來決死戰語
 夷酋信之恐遂中我計忽下令諸船皆易旗約以次
 早復開仗猖獗更不可名狀當時相顧無策慮及江
 甯城周五十餘里防守兵力不敷所謂江甯浙北徐

一第... 4

州兵率挫敗之餘斷難恃以克敵又望見夷登據城
外鍾山俯瞰全城虛實如指掌飛礮轟墮勢必難支
事勢至斯不得已咸願為國受過隨使咸齡偕署布
政使黃恩形面見夷酋開誠告以無他勸勿為流言
此中致中道乖違因盡勉狗所請一切不復再加挑
駁夷衆乍聞歡呼喜出望外於是鑑伊里布耆英會
奏言夷逼金陵情形危迫呼吸即成事端根本一有
挫動鄰近如安徽江西湖北皆可揚帆直達所請雖

東氛聞記

卷四

世

貪利無厭而意在求市地通商倘非潛蓄異謀可
比與其兵連禍結流毒滋深曷若不惜巨費以全大
局所索紋平七折銀一千四百七十萬兩商欠折二
百十萬兩行令粵商按數歸還本年先交四百二十
萬就將揚州商人現給之五十萬員扣抵外令江蘇
捐備百萬再擬於浙江江蘇安徽三省庫存及關征
粵庫通融借撥其餘三年帶交歲不及三百萬彼國
貨稅既新加饒裕可以作抵較用兵費實不及三之

一癸卯六月給三百萬於洋商欠項追交十二月三
百萬於各海關稅撥給不敷仍於粵閩庫借交甲
辰乙巳丙午屆期通至廈門夷雖退尚未收復香港
計各口新稅籌辦
古浪澳定海招寶山則仍據守未退與其久被佔據
不若歸我土地既願遵輸稅課即屬悔過向風此後
彼因自護馬頭我即借以捍蔽海疆似為國家之利
所請與官講平禮虛文本可通融事定後亦應釋俘
囚以堅和好寬脅從以安反側附單詳載條款以
聞

東氛聞記

卷四

世

上念東南數百萬民命慘遭塗炭強為遏抑
加恩勉如所請而
諭令反覆詳議永銷後患者英等同詣東舟與立和
約十有三條善後事宜八款鈐以關防海關丁書巡
役陋規亦悉予禁草奏云臣等查該夷請求各款雖
已定有和約十三條惟一切善
後事宜尚須明晰妥議立定章程畫一辦理方可期
一勞永逸永杜弊端其奉
示該夷俾知遵照誠如
將就日前草率了事當即派四等侍衛詳細萬不可
布政使江蘇按察使黃恩形浙江甯紹道鹿澤長
石浦同知舒恭壽連日接見該夷酋反覆詳議該夷

對酌其內地礙臺墩堡城池業經發者均應次第
修整以復舊規實為防緝洋盜起見並非創自今日
英國既相和好以上各事均應聽中國酌修整如
據該夷照覆以上各事均應聽中國酌修整如
舊係屬正辦英商斷無阻之理蓋此次和好一
中國誠信踐約而英國亦當專心以信守和好
東福建及浙江等省入江甯較遠之處不知和好
息見有英國兵船駛入或相攻擊均須原情罷戰不
得援藉為口實致乘和船速行曉示所有英照覆兩
軍和好必與中國兵民互相友愛倘有攻擊之候未
足為仇惟求與中國兵民互相友愛倘有攻擊之候未
照免起紛爭更屬欣幸一和好之後付給本年所交
銀兩各兵船自應退出江甯口即福建廣東浙江
等省停泊兵船亦須約定同時退出散歸廣東浙江
和好其定海之舟山廈門之古浪據議仍留英兵暫

夷氛聞記 卷四 廿七

為駐守但不便多駐兵船致中國百姓暗生疑懼與
該二處通商之事轉多窒礙此有每處泊船若干只
自應預為申明以示限制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俟
本年銀兩交清後所有兵船自應退出江甯口等
處其他省停泊兵船及香港仍須留兵駐守外其餘均
數隻管理貨船及香港仍須留兵駐守外其餘均
遣散歸國蓋留兵於他國未慮重費英商國意在省費
必不多留兵船中國不必多慮重費英商國意在省費
浪嶼泊有兵船須令帶兵官約束兵丁不得侵奪民
人致乖和好並聞古浪嶼所泊兵船曾有攔阻中國
商船和收貨稅之事此阻攔既經通商應令各兵船不
得於中國商船再行攔阻抽稅查此款業據該夷照
覆各處兵船本應帶兵官嚴為約束此款業據該夷照
尤當彼此親愛所有攔阻商船即行飭放不得再行
抽稅各情早經行文各處曉諭在案嗣後倘有乖和不
致有侵奪攔阻情弊即當嚴行訊究不致有乖和不

一英國商民既在各口通商難保無與內地居民交
涉獄訟之事立即明定章程英商歸英自理華民
歸中國訊究俾免弊端他國夷商仍不得援以為例
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甚屬妥協可免爭端應即遵
照辦理一內地奸民犯法應行究辦若投入英國貨
船及英國貨船據該夷照覆內行送交官斷不庇匪
奸查及英國貨船據該夷照覆內行送交官斷不庇匪
港及英國貨船據該夷照覆內行送交官斷不庇匪
國及英國貨船據該夷照覆內行送交官斷不庇匪
須送交英國近地理事官領回以救和好八月初十
日恭值

萬壽夷官仰祝
純嘏度請代奏夷船以八月二十五日出江入海諸

夷氛聞記 卷四 廿八

帥設餞於正覺寺而去 夷人歸後繪舟上議和圖牛
察使黃恩形甯紹台道鹿澤長同知恭舒壽夷官
賜查馬理遜囉囉呼咀郭世喇益三人皆通漢語馬
遜與恩形各坐一棹執筆立約餘皆坐於 給事中董
其後夷多立者不知何許人神情逼肖 給事中董
宗遠力陳款夷不便已無及矣 奏云臣聞逆夷深入
以形勢萬分危迫奏懇允夷所請與彼聯和仰蒙
皇上如天之仁重恤民命准大臣等便宜行事
德至厚也 恩重渥也而臣愚以為果如所請則
國威自此損矣國脈自此傷矣亂民自此生心矣邊
境自此多事矣國之尤難逃史議者也謹為
皇將出師之該大臣等之尤難逃史議者也謹為
命將出師之該大臣等之尤難逃史議者也謹為

此揚敵人之威乎逆夷構兵三載兩軍對壘之處少
望風逃竄之威多業既仰邀 聖鑒將為倡之
步雲拿解進京孰知將士等罔知警惕自吳淞失守
或棄地潛逃逆夷直達江甯則深入重地料難免脫
該大臣等臨境倉皇曲成和議且為危詞以悚
皇上有士氣不揚及鍾山迫近省城登臨下
轟擊勞必不支等語試思士氣不揚誰實使之乎總
督制二省以迫近省會之鍾山並不能據守乎又
無術不乃苟且從事置國體於不問乎我朝定鼎二
百年來臣服遐邇四海慕茲不類以督兵者遠望
畏縮未敢其功於海菴茲類以督兵者遠望
素著之許洋銀重二萬餘萬之多是歲幣之輸也
不處馬頭與處是割地請和也甚且請蓋 御寶
東氣聞記 卷四 廿

與之是猶欠債者之寫負約也是猶賣產者之立文
契也之不知該大臣等視 皇上為何如至自視為
何國之臣方今全威之勢以強畏弱縱敵苟安忠義
之士聞之誰不憤恨四海屬國聞之誰不輕中國乎
臣謂國威自此損者此也該大臣等又云該夷討洋
銀二千一百萬員內烟價若干商欠若干軍費若干
不知鴉片有明禁該逆以犯法之物誘我華民已屬
非是况燒烟之日曾以大黃茶葉相易並非白手取
屬一何言索價且其價重千餘萬之多也至於商欠尤
怒目而視遂不敢與之詰難思此欵之出外國
怒民脂兩項給以有限之財力供無厭之橫索中國能
堪之乎且既給之於後能保其安無事乎設又增所
請何以給之乎抑於是時始其安無事乎設又增所
以來用度浩繁上下交病加以征餉遷徙失業廢時
如此數事民窮財盡殆不可支將何以裕國用厚民

生乎臣謂國脈自此傷者此也該大臣又曰該夷請
為被虜夷人及被誘之漢奸一體釋放夷務完竣後
應釋俘囚以敦和好免協從以安反側似屬可行云
云詭以此為羈縻之術則可耳若果行之天下尚知
有國法乎虜夷姑置勿論試以被誘漢奸言之彼所
犯者叛逆重罪逆夷所出蹂躪我中國者皆彼等為
之向導從寬宥之則恭布星羅在在皆夷之巡邏昔猶服
若概從寬宥則恭布星羅在在皆夷之巡邏昔猶服
國之人間之謂薄者懼能受有司之罪則天而中
罪竟蒙釋宥之謂薄者懼能受有司之罪則天而中
抗官大則揭竿起事皆勢之所莫此為甚恐小則拒捕
此生心者此也該大臣等又曰與其博征剿之名莫
如收實效若作權宜之計永息兵端真掩耳盜鈴之
矣乃口血未乾復肆猖獗今又如此陷江甯之人且
東氣聞記 卷四 廿

有分年交清之約則嗣後更得以索欠為詞滋擾不
已並聞其與該大臣等一面議和一面登岸肆擾該
大臣等不致動問能保其日後無事乎該大臣又曰
此後結以恩信撫馭有方彼既自護馬頭即有捍蔽
海疆未必不轉為我用此更夢襲之語也彼既占據
險要則內地在其腹裡吞噬之勢已成如彼盜之家
已相相載出戶彼方盤踞其側將圖大索乃轉以守
門之責寄之雖三尺童子能信此語乎該大臣等將
誰欺乎臣謂邊境自多事者此也總之該大臣等
視居官如傳舍但求目前苟安絕不為國家久遠之
計無厭之求實出情理之外亦聊以相試矣豈敢
逆無厭之求實出情理之外亦聊以相試矣豈敢
期中國之必許我今既悉許之矣乃猶預不決恐墮
術中久之而春無聞見事必蹶然興起謂中國果無
人則將肆然無忌為所欲為而不堪設想者矣臣
籍隸江甯眷屬俱在圍城中與守土各官謹一身暫

寄官惡妻子輻重早經遷徙者不同雖殲命至微豈
不顧存且夕而必冒萬死以爲此奏者誠爲國家
計久遠且逆知禍不旋踵不與和固死與和亦死
之死地而後生願暫借江甯爲戰場與之決一戰
距太平北距天津難京口業被占據而揚州實據京
口上游爲由京師至江甯要道伏乞 皇上簡任
上將速發大兵任用 王親大申捷伐並飛諭江蘇
安徽江西各撫臣帶領精兵三路堵截四面圍解
省城目下之倒懸各屬已失之境土該逆拾海入
江已屬去寬就窄况現交秋仲潮勢漸退船隻笨重
最易爲擱既地利天時之交濟實推枯拉朽之同時
轉弱爲強在此一舉昔吐番之騷擾於唐金人之爲
患於宋皆議和誤之 皇上聰明智勇詎弗深悉
其非至大臣等坐失事機專 鑒以不守江口被逮代
權誤國國法其在無待臣言

東氛聞記

卷四

四

以耆英奕山奕經文蔚皆得罪沿海失守城池道府
以下及失事將弁皆予處分

恩免被夷地方錢糧

命伊里布至粵議開市事佛蘭西者西海故國與英
國並居大西洋同港界接鄰近各爭強不相下連兵
構怨數十年近雖約和而各懷疑忌船至粵者英多
而佛少上年十二月聞英市被禁陰喜而陽慰之王
悉其偶勝益驕則先受其睥睨遣兵目真時爾土思

利駕兵船一來泊尖沙嘴土思利入寓省館求見大
吏偕所帶語華語之夷僧玉遮依里達二人爲通不
受官通事防洩也奕山遂率當事同官出城西潘氏
園見之夷目自陳其國王聞英夷違犯中國構兵久
恐其國商或波及受累令其來護因得便善爲解散
英素悍自非禁以力不可而彼與英方新和驟苦攻
之無名願出與英首講說俟其堅執不見允則曲在
彼乃可藉以交兵語頗誠切奕山等諭以英自津門

東氛聞記

卷四

四

轉粵日加猖獗

天威震怒今奉

命征剿未便遽開款議辭之夷目乃請自以已意與
言無論其意見云何亦當入覆既去會噴噶噎方潛
回香港佛目與晤及矣而土思利偶緣他事尋於初
春駛赴呂宋留真時爾以二月再入會城呈遞說帖
仍以和解爲詞勸給英夷香港補其烟價三百萬奕
山疑佛目爲英居間將圖異日得與分地而居且爲

探內地虛實來也即拒絕之六月有奏英夷糾集天竺佛喃小呂宋等國同
惡相濟鎮海定海所到夷船或稱來自天竺佛喃及呂宋
論奕山查明解散奕山以英夷船皆來自本國或係西人打仗之黑夷船在內均未可
定天竺即印度其孟阿喇即英屬國無佛喃名當係佛蘭西尾音致誤佛蘭西無助逆
事呂宋更貧弱不能助人詳為覆奏 噤噶啞又復離粵而比佛目俟至六月終不得我實耗乃自赴江仍將力任款事折其貪心得當以復我官吏較在粵便也迨抵吳淞口英船已入長江官上海者更莫測其來意不敢導之入佛目不獲已隨易小舟溯江抵

真氛聞記 卷四

金陵則所款議先已大定馳奏且數日矣遂廢然與英船同返粵英夷自以香港為彼國奉給地遠在海口諸國市舶所必經凡貨船至粵者欲抑使先就彼報驗按船抽鈔而後入埔輸稅中國其至五口者亦援香港為例佛蘭西米利堅皆大憤訝謂彼此同在天朝貿易我非爾屬誰甘受挾制於是各自通書其國以兵船至將與英為難英酋自知理屈頓止前說兩國使臣適至請入都密陳機宜當事不可而伊里

布魯卒於廣州將軍任者英馳至粵皆二十三年事許諸國並如英夷例給以印冊條列事款各國乃喜躍而歸其冬噤噶啞尚以歸師駐廈門鼓浪澳候釋還俘囚挈以還遣其屬爾味至臺灣領所釋疊戰獲禁之夷瑩傳見告以百餘人中前後病斃及正法尚存夷目九人合以就款後回自舟山遭風為臺官收起之夷目七多忍占與白夷二十五人盡付爾味帶出七多忍占供係英小商船載白夷二十餘黑夷百數十同輪舟前月自舟山撤回廣東駛至臺灣洋面九月十六日

真氛聞記 卷四

遭風因輪船上被火大夷官將伊船上黑夷盡數叫去救護本船上白夷不語行駛以致擊碎幸蒙救起祇求釋回是所救之遭 爾味感激請瑩親臨其舟然風夷亦從兵中來者 爾味感激請瑩親臨其舟然六礮懸綵旗百以迎飲其太平酒而還矣是日姚觀察察看其船無兩賊財水防礮擊事知 噤噶啞至是始知俘夷前供之出自明利啞者誇也 噤噶啞至是始知俘夷已戮懼為諸夷笑密商於夷目札士必於是忽生異議詐言臺灣被殺者皆遭風夷商按姚觀察與曾卓如方伯望顏曾卓大安之役承示以中丞所辦此亦不得已之苦心也惟前據夷供噤噶啞給銀九萬及紋銀六千來臺購買奸民實無五十萬之事姚縣丞私信尤為不確且上年經魯與制府甄甫中丞兩次印示凡獲夷舟銀

貨悉與兵民充賞弟與達鎮會示破夷所得銀貨不能
許官人索優是以民間利其所有樂破夷舟五萬
有裨於軍需也據此是當時傳聞有獲夷舟五萬
之說故商軍需然據此是當時傳聞有獲夷舟五萬
逃銀上若千索賠之語其云械相爭被擒尚不無失
去殺是明人隨管抗夫則又明云在夷營數內且欲
係水鎮道家財入官交英官分濟死家屬亦非謂以
其家財戰械相敵而尚書云承惠書臺灣破獲夷四
十月親執戰械復至內地以廈門鼓浪嶼向未收復
大府意令解至內自英夷則可以百餘囚人易回
德浪無損兵威復可布德無善於此今夷初無此意
且大肆鴟張所至殘破勢銳志驕彼以廈門為囊中

東氛聞記

卷四

四

物據之以通浙粵咽喉安可以不甚愛惜之人速棄
其所算設使囚人既得仍逗留不去將何以處之
且內渡三口廈門已失泉之蚶江福之五虎皆有夷
舟起解夷至百餘奸民必往告徒為所劫何能至五
州待我之求耶事勢如此非敢方命也二十二年五
月復怡制軍書云臺灣前獲夷犯亦遵性好報復為
留禁正法沈守兩擒其人久不殺以爲懼彼復明言
夷性畏強欺弱我擒其人久不殺以爲懼彼復明言
之弱也又以前山廈門失守為報復之證試思夷初
至舟山非有所仇上海又豈有仇乎夷垂滬臺灣已
久即不殺夷囚彼亦可以破舟喪貨索償於我前所
斬溺之夷無不可為報復之詞也殺之猶可以壯我
士卒之氣兩軍對壘非我殺賊即賊殺我乃先存異
彼報復之見何目以鼓勵士卒乎又七月復福州史守
之書云夷復除頭目外悉斬之臺人素林於泉廈郊商

臺地強悍之逆犯士卒胆氣益壯而畏事者猶津津
以報復為疑殊不知夷性畏強欺弱即使大隊復來
仍是垂涎之素志耳論者每謂翁波之失由裕督師
之剥皮逞忿交鋒死及囚不下千人喪費甚鉅彼欲
甘心於我豈待戮其人乎大戮夷囚議必紛紛大憲
言及報復欲以存夷還之云云在省中亦見夷勢猖
廢即使復欲以存夷還之云云在省中亦見夷勢猖
論之廣東浙江兩省大憲亦未嘗不慮其動天良感
激則闕以臺灣之待還之亦未嘗不慮其動天良感
拾去蓋其所求者大憲亦未嘗不慮其動天良感
耳當請為正法正普天同仇之時而鯁逆料將來
禍或歸已是以私害公血性男子不為也扶同邀功
按察司銜而文至必稱提督銜臺灣鎮傳論某道整

東氛聞記

卷四

四

心已不能無私言及奏夷情引及嘉慶年得自松筠
語洪阿即疑有無道無鎮瑩請作松語洪阿但求事理
暢明不妨彼此相易洪阿思之數日終用原奏上即
此一事兩人已勉強相就以前事不能不和衷耳非
交深莫逆為不言而喻也誰肯遽張偽示以上年八月
臨時起意為此欺誑之事乎
其國喇喇吓噤民船遭風雞籠洋本年正月阿喇船
遭風淡水洋皆逃生被獲監禁總兵等貪功以攻犯
奏請正法假使手執兵械奮勇相爭被擒尚萬不容
穢殺是必請大臣奏明堅求將臺官正法家財交英
分濟文責大帥於是帥遂相繼以鎮道冒功請

上命怡良赴臺查辦臺兵洶洶共約請行署訴洪阿
慮起風波婉詞解散百姓有焚香跪請者迨委員堂
訊官勇隨有並未接仗之結怡良據以責備洪阿瑩
自備受

恩深重今幸大局既定從此安人息事倘憤而懇爭
執所獲贓物為證則夷酋必曉曉不服大臣既不可
與對質夷船未返或別生事端所關甚巨事機如此

東氣聞記

卷四

四

止宜引咎瑩先以夷在廈門上書制府請奏易鎮道
至是乃具詞請罪怡良據詞奏覆

上聖明令解京遂逮洪阿瑩下

詔獄怡良內渡尋告病還旗代者劉鴻翔盡取營縣

義首稟報原贖及所得夷船掠載浙閩營械浙撫營

員印文册咨送 十二月鎮道見夷僞示錄奏自請撤

已自服罪瑩見鴻翔泉州謂原奏未嘗非惟斬夷太
速逾兩月則撫議成事可免是亦持平之論正法雖

出 諭旨究屬與道光
請事與禁市小異大同

上深知二人功過所在供甫上旋出獄起用矣

夷首請懇大帥相繼糾彈復有據拾浮言為夷之助

者致 恩更辜憲臺知薦之德惶悚不可言也 聖明特責之

憲徵候文就道不得面辭歉仄愈不能已在泉州時

承明論原奏未嘗非惟斬夷太急再逾兩月則撫議

成而事可免又謂鎮道此行為辱甚矣大君子持論

之允也顧一得之愚尚有未白於左右者茲當遠達

善以爲己美未有稱舉衆善而謂之冒功者必掩人之

境兩地次擄夷鎮道均非身在行間惟據文武士民稟

報之詞耳自古軍中驗功皆憑俘馘旗幟鎧仗有別

行賞故人人用命非如獄吏以摘姦發伏為能是以

所謂兵貴虛聲寬則得衆也雞籠之夷雖有五侯之賞

安之夷雖云擱淺然臺灣振甲之士不解於登陸後

五犯臺洋草鳥匪船勾結於外逆匪巨盜乘機亂

於內卒得保守巖壘危而獲安未煩內地一兵一矢

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苟無以鼓舞而驅策之焉

能致此哉况當時各路稟報皆稱接仗計誘所募火

因礮械衣甲圖書既驗屬實復有綠營旗幟軍衣刀

仗與浙江巡撫營官印文火藥道里數冊確係騷擾

內地之兵船其時夷焰方張蹂躪數省荼毒我人

賊害我大將 朝廷屢有專征之命閩外曾無告捷

報咸額首稱慶謂海若効靈助我文武士民殲此

東氣聞記

卷四

四

夷氛聞記卷五

嘆嗚嗚瀕去留綠衣兵守香港五口分留夷目開市
司稅務之領事亦至所擄於甯波婦女有失鞵裂帛
纏其足者載入澳門夷樓作長夜飲香山鮑某方受
雇為夷守門樓凡二層上居白夷下廝役其夜白夷
十餘同聚居一樓皆自江來留粵者婦女啼哭聲徹
樓下鮑一時憤甚思舉火燼其樓已他出覓得藥裹
以入矣轉思不忍婦女一時同死且慮火發救者至

夷氛聞記

卷五

已不能竄脫遽止

此聞諸鮑太史逸卿
俊者云其族人

英商在粵重

開市易益肆驕矜舊制大班不得乘肩輿入館至是
散商出率乘坐遨遊通衢與內地人交易動因口舌
陡起風波愈以忿爭為強所留夷役沿街搜掠市店
貨物買物論值未成逕攜以去又挾流娼招搖市上
遇平民輒喝令急避否則鞭撲隨之市井之民受者
已不可忍特畏官之禁慮因是滋為禍首強自遏抑
而姑容之始則會城衆怒難犯久而並所近村氓之

來城就工賈者無不積為深怨嘆嗚嗚之未行也夷

館遣役出買零物去不給值索之反被詈辱旁觀者
不平助其回詈役遽入館糾衆夷持鳥鎗出視人跡
多處施放有受傷者行道人一時駐足開觀不散其
夜火忽自夷館起夷貨遷出盡為百姓推擲地上無
絲毫奪歸已者米利堅諸國商亦樓居毗連財物聽
其搬出衛至河舟無一人越館界入擾當火威發時
聞萬口齊呼殺賊遠近水車赴救皆挺刃而止之員

夷氛聞記

卷五

弁以兵役至將為撲滅亦阻於萬手飛石不得前越

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事

日火息而後散

責填索賠所失謂必舉兵入搜起釁匪類填舉是日
實在巔末為書以復稱以領事戒勿縱釀後禍得書
乃不敢言 書云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得接來
書備悉兩國商民近况竊以為責人須當
責已敢懇尤貴審機向者英國稱兵我
思如天用許和好本部堂仰體 聖主德意方且
勸諭兵民勿存芥蒂在領事更宜戒飭商民無得恃
強招非乃在省夷商自向議和即縱兵役或在街市
搜物通價或引娼婦逐隊鞭人行路且為不平和况
身受其毒本部堂屢申禁遏深恐為小忿而亂大謀

不料於初六日公司行內商人遣役買物又復不給
價值百姓跟隨憤罵該役竟敢糾衆放鎗百姓被傷
不致及夜無端火發該商搬出貨物聞百姓扯碎擲
地毫無攘奪花旗等國財物並不越界搔擾兼之數
萬衆大呼殺賊報仇水車赴救俱被匪刃截止文武
員弁率兵彈壓亦被飛石攔阻各國商民共知共見
但思此等匪徒一時數萬衆齊心非同小可本部堂
豈不驚愕異且百姓大呼殺賊報仇不知誰人爲
賊又不不知百姓與英商有何仇恨禍激至此我地方
雖令團練足恃猝遇奇變亦當分別細辦不致鹵莽
用事誠慮慮處置過遲本堂與領事將有擔帶不起
之憂若領事確知數萬匪徒所在必欲盡數拿獲即
使帶兵來省拘置重典本部堂爲安靖邊疆起見亦
各從其便至若該商散失銀兩黑夜之中良友難辨
此正宜詳究已飭文武員弁及昇平公所河南沿海
東西南北各鄉紳士義民通緝在案惟是兩國交兵

東氛聞記

卷五

商民受害不獨英國爲然即如上年焚我廬店掠我
賞財我國又將向誰索補賠補之說諒亦英國商民
所不敢出諸其口者也刻下和議初定邊省諸臣皆
膺重罪伊大人來粵無期本部堂亦爲百姓指謫點
步莫保領事揣人情度時勢靜候章程爲便如必驕
兵自肆勝敗正未可逆料耳再者英國所招之漢奸
實內地之匪徒恐其熟知英國虛實習見英國貨財
將於香港海外號令而起領事未必安枕而臥彼臺
灣遺風被戮特其餘事設三省風應則和議遲延豈
不徒勞心力况我皇上素得民心而將相延送
出不少奇人彼一時也領事自識經權無爲
並嗣後務須嚴禁商民勿再挾嫌行藉橫激變所
有三板船隻除嚴禁外不得再挾嫌行藉橫激變所
部堂惟知約束吾民而已至於匪徒數萬伏發斷不
獨任其咎茲體 聖天子懷柔遠人之意畧佈心

腹惟領 同時澳門人亦有因英夷強橫殺其夷目於
事察照 澳者初奕山在粵時

上諭有捐助軍資及以破夷奇計獻而行之有驗者
皆予重賞一時上書言事者踵至奕山以軍務日無
暇晷而條陳者率請給貨自試切中事情者頗乏乃
令就紳士勸捐局之在會城大佛寺者收而准駁之
人既衆不能一一延諸座與爲面商也則但批其詞
使吏錄而懸諸門江蘇錢江者在粵不爲士夫所齒

東氛聞記

卷五

當時以爲失待賢智禮遽肆晉局紳不可復耐乃言
於官召而訶斥之所交多爲不平何大夷者浙諸生
也爲婿於蔣文恪家嘗習申韓就院司幕工筆札則
徐始至保純延主隨員案牘既而就駐澳道員易中
孚幕病中孚爲澳夷誘弄將入省代英夷請釋夷俘
先語則徐既而中孚果詰請則徐以是信之久於粵
目擊府署幕之有與商人往還者慮有事必先洩於
夷屢切齒裂眦言之懷平夷之策卒不見用每就江

語會夷恃撫日益肆粵中人有思倡義民挫折之而不敢逕行者大夷乃撰為文檄袖示項項面稱其文詞實不意其遽鏤板而張貼之也為江勸聲言將以十月集粵紳府校明倫堂捐貲召勇示夷以威時款夷甫數月船未返國當事懼有中變於是倡亂拘江而戍之新疆大夷遞籍自是粵紳無敢復言夷事後夷人不散入粵城官紳受獎瑩與陸制軍書云廣東夷不入城官民同心也以此可用之民前人不前殺伯麥之人倡為文檄者當為聲請可致書粵中

夷氛聞記

卷五

五

言及者英既代伊里布於粵相與議定開市章程竊照廣東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關議定英吉利國出入貨物應完稅則及與該國互市章程現經臣等另指具奏伏查盤征關稅既須先籌國計又當俯恤夷情現定章程於國計夷情似皆有裨向來粵東粵海一關辦理西事不免掣肘但查此後閩浙江蘇所收英吉利等國西事各國稅貨皆由粵海分山以粵海一關而論稅數雖難免於稍絀而統五關而計彼此互相關注必當較往年有盈無絀臣等督飭臬司黃恩形侍衛咸齡體察情形悉心籌畫期於粵海關不致廢弛稅貨尚能充足並可絕沿海漏卮以整頓內地各關之稅務酌議九條敬為我皇上陳之一海關原定稅額應暫歸五口均攤以免偽折也查粵並額定盈餘每年一二十萬至三四十萬不等現在

既分五關通商則粵海關出入貨物必少若仍責令照舊解征勢有所難此後粵海關征不足數應請暫於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四關所征西各關稅貨內撥補足數即由粵海關運自擬撥其額外盈餘各歸各關備收儲解一五口征收西各關稅貨應請試行三年通行酌定以歸核實也查西各關稅貨本為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四關所無現在甫准通商其貿易之衰旺難以預擬稅額即難定准原海關將來能否征足舊額亦不能預定應請俟三年後察看五口每年可征稅額各若干比較准額再將粵海關原額銀六十萬九千六百四十四兩分款計算五口作爲定額如有盈餘仍以額外盈餘撥擬一粵海關稅貨款目應行刪除以歸簡易也查粵海關稅則除正稅耗羨之外尚有節次改正歸公案內各官估價扁一六算三二八撥定頭總進口規出口規日規月規等扁艇號規及船鈔內之進口規出口規日規月規等

夷氛聞記

卷五

六

項正耗計款歸作一條編征總計均尚有盈無絀之銀節次之案內名目無論現在已未查明應請一概刪除以免糾纏一平餘各貢等款應於額外盈餘項下開銷以免無着也查粵關解部銀兩向有每千兩加平餘銀十五兩係按稅加收今既歸作一條編征則此項盈餘兩無從抽收請仿照解部飯食銀兩等項在額外盈餘項下開銷之例各歸各關劃解又每年應解各貢銀五萬五千兩人參變價約銀十萬兩上下均分有洋商按貨押算彙繳監督轉解內務府又有放關分頭名目亦由洋商按船按貨抽算每年約銀四五萬兩運送糧道衙門發兌普濟堂老人口糧及漢軍孤貧養贍義渡扁船水手工食恤口糧各項之用如有盈餘留備部撥現在英吉利國已議裁洋商倘各國亦一體議裁則前項銀兩亦歸無着應請將每年變價參斤毋庸發其價銀一併在各關額十萬兩為率與各貢銀五萬五千兩一併在各關額

外盈餘數內劃開視各關稅數以多寡均攤解
其放關分頭銀兩每年於粵海關額外盈餘項下撥
銀四萬兩解支糧道衙門查照原案分別支發其餘
各國課稅仍須由洋商經理應酌留羨餘以各有用也
另行酌量辦理一粵海關應酌留羨餘以各有用也
查粵海關每年有應進貢稅及奉文傳辦將件連盤
貨包札經由各關稅銀等項計算約需銀十數萬兩
查應得羨餘均已歸入額外盈餘項下而一切均不
可少應請於粵海關一關例在卸貨關口納一關稅
再准貿易如有偷漏照例懲辦與各國商無涉其餘
貨物悉循其舊海關丁書人等倘有藉口勒索許各
商據實控告嚴行提究一內地各省販茶葉湖絲大
黃緞緞不准外海載運以杜影射也查茶葉湖絲大
禁多銷湖絲茶葉等項搭船載運內地各省關稅銀
等行暫短實由於此現定章程西運內地各省關稅
因而暫短實由於此現定章程西運內地各省關稅銀

東氣聞記

卷五

大有加增與內地流通商貨稅則輕重懸殊易啟避
重就輕與洋船私相交易之弊嗣後除請販東洋等
由洋進口貨稅與本地民間日用諸物仍循其舊外
其有內地各省行銷茶葉湖絲緞緞正項准由內地
行走不准涉海倘有情願由海販運者即照與西
各國貨物例一體先稅方准販運出口如海關則例
內原有粗茶葉粗湖絲土絲等項名目全行刪除其
臺灣等處所有應辦茶葉絲斤細緞等物由各該督
撫體察情形仍舊章辦理以與西各國貨稅無
涉之客貨應仍舊章辦理以與西各國貨稅無
浙等省商民每多出入海口販運上至威京下至廣
東往來貿易其所運貨物除茶葉土絲緞外均非
西各國外所需無庸影射向來應完稅銀各有一
相安已久所有五處海關無論大關小口一切章程
悉仍其舊無庸另議一各項浮費應全行革除以杜
弊端也查各項浮費於雍正乾隆年間改正歸公之

後旋又陸續添出更多於前已全行裁革如再有需
索情事無論官弁兵役俱照在法駐紮草治罪惟粵
海關差役並無工食向在進口出口貨物內由洋商
按貨抽給於乾隆九年經前任監督稟明准其存留
在案現在洋費裁撤未免令各差役枵腹從事應請
查明照海關書吏之例核給工食由臣填等酌定名
數另行辦理以上各條係就臣等管見所及隨條酌
議惟治法需人全在各海關監督深明通商為樞
以約束不稍逾越則中外相安海疆永靖矣會頃以
病開缺者英代督粵恩形亦來陳臬事相與委曲調
停事事彌縫不使稍生罅隙番馬紳士潘仕成許祥
光及驛官皆嘗出賃造船甚固而未可出洋於是

東氣聞記

卷五

四省合巡之議當事不果用 議云東船在洋加價平
聞有駕兵出洋攻剿之事故其駛行數省洋道如入
無人之境其自洋而趨港也止畏內兵向前而拒不
畏外兵從後而追銳意直進毫無顧忌屢勝之故端
在於斯設使環洋經過之地有船可以堵截有兵可
以攻擊彼方却退之不暇又安能飽掛風帆瞬息百
里出沒超忽之若此其捷哉今宜創設掛風帆戰艦百
艘艘各配以弁兵百人於廣東福建浙江江南四省
外海水師營分各選精銳二千五百人各儲水食礮
械以實之抽移內河陸路名糧補其空籍擢提鎮其
員之有世功威望者別頒 勅印為四省統巡其
屬仍以副將而下遊擊而上視官之高卑給船之多
寡使分領之不隸四省管制之內西界越南夷洋比
抵威京無論內外諸洋咸責巡哨而江南以西迄於
欽廉尤不時梭緝游歷每出以二十船為一隊御尾

聯行風訊既齊檣帆尺度又相等即相去遠近不一
究可互為聲援遇英夷兵船輪船審定旗幟不遽燃
彼船擊單寡我合隊環攻其後設彼先發我亦應之
而後從外擊入本地防兵亦聞聲自內迎出首尾勢
難兼顧出外擊入本地防兵亦聞聲自內迎出首尾勢
如其來繼且步牽纏層層擊肘以彼終歲馳突海
面師目問曾不見一外洋艦到處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夷性多疑雖遠望商船難而漸懈其力以衆寡不敵
周章而自奪其志以艱難而漸懈其力以衆寡不敵
畏縮而頓衰而我方四集艦隊沿途相待兵分而巡
防覺密時暇而勢力轉舒又况猝至紛來縱有不肖
兵丁亦將微規不及則薪在於止沸事幾所在莫要於
火在於抽薪不知添薪在於止沸事幾所在莫要於

東氣閣記

卷五

此亦莫大於此效似緩而實急功似難而實易欲使
永絕根株不得不痛施懲創欲使實受懲創不得不
重費銀錢永逸必始於一勞分防天威震疊邁絕絕
化外頑蠢之輩曉然知此時防而格外涵容之請
常未有不悔從前輕侮之愆轉而作格外涵容之請
聲靈四訖並杜效尤中外大防維持無極所謂一舉
而數善備焉者也審幾貴斷之法必先預籌欵項擇
陳以備採擇謹按製船之法必先預籌欵項擇
木最威處所招募善工設官監造開嘉慶年間福建
剿辦蔡逆亦於額設營船外別創堅大適用戰艦提
督壯烈伯李公親臨監製故洋面安駛棹棹便捷當
時督帶出洋與蔡逆抗衡雖亡命亦勢有不敢黑水
洋之役刺辦幾淨盡久著明效聞舊時得力匠頭多
有存者潮州李爵鎮少習海務匠作皆乃父舊人潮
郡密邇閩汀又為產木之地予今歲七八月間在潮
屢與商及似宜就潮設廠責成爵鎮協以曉暢文員

當有成算可杜浮靡或招徠賈客使集越南洋木不
半載即可運至齊備就近省河別設官廠撥閩省送
至壯烈舊匠選熟習船工隨其指使但受其成法而
不予以出納之權則並無弊可言即不然則切論運
府二級委員使知此次創辦與從前例修夷氛已靖
者大有區別亦未嘗不可得收實效也

復修武備沿海議造戰艦
詔派仕成監之仕成因延佛蘭西人雷士壬造洋礮
水雷以進粵人怨英夷甚見仕成家或飲諸夷不能
辨何國也則開於其門從容解譬而後已廣州府劉
潯出嘗杖雙門市民之未避前驅者行道訛言驟起

東氣閣記

卷五

以謂府署藏納英夷萬喙如潮假虐責良善為絲遠
相聚而火其署擲物火中雖貴玩絲毫不取與夷館
受燬時相似潯越後垣走匿藩署藩使傅繩勛素得
民心出署婉語以夷例不許入城府署夷何所來搜
而弗見宜各還曉之再始歡呼而散福州開市通商
夷貨舟至相挈入省會與官吏通謁講鈞禮據烏石
山之積翠寺為廳舍設牙旗鼓角民甚驚擾常以深
夜駟從入城官無如何其居上海者恃海道吳某幼

出夷館易而狎之見輒呼其行次拜會不分旦夕輿夫用中國帽而雜用五色爲纓緯以表異出入城門士民無敢以爲言者彼意以旣和好且與平行則不問城內外皆可聽其遊處如土著矣不知職貢諸國非驗貢不得入英雖列冠帶而貢無常期兩次貢舟皆由天津更無故事可援也惟廣東民習見暹邏越南必隨貢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無之以爲中外大防正繫於此凡夷有三五爲羣思進太平門

夷氛聞記

卷五

十一

西門者

兩城門去夷館近內城四門尚隔外城非夷可至

守者輒斥之退民

或遇見輒頃刻聚千百人鼓噪其後必使其急遁返而後散太平門內外市舍櫛比城闔內日有設鋪售零物者守兵三四但駐所近平時門實無容足地也夷偶闖往來人偶少遽闖進焉接門內爲狀元坊順德南宋狀元張鎮孫故里過坊不數武市民遇之大開夷舉所持鞭竿碎人於是萬手齊動幾斃拳下領事雖訴諸官衆怒難犯莫可誰何也舊制夷人以久

住夷館恐生疾病故道光十五年總督盧坤奏定許夷商於每月三旬八日得往附近之花地海幢寺散遊一次行則導以通事分輩出次不得過十人及申卽令返有在外任歌飲酒及出不以期或逾所限人數或別赴村落墟市者並治及行商自欵成商裁後夷衆益無約束往往挾烏鎗或袖小鎗駛其小三板或雇珠江小艇遠及四鄉遊泊遇村集樹林叢翳處所恒登岸彈取鳥雀村民婦孺聚觀言語不通疑爲

夷氛聞記

卷五

十二

嘲辱動至角口夷必以鎗擬之民畏之急走避如是者不知其幾矣夷難之作也沿江上下數十村去會城十里近或二三里者咸築閘設柵於其村口自衛夷登岸未之入則村民聽其自爲來去見慣亦不異也二十七年夏月英商駛舟至黃竹歧村村在城西上游去城頗遠有密林在村外夷相率竟入其柵婦女見而譁夷不知避反舉鎗以擊人頃刻間村衆畢集鳴鑼將遷傳鄰近諸村來護夷益暴燥狀兇猛衆

一時憤激殺三夷界屍沉村外巨河下石壓之而掩其迹其艇亟駛還以事報夷衆領事請者英緝兇備抵聲言召香港守兵入火其村語多不遜者英令其巡捕弁黃者華會南海令張繼鄒募漁人入淵起獲夷屍夷衆愈以被戕有據多端迫挾索多兇請交夷館訊辦時恩形得罪鑄巡撫職徐廣縉新至慨然謂殺人償命法也然一命一抵法安可濫不能魚肉吾民以徇夷欲而塞夷責也乃召其村紳士訊致殺之

夷氛聞記

卷五

由縛三人出請

王命於犯事之地正法夷酋猶悻悻不服照會者英以彼國商不能不出遊倘他村亦復如是將何以處非焚其廬舍不足以息衆怨杜效尤者英尋以省紳已自爲公函約諸村毋許妄殺後此永保無事復之隨令府縣集省紳於大佛寺合擬函詞刻而遍貼以慰夷心當時紳衆咸集彼此推讓無肯執筆起草者再予乃起入丈堂率一稿言黃竹岐殺夷抵法事毋庸議此後諸村落遇夷人至村口彼下犯民但止

放鎗捕鳥父老當各約束子弟勿令出與見面聽其自來自去萬一夷人率衆入柵以捕鳥爲名或至調戲婦女鎗傷平人者宜即將夷用繩網縛就近送官訊辦勿驟加誅殺俾有藉口事後索多人抵命率及無辜致官棘手通約諸村一律知照云云紳官咸以爲當座中一官閱之搖首謂此當非制府本意宜改云如夷有不法事且勿向核辦該村民立即赴官喊訴以憑委員來提赴公署核辦衆紳無語予不待不前伸其說曰當時夷既不法即指調戲婦女鎗傷平民等事矣一有其事村民勢必鼓噪衆怒驟起夷必拒護兩相動手彼此轉盼致傷民衆少傷每在夷夷既受傷村民誰敢挺身赴官受責成者勸其待夷送署勢已難從况令其任夷橫肆袖手旁觀以一木難之君子不可以強血氣方剛之村民子弟益夷自入村啟釁於彼義憤所激衆怒難犯先勸其紳老

夷氛聞記

卷五

約束子弟不與搏力至萬不得已亦不可遽殺此爲黃竹歧事之遠殺受累而起人心向庶幾可從否則函到徒滋口實而夷以既有公函臨時不肯受縛不至決裂不止轉失勸戒之意更轉失制府息事之本意矣其人亦首 夷酋知紳士持公論亦稍知歛迹不敢再有後言矣英國自稱雄西海都但西河畔築官蘭崙城外故宮之在城中者猶相沿未廢他國人至必導以入使遍觀焉以誇壯麗其俗然也夷酋來者每謂明明通商和好宜相信無虞詐尙何中外夷夏之可分故所至視其城如戶闔獨粵城垣門與夷館

相距僅咫尺間轉不得一入時時訟言於耆英思形始尚誠求繼兼責備閱時既久無復可以支吾蓋夷俗期約至速且屢不自知其瀆微言之又不悟兩人者日為所促相與躊躇至再不獲已始許其一行燕會而預為設備將假酬酢禮掩招入之迹以為一而不再他日非因延請無緣自至有所商則仍出而就之權宜之舉不激夷怒亦堪以對我士民顧尚遲疑未有期日也二十三年六月省紳侍讀銜何有書老

東氛聞記

卷五

五

成練達方以創董社學受獎有所聞爰集同志具詞節院云問閩夷將進城拜晤以此與論沸騰不知實有其事曾已約許否請率循舊章免滋眾口者英亦竊幸其詞適至得有藉以謝夷也但以道路訛傳初無成議大書揭而慰之呈云竊以故老狃於舊聞羣黎安於習見故有異聞必相驚詫遇創見則起猜嫌民情大抵然也我粵東民家朝廷厚澤深仁休養生息士農工商各執一業高曾子孫與享太平舉凡踐土食毛無不尊君親上矣查各國夷人來粵互市夷商向來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歷久相安但夷人到省向在城外夷樓聚處國有典章二百年從無夷人入城之事舊聞習見婦

孺同知邇有道路傳言說有夷長欲進城垣拜會各大憲未審果否與論沸騰蓋既有拜會之名必將肩輿儀仗齒簿前驅民間聞所未聞見所創見震懼人心驚駭耳目觀者定如堵墻所可信者各縣聯絡千有餘鄉團練義民十萬餘衆均已撥歸各社各鄉時勤操練嚴加約束斷不致滋生事端但慮省城五方聚集良莠不齊誠恐匪徒乘隙肆然干犯夷人或不相諒是致和好反至參商書等愚昧之見欲求循舊章程定於城外齊整地盤或滙議事宜或燕會交歡或排排滿賞不啻行所無事似屬易便也恭維欽差大人天演一派贊化調元感德所加夷情悅服凡經灼紹洞混幾微書等愚蒙原不干預公事但地方關係一有所知不敢壅於上聞用是滙陳下悃冒瀆尊嚴伏乞俯順輿情查照舊典飭遵辦理則萬民歌頌同荷生成矣制府批云查中外務在相安據呈請循舊章以順輿情理極詳明慮尤深遠惟夷人欲

東氛聞記

卷五

五

行進城之說不過道路訛傳並無是事諸紳素為民望所歸可即傳諭城鄉各士民免生疑慮本部堂向以士民之心為心凡有關係地方夷務事件自應熟籌妥辦也 婉舉其事之可證驗民情者為夷告而曉曉之來正未已繼請而繼却者屢矣因循又越數年首駐香港三年例滿當受代返恥在粵之衆終未得請以入見外中國歸無以對居者在來粵夷中則已為長自謂責有專屬也二十七年二月行將屆駁率其綠衣防兵三百偃息旗鼓從香港潛載越虎門入當時海疆安謐貨舟梭織虎門

大啟守者以爲運貨舟至不復查驗循內河趨經獵德礮臺旋舟臺側接踵而登出不意挾衆釘塞我礮眼澆藥水毀我礮樞守臺兵倉卒裝械不及遂聽其所爲迨把總梁定海擊以礮夷兵已一開還舟解纜順流西上甫至夷館不入卽斷安瀾橋上下爲駐足地逐市人空其鋪舍而踞之者英出詰以私入故則請廢館後通海之新豆欄道收拓館地既許而立堵之矣又請租河南地以建夷樓則當日初與琦善講

東氛聞記

卷五

七

和條款所嘗及者其後香港尙奉

諭停給所議已虛迨定和約准英國在通商埠地出賃自與民間租賃建樓立棧但仍由中國地方官會同領事體察民情擇定地基聽與內民公議租值內民不得抬價措勒遠人不得強租欺占以期兩情允協蓋願租則民自得利不願則夷當別圖強卽起爭必然之理也珠海南岸舊稱河南正對省城生齒日繁不獨鋪店民居寸金寸土卽田塘棧舍亦與荒郊

僻岸者價值迥殊其人比屋而居非耕卽農非商卽賈自食其力自謀其生各賴咫尺之地爲仰事俯育計又其迤西壤地沿水橫出與今夷樓隔水相望一旦租爲夷有恐他日夾岸臨海築臺置礮勢成交牙有事則來往帆檣西道頓形窒碍於民固有不便而借以截阻黃埔各國商舟設起貨入省仍勒其於此查驗復萌初得香港故智更有不便於諸國其南則地隨河折由折處直下卽爲西南入省河之鳳凰岡

東氛聞記

卷五

七

東聖鷄鴨沼一帶尙從洲嘴折處別築一臺卽有以握我西南鄉縣入省咽喉龜岡礮臺雖設而無所用河南四十八鄉紳老有識解事者早慮及此且夷之伎倆久在百姓意中彼就款於江南之大飽慾壑與在粵之伴還商欠皆事出已甚非百姓夢寐能忘之事今因有此約令其舉祖宗百年世業流離播遷靡所定止而拱手讓之所得幾何設令誘以租資重利亦將糞土視之萬無如意理而夷酋未識其情勢所

在誤聽夷館賤役及洋商工伴子弟之所懲患遂一
意卜居謂耆英為經手立約之大臣總制其地我責
官而官責民挾約而行當無不獲不復計及體察民
情之為何語更未能思及地未許租則所指為抬價
捐勒之詞悉屬無根隙莫可乘也况歲租每視夷旺
淡西洋人之在澳衰敗之後租竟何如徒予耆英以
所難貿貿強求逼人過甚於是耆英不得已勉派府
縣官頻傳業主令議價值未到而噤首竟以二十四

夷氛聞記

卷五

九

年四月初二三四日身履河南州頭自為丈量插旗
誌界民見事在必行越日集衆雙州書院言出而髮
指者數千人其老成者謂與其生端事後不如陳說
事前乃以情理利害四端詳縷其詞投以公函斥其
背約圖占之非書云竊以謀事必體乎人情作事當
利害之重輕我粵東與貴國通商百有餘年彼此有
相資之益中外無詐虞之嫌而貴國商民亦素以信
義相交即千百萬之貨財一言為定一諾不移從無
失約背議之事此中國商民所以樂與交易而歷久
所以能相安也迨至二十一年構怨交兵以來貨物
多不能流通商賈亦日見倒敗在粵商固多失業而

貴國之貨亦未為得利且當擾亂之餘土匪借端尋
釁小人乘機焚掠遠商皆受其累此目前車可鑒各國
所同知共見者也自宜各竭宿恨堅守和約以圖補
救共享太平乃近聞貴國欲勒租河南地方建造屋
宇我紳耆始以為此舉必須兩相情願貴國素重信
義斷不肯強占逼租今見我府縣官頻傳業主勒令
議價且德公使差人竟於初二初三初四等日到河
南洲頭嘴地方丈量插旗誌界於是各鄉士民大為
駭異初四日會衆集議於雙洲書院謂與其相爭滋
闕責我敢禍生端於事後何如先為陳說辨此是非
曲直於事前茲特將情形之可否利害之得失細為
陳之夫河南習俗非十三行可比也而河南地勢又
非上海各港可同也蓋十三行與外國人居住有年
久相熟習倘令河南創建洋樓必致驚奇猜忌彼此
斷不相安矣上海係新開港口向無遠商貿易棲止
之所且海濱荒地無礙民居故擇地租住其理尚順

夷氛聞記

卷五

三

若粵東近則有洋行遠則有香港居住則有新建之
公司大樓貯貨則有現租之洋商棧房又何必貪多
務得費此無益之巨貨乎况河南地方寸寸皆
民血產該處田塘棧房舖戶居民或藉此耕作以贖
家或居此微宗設嘗產以延祀既不能聚族他徙又
生或大族微宗設嘗產以延祀既不能聚族他徙又
不能舍業別圖一旦強逼奪之以致流離失所謀生
無地情何以堪貴國人素以醫人濟世為心何忍出
此此衆情之不能強其所難者一也抑吾聞之無信
不立違約不詳查前次我官示諭萬年和約條款內
載各國商民准其租地自行建樓立棧仍由中國地
方官會同領事官體察民情擇定地基聽各國與內
民公平議定租息內民不得抬價捐勒遠人不得強
租硬占務須兩情允協等語今河南之地若云體察
民情則租開價又何抬價捐勒之有至於平議租則既
未經願租開價又

之勢欺我小民之愚挾制逼勒必欲租得而後已又
不待業至允議遠行差人丈量此非強租硬占而何
所謂萬年和約者曾不立此約者何心我等士民偶
當時書此約者何用不立此約者何心我等士民偶
券契字據倘能久要不忘豈自稱英國堂堂之公使
大臣而肯背此兩國永守之約乎此義理之不容
失信者一也且貴國商人數萬里航海至粵無非為
謀利而來耳貴國之所以獲利於粵東者利其民之
相與交易也今欲與交易而先拂民之意人心不服
於利何有凡人安居方能樂業守信始可通財今若
不守信約恃強挾勢奪人之產占人之田固將為粵
商所疑慮而不敢重托貨財亦將為各國所恥笑而
不肯相與共事況夫奪則必爭爭則必鬪爭鬪之際
商賈避亂而前貨物停市而不售試觀近來生意
冷淡已可概見是欲奪人之利以為己利終致小利
未見而大利先失此智者所不為也抑且利終致小利

東氣聞記

卷五

廿

已也其害更有不勝言者夫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今
河南共四十八鄉烟戶不下數萬家其間賢愚不齊
強弱不一心既不甘於棄地志即可激以成城若使
強奪得地建造行棧則英商挈眷必於此往來貨物
貴賤皆於此屯積竊恐出入而致磚石之相攻貯貨
而致焚燬之肆害其能時時為之防禦處處為之設
備乎是跬步之間皆為荆棘鄰右之近盡成讐仇將
以萬千之資建此地而不足即以此百十之人毀此
而此有餘國亦何樂得此叢怨之府生此為厲之階
乎此禍福之機甚明利害所關甚鉅不待智者而知
也惟熟思而籌度之我等紳耆生長河南日親民情
有洵洵之勢恐致激變故不得不已會集衆人將情
利害四端先行詳晰陳明尚祈轉達貴公使體察此
情永守和約免致兩敗俱傷而謂吾言之不先耳並
將此情節投訴於各國領事官及富商大賈請各國
正人君子評其是非分其曲直免謂我

民不知禮義即將來鬧事生端有所累及亦可知
由誰啟咎將誰歸也倘不曲諒愚衷不採納正言仍
然恃強硬占竊恐怨積日衆禍貽日深其與家相
依為命者能不捨死相爭乎蓋前次構兵未之及民
故民情未憤若此大貽害係與民為仇故民動公忿
而心甚齊此非我紳耆所能排解亦非我大憲所能
壓服領事方遲疑未肯收書而河南人已刻印四佈
首知衆議鼎沸非恃者英可以威脅再在必滋意外
也爰暫止河南之議更索租花地口之石圍塘其流
弊一如河南州頭且縉紳世業何可利動已廢然而
返是皆已事至是遲以兵挾覆迹前意切以必從者

東氣聞記

卷五

廿

英曉之謂倘緩其期將來或分任租值倘有可商愈
迫則租愈不貲亦非爾利急之且必激變正言以却
顧英酋之來本以求約入城為重實非有餘力租地
不過假作引端而已故終之以定入城期請謂地從
民出議租權既在民城為官守議入權則在官非若
租地之聽民自愿者比矣今西洋諸國咸謂我難入
此城勢成騎虎不得其期則駐兵留此不復出蓋夷
兵之來已數日人言藉藉不謂集兵力驅之使去則

民心時刻可動動則首與其兵皆粉齏壞約啟衅悉緣諸此而首又崛強不可以口舌爭於是慨然與訂二年後予入城之約謂二年中以官調紳以紳調民至期庶幾可掃徑相待矣夷酋與訂約而後從容挈其兵還香港事定者英杖定海而遷其官首既歸國則以入城期定告其王凡鄰邦之商於其國及其印度亞墨利加所屬之地盡以是鋪張其詞招其屆期至粵觀禮他國商之在粵者雖曉然於民志之不可

夷氛聞記

卷五

廿

奪而明明有大臣期約在習聞者英焉

太祖皇帝天潢支屬協贊綸扉持節出辦夷務體統

冠諸大吏必有以動

上聽者粵民縱強悍而惟縉紳言是從倘

上許彼入城紳士自不敢異議百姓惟有隱忍究何

能為以是信入城之舉之非虛語方將相約隨英夷

後觀其所為且自以同一准市之國

中朝斷不忍厚彼薄此將俟英夷既入然後援以為

請凡此皆諸夷意中所有亦事理之所必至也無如耆英先期以在粵久奏請述職得

俞旨命以二十九年春暖來京擇正月行矣瀕行請

以廣縉佩大臣關防權督兩粵而布政使葉名琛權

巡撫未幾兩公即真是年兩載期屆二月夷酋以

文來請踐入城約始猶出以正言繼且煩絮操切堅

執前議勢不可止廣縉念中外大防在此一舉此而

不力為阻遏他日將時以燕會至固無辭可拒是又

夷氛聞記

卷五

廿

與福州上海等而密察民志城鄉萬眾無慮婦孺鮮

有以聽夷之入為當者縉紳即或面從亦必退有後

言且夷假禮以來安知其不包藏禍心逞其平日詭

譎之見或事後求地為行署甚或臨時索所經官舍

留其徒居之不惟立生口舌抑且驟起兵戎就使聚

兵設防萬不至有當時之失而大衅即從此開況耆

英親自許之乃先時而去責其難於後人艱鉅之任

惟志定足以肩之耳於是不俟徘徊已默定拒夷之

志及商於名琛更謂官民合心方稱同志無怫百姓以順夷理且民情若是其堅且衆夷一動則民頃刻生變勢難終日官轉無立身之地惟有拒諸城外縱有他故亦官與城爲終始其事實有把握已先單銜具摺密陳情形矣今我兩人和衷一志順民心以行之復何疑之有商既定廣緝乃先備內防自省河以東諸礮臺選擇將弁誨以方畧俾俟夷闖入沿途迎擊分繪要隘臺墩圖紙核其所有礮洞計一礮裝藥

東氛聞記

卷五

廿五

施放洗刷移運應需兵士若干人使臨時各事其事是爲首班別預備策應者各如其數爲次班又別備補再策應者於後人數亦同爲三班填寫首班策應及補策應各兵士姓名於臺圖所宜站立處令其各守位次寸步不移首班勝則已如一人傷於賊礮則策應者亟趨前而補其缺傷者散兵扶以下而所備再策應者又亟趨前補策應之缺首班戰久而懈或猝遇暴病則領兵之弁以所備之策應遞補直至三

班皆受傷盡然後聽其敗潰不復責戰所選儲礮位亦按臺洞各備三礮放多礮熱卽令輪換先以圖使將弁選精壯軍士詳爲指示令知此次戰守繫一省官民成敗所關最重不特不能如往日見夷自潰積習但於派定立處稍離分寸及臨陣告退卽自代有人亦按軍法並令一月前點定班兵開誠告以人之勇怯原出天性非可強抑自揣或至臨時瑟縮未能自信或家有老親或尚無子息內顧不能無所繫戀

東氛聞記

卷五

廿六

者仍准其預期請假事後許再充伍不罪俟其慨肯以身殉國對天矢誓情形踴躍又察其平素體健技精無他隱疾者諄諭以一經應命當自視其身已死應詢不悔始取其切實甘結書名畫押保以親屬而後分班帶入節署親許以功成優拔死者官養其家於是憑將選弁憑弁選兵而驗於將兵將人人自請効命萬伍一心次第籌積軍資衣甲皆製備外郡封解軍局絡繹內運而省城民戶毫未知覺密飭中軍

副將召近城社學紳士假捕盜名令各歸勵械聚勇
候撥分社延見使各不相知亦屬其各不相謀也社學
原議有事官爲調用給以口糧無事各歸耕農勇出自民隨時可備布置既畢乃揭牌
於轅以某日出閱虎門舟師時夷酋吹噓已代噫來
駐香港數月矣聞廣縉巡歷海口思乘其出劫之於
舟俾險浪驚心倉卒間必踐夙諾較以文爭易而不
慮再有遷延也則請臨其舟廣縉慨然許之夷舟方
旋內洋隨行官吏咸謂風濤固不測且身入虎羣履
夷氛聞記 卷五

不可復啟廣縉談笑自若吹噓袖出所陳事數款率
貨稅之瑣屑者求面爲許允廣縉隨問隨舉其不中
理者手指口駁索筆而剛之吹噓下氣低聲固固乞
請廣縉固却之色頗莊厲侃諤開導至良久聲琅琅
徹船外從官聞未悉所繇欲入不可僅逡巡以俟最
後忽更端起言中國許我入城兩年前約以今日今
我國諸凡備具專候示我期日請必定期而後返廣
縉曰耆相之許爾在我來粵之先我來未奉
夷氛聞記 卷五

其唾人之尾設有變將奈何廣縉曰若輩慮彼敢遮
留我乎留我不有水師提督在乎因語提督洪名香
若我留彼船不還可悉舟師攻之我自有處勿以我
故邊疑拔鼠忌器也言已欣然掉扁舟越重礁險澳
乘如屋浪起跨登夷舶梯二十餘級至其船樓從容
顧盼旁若無人從官不得已羣隨以上風舟搖盪相
顧皆股慄無人色吹噓握手延入艙後免冠爲禮遽
杜其門隔從官於門外厚設機一却即閉堅牢如壁

詔諭何能妄予爾期且百姓之不肯聽爾入原執干
百年舊章爾在此當有所聞億萬同心我更何能自
主是當以夷情民情兩相歧異之故入告
大皇帝請
昔我爲疆吏必有所遵奉而行今爲汝由驛馳奏則
可私予爾期則不可有
旨卽有期不得
旨期將誰出爾宜少安毋躁也吹噓問批摺還當在

何日遂舉由粵達都往返常程約畧告之吹噓以為
緩願自備火輪舟出粵洋抵津代遞廣縉晒日奏摺
拜登

本朝自有定制沿途所過關津驛站各定時刻皆有
專官處分恭重安敢違制以進呈請

旨重件輕付外國惟謹責且汝舟近日亦安能遲至
天津乎爾居粵地一切當遵

天朝法度勿率性生事可也吹噓語塞即送出仍下

夷氛聞記

卷五

小舟騎浪還虎門越日來報謁予之食食次囁嚅間
再欲有言但諭以靜候

旨意語不及其他旋省直陳其事夷酋自意事有成
約者英方在朝當陳明在粵訂約緣由計無不得請

即未遽允亦必命督撫酌量現在情事以定可否我
請已堅微露強入之意

大皇帝縱不欲逆民志亦重慮失信遠人有

旨令粵官自定官又何詞可以却我故自陳請後不

復喋喋但自為數日計程盼摺迴如望歲稍逾往返
期程三二日即令其副兵目日贊臣者輕舟私入夷
館探聽消息及奉到

綸言大意以為民心即天心在彼重譯來斯更不宜
與民頡頏念萬里貿遷不易官吏當隨時為其保護
貨物紉繹

聖謨蓋有萬民一體四家一家之意非臣下所能窺
測更非外夷所能議擬者矣

夷氛聞記

卷五

旨既宣布夷始知

上意其國商人一時敗興有轉咎吹噓不如噫之一

請即許者有追咎噫當時從兩年約不能隨許隨入
致爐竈另起者而他國商因亦從旁以為笑柄微詞

諷激之於是夷酋文再至責中國信義之邦不合反
覆若是更為危言相挾意殊悻悻廣縉至是正言答

之曰曩者江南議和後中國重信義凡夷船之經我
口岸者聽其出入不復詰查阻禁蓋設誠相與也者

相親王和議初不料爾國前兵目之潛載卒械掩我不備毀礮樞而塞礮眼也其時兵不及調礮不及易爾兵深入據橋阻過行路民情驚駭瞬息便釀禍端乖和局故酌量緩急輕重不得不權宜約以年分許以入城使爾兵目如願而出以保和好於未艾是信義之失爾國先之而反以責人乎者英之奏請陛見實逆知民心之不服舉國胥無異詞不能為左右袒也夷得報已辭窮則又強詞以辨謂事必自度

夷氛聞記

卷五

可行而後許許則必踐方成丈夫當我兵入時為數無多何難一戰戰不敢而後許我許而復背中國他日何以示信於人我今日又何顏以對他國不得不率我兵商一擁而至且聞省中方團練壯勇皆董於官既慮抗官匪徒出而拒我何不即分所練勇拒亂民而衛我入耶又答以民情所在既屢舉相告今民自團練實維汝故而猶嘵嘵不已反欲為疆吏者率民拒民背理逆勢愈言愈遠此後不必更勞唇舌請

即挈爾兵入我為粵大吏當四開城闔以待爾其試之郵牘凡數返輾轉辨論端且百出當是時自上冬迄三月會城粵秀書院監院刻印公柬延集越華羊城二院同事暨城中在籍紳士許祥光等及內外城以遞河南居民鋪店按其街約予以規程粵城書院越華次之羊城又次之先是柏公為觀察令三院監院勸民自為守衛彼此觀望未之動也迫事急雙門底舖民羣至粵秀謂閩省人士所萃責以倡首會院長南海何員外文綺養疴里門予方為正監不可辭乃印備柬致數萬會同監院順德羅教授家政南海譚訓導望靈山仇訓導乾厚順德張學正應秋番禺

夷氛聞記

卷五

丁放諭熙先期使院役分投街約送以章程借番馬候選道許祥光候補同知禮光候選郎中金菁茅候選同知沈光國香山候選員外鮑俊親詣約一時響應分期以勇數來粵秀報予約兩首令以夜校閱備其心燭中間羅下鄉未旬返仇丁並以送試去沈亦及半以事未至偶會閱粵秀令役分延諸紳後以夜不諸紳謂不能實力則事敗予遂以羅查南海神廟工不紳士不可勸故分限去非有他也丁居城西北其地多幕客長隨所寓已約其送試速還彼處出勇宜在後必無貽誤太守以予言覆乃已九人者皆不辭勞瘁故民情踴躍南海候選郎中伍崇曜則以熟悉夷情事藉探報當時從制府出虎門事定許伍得升銜先選仇沈外英有差

勸家自出丁設械為拒

夷入城之備預期分詰諸街約則切與商一時雷動
雲合自老城而及新城新城而及四郊河南人亦創
隆平社學同時響應地大者至數千人少亦數百按
日分期自具所練丁勇名數東報粵秀隨以其夜延
官紳同集其公所壯目帶令籠燈執械分隊以過越
日官出豕豬水酒獎之自城內而城外遂及河南以
次校閱旬日間得十萬人有奇 內城 雙門底上街
帶四百四十人 下街劉聯芬蘇滄同督四百三十
六人 惠愛街四約沈維鏞督百十七人 惠愛五

東氣聞記

卷五

世

約何定海何榮芳同督六百七十人 六約 泰督
百六十人 西七約黎承恩葉文卿同督四百八十
首七約吳廷輝督百六十人 東七約鄧龍光督
百人 西七約冠世隆督九十三人 八約陳彬英
李秀蕃同督五百三十人 九約易杰督百八十五
人 東九約譚聘珍督二百人 十約張俊督百又
五人 育賢坊西首約羅家驥督九十五人 東四
約歐陽威督九十五人 二西約湛慶督九十五人
賢思街甘國權督八十八人 何佩仁督百六十二
人 大佛寺前東西約黃芳華督二百十人 龍藏
街單亦曉督三百四十人 馬鞍街月泉南首二三
約吳樹楨黃錦濟同督五百四十五人 北約江兼
三督百八十人 九耀坊彭昆明督百七十人 西
湖街何瑛督二百九十二人 早亨坊楊光耀督四
百三十五人 早亨坊東李猷督百三十人 孚通
街劉錫芳督二百六十人 四牌樓六約唐聖功陳

國忠何廷標李耀祖李望爵黎安邦同督千六百十
人 魁巷簡憲督九十三人 惠福巷鄭世榮督七
十三人 厚玉巷何樹督二百三十人 正南街
陳沅英督二百四十人 二牌樓曾湛思督二百二
十人 東岳廟前段桂清督二百八十五人 天
街丁燾督二百三十人 東約曾恕修督百人 北
約鄭廷銓督百人 狀元橋方振宗督二百六十四
人 善慶坊陳煥章督百有三人 黃黎巷何金榮
督二百五十人 大塘街中約朱瑩督百一十人
南約歐陽陽督百八十五人 長塘街北約何啟中
督二百二十六人 南約廖永埔督八十五人 德
政街南約甘國寬督百三十人 北約林長清督百
五十人 西約何獻圖督百三十人 德政橋中約
黃舟安督百一十人 兵馬司街邵朝安督百三十
人 承恩里蕭月恒督百二十人 新城內南門直
街張國權潘國正同督四百二十二人 東橫街東

東氣聞記

卷五

世

中約李春蕃崔兼同督四百八十人 西橫街上下
約麥逢秋梁英督三百六十人 仰忠街李朝華督
百二十二人 東約陳國瀉督三百人 南約李文
聚督百二十人 高第街中東西四約陳習龍雷鎮
王胡敬之陳肇芳梁贊功胡廣琦吳國銳梁應時同
督千九百八十四人 小市街約張達熙鄧正華
胡殿清督八百五十六人 正市街陳廷桂督三百
六十人 一德社劉鴻陞督三百五十五人 五仙門
內西約楊裕景李榮邦同督五百十人 東約周士
超督百八十人 大新街十八約朱德均鍾俊鄧秀
揚翁子珩翁珣李紫堂李如瑛同督千七百八十六
人 元錫巷呂泰來督四百二十人 玉子巷何應
堂郭榮光陳松威同督六百二十人 白米巷梁國
恩翁玲同督五百七人 華德里黃紹光孟智
祥羅玉亭威廷桂馮揚廷同督千五百八十二人
小新街彭朗川謝進高朱福康李式光翁遇安同督

五 百 有 三 人	桂 恩 寧 西 約 蔡 伯 蓬 萊 新 街 簡 熊 飛 橋 東 西 約 黃 文	超 督 百 二 十 人	東 約 梁 傳 基 督 百 二 十 人	俊 督 四 百 三 十 五 人	清 禧 盧 俊 華 興 啟 何 成 業 歐 陽 緒 胡 敏 輝 何 秀 林 張	壽 朝 聖 門 街 蔡 天 衛 黃 東 揚 同 督 百 九 十 五 人	壽 前 九 街 李 光 鵬 等 同 督 百 九 十 五 人	會 壽 里 黃 兆 李 劉 康 打 銅 街 李 春 華 黃 國 成 林 守 前 街 潘	耿 輝 勞 慎 榮 同 督 百 四 十 人	嚴 藉 芳 督 二 百 六 十 人	顏 何 恩 普 馮 驥 同 督 百 四 十 人	安 里 陳 光 劍 督 百 四 十 人	七 十 人	約 蒲 良 粥 新 勝 街 陳 信 彬 督 百 七 十 人	九 十 人	街 郭 應 元 新 基 二 百 三 十 人	千 一 百 七 十 人	百 一 十 人	街 賴 貴 清 街 范 宏 禹 督 百 二 十 人	百 九 十 人	浩 光 督 百 五 十 人	十 人	成 長 督 百 七 十 人	人 督 百 五 十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 無 力 而 分 亦 即 按 其 受 呢 股 分 故 商 皆 媚 夷 以 求	夷 售 呢 羽 者 洋 商 未 撤 呢 羽 者 夷 則 多 其 股 以 私 力	形 督 百 一 十 人	人 督 百 九 十 人	同 督 百 八 十 人	芳 胡 雲 安 督 百 七 十 人	何 雲 清 督 百 六 十 人	有 六 人	社 百 四 十 人	麟 社 百 三 十 人	成 百 二 十 人	百 十 人	業 隆 同 督 百 五 十 人	東 約 張 成 貴 督 百 三 十 人	三 十 人	林 應 春 同 督 百 四 十 人	十 七 人	樹 八 人	十 八 人	人 理 王 白 鶴 洲 救 珠 東 市 張 日 宣 張 國 經 同 督 百 九 十 人	慶 街 羅 職 昌 督 百 七 十 人	人 街 羅 職 昌 督 百 七 十 人	林 賢 梓 里 鄭 容 光 督 百 六 十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分其股夷亦以此換商由來已久洋商裁後所至
呢羽皆歸鋪店無高下其手之病於是股戶多作呢
羽生理棉花亦為洋貨入口之最大者銷行廣則貨
亦厚兩行方據夷利自入城議起兩行自行聯約停
止不入夷館買貨數月以來夷貨銷路以責羽毡仔
毡者民夷交易通夷言之經紀兩行招之於店使入
議貨值者也當時羽毡語夷商謂入城與否官王之
非貿易家所宜干與惟慮城內外山勇旬日至十萬
勢必釀成事故則貨不能轉售貨本將無所歸非以
停買相為挾制也疋頭行之胡光鉅林槐林棉花行
之梁維翰朱正祥亦集當勇之夜出也四城燈燭照
丁隨衆勇以出同受獎

東氛聞記

卷五

光緒

以內若河南南入村落平視阻隔之處夷設巨鏡高
擎而倒影之火點如亂星諸夷結舌不能語戒館役
黑夷未黃昏即自閉前後戶市肆暫停交易諸貨既
驟壅不行香港微有所聞猶未暢知其事知亦未盡
信也迨副兵目以吹噓意入探夷館舉所見告會紳
士恐夷酋尚未深悉利害頓成糾結集繕公函語以
民間設勇事使通事齎書至領事所令轉致攻首適
副目入探時方同集舊洋棧領事正寓其鄰慮書詞

至彼不克暢明曲折即令傳語領事將親至曉之令
勿先避領事迎入招副目圍案而坐遂悉舉今昔情

事之不同者正告焉副目領事並唯唯夷樓臨海凡
座兩房皆役居之後為臥室即公司未撤時大班二
三班所居以理貿易之所也今領事司稅於此時同
登者七八輩領事接至各尚齒圍圍棹而坐領事偕副
辭亦一拱而行初至各尚齒圍圍棹而坐領事偕副
兵目及一幕友三人雜坐其中出茶敬客次葡萄酒
次則捲葉菸於紙不備而吸者彼稱孖姑烟是也稍久
則或起而閱所陳器三人惟副目不語中國官語餘
二人皆能為比腔頗熟幕客者畧通華文而未甚了
了出紳士所致函招伍觀察欄邊質問其所未達者
函中有不可激成一語誤以為攻擊之擊疑云以兵

東氛聞記

卷五

光緒

攻彼伍徐舉以水激石義語之頓悟壁上懸三鏡一
蘭崙圖一論倫三花橋圖一則屢門圖也當幕客與
伍欄邊問答時二夷在座予察其詞色溫平指蘭崙
圖問領事謂爾王有城不居而為宮室於外以為不
恃城術殊不知官外環以礮臺其畏人攻伐不視城
更甚乎彼笑而不能答又指三花橋圖曰爾國既賣
水收稅於民設中國亦有此則此珠江皆銀海矣領
事轉述以語副目繼問予何以知之予曰五大洲皆
在域中近事不知尚讀古書耶因指屢門圖曰設當
時仍守舊礮臺爾國何從入此不過一時事耳不能
視為常局即如入城之事似乎先有約在而紳民意
中並以前兵目先不宜背約私入耀兵致多欵差
大臣不能不許是成約彼此皆無定則踐否亦無定
矣今香港綠衣兵與護貨兵皆非肯戰者爾幸兵少
倘兵多遠挾之入則殊失紳士意
副目出而吹噓請

自後停止入城議之文亦至奏入

聖情大悅

諭曰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勞師近年雖畧臻靜謐而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漸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虞故一切隱忍待之茲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復申粵東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等連次奏報辦理悉合機宜本日又由驛馳奏該處商民深明大義捐資禦侮紳

東氣聞記

卷五

士實力助勦入城之議已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靖不折一兵不發一矢該督撫安民撫夷處處皆扶根源令該夷馴服無絲毫勉強可以歷久相安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獎殊勲徐廣縉着加恩賞給子爵准其世襲並賞戴雙眼花翎葉名琛着加恩賞給男爵准其世襲並賞戴花翎以昭優眷所有粵省文武各員着徐廣縉等擇其尤為出力者酌量分別保舉候朕施恩至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

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係天性之厚難得十萬之衆利不奪而勢不移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於中乎着宣布朕言俾家喻戶曉益勵急公向上之心共享樂業安居之樂第其勞勩錫以光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欽此時將軍穆特恩副都統烏蘭泰託恩東額水師提督洪名香粵海關監督祥麟並以合力同心各盡其職照軍功議叙粵中紳士候補道許祥光歸新班即選候補即中伍

東氣聞記

卷五

崇曜以道員選皆給三品頂戴員外郎金菁茅鮑俊並以即中選同知許禮光儘先選書院監院教官梁廷枏張應秋丁熙各給內閣中書銜羅家政給五品銜家政應以子貴覃恩封太僕銜卿以方服官不受封故請五品銜餘各就原職加獎有差督帶城內外河南壯勇者三百七十三人皆咨部獎有職者遞進一階無則給以九品職已酉同譜錄序云茲聞同仇偕作義著聲詩連茹彙征象昭大易自來縉紳並任錄誌同官所以示共事之緣即以寓相籍不獨鄉會科之同年叙齒貫閱茶詳沿及後嗣稱

夷氛聞記

卷五

四

謂攸資交情互倚之通行宇內也他如歷開事例名目懸殊然甫截那期亦必次其後先都為一帙者蓋彈冠相慶聯步齊登取便檢查不嫌蛇足由斯推類悉數難終矧以事關中外之大防一視同仁者使不而特異如我等今日之同受品秩一視同仁者使不為之記其緣起列厥芳名將永矢弗諼之謂何毋乃息忽承之乎當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夷人之申請入城也事則違例而成約是循文牘要求萬難自止惟是撫之已成大局彼詭以禮至未可遽詰戎兵勢處兩難倘當事稍一依違即已大拂民志且果聽其窺我郭郭履我城衛恐交故狎乘隙後院憲徐葉二公知衆心之不可棄與情之未可徇也躬臨海澱誠諭而嚴拒之至再三足以奪其氣於是粵秀書院肇發東啟集紳賢商議條約普勸城廂內外以速省河之南使各就各地各選各社整械明燈自巡其境不假招募不領經費旬日之內如響斯應如轍斯

合一時得十萬人夷館耳目切近始而駭繼而畏終而服而後貼然受範市易相安事遂寢息大吏以

聞世爵宮紳獎揮有差恭讀 恩旨我粵東百

男深明大義有勇知方難得十萬之衆利不奪而勢

不務朕念其功無惻然有動於中乎着該

督等第其勞勩錫以恩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欽此

在茲等第此舉念固因公亦期自衛當時曾蒙官稿獎

許伐石按地作六坊紀其名姓此心已云不負何圖

廣予褒嘉在事董率者給以一命之榮原有品銜則

遞進一階三百七十三人各願以印照恭錄

諭旨冠其端將以所獎入告且籍送大部存之人人

共沐 洪施時時難逢 威典使義問延於後

嗣榮聲達乎遐陬與 國同休永勿替伏念我

幸際 天威肅將海邦安謐之時一介編氓濫邀

夷氛聞記

卷五

四

冠帶洵為過分允宜聯列名姓附以郵貫里居三代仕履勒為一編各藏諸家垂之永久庶使他時顧名思義敬誌不忘是用泐毫將受 是役也海內智勇之士咸歎繼者之無所措手而夷酋自謂詞直理順亦更不作絲毫將就之想以為百姓雖衆若抗違官命即屬叛民粵民斷不肯出此故始終責樞紐於官且自香港整掉以入虎門既無所阻此外即非所慮况官畏生事勢不得不衛以兵旅百姓其如官兵何初不料督撫之協力同心有以感紳民之速之深一至於此宣

旨後已不能斤斤責於官矣倘其始終不悔則入者不旬日必片板無存此時亟圖自全之術惟有退居海外知他國之以恥笑見激實速其禍棉塞兩耳庶不致並香港駐足之地亦遭折毀帆隨湘轉尚見知幾蓋當時新安先設有社學九龍附近尖沙一帶貧民向以牛羊石米濟夷不過利其厚值而久矣苦其暴戾積怒者深其春已自為團練將俟夷衆一離香

港驟起殺其寥寥守者毀其樓舍付之一炬夷入虎門一步方為百姓所拒入內河愈深見拒愈衆萬不暇外內兼顧事幾捷如影響若數計而龜卜焉然鮮隙從此復開雖快意一時究非謀國之善不如其自知之而自止之

國威以是而伸

聖心以是而慰馭夷操縱之方以是而行尤為美善

並察之道是可識方隆之

東氛聞記

卷五

國運耳

論曰當夷事初起民謠無端自城遞傳鄉曲七字為句多離奇難解有曰寅虎之年定干戈者其後果以壬寅就款豈天地劫數之一定不可逃者乎自虎門陷夷接跡省河所求率悖理疊出市斷商舟皆載兵至以日而增甫撲廈門知不可久則集浙之甯波又以餘力攻乍浦緣是以突入長江其勢甚兇其志甚銳兵隊皆出雇募酬賞重而驅策嚴火器又為西海

數百年長技我軍之比不盡關武備之廢弛與將帥之無謀也林文忠理海事首先至粵旋秉節鉞所徵者粵兵所籌者粵餉但一意嚴守口岸使藩籬自固臨海門而激勵之衆即為用終其任未嘗有所挫失論者遂謂文忠倘獲始終其事必能令桀驁之夷叩關悔罪由我操縱畏若神明為此說者誠有見文忠聰達語練集思廣益視國如家兵旅所過文戒預頌村市秋毫無擾及遇敵臨陣又教以成法人人爭先

東氛聞記

卷五

其忠勇之氣早有以懾服遠人推誠士卒夫是以信於事先萬口同詞耳不知夷意至爭市侖利傾國以求嘗試先定曠日持久之謀不得逞於粵則肆毒於閩浙粵能阻其入不能阻其出省河內擾之日文忠適奉如浙之

命夜送諸佛山方且臨別欷歔歎洋氛不知何時可了蓋至是雖文忠亦無如何矣然夷之伎倆全在啣喝以取虛聲兵食資於商人貨滯則商無所出船愈

多而費愈重漢奸雖有供火食者究非可長特往往
重子息假諸澳夷不可得以禮拜日責捐於商有僅
應以數員者明明勢已窮威久將益乏文忠刺取其
新聞紙與月報洞悉其情持之頗堅既而事起波瀾
猶深扼腕果使粵中無六百萬之與帆航鱗集售烟
爲食所得幾何曷敢他出縱至浙至江何能爲且亦
斷不肯以空虛難繼之貲深入南北適中進易退難
之地者鄭成功之冒險一試轉瞬而舍舟逃命彼獨

東氛聞記 卷五

無所聞見乎况粵議款時佛山礮已鑄成所未備者
船械而已戰於外海必求巨艦今既層阻采入盤桓
內港東南洋商船之在省河拖風繒船之泊陳村一
日可招者以百十計倘移款夷之力以收召漢奸嚴
備守禦此中良有把握卽不然以堵河設勇之數百
萬與泥城編紮製造之物移諸戰守明罰厚賞背城
一戰未嘗不可驅夷於海外顧大用所在非文忠無
見及者惜乎其去之稍速也琦侯之款夷也所許數

與粵他日同而前之款無他省之累後之款開他省
之端從後日款於江者而兩兩較之不得謂琦侯鹵
莽而許之先見之明所不能解免於衆口者天津初
接無所持以折服諸夷之膽反以粵事辦理不善爲
言適足長夷驕而啟夷侮迨抵粵又取所備一切而
盡裁之事事務與相反而卒爲所挾至此然後知夷
之詭詐出意料外自怨所請有因而不見信於
君上不見信於粵民至於匹馬單騎赴

東氛聞記 卷五

萬壽宮怡中丞邀而返之其志可悲其事可諒然而
晚矣臧孝廉之伏勇敢戰施於近海水陸是卽予四
省造船抽兵以尾追爲牽制之策彼用於內河此用
於外海用於內河者勝在一時用於外海者利在久
遠夷所以輕我舟師之故以市粵久耳目所及知師
船例造限費監修者復從而減剋之弁兵畏風浪沙
礁心膽先怯不能駕駛如履平地一旦使舟如馬梭
織相遇彼方借商舟爲兵船長短異度勢必孤行見

我聯踪安得不懼而變計哉廢然而返匪直一時之利而已邗敏肅公調予於潮以告養入辭謂予靜者心多妙盍告我今茲所亟退卽以是陳善而不用未幾

廟謨果有船政之舉假使當事於奉

旨飭查少卿金應麟監生方能飛請造之便合四省

通融製造派令巡洋不必購木越南特捐紳士已得

一勞永逸之計矣今天下非無講求勝夷之法也不

日以夷攻夷卽日師夷長技姑無論西夷同一氣類

雖日爲蠻觸爭而萬不肯爲中國用也就令樂爲我

用而一舟之費內地可調兵數千敗必索償勝更求

無底止終難以善其後

天朝全盛之日旣資其力又師其能延其人而受其

學失體孰甚彼之火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國地雷

飛礮之舊而推廣之夾板舟亦鄭和所圖而予之者

卽其算學所稱東來之借根法亦得諸中國但能實

事求是先爲不可勝夷將如我何不然而反求勝夷之道於夷也古今無是理也雖然服之而已矣何必勝

夷氛聞記

卷五

夷氛聞記卷五終



夷艘入寇記上

奏禁鴉片

嗜劑吧

道光十八年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奏為敬籌國計，嚴防漏卮事。近年各省益務趨務之疲累，官吏之虧空，商民之交困，皆由銀價昂，錢價賤，向時紋銀每兩兌錢千，今則每兩兌至千有六百，而銀少價昂之由，由于廣東洋船鴉片烟盛行，致紋銀透漏出洋，日甚一日。此烟製自英吉利夷，嚴禁其國人勿食，有犯者，以礮擊沉海中，而專以誘他國之人，使其羸弱，既以此取葛雷巴，又欲以此誘安南，被安南嚴令誅絕，始不能入境，今則蔓延中國，橫被海內，楊人形骸，盡人心志，喪人身家，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于洪水猛獸，積重難返，非雷厲風行，不足以振聾發聵。請飭周官用重典，治以死罪。詔各省將軍督撫會議，速奏。時湖廣總督林則徐奏最剴切，言烟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十餘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上謂為深慮遠識之言。詔林則徐來京，面受方略，以兵部尚書頒給。欽差大臣閔防馳赴中國，五年時，粵東查办海口，節製水師。初鴉片在康熙時，以藥材上稅，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多行于江浙，六年，不過二百箱，及嘉慶元年，因嗜者日衆，始禁其入口。嘉慶末，每年私鬻者，至三四千箱，始則囤積澳門，繼則移于黃浦。道光初，嚴旨查禁，復移于零丁洋之蕙船，零丁無不通，無不洋者，雖在老萬山內，水路四達，凡中外商船之出入外洋者，皆必由焉。夷艘至，先以鴉片寄萬船，而後以貨入口。凡閩浙江蘇商船，即從外洋販運，其粵商則皆在口內。

巡船受規

林則徐至粵

議價而從口外運入始是船尚不過五艘其煙至多不過四五千箱可籌火攻而總督阮元密奏請暫事羈縻徐圖驅逐于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二十五艘烟二萬箱者則在道光六年兩廣總督李鴻賓設巡船之後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私入口前此洋商稟明每年互易外夷人總因補內地貨價銀四五百萬圓逮後則絕無補價而粵池南監督阿公反奏請許夷船餘剩洋銀帶回三成于是按為定例影射公行藩籬潰決及道光十二年總督盧坤始裁巡船而水師積習已不可挽道光十七年總督鄧廷楨復設巡船而水師副將韓肇慶反以獲烟功保擢總兵賞帶孔雀翎水師兵人人充索而鴉片遂歲至四五萬箱矣大理寺卿許乃濟曾任廣東雷瓊兵備道遂奏請將鴉片照藥材收稅不報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則徐馳驛赴粵傳洋商伍怡和索歷年販烟之夷商查頓及顛地二人查頓已先期聞風竄遁惟顛地隨英吉利公署領事里律由澳行至省城夷館林則徐派兵役監守之並于省河之臘得礮臺後斷來往諭令將零丁洋所泊二十五艘之烟土勒限呈繳免其治罪否則斷薪水停貿易又以禁烟事宜策問書院士子皆以水師包庇販私對于是奏革水師總兵韓肇慶之職終以鄧廷楨所保不能盡正其罪公司領事者英吉利國王所派夷官管貿易者也他國皆夷商各自貿易惟英吉利有公司皆通國富商令費銀三千萬圓而國王派領事一員總管之凡與中國官吏抗衡禁釐皆領事所

行文英吉利令其
未貿易

先烟鴉片萬箱
二千餘箱

為初議三十年為一局。繼議六十年為一局。道光十三年，公私局散，粵中已無領事。而總督盧坤聽洋商言，反行文英吉利國，令仍派領事來粵，司貿易。初至者曰勞律，率以不法驅逐。再至者即異律，在粵三載，至是既被圍在省館，不能回粵。始於二月十二日，具稟即遵繳，并寄信各夷船，令將駛往東洋之烟，悉駛回粵，共繳鴉片烟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計每船大者千箱，次者數百箱。於是林則徐、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駐虎門舟次，驗收。至四月初六日收畢，每箱酌賞茶葉五斤。其烟土請解京師奉諭。即在海口銷燬，毋庸解京。俾沿海民夷共見共聞，咸知震怒。林則徐會同督撫于虎門監視銷燬。就海口高處周圍樹柵，開地浸酒，投以石灰，傾刻湯沸，不爨自然。夕啟涵洞，隨潮出海。其鴉片烟共四種：最上曰公班土，次日白土，又次日余花土。每箱四十枚，又有小公班土，每箱一百數十枚，更貴于公班。每箱一百二十斤，共計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皆產于東印度之孟阿臘、南印度之孟邁之曼達拉薩。且檢出印度夷埠發票，有每月發至萬者，二千餘箱者。雖間售南洋各國，而中國居其大半。計每歲不下五六萬箱。閱兩旬銷竣，其烟在印度本地每箱價銀二百五十圓，至廣東則價銀五六百圓，為利一倍。共燒燬資本銀五六百萬圓，并利銀千餘萬圓。時有各國夷商，聞風來覲，作文紀事，頌中國之政。林則徐下令，凡逐外洋之躉船，與澳門之奸夷，不許逗遛內地。其續到商船，有鴉片者，倘自揣不敢報驗，即

日回國亦免窮追若仍沿旧以烟卸寄躉船則入口時大量船旁水跡尺寸情偽立見必照夾帶鴉片之新例人即正法船貨沒官所有進口之船均應照此具結并行文與英吉利國王詞嚴義正時西洋彌利堅諸國皆遵具結于是異律由省下澳遞稟言違禁犯法之弊極須設法早除如準委員來澳會議章程可冀常遠除絕林則徐批示獎勵而異律復稟請準本國貨船近迫澳門林則徐以澳門向例惟準設西洋額船二十有艘若英夷援此例不入黃浦則海關虛設而私烟夾帶更無從稽察嚴駁不許異律言不准泊澳便無章程可議因不受所賞茶葉不肯具結言必俟國王命定章程方許貨船入口時異律已寄信附貨舟回國往返不過半年原可少需無迫也而五月內復有尖沙嘴夷船水手毆斃村民林維喜之事論異律交出夷犯抵罪異律雖未交出而懸賞格銀千圓購告毆之人亦非無故違抗也七月林則徐與鄧廷楨遵例禁絕薪蔬食物入澳並澳門富夷原爲經理貿易今既不進口貿易即不應逗留澳門異律率其眷屬及澳門內英夷五十七家同遷出澳寄居尖沙嘴貨船于是異律始怨將招夷埠兵船二艘來粵又擇三大貨船配以礮械赴九龍山假索食爲名突開礮攻我水師船我叅將賴恩爵揮兵發礮擊毀其双桅夷船一杉板船二而英夷所雇呂宋躉船逗留潭子售烟者亦于八月初爲我水師攻毀人船並獲異律遂托澳門西夷代爲轉圜願將躉船奸夷各遣回國其貨船亦願具結如有夾私者船貨充公此亦粵事

一轉機而林則徐以各國結未盡一必令書人即正法之語且責繳完犯旋有其國兩船遵式具結驗無夾帶鴉片于九月晦入口而黑律遣二兵船阻之且投稟請無攻燬尖沙嘴之船以俟國王之信水師提督陶天培以完犯未繳擲還其稟時我師船五艘在洋彈壓夷見前稟不收且我師船樹紅旗外夷以紅旗進兵白旗止兵為號令即發礮來攻陶天培兩礮應之擊斷夷船頭自昇夷兵多浴海死又擊溺柁樓夷船旗落帆斜遁回尖沙嘴又攻我尖沙嘴迤北之官涌山兵營我軍得地勢轟擊夷兵無數十月初旬我軍連勝夷船恐我乘夜火攻又水泉皆下毒無可汲飲遂滅灯宵遁外洋前此九龍山之戰奏奉批諭有不患鄉等孟浪但患過于畏葸之語十一月初八日詔曰英吉利國夷人自議禁煙之後反覆無常若仍準通商殊屬不成事體至區區關稅何足計論我朝撫外夷恩澤極厚英夷不知感戴反肆鳴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其即將英吉利國貿易停止并予林鄧原奏中夷船遵法者保護之禁鴉片者懲拒之檄批諭云同是一國之人辦理兩歧未免自相矛盾此

禁烟貿易因禁烟而并斷夷船貿易本末上又以大理寺卿曾望顏之奏欲封閉禁海各傳各國貿易交兩廣議奏林則徐力陳不可自封港以後英夷貨船先後至者二三十艘皆不得入口人人對怨于是黑律于十月復遣人遞稟乞恩言在粵辦事多年實欲承平今諸事擾亂心多憂慮自後願遵照大清律辦理情仍許英夷回居澳門俟國

粵事第一轉机

鴉片查办日嚴

王諭至，即開貿易。此粵事第一轉机。而林則徐以新奉諭旨，不便驟更，復嚴斥堅與之絕。其國貨船先後起碇揚帆，駛出老萬山者，約數十餘艘。並續至之艘，多現望寄泊外洋，不肯去。而粵漢漁船延延，命之徒貪薪蔬之厚值，並以鴉片與之交易。趨者如鶩。時林則徐已奉命，總督兩廣。與閩天培密籌，師船未可據出大洋。不知以毒攻毒，遂招募漁艇，蛋戶授以火船，領以弁兵。于二十年正月，先赴各洋島嶼，潛伏約俟月晦之夜，乘長潮，還游擊手馬辰等，四路分進。出其不意，突攻之于長沙灣。燒燬運烟接濟船共二十有六。岸上遂窺六生擒奸民十餘。其焚溺死者無數。夷船帶火倉皇開避。我兵勇乘潮急還，無一傷者。是時吸烟罪絞，販烟罪斬之律已頒。一年有六月之限期已遍。各省查办日嚴，紛紛戒食者已十之五六。而英吉利國中，聞廣東罷市之信，各埠茶葉皆因積不肯出售。市價踴貴。我商粵販茶之商船赴南洋者，皆倍利而返。其葡墩國都銀肆，無銀轉輸。至借鄰埠之銀數十萬，以供支發。異律回國請兵。時女王令國人會議不決。最後指闔于羅吉士神廟，三得戰鬪。始決計。國王命其外戚伯麥為統帥，率兵船十餘，加以印度駐防兵艦二三十艘，甫出兵。而印度之兵因馬哈他死，改以布爾利代之。二十年四月，林則徐奏聞，尚奉有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彼何能為之諭。五月初九夜，林則徐又遣兵船于磨刀外洋，以火船燒燬杉板夷船二號。白夷四，又有大夷船桅机着失，棄旋駕逃。先後延燒大小匪艇十有一。擒漢姦十有三。五月，英夷大小

三得戰鬪 伯麥為帥

布爾利代為首

延燒大小匪艇十有一

英夷不敢近

慈賞格

英船漢奸遺去

水師提督陳璘

先行告病

總督鄧廷楨守

廈門

火船不得志赴
浙洋

兵船十二並車輪火船三先後至粵泊金星門其餘泊老萬山外林則徐又以火船十艘每二艘組以鐵索乘風潮攻之夷船皆急駛避僅焚其杉板小船二而英夷自是不敢駛近海口林則徐自去歲至粵日使人刺夷事譯夷書又購其新聞紙具知夷人極藐水師而畏沿海梟徒乃募漁船登戶壯丁五千各給月費銀六圓贖家銀六圓皆捐諸洋商蓋商潮商又于虎門之橫掃嶼設鐵鍊木筏橫亘中流購西洋鐵礮二百餘位備排兩岸又雇同安米艇紅單船拖尾船共六十條戰艦又備火舟二十小舟百餘以備攻剿并購回夷船為式使兵士演習分攻首尾及躍登中艙之法使務乘晦潮據上風為萬全必勝計林則徐赴獅子洋校閱水師號令嚴明聲勢壯盛至是又下令每殺一白夷者賞銀百圓黑夷半之斬首逆異律者賞銀二萬圓其下領兵夷目以次遞降獲兵艘者除火藥礮械繳官外餘盡充賞于是夷船之漢奸皆為英夷所忌不敢留置遺去其近珠江之內河在澳門西虎門東者盡守以重兵夷船至粵旬餘無隙可乘遂乘風北駛是月夷船三十一艘赴浙江先以五艘攻福建廈門時水師提督陳璘平先期告病總督鄧廷楨督金厦兵條道劉耀春連開百餘礮俄一礮擊中其大兵船火藥艙沈之餘船皆退又募水勇數百偽裝商船出洋攻之于南澳港是夜無風夷船不能駛避舵尾無礮我舟低又外蔽皮幕銃彈不能中遂壞其舵尾擲火罐噴筒殲其夷兵數十會風起夷船始竄遁夷船不得志遂于六月七日金赴浙江攻定海陷之總兵張朝發

英夷陷定海

英艦攻澳門書
英兵無功

夷艦不能攻
定海

蜚語上聞

均善收夷書奉
聞

中礮死知縣姚祥懷典史全福投水死其分出之船游奕閩粵時時窺伺七月夷船突
 攻澳門後之閩南我守兵礮沈其數小舟傷其夷目夷兵數十八月林則徐偵夷帥
 士密之兵船五艘在磨刀洋遂遣副將陳連升游擊馬辰等率五大艘出洋勦
 之兩艘縛木排糖包以禦礮時四艘阻風在後馬辰一船先遇夷帥之船即乘上風
 攻之礮破其頭鼻船遂欹側夷兵多溺圍攻良久夷船鉛彈已盡僅放空礮于是他
 船以小舟十餘來圍馬辰之船我船齊開子礮斷賊繩纜不能駛進而夷帥之船即
 乘間竄遁撈獲死屍十餘軍器數十帥旗一初七日奏遂奉殺入滅口之嚴旨蓋
 自定海失守後浙江巡撫烏爾恭阿提督祝廷彪束手無策朝廷以定海孤懸海中
 非海道舟師不能恢復而水戰又夷艘所長且承平日久沿海督撫遇夷船投書即收受馳奏又命侍郎
 上年廣東繳烟先許贖買而後負約者又言鄧廷楨廈門軍報不實者七月命兩江提督
 伊里布為欽差大臣赴浙江寧波視師且勅沿海督撫遇夷船投書即收受馳奏又命侍郎
 黃爵滋祁寯藻赴福建查勘適七月夷酋伯麥及黑律以五艘駛赴天津投書書言
 其國巴里滿衙門寄大清國宰相之詞詞筆駁罵多所邀索一索貨價其初次夷書尚不
 貨價為名及見內地復書不及一索廣州廈門福州定海各港口為市場三欲敵體平
 禁烟之事後遂顯索相價矣敢顯言相價但以
 行四索稿軍費五不得以外洋販烟之船貽累岸商六欲盡裁洋商運費直隸總
 督琦善收書奏聞且于復書中即言上年廣東繳烟其中必有多少曲折將來欽

林

派大臣前往查實，不難重治林則徐之罪。蓋授意夷酋欲其誣林以許價騙烟之詞，且以却天津武備廢弛之責，而夷酋異律諂以印文申繳在前，不能鑿空改誣也。八

均善以爲...
北...
投...
以...

月夷船自天津起碇，其兵船半踞定海，半赴廣東。詔授琦善欽差大臣，赴粵查辦。革林則徐、鄧廷楨之職，赴粵聽勸，並救沿海各省不得開礮。林則徐奏言：自六月以來，各國夷船貿易為英夷所阻，咸言英夷若及不歸，彼亦必各調兵船來與講

固守藩籬...

理，正可以夷攻夷，中國造船鑄礮，至多不過三百萬，即可以夷之長技以制夷。此時但固守藩籬，即足使之自困。若許臣帶罪赴浙効力，必能殫竭血誠，克復定海，以慰聖

廩不報。九月，異律回至定海，入見伊里布于鎮海。索夷俘安突德，蓋七月間餘姚

知州汪仲洋使漁舟誘一夷船，陷輓沙，獲其舟礮及黑白夷人數十。至是索之，不果

伊里布...
而...

而去。伊里布遣其奴張喜赴夷船，餽牛酒，有以賀以林、鄧褫賊之事。夷酋伯麥搖首曰：

林公自是中國好總督，有血性，有才氣，但不悉外國情形耳。斷鴉片烟可，斷一切貿

易不可。若貿易斷，則我國無以為生矣，不得不全力以爭通商。豈為仇林總督而來耶？

是時直隸山東...

是時直隸山東爭以夷情恭順入告，山東巡撫托渾布遣人餽夷船，歸至有各夷向

岸羅拜之奏，而廣東裁撤水師之船已半途被虜矣。署總督怡良奏聞，而十月琦善

至廣東，查上年異律先後繳烟印文，欲推求林則徐罪不可得。又誣林則徐不收英

吉利國王通書商之書，欲怡良證實其事。怡良不從，則首詰劫船之役，何人先開礮？

兵心能離

令人髮指

時善令其律于

虎門

中國無人矣

琦善得志

欲斬副將以謝夷而兵心解體矣。撤散壯丁數千，是水勇失業，變為漢奸。英夷撫而用之，反為我首矣。撤橫檔水中暗樁，屢令異律于虎門左右，夷船得以探水察徑路而情形虛實，悉矣。聽益運使王篤之言，盡屏廣東文武，專用漢姦鮑鵬往來轉信。其人故奸夷顛地之嬖僕，役異律所奴視，並輕視中國無人矣。異律與琦善信素，增兵勇求敵，即不准和，于是已撤之兵，不敢再調。凡有報緝漢姦者，輒呵曰：「即汝漢姦，有探報夷情者，則拒曰：『我不似林提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夷情事，一切力反前任所為，謂可得夷歡心，而逆夷則日夜增造杉板小船，招集販烟之蜈蚣船，解船數百，此外火箭噴筒竹梯，攻具增造不可勝數。水師提督關天培密請增兵，琦善惟恐其妨和議，固拒不許。許償夷烟價銀七百萬圓，而夷心欲索埠地。琦善前以廈門及香港二地商之，鄧廷楨言：『廈門全閩門戶，不可許。』香港與尖沙嘴及裙帶路二嶼，當時為閩海適中之地，形勢環抱，藏風火浪，若英夷築臺設礮，久必窺伺廣東。琦善既據以奏聞，至是

吳律亦信之不能自背，前奏吳律遂乘其無備。于十二月十五日，突攻沙角大礮臺，乃虎門外之第一重門戶也。副將陳連升守之，連升久歷川楚戎行之老將，兵止六百，夷船礮攻其前，而漢奸千餘梯山背攻其後，陳連升于後山埋地雷，机發轟死百餘賊，而不能再發。賊後隊復擁而上，我五倍于我，我兵扛礮力戰，前後殲賊三百餘，而火藥已竭。賊火輪杉板船，又遠赴三門口，焚我戰艦十艘，水師兵或潰或死，其橫檔靖遠威遠各礮臺，僅能自保，且俱隔于夷船，不能相

一第... 6 6 E 9

陳連升父子戰死

琦善奏請款

救陳連升父子戰死，賊遂據沙角大角兩礮臺。時提督關天培提兵李廷钰游擊馬石等尚分守鎮遠威遠靖遠各礮臺，兵各僅數百，相向而泣。天培遣廷钰回至省城哭求增兵，國省文武亦皆力求。琦善初僅允二百，繼增至五百，黑夜以小舟偷渡，分布各處，人心憤憤，且奏言賊殲我兵無數而我兵傷賊僅數十，以張敵而廢款，惟連夜作書令鮑鵬持送異律，再申和議。于烟價外復以香港許之，并歸浙江俾夷以易定海城。琦善與立契約，遂以正月赴虎打，宴異律于獅子洋，既而正月杪批摺回不允，于是事復中變。初琦善之陛辭也，奉面諭以英夷但求通商則已，如要挾無已，可一面羈縻，一面奏請調兵，原未令其撤防專款也。及逆夷攻陷礮臺，大肆猖獗，上震怒，于是有烟價一毫不許，土地一寸不給之旨，并調四川貴州湖南江西兵赴勦，命林則徐鄧廷楨隨同辦理夷務。然琦善不與林則徐商議一事，且英夷和議已絕，尚不許關天培增兵為條，而逆夷則號召日多，器械火藥日倍，凶敵百倍于前矣。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下詔暴逆夷罪惡，特命宗室奕山為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尚書蔭文為參贊大臣，責罪致討，命刑部尚書祁墳赴江西總理兵餉，楊芳入覲行，至安徽奉命先往。以二月十三日馳至廣東，而英夷已于二月五日乘風潮以兵船截攻橫檔礮臺，破虎門礮臺，提督關天培死之矣。虎門各隘所列大礮三百餘倍，并林則徐上年所購西洋礮二百餘位，皆為夷有，湖南兵千餘新到，琦善倉猝即遣禦之烏涌，甫交綏粵。

琦善奏請款

關天培死

祥福又死之

海峽報兵備

精治善家產

朝局大變

其律但求通商
領地皆不敢索

粵中第一轉机

兵先走湖南兵且戰且走，後阻四河，溺死者半。提督祥福又死之矣。廣東省河廣瀕，惟東路二十里之臘，得三沙尾，西南十五里之大黃灣，河面稍狹，可扼守。楊芳相度形勢，使提兵段永福率兵千，扼東南十餘里之東勝寺，為陸路三面咽喉。然其地距河五六里，不能扼賊水路也。又使提兵長春以千兵扼大黃灣，後五里之鳳凰岡，惟築濠壘，橫木筏，未沈石船，下木椿，夷船可闖而過也。其臘得及三沙尾，雖沈船塞石，而無兵礮守禦，夷船至可拔而除之也。賊初警，楊芳宿將威名，又未悉內河虛實，使夷白夷持書至鳳凰岡議款，從以漢女奴，沿途探水。提兵長春收書送城中待報，即掩帳而卧。任漢女奴導白夷適歷營壘，盡得虛實，歸報無備。于是分路深入，破鳳凰岡營，進攻西南礮臺。海珠礮臺，盡扼臘得大黃灣兩咽喉矣。時琦善已罷，大率士奪孔雀翎，而怡良復奏呈英夷，香港偽示，言極狂悖。于是上益震怒，籍琦善家產，鎖逮來京。逆夷見朝局大變，諒林則徐勢必起用，恐我軍一振，和議永絕。且夷船兵費浩大，急欲通商，濟餉。各國商船罷市久，亦皆咎之。乃于二十六日，託彌利堅國夷目，與洋商任怡和調停，遞書言如欲承平，不討別情，但求照通商。蓋并琦善所許之香港，皆不敢求矣。楊芳諭令退出虎門，異律言俟奉通商之旨，兵船即退。是月，楊芳怡良奏聞，是時門戶已失，賊入堂，粵兵潰散，礮械具乏。若不准款，無退敵緩兵之策，而烟價埠地皆不索，亦足伸朝廷折衝樽俎之威。是粵中第一轉机，而楊芳正月初行至江西時，聞粵

奕山向計于楊芳
林則徐

中和議將定，先為給與堆貨之奏，以遙附琦善，固已不能取信于上。及是再奏，又不陳明琦善伺門揖盜，自潰藩籬，非權宜不能退賊收險之故。與將來守備已固，如再鎮張，立可勦辦之策。上以其毫無方略，未戰先悔，非命將出師之本意，不許。是時定海夷亦至廣東，共五十艘，半泊香港，半入虎門。舳舻相接，遍樹賣鴉片烟之幟。楊欲盡拆城外房屋為戰場，以便安礮。且杜夷火攻，怡良聽洋商言不許。將軍奕山行至江西，以各省兵礮攻具未集，暫駐韶州。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及總督祁璜並抵廣州。奕山商計于楊芳、林則徐二人，皆言寇勢已深，而新城卑薄，無險可守，宜遣人計誘夷船退出臘得大黃滘之外，連夜下橋沉船，岸上迅壘沙城，以重兵大礮為省城外障，俾逆夷不能制我之命。而後調集船礮兵勇，以守為戰。俟風潮皆順，葦筏各備，再議乘勢火攻。庶出萬全。而是月林則徐復奉命馳赴浙營，蓋去冬浙閩提督顏伯焘與浙江巡劉韻珂署兩江總督裕謙皆先後密疏陳林則徐琦善守粵功罪。至是裕謙奉命赴浙，代伊里布為欽差大臣。故上命林則徐以四品京堂馳往會辦，以防粵賊回浙。而是時粵賊方據省河咽喉，我兵實無可操勝算。且攻具未齊，所募福建水勇千人，近募香山、東莞水勇三千，皆未集。楊芳不欲浪戰。奕山初亦以為然。繼惑于翼長李湘芬而拉本段、永福、張青雲等之言，以不戰則軍餉無可銷，功賞無由保。奏急欲僥倖試，並不謀于楊芳。即以四月朔夜半三路突攻夷船。屯四礮臺外，出中路，由泥城出，屯東礮臺，出左路。

楊芳大怒已不及日暮兵已出城夾山始詣楊芳卜休咎楊芳大怒拔劍忿詆而已不及挽回時水勇

木筏未集先用四川餘丁充水勇者四百廣州水勇三百乘小船攜火箭火彈噴筒

分路夜伏聞礮齊起以長鈎鈎其船底是夜又值逆風礮攻其二桅大船二杉板小船

五其被小舟圍焚而遁免之大船一火輪一溺夷數百異律自夷館登舟竄免其夷

館中貨物為四川湖南兵虜掠一空并誤傷彌利堅夷數人甫黎明而夷兵大集反乘

順風我兵退走廣州三面臨河街市鱗櫛繁麗甲南海至是火光燭天以及泥城港內所

備攻夷之木筏材料數百油薪船二十餘艘皆為夷有其筏材皆運自廣西費數十萬計第三日異律投書

約詰朝大戰至期夷船環攻城東西南三面佛山運至新鑄八千觔大礮本夷所畏而

安置不得地勢依山者高出水面依水者四面受敵礮架不能運轉取準兵丁點放不

熟又用文吏李湘芬西拉木為翼長將各省之兵互調分配各離營伍兵將不相習潰

走則互相推諉所發並菜口糧厚薄不均初頃又吝費令十五兵共一帳房湧擠無紀律

各擇便利虜貨取貨物夾山又盡派重兵于東南二路而西北泥城後路無守備于是天字

礮臺及泥城及方礮臺一日皆失天字礮臺者段永福守泥城者副將岱昌與參將刘

大忠守四方礮臺者提兵長春守天字礮臺八千觔大礮未及一放即為夷兵錮以鐵釘

四方礮臺者在城北後山之頂俯瞰全城國初王師攻圍廣州半載不能破及奪後山置

礮礮擊始陷之乃攻城之利守城之害也距水次十餘里層崖峭徑十夫守險可拒千賊

礮臺一日皆失

圍城如在軍中

夾山尽派重兵于東南兩面而西北泥城後路防守單薄夷自破泥城後繞東而北沿途無兵阻截至山下僅百餘派守之兵望風爭竄墮崖死者無數夷兵唾手而得險要連夜于臺下築土城運礮藥于是圍城軍兵如坐牢中而聽牢上牢下之下石矢夾山不斬一逃將逃兵反開城納之連日城外之火箭礮彈與四方臺上之礮聲如雷火光如電晝夜不息幸大雨盆注其箭彈非落空池塘即墮空地無一失燎內城貯火藥三萬觔漢姦以火箭火彈射之亦為雨所滅楊芳坐在樓督戰每遇礮火最密處輒往以身當之礮不能中惟內城上高厚而外城低薄女牆卑于薨春人無固志第七日夷兵遂并力專攻城東南隅若知將軍參贊皆居東南者箭彈入貢院櫺櫓皆破諸帥避入巡撫署面無人色議使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講欵異律立索餉銀六百萬圓烟價在外香港再議限吾內交銀且約將軍及外省兵先出省城夷船始退出虎汀將軍等一切允之城上改樹白旗先令洋商出二百萬圓餘于藩庫運庫海關庫發給會奏請罪惟續至之參贊大臣齊慎隔在佛山鎮未列衙而烟價及香港亦皆未入奏云十三日四方礮臺夷兵盡回船異律即保將軍參贊離城十六日夾山降文退兵屯金山離省河數十里先撤回湖南兵惟楊芳仍留廣州彈壓降文于講和時即憤憲成疾及抵金山不數日卒臨死猶呼無面目對朝廷初將軍參贊之至粵也屢奏粵民皆漢奸粵兵皆賊黨故遠募水勇于福建而不用粵勇自令官兵擒捕漢姦有不向是非而

諸帥面無人色

廣州府余保純講

欵

異律索餉銀六百萬

會奏請罪

隆文臨死呼無面目對朝廷

目對朝廷

殺之者有湖南兵誤姦瘋婦妄聞小兒血可愈殺而飲之者粵民久不平而英夷初不殺
 粵民所獲鄉勇皆釋回或聞攻土匪禁剽掠以要結民心故雖有擒斬送夷之賞格無一
 應命當夷兵攻城居民多從壁上觀會南海義勇為湖南兵誣殺義勇大群數百人
 湧入貢院搜兵報復兵皆鼠竄巡撫怡良至乃解散將軍參贊摘殺永安翎頂慰
 解之始散而夷兵亦日肆淫掠與粵民結怨及講和次日夷兵千餘自四方礮臺回至泥
 城于是三元里民情憤起倡義報復號召各鄉壯勇雲集四面設伏截其歸路夷兵突圍
 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帥曰伯麥曰霞畢首大如斗奪獲其調令符黃金寶刺及雙
 頭手礮而三山村亦擊殺夷兵百餘奪得二礮及洋鎗洋刀九百餘件異律馳赴三元里

三元里民憤起
 勇易殺其渠帥
 百表成半

救應復被重圍鄉民愈聚愈眾至數萬異律告急于知府余保純是時講和之銀尚止
 送去四分之一又福建水勇是日亦至倘令乘機應援夾攻殲夷兵生擒夷酋挾以為質令

其退出虎門而後徐與講款可一切惟我所欲而諸帥不計及此也反遣徐保純馳往解
 勸竟日始翼異律出圍回船七日夷船漸次退出其大船有攔滯淺沙者各鄉民復思
 截而火之奪回講款之銀異律懼復移文總督于是初填出示曉諭家始解散而新安
 縣武孝人庾體羣亦于初四夜半以火舟三隊自穿鼻頭洋乘湖至虎門攻賊後路夷船
 驚竄南河一礮我舟已逼其後鎗火藥車轉發雙桅飛起空中全船俱燬餘船皆棄旋竄
 遁又佛山義勇亦截擊劫掠之夷于龜岡礮臺先于上風縱毒烟以眩夷目殲賊數十

又破其應援之杉板船，當事先後奏聞，詔責諸將調集各省兵官，何反不如區區之義勇，其一切交部議處，異律亦慚且憤，出偽示言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憲寬容，後毋再犯，粵民憤甚，復回檄討之，示自謂船礮無敵，何不于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爾前日被圍時，何不能力戰自拔而救于首府，此次由奸相受爾籠絡，主款撤防，故得乘虛深入，倘爾後日再入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衆，各出草筏，沈沙石，整鎗礮，爾截首尾，火爾船艘，殲爾醜類者，我守即非大清國之子民，是時南海番禺二縣團集義勇三萬六千，晝夜操練，異律得檄偵知內河已有備，竟不敢報復，然自是知粵市之不可復開，翻然思變計矣，不逾月，遂復有廈門之事。

義勇不效後

論曰：春秋之義治內詳，治外畧，夷烟流毒，歷載養癰，林公處橫流潰決之餘，奮然一欲除中國之積患，而卒激成沿海之大患，其耳食者，事始于勒夷繳烟，其深悉夷情者，則知其不由于繳烟，而由于閉市，其閉市之故，一由不肯具結，二由不繳夷犯，然船化貝入官之結，懸賞購犯之示，請將國王諭旨之京，亦足以明其無悖心，而猶必以化內之法，一切絕之，其求外夷也，過詳矣，水師提兵秦穰審訊，而仍免罪，曷不以外夷沒產正法之律懲之乎？海關浮費，數倍正稅，皆積年洋商所肥，盡起家不貲，今既傾數兆，高千萬之烟質，不當派洋商數百萬之軍餉乎？誠皆新寬市舶之操切，以整水師之武備，除治罔之侵索，以羈遠人之畏懷，奏仿欽差天監用西洋歷官之例，行取彌利堅佛

蘭西葡萄亞三國各遣夷目三人赴粵司造船局火藥局而擇內地巧匠精兵以傳習之如習天文之例其有夷船夷礮火箭火藥願售者聽不惟以貨易貨而且以貨易船易火器準以艘械火藥抵茶葉湖絲之稅不過取諸商捐數百萬而不旋踵向西洋之長技盡成中國之長技兼以其暇增修粵省外城內河之礮臺裁并水師之員缺而汰除其冗濫分配各艦練習駕駛攻戰再奏請徧閱沿海各省之水師由粵海而廈門而寧波而上海城池礮臺不得地勢者福建之水師冗缺裁并之一如粵省之例而後合新脩之火輪戰艦與新練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請大閱以創中國千年水師未有盛雖有狡夷其敢逞雖有鴉片其敢至雖饒匿之口其敢施夫是之謂以治內為治外奚必亟亟操切外夷後事哉或曰夷變以來惟林公之守粵鄧公之中粵外省兵一餉而長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備亦如閩粵則廟堂無南顧之憂島夷有坐困之勢子何不責江浙天津無備與閩粵後任之不武而求全責備于始事之人且林公于定海陷後固嘗陳以夷攻夷之策也矣陳固守藩籬之策矣又嘗奏請以粵餉三百萬造船置礮矣苟從其策何患能發之不能收之耶曰春秋之誼不獨治內詳于治外亦責賢備于責庸以外夷不足詳庸衆不足責也吾曰驟停貿易世俗亦言不當停貿易世俗之不停貿易也以養癰曰英夷所志不過通商必不生釁至于鴉片竭中國之脂何以禁其不來則不計也設有平秀吉鄭成功梟雄出其間藐我沿海弛備所志不在通商又將何以

待之則亦不計也。與吾不停貿易以自修自強者，天壤相越望之也。深則求之也，脩豈暇與
囊瓦斬高之徒，較量高下哉。夫戡天下之大難者，身蹈天下之至危，犯天下之至危者，必
預籌天下之至安。古君子非常奉事，內審諸己，又必外審諸時。同時人材，不堪艱鉅，則為之
國家武力有餘，則為之事權皆自我操，則為之承平恬熙，不知脩壞為何事。破一島一省，震
騷一省，各省震抱頭鼠竄者，胆裂之不暇。憑河抱虎者，虛憍而無實。如此而欲其靜鎮固守，
嚴斷接濟，內俟船械之集，外聯屬國之師，必沿海守臣，及林公而後，可必秉鈞當軸，皆林公
而後，可始既以中國之法令，望諸外夷，既又以彙傑之云，為望諸庸衆，其于救敵，不亦遼乎。馳
峻坂，則羣傲善御之銜綏，犯駭濤，則羣戒柁師錢向，故甫田慎其勞切，唐棟先其遍及也。

夷艘入寇記下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夷之受款于廣東也，在我師則以救一時之危，在夷則亦急欲銀以濟兵餉。
故通商章程，彼此皆未暇議。及夷兵大困于三元里，自知已結粵民之怨，又畏粵民之悍，不
敢復入內河貿易，欲洋商赴香港，而香港風浪不可泊舟，洋商無肯往者。夷遂欲以香港易
尖沙嘴，及九龍山，將軍總督以香港尚未奏允，何況二地約其仍未黃浦。夷遂不許我水師
修復虎門礮臺，盡拆橫檔各礮臺之石，移往香港築臺砌路，修建洋樓，且欲我拔去內
河沙石樁筏，彼此相持，雖有通商之名，無通商之實。又余保純與異律議，先送軍餉
六百萬圓，其烟價在外，將軍止以軍餉改稱商欠奏聞，其餘未奏及也。及夷船退出後，

所許軍餉改稱商
欠奏聞

香港颶風

顏伯

內河填塞要害，增修礮臺，守備日固，不能如向時之闖突。羣夷皆咎異律議款時，不別索他埠，遂伴言英吉利國王譴異律無能，改命璞鼎查為兵帥，欲復往沿海各省。必如上年在天津所索各款。會六月香港有風颶之事，大吏張自皇入奏，謂撞碎夷船無數，漂夷兵漢姦無數，所有帳房篷寮，新修石路，掃蕩無存，浮尸蔽海，朝廷方發藏香謝海神，布告中外，允廣東保奉守城文武至數百圓，而夷船數十艘已全赴福建攻廈門矣。初上年夷艘之攻廈門也，水師提督陳階平日講火藥，刊兵書，賊至先告病，賊退復視事。鄧廷楨督同兵備道劉耀春，止守舊礮臺，壘沙垣，據形勢，故賊攻不破。及顏伯奏，楨之僅僅自守，奏言用守而不用攻，則賊逸我勞，賊省我費，大礮止可施諸岸上，不能載之水中，小舟止可焚諸內港，不能施之大洋，遂請餉銀三百萬，造戰艦二千餘艘，募新兵數千，水勇八千，欲與出洋馳逐。又于口外之梧嶼、青嶼、大小檣，增建三礮臺，備多力，令新鑄千礮，又多未就，空船空臺，徒同廢物，適聞廣東款議成，奉撤兵省費之旨，盡散水勇八千，水師提督寶振彪亦出巡外洋，內備單弱。七月初九日，夷船數十艘突至投書，令讓廈門為夷埠，俟上年天津所索各事皆遂，再行繳還。次早駛進，先以數火輪往返，忽東忽西，哨掠形勢，並試我礮路。官礮皆限于石壩孔內，惟能直轉一經，不能左右轉運，取準故先以舟試之。知其所值，則避之也。既而諸舟蓬蓬湧齊進，我守青嶼仔尾嶼，鼓浪嶼之兵，三面環擊，沈其火輪船二大，兵船一，又傷其二桅，夷遂以三艘并力攻礮臺。

一臺破再攻一臺然新破臺本無重兵多礮其上年所守之旧礮臺則土城屹然將士皆
死戰會夷船桅上飛礮從空墜土顏伯素劉耀藻即退走提督退軍心皆亂岸上散遣之
水勇亦變為漢奸從中呼噪應之賊遂登岸反旋轉我臺上數千斤大礮回轉廈門官署街
市皆燬顏伯素劉耀藻退保同安廈門遂為賊據然夷得廈門亦不守不數日全隊駛赴浙
江惟留數艘泊據鼓浪嶼八月初四日顏伯素以收復廈門奏聞然均知其潛度四鄉未敢
回署視事詔降顏伯素三品頂帶留任遣侍郎端華馳赴福建勘實以聞時鼓浪嶼夷日
招工匠增造小舟為駛窺內河計是月以大船五十餘艘駛入廈門之木樁港口礮沈我

兵船五副將林大椿游擊王定國中礮死提督普陀保總兵卯丹珠督兵禦之礮沈其大兵
船始退出外洋其福州省河外之五虎門潮至通舟潮退擱淺故夷船未敢駛入云初裕
謙自正月赴浙江代伊里布為欽差大臣時夷船已去至定海總兵王錫明鄭國鴻萬雲飛
以五千駐定海輯流移修城壘礮臺為善後計裕謙任事則銳而不嫻武畧與顏伯素同
前此傾心于林則徐而林則徐旋有遣戍新疆改赴河工之命蓋廣東益運使王篤入京故
琦善黨與于名見時力救琦而排林則徐去浙而浙事益無所倚定海孤懸海中本不必

給諫氣銳而不嫻武畧上顏伯素同

琦善黨與于名見時力救琦而排林則徐去浙而浙事益無所倚定海孤懸海中本不必
守之地徒令兵力提督余步雲庸而猾素為裕謙所鄙一時無人可代姑令駐招宝山不令
渡海調度三鎮而三鎮又皆武夫無遠畧裕謙所任隨營知府王冕同知署定海舒恭
壽皆吏才而非邊才及是築定海外城葛雲飛欲包瀕海市埠于城內左右抵山其三面

守必不守之

則以山為城裕謙未渡海親勘但據圖指擬從之有諍之者曰守舟山定已為下策况所築

又必不可守之城乎天下無四面之城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賊左右翻山入即在城內矣倘多則

力分山峻則師勞請但環內城為新郭勿包外垣勿倚外山度城足衛兵兵足守城度猶得

下策隨營知府黃冕初頗是諍者之言既而撓于羣咻遂不力持至若捐舟山專守海

岸之策謂不不支無暇籌及也是夏廣東講欵奉 旨撤兵省督時精兵五千皆在定海

其鎮海寧波僅兵四千分布各口八月初夷船先犯石浦以險不利而退東西游奕十二

進攻定海甫入竹山門即為我礮迎擊破其火輪船即竄遁十四日連檣進攻曉峯嶺開

礮數百我兵皆隱崖側未傷其小船登岸者為鄭國鴻督兵扛礮擊退次日登海中

五奎山立營又繞吉祥門入攻東港浦又攻竹山門皆為我礮所却然夷兵夜即歸船休

息而我兵晝夜防閑山峻路險登降力竭十七日乘我兵守疲遂分兵由五奎山東港浦

曉峯嶺三路進攻以牽我且以小舟渡賊登岸後即去其舟以絕反顧前賊死傷後賊繼進

我守曉峯嶺兵逆風下擊鎗不得力日午鎗皆熱透遂冒死登曉峯嶺入城三總兵相繼

戰死舒恭壽服毒且死得民救甦之然自此守土之臣因失地自裁賴民救得生者比比皆是矣

定海復陷其鎮海防兵僅四千余步雲率其半守城外招宝山總兵謝朝恩率其半守隔江之

金雞嶺裕謙目見招宝山建白旗知余步雲貳志乃先期監紳拉象余步雲托足疾不跪

裕謙奏言夷船黑兵及漢姦不下萬人賊可并幫來犯我必扼要分守賊可數日不攻我

定海復陷

三總兵戰死

定海復陷

必晝夜防備，彼眾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勞。又海艘乘風潮而至，前艘稍退，則後艘必自相撞碎，故有進無退。我兵未歷戰陣，各存一礙，大難禦之。見是賊五船一心，且眾船心而我

兵則一心，是以自粵至閩至浙，臣何敢輕視。惟有殫血誠，厲士卒，斷不敢以兵單退守為詞，離鎮海半步，不敢以保全民命為詞。受逆夷片紙，余步雲心恨之。二十六日，夷船攻鎮海，金

雞山及招宝山，山路數千，裕謙登岸督戰。自夜至午，惟金雞山力戰，擊死夷兵數百。而余

步雲不許士卒開礮，且兩次上城請退守寧波。裕謙不許，賊甫由招宝山麓攀援登岸，

余步雲即率兵棄礮臺而走。裕謙令城上兵以鎗截之，遂繞山後潰竄。賊據招宝山，俯攻

鎮海城。于守金雞山之兵見之亦亂，總兵謝朝恩率親兵三百力戰死。裕謙知事不可為，令副

將豐紳護欽差大臣回防，賫送浙江巡撫。而自沈津池死之二十九日，夷兵船四火輪船二小舟

數十，進至寧波。余步雲復華城竄上虞，寧紹台道鹿澤長知府鄧廷彩從之。時寧波以西

江漸淺狹，夷船雖不能復西，而杉板小船則可駛至慈谿。姚于是二城亦逃散，土匪四起，

謠言傳播，浙西大震。余步雲走後兩奏，尚以裕謙先走為詞，與其同鄉知府鄧廷彩合謀

誣譏及殉難事聞。朝廷賜諡，賜祠，賜衣，無可再誣。則又流言，此次夷兵至浙，皆為裕謙

夏間島斬白夷盟哩之仇。凡潰兵難民之渡曹娥江者，皆以此言誣譏。浙江官吏亦多惑其

說。巡撫劉韻珂至，據以入告，而無如夷之在廣東，先已敗盟，索夫河嘴，索九龍山，不許修虎

門礮臺，且詭稱國王褫異律官也。改命他帥也。又無如夷兵未赴浙江，先破廈門也。

余步雲許守卒

大鎮海

沈津池

公身三三

又無如在浙先後投書夷言懸表示皆以欲索各省埠地為詞無言及裕謙也明在清軍中

夷首請其命改再犯三復事至亦一字不及裕謙及明年余步雲達至刑部尚以賊儼未向招宝山我兵亦何必削儼向

賊為詞其意尚欲追咎裕謙適自供罪狀乃伏刑誅可謂天奪其魄九月命宗室大孝

士奕經為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副都統特依順為參贊以河南巡撫牛鑑為兩江總督

怡良授欽差大臣馳赴福建辦軍務九月十六日夷火輪船二鈎船二小舟十餘駛入餘姚我

兵望風皆潰十八日遂犯慈谿邑中空無人焚掠而去賊得餘姚慈谿亦不敢守仍回寧波十

月奕經至江蘇以官兵未集逗留蘇州十一月浙江大雪四晝夜平地五六尺夷酋濮鼎查畏

寒駛船南赴福建其寧波城中夷兵僅千餘若乘雪夜搏可以盡殄而奕經逗留嘉興不肯

進又詔舉沿海智勇之士廣咨方畧奕經船頭設匱凡上書言事者投其中翼日召見其

間固無奇才奇策然凡言及練兵選將申紀律購水勇備火攻者皆謂迂談亦有宿將如

福建水師提督王得祿者赴軍皆不用惟以購漢奸反間為秘計而所用漢奸又非能質其

家屬得其死力凡賊情虛實皆不報聞而我軍一舉一動賊則無不預知其幕下隨員如容

照阿彥達楊希驛芳等皆統褲少年所至索供應徵歌舞縱樗蒲招攬或福其門如市

其所用外吏寧波鎮海一路則泗州知州張應雲王之嘉與乍浦一路則海州知州王用賓王之

張應雲亦吏才而不知兵與王冕同王用賓則博徒也由海州入京拜奕經打小並

為其長子壽錢閔說壽錢使其來往探信至是應雲用賓皆為奕經左右翼其步

此等餘姚等處
亦不
初二大書

凡言練兵者皆
惟購漢奸

奕經進兵

雲亦不禱連仍令領兵識者不待出師而憂其與尸矣三月奕經至杭州惟與文蔚渡江督師定期正月二十八日三路進兵時寧波二賊聞大兵至聚驍夷四千分三隊日夜訓練戒嚴而諸將方信漢女奴之不需火器但俟官兵一至城中漢姦一時響應縛夷酋夷兵以獻三城唾手可復其所預備復城後火攻夷船之具皆草率不堪有同兒戲及期奕經營紹興之東開使文蔚以兵勇四千半屯慈谿二十里之長谿嶺半屯西門外之大宝山以圍鎮海提督段永福以兵勇四千半伏寧波城外半屯大隱山以圖寧波張應雲率鄉勇二千伏擬沉舟以斷鎮海寧波往來之賊其逾寧波西門入者不為夷兵所殺南門則洞開縱我兵入直趨府署將取夷酋郭士利夷兵皆據街樓屋臺之上火箭兩面雨下而我兵口有火器不能仰攻夷伏兵又自北門橫截而至巷狹牆高前後受敵賴入城皆金山屯練兵驍悍死鬪故陣亡者僅二百餘段永福後至尚未入城聞風返走並不退保大隱山即直奔東關奕經亦不劾奏此寧波之師也其慈谿大宝山之兵則副將朱桂參將劉天保分領之天保率河南勁勇五百先發鎮海城門寂然無人鄉勇散亂雜入暗中或中伏鎗始欲馬退出城取火器則天已黎明城外夷船及招宝山賊火器齊發我軍踉蹌四遁詭報殺入城內三次奏賞孔雀翎此鎮之師也至是始知墮漢奸空城計然死傷不過三百人于全局尚無害時張應雲率鄉勇回屯慈谿城中朱桂率陝西兵六百回屯大宝山之右謝天桂領四川兵三百及劉天保殘勇數百屯大宝山之左而文蔚復調張應雲同赴奕經

奕經進兵

奕經進兵

奕經進兵

奕經進兵

大營冷兵事，于是慈谿城中鄉勇盡散。二月四日，夷兵二千自慈谿南路登岸，長驅三十里至城，城中無人，遂進兵攻大宝山，以馬負礮，當前約千賊，魚貫而行，以其半橫趨山右，以其半左將繞我陣後。朱桂、劉天保軍斷賊上山之路，而天保軍火器火藥已皆拋棄于鎮海，僅餘小礮三。謝天貴兵則距賊遠，即火器亂發，不久告竭。及夷兵死傷三四百，若左右軍夾攻其後，可獲全勝。而夷兵近以馬負礮，遙擊山上，于是劉謝二軍皆潰。惟朱桂以紅礮二十，擊追夷兵數百，傷夷二百。及劉謝軍潰，反衝亂朱桂之陣，賊趨山上者攻其後，其火輪船又繞出旁港，懸礮桅上，擊其右。朱桂父子皆中礮死，其地距叅贊文蔚營長溪嶺營二十餘里。是日朱桂遣弁回請援兵六百，截賊後路。文蔚不應。薄暮始允發二百兵，及聞朱桂之敗，侍衛容照司員聯芳皆爭請退避。文蔚遂棄軍宵遁，走東岡，沿途賞輿夫賞舟子，惟恐夷兵追及。叅贊既遁，全軍遂潰。妾以後營被漢奸焚燬，奏聞，其實至次日薄暮，夷兵尚未至也。三溪嶺兵潰，軍氣大沮喪，即有獻策請抽去潰兵，刻刻斬逃將，別選新到之兵將，仍與一戰再戰，以率其北擾江蘇，以沮其驕索無厭之氣。而後方議款者，無如夾經心已亂，言不入耳。初七日，即與文蔚棄紹興，走西興。夾經旋渡江，回杭州。而事遂不可為矣。其嘉興路本議由乍浦雇漁舟潛渡，以復定海。已渡兵勇罕餘，小舟五六百，亦為夷所覓，焚燬大半。惟益大使鄭鼎臣忽報二月初四日三路火攻，焚沉大兵船四艘，杉板船數十，焚溺死夷兵五百，我兵勇無一傷者。鼎臣故定海殉難總兵鄭國鴻

夾經與文蔚棄紹興

文蔚遁去

林則徐由工赴
成新疆
大學士馬其道
阮蘇亮

英夷國主諭至

之子也。奕經奏聞，奉旨優獎，賞奕經、雙眼孔雀翎、文尉一品頂戴。交部議叙。其後巡撫劉韻珂遣副將周某密訪，以不實奏聞。而奕經又鄭勇臣所獲夷首夷衣及林火燬船板進呈。且奏二月二十五日鎮海知州孫葉旂等稟報火攻鎮海夷船，焚燬甚眾。其事皆無由驗其虛實。而報銷軍需已數十萬。余步雲率兵三千駐寧波之奉化。遇夷兵百餘，即全軍爭竄。終夜喘呼，遍野。上復命提督齊慎赴浙，參贊命尚書耆英為欽差大臣，署杭州將軍，與巡撫參贊會辦軍務。是月河南開封黃河決口堵合。詔林則徐由工次赴成新疆。大學士王鼎由河南工次入京復命。越五日發憤，具遺疏暴薨。三月奕經復渡江至紹興，文尉駐防曹娥江。逆夷見將軍曠日持久，不戰不和，遂思棄浙北窺松江及長江。日索浙江地圖，登范氏天一閣，取統志，又購長江圖、黃河圖，兼造小蛋船數十，為入淺河之用。勒索寧波紳士犒軍銀二百萬圓，許退出城池。以三月二十七日棄城登舟。奕經等復以逼退洋逆夷，收復寧波入告。蓋賊自去秋破寧波後，即遣火輪船歸報國王。其舟自中國至西洋，往返六月可達。至是三月初，國王諭至，令復往天津求埠地通商。故是月退出寧波，與官兵無涉也。四月朔，鎮海夷船亦棄城而北。惟番四舟及夷兵千餘守定海。副將鄭宗凱委員鄭鼎臣復報。初七日，以火輪船十二排攻燬定海大夷船四杉板船十餘，殲夷兵三百餘。奕經復奏聞。而初九日英夷犯乍浦。先以兵船橫列成陣，開礮與官兵相持。而遣小舟分路登岸，攻東門。我陝甘兵以扛鎗擊

伊里布三十一
清報

傷夷兵甚衆，乃轉攻南門，有福建水勇與官兵有隙，潛通夷船之漢姦，縱火內應，賊遂踰南城，入畫林，火滿營，都統長喜、乍浦同知韋逢甲死之，兵備道宋國經退走嘉興，於是杭嘉並成叢，原任大李士伊里布至乍浦，夷船議款，蓋巡撫劉韻珂奏請也。伊里布前以在浙半載，老師養寇，革職戍軍臺，至是奏命復赴浙江，夷船要挾，修不能成議，詔將軍叅贊分一人前往嘉興防堵，于是奕經自紹興渡江而北，欽差大臣耆英方馳至嘉興，忽奉命前赴廣東，其杭州將軍閔防命特依順署理，蓋據御史蘇廷魁之言，風聞孟拉因已攻殲夷船，駐防印度之兵，夷船將回兵救援，因有退出寧波之事故，命耆英前赴廣東體察虛實，乘機香港及江左告急，復命中道折回防堵，時香港夷船尚只杉板數十只，夷兵千餘，漢姦恣盜，聚其伺奕山，寺既招回漢奸三千餘，其香港漢奸頭目內向者亦十之六，各願立功贖罪，請包修虎門礮臺，並請乘冬令晦潮，出其不意，與香港漢奸表裏，和火攻夷船，一舉殲之，而奕山聽初頃言，恐觸夷怒，不許。六月，詔責奕山視師廣東，半載毫無方畧，屢命收復虎門，攻香港，以牽制閩浙賊勢，皆以造船未就為詞，惟以填塞河道為事，革去御前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而顏伯燾亦久未勦除，廈門停泊之夷船革職，以怡良代之。十八日，夷船棄乍浦而北，五月初三日，夷船至吳淞口，牛鑑接奕經檄令權宜羈縻，牛鑑遲至初七日始遣弁賫札赴夷船，則已無及。宝山縣城在吳淞口外洋之面，寥闊，宝山知縣周恭壽精遁甲，請伏兵內，誘賊，牛鑑不許，是時宝山東西礮臺有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賊陷宝山

上海大震

賊窺松江

賊窺蘇州

賊圍入長江

賊泊瓜洲

三百餘勁旅七十提督陳化成亦勇敢海塘高厚數丈塘上土堆形如雉堞我可以中夷而夷礮不能透塘懸桅上飛擊亦冒空而過不能命中其小船登陸之賊涉灘塗爬峭岸我兵據高臨下可却百但能胆定心齊縱不能制賊死命亦可自守無虞故夷船初至觀者數日未攻及初八日黎明聞礮提督陳化成擊其二艘又折其二艘之桅夷兵溺死者二百餘夷兵以小船繞攻小沙背其地亦有守兵五百即在浙從余步雲棄招宝山之潰兵也牛鑑不為懲創及令守要害周恭順請撤回易換他兵不聽及陳化成中礮死總兵王元在小沙背即率其兵望風潰遁賊遂由此登岸亦不過數百人而塘上數千兵皆望風而解矣牛鑑走嘉定縣其東礮臺之兵及江灣之兵皆同時潰賊遂陷宝山喪大礮器械軍仗無算上海大震參將維倫率兵先棄城走兵備道巫宜禧知縣劉光斗先後走松江惟典史楊慶恩投死水所募福建水勇變為土匪縱火焚掠十日夷船七八艘駛入上海城中已空虛無人十三日夷乘火輪船二杉板船四五駛入松江壽春鎮總兵尤渤率兵二千整陣以待夷開數十礮尤渤令我兵伏避之礮過而起我礮齊發相持半日始退次日復至亦如之故松江得無恙賊又窺蘇州使火輪船測水深淺曲折又未審內地守備虛實遂巡未敢入乃劫沙船導火輪船兩次駛江矣賊未測江水深淺曲折又未審內地守備虛實遂巡未敢入乃劫沙船導火輪船兩次駛探初探報諸險要皆無備次探諸汊港荻洲皆無伏始連檣深入六月八日泊瓜洲其地城已空遂窺鎮江鎮江依北固山為城以運河為濠形勢險固非宝山比駐防副都統海齡庸

謬人也。牛鑑既失，吳淞口自應馳守。鎮江會參贊齊慎提督劉允孝之兵，節制副都統嬰城

固守。夷船必不越鎮江而輕犯江甯。上之可以徐籌火攻，次之即與夷款。講亦不致操我死命。無

牛鑑，遂走江甯。求不遂，牛鑑從丹陽句容直走江甯。海齡又拒齊慎，劉允孝使戰城外，惟以駐防兵守城內。鎮

江敏富十萬戶，海齡禁難民遷徙出城，有出者皆刃夾而搜括之。日捕誅城中漢姦，圍城男

婦，凡本石油灰火器守城之具，一切不備。又不團民勇助守城中，僅駐防兵千餘，與綠營兵六百，

寥落如晨星。始則城外西北登岸之賊，尚有外兵相擊，相持二三日。賊佯攻北門，而潛自西南

梯入城守者，斫其一工賊已蟻附上，守兵皆潰。賊先焚滿營，海齡為亂兵所殺。鎮江陷，殺掠慘

甚。夷酋璞鼎查在宝山，欲北赴天津。馬禮遜尼之，時夷船八十餘艘，礮聲震江岸，自瓜洲

至儀徵，益艘費船燒劫一空，火光百餘里。揚州益商許銀五十萬免禍。六月二十八日，遂逼江甯。

東南大震，朝廷屢念漕運咽喉，及沿海流離之民，救者英便宜從事。是時夷酋已奉他國王

英夷國王諭至，論至但得他省通商，不必更索兵餉。與前烟價而鴉片亦不再至，故夷帥三月即退出寧波。

及乍浦，偽示亦有前往天津求和。遵國王所諭辦理之言，至是伊里布遣張喜等至夷船

議款。夷酋言索洋銀二千百萬圓，分三年交付。索香港為市埠，並往廣州福建廈門寧波上海

貿易。夷官欲與中國官員敵禮，其餘與上年同。張喜言價兵餉，廣東已結過六百萬，令索價

更索埠太多，若之何。馬禮遜夷官之通漢語者言此我國所索之價，豈即中國所還之價耶。此次通商

為主，志不在銀錢，但得一港口貿易，其兵餉烟價，中國裁酌可也。而諸大吏不速覆，仍遣張喜

東南大震 朝廷屢念漕運咽喉 及沿海流離之民 救者英便宜從事 是時夷酋已奉他國王 英夷國王諭至 論至但得他省通商 不必更索兵餉 與前烟價而鴉片亦不再至 故夷帥三月即退出寧波 及乍浦 偽示亦有前往天津求和 遵國王所諭辦理之言 至是伊里布遣張喜等至夷船 議款 夷酋言索洋銀二千百萬圓 分三年交付 索香港為市埠 並往廣州福建廈門寧波上海 貿易 夷官欲與中國官員敵禮 其餘與上年同 張喜言價兵餉 廣東已結過六百萬 令索價 更索埠太多 若之何 馬禮遜 夷官之通漢語者 言此我國所索之價 豈即中國所還之價耶 此次通商 為主 志不在銀錢 但得一港口貿易 其兵餉烟價 中國裁酌可也 而諸大吏不速覆 仍遣張喜

諸帥膽裂

証妖

往返傳語，越二日，張喜還，則夷船聞有增調壽春兵之信，謂我借款緩敵，如今日不定議者，詰朝交戰，其言蓋欲款議速成，非望所求盡允，而諸帥已不覺膽裂，即夜發覆書，一切惟命，其禁約鴉片章程一語不及，夷喜出望外，諸帥會奏言：夷設礮鍾山之頂，全城在呼吸，蓋仿襲粵省失四方礮臺之說，其實絕無其事，惟神策門外白土山有假泥礮，距鍾山十餘里，並不臨城，夷兵退後，假礮歷久為兩毀，且鍾山距夷船數十里，且頂極峻削，大礮無路可上，即有礮亦曷而過，若安于城內鎖山之麓，則滿漢數礮林立，豈有坐視敵兵扛大礮往據咽喉，不事轉截之理？夷兵豈有遠舍其巢穴之船，而自投絕地之理？且奏稱昔純皇帝征緬無功，棄開外地五千里，尤是擊空王無稽之談，証祖德駭聽聞。雲南銅壁關上有額曰天朝中原地盡於此，試披康記，夷又銅板地圖曾有銅壁關外地，連到于失於乾隆者乎。

言講欵文書，中國需用御寶，彼國亦遣火舟，歸請國王用印，夷船雖退出海口，其舟山及鼓浪嶼、香港之夷兵，必俟三年銀數交竣，方可撤歸。七月初九日，款議成，耆英、伊里布、牛鑑及江甯布政司黃恩，躬親赴夷酋璞鼎查之舟，越二日，璞鼎查馬禮遜寺亦入城，與耆英、伊里布、牛鑑等會于正覺寺，連日論議，江甯蘇州安徽藩庫、揚州運庫銀數百萬，如數餽之。八月杪，夷船將出江，諸帥復餞于正覺寺。九月初，夷船盡回定海，詔以不守江口，逮總督牛鑑治罪，以耆英代之，而伊里布以欵差，余步雲伏法。大臣由浙至廣東，議互市章程，視連領兵之奕山、奕經、文蔚，余步雲交刑部治罪，惟余步雲等是冬伏法，其上海失守城池之道府縣，及領兵將官失事者，以次懲處，分別豁免。沿海被寇州縣錢糧，而是冬又有索其臺灣俘夷之事，又有廓爾喀、佛蘭西、彌利堅各國違言之事。

臺灣義勇
擒獲黑夷

夷不敢再犯
臺灣方屹然

忘功

怡良引証甚
濤鎮道以謝
夷首

第四轉机

又有廣東義兵林火夷館之事，臺灣俘夷者二十一年八月，及次年二月，夷船兩窺臺灣，一在淡水港，遭觸礁，一在大安港，為漁舟誘引，擱淺，皆為義勇圍攻，擒獲三桅大船二杉板船二百，夷二千，黑夷百有六十五，礮二十四門，刀鎗器械，並寧波鎮海營中官物，蓋攻浙之賊，回窺南洋者，搃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先後奏聞，三月夷遂以十九艘赴臺報復，結海盜艇數十，導之入港，我兵先破其盜舟，夷不敢入，遂轉大礮而遁，又屢遣奸細入臺煽亂，皆被禽斬，一方屹然，夷船不敢再犯，屢詔優獎，是秋江寧議款，約所獲民兵彼此交還，而臺灣黑夷百六十五人，已於五月奉旨斬決，惟以白夷還之，夷酋璞鼎查遂許臺灣鎮道妄殺其遭風難夷，時江蘇主款官吏方忌臺灣功，而福建廈門失守，文武官吏亦相形見絀，流言四起者，英遂據閩人故搃督蘇廷玉及提督李廷钰二人家信，劾臺灣道冒功，勅福建提督怡良查奏，怡良至臺灣，查原奏，則皆據廳營及士民稟報之詞，無功可冒，而怡良必欲鎮道引証以謝夷首，遂劾之，視賊遠至京，臺地衆兵洶洶鼓噪，達洪阿姚瑩諭解之，其時廣東疆吏尚作書數十封，徧鼓朝士，極言臺灣開邊釁，且力囑刑部司員周重姚瑩達洪阿之罪，然朝士皆不直之，甚臺灣士民方環訴願，怡良皆斥不許，然上固鑒二人枉，不深罪達姚六，旋即起用云，廓爾喀者在西藏西南角，與英夷所屬之東印度孟阿臘接壤，為世仇，二十一年秋，聞英夷入寇，即稟駐藏大臣言小國與底里所屬之地相鄰，每受其侮，今聞底里與京屬構兵，京屬屢勝，小國亦往攻底里所屬，以助天討，此粵事之第四轉机，時廷臣未知其所謂底里者。

送教彌利堅
夷人

即英吉利也。所謂所屬之地者，即孟阿臘也。所謂京屬者，即中國所屬之廣東也。顧答以蠻觸相爭，天朝從不過問。于是廓爾喀遂不攻印度，而英夷入寇之兵，更無內顧憂。及是秋，欵議成，英夷歸印度者，以此大驕。廓爾喀則反脣于駐藏大臣，詞甚諱慢。駐藏大臣惟羈縻之而已。佛蘭西彌利堅者，皆大西洋強國，與英夷同市廣東。且世仇英夷，而恭順中國。上年英夷入犯，并阻遏諸國不許貿易，諸國皆怨英夷。言英夷若不早回，去伊等亦必各調兵船來與講理。林則徐兩次奏聞，俄林罷職，易琦善為總督，議遂中止。及上年琦善褫職，甫數日，而彌利堅即出調停，故但有許通商，不索一切之請。乃廣東諸帥夜攻夷館，反誤殺彌利堅數夷。于是彌利堅不復肯出力，而佛蘭西夷官于英夷再次敗盟之後，猶屢在粵，願助造兵船。是冬來兵船二，兵帥言有機事，願面見將軍。隨有能漢語之僧二，請勿用當地通事，以洩機密。將軍奕山及總督初頃，與兩會于城外，屏左右，語言英夷阻隔諸國貿易，因王遣兵船前來保護，并命從中解散。請赴江浙代欵，必能折服英夷，不致無厭之求。倘英夷不從，亦藉口與之交兵。此粵事第五轉機。乃奕山始則不肯奏，及良久奏聞，又言夷情叵測，難保其非陰照。英夷代探我虛實，佛蘭西自正月至五月待命半載，及六月駛赴吳淞口，則英夷已深入長江。佛蘭西請我舟導之入口，我上海官吏反難之，往返申請。大稽時日，及佛蘭西易舟入江，則欵議已成數日。蓋飽英夷慾壑，佛蘭西聞之，頓足而反。是冬回至廣東，議互市。英夷欲各國夷商就彼掛號，始輸稅。佛蘭西彌利堅皆憤言：我非英夷屬國，且從未得夏馮陵，何反厚彼而疏

第五轉機

佛蘭西頓足而反

欲效回紇助唐之誼此粵事第六轉機

英夷德色于諸夷

英夷德色于諸夷
英夷德色于諸夷
英夷德色于諸夷

我于是彌利堅來兵船八只不數月佛蘭亦來兵船八只皆上書求入貢面陳誠款蓋
 欲效回紇助唐之誼此粵事第六轉機而守臣再三却之時伊里布已死于廣東二十三年
 者英奉命馳往接辦于是許各國皆如英夷之例不用洋商任各往海口與官吏平行英
 夷反以此德色于諸夷矣廣東義民者初英夷自困于三元里不敢入市廣州及講款後奉
 旨許廣州貿易而粵民拒之是冬聚眾數萬殺白夷數人于市焚其夷館掠其貨又殺其夷
 官夷兵于澳門海中督撫再三諭散之時璞首兵船正在廣東竟不敢報復而番禺紳士潘
 仕成獨奮然捐貲延佛蘭西夷官士雷士于家造洋船礮又造水雷能在水中轟破船
 底先後奏聞進呈演試如法詔廣東新造戰艦一切交其承辦毋令官吏經手以杜侵蝕旋
 亦中止故夷寇之役中國非無內助也非無外援也無人調度之則豈屬夷以資敵國且化勁民
 為奸民且誣義民為頑民逆者沿海通商鴉片益盛于前其據定海及鼓浪嶼之夷且
 脅官吏數通逃封豕橫門戶綢繆無桑土直未可知底止矣論曰夷寇之役首尾三載糜帑
 七千萬中外朋議非戰即款非款即戰從未有議守者何哉且其戰也不戰于可戰之日而偏
 戰于必不可戰之日其款也不款于可款之時而專款于必不可款之時其守也不守于可守
 之地而皆守于不可守之地琦善不議守而議款是浪款也奕山不籌守而即戰
 是浪戰也顏伯燾裕謙牛鑑不擇地而守是浪守也誠能擇利守堅垣壘練精卒備
 火攻設奇伏如林鄧之守虎門廈門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能以守為戰以守為款

本知府奉止

以守為戰則豈特我兵可用則佛蘭西彌利堅皆可為我用廓爾喀亦可為我用以外夷攻外夷也豈特義民可用即莠亦可用以漢奸攻逆夷也以守為款則我無益于彼彼有求于我力持鴉片之禁開其口奪其氣聽各國不得貿易之夷居間調停皆將曲彼而直我怒彼而暱我則豈特烟價可不給而鴉片亦可永禁其不來且可省出鴉片數千百萬金為購洋礮洋艘練水戰火攻之用不救外夷之羽翼為中國之羽翼不轉外夷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富国强兵不在此一舉乎惟太上能先時惟智者能不失時又其次者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亦可補救于來時也

事後公評能知塞漏卮者黃爵滋人

能拒能守能戰者 林則徐 鄧廷楨 閔天培 楊芳

廣州尚義能制夷之鄉紳 潘佳成 甘教人

能守者 松江提兵 尤勃

死難者 定海總兵張朝發 宝山總兵陳化成

殉難者 浙江撫院裕謙 定海縣姚振祥 定海典史全福 上海典史楊慶恩 巡船得規 韓肇慶

臺灣勝敵者 安平提兵達 巡道姚瑩先

欲封閉禁海者 曾望顏

暫事羈縻者 阮元

戰非其時守非其要 顏伯素 裕謙

不許放砲 琦善 王萬全 步雲 牛鑑 祁煊

餽清赴夷再議款收夷書馳奏 伊里布 耆英 牛鑑 黃恩彤

欲誣聖功怡良

鎮江縱掠 都統海齡

遁走小背沙 提兵王志元

光緒六年庚辰秋鐫

防海紀略

上洋文藝齋新刊

功名之際難矣哉以伏波之助而惹苴蒙謗以廉頗之健而遺矢遭讒 外舅文忠公非遭遇聖明其不因粵事而顛踣者幾希矣是編追敘緣起語有經緯傷時感事均於言外得之史筆也至敘文忠公處尤見苦心事機得失瞭如指掌昔人謂作史必兼才學識三長作者殆駸駸追隨班馬矣前鑒不遠後之覽者能無愴然

幼丹甫貢跋於台防軍次

防海紀略

門戶窺全粵何人作濫觴鑄來成大錯交涉到重洋陰險真蜂螫奇貪類犬羊不須長太息但整舊金湯留得前車鑒綢繆慮太深諸公會費手時事自攬心收拾從何始遷延已至今後來有英俊會向此編尋

退省山人題句

血鯨長劍嘯煩冤妖蜃樓臺氣尙昏大局莫沿前事誤苦心要為重臣原魏徵自古推人鑑杜牧平生託罪言昨向扶桑觀日出墨波橫灑海波渾

侯官幼蓮氏拜稿

防海紀略一書舊編名曰英夷入寇記龍門微辭間多失實居士詳加考証徵實去誣改爲是編付諸剞劂蓋深慨當時任事諸臣開於事機一誤於恒怯再誤於輕率遂致敵人深入內地盤踞侵軼釀成數十年隱患而又慮後世之人不明其顛末執一端以橫相詆諆將欲懲夫覆轍而適以蹈夫危機也近世士大夫忠義激發談及和議一事其弱者扼腕太息其強者攘臂奮呼意氣誠足尙矣究之以主和爲非而不求所以不和之策以主戰爲是而不求所以能戰

防海紀略

二

之謨一旦事權攸屬則亦瞠目束手毫無把握吾恐秦繆醜固當首誅韓侂胄亦難從末減也試取是書而讀之覺若何召覺若何失機若何誤國若何墮計如覆敗局而審算之一一可了誠是非之實錄成敗之殷鑒也方今海禁大開四極四荒來賓來貢寔古今一大劫局物眾地大櫟牙其間倭翦我藩服俄攘我西陲居士應

詔陳言規畫宏遠有已蒙採擇而見諸施行者他日出其緒餘以奏擴清綏靖之烈其設施方未有艾闔

是編亦足以窺其一斑爰走筆而爲之序
光緒五年己卯孟春衡陽淡谿氏謹識

防海紀略

三

我

國家

聖聖相承文治武功遠邁前代二百餘年繼繼繩繩寰宇鏡

清薄海普天來賓來享自鴉片煙流毒中土海禁重

申而一二枋事之臣撫馭失宜以致

憂勤宵旰道光中葉沿海騷然非外侮之不能禦也亦非我

軍之不善戰也良由彼此強弱情形一時不曾深悉

故內備未修兵饟交困幸賴我

宣宗成皇帝秉柔遠之規深黷武之戒

防海紀略

四

宸謀獨斷和議乃成三數年間遂成通商內地之局斯亦氣

數所關有莫之為而為者今則中外一家四裔賓服

我

兩宮皇太后決策重簾

嗣天子智勇天錫二三蓋臣內秉

廟謨外操成算沿江沿海各設重防固不必屢杞人之憂

而為堂雀之慮惟犬羊之性馴習維難狗其欲則貪

得無廢持之急則激而生變惟以誠相感以信相孚

庶相與羈縻勿絕鄙人身居局外事鑒前車緣就英

夷入寇記補闕刪誣以歸實錄名曰防海紀略以津
事附之雖言之無文要亦當世是非得失之林也後
之覽者瞭然於當日成敗之故與夫難易之情盡人
事以挽天心以輔我

皇上億萬年有道之治聞英之威妥瑪私語文博川相國

曰竊窺天象我英國將來不能久駐中華毋滋他族

實逼處此他日欲使土番西竄回犄北遘則前事者

後事之師是編亦未嘗無一得之助非敢忘己量之

所稱指前人之瑕疵也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其在斯

防海紀略

五

乎

同治十年辛未二月清泉芍唐居士自序於順天北

塘軍次



防海紀略目錄

防海紀略卷上

林文忠奏疏

王廉訪書

防海紀略卷下

津事述略

倭文端奏疏

摘鈔丁中丞密摺

跋

防海紀略目錄

六

防海紀略卷上

苟唐居士編

西南洋有五印度者部落亞細亞洲西漢之所謂身毒東漢之所謂天竺也古音天鐵因切與身本同韻此為譯音之對音一名

印度海總名西南其南印度有孟邁者為入東南洋

之咽喉而東中兩印度在其北中印度古名溫都斯

坦以興都哥士山為界興都即印度之對音也踰山則西北兩

印度地今回部之國在焉 國朝乾隆二十年英

吉利滅東印度之孟加刺遂以次侵并東中南三印

防海紀略卷上

一

度之地東南兩印度皆產鴉片煙土名曰波畢英之

歲餉每年約一千數百萬其初入關口一箱納稅銀

三兩沿海居民爭傳其法展轉效尤不數十年遂流

行於各省粵督始聞於 朝嘉慶初奉

詔申立嚴禁裁其稅額自此入口之鴉片悉暗中偷

售而其價益增後查出葉恆澍夾帶鴉片之案奉

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粵先由行商出具所進黃浦

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准開艙驗貨其行商容隱查

出者加等治罪鴉片薰船遂改泊急水門金星門等

處勾結內地奸民往來傳送包買則有密口說合則有行商私受土規則有關汛爲之奧援包攬運載則有蟹艇資其護送洋商易貨無多輒載銀出洋回國內地銀荒日甚 朝廷憂之而一時九卿台諫之列謂其有傷政體於是內閣學士朱嶠奏請申禁鴉片例禁其奏未見給事中許球奏謂弛鴉片之禁既不禁其售賣又豈能禁人吸食若祇禁官與兵而官與兵皆從士民中出又何以預爲之地況明知爲毒人之物而聽其流行復徵其稅課堂堂 天朝無此政

防海紀略

卷上

二

體臣愚以爲與其紛更法制盡撤藩籬曷若謹守舊章嚴行整頓自古制夷之法詳內略外先治已而後治人必先嚴定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密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拏盡法懲治而後內地庶可肅清若坐地夷人先擇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拏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薑船盡行回國並令寄信該國王鴉片流毒內地戕害民生 天朝已將內地販賣奸民從重究治所有坐地夷人念係外洋不忍加誅如鴉

片薑船不至再入中國卽行寬釋仍准照常互市倘仍前轍定將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氣壯該夷不敢輕視亦無所施其伎倆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謂近年各省鹽務漕務之疲累官吏之虧空商民之交困皆由銀價昂錢價賤向時紋銀每兩兌錢千零今則每兩兌至千有六百而銀少價昂之由由於粵東洋船鴉片煙盛行致紋銀透漏出洋日甚一日此煙製自英吉利夷嚴禁其國人勿食有犯者以礮擊沈海中而專以誘他國之人使其輒弱旣

防海紀略

卷上

三

以此取葛留巴又欲以此誘安南被安南嚴令誅絕始不能入境今則蔓延中國橫被海內槁人形骸蠱人心志喪人身家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於洪水猛獸積重難反非雷厲風行不足以振聳發曠請仿周官用重典治以死罪 詔各省將軍督撫會議速奏時湖廣總督林則徐奏最剴切言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十餘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 上謂深慮遠識之言 詔林則徐來京面受方略

以兵部尚書頒給 欽差大臣關防馳赴粵東查辦海口節制水師初鴉片煙在康熙十年以前以藥材上稅乾隆三十年前每年不過二百箱嘉慶元年因嗜好日眾始禁其入口嘉慶末每年私鬻者至三四千箱始則囤積澳門繼則移於黃浦道光初嚴旨查禁復移於零丁洋之躉船零丁洋者在老萬山內水路四達凡中外商船之出入外洋者皆必由焉夷船至皆以鴉片寄躉船而後以價入口又浙閩江蘇商船即從外洋販運其粵商則皆在口內議價而從

防海紀略 卷上

四

口外運入始躉船尚不過五艘其煙至多不過四五千箱可籌火攻而總督阮元密奏請暫事羈縻徐圖驅逐於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二十五艘煙二萬箱者則在道光六年兩廣總督李鴻賓設巡船之後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私入口於是藩籬潰決及道光十二年總督盧坤始裁巡船奈水師積習不可挽道光十七年總督鄧廷楨復設巡船而水師副將韓肇慶專以護私漁利與夷船約每萬箱許送數百箱與水師報功甚或以水師船代運進口於是

韓肇慶以獲煙功擢總兵賞戴孔雀翎水師兵丁人入充橐而鴉片遂歲至四五萬箱矣大理寺卿許乃濟曾任廣東雷瓊兵備道受大吏指奏請將鴉片煙照藥材收稅不報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則徐馳驛抵粵傳洋商伍怡和索歷年販運煙土夷商查頓及顛地二人查頓聞風先竄惟顛地隨英吉利公司領事義律由澳門至省城夷館林則徐派兵役監守之並於省河之獵得礮臺筏斷來往諭令將零丁洋所泊二十五艘之煙土勒限呈繳免其治罪否則斷

防海紀略 卷上

五

薪水而停貿易又采粵人輿論奏革水師總兵韓肇慶之職公司領事者英國派夷官管貿易者也他國皆夷商各自貿易惟英吉利通國富商合資出洋計本而分利故派領事官一員總管凡與中國官吏抗衡桀驁皆領事所為初議三十年為一局繼議六十年為一局道光十三年公司局散粵中已無領事而總督盧坤聽洋商言反行文英吉利國令仍派領事來粵司貿易初至者曰勞律以不法驅逐再至者即義律在粵三載夷商聽其號令至是遂被圍在省館

不能回澳始於二月十二日具印稟遵繳並寄信各
夷船令將駛往東洋之煙盡駛回粵共繳鴉片煙土
二萬二百八十三箱計每船大者千箱次者數百箱
於是林則徐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親駐虎門舟次
驗收至四月初六日收畢每箱酌賞茶葉五觔其煙
土請解京師旋奉 上諭卽在海口銷燬毋庸解
京俾沿海民夷共見其聞咸知震悚林則徐會同督
撫於虎門監視銷燬就海灘高處周圍樹柵開池漫
灑投以石灰頃刻湯沸不爨自燃夕啟涵洞隨潮出

防海紀略

卷上

本

海其鴉片煙共四種最上曰公班土白土次之金花
土又次之每箱四十枚又有小公班土每箱一百數
十枚更貴於公班每箱百有二十觔共計鴉片二百
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觔皆產於東印度之孟
阿臘南印度之孟邁之曼達刺薩且檢出印度夷埠
發票有每月發至萬有二千餘箱者雖間售南洋各
國而中國居其大半計載來中土者每歲不下五六
萬箱其煙在印度本地每箱價銀二百五十元至廣
東則價五六百元爲利一倍共燒燬本銀五六百萬

元並利銀千餘萬元時有各國夷商聞風來觀作文
記事頌中國之政林則徐下令盡逐外洋之躉船與
澳門之奸夷不許逗遛內地其續到商船有鴉片者
倘自揣不敢報驗卽日回國亦免窮追若仍沿舊以
煙卸寄躉船則入口時丈量船旁水蹟尺寸情僞立
見必照夾帶鴉片之新例人卽正法船貨入官所有
進口之船均應照此具結並行文與英吉利國王詞
嚴義正時西洋彌利堅諸國皆遵具結於是義律由
省下澳遞稟言違禁犯煙之弊亟須設法早除如准

防海紀略

卷上

七

委員來澳會議章程可冀常遠除絕林則徐批示獎
勵而義律復稟請本國貨船泊近澳門林則徐以澳
門向例惟准設西洋額船二十有五艘若英夷援此
例不入黃浦則海關虛設而私煙夾帶更無從稽察
嚴駁不許義律倡言不准泊澳便無章程可議因不
受所賞茶葉不肯具結言必俟奉國王命定章程方
許貨船入口時義律已寄信附貨船回國往返不過
半年原可少需無迫也而五月內復有尖沙嘴夷船
水手毆斃村民林維喜之事論義律交出夷犯抵罪

義律雖未交出而懸賞格銀千圓購告毆犯之人亦非故意抗違也七月林則徐與鄧廷楨遵例禁絕薪蔬食物入澳並以澳門寓夷原為經理貿易今既不進口貿易即不應逗遛澳門義律率其眷屬及澳內英夷五十七家同遷出澳寄居尖沙嘴貨船於是義律始怨暗招夷埠兵船二艘來粵又擇高大貨船三艘配以礮械赴九龍山假索食為名突開礮攻我水師船我參將賴恩爵揮兵發礮擊翻雙桅夷船一杉板船二而奸夷所僱呂宋躉船逗遛潭仔售煙者亦

防海紀略

卷上

八

於八月初為我水師攻燬人船并獲義律遂托澳門西夷代為轉圜願盡遣躉船回國其貨船亦願具結如有夾私者船貨充公此粵事第一轉機而林則徐必令夷書人即正法之語且責繳凶犯旋有其國兩船遵式具結驗無夾帶鴉片於九月晦入口而義律遣二兵船阻之且投稟請毋攻燬尖沙嘴之船以俟國王之信水師提督關天培以凶犯未繳擲還其稟時我師船五艘在洋彈壓夷見前稟不收見我師船紅旗即發礮來攻關天培令開礮應之擊斷夷船頭

鼻夷兵多落海死又擊溺柁樓夷兵夷船旗落帆斜遁回尖沙嘴迤北有官涌山為我軍營壘頗得地勢轟斃夷兵無數時十月初旬我軍連勝夷船恐我順潮火攻又水泉皆下毒無可汲飲遂滅燈宵遁外洋前此九龍山之戰奏奉 批諭有不患卿等孟浪但患過於畏葸之語十一月初八日 詔曰英國夷人自議禁煙之後反覆無常若仍准通商殊屬不成事體至區區關稅何足計論我朝撫綏外夷恩澤極厚英夷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

防海紀略

卷上

九

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其即將英吉利國貿易停止並於原奏中夷船遵法者保護之桀驁者懲拒之之語批諭云同是一國之人辦理兩歧未免自相矛盾此因禁煙而並斷英夷貿易之本末也 上又以大理寺卿曾望顏之奏欲封關禁海林則徐力陳不可自封港以後英夷貨船先後至者二三十艘皆不得入口人人懟怨於是義律於十一月復遣人乞恩在粵辦事多年是欲承平今諸事擾亂心多憂慮自後請遵大清律辦理而仍無違於國王之法乞仍許

英夷回居澳門俟王諭至彼時再開貿易此粵事再轉機林則徐以新奉 諭旨不便驟更復嚴斥堅與之絕其國貨船先後起旋揚帆駛出老萬山者約十餘艘並續至之艘多觀望留連寄泊外洋不肯去而粵洋漁船蛋艇亡命之徒貪薪蔬之厚值與鴉片之交易趨者如鶩時林則徐已奉 命兩廣總督與水師提督關天培密籌師船未可遽出大洋不如以毒攻毒遂招募漁艇蛋戶授以火船領以弁兵於二十年正月杪先赴各洋島嶼潛伏約候月晦之夜

防海紀略

卷上

十

乘退潮往乘漲潮還遊擊馬辰等四路分進出其不意突攻之於長沙灣燒燬運煙濟夷匪船共二十有三岸上篷寮六生擒奸民十餘名其焚溺死者無數夷船帶火倉皇開避我兵勇乘潮急還無一傷者是時吸煙罪絞販煙罪斬之律已頒行一年六月之限已半各省查辦日嚴紛紛戒食者已十之五六而英吉利國中聞廣東罷市之信各埠茶葉皆囤積不肯出售市價踴貴我閩粵販茶之商船赴南洋者皆倍利而返其倫敦國都銀肆無銀轉輸至借鄰埠之鉅

萬以供支發義律回國請兵女王令國人會議其文武官多主戰其貿易商船皆不欲戰連日議不決最後拈鬮於羅占王神廟三得戰鬮始決計國王命其外戚伯麥爲統帥率兵船十餘號加以印度駐防兵艦二三十艘甫出兵而印度之兵目馬哈他死改以布爾利代之二十年四月林則徐奏聞尙奉有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彼何能爲之 諭五月初九夜林則徐又遣火船於磨刀外洋以火船燒燬杉板夷船二斃白夷四又有一夷船桅帆著火棄旋駕逃先後

防海紀略

卷上

十一

延燒匪艇十有一擒獲漢奸十有三五月英夷大小兵船十二並火輪船三先後至粵泊金星門其餘盡泊老萬山外林則徐又以火船十艘每二艘緝以鐵索乘風潮攻之洋面寥闊夷船皆駛避僅焚其杉板小船二而英夷自是不敢駛近海口林則徐自去歲至粵日日使人伺探夷事翻譯夷書又購其新聞紙具知夷人極藐水師而畏沿海梟徒及漁船蛋戶於是募丁壯五千每人給月費銀六圓贍家銀六圓其費則洋商鹽商及潮州客商分捐又於虎門之橫檔

曠設鐵鍊木筏橫亘中流購西洋各國夷礮二百餘位增排兩岸并購舊洋艘爲式令水師演習攻首尾躍中艙之法又僱同安米艇紅單船拖風船共六十備戰艦又備火船二十小舟百餘令必俟晦潮乘上風爲萬全必勝計林則徐親赴師子洋校閱水師號令嚴明至是又下令每殺一白夷者賞銀百圓黑夷半之斬首逆義律者銀二萬圓其下領兵夷日以次遞降獲兵艘者除礮械繳官外餘盡充賞於是夷船之漢奸皆爲英夷所疑忌不敢留盡行遣去其近珠

防海紀略

卷上

十一

江之內河在澳門西虎門東者盡以重兵嚴守其餘海口多礁淺非洋船所能入夷船至粵旬月無隙可乘遂乘風竄赴各省是月夷船三十一艘赴浙江先以其半攻福建廈門時水師提督陳階平先期告病總督鄧廷楨督金沙兵備道劉耀春連開百餘礮一礮擊中其大兵船火藥艙沈之又募水勇數百僞裝商船出洋攻諸南澳港是夜無風夷船不能駛避且舵尾無礮我舟低又外蔽皮幕銃彈不能中遂壞舵尾擲火罐噴筒殲其夷兵數十會風起夷船竄避六

月全赴浙江攻定海陷之總兵張朝發中礮死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投河死其分出之船遊弋閩粵時窺伺七月夷船攻澳門後之關閘我守兵礮沈其數小舟傷其夷目夷兵數十八月林則徐偵夷師士密之兵船五艘在磨刀洋遂遣副將陳連陞遊擊馬辰等率五大艘出洋剿之每艘兵六百時四艘阻風在後馬辰一艘先遇夷帥之船即乘上風攻之礮破其頭鼻船遂欹側夷兵多溺圍攻良久夷船鉛彈已盡僅放空礮他處夷船以小舟十餘來圍馬辰船小

防海紀略

卷上

十一

舟礮低止中我船外之木排內有鹽糖包無損我船齊開子礮斷賊繩纜不能駛進夷帥乘我兵與他舟相持即乘間竄遁撈獲夷屍十餘軍器數十件旗一初七日奏遂奉殺人滅口之 嚴旨蓋定海失守後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提督祝廷彪束手無策朝廷以定海孤懸海中非海道舟師不能恢復而水戰又夷艘所長且承平日久沿海恐其衝突已有蜚語上聞言上年廣東繳煙先許價買而後負約以致激變者又有言鄧廷楨廈門軍報不實者七月命兩

江總督伊里布爲大臣赴浙江甯波視師且 勅
沿海督撫遇夷投書卽收受馳奏又命侍郎黃爵滋
祁寯藻赴福建查勘適七月夷酋伯麥及義律以五
艘赴天津投書書乃其國巴釐滿衙門寄大清國宰
相之詞詞極桀驁多所邀索計六條一索煙價初次
夷書中未敢顯言尙以貨價爲名及見內地復書不
及禁煙之事遂明索煙價二索廣州廈門福州定海
上海等口爲市埠三欲敵禮平行四索犒軍費五不
得以外洋販煙之船貽累岸商六欲盡裁洋商浮費

防海紀略

卷上

七

直隸總督琦善收書 奏聞且於復書卽言上年廣
東繳煙其中必有多少曲折將來欽派大臣前往查
實不難重治林則徐之罪蓋授意夷酋欲其誣林以
許價騙煙之詞且以卸天津武備廢弛之責而夷酋
義律終以印文申繳在前不能鑿空改誣也八月夷
船自天津起旋其兵船半踞定海半赴廣東 詔
授琦善欽差大臣赴粵查辦革林則徐鄧廷楨之職
赴粵聽勘并飭沿海各省不得開炮九月義律回至
定海入見伊里布於鎮海城索俘夷安突德及七月

間餘姚所獲黑白夷數十人不果而去伊里布於是
遣其奴張喜赴夷船餽牛酒首賀以林鄧革職之事
酋伯麥搖首曰林公自是中國好總督有血性有才
氣但不悉外國情形耳斷鴉片煙可斷貿易不可貿
易斷則我國無以爲生不得不全力以爭通商豈爲
仇總督而來耶是時直隸山東爭以夷情恭順入告
山東巡撫托渾布遣人餽夷船歸至有各夷向岸羅
拜之奏而廣東裁撤水師之船已半途爲夷船劫虜
矣署總督怡良奏聞而十月琦善至廣東查上年義

防海紀略

卷上

七

律先後繳煙印文欲吹求林則徐罪不可得則首詰
劫船之役何人先開礮欲斬副將以謝夷而兵心解
體矣撤散壯丁數千於是水勇失業變爲漢奸英夷
撫而用之翻爲戎首矣撤橫櫓水中暗椿屢會義律
於虎門左右夷船得以採水誌察徑路而情形虛實
盡泄矣聽鹽運使王篤之言盡屏廣東文武專用漢
奸鮑鵬往來傳信其人故奸夷顛地之僕役義律所
奴視益輕視中國無人矣義律與琦善信云若多增
兵勇來敵卽不淮和於是已撤之兵不敢再調凡有

報緝漢奸緝鴉片者輒被呵斥有探報夷情者則拒曰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夷情者所事一切力反前任之所為謂可得夷懽心而逆夷則日夜增造杉板小船招集販煙之蜈蚣船蠓船數百此外火箭噴筒竹梯攻具增造不可數計水師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察其情均請增兵琦善恐妨和議固拒不許許償夷煙價銀七萬圓而夷必欲索埠地琦善前以廈門及香港二地商之鄧廷楨廷楨言廈門全閩門戶不可許香港與尖沙嘴及裙帶路

防海紀略 卷上

七

二嶼鼎峙為粵海適中之地形勢環抱藏風少浪若令英夷築臺設礮久必窺伺廣東琦善既據以奏聞至是不能自背前奏義律遂乘其無備於十二月十五日突攻沙角大角礮臺乃虎門外第一重門戶也副將陳連陞守之連陞久歷川楚戎行之老將兵止六百夷船礮攻其前而漢奸二千餘梯山背攻其後陳連陞於後山埋地雷機發轟死百餘賊而不能再發賊後隊復擁而上眾伍倍於我我兵前後殲賊三百餘而火藥已竭賊火輪杉板船又繞赴三門口焚

我戰船十艘水師或潰或死其橫檔靖遠威遠各礮臺僅能自保且俱隔於夷船不能相救陳連陞父子戰死賊遂據沙角大角兩礮臺時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遊擊馬辰尙分守鎮威靖各礮臺兵各僅數百相向而哭李廷鈺回至省城哭求增兵闔省文武亦皆力求琦善初僅允二百繼增至五百黑夜以小舟偷度分布各處琦善憤憤且奏言賊殲我兵無數而我兵傷賊僅數十以張敵而脅款惟連夜作書令鮑鵬持送義律再申和議於煙價外復以香港許之

防海紀略 卷上

七

並歸浙江俘夷以易定海城琦善與立契約遂於正月出虎門會議義律宴於師子洋既而正月杪批摺回不允事復中變當琦善之 陛辭也奉面諭以英夷但求通商則已如邀挾無厭可一面羈縻一面奏請調兵原未令其撤防專款也及逆夷攻陷礮臺大肆猖獗 上震怒於是有煙價一毫不許土地一寸不給之旨并調四川貴州湖南江西兵赴剿命林則徐鄧廷楨隨同辦理夷務然琦善不與存則徐商議一事且英夷和議已絕尙不許關天培

增兵爲備而逆夷則號召日多器械火藥日備兇燄百倍於前矣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下午詔暴逆夷罪惡特命宗室奕山爲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尙書隆文爲參贊大臣聲罪致討命刑部尙書祁墳赴江西總理兵餉楊芳於去冬入覲出都行至安徽奉命先往以二月十三日馳至廣東而英夷已於二月五日乘風潮先以兵船截攻橫檔礮臺再破虎門礮臺提督關天培死之虎門各隘所列大礮三百餘門至是皆爲夷有湖南兵千餘新到琦善倉卒

防海紀略

卷上

六

卽遣禦於烏涌甫交綏粵兵先走湖南兵且戰且退後阻四河溺死者半提督祥福又死之廣東省河廣闊惟東路二十里之獵得二沙尾西南十五里之大黃濬河面稍狹可以扼守楊芳相度形勢使總兵段永福率千兵扼東南十餘里之東勝寺爲陸路三面咽喉然其地距河五六里不能扼賊水路也又使總兵長春以千兵扼大黃濬後五里之鳳凰岡惟築濠壘橫木筏沈石船下木椿夷船可闖而過也其獵得及二沙尾雖沈船塞石而無兵礮守禦夷船至可拔

而除之也賊初警楊芳宿將威名又未悉內河虛實使白夷持書至鳳凰岡議款從以漢奸沿途探水總兵長春收書送城中待報卽掩帳而臥任漢奸導白夷偏厯營壘盡得虛實歸報無備於是分路探入破鳳凰岡營進攻東西礮臺海珠礮臺盡扼獵得大黃濬兩咽喉是時琦善已革去大學士拔去孔雀翎而怡良復以英夷香港僞示奏呈語絕狂悖於是上益震怒籍琦善家產鎖逮來京逆夷見朝廷赫怒局勢大變諒林則徐勢必起用恐我軍一振和議永絕且

防海紀略

卷上

七

夷船兵費浩大急欲通商以濟餉各國商船罷市久矣亦皆咎之乃於二十六日託彌利堅國夷目與洋商伍怡和調停遞書言如欲承平不討別情但求照舊通商蓋并琦善所許之煙價香港皆不敢求矣楊芳諭令退出虎門義律言俟奉通商之旨兵船卽退是月楊芳怡良奏聞門戶已失賊入堂奧兵潰民散礮俱乏用除暫款外無退敵緩兵之策而煙價埠地不索亦足申朝廷折衝樽俎之威是粵事第二轉機而楊芳正月初行至江西時聞粵中和議將定

先爲給澳堆貨之奏以遙附琦善固已不取信於上及是再奏又不陳明琦善開門揖盜自潰藩籬非權宜不能退賊收險之故與將來守備已固如再鷓張立可剿辦之策上以其毫無方略未戰先撫非命將出師本意不許是時定海之夷船亦至廣東共五十餘艘半泊外洋海半入虎門舳艫相接徧樹出賣鴉片之幟將軍奕山行至江西以各省兵礮攻具未集暫駐韶州以俟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及新任總督祁項並抵廣州奕山問計於楊芳林則徐二人皆

防海紀略

卷上

三

言寇勢已深而新城卑薄無險可守宜遣人計誘夷船退出獵得大黃滯之外連夜下椿沈船岸上迅壘沙城守以重兵大礮爲省城外障俾逆夷不能制我之命而後調集船礮兵勇以守爲戰俟風潮皆順葦筏齊備再議乘勢火攻庶出萬全是月林則徐復奉馳赴浙江軍營之命蓋去冬浙閩總督顏伯燾與浙撫劉韻珂署江督裕謙皆先後密疏陳林則徐琦善守粵功罪至是裕謙奉命赴浙代伊里布爲欽差大臣故上命林則徐以四品京堂馳

往會辦以防粵賊敗竄赴浙而是時粵賊方據省河咽喉我兵實無可操勝算且攻具未備其所募福建水勇千人未至近募香山東莞水勇三千亦未集楊芳不欲浪戰奕山初至亦然之既而惑於翼長李湘芬西拉本段永福張青雲等之言不戰則軍餉無由開銷功賞無由保奏急欲僥倖一試遂不謀於楊芳并不探風色順逆以四月朔夜半三路突攻夷船一屯西礮臺外出中路一由泥城出右路一屯東礮臺出左路日暮兵已出城奕山始詣楊芳卜休咎楊芳

防海紀略

卷上

三

大怒拔劍忿詬而兵已不可挽回時水勇木筏未集先用四川餘丁充水勇者四百廣州水勇三百乘小舟攜火箭火彈噴筒分路夜伏聞礮齊起以長鈎鈎其船底是夜又值逆風礮破其二桅大船一火輪船一溺夷數百義律自夷館登舟竄免夷館貨物爲四川兵擄掠一空並誤傷彌利堅夷數人甫黎明而夷兵大集反乘順風攻我我兵退走廣州城粵城三面臨河街市鱗櫛繁麗甲南海至是火光燭天以及泥城港內所備攻夷之木筏材料數百油薪船三十餘

艘皆爲夷火輪舟及漢奸所燼其筏材皆運自廣西費數十萬計第三日義律投書約詰朝大戰至期夷船環攻城東西南三面佛山運至新鑄八千觔大礮本夷所畏懼而安置不得地勢依山者高出水面依水者前後受敵礮架不能運轉取准兵丁點放不熟又用文吏西拉本李湘芬爲翼長將各省之兵互相分配各離營伍兵將皆不相習潰走則互相推諉所發鹽茶口糧厚薄不均祁墳又吝費令十五兵共一帳房擁擠無紀律各擇利便擄取貨物奕山又盡派

防海紀略

卷上

三

重兵於東南二路而西北泥城後路無守備於是天字礮臺及泥城四方礮臺一日皆失守守天字礮臺者段永福守泥城者副將岱昌與參將劉大忠守四方礮臺者總兵長春天字礮臺上八千觔大礮未及一放卽爲夷兵錮以鐵釘四方礮臺者在城北後山之頂俯視全城國初王師攻圍廣州半載不能破及奪後山置礮俯擊始陷之乃攻城之利守城之害也距水次十里層崖峭徑一夫守險可拒千賊及夷自破泥城後繞東而北沿途官兵無一阻截至川

下僅百餘夷而守臺之兵望風爭竄隕崖墜死無數夷兵唾手而得險要連夜於臺下築土城運礮藥於是間城軍民如坐奔中而聽奔上之下石矣將軍參贊不斬一逃兵逃將反開城納之連日城外之火箭礮彈與四方臺上之礮聲如雷如霆晝夜不息幸大雨盆注其箭彈非墮池塘卽墜空地無一延燎內城儲火藥二萬萬觔漢奸以火箭火彈射之亦爲雨所滅楊芳坐城樓督戰每遇礮火最密處輒往以身當之礮不能中惟內城尙厚而外城低薄女牆卑於葺

防海紀略

卷上

三

存人無固志第七日夷兵遂并力專攻城東南隅若知將軍參贊皆居東南者箭彈入貢院櫺甍皆破諸帥避入巡撫署面無人色議使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講和款義律立索軍餉銀六百萬圓煙價在外香港再議限五日內交銀且約將軍及外省兵先出省城夷船始退出虎門將軍等一切允之城上改立白旗先令洋商出二百萬圓餘於藩庫運庫海關庫發給會奏請罪惟續至之參贊大臣齊慎隔在佛山鎮未列銜而煙價及香港亦皆未入奏云十三日四方

礮臺夷兵盡回船義律即促將軍參贊離城十六日奕山隆文退兵屯金山離省河數十里先撤回湖南兵惟楊芳仍留廣州彈壓隆文於講和時即憤恚成疾及抵金山不數日即卒臨危時猶呼無面目對

朝廷不絕口前日將軍參贊之至粵也屢奏粵民多漢奸粵兵多賊黨故遠募水勇於福建多不用粵勇日令官兵擒捕漢奸不問是非而殺之有湖南兵誤奸瘋婦妄聞小兒血可愈殺而飲之者粵民久不平而逆夷初不殺粵民所獲鄉勇皆釋遣或間攻土

防海紀略

卷上

五

匪禁劫掠以要結民心故雖有擒斬逆夷之賞格無一應命當夷兵攻城居民多從壁上觀會南海義勇為湖南官兵誣殺義勇大譁數百人擁入貢院搜兵報復兵皆鼠竄將軍參贊摘段永福頂翎慰解之始散而夷兵亦日肆淫掠與粵民結怨及講和次日夷兵千餘自四方礮臺回至泥城於是三元里民憤起倡義報復號召各處壯勇雲集鎗械四面設伏截其歸路夷兵終日突圍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帥曰伯麥曰霞畢首大如斗奪獲其調兵令符黃金寶星及

雙羽手礮而三山村亦擊殺夷兵百餘奪得二礮及渾鎗洋刀九百餘件義律馳赴三元里救應復被重圍鄉民愈聚愈眾至數萬義律告急於知府余保純是時講和之銀尙祇送去四分之一又福建水勇是日亦至倘令乘機應援夾攻圍殲夷兵生獲夷酋挾以為質令其退出虎門而後徐與講款可一切惟我所欲而諸帥不計及此也反遣余保純馳往解勸竟日始翼義律出圍回船十七日夷船漸次退出其大船有攔滯淺沙者各鄉民復思截而火之奪回講款

防海紀略

卷上

五

之銀義律懼復移文總督於是祁墳出示曉諭眾始解散而新安縣武舉人庾體羣亦於初四日夜半以火舟三隊自穿鼻洋乘潮至虎門攻賊後路夷船驚覺甫開一礮我火舟已偪其後艙火藥轟發雙桅飛起空中全船俱燬餘船皆棄旋竄遁又佛山義勇亦從陸路截攻夷於龜岡礮臺先從上風縱毒煙以眩夷目殲賊數十又擊破應援之杉板夷船當事先後奏聞 詔責諸將調集各省官兵何反不如區區義勇其一切交部議處義律亦慙且憤強出偽示言

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憲寬容後毋再犯粵民憤甚復回檄討之曰爾自謂船礮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爾前日被圍時何不能力戰自拔而求救於首府此次奸相受爾籠絡主款撤防故爾得乘虛深入倘再入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眾各出草筏沈沙石整槍礮截爾首尾火爾艘艦殲爾醜類者我等即非大清國之子民是時南海番禺二縣團集義勇三萬六千晝夜演練義律得檄偵知內河已有備竟不敢報復然自是知粵市之不可復

防海紀略

卷上

三

開翻然思變計矣不逾月遂復有廈門之事

論曰春秋之義治內詳治外略夷煙流毒歷載養癰林公處橫流潰決之餘奮然欲除中國之積患而卒激沿海之大患其耳食者爭咎於勒夷繳煙其深悉夷情者則知其不由繳煙而由於閉市其閉市之故一由不肯具結二由不繳夷犯然船貨入官之結懸賞購犯之示請待國王諭至之稟亦足以明其無悖心而猶必以化內之法一切繩之其求外夷也過詳矣水師總兵奏褫審訊而仍免罪曷不以外夷沒產

正法之律懲之乎海關浮費數倍正稅皆積年洋商所肥蠹起家不貲今既傾繳夷商千萬之煙貲不當派捐洋商數百萬之軍餉乎誠能暫寬市舶之操切以整水師之武備盡除海關之侵索以羈遠人之威懷奏仿欽天監用西洋厯官之例行取彌利堅佛蘭西葡萄牙三國各遣夷目一二人赴粵司造船局火器局而擇內地巧匠精兵以傳習之如習天文之例其有夷船夷礮火箭火藥願售者聽不惟以貨易貨而且以貨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藥抵茶葉湖絲

防海紀略

卷上

三

之稅不過取諸商捐數百萬而不旋踵間西洋之長技盡成中國之長技兼以其暇增修粵省之外城內河礮臺截並水師之員缺而汰除其冗濫分配各艦練習駕駛攻戰再奏請徧閱沿海各省之水師由粵海而廈門而甯波而上海城池礮臺不得地勢者移建之水師冗缺裁并而選之一如粵省之例而後合新修之火輪戰艦與新練水犀之士集於天津奏請大閱以創中國千年水師未有之盛雖有狡夷其敢逞雖有鴉片其敢至雖有讒慝之口其敢乘夫是之

謂以治內為治外奚必亟亟操切外夷從事哉或曰
夷變以來惟林公之守粵鄧公之守閩不調外省一
兵一餉而長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備亦如閩粵則

廟堂無南顧之憂島寇有坐困之勢子何不責
江浙天津之無備與閩粵後任之不武而求全責備
於始事之人且林公於定海陷後固嘗陳以夷攻夷
之策矣陳固守籬籬之策矣又嘗請以粵餉三百萬
造船置礮矣苟從其策何患能發之不能收之也曰
春秋之義不獨治內詳於治外亦責賢備於責庸良

防海紀略 卷上

三

以外夷不足詳庸眾不足責也吾曰勿驟停貿易世
俗亦言不當停貿易世俗之不停貿易也以養癰曰
英夷所志不過通商必不生釁至於鴉片竭中國之
脂膏何以禁其不來則不計也設有平秀吉鄭成功
之梟雄出其間藐我沿海弛備所志不在通商又將
何以待之則亦不計也與吾之不停貿易以自修自
強者天壤胡越望之也深則求之也備豈暇與囊瓦
斬尚之徒較量高下哉夫戡天下之大難者每身蹈
天下之至危也犯天下之至危者必預籌天下之至

安古君子非常舉事內審諸己又必外審諸時同時
人材盡堪艱鉅則為之國家武力有餘則為之事權
皆自我操則為之承平安嬉不知脩攘為何事破一

島一省震騷一省各省震抱頭鼠竄者膽裂之不暇
馮河暴虎者虛憍而無實如此而欲其靜鎮固守嚴
斷接濟內俟船械之集外聯屬國之師必沿海守臣
皆林公而後可必秉鈞當軸皆林公而後可始既以
中國之法令望諸外夷繼又以豪傑之猷為望諸庸
眾其於揅敵不亦遼乎馳峻坂則羣傲善御之銜綏

防海紀略 卷上

三

犯駭濤斯倍戒舵師之鍼向是以甫田慎彼勞切唐
棣先其翩反也

附錄林文忠請戴罪赴浙圖勦奏疏

再臣渥受 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而 國體之攸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敬爲我 皇上陳之查此次英夷所憾在粵而滋擾乃在於浙雖變動若出於意外其窮蹙正在於意中蓋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煙獲利之重每歲易紋銀出洋多至數千萬兩若在粵得以興復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於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土一斤祇賣洋錢一員是卽在該國孟阿刺等處所

防海紀略

卷上

三

出之區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虧折者或云以給雇資或云以充食用並聞其在洋外各埠貨船雇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計礮子火藥亦不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亦可概見又夷人過冬以氈爲煖不著皮衣蓋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必不能忍受現有夷信到粵言定海陰溼之氣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風戒嚴自必舍去舟山揚帆南竄各洋商之在粵省自六月以來貿易爲英夷所阻亦各氣分不平均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夷現有進退維谷之

勢能不內怯於心惟其虛憍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逞

其桀驁肆其恫喝再生祕計冀得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耳俛伏臣前屢次體驗頗悉其情卽此時不值與之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更足使之坐困也夫自古苗民逆命無損於堯舜之教我皇上以堯舜之治治中外如鴉片之爲害甚於洪水猛獸卽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爲之驅除 聖人治惡懲奸實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有以鴉片爲不必禁者若謂夷兵來浙係爲禁

防海紀略

卷上

三

煙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內地癰疽之流毒於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致寇原屬意計中事若在數十年前查辦其時吸煙者尙少禁令易行猶如未經成膿之疽內毒或可消散今則流毒已久譬如癰疽作痛不得不急爲扶膿而逆夷滋擾浙洋卽與潰膿無異然惟膿潰而後果其如法醫治托裏扶元待其膿盡之後自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而別

求消散萬一毒隨內伏誠恐患在養癰矣湖自查辦鴉片以來幸賴 乾斷嚴明 天威震懾躉船二萬餘箱之呈繳係英夷義律遞稟求收有漢夷字原本可查並有夷紙印封可驗繼而在虎門燬化煙土先期出示准令各夷觀看維時各夷來觀之人有纂為數千言以紀其事者大抵謂 天朝法令足以服人心今夷書且載文諭外洋盡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一斤人即正法貨船入官亦以漢夷字為憑具結之後查驗他國

防海紀略

卷上

三

洋船皆已絕無鴉片惟英逆不遵法律且肆鴟張是以特奉 諭旨停其貿易未有浙洋之事或尙可以恩施今既攻陷城池戕害文武逆情顯著中外共聞非惟難許通商自當以威服叛第議者以為內地船破非外洋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不若設法羈縻不知夷情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失威不克即恐患無已時且他國効尤更為可慮臣之愚昧務思上崇 國體下懾夷情實不敢稍有游移之見即以船破而論本為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卒辦而

為長久之計亦不可不先事預籌且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到今粵海關已征銀三千餘萬收其利者必思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制造船船則制夷亦可以裕如何至尙形棘手臣節次伏讀 諭旨以稅銀何足計較仰見 聖主內本外末不言有無洵足以昭垂奕禩但粵海關稅既比五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量為防夷之用從此制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堅似經費亦可以酌籌即裨益良非淺鮮臣於夷務辦理不善正在奏請治罪何敢

防海紀略

卷上

三

更獻芻蕘惟事苟有裨於 國家雖頂踵捐糜亦復何敢自惜儻蒙 皇上格外天恩寬其一綫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隨營效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至粵省各處隘口防堵嚴密察看現在情形該逆夷似無可乘之隙堪以仰慰 宸懷謹繕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按公受 命辦理洋務前後凡數十疏此則其獲譴以後所上也時議者皆歸咎於辦理之過激甚或蕙苒明珠謗言騰起而公不為怵方欲以浙

事自任苟克成其志何至任該夷闖入內江致有金陵要脅之事哉是時義律遞書於天津亟欲謀去公以得逞其志而當事者不知兵機不識夷性墮其計中迷而不悟迨公去粵而粵事不可為公離浙而浙事益不堪問矣至於盡撤礮臺之守遣散新募之師則直授敵以瑕而令之攻無異以肉喂虎而戒其無噬也其可得哉君子是以惜文忠之不用而慨粵浙之兩敝也

防海紀略

卷上

三

附錄王廷蘭與曾望顏論夷人犯粵省情形書
再啟者粵省此番用兵所調各省之兵萬有七千不可謂不多各庫銀款數百萬餉不可謂不足木料買百廣西火藥鎗礮解自江西安徽軍裝器械不可謂不備而卒至決裂潰敗一至於此實由當事既鮮有章程用兵復漫無紀律有筆墨之所不能言而又有所不敢言者此邦乃足下桑梓之地自必望信甚殷特就當日實在情形有不可解之事四有可惜之事機二有可為痛哭者三為足下陳之廣東設礮臺以來大角沙角虎門三連橫檔烏涌獵德二沙尾以及省河各處皆為要隘古人相度地利棋布星列一氣聯絡實今人所不能及夷船之初至省河也固漢奸所引進實因我無備使然琦相來粵先存一不敢戰之心畏之如虎使早為未雨綢繆斷不至此賊破虎門烏涌急撤獵德礮臺之兵賊至二沙尾急撤省河礮臺之兵以為我不撤兵兵必為彼所敗所以姑退收兵入城以為講和地步不知省之有礮臺猶人家之有門戶也賊到門而門不關可乎開門揖盜百隊

防海紀略

卷上

三

難辭迫臥榻之前已被賊人舂睡乃猶歸咎於始事之人此不可解者一也夷船之進內河其初並不知內地虛實用一二杉板小船載漢奸探水次第而入至我所載石沈船之處不見一將一兵以爲守禦故得將木椿碎石陸續起去放心前進此無人之境非如入無人之境也城守時有拿獲漢奸多名訊知彼處每日有漢奸十六人分四班進城偵探我處探事終日誑報自相恐嚇者居多故兵船撤退之時望見夷船有擱淺數日不能動者或用小船起撥或用火

防海紀略

卷上

美

輪船牽曳使平日有一二能事者探得實情用快蟹艇載水勇向其擱淺之船四面圍遶用火焚之非易事與乃彼有用心探水之人而我無認真探者彼能用漢奸作內間而我從未聞有一夷奸作外間者此不可解者二也更不可解者賊踞香港蓋帳棚百餘間出有偽示初一日引水探報所蓋帳棚忽折去大半又據報夷眾紛紛上船凡夷船在獵德烏涌一帶二十餘隻火輪船數隻杉板船十餘隻云云第早間行香時因於進見妄參末議以爲夷眾既由香港上

船彼處現必空虛如能分兵一路暗襲其巢穴一面用重兵守泥城如省河打仗時可以出奇由花縣兜其後路縱未必全勝亦可牽制其師奈當事以書生之見無應者迨事敗之後羣歸咎於發令太早不知夷船已全數駛進虎門其意何在我不擊彼彼必擊我先發制人未爲不可特布置失當耳初一日打仗後夷船稍退以火輪船二直趨泥城泥城爲北門咽喉亦爲佛山要路此重地也先是橫檔失守有參將劉大忠者兵敗而逃當事以殉難聞奉 旨賜卹

防海紀略

卷上

老

嗣因其逃回始以受傷鼻水得生爲解復派伊與某協岱昌同守此地岱昌從未身歷戎行一卑鄙無賴小人因係親信派充營伍日日以算口糧爭供應爲事因製辦火藥木料可以沾潤復資緣而往雇一小艇逍遙于其間距泥城水口僅里餘聞礮聲卽倉皇遁去至今未知作何區處又初五日賊逼礮臺兵將捲礮而走夷船揚帆至天字碼頭放空礮數聲亦皆遁去其實干把以上將官皆在城內不出是難以敢死大義責之兵丁也維時城門全閉五六七三日以

來夜間賊用火箭火彈直打城中城外東西南三處火光燭天燒去民房千餘呼號之慘不堪言狀大帥有令官兵自城外逃回開門准進而城中百姓不准放出一人夫兵所以衛民今乃藉民以衛兵此不可解者四也義律住洋行十餘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數隻而已不難擒也伊亦毫無准備有時義律乘轎買物往來於市廛間此時如遭敢死之士數十人擒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屢次進言于當路輒以現在講和未可輕動是可謂宋襄仁義之師矣此可惜者一也

防海紀略

卷上

美

初十日賊退出四方礮臺將取路泥城三元里村眾因其淫掠憤極鳴鑼一時揭竿而起聯絡一百零三鄉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夷眾僅千餘冒死突圍而出共斃百餘人又斬兵目二人其餘受傷無數百姓雖有傷亡然人眾可恃愈擊愈多斯時我兵在城者萬餘齊參贊新到有生力軍五百名近在金山如其有令兩路齊出接應鄉民使其腹背受敵縱不克聚而殲旃當亦勦殺過半矣乃計不出此不知義律何時將余守請出屬其彈壓又不知何時余守私出城

外為夷人解和彼百姓安知大義不過因其輪姦一老婦人起衅雖人眾直烏合耳見官如此遂漸漸解散而夷眾乃得遁回舟中蓋逆夷自破虎門以來未有如此之受創者也事機之失至今扼腕夫逆夷滋專豈但漢奸引導實亦百姓使然蓋粵東自少翁查辦煙案以來禁與販杜走私未免操之過刻故兵怨之夷怨之其私販之莠民亦怨之當積重之餘以為絕我衣食之源也故當逆夷蠢動之時羣相附和此等蚩氓不畏王章何知國法反恐逆夷不勝鴉片不

防海紀略

卷上

美

行則前轍不能復蹈而該夷又四布流言以為與官為仇絕不向民加害於是奸民貪其利頑民受其愚雖督撫曉諭示以能擒逆夷者賞有差數月以來絕無成效及至賊破四方礮臺復淫掠不堪始悟其奸操戈相向設使當時被圍不解遲之數日必有內應而開門迎賊者食毛踐土乃良者少而莠者多此可為痛哭者矣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官不知兵即兵亦不自知其為兵當粵中告警之時官民無不引領而望以為某處調兵數千某處調兵數百指

日雲集似此小醜跳梁不難即日盪平恃以無恐乃夷眾未到以前只風聞路中有搶掠人財物者有毆傷差役者及到省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擾喧呶全無紀律斯時心雖知其不可用而猶幸其不滋事也不料初五日後往往互鬪放手殺人教場中死尸不知凡幾城中逃難之百姓或指爲漢奸或劫其財帛內外洶洶幾至激變尤可異者初二日夷兵搶奪十三洋行官兵襍入其中肩挑擔負遂有無數千百成羣竟行遁去者黠兵册中從不聞清查一二及至沿

防海紀略

卷上

罕

途討要口糧竟有城外各處將逃兵數千重新應付回省反以追逐洋鬼迷路爲詞當事者猶以眾兵追敵放賞試思追趕敵人理應向前豈有迷路反走者今日之兵如是則異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是則天下可知 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輿言及此能無痛哭乎某以輕才毫無遠識然要好之心未嘗不矢諸夢寐自到貴省於今四月乃竟有此際遇卽有時自盡其分所當爲並欲自效其力所能爲無如分淺言輕徒多掣肘提庫中之國帑惟有傷心豎城上之

白旗能無指髮既承乏於此地恐亦在眾人清議之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走之苦納手捫心能毋痛哭以上數事皆係實情無一虛誑雖屬貴省劫運使然實亦 國家氣運所關所慮一蹙不振從此爲外邦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心于內地側身四望天下能當重任者更有幾人欲著武功惟有慎選大將縱有小衅未可輕調重兵足下在同譜中未知鄙見有當否又福建水勇初五日進城適逆夷由陸路上四方礮臺之時督撫持令箭飭令出

防海紀略

卷上

罕

城應敵無如司筦不開城門將其攔回而礮臺從此不守亦一恨事 此粵事實情形也時柄事者方一意主撫資敵以金不厭其欲則割地以予之又不能禁其不犯閩浙閩督顏伯燾曾據此書以入告並將逆夷僞文僞示及粵省督撫節次文移摭拾附奏謂該夷請撫實非真情香港爲商船駛進內洋必由之路倘被佔據不獨該夷往來自便卽我師船出入反爲所扼至虎門礮臺爲全粵門戶尤不可不加意

防範云云疏上時琦善之言已先入謂夷情安帖撫局可恃方飭各路官兵調回歸伍卽福建新募之水勇八千亦散遣殆盡不兩月而廈門失守矣嗚呼謀之其臧則具是違不臧復用誰柄國成使島族貽患至今未艾哉廉訪時陳臬粵東一切皆係目擊茲將原函附錄於右以資史乘異日之考証後之覽者得無慨焉

方每已各

卷上

聖

防海紀略卷下

苟唐居士編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夷之受款於廣東也在我師則以救一時之危在夷則亦急欲得銀以濟兵餉故通商章程彼此皆未暇議及夷酋大困於三元里自知已結粵民之怨又畏粵民之悍不敢復至內河貿易欲洋商趨香港而香港風浪不可泊舟洋商無肯往者夷遂欲以香港易尖沙嘴及九龍山將軍總督以香港尙未奏允何況二地約其仍來黃浦夷遂不

防海紀略

卷下

一

許我水師修復虎門礮臺盡折橫檔各礮臺之石移往香港築臺砌路建脩洋樓且欲我拔去內河沙石樁筏彼此相持雖有通商之名無通商之實又余保純與義律議先送軍餉六百萬圓其煙價在外將軍止以軍餉改稱商欠奏聞其餘未奏及也及夷船退出後內河填塞要害增脩礮臺守備日固不能如向時之闖突羣夷皆咎義律議款時不別索他埠遂揚言英吉利國王譴義律無能改命璞鼎查爲兵帥欲復往沿海各省必如上年在天津所索各款會六月

香港有颶風之事大吏張皇入奏謂撞碎夷船無數漂沒夷兵漢奸無數所有帳房篷寮新脩石路掃蕩無存浮尸蔽海 朝廷方發藏香謝海神布告中外允廣東保舉守城文武至數百員而夷船數十艘已全赴福建攻陷廈門矣初上年夷艘之攻廈門也水師提督陳階平平日講火藥刊兵書賊至輒告病賊退復視事鄧廷楨督同兵備道劉耀春止守舊礮臺壘沙垣據形勢故賊攻不破及顏伯燾嗣任首効陳階平之規避與琦善楊芳之主款意氣甚銳然故

防海紀略

卷下

二

紙袴虛憍自大且輕鄧廷楨之僅僅自守奏言用守而不用攻則賊逸我勞賊省我費大礮止可施諸岸上不能載之水中小舟止可焚諸內港不能施之大洋遂請餉銀二百萬造戰艦五十餘艘募新兵數千水勇八千欲與出洋馳逐又於口外之嶠嶼青嶼大小檣增建各礮臺備多力分新鑄千礮又多未就空船空臺徒同廢物適聞廣東款議成奉撤兵省費之旨盡散水勇八千水師提督寶振彪亦出巡外洋內備單弱七月初九日夷船數十艘突至投書令

讓出廈門為夷埠俟上年天津所索各事皆遂再行繳還次早駛進先以數火輪往返忽東忽西稍探形勢並試我礮路官礮皆陷於石墻孔內惟能直轟一線不能左右轉運取准故夷先以舟試之知其所值則避之也既而諸舟蠶擁齊進我守青嶼仔尾嶼鼓浪嶼之兵三面環擊沈其火輪舟二大兵船一又傷其一桅夷又以二艘並力攻一礮臺一臺破再攻一臺然新礮臺本無重兵多礮其上年所守之舊礮臺土城尚屹然將士亦皆死戰會夷船桅上飛礮墮

防海紀略

卷下

三

空顏伯燾劉耀藻即退回提署總督一退軍心皆亂岸上水勇及遣散水勇變為漢奸從中呼噪應之賊遂登岸反旋轉我臺一數千觔大礮回轟廈門官署街市皆燬顏伯燾劉耀藻退保同安廈門遂為賊據然夷得廈門亦不守不數日全隊駛赴浙江惟留數艘泊據鼓浪嶼八月初四日顏伯燾即以收復廈門奏聞然同知潛處四鄉未敢回署視事 詔降顏伯燾三品頂戴留任遣侍郎端華馳赴福建勘寔以聞時鼓浪嶼夷目招工匠增造小船為駛窺內河計

是月以大船五小船三十餘駛入廈門之木椿港口礮沈我兵船五副將林大椿遊擊王定國中礮死提督普陀保總兵那丹珠督兵禦之礮沈其大夷船一始退出外洋其福州省河之五虎門潮至通舟潮退擱淺故夷船未敢駛入裕謙自正月赴浙江代伊里布爲 欽差大臣時夷船已去定海總兵王錫鵬鄭國鴻葛雲飛以兵五千駐定海輯流移脩城壘礮臺爲善後計裕謙任事剛銳而不嫻武備與顏伯燾同前此傾心於林則徐而林則徐又旋有遣戍新疆

防海紀略

卷下

四

改赴河工之 命蓋廣東鹽運使王篤入京篤故琦善黨於 召見時力救琦而排林林則徐去浙浙事並無所倚定海孤懸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提督余步雲其人平庸素爲裕謙所鄙一時無人可代姑令駐招寶山不令渡海調度三鎮三鎮又皆武夫無遠略及是築定海外城葛雲飛欲包瀕海市埠於城內左右抵山其三面則以山爲城裕謙未渡海親勘但據圖指揮有諍者曰天下無一面之城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賊左右翻山入卽在城內矣

備多則力分山峻則師勞請但環內城爲新郭勿包外埠勿倚外山庶城足衛兵兵足守城裕謙不介意至若捐舟山專守海岸之策更無暇籌及也是夏廣東請款奉 旨各省撤兵省費時精兵五千皆在定海其鎮海甯波僅兵四千分布各口八月初夷船先犯石浦以礁險不利而退東西遊弋十二日進攻定海甫入竹山門我礮迎擊破其火輪舟一卽竄遁十四日連檣進攻曉峯嶺開礮數百我兵皆隱崖側未傷其小舟登岸者爲鄭國鴻督兵扛礮擊退相持

防海紀略

卷下

五

兩日登海中五奎山立營又繞吉祥門入攻東港浦又攻竹山門皆爲我礮所卻十七日賊遂分由五奎山東港浦曉峯嶺三路進攻以牽我師且以我舟渡賊登岸後卽撤去其舟以絕反顧前賊死傷後賊繼進我守曉峯嶺兵逆風下擊銃不得力日午銃皆熱透賊遂冒死登曉峯嶺入城三總兵相繼戰死定海復陷其鎮海防兵僅四千余步雲率其半守城外招寶山總兵謝朝恩率其半守隔江之金雞嶺裕謙先日見招寶山建白旗知余有貳志乃先期盟示眾余

步雲托足疾不跪裕謙奏言夷船黑兵及漢奸不下萬人賊可并幫來犯我必扼要分守賊可數日不攻我必晝夜防備彼眾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勞又海艘乘風潮而至前艘稍退則後艘必自相撞碎故有進無退我兵未歷戰陣各存一礮火難禦之見是賊五船一心且眾船一心而我兵則一人一心是以自粵至閩莫之敢撓臣何敢輕視惟有殫血誠厲士卒不敢以兵單退守為詞離鎮海半步不敢以保全民命為詞受逆片紙余步雲心恨之二十六日夷船攻

防海紀略

卷下

六

鎮海分犯金雞山及招寶山每路數千裕謙登城督戰自辰至午惟金雞山力戰擊死夷兵數百而余步雲則不許士卒開礮且兩次上城請退守甯波裕謙不許賊甫由招寶山麓攀援登岸余步雲即率兵棄礮臺西走裕謙令城上兵以銃截之潰散兵已下而復卻遂繞山後潰竄賊踞招寶山俯攻鎮海於是守金雞山之兵見之亦亂總兵謝朝恩率親兵三百力戰死裕謙知事不可為令副將豐仲護欽差關防賫送浙江巡撫自沈泮池死之二十九日夷兵船四火

輪舟二小舟數十進至甯波余步雲復棄城走上虞甯紹台道鹿澤長知府鄧廷彩從之時甯波以西江漸淺狹夷艘雖不能復西而三板小船則可駛至慈谿餘姚於是二城亦逃散一空土匪四起偽言傳播浙西大震余步雲走後兩奏尚以裕謙先走為詞及殉難事聞 朝廷賜諡賜祠襲無可再誣則又流言此次夷兵至浙皆為報復裕謙梟斬白夷嗚哩之仇江浙官吏無識者亦多惑於其說而無如夷之在廣東先已敗盟索尖沙嘴索九龍山不許脩虎門礮

防海紀略

卷下

七

臺也且詭稱國王褫義律改命他帥先破廈門也又無如在浙先後投夷書懸夷示皆以欲索埠地為詞無一言及裕謙也明年伊里布在乍浦遺書夷酋詰其何故再犯亦一字不及裕謙及余步雲逮至刑部尚以賊礮未向招寶山我兵亦何必開礮向賊為詞其意尚欲追咎裕謙適乃自供罪狀伏刑誅可謂天奪其魄九月 命宗室大學士奕經為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副都統特依順為參贊以河南巡撫牛鑑為兩江總督怡良授欽差大臣馳赴福建會辦軍務

九月十六日夷火輪船二鈞船二小船十餘駛入餘姚我兵望風皆潰十八日遂犯慈谿城中空無一人焚掠而去賊得餘姚慈谿亦不敢守仍回甯波十月奕經至江蘇以官兵未集逗留蘇州十一月浙江大雪四晝夜平地五六尺夷酋璞鼎查畏寒駛船南赴福建其甯波城中夷兵僅千餘漢奸三千餘乘雪夜擣之可以盡殄而奕經逗留嘉興不進又 詔舉沿海智勇之士廣咨方略奕經船頭設匾凡上書言事者投其中翼日招見其間固無奇才奇策然凡言

防海紀略

卷下

八

及練兵選將申紀律購水勇備火攻者皆爲迂談亦有宿將如前福建水師提督王得祿者赴軍皆不用惟以購漢奸反間爲秘計而所用漢奸又非能質其家屬得其死力凡賊情虛實皆不敢聞而我軍一舉一動賊則無不預知其幕下隨員容照阿彥達楊熙等皆統禰少年所至索供應徵譟舞作威福其所用外官甯波鎮海一路則泗州張應雲主之嘉興乍浦一路則海州知州王用濱主之張應雲小有才而不知兵王用濱則博徒也至是皆爲左右翼長識者不

待師出而憂其與尸矣十二月奕經至杭州文蔚特依順皆會特依順至福建奕經不與商議令駐守杭州惟與文蔚渡江督師定期正月二十八日三路進攻時甯波二賊聞大兵至聚悍夷四千分三隊日夜訓練戒嚴而諸將方信漢奸言不需火器但俟官兵一至城中漢奸卽時響應擒獲夷酋夷兵以獻三城唾手可復其所預備復城後火攻夷船之具皆草率不堪有同兒戲及期奕經營紹興之東關使文蔚以兵勇四千半屯慈谿之長溪嶺半屯西門外之大寶

防海紀略

卷下

九

山以圖鎮海提督段永福以兵勇四千半伏甯波城外半屯大隱山以圖甯波其踰甯波西門入者盡爲夷兵所殺南門則洞開縱我兵入直趨府署將取夷酋郭士利夷兵皆踞街樓屋費之上火箭兩面齊下而我兵有刀矛無火器不能仰攻潰而退夷伏兵又自北門橫截而至巷狹牆高前後受敵賴入城皆金雞山屯練兵驍悍死鬪故陣亡者僅二百餘段永福後至尙未及城聞風反走並不退保大隱山卽直奔東關奕經亦不劾奏此甯波之師也其慈谿大寶山

之兵則副將朱桂參將劉天保分領之劉天保率河南鄉勇六百先發鎮海城亦開門以待夷兵火器齊發而我兵亦無火器城外招寶山夷兵亦應之劉天保遂卷甲而遁此鎮海之師也至是始知墮漢奸空城計所死皆金川精兵然不過二三百人於大局尙無害時朱桂率陝甘兵六百回屯大寶山劉天保謝天貴分領四川河南兵勇各六百爲左右翼二月四日夷兵二千自慈谿登岸三里進攻大寶山朱桂軍以扛礮數十擊退者再夷兵死傷四百若左右軍夾

防海紀略

卷下

十

攻其後可獲全勝而劉謝二軍火藥先竭僅從壁上觀及夷兵分路繞出朱桂陣後左右軍卽驚潰反衝亂朱桂之陣朱桂父子皆戰死其地距參贊文蔚長溪嶺營僅十餘里當鏖戰時朱桂遣弁回請援兵五百截賊後路文蔚不應跪爭久之始允發兵二百薄暮未遣及聞朱桂之敗侍衛容照司員聯芳皆爭請退避文蔚遂棄軍宵遁東關沿途賞輿夫賞舟子惟恐夷兵追及參贊旣遁全軍遂潰妄以後營夜被漢奸焚燬 奏聞其實次日薄暮兵尙未至也嶺營

旣潰軍氣大沮喪卽有獻策請抽去潰兵劾斬逃將別選新到之兵將再與夷三戰四戰一以牽其北擾江蘇之路一以沮其驕索無厭之氣而後再與議款者奕經心已亂言不入耳初七日卽與文蔚棄紹興走西興巡撫劉韻珂飛檄毋許一卒過江違者軍法從事於是文蔚仍回紹興惟奕經渡江回杭州而事遂不可爲矣其嘉興一路本議由乍浦僱漁舟潛渡岱山以圖復定海已渡兵勇四千餘小舟五六百亦爲夷所覺燬焚大半惟鹽大使鄭鼎臣忽報二月初

防海紀略

卷下

十一

四日三路火攻焚沈大兵船二艘三板船數十焚溺夷兵五六百人我兵勇無一傷者鼎臣故定海殉難總兵鄭國鴻之子也奕經 奏聞奉 旨優獎賞奕經雙眼花翎文蔚頭品頂戴其後巡撫劉韻珂遣副將周某密訪不實 奏聞而奕經久以鄭鼎臣所獲夷首夷衣及焚燬船板進呈具 奏二月二十五日鎮海知縣葉莖及生員王師眞稟報火攻鎮海夷船焚燬甚多其事皆無左驗而報銷軍需已數十萬 上復命提督齊慎赴浙參贊命宗室耆英

爲欽差大臣署杭州將軍與巡撫參贊會辦軍務是月河南開封府黃河決口堵合詔林則徐由工次赴戍新疆大學士王鼎自河南工次入京復命越五日發憤具遺疏暴薨三月奕經復渡江至紹興文蔚駐防曹娥江逆夷見將軍等曠日持久不戰不和遂思棄浙北窺松江窺長江日索江浙地圖登范氏天一閣取去一統志又購長江圖及黃河圖兼造小蛋船數十爲入淺河之用勒索甯波紳士犒軍銀百二十萬元許退出城池遂於三月二十七日棄城登舟奕

防海紀略

卷下

十一

經等以大軍逼退逆夷收復甯波入告蓋賊自去秋破甯波後卽遣火輪舟歸報國王其舟自中國至西洋往返六月可達至是三月初國王諭至今復往天津求埠地通商故是月退出甯波於官兵無預也四月朔鎮海夷船亦棄城而北惟留四舟及夷兵千餘守定海其大隊火輪兵船悉由定海駛出大洋浙撫初遣人偵之不知其所往也未幾夷船遊奕於江蘇之金山洋面吳淞戒嚴而英人謀進窺蘇中以牽制江浙兩省遂轉入嘉興之乍浦乍浦濱於大洋爲兩

省之咽喉額設副都統一駐焉時杭嘉湖兵備道宋國經亦督兵增守四月初七日有洋艘數號駛至乍浦洋面游奕水師觀望不敢迎擊初九日復將大小船隻排列陣勢連檣而進與官兵相持又另以杉板小船十餘號每船十人二十人不等分泊西山嘴唐家灣等處官兵分禦寡不敵陝甘調防之兵死者三百餘人其駐防之兵分守天尊廟觀山灣一帶英兵開礮轟入口門我軍水師不利乃調旂兵專守駐防之內城初十日英人分路舍舟由燈光山等處登

防海紀略

卷下

十二

岸火箭齊發突有潛通夷船之漢奸在內接應亦放火箭賊遂踰南城盡焚滿營駐防兵亂凡力戰陣亡及被火死者二百餘人副都統長喜先在葫蘆灣禦敵受傷回至鎮城城潰投水前鋒搶救送至嘉興越三十日卒其駐防左右營佐領防禦官陣亡者七人乍浦水師右把總韓大榮力戰死知縣署乍浦同知韋逢甲率勇沿塘防堵中礮傷左腿越日死其他駐防及本鎮士民婦女或被戕或赴水死者百餘人蓋獲起倉卒遷避不及浙省被兵以來民人塗炭未有

若是役之酷於是杭嘉俱戒嚴原任大學士伊里布
至乍浦夷船議款蓋巡撫劉韻珂奏請也伊里布前
以在浙半載老師養寇革職戍軍臺至是奉 命
復赴浙夷邀挾甚侈不能成議 詔將軍參贊分
一人前赴嘉興防堵於是奕經自紹興渡江而北
欽差大臣耆英方馳至嘉興忽奉 命前赴廣東
其杭州將軍關防 命特依順署理蓋據御史蘇
廷魁之言風聞孟阿臘國已攻殲英夷駐防印度之
兵夷船將回兵救援因有退出甯波之事故 命

防海紀略

卷下

十四

耆英前赴廣東體察虛實乘機攻香港及江左告急
復 命中道回浙防堵時香港夷船十四三板小
船數十夷兵千餘漢奸海盜數聚其間奕山等既招
回漢奸三千餘其香港漢奸頭目內向者十之五六
各願請立功贖罪請包修虎門礮臺並請冬令晦朔
出其不意與香港漢奸表裏應和火攻夷船一舉殲
之而奕山方聽祁墳言惟恐觸夷怒不敢六月
詔責奕山視師廣東半載毫無方略屢 命收復
虎門攻香港以牽制閩浙賊勢皆以造船未就為詞

惟以填塞河道為事革去御前大臣都察院左都御
史而顏伯燾亦以久未剿除廈門停泊之夷船革職
以怡良代之十八日夷船復棄乍浦而北五月初三
日夷船至吳淞口初五日總督牛鑑接奕經檄令權
宜設法羈縻牛鑑遲至初七日始遣弁賁札赴夷船
則已無及寶山城在吳淞口外洋面寥闊不如口內
東溝江灣二隘之易於設伏然是時寶山東西礮臺
有礮三百勁旅七千提督陳化成亦勇敢海塘高厚
數丈塘上土堆形如雉堞我礮可以中夷夷礮不能

防海紀略

卷下

十五

透塘即懸礮桅上飛擊亦冒空而過不能命中其小
船登陸之賊涉沙灘爬峭岸我兵據高臨下一可卻
百但能膽定心齊縱不能制賊死命亦可自守無虞
故夷船初至觀望數日未敢進攻止遣火輪船四由
外洋一路探水而入牛鑑方自滬來見其連檣內進
鎗礮相接其檣帆高出塘上文餘輪煙蔽天牛鑑驚
疑束手提督陳化成亟慰藉曰無恐外洋所恃不過
鎗礮既有河南徐州江甯兵三千籐牌八百且某經
歷海洋五十年此身在礮彈中入死出生者數數矣

今日火攻頗有把握願以身當之苟得挫其鋒援兵一鼓而進賊不足平也牛鑑聞之意稍定初八日黎明英舟排陣而入提督陳化成麾令開礮迎擊首擊沈其火藥巨艦一又中其頭鼻頭桅之兵船三共斃夷兵三百餘人英兵勢卻繞出小沙背後適牛鑑統兵出南門來教場觀戰提營將士皆懽呼踊躍戰益奮須臾英舟自檣頭瞭見制府乘輿在教場後乃以飛礮注攻逐其左右隊而擊之徐州兵先潰河南參將陳平川遂以籐牌八百擄牛鑑回城牛鑑亟棄冠

防海紀略

卷下

七

靴雜軍校而走一卒坐乘輿易之英夷遂由東礮臺登岸繞而西時守備韋印福等守西礮臺力戰不克死之提督陳化成見軍無後援撫膺頓足潛然而嘆曰英夷頻年猖獗今日得少挫其威內江全局關係匪輕不料垂成之功敗於一旦制使殺我矣腹背受敵遂中鉛子傷噴血死而塘上之兵亦潰夷兵乘勝入寶山牛鑑自西門逸出走嘉定有頃火起西礮臺存儲火藥悉被焚燒其東礮臺之兵江灣之兵皆同時潰寶山遂陷英夷入城查點各船轟斃之兵憤甚

乃驅本地壯丁爲之搬運軍仗財物下船之後悉虜之以充斃夷之數上海距寶山僅八十里聞變大震參將繼倫率先棄城走兵備道巫宜稷知縣劉光斗先後走松江惟典史楊慶恩投水死所募福建水勇變爲土匪縱火焚掠十一日夷船七艘駛入上海城中已空無人十三日夷乘火輪船二杉板船四五駛入松江壽春鎮總兵尤渤率兵二千整陣以待夷開礮數十尤渤令我兵皆伏避之礮過而起我礮齊發相持半日始退次日復至亦如之故松江得無恙賊

防海紀略

卷下

七

又將窺蘇州使火輪船測水至泖湖輪膠於水草乃返於是二十日夷艘退出吳淞口圖入長江矣賊又測江水深淺沙線曲折又未審內地守備虛實遂巡未敢入乃劫沙船導火輪船兩次駛探初報諸險要皆無備次報諸汊港荻洲皆無伏始連檣深入六月八日薄瓜洲城已空遂窺鎮江鎮江依北固山爲城以運河爲濠形勢險固非寶山比駐防副都統海齡到任未久牛鑑既失吳淞口本應馳守鎮江會參贊齊慎提督劉允孝之兵且節制副都統嬰城固守夷

船或不能越鎮江而徑犯江甯上之可以徐籌火攻次之即與夷講款亦不致無求不遂乃牛鑑從丹陽句容直走江甯鎮江繁富十萬戶海齡禁民間遷徙先以城險兵單上章求助又請圖山以下攔紮木簾惜皆未遂其志迨番舶至海齡親冒矢石率兵堵禦城中僅駐防兵千餘與綠營兵六百寥落如晨星始則城外軍擊其西北岸之賊相持二三日賊遂佯攻北門而潛師由西南梯城入城上兵僅斫其數賊賊已蟻附上先焚滿營海齡死戰良久力竭回署躍入

防海紀略

卷下

其

烈火而死鎮江陷擄掠焚殺慘甚甯波寶山夷酋璞鼎查即欲出江前赴天津而馬禮遜尼之遂不果是時夷船八十餘艘礮聲震江岸自瓜洲至儀徵之鹽艘估舶焚燒一空火光百餘里揚州鹽商許銀五十萬免禍六月二十八日遂偪江甯東南大震 朝廷屢念漕運咽喉與沿海流難之民勅耆英便宜從事時英酋已奉國王諭至但得他省通商不必更索兵餉其鴉片煙亦不再至故夷帥三月即退甯波其在乍浦偽示亦有前往天津求和遵國所諭辦理之

言至是伊里布遣張喜等至夷船夷酋言一索洋銀二千一百萬元分三年交付一索香港為市埠並往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貿易一夷官欲與中國官員敵禮其餘與上年同張喜言煙價兵餉廣東已給過六百萬今索更奢埠太多若之何馬禮遜言 夷官之通漢語者 此我國所索之價豈即中國所還之價耶此次通商為主並不志在銀錢但得一二港口貿易其兵餉煙價中國酌裁可也而諸大吏不速覆仍遣張喜往返傳語越二日張喜還則夷酋聞有增調

防海紀略

卷下

九

壽春兵之信謂我借款緩敵如今日不議定者詰朝交兵其意蓋欲款局速成非望所求盡允而諸帥已膽裂即夜覆書一切惟命其禁約鴉片章程一語不及夷喜出望外諸帥會奏言夷設礮鍾山之頂全城命在呼吸蓋仿襲粵省失四方礮臺之說其實絕無其事惟神策門外有三段泥礮距鍾山十餘里並不臨城夷兵退後假礮始為兩段且鍾山距夷船數十里又頂極峻峭大礮無路可上即有礮亦冒空而過若安於鍾山之麓則滿漢兵數萬銃礮林立豈有坐

視敵兵扛大礮往據咽喉不一轟截之理夷兵豈有
舍離巢穴自投絕地之理且奏稱昔 純皇帝

征緬無功棄關外五千里尤以鑿空無稽之談誣

祖德駭聽聞雲南銅壁關有額曰天朝中原地盡

於此試披康熙銅板地圖曾有銅壁關外五千里地

失於乾隆者乎夷又言講款文書中國需用 御

寶彼國亦遣火輪歸國王用印夷船惟退出口其

舟山及鼓浪嶼香港之夷兵必俟三年銀數交竣方

可撤還七月初九日議款成者英伊里布牛鑑及江

防海紀略

卷下

三

甯布政使黃恩彤親赴夷酋璞鼎查之舟越二日璞

鼎查馬禮遜等亦入城會於正覺寺連日分提上下

江藩庫揚州運庫銀數百萬如數餽之八月杪夷艘

將出江諸帥復餞於正覺寺九月初夷艘盡回定海

詔以不守江口逮總督牛鑑治罪以耆英代之

而伊里布以 欽差大臣由浙至粵議互市章程禡

逮領兵之奕山奕經文蔚余步雲交刑部治罪惟余

步雲於冬伏法其沿海失守城池之道府州縣及領

兵將官失事者以次懲處分別豁免沿海被寇州縣

錢糧而是冬又有索臺灣俘夷之事又有廓爾喀佛

蘭西彌利堅各國違言之事又有廣東義兵焚夷館

之事臺灣俘夷者二十一年八月及次年二月夷船

兩窺臺灣一在淡水港遭風觸石一在大安港為漁

舟誘引攔淺皆為沿海兵勇圍攻獲三桅火舟二杉

板舟二沈溺擊斬無算並生擒白夷二十四黑夷百

有六十五礮二十門刀銃器械並甯波鎮海營中官

物蓋攻浙之賊回窺閩洋者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

瑩先後奏聞二十二年二月夷以十九艘自粵至臺

防海紀略

卷下

三

圖報復結海盜數十艇導入港犯樹芥湖兵勇破其

舟夷不敢入遙轟大礮而去又數購奸人入臺煽亂

皆被擒斬一方屹然夷船不敢再犯屢 詔優獎是

秋江甯議款約所獲兵民彼此交還而臺灣黑夷百

六十五人已於五月奉 旨斬決惟以白夷還

之夷酋璞鼎查遂許臺灣鎮道妄殺其遭風難夷時

江蘇主款官吏方忌臺灣功而福建廈門失守亦相

形見絀流言四起耆英遂據閩人故總督蘇廷鈺提

督李廷鈺二人家信劾臺灣鎮道冒功 勅福建

總督怡良查奏怡良至臺灣查原奏則皆據廳營及上民稟報之詞無功可冒而怡良必欲鎮道引誣以謝夷酋遂劾奏褫逮至京臺灣兵洶洶鼓噪達洪阿姚瑩諭解之士民環訴籲留怡良皆斥不許時黃恩彤已移廣東布政使尙作書數十封徧致朝士極言臺灣邊釁且力囑刑部司員周內姚瑩達洪阿之罪以自文其附款媚夷之耻然朝士皆不直之上亦鑒二人枉不深罪達洪阿姚瑩卽起用云廓爾喀在西藏西南與英夷所屬之東印度孟阿臘接壤世

防海紀略

卷下

三

仇二十年秋聞英夷入寇卽稟駐藏大臣言小國與底望所屬之地相連每受其侮今聞底里與京屬構兵京屬屢勝小國願率所部往攻底里所屬以助天討此粵事第四轉機時廷臣未知其所謂底里者卽英吉利所謂屬地者卽孟阿臘所謂京屬者卽中國之廣東顧答以蠻觸相爭天朝從不過問於是廓夷罷攻印度而英夷入寇之兵無內顧憂及是秋款議成英夷歸印度者以此大驕廓爾喀則反唇於駐藏大臣詞甚諄嫚駐藏大臣惟羈縻之而已佛

蘭西彌利堅者皆西洋強國與英夷同市廣東且世仇英夷而恭順中國上年英夷入犯並阻遏諸國不許交易諸國皆憾之言英夷若不早回國亦必各調兵船來粵與之講理林則徐兩次奏聞俄林則徐罷琦善一意主和前議遂中止及去年琦善褫逮甫數日彌利堅夷目卽出調停故有但請通商不索一切之請乃廣東諸帥夜攻夷館乃誤殺彌利堅數夷於是彌利堅不復肯出力而佛蘭西夷官於英夷再次敗盟之後屢在粵願助造兵船是冬來兵船二兵帥

防海紀略

卷下

三

一言有機事願面見將軍從有能漢語之二僧請勿用通事將軍奕山及總督祁墳與再會於城外屏左右密言英夷阻隔諸國貿易故國王遣兵船前來保護並命從中解散請赴江浙代款必能折服英夷不致無厭之求倘英夷不從亦可藉口與之交兵此粵事第五轉機乃奕山始則拒不肯奏及良久奏聞又言夷情叵測難保其非陰助英夷代探我虛實佛蘭西自正月至五月俟命半載及六月始駛赴吳淞口則英夷已深入長江佛蘭西請我舟導之入口我上

海官夷反難之往返申請稽時及佛蘭西易舟入江則款議已成數日盡飽谿壑佛蘭西聞之頓足而返是冬回至廣東議互市英夷欲各國夷商就彼掛號始輸稅佛蘭西彌利堅皆憤言我非英夷屬國且從未猾夏馮陵何反厚彼而疎我二十三年春伊里布卒於粵 詔者英往接辦於是許各國皆如英夷之例不用洋商任往各海口與官吏平行英夷反以此德色於諸夷矣廣東義民者即困夷於三元里者也講款後奉 旨許廣州貿易而粵民拒之是冬

防海紀略

卷下

五

聚眾數萬殺白夷數千於市焚其夷館掠其貨又殺夷官夷兵於澳門海中督撫再三諭散之時璞酋兵船到廣東竟不敢報復而番禺紳士潘仕成獨奮然捐資延佛蘭西夷官王雷士於家造洋艘洋礮又造水雷能於水中轟破船底先後奏聞進呈演試如法 詔廣東戰艦一切交其承辦毋令官吏經手以杜侵蝕故夷寇之役中國非無外援也非無內助也無人調度之則歐屬夷以資敵國且化勅民爲奸民甚且誣義民爲頑民邇者沿海通商鴉片益甚於前

其據定海及鼓浪嶼之夷且脅官吏數遁逃封豕橫門戶綢繆無桑土未知所底止

論曰夷寇之役首尾三載糜帑七千萬中外朋議非戰即款非款即戰從未有專議守者何哉且其戰也不戰於可戰之日而偏戰於必不可戰之日其款也不款於可款之時而專款於必不可款之時其守也不守於可守之地而守於必不可守之地琦善不議守而專款是浪款也奕山不議守而即戰是浪戰也顏伯燾裕謙牛鑑不擇地而守是失守也誠能擇

防海紀略

卷下

五

地利守內河堅垣壘練精卒備火攻設奇伏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能以守爲戰以守爲款以守爲款則不特我兵可用即佛蘭西彌利堅皆可用即廓爾喀亦爲我用以外夷攻外夷也豈特義民可用即秀民亦可用以漢奸攻逆夷也以守爲款則我無警於彼彼有求於我力持鴉片之禁關其口奪其氣聽各國不得貿易之夷居間調停皆將曲彼而直我怒彼而暱我匪特煙價可不給而鴉片煙亦可永禁其不來更可出省犒夷之數千百萬金爲購洋礮洋

礮練水戰火攻之用盡轉外夷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富國強兵不在一舉平時乎時乎失之可惜

防海紀略

卷下

庚

防海紀略卷下終

津事述略

同治庚午天津百姓共殺法國領事一案因前月內獲有迷拐幼孩之犯口供牽涉教堂土民疑謀僉云法國教民將幼孩迷拐入堂剗眼剖心作點銀和藥之用會五月念三日教堂傳教聚觀擁擠傳言大眾迴避彼此言語互相誚讓勢且洶洶法國領事官豐大業報知通商大臣崇厚崇遣人馳往解散民素不聽崇之尊夷不之聽也領事尤輕崇即親赴崇署責崇寬縱憤急而橫向崇開放洋鎗以恫嚇之崇避入

防海紀略

卷下

辛

內時民益聚益眾益怒益譁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均出城彈壓眾稍斂劉至東關浮橋適與豐值豐突以洋鎗擊劉傷劉從騎萬皆齊裂萬口齊騰謂領事無狀若斯盍共殛之潮湧全集白挺如雨領事登時倒斃眾遂乘勢焚燬教堂數處并折三岔河口洋樓殺死洋人男婦數名於教堂地室內起出幼孩一百數十名並言掘出眼睛若干府縣即出諭禁止暮乃稍定時直隸總督為曾文正公國藩而京師總理衙門得信後婉言於法國公使羅叔亞囑令保全

和局勿調兵船來津許殺天津起衅之百姓許懲辦天津不力保教堂之官員失者照償燬者照建羅固狡黠稱此事不能專主須請命於其君總署益疑懼不知所爲重與計畫羅仍猶豫無成說也五月念六日 上諭曾國藩現在病假之中能否往津查辦務使中外安謐無致釀成事端云 曾以旬內扶病往津覆奏并答崇信有某向來以誠待人與人共事福則同享禍則同受此事總與閣下和衷共濟之語曾公未行之先遴委道員博多宏武陳重往津查訪

防海紀略 卷下

三

有候補道蔣春元等言公現在病假期內暫可不出養其威望待稍定再行亦可曾公恐事久靡盬銳意過征有鄧舍人賡元在會幕府爲言往津應稍設兵衛引古者諸侯相見兵衛不撤之意乃接總署屢信極言保全和局萬勿帶有兵勇使彼生疑遂僅從文武員弁數十人於六月初十日抵津其所獲地室幼孩經博陳兩道員審訊多係教民所送其來歷欠分明者不過數人津民又赴會行轅稟稱教民迷拐剝剖確確可証聯名至數十人之多迨委馬知府繩武

等詰問責令具結承認則均不敢承官以是知民愚且怯特因謠言煽惑領事重激怒之故憤迫而爲此耳乃總署猶恐和局中裂令羅來津與曾公過於通商署中而崇自曾公駐節後朝夕詣會行轅刺刺不休曾以崇久習洋務推心待之時有英國公使威安瑪亦來津聲言助和迨羅叔亞自都中來崇日以羅言述於曾盛稱佛蘭西國大兵多並云羅欲殺天津府縣密令張光藻劉傑速自逃避復謂羅使所言必須一一依允方於和局無礙曾公將信將疑復數日又向曾言羅使深惡

防海紀略 卷下

三

內地人民誣其教民迷拐幼孩剝眼剖心諸語必爲奏明昭雪力辨其誣并請 旨飭下直省督撫傳令通知則和局便有把握曾惑於崇會奏言剝眼剖心野番所不爲況英法各國乎且天主堂之設以仁慈爲名何至有迷拐剝剖諸事幸附片中又言天津百姓亦非好殺樂禍而百姓見教堂中事可疑者有五等語前奏一出京內外皆議譏如而五可疑之奏經內刪去未見發鈔故怨聲尤訇作崇猶以羅使之意未慊也來言羅使欲得張光藻劉傑而甘心焉且

又欲殺陳總兵國瑞陳國瑞士民稱為陳大帥前焚燬教堂之日崇遣人拆浮橋以阻民值陳過橋禁不許拆民咸樂陳之相助故亦為崇所憾也謂不將此三人交出則法戎明日午時開礮勒兵入城蓋羅叔亞深知曾公左右並無兵衛隨以文照會云奉其國主之令倘有中外交涉事理不合即聽該國總兵官便宜行事崇又乘言法兵如何強盛船礮如何堅利曾公稍稍卻之乃漫應曰彼以我為無備而畏死乎吾已密調隊伍若干糧餉若干我兵久經行陣不憚

防海紀略

卷下

三

戰也我年逾花甲不懼死也崇聞之嘿然而退曾公甫知羅叔亞要求罔廢不復疑崇厚之言於六月念三日奏言臣欲保全和局凡法國使臣所請苟可依從臣皆應允但恐其情無贖臣即百請百從彼終有使我必不可依之處據臣愚見彼動以兵船恐喝現有淮軍萬人駐防張秋一軍擬調至靜海一帶以壯聲威大沽北塘兩海口礮臺擬派人防守以杜窺伺大意言能戰能守而後能和也駐守張秋一軍統之者為記名按察使劉盛藻丁壽昌士眾磨厲以須而

丁方攝天津道業已親探海口形勢儘資防守之故念六日奉 上諭天津教民滋擾一事曾國藩務必據理直爭毋得隨請隨依張秋一軍宜即調至靜海大沽北塘礮臺宜即派人防守云 前此日受挾制而總署專主和議人心莫定士氣莫伸無不悲憤填胸迨此諭聞而人心大定矣相國倭文端公屢接曾公手書深知津務崖末以天津守令解交刑部恐二臣入於冤獄抗疏論之而士氣又大伸矣曾公幕中有廣東陳主事蘭彬者諳習洋人情事數言法國

防海紀略

卷下

三

巡海兵船不過二十號到津者祇四五號計壯兵不上二千外有駐防越南兵三千人一時難以調離其本國之兵去中國尤遠即能調至須待明年且法國為布魯所敗自守不遑何能與我構釁又陝督左公宗棠覆總署信言有法國人德克碑在陝適遣外洋購礮德言彼國祇重通商不重行教此次激怒我民曲在領事或可寓書德克碑轉白其國主告以彼曲我直之故左陳二公言既確鑿有據維時臣庶一心盡願如 上諭所云據理直爭不獨此案易了并

以後傳教與否亦可由我主持矣而總署先後來信
屬重和局良以中外大勢關繫匪輕息事安民相忍
爲國故諳諳言之而不厭其詳也而崇厚知曾公意
見相歧會來見曾公值公中暑微嘔遂奏言天津
事將決裂恐曾國藩病軀終難料理此事請速
簡重臣來津會辦京城陡聞此信人心驚疑得
旨派尙書毛昶熙自兵部出伯相李鴻章自陝西而
東巡撫丁日昌自蘇州而北會辦於津三公者於七
月內接踵而至曾公固無恙也於是會議定和戮天

防海紀略

卷下

三

津爲首滋事之民馮癩子等十六名仍各給銀恤其
家坐天津府縣以逃匿之罪發黑龍江充當苦差教
堂洋樓許爲脩造所殺領事及英法各國人償以殯
葬銀兩曾公隨即入都九月念六日初次召見
太后問曰天津正究會已正法否對曰尙未行
刑 曰當於何日行刑對曰臣到京時接李鴻章信
言於念五日行刑 曰天津百姓尙刁難好事否對
曰天津百姓近已安謐不好事 曰府縣逃匿是何
意思對曰府縣初撤任時未定罪名是以放心出門

至部議定後以信告知卽由順德密雲次第到津非
有意逃遁也 曰洋人固然可慮教堂總是多事對
曰洋人甚是可慮臣前番具疏詳敘一切近來各處
滋事皆是教堂教民欺不受教的百姓教士庇護教
民教堂縱容教士官府不能箝制此後更換和約須
將傳教一條嚴議章程方好 云 十月中旬曾公請
訓出都移督兩江李授直督時適毛尙書奏裁通商
大臣并歸直隸總督以一事權部議總督兼辦通商
定以半年駐津封河候仍回保定省署新設津海關

防海紀略

卷下

三

道一缺專辦夷務移調遵化練軍易名通永駐鎮北
塘創脩礮臺大沽南北岸礮臺重新脩造添置後膛
等礮四致周密新城地面由盛軍建築城濠三岔河
口圍築營壘兩處均安礮位大沽北塘海口分駐鐵
甲輪船演習水雷操練水戰防務嚴肅此皆李爵相
蒞任後布置壹是也附錄倭丁二公奏疏於后

倭文端公仁奏疏

為叩懇 天恩矜全良吏以固正氣而培國脉事

竊我 朝仁厚開基力矯前朝薄待臣民之意數

百年來雖百姓犯罪必再三審訊惟恐情罪失當寬

一無辜至於臣下有罪尤必力守 祖宗成憲

一秉至公曾無有曲法以誤加重者若遇良臣循吏

偶然過失則為之曲全此我 朝正氣所以長存

國脉所以永久也竊聞天津知府張光藻仕直多年

循聲素著曾國藩曾經保奏在案近因教民滋事先

防海紀略 卷下 三

被崇厚奏參與知縣劉傑俱以辦理不善奉 旨

交部議處先已降級留任矣後因法國誣其指使曾

國藩誤聽崇厚之言奏參革職交部治罪意在消事

委蛇曲全和好中外公論羣起而非之曾國藩深自

悔恨致書總理衙門有內慙神明外愧清議聚九州

鐵不能鑄此錯之語力持正論請其代求曲全旋經

奉 旨著直隸臬司改解天津質訊所具親供送

部核議 命下之日不特曾國藩感戴 恩施

凡中外臣民無不仰 聖主之神明矜全小臣正

所以保全國體繼而曾國藩會同毛昶熙丁日昌成

林等取具親供奏交部議忽奉 上諭解交刑部

中外人心皇皇深恐二臣入於冤獄 臣深知我

列祖列宗開國以來未嘗有枉罪臣子之事況天

津一案公論昭彰守令之辦理不善勢必處於無可

如何並非指使張守賢聲素著皆久在我 皇

太后 皇上洞鑒之中往者林則徐姚瑩達洪阿

之獄事情重大十倍於茲我 宣宗成皇帝曾

為息事安民稍施薄譴旋以民望所歸復職大用我

防海紀略 卷下 三

文宗顯皇帝登極殊諭猶欲忠臣盡忠宣力

深責當時宰相不能扶持故至今天下猶莫不仰嘆

列聖之明如日月恩同覆載今我 皇

太后 皇上亦曾欲息事安民亦斷無不思

祖制罔顧憲章之理況曾國藩為我 朝重臣

始參守令係誤聽崇厚之言後蒙舉世清議中心自

疚不可為人屢次亟商總署深自引咎竟不推過於

人惟乞 恩免解我 皇上之待大臣有禮豈

有因其一時誤聽人言而忍其終身之大恥而使天

下猶寬令曾國藩不可為人即國家亦將恥不可為國也且自古朝有忠臣仇敵所忌善謀國者斷不肯喪國家忠臣之氣以遂仇敵伎害之心漢殺鼂錯以悅吳楚究不能止吳楚之叛而徒貽景帝以刻薄之名宋殺岳飛以悅金究不能禁金人之欺而徒貽高宗以忘仇之罪我 皇上自必上法 祖宗豈肯襲漢宋之誤今日重罪守令以謝夷人將來此端一開何以立國惟有仰懇 天恩交部核議在守令自當為國家受過在議臣自當執法不移而在

防海紀略

卷下

奏

皇上自當施格外之仁以存正氣而培國脉於一時權宜之中仍為百世不拔之計伏乞

聖鑒

摘抄丁雨生中丞密摺

禦今日之外侮而仍欲以昔日之兵器者何以異此沿海之機局厥甫經開辦旋請停止者屢矣異議者豈真欲敵國之日強中國之日弱哉不過古人所載以矛刺盾之議橫巨胸中而且目未覩鐵船炸礮之利身未受鐵船炸礮之害故鯁鯁慮夷之變夏欲挺然以一身當其衝擬此後凡有指陳練兵簡器造船之失者即令親往沿海各廠各船考究閱歷外國之兵與器果否勝於中土之兵與器即將來購船製器

防海紀略

卷下

奏

當必有疑為耗費過大者亦可令指陳之員親往查核果其有弊自可愈加釐剔若其無弊疑者當可釋然其購物價錢以及一切雜用尤必每月刊布月報以昭核實古今來無論大如邱山細如毫毛之事內愈秘則外愈疑又何必不洞開城府使局中局外皆可共見共聞天津一案 臣屢請和不可恃防必須固萬一決裂或由上海或由胥江以持其後又自請嚴議為津郡官民少贖愆咎奏牘具在可援案也而論者痛詆在津辦事諸臣陷害循吏貽誤大局若使當

時局外得見臣與曾國藩等密陳各疏或亦可稍釋
 譏謗此曾國藩之所以歎息痛恨長逝而不瞑目者
 也故臣謂欲局中局外一力一心為持久之計則莫
 如將所辦各事使之目擊心曉了然於中如慮洩漏
 密情亦可稍合異議各員親到局中詳閱原委妥籌
 熟計然後辦事者有立足之地而定見可堅持矣且
 今日之人才不患持議之異同而患委靡之日甚宋
 臣蘇軾所謂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事安得有殉
 義死節之臣若局外而能堅持異議雖未必言能中
 防海紀略 卷下 彙

跋
 林文忠公一代偉人獨犯天下之大難惜當時無相
 與宏濟於艱之人以致功敗垂成未竟其志 文正
 公之調停津事孤詣苦心初尙不理人口而 文端
 昭雪之於前津民感戴之於後析津祠聯謂蓋臣心
 事到今知良有以也夫事前而談節義則人人皆忠
 臣事後而論是非則人人皆智士余深疾夫昧局中
 之艱苦妄以虛僞無據之詞為局外之訾議也二公
 之經緯功業非後生小子所克望其萬一其在詩曰
 防海紀略 卷下 彙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斯編之
 成比物此志也已

鴉片事畧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夏
五月刊于海甯州署

鴉片事畧 卷上

鴉片事畧卷上

江甯李圭小池

鴉片為中國漏卮為百姓鴆毒固盡人知之而其於國計民生之害行之本末禁令弛張之互用與夫英人以售鴉片而與戎乞撫又以惡鴉片而設會勸禁三百年來之事則未必盡人知之用就見聞所及或采自他書或錄諸郵報薈萃成此附以外國往來文牘曰鴉片事畧攷亞細亞洲西人分地球為五洲亞細亞五洲之一南境有國曰印度漢書所謂身毒又稱天竺者也廣袤四千餘里東界緬甸西界阿富汗俾路芝南際大海北迄蔥嶺

鴉片事畧

卷上

東北界廓爾喀哲孟雄一名西金一稱錫金布魯克巴諸部落密邇三

藏國區為五地形入海之處為南印度温都士坦古稱中印

度其厄納特為四方適中之地孟加刺音近邦格拉明史為稱榜葛刺音頗近

東印度其會城曰加爾格達西印度跨恆河與阿富汗俾路

芝接壤克什米耳為北印度即古之罽賓國西北距英吉利

水程約二萬里東南距粵省不及萬里 國朝見據於英吉

利英設總督英制印度總督位最尊權最大駐焉印度屬英本末譯附

印度幅員居中國三之二在昔其國物產之備文字之盛

製造之精中國而外無與比倫國內部落各為君長明中

葉有部長名巴白者霸於諸部自立為帝號其朝曰泰麥
萬曆間有英京倫敦商賈數人合資創貿易公司於印度
以通商東土曰印度公司英君給以憑照準在東土通商
不許他商繼迹初僅於印度濱海數處購地造屋若郵落
然不數年貿易日盛嗣因印人時與構難英君又準其在
印用兵自衛於是購兵船舉官長練兵丁築砲臺規模漸
擴時印度泰麥朝猶盛無可乘之隙而英人亦尙安分也
其後國勢漸衰部落相繼作亂英公司自衛之兵因此而
增其在印度之荷蘭國人法蘭西國人亦皆以兵自衛諸

鴉片事畧

卷上

二

部長相爭多求助於西人西人立功恆索地以酬最著者
英人也闢地故曰大乾隆間泰麥之君為英人所攻不敵
出走繼將辨嘉霸夏亞利撒諸地永屬於公司公司且與
之立約每年取銀八百萬兩泰麥幾不國英竟以一貿易
公司稱霸印度時英君雖不自兼其國而慮公司尾大亦
遣大臣駐其地以箝制之又調軍士數隊戍焉俸餉仰給
於公司又命於倫敦設署為印度公司總署凡事由署議
定然後傳令於印度自是公司之權年大一年其地失
睦與之戰有不降服者或索地或與盟使類於屬國咸豐

七年公司所屬兵已二十有六萬人年中度支需銀九千
五百萬兩是年土人作亂與英人構難欲盡逐英人英人
之居內地者多遭駢戮曩得境土岌岌可危英人併力死
戰經年卒使其歸服然公司之權亦由是而日替蓋平是
亂英君力也事後英君下令其地不再屬於公司而為英
之藩屬公司原設之員亦皆隸於國君英君遂兼有印度
稱印度皇帝焉夫此公司也基於貿易之事卒以二萬里
外之大國獻之雖曰人事豈非天哉

鴉片事畧

卷上

三

鴉片音近阿冰今所謂洋藥也泰西人紀載之書罌粟初產埃及
國周威烈王時希臘人以其汁取入藥品食之能安神止痛
多眠忘憂隋唐之世阿刺伯人自立為天方國重希人醫學
希人名罌粟汁曰阿扁阿人遂變扁音為芙蓉波斯人又變
音為片故有阿芙蓉阿片之名明人醫學入門云鴉片一名
阿芙蓉始見鴉片二字蓋自印度南洋展轉傳至中國復變
阿音為鴉也成化時中國得其取汁之法嘉靖初其法益精
泰西化學家謂鴉片內有一質曰醉質食之令人多眠蓋醉
去也漸久慣受醉質則成癮既得癮過時不食全體廢弛食

則復初而精神日耗死則隨之阿刺伯既廣種植土耳其基波斯諸國效之歐羅巴洲亦地球五洲之一各國亦種此印度種最後

其種有二十五而堪用者甚少產土耳其波斯多白花白子產印度者兩種一亦白花白子一紅花黑子平原所植俱白

花出喜馬拉山亞細亞洲境最高之山俱紅花法國人以其子榨油香

美頗好之英人亦用其漿為藥材印人則取乾塊為餅嚼食

款客南洋諸島有生食者俾路芝以西各部酋皆酷嗜之亦

生食也明末蘇門答臘在南洋新加坡之西人變生食為吸食其法先

取漿蒸熟濾去渣滓復煮和菸草葉為丸置竹管就火吸食

鴉片事畧

卷上

四

回教嚴酒禁而酷嗜鴉片近二十年美國因旅居華人吸食者眾亦有習食成癮者印人亦多習食毒物蔓延遂及天下而中國受禍為獨鉅歐洲近今不種阿刺伯土耳其諸國俗尚因循故所產不加多而印度得英人督率榨漿搏塊以機器代人力逐年增一年其來中國者名有四產邁爾窪部而山孟買一作孟米出海口者曰白皮乃印度官中自種箱百六七十枚至二百枚重百斤今所謂小土即小洋藥也產孟加刺部之派託拏者曰公班賓乃斯者曰刺班一曰姑派託拏乃斯皆地名按洋文地圖譯音乃英吉利官中所種箱四十枚重百二十斤

則皆由加爾格達城出海口今所謂大土即大洋藥也其他

波斯所產曰新山又曰紅肉土耳其基所產曰金花亦俱為小

土也英人初有印地歲徵其稅後見流入中國吸食漸眾銷

路日暢於是印度人之操其業者莫不爭種印酋英官見獲

利之鉅也咸命官經理其事不許民間私種英於孟買加爾

格達兩海口設關權稅箱納英金六十磅其時磅核銀前明

萬曆十七年定阿片每十斤稅銀二錢是為中國徵稅之始

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弛南洋鴉片列入藥材每斤徵稅銀三

分其時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成膏鑲

鴉片事畧

卷上

五

竹為管就燈吸食其煙不數年流行各省甚至開館賣煙雍正中定興販鴉片煙者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戶地保鄰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計贓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並不行監察之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尚未及吸食者罪名乾隆二十年稅則仍載鴉片一斤估價五錢似徵稅如故也嘉慶十五年三月京師廣甯門盤獲楊姓身藏鴉片六盒請交刑部審辦得旨鴉片煙性最

酷烈食此者能驟長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賊身命大為風俗人心之害本干例禁該犯楊姓膽敢攜帶進城實屬藐法著卽交刑部嚴審辦理惟此項鴉片近聞購食者頗多奸商牟利販賣接踵而來崇文門專管稅務僅於所屬口岸地方稽察恐尙未能周到仍著步軍統領五城御史於各門禁嚴密訪查一有緝獲卽當按律懲治並將其煙物毀棄至閩粵出產之地並著該督撫關差查禁斷其來源毋得視為具文任其偷漏二十年三月 諭粵督蔣攸銛等奏酌定查禁鴉片煙章程請於西洋貨船到澳門時先行查驗並明立鴉片事畧

卷上

六

賞罰使地方知所懲勸等語鴉片煙一項流毒甚熾多由夷船夾帶而來嗣後西洋貨船到澳門時自應按船查驗杜絕來源至粵省行銷鴉片煙積弊已久地方官皆有失察處分恐伊等瞻顧因循查拏不力嗣後有拏獲鴉片煙之案除查明地方委員等有得規故縱情事應嚴參辦理外其僅止失察者概行寬免處分至所請獲與販煙斤自二百斤至五千斤以上分別紀錄加級及送部引見並軍民人等拏獲獎賞以及誣良治罪之處俱著照該督等所請行自是入口者率暗中偷運價值益增洋船初尙泊於澳門繼且移之黃埔皆

於貨物交易時夾帶私售道光元年查出葉恆澍夾帶鴉片之案奉 旨重申前禁凡洋船至粵先令行商出具所進黃埔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準開艙驗貨其行商容隱事後查出加等治罪開館者議絞販賣者充軍吸食者杖徒白此鴉片躉船盡徙於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達凡閩浙天津之泛海者就地交易銷數之暢如故何則科條加重販者吸者罪皆不及於死而有癮者頃刻無煙卽有性命之憂是以甘心觸犯購求愈切奸販乘其所急得以居奇胥役包庇關津賣放皆由此起逮躉船移零丁洋後而鴉片愈矜貴價值愈擡高鴉片事畧

卷上

七

癸二年二月御史黃中模奏請嚴禁海洋偷漏銀兩一摺諭廣東督撫洋商與外夷句通販賣鴉片煙重為風俗之害皆由海關利其重稅隱忍不發以致流傳甚廣著該督撫密訪海關監督有無收受黑煙重稅據實奏聞並通飭各省關隘一體嚴密查拏兩廣總督阮元奉 廷旨密查奏請暫事羈縻徐圖禁絕三年八月定失察鴉片煙條例鴉片煙一項流毒甚熾總由地方官查拏不力所致向來地方官止有嚴參賄縱之例並無議處失察之條且止查禁海口洋船而於民間私熬鴉片未經議及條例尙未周備嗣後如有洋船夾

帶鴉片煙進口並奸民私種罌粟煎熬煙膏開設煙館文職
地方官及巡查委員如能自行拏獲究辦免其議處其有得
規故縱者仍照舊例革職若止係失於覺察按其鴉片多寡
一百斤以上者該管大員罰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級
畱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級調用武職失察處分亦照文職
畫一辦理其文武官拏獲煙斤議敘均著照舊例行惜其時
獲船已改泊急水門金星門等處句結內地奸民往來傳送
於是鴉片之來每年驟增至數萬箱洋商易貨無多輒載銀
出洋回國內地銀荒日甚 朝廷憂之十年六月定查禁內

鴉片事畧

卷上

八

地行銷鴉片章程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上言近日鴉
片之禁愈嚴而食者愈多幾徧天下蓋法令者胥役棍徒之
所藉以爲利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臣
愚以爲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驚利且逞其鬼蜮伎倆則法令
亦有時而窮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
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無
耗滅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早爲之計閉
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制照藥材納稅但祇準以貨
易貨不得用銀購買應將紋銀番洋一體嚴禁偷漏又官員

士子兵丁不得漫無區別犯者應請立加斥革免其罪名該
管上司及統轄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似此變通
辦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 國計奉 旨交疆臣會議時九
卿臺諫多不爲然給事中許球論弛鴉片之禁既不禁其售
賣又豈能禁人吸食若止禁官與兵而官與兵皆從士民中
出又何以預爲之地況明知毒人之物而聽其流行復徵其
稅課堂堂 天朝無此政體臣愚以爲與其紛更法制盡撤
藩籬曷若謹守舊章嚴行整頓自古制夷之法詳內而畧外
先治己而後治人必先嚴定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

鴉片事畧

卷上

九

之行商包買之窰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拏盡
法懲治而後內地庶可肅清若坐地夷人先擇其分住各洋
行著名奸猾者查拏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
洋金星門之躉船盡行回國並令寄信該國王鴉片流毒內
地戕害民生 天朝已將內地販賣奸民從重究治所有坐
地各夷人念係外洋不忍加誅如鴉片躉船不致再入中國
卽行寬釋仍準照常互市倘仍前私販潛來句誘定將坐地
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氣壯該夷人不敢存輕
視之心庶無所施其伎倆得 旨鴉片煙來自外洋流毒內

地例禁綦嚴近日言者不一或請量爲變通或請仍嚴例禁
必須體察情形通盤籌畫行之久遠無弊方爲妥善著鄧廷
積等將摺內所奏如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密口
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丁嚴密查拏各情節悉心妥議力塞
弊源據實具奏是時鴉片弛禁之議已不行疆臣奏覆率請
嚴定販賣吸食罪名十八年閏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
將鴉片從嚴懲辦以塞漏卮其疏畧曰考諸 純帝之世籌
邊之需幾何 巡幸之費幾何修造之用又幾何而上下充
盈號稱極富至嘉慶以來猶徵豐裕士大夫之家以及巨商
鴉片事畧 卷上 十

大賈奢靡成習較之目前不啻霄壤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
愈嗇邪竊見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
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也蓋自鴉片流入中國我
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有害也故告誡諄諄例有明禁然當
時臣工亦不料其流毒至於此極假早知其若此必有嚴刑
重法過於將萌查例載凡洋船到廣必先取具洋商保結保
其必無夾帶鴉片然後準其入口其時雖有保結視爲具文
夾帶斷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
不過緇袴子弟習爲浮靡尙知斂戢嗣後上自官府縉紳下

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爲市
日中盛京等處爲我 朝根本重地近亦漸染成風外洋來
煙漸多另有躉船載煙不進虎門海口停泊於洋中之老萬
山大嶼山等處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
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
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
四年至今漏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
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
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
鴉片事畧 卷上 十一

知伊於胡底各省州縣地丁漕糧徵錢甚多及辦奏銷悉以
錢易銀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
商賣鹽俱係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之爭爲利藪今則視爲
畏途若再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
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在鴉片所以塞
之之法亦紛紛講求或謂嚴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固也無
如稽查員弁未必悉皆公正每歲計有數千餘萬兩之交易
分潤毫釐亦不下數百萬兩利之所在誰肯認真查辦偶有
所獲已屬寥寥況沿海萬餘里隨在皆可出入不能塞漏卮

者一也或曰禁止通商拔其貽害之本似也不知洋夷載入呢羽鐘表與所載出茶葉大黃湖絲通計交易不足千萬兩其中沾潤利息不過數百萬兩尙係以貨易貨較之鴉片之利不敵十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今雖割棄粵海關稅不准通商而煙船本不進口停泊大洋居爲奇貨內地食煙之人刻不可緩自有奸人搬運故難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不能塞漏卮者二也或曰查拏與販嚴治煙館雖不能清其源亦庶可遏其流不知自定例以來與販鴉片者發邊遠充軍開設煙館者照左道惑人引誘良家子弟例

鴉片事畧

卷上

七

罪至絞今天下興販者不知幾何開設煙館者不知幾何而各省辦此案者絕少蓋粵省總辦鴉片之人據該審口自廣東以至各省沿途關口聲勢聯絡各省販煙之人其資本重者審口沿途包送關津書吏容隱放行轉於往來客商藉查煙爲名恣意畱難勒索其各府州縣開設煙館者類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結富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聲勢於重門深巷之中聚眾吸食地方官之幕友家丁等半溺於此未有不庇其同好者不能塞漏卮者三也或又曰聽聞罌粟之禁聽內地熬煙庶可抵當外夷之所入漸久不致紋銀出洋殊不知

內地所熬之煙食之不能過癮不過興販之人用以攬和洋煙希圖重利此雖開種罌粟之禁不能塞漏卮者四也然則鴉片之害終不能禁乎實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無吸食者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請 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準給一年期限戒煙雖至大之癮未有不漸斷者倘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伊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止杖

鴉片事畧

卷上

七

一百徒三年然皆係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杖等該犯明知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甚於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惟皇上明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告訐必至波及無辜然吸食鴉片者是否有癮無癮到官熬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雖大怨深仇不能誣枉良善果係吸食者究亦無從掩飾故雖用刑並無流弊臣查余文良臺灣志云咬嚼肥本輕捷善鬪紅毛製造鴉片誘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國竟爲所據紅毛人有自食鴉片者其法集眾紅毛人環視繫

其人桿上以礮擊之入海故紅毛無敢食者今入中國之鴉片來自英吉利等國其法有自食鴉片者以死論故各國祇有造煙之人無一食煙之人臣又聞夷船到廣時由孟買經安南邊境初誘安南人食之安南覺其陰謀立即嚴禁凡有食鴉片者死不赦夫以外夷之人尚令行禁止況我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雖愚頑之沈溺既久自足以發贖振聾但天下大計非尋常所及願 聖明乾剛獨斷不必眾意皆合誠恐畏事之人未肯為國任怨明知非嚴刑不治託言吸食人多治之過驟則有決裂之患今寬限一年是緩圖也在

鴉片事畧

卷上

四

諭旨初降之時總以嚴切為要 皇上之旨嚴則奉法之吏肅奉法之吏肅則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內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藉 國法以保餘生未食者亦因戒煙以全身命此 皇上止辟之大權即好生之盛德也復請諭飭各省督撫嚴切曉諭廣傳戒煙藥方予限吸食並一面嚴飭各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定於一年後取具五家鄰佑互結仍有犯者準令舉發給與優獎倘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雜處往來客商去來無定鄰佑難於查察責成鋪

店如有容留食煙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現在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期吸食者以知法之人為犯法之事應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孫不準考試地方官於定例一年後如能實心任事拏獲多起者照獲盜例議敘以示鼓勵其地方官署內官親幕友及家丁仍有吸食被獲者除本犯治罪外該本管官嚴加議處各省滿漢營兵每伍取結照地方保甲辦理其管轄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衙門辦理庶幾軍民一體上下肅清無論窮鄉僻壤務必布告詳明使天下曉然於 皇上愛惜民財保全民命之至意如是則漏卮可塞銀

鴉片事畧

卷上

五

價不至再昂然後講求理財之方誠天下萬世臣民之福也得 旨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摺著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時湖廣總督林則徐奏最剴切疏曰查原奏內稱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等語臣伏思鴉片流毒於中國紋銀潛耗於外洋凡在臣工誰不切齒是以歷年條奏不啻發言盈庭而於吸食之人未有請用大辟者以 大清律例早有明條近復將不供與販姓名者由杖加徒已屬從重若逕坐死罪是與十

惡無所區別卽於五刑恐未協中一則以犯者太多有不可勝誅之勢若議刑過重則弄法滋奸恐訐告誣攀賄縱索詐之風因而愈熾所以論死之說私相擬議者未嘗乏人而毅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流毒至於已甚斷非常刑之所能防力挽頽風非嚴蔑濟茲蒙 諭旨飭議雖以臣之愚昧敢不竭慮籌維竊謂治獄者固宜準情罪以折其平而體 國者尤宜審時勢而權所重今鴉片貽害於內地非難於革癮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況行法在一年以後而議法在一年以前轉移之機正繫諸此惟是吸煙

鴉片事畧

卷上

六

之輩陷溺已深志氣無不昏惰今日安知來日當夫嚴刑初設雖亦魄悚魂驚而轉思期限尙寬姑俟臨時再斷至期迫而又不能驟斷則羅法者仍多故臣謂轉移之機卽在此一年之中必直省大小官員其矢一心極力挽回間不容髮期於必收成效永絕澆風而此法乃不爲贅設謹就臣管見所及擬具章程六條爲我 皇上敬陳之一煙具先宜收繳盡淨以絕饒根也查吸煙之竹桿謂之鎗其鎗頭裝煙點火之具又須細泥燒成名曰煙斗凡新鎗新斗皆不適口且難過癮必其素所習用之具有煙油積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寶之

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然尙可以他具代之惟鎗斗均難替代而斗比鎗尤不可離今須責成州縣盡力收繳鎗斗視其距海疆之遠近與夫地方之衝僻戶口之繁約民俗之華樸由各大吏酌期定數責以起獲示以勸懲除新鎗新斗聽該州縣自行毀碎不必核計外凡積油之鎗斗皆須包封黏貼印花彙冊送省該省大吏當堂公同啟封毀碎無論此具或由搜獲或由首繳或由收覓皆許核作州縣功過之斷數若地方繁庶而收繳寥寥者立予撤參如能格外多收亦當分別獎勵一此議定後各省應卽出示勸令自新仍將一年

鴉片事畧

卷上

七

之期劃分四限遞加罪名以免因循觀望也查重典之設原爲吸食起見果能人人斷吸亦又何求各省奉文之後應由大吏發給告示徧行剴切曉諭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箇月爲初限如吸煙之人於限內改悔斷絕赴官投首者請照習教人首明出教之例準予免罪然投首非空言也必將家藏器具幾副餘煙若干全行呈繳到官出具改悔自新毫無藏匿器具甘結加具族鄰保結立案報查如日後再犯或被告發或經訪聞拘訊得實加倍重辦其二三四限之內投首者雖不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減輕惟不投首者一經發覺

卽須加重蓋四時成歲三月成時氣候不爲不久果知畏法儘可改悔若仍悠忽遷延再三自誤揆以誅心之律已非徒杖所可蔽辜除初限以內拏獲者仍照原例辦理外其初限以外四限以內未首之犯拏獲審實似應按月遞加一等至軍爲止其中詳細條款並先後投首如何減等首後首犯如何懲辦之處均請 飭部核議施行似此由寬而嚴由輕而重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懼置之死地誠不足惜矣一開館興販以及製造煙具各罪名均應一體加重並分別勒限繳具自首以截其源也查開館本係死罪興販亦應遠戍近因

鴉片事畧

卷上

六

吸食者多互相包庇以致被獲者轉少今吸煙旣擬重刑若輩豈宜末減應請一體加重方昭平允但澆俗已深亦宜予以自新之路請自奉文之日始開館者勒限一月將煙具煙土全繳到官準將原罪量減如係拏獲照原例辦理地方官於一月內辦出者無論或繳或拏均免從前失察處分倘逾限拏獲犯照新例加重自獲之員減等議處其興販之徒路有遠近或於新例尙未聞知不能概限一月投首應請酌限三箇月內不拘行至何處準赴所在有司衙門繳煙免罪若逾限發覺亦應論死其繳到之煙土煙膏眼同在城文武加

用桐油立時燒化投灰江河匿者與犯同罪至製造煙具之人近日愈多如煙槍固多用竹亦間有削木爲之大抵皆煙袋鋪所製其鎗頭則裹以金銀銅錫鎗口亦飾以金玉角牙又聞閩粵間又有一種甘蔗鎗漆而飾之尤爲若輩所重其煙斗自廣東製者以洋磁爲上在內地製者以宜興爲寶恐其屢燒易裂也則亦包以金銀而發藍點翠各極其工恐其屢吸易塞也則又通以鐵條而矛戟錐刀不一其狀手藝之人喜其易售奇技淫巧競相傳習雖照例懲辦而製造如故應請概限奉文一月內將所製大小煙具全行繳官毀化免

鴉片事畧

卷上

七

罪並示諭煙袋作坊瓦器窰戶以及金銀銅錫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查如逾限不首及首後再製俱照新例重辦其裝成鎗斗可用吸食者卽應論死保甲知情不首與犯同罪一失察處分宜先嚴於所近也文武屬員有犯該管上司於奉文三箇月內查明舉發者均予免議逾限失察者分別議處其本署戚友家丁近在耳目之前斷無不知應勒限一箇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據實舉發卽是有心庇匿除本犯加重治罪外應將庇匿之員卽行革職本署書差有犯限三箇月內查明懲辦逾限失察者分別降調一地保牌頭

甲長本有稽查奸宄之責凡有煙土煙膏煙具均應著令查起也挾仇訐告之風固難保其必無但能起獲贓證即已有據且起一具便少一害雖初行之時亦恐難免滋擾然凡事不能全無一弊若果吸煙者懼其滋擾而皆決意斷絕不爲無裨至開館之房主及該地方保甲斷無不知之理若不舉發顯係包庇應與正犯同罪並將房屋入官一審斷之法宜預講也此議定後除簡僻州縣犯者本少即有一二無難隨時審辦外若海疆商賈碼頭及通衢繁會之區吸食者不可勝計告發既多地方有司日不暇給即終日承辦而片刻放

鴉片事畧

卷上

三

鬆則癮已過矣委人代看則弊已作矣是非問罪之難而定罪之難也要知吸食之虛實原不在審而在熬熬一人與熬數人數十人其工夫一也且專一人容或有弊多人同熬轉可無欺譬如省會地方擇一公所彙提被控拘拏之人委正印以上候補者一員往審足矣臨審時恐其夾帶過癮則必先將身上按名嚴搜即糕點亦須敲碎然後點入封門如考棚之坐號各離尺許不準往來問官亦止準帶一丁二役隨身伺候不許擅離自辰巳以至子丑祇須靜對不必問供而有癮之人情態已皆百出矣其審係虛誣者何員所審即令

何員出具切結倘日後別經發覺惟原審官是問以上六條理合繕摺具奏再有丸方兩種飲方兩種另單請頒行各省以資療治謹奏其戒煙方總論曰人之喉管有二食管以主飲食下達二腸氣管以主呼吸周通五臟氣管本屬清虛不受一粒半滴之物若物誤入其中即時咳逆必出之而後快而煙乃有氣無形之物故可吸入呼出往來於五臟雖其氣已去而其質仍留但人之所以得生者胥藉胃間所納穀氣循環於經絡以培養其精神今食煙之人其臟肺慣得煙氣以克穀氣故常人一日不食五穀則飢而憊食鴉片煙者視

鴉片事畧

卷上

三

五穀猶可緩但對時不吸煙則癮發而憊無他正氣爲邪氣所制也本草所載生煙即今之旱煙其氣辛故止於入肺若鴉片則其性毒而淫其味瀟而滯其色黑而入肝腎故一吸而能透於肉筋骨髓之中一呼又能達於肢體毛皮之杪徧身內外上下無處不到是以食纔下咽自頂至踵均覺舒暢遂溺其中始則由漸而常繼則由常而熟至於熟矣內而臟腑經絡外而耳目手足皆必得此煙氣而後即安一旦無之腎先告乏故呵欠頻作肝因而困故涕淚交流肺病則痰涎並生心病則痿軟自汗必至是時而起者脾主信故也彼溺

乎其中者至是而適受其困矣然溺而知戒不過困於一時
溺而不戒則直徇以身命以煙氣克穀氣引邪奪正其能久
乎果其戒之並非難事癮之輕者與體之壯者即無藥方亦
可斷絕茲專為受癮深而氣體薄者立前後兩方一日忌酸
丸一日補正丸忌酸丸即煙灰和藥為之緣戒時不能遽絕
故以灰代煙也重用附子者取其走而不守能通行一十二
經也佐以柴胡之左旋升麻之右旋沈香之直達下焦四者
相合則徹乎上下表裏頃刻而能徧於一身矣願吸煙之人
中氣無不傷者中氣傷則氣不能化精而血衰故用參耆以

鴉片事畧

卷上

三

補肺氣白朮以補脾氣陳皮木香以利諸氣皆所以安其中
也中氣既固再有當歸連柏以涼血而生血且連柏能殺附
子之毒以生一源之水且制二相之火也氣血兩虛之人保
無昏暈非天麻不能止故加以天麻其用甘草者不但可以
補中兼可益血並和諸藥也此方氣血兩補而藥味不雜寒
熱並用而於理不悖煉以為丸吞入於胃行氣於五臟輸精
於經絡不俄頃亦即徹頂踵徧內外無處不到是以煙癮不
起諸病不作且有沈木二香氣息芬芳藉附子行之熏蒸於
五臟之中吞至數日後若再取過火之煙吸之不獨臟氣與

之扞格即鼻孔聞之已嫌其臭矣補正丸即以忌酸丸之方
減去黃耆木香二味不用附子且不用煙灰其餘藥味分兩
均與忌酸丸方同凡戒煙者先吞忌酸丸至三五日後每日
減忌酸丸一丸則以補正兩丸替之減二丸則以四丸替之照
此遞推互相加減至忌酸丸減盡再專服補正丸十日或半
月後即連補正丸亦不用服而癮自斷矣此方歷試歷驗具
有神效緣有補中益氣之藥日減有煙之一丸以去邪癮日
增補正之二丸以助正氣正氣日足邪無所容即使至重之
癮果能痛自改悔照法行之不過畧多數日未有不能斷絕

鴉片事畧

卷上

三

者全身命以保餘生憫 國法而免刑戮凡有血氣心知之
人有不覺悟自新迷途早返者哉方藥製法開後忌酸丸方
不曰戒煙丸而曰忌酸丸者蓋以既用煙灰吞服之後若與
味酸之物同食則令人腸斷而死故以忌酸名方欲服之者
顧名知忌耳生洋參五錢白朮三錢當歸二錢黃柏四錢川
連四錢炙黃耆三錢五分炙甘草三錢五分陳皮二錢五分
柴胡一錢五分沈香二錢忌火木香二錢忌火天麻三錢升
麻一錢五分其為細末入生附子七錢米泔浸透石臼中搗
如泥再入煙灰一兩攪勻入麪糊同藥為丸如小桐子大丸

成後其稱重若干約計平時有癮一分者每日所服之丸須有煙灰一釐二毫爲度必於飯前吞下否則不驗起初一二日或多吞些令其微有醉意則有煙亦不思食矣補正丸方生洋參白朮當歸黃柏川連炙甘草陳皮柴胡沈香天麻升麻分兩俱照前方其爲細末用蜜和丸如桐子大以之頂換忌酸丸如初一減忌酸丸一丸則用補正丸二丸吞下至初二則減忌酸丸二丸又用補正丸四丸吞下餘可類推如癮重者一劑不能盡除卽多服兩劑癮亦必斷忌酸丸加減法紅白痢加黃芩白芍夢遺加龍骨牡蠣諸痛加重木香元胡

鴉片事畧

卷上

三

索咳嗽加紫苑炙冬花炙枇杷葉去毛咳甚者加杏仁阿膠熱痰加川貝母瓜蒌霜寒痰加半夏南星若覺下焦有火加黃柏知母眩暈加丹皮白菊小便短加豬苓澤瀉水瀉加白茯苓車前身體不虛者去洋參換沙參炙蒼不必用如無頭暈者不用天麻氣短不足者加蛤蚧尾氣喘者加故紙並加蛤蚧尾以上或入藥或煎湯送下附錄簡便二方忌酸補正前後丸方極靈驗矣而配合兩劑需錢數千文彼憚於斷煙者尙有所藉口或謂一時乏此整款或謂配合費事有需時日卽勸人斷煙者亦未必均肯捐資多製藥丸隨人施給雖

刀圭可以救病如畏難苟安何故又附錄兩方皆費錢極少而爲效甚捷者庶窮鄉僻壤之地輿臺奴隸之微但使一念知悔皆可立刻自醫更何畏難之有一曰四物飲赤砂糖一斤生甘草一斤川貝母八錢去心研細鴉片灰三錢癮重者四錢右四物以清水十餘大碗入銅鍋煎兩三時約存三四碗愈濃愈妙將渣漉出取汁貯瓷甕內置靜室無人行處每日早起及夜臥之前各取汁一盃以開水溫服癮卽可斷如癮極重者取已煎之汁而重煎之十盃煎成一盃照前再服必效一曰瓜汁飲南瓜正在開花時連其葉與根藤一併取

鴉片事畧

卷上

三

下用水滌淨於石臼中合而搗之取汁常服不數日夙癮盡去甫經結瓜者連瓜搗之亦可用謹按本草載南瓜甘溫無毒補中益氣截其藤有汁極清如誤吞生鴉片者以此治之卽不死是其解毒如神故除癮亦極著效此物最易蔓生雖荒僻邨野無處無之惟至冬則藤葉皆枯無汁可取其在夏秋則取之不窮並可不費錢而得凡勸人戒煙者皆宜多取此汁廣貯罈甕留以濟人亦不費之惠疏上後復以各省章奏未齊定議需時慮民心一放難收乃商之湘鄂兩巡撫飭屬先訪開館興販之徒嚴緝務獲又會同出示剴切禁戒捐

廉配製斷癮藥丸於省城漢口鎮等處設局派員收繳煙鎗煙斗及一切器具餘煙隨據拏獲及首繳煙土煙膏一萬二千餘兩煙鎗一千二百餘桿煙斗雜具俱全湘省亦收繳煙鎗二千三百餘桿民婦多叩頭稱謝謂其夫男煙癮服藥斷絕身體漸強平日不能斷者至是皆恃 國法有以斷之時新例尙未頒行而情形業已如是林總督見其機不可失又上疏稱鴉片流毒天下爲害甚鉅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數十年後中國無可以禦敵之兵亦無可以充餉之銀 上深違之七月步軍統領衙門奏拏獲職官吸食鴉片煙降

鴉片事畧

卷上

五

旨將該員革職並將販賣人等交刑部審訊九月莊親王奕劻輔國公溥喜等以吸食鴉片煙革爵奉 諭鴉片煙流毒內地官民煽惑傳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請弛禁朕卽以爲不得政體本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禁當降旨飭令直省將軍督撫各議章程昨復令大學士等會議朕於此事深加痛恨必欲盡絕根株毋遺遠患並於召見內外臣工時詳加察訪從無一人議及弛禁者許乃濟冒昧瀆陳殊屬紕謬著降爲六品頂帶卽行休致以示懲儆其時天津鎮道在大沽一帶金廣興洋船拏獲煙土八十二口袋計

重十三萬一千五百餘兩並取獲煙具軍械乃在廣東省城水西街開萬益號之廣東人李四莫仕梁等從嚴懲辦旋奉 廷寄賣大煙土者斬立決旗人吸煙者斬立決職任官本 人吸煙者照例治罪幕友長隨吸煙者本官失察革職永不敘用民人吸煙治罪外子孫不準考試限一年內禁止盡絕其如何盡絕之處著各督撫府尹妥議具奏 詔林則徐來京面授方畧 命以兵部尙書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馳赴粵東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查辦海口節制水陸各師十一月 陛辭出都十九年正月兩廣總督鄧廷楨等奏遵 旨

鴉片事畧

卷上

七

力除鴉片共矢血誠俾祛大患得 旨卿等同欽差大臣林則徐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國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賞卽垂諸史冊朕之光輝豈淺鮮哉而民生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淺鮮諒卿等亦不煩諄諄告誡也勉之勉之拭目待之此摺給林則徐閱看是月二十五日林大臣到粵維時粵中嚴拏與販吸食之犯坐地洋人不敢包匿其躉船寄旋零丁洋面者共二十二艘聞有 欽差到粵將欲開行林大臣欲窮治其事因咨會虎門水師提督碣石鎮總兵統帶各營分路把守傳令在洋躉船先將鴉片悉數繳銷方準開船二月初

四日傳集洋商伍怡和等十三洋行發交諭帖令傳諭各洋商公司人等並歷年販運鴉片之奸商查頓顛地二人查其煙土存儲之實數即時稟覆抄諭陳奏諭內有本大臣既帶關防得便宜行事若鴉片一日不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終始之語奉 批覽及此朕心深爲感動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傳諭後查頓聞風先遁時英公司領事義律已知其事託辭回澳門澳門屬香山縣明季爲葡萄牙國人租佔不至各洋行觀望推諉遷延不覆林大臣趣之急頓地始隨義律乘舟來省義律仍偃臥夷館如弗聞者因派兵役監守遂援

鴉片事畧

卷上

天

違抗封艙之案移粵海關監督將各洋商住泊黃埔之貨物一律封閉停其貿易又撤其沙文音近色債而羈禁之沙文者華人之受雇於洋館充買辦者也供應既窮消息不通躉船之在外者經兵役防守斷其岸上接濟餉道垂絕諭帖附

諭各國夷商知悉照得夷船到廣通商獲利甚厚不論所帶何貨無不全銷欲置何貨無不立辦是以從前來船每歲不及數十隻近年來至一百數十隻之多我 大皇帝一視同仁準爾貿易爾纔得沾此利倘一封港各國何利可圖況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卽無以爲命乃聽爾年

年販運出洋絕不靳惜 恩莫大焉爾等感 恩卽須畏法利已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查爾等以此物蠱惑華民已歷數十年所得不義之財不可勝計此人心所共憤亦天理所難容從前 天朝例禁尙寬各口猶可偷漏今 大皇帝聞而震怒必欲除之而後已所有內地民人販鴉片開煙館者立卽正法吸食者亦議死罪爾等來至 天朝地方卽應與內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是以特蒙 大皇帝頒給平定外域

鴉片事畧

卷上

天

屢次立功之 欽差大臣關防前來查辦若追究該夷人積年販賣之罪卽已不可姑容惟念究係遠人從前尙未知有此嚴禁今與明申約法不忍不教而誅查爾等見泊零丁等洋之躉船存貯鴉片甚多意欲私行售賣獨不思海口如此嚴拏豈復有人敢爲護送而各省亦皆嚴拏更有何處敢與銷售此時鴉片禁止公行人人知爲鳩毒何苦貯在夷躉久掟大洋不獨枉費工資恐風火更不可測也合行諭飭諭到該夷商等卽遵照將躉船鴉片盡數繳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繳出若干斤兩造具清冊呈官

點驗收明燬化以絕其害不得私毫藏匿一面出具夷字漢字合同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遠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卽正法字樣聞該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諭已來者盡數呈繳未來者斷絕不來是能悔罪畏刑尙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卽當會同督撫兩院奏懇 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寬免前愆並請酌予 賞犒以獎其悔懼之心此後照常貿易既不失爲良夷且正經買賣儘可獲利致富豈不體面倘執迷不悟猶思捏稟售私或託名水手帶來與爾無涉或詭稱帶回該

鴉片事畧

卷上

三

國投入海中或乘間而赴他省覓售或搪塞而繳十之一二是皆有心違抗怙惡不悛雖以 天朝柔遠綏懷亦不能任其藐玩應卽遵照新例一體從重懲創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 聖諭法在必行且旣帶此關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尋常查辦他務可比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況察看內地民情皆動公憤倘該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圖非但水陸官兵軍威壯盛卽號召民間丁壯已足制其命而有餘而且暫則封艙久則封港更何難絕其交通我中原數萬里版輿百

產豐盈並不藉資夷貨恐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爾等遠出經商豈尙不知勞逸之殊形與眾寡之異勢哉至夷館中慣販鴉片之奸夷本大臣早已備記其名而不賣鴉片之良夷亦不可不爲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責令呈繳鴉片並首先具結者卽是良夷本大臣必先優加獎賞禍福榮辱惟其自取今令洋商伍紹榮等到館開導限三日內回稟一面取具切實甘結聽候會同督撫示期收繳毋得觀望諉延後悔無及特諭

鴉片事畧

卷上

三

等數十年來以害人之鴉片騙入銀錢前後不知幾萬萬矣爾則圖利而專利人則破產以戕生天道好還能無報應乎及今繳出或可懺悔消殃否則惡愈深而孽愈重爾等離家數萬里一船來去大海茫茫如風火雷霆之災蛟鱷鯨鯢之厄刻刻危機天譴可畏我 大皇帝威德同天今要杜絕鴉片是卽天意要絕鴉片也天之所厭誰能違之卽如英國之犯內地禁令者前有大班喇佛圖佔澳門卽在澳門死道光十四年擘嘮啤闖進虎門旋卽憂懼而死嗎哩啞暗中播弄是年亦死此外尙有不循法度者或

回國而遭重譴或未回而伏冥誅各國新聞紙中皆有紀載 天朝之不可違者如是爾等可不懍懼乎一論國法應速繳也聞爾國禁令吸食鴉片者處死是明知鴉片之害人也若禁食而不禁賣殊非恕道若禁賣仍不禁偷賣是爲玩法 天朝販賣之禁本比吸食爲尤重爾等雖生於外國而身家養活全靠 天朝且住內地之日多住爾國之日少凡日用飲食以及積蓄家財無非 天朝恩典比之內地百姓更爲優待豈爾等於 天朝之法轉不知懍畏乎從前鴉片雖禁尙不加以嚴刑此是 天朝寬大

鴉片事畧

卷上

三

之政故於爾等私下販賣亦不十分窮究今則 大皇帝深惡而痛絕之嗣後內地民人不特賣鴉片煙者要死卽吸鴉片煙者亦死試思爾等若不帶鴉片煙來內地民人何由而吸是內地民人之死都是爾等害之豈內地民人該死而爾等獨不該死乎今仰體 大皇帝柔遠之心姑饒爾等之死只要爾等繳清煙土出具以後永不敢夾帶甘結如敢再帶人卽正法貨盡沒官這是寬既往而儆將來也何等包含渾厚且無論爾歷來所賣鴉片不計其數就論上年帶來鴉片偷賣約畧亦不少僅得躉船之見存

者儘數呈繳已極便宜那有再讓爾等多賺銀錢更誘內地民人買食以陷死罪之理恭查 大清律例內載化外人犯並依例擬斷等語從前辦過夷人死罪如打死人償命之類多有成案試思打死不過衅起一時尙當依律抵死若販賣鴉片真是謀財害命況所謀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該死乎不該死乎尙不思速繳煙土以免其死乎爾等細思之一論人情應速繳也爾等來廣通商利市三倍爾等帶來貨物不論粗細整碎無不聽爾銷售內地出產不論可喫可穿可用可賣者無不聽爾搬運不但

鴉片事畧

卷上

三

以爾國之貨賺內地之錢並以內地之貨賺各國之錢斷了鴉片而別項買賣正多則其三倍之利自在爾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要做鴉片生意必致斷爾等貿易試問普天之下豈能更有如此好碼頭乎且無論大黃茶葉不得卽無以爲生各種絲帛不得卽無以爲織卽如食物中之白糖冰糖桂皮桂子用物中之銀珠藤黃白礬樟腦等類豈爾各國所能無者而中原百產充盈儘可不需外洋貨物若因鴉片而閉市爾等全無生計豈非由於自取乎況現在鴉片無人敢買爾等寄在

躉船按月有船租之價日夜有防範之工豈非多此枉費
一遇風狂火熾浪捲潮翻沈沒燒燬皆意中事也何如呈
繳而得賞乎一論事勢應速繳也爾等遠涉大洋來此經
營貿易全賴與人和睦安分保身乃可避害得利爾等售
賣鴉片貽害民生正人君子無不痛心疾首甚至輿販吸
食之人罹於死罪皆由爾等賣煙而起即愚闇小人亦多
抱不平之氣眾怒難犯甚可慮也出外之人所恃者信義
耳現在各官皆示爾等以信義而爾等轉毫無信義於心
安乎於勢順乎況以不應賣之物當此斷不許賣之時爾

鴉片事畧

卷上

五

等有何為難有何靳惜且爾國不食勢難帶回若不繳官
畱之何用至既繳之後貿易愈旺禮貌加優豈非爾等之
福本大臣與督撫兩大院皆有不忍之心故不憚如此苦
心勸諭禍福榮辱皆由自取毋謂言之不早也道光十九
年二月十三日貼十三行

義律至是始謀於各商查明洋面躉船所存之鴉片據實稟
繳計二萬二百八十三箱值英金三百萬磅核銀約八百萬
兩稟詞附

英吉利國領事義律具稟 欽差大人為恭敬遵諭稟覆

事轉奉鈞諭 大皇帝特命示令遠職即將本英國人等
經手之鴉片悉數清繳一俟大人派委官憲立即呈送如
數查收也義律一奉此諭不得不遵自必刻即認真一體
順照緣此恭維稟請明示現今裝載鴉片之英國各船應
赴何處繳出至所載鴉片若干繕寫清單求俟遠職一經
查明當即呈閱也謹此稟赴大人臺前查察施行

英吉利國領事義律敬稟 欽差大人為遵諭呈單事昨
因謹奉大人鈞諭即經遠職持掌國主所賜權柄示令本
國人等即將英吉利人所有之鴉片如數繳送遠職也現

鴉片事畧

卷上

五

經遠職查明所呈共有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恭候明示
查收緣此謹稟赴大人臺前查察施行

林大臣得稟飭令各船駛赴虎門聽候收繳二月二十五日
派員收起至二十七日林大臣復會鄧總督親詣虎門一面
咨會提鎮各營統帶各標兵船分排口門內外海關監督駐
稅口專司稽查於是躉船二十二艘先後駛抵虎門詳細驗
收每艘大者千箱次者數百箱至四月初六日收畢核數得
實每箱酌賞茶葉五斤集外洋各商出具永不售賣煙土在
事後犯者人即正法貨船入官切結據以奏聞其煙土請解

京師原奏云臣於正月二十五日到省時在洋躉船二十二隻已陸續起旋開行作為欲歸之勢若但以逐回夷界即爲了事原屬不難惟臣等密計熟商竊以此次特遣查辦務在永杜來源不敢僅顧目前因循塞責查夷情本皆詭譎而販賣鴉片者更爲奸滑之尤此次聞有欽差到省料知必將該夷躉船發令驅逐故特先行開動離卻向來所泊之零丁等洋以明其不敢違抗其實每船內貯存鴉片聞俱不下千箱因上年以來各海口處處嚴防難於發賣而其奸謀詭計仍思乘間覓售非特不肯拋棄外洋亦必不肯帶回本國

鴉片事畧

卷上

三

即使逐出老萬山以外不過暫避一時而不久復來終非了局且內海匪船亦難保不潛赴外洋勾結售賣必須將其躉船鴉片銷除淨盡乃爲杜絕病源但洪濤巨浪之中未能確有把握因思躉船之存貯雖在外洋而販賣之奸夷多在省館雖不必遠繩以法要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臣林則徐當撰諭帖責令眾夷人將躉船所有煙土盡行繳官與臣鄧廷楨怡良酌商定稿公同坐堂傳訊洋商將諭帖發給令其齎赴夷館帶同通事以夷語解譯曉諭立限稟覆一面密派兵役暗設維防惟查各國買賣以英吉利爲較大該國自公

司散局英人貿易公司道光十四年散局以後道光十六年派有四等職夷人義律到澳門經管商梢謂之領事臣等發諭之後各國則皆觀望於英夷而英夷又皆推諉於義律其中有通曉漢語之夷人瞻等四名經司道暨廣州府等傳之公所面加曉諭因該夷瞻等回稟之言尙爲恭順當即賞給紅綢黃酒著令開導眾夷速繳鴉片未據即行稟覆至二月初十日義律由澳門進省其時奸夷顛地等希圖乘夜脫逃經臣等查知截回諭責義律以不能約束之罪並照歷屆英夷違抗即行封船之案移咨粵海關監督臣豫堃將各夷住泊黃埔之貨船

鴉片事畧

卷上

三

暫行封船停其貿易又夷館之買辦工人每爲夷人潛通消息亦令暫行撤退並將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遠近要隘之區俱令明爲防守不許夷人出入往來仍密諭弁兵不得輕舉肇釁在臣等以靜制動意在不惡而嚴而諸夷懷德畏威均已不寒而慄自嚴密防守之後省城夷館與黃埔澳門及洋面躉船信息絕不相通該夷人疑慮驚惶自言愧悔臣林則徐又復疊加示諭勸戒兼施即於二月十三日據該領事義律稟覆情願呈繳鴉片維時距撤退買辦之期業已五日夷館食物漸形窘乏臣等當即賞給牲畜等物

二百數十件復向查取鴉片確數經義律向各夷人名下反覆追究旋據呈明共有二萬二百八十三箱查向來拏獲鴉片如係外洋原來之箱每一箱計裝整土四十包每包約重三斤每箱應重一百二十斤即至日久收乾每箱亦約在百斤以外以現在報繳箱數覈之總不下二百數十萬斤若經奸販轉售則流毒何所不至今設法令其全繳不動兵刑無非仰仗 天威自然畏服當即諭令駛赴虎門以憑收繳除商明雷臣怡良在省彈壓防範外臣林則徐臣鄧廷楨同抵虎門水師提督臣關天培本在虎門駐劄凡防範夷船查拏鴉片事畧

卷上

三

售私之事皆先與臣等隨時商榷務合機宜自收繳之諭既頒尤資嚴密防堵茲躉船二十二隻陸續駛至虎門口外關天培當即督率將領分帶提標各營兵船排列彈壓並先期調到碣石鎮總兵黃貴署陽江鎮總兵楊登俊各帶該標兵船分排口門內外聲威極壯粵海關監督臣豫堃亦駐虎門稅口照料稽查臣等親率文武大小各委員隨收隨驗隨運隨貯惟數甚多一躉船所載之箱即須數十隻剝船始敷盤運而自口外至口內堆貯之處又隔數十里若日期過促草率收繳恐又別滋弊端臣鄧廷楨擬收至兩三日後先回省

署辦公臣林則徐自當常駐海口會同提臣關天培詳細驗收經理一切容俟收繳完竣查明實在箱數與該夷領事所稟有無參差再行恭摺奏報並取具各夷人永不夾帶切結存案以斷根株伏思夷人販賣鴉片多年本干 天朝法紀若照名例所載化外有犯並依律科斷之語即予以正法亦屬罪所應得惟念從前該夷遠隔重洋未及遽知嚴禁今既遵諭全繳躉船鴉片即與自首無異合無仰懇 皇上覆載寬宏 恩施法外免追既往嚴儆將來並求 俯念各夷人鴉片起空無資置貨酌量 加恩賞給茶葉凡夷人名下繳鴉片事畧

卷上

三

出鴉片一箱者酌賞茶葉五斤以獎其恭順畏法之心而堅其改悔自新之念如蒙 恩準所需茶葉十餘萬斤應由臣等捐辦不敢開銷至夷人呈繳鴉片如此之多事屬創見自應派委文武大員將原箱解京驗明再行燒燬以徵實在奉 硃批所辦可嘉之至另有旨旋奉 上諭本日據林則徐等由驛馳奏查辦躉船盡數呈交煙土一摺可嘉之至躉船私販煙土希圖脫逃經林則徐等截回躉船二十二隻起獲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該夷船畏法自首情尚可原著免治罪該督等奏請酌賞茶葉之處照所議辦理此項煙土爲

數甚多俟收繳完竣即查明實在箱數派委明幹員弁解京以憑核驗林則徐等查辦妥協自應量加鼓勵林則徐鄧廷楨著交部從優議敘怡良豫堃關天培著交部議敘又奉上諭據林則徐等馳奏躉船鴉片盡數呈繳請解京驗明燒燬當降旨允行本日據御史鄧瀛奏稱廣東距京程途遙遠所繳煙土為數較多恐委員稽查難周易啟偷漏抽換之弊等語林則徐等經朕委任此次查辦粵洋煙土甚屬認真斷不疑其稍有欺飾且長途轉運不無借資民力著毋庸解送來京即交林則徐鄧廷楨怡良於收繳完竣後即在該處督

鴉片事畧

卷上

早

率文武員弁公同查核目擊銷燬俾沿海居民及在粵夷人其見共聞咸知震懾該大臣惟當仰體朕意核實稽查不准在事員弁人等稍滋弊混於是林大臣會同督撫於虎門監視銷燬就海灘高處周圍樹柵開池二縱橫各十五丈有餘灌以海水投以石灰頃刻湯沸不爨自然潮退啟涵洞隨潮出海每日盡三四百箱至千箱不等自四月二十二日化起五月十五日畢事除去箱隻實共燒燬煙土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先期出示令外洋人來虎門集視其時觀者如堵悉懼伏無異詞且有敘入外洋新聞紙中以紀其

鴉片事畧 卷上

事者遂下令盡逐外洋之躉船與澳門之奸夷不許逗遛內地其續到之船有鴉片者倘自揣不敢報驗即日回國亦免窮究若仍沿舊以煙土卸寄躉船則入口時丈量船旁水蹟尺寸情偽立見必按夾帶鴉片新例人即正法船貨入官所有進口之船均應照此具結並行文英國王一體嚴禁文附天朝欽差大臣兵部尚書湖廣總督林兵部尚書兩廣總督鄧兵部侍郎廣東巡撫怡會同移文於英吉利國王為會禁鴉片煙事照得天道無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異孰不惡死而好生貴國雖在重洋數萬里外而同此大

鴉片事畧

卷上

望

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於生死利害者也我天朝四海為家大皇帝如天之仁無所不覆即遐荒絕域亦在並生並育之中廣東自開禁以來流通貿易凡內地民人與貴國番船相安於樂利者數百年於茲矣且如大黃茶葉湖絲等物皆國中寶貴之產貴國若不得此則無以為命而天朝一視同仁許其販運出洋絕不靳惜無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為心也乃有一種奸夷製為鴉片夾帶販賣誘惑愚民以害其身而謀其利從前吸食者尚少近則互相傳染染毒日深在中原富庶蕃昌雖有此等愚民

三二七

貪口腹而戕生命亦屬孽由自作何必為之愛惜然以大
一統之天下務在端風俗以正人心豈肯使海內生靈任
其鴆毒是以現將內地販賣鴉片並吸食之人一體嚴行
治罪永禁流傳惟思此種毒物係貴國所屬各部落內鬼
蜮奸人私行造作自非貴國王令其製賣且即各國之中
亦止數國製造此物並非各國皆有然又聞貴國亦不準
人吸食犯者必懲自係明知其害人故特為之嚴禁然禁
其吸食尤該禁其販賣並禁其造作乃為公恕之道若徒
禁其吸食而仍製造販賣引誘內地愚民則欲己之生而

鴉片事畧

卷上

聖

陷人於死欲己之利而貽人以害此則人情之所其恨天
道之所不容以 天朝威震華夷何難力制其命而仰體
聖仁寬大自宜詰誠於先且從前曾用公文此文移會未見
貴國王一同嚴禁則猶得諉為不知今與貴國王約將此
害人之鴉片永遠斷絕我內地禁人吸食爾屬國禁人製
造其從前已經製造者貴國王須即令其搜盡投之海底
斷不許天地間更有此種毒物非獨內地人民不受其害
即貴國民人既有造作安知其不吸食並令造作而禁之
則貴國亦不受害豈不各享太平之福而益見貴國恭順

之忱如此則明乎天理而上天不至降災協乎人情而
聖人亦必嘉祥況內地既經嚴禁無人吸食即該夷等仍
行製造終亦無處銷賣無利可牟與其虧本徒勞何不
圖生業現在內地搜出盡付油火焚燒若再有夷船夾帶
鴉片前來不能不一體燒燬恐船內他貨亦難免玉石俱
焚是利未得而害已形欲害人而先害己 天朝之所以
能臣服萬國正有不測之 神威無謂言之不早也貴國
王接到此文即將如何嚴禁斷絕緣由速行移覆幸勿誑
說遲延佇切盼切

鴉片事畧

卷上

聖

五月王大臣等會議查禁鴉片章程三十九條一沿海奸徒
開設窩口勾通外洋囤積鴉片首犯擬斬梟為從同謀及接
引護送之犯並知情受雇船戶擬絞監候該管官知情故縱
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處一沿海員弁兵丁受賄故縱擬絞
立決知情徇縱俱發往新疆官弁充當苦差兵丁為奴失察
者分別議處兵丁杖徒一合夥開設窩口並合夥興販者以
造意為首餘具以為從論一沿海奸徒寄存洋船煙土照開
設窩口從犯治罪一官役拏獲販煙吸食之犯得財賣放者
與犯同罪贓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失察之該管官分別

議處一收禁人犯如有禁卒人等將鴉片煙私行傳遞或爲代買者發極邊煙瘴充軍其遞解之犯解役人等有犯前項情弊發近邊充軍賊重者計贓以枉法論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兵役匪棍以查煙爲由肆行搶奪並挾讎誣賴者俱發極邊充軍賊一百二十兩以上者爲首擬絞監候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鴉片煙案內流罪以上人犯吉稱雷養者概不查辦一事未發而自首者免罪聞拏投首者減一等首後復犯加一等治罪一吸食之案止準官弁訪拏不許旁人訐告一開設煙館首犯擬絞立決從犯及知情租屋者

鴉片事畧

卷上

罍

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兵役包庇與犯同罪有贓計贓準枉法從重論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栽種罌粟造製煙土及販煙至五六百兩或輿販多次者首犯擬絞監候爲從發極邊煙瘴充軍輿販一二次數不及五百兩者爲首發新疆給官兵爲奴爲從發邊足四千里充軍兵役賄庇與首犯同罪贓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其知情租給房地之業主受雇之船戶一年以外者發邊遠充軍一年以內杖流半年以內杖徒州縣官知情故縱者革職永不敘用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栽種罌粟尙未製煙售賣及收買煙土煙膏未售

賣者爲首發極邊煙瘴充軍爲從杖流一吸煙人犯均予限一年六箇月限滿不知悔改無論官民概擬絞監候一平民吸煙在一年六箇月限內者擬杖流如係旗人銷除旗檔一體實發一在官人役並官親幕友一年六箇月內在署吸煙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該管官知情故縱者革職失察者降調一職官吸煙在一年六箇月內者發新疆充當苦差一兵丁吸煙在一年六箇月內者發近邊充軍該管官知情故縱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處一開設煙館栽種罌粟製煙輿販首從各犯除見擬死罪外其餘俟一年六箇月後均擬絞監

鴉片事畧

卷上

罍

候一吸煙人犯雖經改悔戒絕但有存煙灰者杖一百一製賣鴉片煙具者照造賣賭具例分別治罪失察及拏獲之該管官分別議處議敘一同居子弟有吸煙者家長照不能禁約子弟爲竊例治罪一職官因吸煙發往新疆者概不準各城大臣因事保奏一宗室覺羅吸煙者發往盛京嚴加管束如係職官及王公均革職革爵發往盛京永不敘用如犯在一年六箇月限滿後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擬絞監候宗人府會同刑部恭進黃冊請旨一太監內如有從前吸食者限一箇月內自首免罪再限三箇月內令總管太監認真搜查

如有收藏煙具者審明從重治罪如三箇月限滿半年以內
有在禁門以內各值房吸食者均擬絞監候在外圍值房吸
食者枷號六箇月發極邊煙瘴永遠枷號遇赦不赦失察之
總管首領及同屋太監奏請分別降革治罪如係首領吸食
均照禁門以內新擬罪名辦理失察之本管總管奏請分遣
究出販煙之人同罪若係民人交刑部加等治罪至 陵寢
首領太監等有吸食者照外圍辦理其王公門上及各大臣
宅中之太監等有吸食者交慎刑司永遠枷號不赦如半年
以後仍有吸食在宮門以內者擬斬監候外圍等處及 陵

鴉片事畧

卷上

吳

寢當差並王公門上大臣宅中並已為民太監等擬絞監候
各項失察處分仍照前議辦理一洋商住澳住行賣貨完竣
即飭遵照定限起程如逾限久留照違制律治罪一官兵查
拏鴉片煙遇有大夥拒捕者準放鳥槍格殺勿論一銷燬煙
土令督撫親驗真偽以防偷換一沿海各省洋船進口督撫
派公正大員實力搜查一各省海關監督於洋船帶煙進口
知情縱放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處一各省拏獲煙犯將由
何處購買何人包庇護送及經過地方逐一根究分別懲辦
該管官受賄故縱者革職治罪知情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

處一拏獲吸煙人犯承審徇情開脫照故出人罪例治罪一
吸食已戒平民例得免罪惟職官為民表率如曾經吸食者
均勒令休致一拏獲囤積興販各犯無論鄰境本境均準給
予議敘仍分別送部引 見一訪獲吸食者亦準酌請議敘
一在京各衙門及外省督撫將吸煙之員列入京察卓異即
將原保舉官議處一京城地面五方雜處稽查尤應嚴密應
責成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隨時訪察仍嚴禁番役等
訛索擾累一各省保甲飭地方官認真編查如牌長有受賄
知情等弊一體懲辦一地方官朔望宣講後即將吸食鴉片

鴉片事畧

卷上

吳

之害傳齊眾人明白宣示庶免成知自愛奏入得
旨上年黃爵滋條奏鴉片積弊請旨設法嚴禁當交各將軍
督撫等各抒所見妥議以聞嗣經陸續奏到並據科道等官
先後條陳特降諭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各該衙門議
奏茲據詳議章程會同奏入朕詳加披閱尙屬周妥俱著照
所議辦理並著纂入則例永遠遵行各該衙門即速行刊刻
頒發各直省將軍督撫等轉行所屬地方文武員弁一體遵
照明白出示曉諭咸使聞知時米利堅今稱美國諸國皆遵具切
結義律自省去澳復遞稟言違禁販煙之弊亟應設法早除

如準委員來澳會議章程可冀常遠除絕林大臣批示獎勵義律又稟請本國商船泊近澳門林大臣以澳門向例惟準設西洋額船二十五艘若英夷援此例不入黃埔則海關虛設而私煙夾帶更無從稽查駁不許義律乃倡言不準泊澳便無章程可議因不受所賞茶葉不肯具結必俟奉國王命定章程方許貨船入口時義律已寄信附貨船回國往返不過半年而五月內有尖沙嘴夷船水手毆斃郵民林維喜之事諭義律交夷犯抵罪義律遲未交出林大臣鄧總督遵例禁絕新蔬食物入澳並以澳門寓夷既不進口貿易即不應

鴉片事畧

卷上

哭

逗留澳門義律乃率眷屬及在澳英夷五十七家同遷居尖沙嘴貨船時躉船一朝失利不無怨望義律以公司領事鼓動羣夷暗招夷埠吐啞嘩喻兵船二艘來粵又擇高大貨船三艘配以礮械赴九龍地方假索食爲名突開礮攻我水師我參將賴恩爵揮兵發礮擊翻雙桅夷船一舢板船一而奸夷所雇呂宋日斯巴尼亞國屬地在臺灣東南大海中躉船逗留潭子售煙者亦於八月初間爲我水師攻毀人船並獲義律託澳門西夷爲轉圜願盡遣躉船回國其貨船亦願具結如有夾帶者船貨充公林大臣令結內應加人即正法之語且責交出兇犯旋

有其國兩船遵式具結驗無夾帶鴉片於九月底入口而義律遣二兵船阻之又投稟請勿攻毀尖沙嘴之船以俟國王之信水師提督關天培以兇犯未交擲還時我師船五隻在洋彈壓夷見前稟不收又見我師船紅旗即發礮來攻我師連挫之夷先發礮者外洋示戰以紅旗止戰以白旗誤會我懸紅旗以示戰耳事 聞十一月初八日奉 詔停止英夷貿易義律復遣人乞恩謂在粵辦事多年嗣後請遵 大清律辦理而仍無違於國王之法許英船回居澳門俟王諭至再開貿易林大臣以新奉 諭旨不便驟更復嚴與之絕英

鴉片事畧

卷上

哭

船始均駛出老萬山而粵洋漁船蛋艇亡命之徒貪新蔬之厚值與鴉片煙交易趨之若鶩時林大臣已奉總督兩廣之命義律忽行文照會索償煙價蓋已得彼國王回諭也初鴉片以藥材入中國康熙十年以前歲不過數十箱乾隆三十年前每年尙僅二三百箱乾嘉之際吸食者漸多則不過千箱道光初年已逾四千箱十二年多至二萬三千六百餘箱西人紀載嘉道間印度入中國大小鴉片箱數價值詳附嘉慶二十二年大鴉片二千六百箱小鴉片六百箱共三千二百箱價洋銀三百六十五萬七千圓 道光二

年大鴉片二千九百十箱小鴉片一千七百十八箱共四千六百二十八箱價洋銀八百三十一萬四千六百圓
 道光六年大鴉片三千六百六十一箱小鴉片六千三百八箱共九千九百六十九箱價洋銀九百六十一萬八千五百圓
 道光七年大鴉片五千一百三十四箱小鴉片四千四百一箱共九千五百三十五箱價洋銀一千四百十二萬五千七十五圓
 道光八年大鴉片五千九百六十五箱小鴉片七千七百七十一箱共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六箱價洋銀一千二百五十三萬三千一百十五圓
 道光

鴉片事畧

卷上

辛

九年大鴉片七千一百四十三箱小鴉片六千八百五十一箱共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四箱價洋銀一千二百五萬七千一百五十七圓
 道光十年大鴉片六千六百六十三箱小鴉片一萬二千一百箱共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三箱價洋銀一千二百九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三圓
 道光十一年大鴉片五千九百六十箱小鴉片八千二百六十五箱共一萬四千二百二十五箱價洋銀一千一百五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三圓
 道光十二年大鴉片八千二百六十七箱小鴉片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三箱共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七

箱價洋銀一千五百三十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九圓
 自嘉慶二十二年至道光四年每年入中國大小鴉片牽計四千四百五十五箱大箱牽值洋銀一千四百四十六圓小箱牽值一千七十三圓
 道光五年至十一年每年入中國大小鴉片牽計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箱大箱牽值九百六十五圓小箱牽值八百六十二圓
 前後十五年大箱價值最貴在道光二三年間每箱值二千五百五十圓
 最賤在道光十一年間每箱值七百九十圓小箱價值最貴在嘉慶二十五年道光元年間每箱值一千八百圓

鴉片事畧

卷上

壬

最賤在道光十一年間每箱值五百二十圓
 後此仍有增無減是年所燒之煙英國自稱破費洋銀一千二百餘萬圓即米利堅人核其成本亦在六百萬圓英以印度餉項所自出與民俱病之義律自念非力破此局不足以裕庫藏又念非合縱於外夷不足以樹黨援遂將各躉船繳銷之煙土按照一千二百萬賠償皆寫立匯單付各躉船回國交兌又遣人徧告孟加刺怵以生計之失印度民無不洵懼黑夷白夷更番應募不足則告助於佛郎西今稱法國米利堅等國米利堅素不善英所為謂既在中國貿易宜遵中國律

例鴉片本非教中所應行予以繳銷正與外洋違禁之物罰貨入官之例相符故英計不行而佛郎西觀望年餘始遣兵船至香港又爲靖逆將軍奕山所聞遂託以居間講款爲詞其事亦寢又見粵東自燒煙後海口嚴密無間可乘遣兵船分擾閩浙以乘我未備二十年六月陷甯波之定海七月林大臣等奏續獲販煙人犯九月 諭前因鴉片煙流毒海內特派林則徐馳往廣東海口會同鄧廷楨查辦原期肅清內地斷絕來源隨地隨時妥爲辦理乃自查辦以來內而奸民犯法不能淨盡外而興販來源並未斷絕本年福建浙江

鴉片事畧

卷上

五

蘇山東直隸盛京等省紛紛征調糜餉勞師此皆林則徐等辦理不善之所致林則徐鄧廷楨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林則徐即行來京聽候部議兩廣總督著琦善署理未到任以前著怡良暫行護理旋 命林則徐鄧廷楨赴廣東備查問差委先是八月琦大臣自天津奏英人船隻全行起旋南旋並稟稱沿海各處如不開槍礮亦不敢生事端定海之兵亦可先撤一半 上命琦善爲欽差大臣赴廣東查辦並 諭伊里布宋其沅裕謙邵甲名託津布鄧廷楨林則徐等一體遵照防守要隘洋船經過或停泊外洋不必開放槍礮十一

月琦大臣入粵議撫義律首索十九年燒煙之價許之又索香港全島以爲貿易來往市埠琦大臣不答十二月奏粵省實在情形並節次奉 旨飭查事件一洋人索償煙價緣林則徐示令繳煙時節次論文均有奏請賞犒獎勵字樣洋人頗存奢望迨後每煙一箱僅給茶葉五斤該洋人所得不及本銀百分之一而又勒具以後再犯鴉片煙船貨入官人卽正法之甘結迄未遵依此釁所由起也一 硃筆點出林則徐奏覓船二萬餘箱係英國領事義律自行遞稟求收等語查義律遞稟距林則徐撤退買辦已五日可見窘迫而然非

鴉片事畧

卷上

五

出情願時義律僅止孤身設有黨援未必降心俯首云云二十一年正月英人撲虎門兵艦中有輪船四艘琦大臣允爲奏懇給地通商 上命奕山至粵統兵會剿時琦大臣已受嚴譴撫議方息而義律以乘勝之師先發之遂破虎門闖入烏涌卡稱兵於省河四月英人攻省城急壞城外四方礮臺廣州府知府余保純言於靖逆將軍曰彼以索煙價來未可以空言撫也無以應次日礮子直入老城貢院前靖逆將軍謀於督撫請先遣其總城出見義律義律謂余是隨林大臣查辦之員不應忘二萬餘箱之煙價靖逆將軍因奏請復

準通商維時米利堅人深以各躉船收回煙價不應向義律索加倍之償因余保純固請裁減乃勸義律援照成本按原索之半數償以銀六百萬兩乃罷兵而以償款作為追交商欠完案然英人無厭之求已畱為異日再索之張本矣二十二年秋英國公使因公所使璞鼎查率馬利遜等稱兵要撫至江甯省城 命廣州將軍宗室耆英乍浦副都統紅帶子伊里布為 欽差大臣與璞鼎查議款遂索款二千一百萬兩首列煙價六百萬補足一千二百萬之原數次列商欠三百萬以粵東原議未及商欠一款也至戰費一千二百萬則鴉片事畧

卷上

五

自入粵後償其所失而香港一島亦遂予英且準五口通商議十三條謂之江甯條約是年七月二十四日耆大臣等詣英國汗華麗兵船就約鈐印九月二十四日奉 硃批俱著照所議辦理是為中外立約之始時靖逆將軍遠在粵東既不與聞米利堅人亦無至者遂一任璞鼎查予取予求議款悉出自英人手定於是鴉片弛禁之議復起

鴉片事畧卷下

江甯李圭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通思鴉片煙雖來自外夷總由內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陽奉陰違吸食之風既絕與販者即無利可圖該大臣現已起程著於回任後統飭所屬申明禁令此後內地官民如再有開設煙館及販賣煙土並仍前吸食者務當按律懲辦毋稍姑息特不可任聽關吏人等過事誅求致滋擾累總之有犯必懲積習自可漸除

卷下

一

而與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方五口之通商也外洋出入之貨多定以稅則載入條議惟鴉片以新例初頒弊端由是而起既不便申明前禁又不便擅定稅章遂置此項於不議各洋商歷年進口之貨以此不入稅者為大宗而吸食興販之徒竟明目張膽以趨附印度鴉片之稅歲增至八千餘萬盧卑盧卑亦曰羅卜窰戶居奇關胥中飽 國課支絀軍餉浩繁咸豐五六年間東南各省奏請抽釐充餉始自江蘇之上海定以每箱二十四兩以二十兩歸入軍需支撥四兩為辦公經費其後粵匪竄入閩界聞督奏請援照江蘇從權

辦理復以軍餉緊迫向洋商貸銀五十萬約以扣稅歸款外見國新聞紙領事官告示旋經興泉永道出示定以每箱洋銀四十圓外加費八圓浙之甯波有本地行棧與洋商往來議定箱價願赴官包繳月釐其他若江西之河口安徽之屯溪皆以此為釐金大宗其徵稅則始於咸豐九年先是八年上海會議通商稅則善後條約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等與英法美三國公使額爾金等面議謂稅則內所定出口進口之貨均按照百中抽五以為則惟查洋藥係例禁進口之物現因定稅弛禁通融辦理應與各貨分別徵收另立專條以示限制三

鴉片事畧

卷下

二

藥一項除係官員兵丁太監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賭例治罪外其餘民人概準買用凡外洋及內地客商在各省關口貿易者均照酌定稅則上海一口議定每百斤稅銀三十兩所有各海口及天津關均係一水可通再內江河面凡船隻能到各稅關口者均請照上海一律輪稅至崇文門及各省由旱路轉進者均請每百斤減稅十兩作為腳費一切緝私章程均照各關稅口毋庸另立條款以歸簡便各省關口於所徵此項稅課不必歸入各關歲額報部自接到部文之日為始三箇月將所徵稅銀兩簿一面報部

鴉片事畧

卷下

三

國皆以為然乃於上海稅則善後條約第五款內開向來洋藥不准通商今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準其進口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惟該商只準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準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即天津條約第九款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又二十八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皆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止準照新章買賣敢違此例所運貨物全罰入官等語渾其名曰洋藥以昔年原照藥材上稅故也當經王大臣等會戶部議奏畧言洋

一面起解交庫不准奏留撥充用項其民間買用於九年三月初一日出示曉諭一月以後悉照新定條例一體遵行奉 硃批依議於是鴉片之禁大弛其列入稅則也人多謂英人利己損人不顧公論強請而後允訪之局外人不盡然也蓋當日粵中互市定例以貨易貨不得易銀出洋彼以洋布呢羽易我絲茶商情多不踴躍示以鴉片則爭先恐後嗣又屢以鴉片違禁肇釁雖逐其躉船至外海而奸徒偷運如故英人見我嗜之甚遂謂與其以是肇釁曷若量請弛禁尚可保承平敦和好是此次之入稅亦我華人先有以召之也考

洋藥按百斤徵稅三十兩原係徵之海口徵之洋商今約內聲明一經離口即是中國貨物則此後運入內地之洋藥皆係徵之華商與洋人無涉其徵之華商者聽中國辦理須照內地逢關納稅遇卡抽釐章程各省惟海口三十兩之稅一律照辦餘則收稅釐應酌量情形隨時隨地或增或減悉聽中國外國不得干預乃上海方按章程舉行而英國駐京公使威妥瑪報稱上海設局抽釐於進口稅銀三十兩外另收銀五十兩與條約內明文不符商民不便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行文江蘇旋准咨覆洋藥進口每百斤徵洋

鴉片事畧

卷下

四

稅三十兩售與內地商人徵華稅三十兩釐捐二十兩是徵之洋商者僅有三十兩其餘五十兩皆徵之華商與洋商無涉由總理衙門照會威使始不能辯續據總稅務司赫德總稅務司衙門所延英人總司各口海關洋稅者食中國俸譯其銜曰總稅務司在京呈遞清單內稱洋藥抵中國者每年約有七萬箱收釐太重即起保私偷漏之端現議有兩法一則進口時徵一次重稅每百斤六十兩完稅後準往各處不復另徵別稅一則進口時按則徵收洋稅三十兩再徵華稅十五兩準在通商之本府所屬境內不再加徵一出本府之境應聽憑地方官隨時設法辦理時王大

臣謂洋藥一入內地總以由中國任意徵收為是赫德言今上海辦法並無起色如照單辦理徵洋稅三十兩華稅十五兩猶恐不無走漏是以到香港者雖有七萬箱而單內可稽者約祇六萬箱若照內地辦法另徵稅銀三十兩釐捐二十兩竊慮有名無實收稅愈重走漏愈多恐所徵者尚不如每百斤僅徵四十五兩之多經王大臣等奏請將單發南北洋通商大臣妥議又據赫德另呈洋藥一款內稱廣東省城設有洋藥釐捐總局如先在局納釐五十兩即無庸在關完納正稅亦經總理衙門行文入粵仍照原議洋商交稅祇準在

鴉片事畧

卷下

五

海口銷賣不得運入內地其實與華商後如何徵收稅釐之法洋商不得過問又議定土貨復進口應聽中國納稅抽釐即使洋商影射銷售而徵稅徵釐悉與華商無別云云於是外洋無從取巧而各口走私偷漏之案層見疊出廣東一省為尤甚竊以為威妥瑪之爭欲使其洋藥商人釐輕則利重此其私心執約以拒是也若赫德總司稅務予奪出自中國其論收稅愈重走漏愈多一語誠有至理所請進口時徵一次重稅每百斤六十兩後不再徵正以救進口後走漏之弊惜其時初用洋人未能遽信其言然稅釐由關併徵即根於

此也印度運來洋藥以香港為總滙所地既屬英我不能設
關以徵其稅而斤件固可稽其數故赫德單內有每年七萬
箱之語但就六萬箱計稅則其餘皆走漏者也單內詳其漏
稅之口以粵東為最福州廈門次之香港係中國無稅之口
四面皆海離岸不遠而粵東水程多歧因此大小各船均可
到港洋藥物小價貴偷漏難防其自香港運入粵境亦非外
洋船隻類多各鄉郵渡船漁船或販私鹽船更有官設保私
之巡船不難指名若有海關巡船往擊則開槍礮抗拒不遵
查驗漏稅之多即以粵海一關而論一年便有五十萬兩則

鴉片事畧

卷下

六

幾二萬箱矣又據單內照其所定每箱稅銀四十五兩估計
各口每歲之稅額天津牛莊登州洋藥以每年二千箱算應
納稅約八萬兩上海長江一帶以三萬餘箱算應納稅約一
百五十萬兩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應納稅約二十萬兩廈
門以二千二百箱算應納稅約十萬兩廣州以一萬二千箱
算應納稅約五十萬兩潮州以一千八百箱算應納稅約八
萬兩此外臺灣瓊州甯波其時甯波進口每年僅數百箱同
治七年以後數始漸增光緒十二
年增至八千餘箱等處亦約有數千箱此六萬餘箱洋藥抵中國各
口稅則之可考者也赫德又以内地人之做洋藥生理者窩

鴉片事畧 卷下

口一也行戶二也煙館三也自許民間買用之令下則與百
貨之開張者無異而稽查稅則勢不能不設法辦理故單內
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須先赴關呈明擬在何處開張洋藥店
舖請領字號招牌並頒給準充執照方許開張凡給照者應
以一年為限請領準照之人應分別審口經紀煙館三項照
內注明某項應納銀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請領執照者無庸
拘定限額以符條約又後開另款內稱在上海做洋藥生理
應由戶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止包攬霸市但驗明有準照
者均隨意在棧房或在躉船不論與外國何人置買洋藥等

鴉片事畧

卷下

七

語此亦惜未能行者光緒二年英官馬嘉理被害事起英公
使威妥瑪會北洋通商大臣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於七
月二十六日在煙臺議立條款其第三端洋藥一項威使議
請本國準為另立辦法與他項洋貨有別令英商於販運洋
藥入口時由新關派人稽查封存棧房或躉船俟售賣時洋
商照則完稅並令買客一併在關輸納釐金以免偷漏其應
抽收釐稅若干由各員察看情形酌辦威使上之英廷議久
不決下印度總督核議非英廷之難決也蓋印度度支賴是
項稅款者十之三四慮一經議定中國既於海口重加其稅

三三七

釐內地復隨意抽收於販賣商人有所不便卽於印度進款有所不便而於英廷尤有不便印督中於商人之言英廷復中印督之言且煙臺條款有益於彼者已盡行之此事遂置不理其謂久議不決特飾詞也六年十月總理衙門與美國駐京公使另立條款其第二條曰兩國彼此商定中國不準販運洋藥入美國通商口岸美國商民亦不準販運洋藥入中國通商口岸並由此口運往彼口亦不準作一切買賣洋藥之貿易兩國商民無論雇用本國別國船及本國船而爲別國商民雇用販運洋藥者均由各本國自行永遠禁止維

鴉片事畧

卷下

八

時巴西國亦遣使臣喀姓來請立約北洋李大臣與議其第十四款與美約同美巴商人本無運售洋藥者論者謂是約無關重輕而不知關繫特重蓋將來與他國修約據是以爲成案由漸而列之約章可期盡遏來源也七年南洋通商大臣大學士兩江總督左宗棠奉 詔入直樞垣與北洋李大臣會商威使加徵洋藥稅釐每百斤其銀一百五十兩使價貴應減寓罰於徵得以漸除並加收土煙釐金奏曰鴉片流毒中國其患先中於市廛衙署凡中人溫飽之家佚游燕辟子弟聚處而嬉用以遺日比吸食有癖積漸成癮癮重而形

神交瘁於是資傾家破而身命隨之內地罷民拋腴地以種罌粟剝果取漿名爲土漿其患先中於鎮集鄉邨凡食貧力作之人遊手無聊之輩久且視爲平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爲何事於是吸食者多更成積重之勢華民之吸煙者多洋藥之銷路亦日益暢從前各海口每歲進洋藥三萬餘箱嗣漸增至五萬餘箱近聞且增至七萬餘箱而洋藥之價前時每箱百斤售銀七百餘兩近聞已減至五百餘兩是銷路之暢由於貨價之減可知也而洋人心計之工亦可知於此而嚴吸食與販之禁法輕則易犯令峻又難行若奉行不得其

鴉片事畧

卷下

九

人非徒無益也臣前督陝甘先以禁種罌粟爲務飭各屬隨時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藥入境則標識封存行棧勒由原路折回不準在地方銷售其故違者察出焚之通衢已著微效惟此法行之一方爲宜若統籌全局則令其由原路折回滯於此者或銷於彼仍爲不了之局詳察事宜斷非加洋藥土煙稅捐不可稅捐加則洋藥土煙之價必貴價貴則癮輕者必戒癮重者必減由減以至斷癮尙有可期若徒恃空文禁制丁役之弊索官吏之欺隱由此而生案牘紛繁訟獄糾擾特恐政令不行而閭里騷然未覩嚴禁鴉片之效而先受

其弊也自古整齊世宙不能無藉乎政刑政刑之用窮不能
不劑之以罰周課田功有里布夫家之罰漢重酒禁有誤酬
免侯之罰其明徵也近如海國土產出口此句疑誤當係別國土產進口云云
輒按其成本而倍徵之英人於嗜好之物更加徵兩倍亦與
贖刑遺意相近況加徵洋藥土煙稅捐意在加倍減癮以期
坊民正俗復厥本初多取亦不為虐且議加者中國吸食之
價非取之出產之地外國興販之徒權自我操誰能過問稽
經誼律理有同然而措正施行又無煩再計決也臣奉命
與各國事務責無可辭曾於接晤英使威妥瑪時論及鴉片

鴉片事畧

卷下

十

宜加徵稅釐冀可減癮威妥瑪亦無以難之適李鴻章至臣
偕赴總署與威妥瑪會商一次李鴻章又獨與威妥瑪晤商
兩次威妥瑪意見不同語多反覆而於加價一節尤斷斷然
若重有所惜者臣等如從其後議以每箱八十兩為定則加
數甚微不但癮無由減適足為興販洋藥者廣其銷路而內
地種罌粟販煙土者得以藉口並加徵捐釐亦多窒礙是與
擬增稅捐期收實效本謀大相刺謬而其事且有所難行茲
擬總口原徵洋藥進口每百斤稅銀三十兩仍由總口徵收
毋庸置議外其總口釐捐由中國自辦於總口附近地方設

立總局遴委廉幹大員總司洋藥釐捐凡洋藥進口完納稅
銀後聽洋商分銷各口或畱存躉船或起存行棧稅務司查
明箱數報知總局復驗登簿蓋印設立三聯票一存總局為
票根一填發稅務司為備核驗票一給洋藥商人為運銷各
口驗票三聯騎縫鈐印編立號數彼此執存輪流互核遇有
偷漏及土煙夾雜諸弊無難一覽而知似此銷路一清譏禁
可得而施市價相若稅釐可得其實以言增加稅釐期收禁
煙實效庶有當焉至於增稅加釐辦法各有攸殊或議於總
口徵洋商之稅即併內地應捐之釐而加徵之是為合辦或

鴉片事畧

卷下

十一

議於總口照稅加釐外於內地分銷各口加徵華商之釐是
為分辦兩者衷諸一是 朝廷執中有權推之而準與洋人
毫無干涉按照現今釐章於兩起兩驗中寓周代做惰農漢
世嚴酒禁遺意每洋藥百斤統稅釐合計徵實銀一百五十
兩理法均得其平總較之洋法土產貨物出口此句疑誤當係別國土產
貨物進口照本徵稅其嗜好之物進口徵加兩倍輕減為多
此國云云 照本徵稅其嗜好之物進口徵加兩倍輕減為多
而以古昔省刑薄斂之意義論之固考之不謬而質之無疑
者也若內地私種罌粟所造土煙行銷浸廣應即照洋藥稅
則加捐示罰惟土煙味淡氣薄吸者弗向其價值亦較洋藥

爲輕稅釐之加未宜與洋藥一律如按其斤重價值準洋藥推算議加乃與罰捐之意允協而貧難之民因惜費而減癮其實效亦復相同奏上光緒七年五月初九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禁食鴉片請先增洋藥土煙稅捐以收實效一摺鴉片流毒中國爲害甚深近因民間吸食愈多銷路愈廣於國計民生大有妨礙朝廷軫念時艱何難申明禁令齊之以刑惟慮陷溺既久與販吸食之徒日眾空文禁制既屬徒法難行訟獄滋繁又將別增擾累左宗棠所奏擬加增稅釐參用罰懲遺意冀可漸挽頹風不爲無見各省原定洋藥釐捐本

鴉片事畧

卷下

三

較洋稅爲重乃總計所收釐金竟遠不及進口之稅是承辦之員奉行不力減成折收任令奸商隱匿偷漏巡役包庇分肥所致情弊顯然左宗棠所擬每洋藥百斤統稅釐合計共徵銀一百五十兩內地土煙價值較低稅釐準照洋藥推算徵收亦尙平允此項係取之於吸食鴉片之人與華洋各商並無干涉著南北洋大臣福州將軍各直省督撫粵海關監督將各關口及地方情形詳細體察將稽查徵收章程悉心妥議於一月內覆奏候旨定奪此事務在必行該大臣等當熟籌辦法期於大局有裨實爲至要原摺均著抄給閱看又

奏香港偷漏過鉅請由廣東督撫委員赴港查其出入之數經總理衙門會北洋李大臣以香港久畫爲英埠政令不及若在港查其出入實數仍不能不與英官商辦等詞覆奏當增稅之 諭到浙浙江巡撫譚鍾麟委道員蔣國楨於五月二十八日抵甯波總口體察情形浙省可如而蘇省以上海有洋人聚居處所免釐之章未便遽加江浙毘連加於此而不加諸彼不啻爲淵毆魚聞之於粵情形亦然煌煌 天語率格不行而罌粟之禁自是轉不弛而弛嗣復經總理衙門與威妥瑪商辦洋藥稅釐併徵在香港設局每百斤先收正

鴉片事畧

卷下

三

稅三十兩帶徵內地釐金八十兩威使仍有意推延始終以咨回本國爲詞維時有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璉琳者德國人上書北洋李大臣請先奏派大員往印度查勘種製鴉片情形兼探印度總督意旨李大臣躉之因派道員馬建忠由津赴印將應議各節帶往面商印督印督亦深喜我 國自操此項貿易之權庶可緩緩斷絕即抽收稅釐亦可由我 國自至於德璉琳建議辦法十條陳之李大臣畧謂印度每年運來鴉片約九萬箱即準此數由中國就印度設局收買運回分售別商不得買賣以三十年爲限每年遞減三千箱

請印督曉諭種罌粟者每年少種三千箱之罌粟減至三十年此患可絕而英人又謂中國土植罌粟年盛一年宜先自禁以是又不果行然所議由官收買立限遞減底於斷絕固至善也辦法附

一應奏明 特簡有名望才畧大員先赴印度與印督將中國現擬設局收買洋藥彼此均有利益各節詳細陳明再赴英京倫敦告知英廷請將煙臺條約第三端內之第三節刪去緣此條英廷從前未經允行以致中國迄未舉辦現既與印督商明辦法自應銷除前節另立專條以昭

鴉片事畧

卷下

十四

信守

一特簡大員抵印度時須詳言中國受洋藥之害已數十年非不欲迅即禁絕奈目今關稅亦以此項為大宗實亦難於禁止而印度向以栽種罌粟為立國之基若驟欲禁絕揆情審勢亦斷辦不到現在彼此商議以三十年為限每年印度運到中國洋藥以九萬箱為則自立約之年起此九萬箱統由中國派員設局收買以後按年遞減三千箱至第三十年限滿洋藥即可斷絕印督須將此意曉諭通國種植罌粟之人遵照按年少種三千箱之罌粟減至

三十年此患永除在中國不禁之禁而在印度並不減少餉源又得禁止毒藥害人之美名此三十年中儘可設法變計講求樹藝黍稷皆能獲利又必須印督允準除中國收運洋藥之外他商一概不許購買即香港新嘉坡檳榔嶼等處所需煙土歷年若干亦應由出使大臣與英外部商定查明按年遞減不準溢出原數致被滋蔓其印度屬地有產洋藥之區亦由印督行知照辦並須印督派員在各該屬從嚴稽查以杜偷漏浮冒諸弊至外洋各口抽收稅課亦須商令照中國各口一律以免畸輕畸重致生弊端

鴉片事畧

卷下

十五

端

一印度洋藥價值自立約開辦之日起每箱需銀若干兩此三十年內不得加減在印度設局收運必須驗明真正好土然後按箱給銀

一印度總督須保其洋藥除中國收買之後不得分毫餘贖緬甸等國一概不準購買以免浸灌雲南等省

以上四條與印度總督英國外部商定之款增損隨時再酌

一既與印度立約收買洋藥則中國罌粟本干例禁自應

請 旨嚴飭各直省禁絕否則無以服印度之心

一設立總局擬名曰督銷洋藥局取銷毀之義派員總辦如延洋人辦理 由北洋大臣主持即在天津創設總局香

港上海各設一總廠其通商口岸各設分局查照歷年洋藥進口稅冊各該口每年進口若干箱即分運若干箱只

準照此定數亦按年遞減不準加多

一洋藥稅課每箱輸開平銀一百八十兩內擬提出十八

兩充作公費緣開辦之際設局有費緝私有費察探有費及逐年遞減通都僻壤施藥勸戒一切皆應有費皆出自

鴉片事畧

卷下

六

公費之內非十中提一不能敷用

一洋藥運到各口存置棧房不得零星寄頓售出若干即納稅若干其稅仍在該口新關完納無論運往內地何處

釐捐一概免完各關監督稅務司應令會同督銷局認真查察

一在印度買洋藥時價值必須一律抵中國後除去印度原價及沿途水腳保險關稅等項其各口賣價須由總局

核定稟報稽考

一此項收買洋藥之款應由總辦自向銀行立約言定在

印度收買若干即由該銀行付銀若干俟洋藥抵華售出

將銀付還其間往返約兩三箇月均以每年每百兩七兩合算按月付息其設局建廠棧各款須各向銀行借墊即

於每箱扣提十八兩內分年加息付給均由總辦之員自行擔承經理如有短付情事與 國家無涉

以上六條乃中國自行辦理之大畧所有詳細節目未盡事宜俟議定後隨時稟請核辦

九年正月總理衙門仍持七年左相之議奏奉 諭旨飭出使英國大臣曾紀澤將洋藥加徵稅釐一節與英外部商辦

鴉片事畧

卷下

七

議久不決十年九月初五日奉 皇太后懿旨著戶部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會同預籌軍餉十二月初八日戶部等衙門議上開源節流疏其一為推廣洋藥捐輸內開查廣東省光

緒初年籌備海防由藩司招商黃近源包抽通省洋藥捐銀每年認交洋銀四十二萬圓五年為滿每年遞加二萬圓嗣

於光緒七年經兩廣督臣奏準新商李玉衡自光緒六年接辦每年包抽洋銀九十萬圓仍五年為滿各省如能仿照廣

東辦法招商包抽每沿海各省以百萬兩不沿海各省以數十萬兩為率均可得銀數百萬兩惟各省水陸情形不同或

有不能仿辦自應另籌辦法查通商善後條約內開洋藥止
準在口銷賣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準華商運入內地
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等語是運
入內地之洋藥如何徵稅按照條約洋人原不能干預今擬
不分洋藥土藥發給華商行坐部票按票捐銀以助軍餉其
行票一項應填寫商人姓名籍貫按年請領每票定以十斤
每斤捐銀二錢經過關卡查驗另納稅釐並由各關卡於部
票內填註該商經過年月日上蓋印戳為憑以杜重複影射
無票者將貨充公並行嚴辦其行店坐票填寫鋪戶姓名字

鴉片事畧

卷下

七

號住址無論資本大小按年令捐銀二十四兩每年仍換票
一次如無票者不準開鋪售賣並行懲治惟洋藥一離口岸
散漫難稽且私帶私販如何防杜應俟各省議覆定章一律
舉辦其未經離口之洋藥仍照條約辦理不在此例十二月
曾大臣電奏洋藥稅釐現爭到一百一十兩刻將議約等語
而香港設局未據陳及蓋設局香港仍辦不到也先是左相
督軍閩省奏請加閩省洋藥釐金二十兩合原徵之數其為
八十六兩合江浙各省一律加重以免避就蘇省因於十一
年二月十九日起每百斤先加銀二十兩浙省亦自四月初

一日起照加二十兩仍按開源節流議內所加之數也二月
十五日戶部總理衙門會奏曰查原奏內開值此時艱餉絀
財源無可再開擬請將局徵華商洋藥稅釐量予加重閩省
洋藥進口每百斤完洋稅銀三十兩照舊辦理至進口後華
商販運行銷每百斤徵華稅銀三十兩票稅銀十五兩釐金
銀十六兩軍餉銀五兩共徵銀六十六兩今擬請加增華稅
銀二十兩應收耗餘各款照章隨正加繳廈門向歸包徵責
令數數加繳惟江浙粵東各省若不一律議加私販避就充
銷有礙大局仰懇 敕下江西浙江廣東各省督撫一律加

鴉片事畧

卷下

十九

重徵收等語臣等竊維洋藥一項流毒已深一時禁絕未能
則加重稅釐正可藉資補救第恐抽釐愈重走私愈多必須
設法嚴查方不致有名無實左宗棠等以時艱餉絀財源無
可再開請將局徵華商洋藥稅釐加重自係實在情形擬請
旨先行照辦以濟要需原奏又稱閩省洋藥華稅議加江
浙粵東各省壤地相接若不一律加收私販避就充銷等語
此亦勢所必然所慮甚是應請 敕下江西浙江廣東各省
督撫一律加重徵收以杜奸商而維全局再江南為南洋總
匯上海尤為商船所聚擬請一併 敕下兩江督臣江蘇撫

臣將洋藥釐金酌量加重以歸畫一至嚴防偷漏設法稽查是在各省將軍督撫委任得人認真辦理庶私販可絕而實效可期矣又片奏曰洋藥一項除洋稅定章每百斤徵銀三十兩外各省釐稅尙未畫一定章在抽收局所惟恐彼盈此絀暗地減成在販運客商無不避重就輕任意繞漏查光緒七年大學士左宗棠奏請加重洋藥釐金據各省督撫覆陳直隸津海關向章每百斤收正加釐捐銀二十四兩地方善舉耗資等銀八兩零山東東海關向章每百斤收釐金銀二十四兩江蘇上海向章每箱收釐金銀二十五兩減為五五

鴉片事畧

卷下

三

折鎮江每箱三十餘兩減為四折浙江甯波温州向章每百斤收釐金銀三十四兩洋行土行勞金六兩廣東向章每百斤收釐金銀十六兩貼餉七兩海防經費膏釐元茶即大土每百斤共收銀四十八兩三錢白茶即小土每百斤共收銀五十六兩六錢江西九江關向章由華商完納水路洋藥稅銀三十兩湖北漢口宜昌向章每百斤收錢二十餘串安徽蕪湖關向章仿照九江關辦法福建向章與該大臣等此次所奏相同惟尙有府局徵釐四兩八錢及隨繳各款耗餘銀兩不計收數此外尙有商人包抽之法此省有而彼省無內地釐

金之捐此省輕而彼省重至於未通商各省口岸局所則有洋藥土藥分別抽收亦有不諭洋藥土藥一律抽收且有與百貨釐金合併抽收辦法既屬參差抽釐遂無確數今日以洋藥行銷各口之數言之上海鎮江二口每年約銷二萬五千餘箱天津牛莊之罌三口每年約銷三四千箱甯波温州二口每年約銷八千餘箱福州淡水打狗廈門四口每年約銷一萬七千餘箱汕頭廣州瓊州北海四口每年約銷五千餘箱九江一口每年約銷一千數百箱漢口一口每年約銷三千數百箱合計每年各口約共銷洋藥七萬箱上下以報

鴉片事畧

卷下

三

部抽釐之數言之福建省每年報收釐金等款約銀四十餘萬兩廣東報部釐金數目僅二十餘萬兩江蘇行銷洋藥最多每年所收釐金不過十二三萬兩浙江未據分析報部其餘各省僅數萬兩萬餘兩不等合計每年各口除徵收洋稅二百餘萬兩外約共收華商稅釐銀一百萬餘兩夫以行銷數多如彼而報收數少如此是抽收款項多寡不齊抽收章程疏密不同其間偷漏之患中飽之弊必有所不免然尙能報收華稅銀百萬兩之多若使各省一律徵收每百斤台華商納釐稅銀八十餘兩姑不論英人每年運來香港洋藥皆

在十萬餘箱即以每年進口有稅洋藥七萬餘箱計之應可收銀五六百萬兩實於軍餉不無裨益今該大學士左宗棠等奏請閩省加增華稅等因已由臣等會同另摺議覆復念及通商各口處處相通不特江浙等省壤地相接商販必多繞漏即如從前上海鎮江減折徵收銷數比他省為多收數比他省為少而直隸浙江皆以商販避重就輕偷運滬上為言應並請 旨飭下直隸山東安徽兩湖各省督撫照章一律加徵除洋稅著有條約應照舊辦理毋庸議加外至通商各口岸洋藥進口以後華商販運行銷每洋藥百斤統令完

鴉片事畧

卷下

三

納釐稅銀八十六兩向歸包徵者應令按箱核數加繳向有隨徵餘耗等款者酌定碼數抽收均在接奉此次 諭旨後趕緊定章自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起一律加徵不准藉端延宕以杜畸重畸輕之弊商人知隨所往皆需此數則趨避之術窮偷漏之數自少並令各省仿照浙省向辦稽徵釐稅章程於洋關之前設立局所每日進貨售貨各數設法稽查務與稅關收數層層核對以杜偷漏更須嚴定章程督飭地方官役水陸弁勇協力梭巡如有大幫私販抗拒橫行拏獲將貨入官充賞該犯照私鹽律治罪如並無抗拒情事只

按十倍議罰以二成歸公以八成給賞出力員役弁勇如私販被人指報拏獲即於八成內分給一半賞給指報之人如能緝獲私販洋藥一百斤以上者由該督撫將該官弁記功一次積功五次擬請準其照尋常勞績章程奏請獎敘倘查有局員乾沒丁役賣放等弊照侵欺錢糧例議處治罪各省通商口岸抽收洋藥釐金等款務須按洋關結數起止日期依限照報並將局員職名暨某口所銷洋藥斤重分析隨冊報部不准混入百貨釐金所收銀款聽候部撥不准擅行動支戶部稽查收數與關稅收數外洋貿易冊數層層核對以

鴉片事畧

卷下

三

杜中飽賣放及私自減折之弊如與稅關收數核較大相懸殊亦即將該局員等從嚴奏參查辦該督撫等接到此次部文後即將現辦情形及一切章程與委員職名於文到十五日內奏咨立案不准稍有遲延遺漏軍機大臣奉 旨依議於是自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起各省洋藥釐金每百斤一律加為八十六兩按洋關結數起止日期依限造報不准混入百貨釐金所收之數聽候部撥如大幫私販抗拒橫行者照私鹽律治罪私販洋藥入官充賞緝獲百斤以上者官弁記功積加奏獎乾沒賣放者照侵欺錢糧例議處治罪一

時雷厲風行儘徵儘解然折減招徠仍所不免開辦經年各省報收之數仍無起色而核計進口箱數且知其偷漏益多按鴉片來自印度諸處必先至香港轉運通商各口核每年至香港之數轉運各口外必餘一萬數千石百斤為石至三萬數千石不等夫此餘者即謂香港及上海洋商船棧年終餘存與夫居香港澳門華人自食及煮膏運往美國諸埠南洋各島多亦不過數千石萬餘石餘皆漏入中國而不輸稅釐者也試合稅釐計之年申少徵必數十萬兩百萬兩今將通商各關貿易總冊近二十餘年運來洋藥細數列下其紀以西

鴉片事畧

卷下

五

麻者緣海關沿用條約以英月三箇月為一結皆以泰西年月結計稅數也

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起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五年香港者七萬六千五百二十三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五萬六千一百三十三石餘者二萬三百九十石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香港者八萬一千三百五十一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四千五百十六石餘者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四石 同治五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起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香港者八萬六千五百三十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九百四十八石餘者二萬五千五百八十二石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七日起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至香港者六萬九千五百三十七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五萬三千六百十五石餘者一萬五千九百二十二石 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起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至香港者八萬六千六十五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五萬三

鴉片事畧

卷下

五

千四百十三石餘者三萬二千六百五十二石 同治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起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年至香港者九萬五千四十五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七石餘者三萬六千二百二十八石 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至香港者八萬九千七百四十四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五萬九千六百七十石餘者三萬七千四百石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一起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至香港

者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五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一千一百九十三石餘者二萬五千一百九十二石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起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至香港者八萬八千三百八十二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石餘者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五石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起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至香港者九萬一千八十二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七千四百六十八石餘者二萬三千六百十四石 同治

鴉片事畧

卷下

美

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光緒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至香港者八萬四千六百九十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六千四百六十一石餘者一萬八千一百五十八石 光緒元年十二月初五日起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至香港者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五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八千四十二石餘者二萬八千九百四十三石 光緒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起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至香港者九萬四千二百石自香港運

至各口者六萬九千二百九十七石餘者二萬四千九百三石 光緒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四年十二月初八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至香港者九萬四千八百九十九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七萬一千四百九十二石餘者二萬三千四百七石 光緒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起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至香港者十萬七千九百七十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八萬二千九百二十九石餘者二萬五千四十一石 光緒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起六年十二月初一止即西曆一千

鴉片事畧

卷下

美

八百八十年至香港者九萬六千八百三十九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七萬五千三百八石餘者二萬一千五百三十一石 光緒六年十二月初二日起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至香港者九萬八千五百五十六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七萬四千五百石餘者二萬四千五百五十一石 光緒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至香港者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五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六千九百八石餘者一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石 光緒八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起九年十二月初三日止 即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至香港者九萬四千三十六石 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八千一百六十八石 餘者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八石 光緒九年十二月初四日起 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止 即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至香港者八萬六千一百六十三石 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八千八百九十石 餘者一萬七千三百四十四石 光緒十年十一月十六日起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止 即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至香港者九萬三千二百二十九石 自香港運至各

鴉片事畧

卷下

五

口者六萬五千二百五十九石 餘者二萬五千七十石 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起 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止 即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至香港者九萬六千一百六十四石 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七千八百一十石 餘者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三石 間嘗約計吸食鴉片者 究有若干人 核之中國人數 約三萬萬 外洋一年進口鴉片 共一千萬斤 五成煮膏 五百萬斤 節多補少 每人日吸煙膏二錢 一年則需膏四斤 八兩 以此計吸煙者得一百一十一萬餘人 各省自種之土煙 亦如進口

之數而兩倍之 共得三百三十三萬餘 吸煙之人若三萬萬 中以四之一為長成之男 即七千五百萬 則吸食鴉片者僅逾百中之四 其數以目前而論 似尚不多 特慮進口之數不減 或且逐年增多 各省自種者亦日廣 一日則流毒有不堪設想者矣 海關稅務司英人葛顯禮亦嘗約計土煙之產 謂每年外洋來中國鴉片約十萬石 有通商口岸之省分如遼燕齊鄂皖豫蘇浙閩粵凡十省 以一萬石計 則適合十萬之數 餘如汴晉秦涼川湘桂滇黔九省 為不通商省分 每省亦以一萬石計 則需九萬石 核之通商各關貿易總冊 外洋

鴉片事畧

卷下

五

進口之十萬石 實尚不敷 遼燕等十省之吸食 試即臺灣一境而論 臺南之打狗 臺北之淡水 兩關進口鴉片 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年 光緒二年 此五年中 每年合計必五千石左右 臺境生番所居半皆不吸煙 其半僅內地兩府地耳 以此為則 則每一通商省分 吸食最少之數 視臺灣加四倍 則需二萬石矣 通商省分十則 二十萬石矣 外洋來者十萬石 外此之十萬石 何自來 邪汴晉等九省 亦以十八萬石計 此又何自來 邪據此 則自種土煙 每年得二千八萬石 益見禁種之令 難行而徵稅準售之出於不得已

也十二年正月總署奏請 飭派邵友濂赫德赴香港與英官商辦先後回京赫謂中國各口設法自行徵收固為正辦然須歸各口稅務司經理邵謂運銷洋藥海關實總匯之區應於進口時先令封存俟稅捐完清給商起運若運鹽之就場徵課總署因有由各關監督與稅務司合力稽徵之議蓋其時曾大臣於英京倫敦業與英外部將洋藥允中國稅釐併徵每百斤一百一十兩之約議定於十一年六月七日畫諾其約名煙臺條約續增專條計十條附後

一煙臺條約第三端第一第二兩節所擬辦法現在議定

應由兩國 國家日後再行商酌

二煙臺條約第三端第三節所擬洋藥辦法今議定改為洋藥運入中國者應由海關驗明封存海關準設具有保結之棧房或封存具有保結之躉船內必俟按照每百斤箱向海關完納正稅三十兩並納釐金不過八十兩之後方許搬出

三現在議定凡照上節所載正稅釐金兩項完納之後該貨主即可在具有保結之封存處所眼同海關將洋藥拆改包裝其貨包各種式樣尺寸應由海關官員會同該口

鴉片事畧

卷下

三

領事官預先酌定聽貨主擇用如貨主於此時請領運貨憑單海關即當照給不取分文其所請憑單或每包一張或數包一張悉聽貨主之便凡有此等運貨憑單之洋藥運往內地之際如貨包未經拆開暨包上之海關印封記號碼數均未擦損私改即無須再完稅捐等項此等運貨憑單只準華民持用而洋人牟利於此項洋藥者不許持用憑單運寄洋藥不許押送洋藥同入內地

四現在議定給發憑單章程各口一律其憑單式樣開列於後

鴉片事畧

卷下

三

為給發憑單事照得單內所開蓋用記號碼號之洋藥遵照每百斤箱應納正稅釐金章程業經納銀共

兩按照憑單背面附刊 上諭批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七月十八日即光緒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在倫敦所定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即光緒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煙臺條約之續增專條凡照此憑單載運之洋藥無論在於何處祇查貨包未開海關印封記號碼號均未擦損私改則一切稅捐等項均免輸納記號

碼號

第

何處

進口

發單日期

海關稅務司簽名

五中國 國家應許此等貨包在行銷洋藥地方開拆者如有應納稅捐等項或當時所徵或日後所設或由明收或由暗取均不得較土煙所納稅捐等項格外加增亦不得別立稅課如此等稅捐係照貨價計課即應將洋藥與土煙價值相較均算其較算之法應於洋藥之市價內扣除進口時所納釐金

六現在議定此次所定續增專條應與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十三日所定煙臺條約視同一律其實力鄭重之處亦與逐字載入煙臺條約無異此專條應於畫押以後

鴉片事畧

卷下

三

六箇月開辦施行此指兩國批准文據已在期內互換而言倘期內未能互換即自互換之日開辦施行

七專條所載洋藥章程議定照行四年四年以後兩國如有欲廢棄章程者無論何時皆可先期十二箇月聲明一經通知屆期即為廢紙惟議定倘查所發運貨憑單於海口運送洋藥前往內地行銷處所之時仍不免其輸納一切稅捐等項則無論何時英國即有廢棄專條之權倘續增專條既經廢棄則洋藥辦法應仍照現在所行之天津條約所附章程辦法

八續專條既開辦如查其中有應行變通更改之處兩國 國家儘可會同商議酌改

九煙臺條約第三端第七節所載派員查禁香港至中國偷漏之事應即作速派員

十此次專條所改之煙臺條約暨此次議定續增專條一併由兩國 朝廷批准其批准文據應在倫敦作速交換定約大臣各奉本國 國家之命議定續增專條畫押蓋印此專條在倫敦繕立漢文二分英文二分共為四分時總署戶部已屢次集議至十二年十一月始有成說擬自

鴉片事畧

卷下

三

十三年起由各口監督與稅務司合力辦理慮各口開辦倉卒先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總署分函密致各口監督畧謂洋藥稅釐併徵一事凡進口先封存在關具結準設之棧房棧船俟有華商承買每箱按約將稅釐共一百一十兩照數清完始準起岸其詳細章程亦與總稅務司籌擬日內即奏請舉行擇明年西二月初一日即十三年正月為開辦之期誠恐倉卒為難先布大畧惟奸商惟利是圖倘稍漏風聲必囤積居奇豫圖避就候奏奉 諭旨再行電達出示其各口稅務司由總稅務司先後將應辦各節通飭預為籌辦總署隨會

戶部於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奏請 飭由各口監督與稅務司合力商辦以專責成奏曰竊洋藥稅釐併徵一事上年二月戶部會同臣衙門奏請由各省自行開辦統計洋藥每箱除正稅仍收三十兩外釐金加徵銀八十六兩各口務令一律原以釐金抽自內地莫可收數見增乃試辦經年各省報收之數未見起色且核計進口箱數偷漏愈多臣等悉心籌慮欲稅釐之生色總非杜絕走私不可欲緝私之嚴密非各關監督與稅務司合力稽徵不可蓋洋藥之爲物可整可零其質既輕藏匿最易即偷漏最易今惟明定新章刻期開

鴉片事畧

卷下

三

辦飭各口同時舉行每箱併徵之數照約以一百一十兩爲度於進口時即應按照新章封存海關準設具有保結之棧房躉船等處必俟每箱向海關完納正稅三十兩並納釐金八十兩後始準搬出拆改包裝請領運貨憑單運往內地如貨包於運往內地之際未經拆開暨包上之海關印封記號碼數均未擦損私改即無須再完稅捐等項臣等以爲刻下如照約舉行果能辦理得宜其益有四新關職在封儲稅司隨時收解互相稽核涓滴歸公此利於國者一也貨入華商之手釐稅早清沿途不再稽徵往來任便此利於商者二也

鴉片事畧 卷下

不肖華商每假設洋行計圖偷漏口舌滋多今則貨未出棧課已並交奸商技無所施案牘亦可清簡此利於官者三也新章既行洋藥諸局卡可以裁撤道路閭閻無了胥擾累此利於民者四也惟是口岸既多用人必眾與夫購置巡船添雇扞手之類經費較繁茲赫德擬呈節畧創始需款較多逐年亦可遞減天下利之所在即爲弊之所生臣等不敢謂責成監督與稅司合辦必無流弊特以此事定約已逾十稔變計不啻百端與其遷就觀望而巨款虛拋何如立見施行而利權自主前者各省關皆以初無把握招商包辦糜費徒多

鴉片事畧

卷下

三

稅司除徵正稅外未能相助致難著效一經定立新章事在必行各監督受 恩深重自必激發天良認真稽核稅司咸受中國祿糈亦必破除情面相與有成即以每年進口七萬箱而論所收稅釐較之近年收數必有起色所以臣等反覆思維以爲舍此更無辦法其一切詳細章程容再飭各關道與稅務司妥商酌核總以寬籌經費俾布置可以周詳並須嚴定考成庶課項皆歸覈實萬一試辦以後窒礙稍形亦可隨時變通設法補救得 旨後總署電飭各省關定於十三年正月初八日爲各釐局停止之期初九日爲通商各關稅

三五

釐併徵開辦之始凡洋藥進口由各該關稅務司查明封存
 準設具有保結之棧房躉船俟其運銷時赴關報完進口正
 稅釐金始準就棧房躉船拆改黏貼印封包裝行運其附近
 香港之九龍澳門之拱北兩處新設兩關三月間開辦稽徵
 稅釐以為積年洋藥走私淵藪也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八
 日起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止即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
 洋藥進口計牛莊二百十六石天津一千八百二十石之眾
 六百八石宜昌無漢口一千二百六十四石九江三千十七
 石蕪湖四千四百四十七石鎮江六千五百八十四石上海
 鴉片事畧

卷下

美

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九石甯波四千三百八十九石溫州六十四
 石福州四千九百三十三石淡水一千六百二十二石打狗
 二千六百二十六石廈門六千三百六十三石汕頭六千三
 百九十九石廣州七千七百二十石瓊州一千三百九十六石
 北海七百七十四石九龍一千五百二十三石拱北一千三
 十一石綜二十一關七萬三千八百七十七石是年至香港
 者八萬九千三百六十九石餘贖一萬五千四百九十二石
 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起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即西
 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牛莊一百十三石天津一千五百五

十五石之眾三百十八石宜昌二石漢口一千一百六十一
 石九江三千七十七石蕪湖三千四百石鎮江三千九百十
 一石上海一萬八千二百七十一石甯波六千四百石溫州
 二百三十四石福州六千一百六十六石淡水一千九百七
 十四石打狗二千六百七十二石廈門六千八百七十三石
 汕頭六千八百六十三石廣州一萬三千一百十四石瓊州
 一千一百六石北海一千一百石九龍二千八百五十一石
 拱北一千八百一十一石綜二十一關八萬二千六百十二石
 是年至香港者八萬八千八百三十石餘贖六千二百十八
 鴉片事畧

卷下

美

石餘贖之數則為香港年終所存及各口年終躉關者自是
 香港轉運各口洋藥無偷漏之患向之釐金年終報部一百
 萬餘兩者自十三年由關併徵以來第一年報部釐金四百
 六十四萬五千餘兩第二年則六百六十二萬二千餘兩核
 之因併徵所增經費每年僅三十三萬兩耳此洋藥釐金由
 關併徵之明效大驗也然而稅銀三十兩列之條約稅則不
 換約不得有毫釐之加而約載洋商止準在口銷售一經離
 口即屬中國貨物止準華商運入內地則內地釐金應徵多
 寡其權猶自我操每百斤即徵至數百金外人不能藉口也

今並此釐金亦列入專條一則曰不得較土煙稅捐格外加增不得別立稅課一則曰運送洋藥前往內地仍不免其輸納稅捐無論何時英有廢棄專條之權仍照津約辦理據此則權自我操之釐金不換約亦不得有毫釐之加其與土煙並論者蓋深知我重徵土煙一時難辦以此愚我而遂其陰狡之謀所幸者尙有四年以後皆可先期知照作廢一語竊願專條廢棄仍由我自行徵收無虞掣肘特恐積習相沿前轍易蹈未必能如各關之稽徵一律涓滴歸公耳當道光年間中國吸食鴉片者尙少印度煙稅亦不過重燒煙之信傳

鴉片事畧

卷下

三

入外洋英上下兩議院臣民多以鴉片貿易本干中國禁令以此用兵其曲在我遂有耶蘇教會遞稟求禁並請勿任印度栽種罌粟又有人在英京倫敦作鴉片煙罪過論以爲既壞中國風俗又使中國人猜忌英人而礙商局英王頗是之時義律意在用兵議遂寢迨通商弛禁後英之傳教士游歷各省見民間吸煙日眾勸止不可因於同治十二年春在議院論及大要謂印度鴉片流毒中國華人怨之鄰國非之損我英名因合英之善士聯名稟院致書各國有能痛陳鴉片利害者著爲論說儘六閱月內函達倫敦擇其尤善者酬金

六百次者半之通得五十四論中有四論爲華人所著取眾論編印成書以資國人觀感期有以款動之十三年秋有曾在中國傳教之雒魏林理雅格丹拏等三人曾在中國爲商之馬特生及其國中富商文士共六十五人於倫敦倡設勸禁鴉片會光緒元年五月復稟請議院設法漸令印度減植罌粟議院以四端批覆謂鴉片爲東方人性情所好日所必需一也華人自甘吸食與英何尤二也眾士所陳鴉片爲害情形過當難信三也罌粟關印度度支欲禁必倍徵他項恐激而變生四也觀其末端可知英人意向矣二年禮部左侍

鴉片事畧

卷下

三

郎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燾既至倫敦會中官紳視陳鴉片宜禁各節郭大臣於三年二月初八日與副使候補五品京堂劉錫鴻具疏畧謂西洋通市於中國歷無嫌怨道光二十年議禁鴉片煙遂至失和宜如何疾首蹙額相爲戒禁以示無忘國恥之義就臣等耳目所及言之鴉片之禁始自雍正時其初但充藥品販運內地所恃政教修明民間懷懍畏法無敢吸食至道光初而其風始熾由印度傳至雲南而南土興矣展轉至四川而有川土又傳至甘肅而有西土由是而至貴州至陝西山西一二十年來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西

洋販運亦漸增多勢將盡中國之人皆失其生理西洋人士知鴉片煙為害之烈與中國受害之深也將與設為公會廣勸禁止栽種販賣臣至倫敦其地世爵憂弗斯伯里及議政院紳士馬克斯求爾德及教士里格丹拏畢士等五十餘人相就論此義形於色竊以為禁止鴉片煙不在繁為禁令在先養士大夫之廉恥而其要尤在長官稽查督察使不能有所寬假宜先示限三年責成督撫分飭州縣多製戒煙方藥施散勸諭逾期不能戒者官吏參革生監舉人褫斥長官不舉發同罪而凡文武試士子例具五童互結宜以鴉片煙為

鴉片事畧

卷下

罕

首禁容隱者一並除名童生皆先停考濫入場者廩保坐黜廩生吸食皆先停止保人濫保者教官亦坐黜至三年期滿學校中不準復有吸食鴉片煙者用以激勵士民之心而作其氣亦在使知所恥而已其川滇甘陝各省栽種罌粟則必以課吏為先臣聞種罌粟一畝所出視農田數倍工力又復減省州縣因之添設陋規私收土稅亦數倍於常賦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處蔓延男婦相率吸食不能如印度所出煙土禁民吸食而南洋附近之暹羅東洋之日本皆有厲禁民間無吸食者獨中國販運銷行每年課稅數千萬為英國入

款一大宗而其地紳士會議猶勤勤焉謂煙土貽毒中國引以為咎倡言禁止伏乞 皇上堅以持之寬以期之責成各省學政整頓學校責成各省督撫整頓屬官而於栽種罌粟又須由督撫責成州縣勸諭紳民整頓所屬地方求實效而不為虛語務力行而不責近功其道無他在疏通民氣而已矣中國民情常若隔閭臣以為禁止鴉片煙當使教化轉移之意多防禁操切之術少使天下臣民喻知此意自有不敢不禁不忍不禁者存乎 皇上一心之運用中外人心無不響從臣等正月內接據粵紳唐德俊等稟稱咨請總理衙門

鴉片事畧

卷下

罕

轉奏其後屢見英國士紳力陳鴉片煙之害發於至誠又復集多人陳述此義人心向義之機不敢不據實縷陳此葉傳未便會中亦上北洋李大臣書陳明其事郭大臣嗣有請禁鴉片條奏其畧曰鴉片煙為害中國共五十年通計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五當是百之四五其害日廣其毒亦日深道光十九年 特詔嚴禁至激成海疆之禍而吸食者愈多至咸豐九年例禁已開更無顧忌臣於此時復為禁止鴉片之議人皆知其難行而臣揆之事理驗之人心願獨以為至易蓋使 國家嚴立科條責成地方官禁之徒以擾累百姓其

終必至愈禁而愈開使人民自爲禁制以獎勵其廉恥而激發其天良則動於 詔旨一二言而人心自振積弊亦將自除此臣熟籌深計而決知其必然者也僅就愚見所及畧具數條敬爲 皇上陳之一曰權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臣前摺議禁鴉片煙以清理學校爲先所有文武職官及舉貢士紳一例示限三年自屬一定不移之章程而其中情節實各不同有因治病吸食者有年逾五十精力已衰不能驟戒者惟當責成各地方官清釐整飭萬不可搜剔窺伺及開揭告之風其紳士五十以上已至垂暮之年亦可毋庸示禁蓋此

鴉片事畧

卷下

聖

次議禁之意在嚴絕其將來不在追咎其既往庶幾人心不至驚惶卽督撫大吏因病吸食者亦可無憂反噬 朝廷但有覺察無難處辦至於學校出身之階正本清源端在於是自府縣試互結卽須以鴉片煙爲首禁應纂入學政全書萬不宜絲毫寬假此權衡人情之大端也二曰嚴禁栽種以除蔓延之害臣前摺敘述陝甘雲貴山西四川等省栽種罌粟情形沿西數千里之地日肆蔓延內而江南之滁州浙江之台州亦皆種植罌粟有滁土台土之名向皆銷行內地是各省多種一畝罌粟卽民間多增一畝之害端 國家亦多廢

一畝之生產臣在京師聞山西撫臣鮑源深請禁栽種罌粟出省閱兵各州縣先期拔去驛路兩旁罌粟一二畝改種禾麥近年吏治廢弛日甚欺誣粉飾莫知爲非非得督撫臣深體 朝廷之用心切實推求斷絕根株萬不能實有裨益此嚴禁栽種之大端也三曰嚴防訛詐以除胥吏之擾 朝廷明示例禁督撫下其令於州縣卽授其權於書差乘勢苛擾得賄包庇其害且有不可勝言者自咸豐時開鴉片之禁旋禁旋開又旋加禁亦復無此政體臣之愚見以爲當時開禁僅及商民官紳仍照舊禁止是今日之設禁與咸豐之開禁

鴉片事畧

卷下

聖

用意正屬相同而一以勸戒爲義則差役之騷擾不能不先示嚴禁但有因事生風借禁煙爲名稍事訛詐應聽民人呈控交涉書差者立行拏懲交涉地方官者亦立予嚴參總期使民間實受禁煙之利而不至虛貽禁煙之害此嚴防胥吏之大端也四曰選派紳員以重稽查之責近年廣東設立勸禁鴉片煙會臣常嘉其用心之善然出自民間私議有勸導之功而無董率之責其勢不足以振發人心應飭各省督撫臣舉派在籍公正知事體紳員一二人使專司示禁鴉片煙之責以次責成各府州縣及學官各舉派總辦一人幫辦二

三人仍由府紳總其成以達於省紳而稽考其成效亦不必設立公局開支經費但由地方官及各紳民捐資廣製戒煙方藥分散四鄉責成各族族長稽查一族各鄉鄉長稽查一鄉督撫即因以推知州縣之奉行與否及各府縣紳員之得力與否一除粉飾之心而坦然示以大公惻然推以至誠紳民未有不感動踴躍自爲禁制者此舉派稽查之大端也五日明定章程以示勸懲之義竊查鴉片煙之盛行在道光中葉以後風俗人心因之日趨於澆漓水旱盜賊相承以起貽患至今是鴉片煙之爲害不獨耗竭財力戕賊民命實爲

鴉片事畧

卷下

罌

國家治亂之機一大關鍵是以道光中設爲厲禁嚴刑原屬懲姦之要義立法並無稍過惟當紀綱廢弛風俗頹敗之餘法令愈嚴推行愈多梗塞不能不以整齊之令寓諸從容勸導之中而人心翫法已甚其驟難禁革之積弊尤應明定章程以使知利病之切身而自求變計其法即取販賣鴉片煙之利以爲禁煙之資凡販運鴉片煙土者無論城郭市鎮概準釐稅加徵五倍永不豁免亦責成紳員互相稽查一由釐局徵收而酌提爲製造方藥之費其各省栽種罌粟者亦皆示限嚴禁各視土地所宜責令改種五穀其田土有多寡又

有承佃及自耕之田逾期不改種二十畝以上酌提一半充公承佃出自業戶之意全數充公出自佃民之意責成更佃不遵辦者亦全數充公二十畝以下勒限懲責其充公之田各就其鄉添設小學及各善舉由地方官督飭辦理有侵蝕者亦聽呈控懲辦此明定章程之大端也六曰禁革煙館以絕傳染之害鴉片煙爲害之烈尤莫甚於煙館無警平民及子弟之有管束者無不從煙館吸食以至積而成癮其害亦人所共知而不能禁革者在官之耳目不能敵書差之包庇也聞兩江督臣沈葆楨嚴禁煙館皆相率移至城外以沈葆

鴉片事畧

卷下

罌

楨切實認真其力亦不過周及城內而已非責成各處士紳自相稽查萬不能有實際而非督撫及地方官有實求整飭之心亦萬不能責紳士之奉行是以自古興利除弊尤以察吏爲先在京各城司坊等官在外各州縣巡檢典史能不以收受陋規爲事禁革煙館亦非難此嚴禁傳染之大端也伏查此次議禁大旨全無妨礙俟奉有禁止明文臣即照會英國外部漸次禁止栽種販運此時開辦之始惟當從容涵泳寬以二十年之期先官而後民先士子而後及於百姓一以漸摩勸戒爲義明示以 朝廷愛民之苦心力拯陷溺力

除苛擾與天下相感以誠而其大要尤在責成各省士紳自
立章程切實勸導謹奏四月初二日奉 上諭郭嵩燾奏鴉
片煙爲害中國擬請設法禁止一摺官員士子兵丁人等吸
食鴉片煙例禁甚嚴近來視爲具文吸食日眾爲害愈深該
侍郎等請以三年爲期設法禁止著各將軍府尹各直省督
撫斟酌情形妥籌具奏其各省駐防旂營著各督撫會同該
將軍酌度辦理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英人知有此奏由是
入會者年多一年七年四月初二日英議院諸臣會議有大
臣丕斯者亦會中人也出會中所遞請禁鴉片稟詞多至二
鴉片事畧

卷下

罌

當作罷論隨又聞英廷臣語佐些卑士曰印度所收鴉片稅
年中數實不貲今使禁之是將革除此稅也他日入不敷出
勢必另增他稅華民害去英民害來夫豈謀國之道蓋至此
英之隱衷始揭以示人夫必欲禁者教士也不欲禁者執政
也政與教原判兩途教以救人除害爲心政以富國強兵爲
本鴉片爲害人之物人人知之知之而設會禁之不復有所
遲迴不容有所顧慮此彼教士但知爲人計而不再爲己計
也印度自種植罌粟政府重抽其稅設官戍兵地方經費多
從此出使一旦禁絕費無從出此爲人計而不爲國計彼政
鴉片事畧

卷下

罌

百通內一通來自蘇格蘭具名畫押者五千餘人丕斯因向
眾力陳鴉片之害謂印度倘能別求生財之道樽節用項此
害去亦匪難且應將昔年煙臺所議條款第三端核准永不
向中國更改諸臣多是其說獨管理印度大員哈丁登以有
礙印度度支爲辭十七年三月上海得英京電報當下議院
關門聚議時大員佐些卑士倡議停給在印度種製罌粟及
發售煙土之牌照院員是其議者一百六十人非其議者一
百三十人準以英人從眾之例則牌照弗給可以行矣不謂
旋接復電英廷批駁謂議員動於羣言是其議者非出本心

誠得曲體郭大臣揆事理驗人心之言與英議院停給牌照
之意申明而發號焉庶幾弛而復張合乎弛張自然之道先
後直書其事覽者其亦有感於斯編歟

鴉片事畧

卷下

吳



太平天日

詔書一當初

天父上主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

完工上古之時普天下皆知感謝

皇上帝恩典當挪亞時世人被邪魔誘惑濫穢世間

皇上帝大怒連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橫流沉

沒世人殆盡至後天下皆敬畏

皇上帝惟以色列為最麥西侯獨苦害之

太平天日

皇上帝大怒降救以色列出麥西邦過紅海顯大神

蹟誅滅妖侯到西奈山

皇上帝親設十款天條奈後世多中魔計屢犯天條

皇上帝大怒欲盡滅世人斯時幸有

救世主天兄基督是

皇上帝太子情願降凡捐軀替世人贖罪

皇上帝割離恩愛因遣

天兄基督降生猶大邦顯無數神蹟年三十三被

太平真主此又是

天父

天兄莫大之恩愛憐恤世人故特賜真光照凡間
主年二十五歲在天酉三月初一日子刻見
無數天使自天降下說接昇天又見穿黃
袍小孩子至面前見有像似雉雞高數尺
立于其前

君土父

太平天日

三

君王母李王長次兄仁發仁達嫂黃信王娘賴又
正月宮等咸在 對父尤悲曰有負父兄
功勞矣 又命其妻賴又正月宮云爾為
朕妻爾不可嫁爾身懷妊未知男女男歟
當依兄勿嫁女歟亦然舉家之悲妻尤悲
甚俄而天使扶

真主坐轎迤邐從東方大路而昇

主在轎甚不過意到天門兩旁無數嬌娥美女

原缺

迎接

主目不邪視到天堂光彩射人迥異塵凡見無

數穿龍袍角帽者咸來見

主繼傳旨剖

主腹出舊換新又將文字排列旋繞

主前一一讀過後有天母迎而謂曰我子爾下

凡身穢待爲母潔爾於河然後可去見爾

爺爺

太平天日

四

朕身潔淨天母乃引見

天父皇上帝頭戴高邊帽身穿黑龍袍滿口金

鬚拖在腹尙像貌最魁梧身體最高大坐

裝最嚴肅衣袍最端正兩手覆在膝尙

主到前跪拜畢立於旁

天父皇上帝悲詔曰爾昇來麼

朕說爾知甚矣凡間人多無本心也凡間人誰非

朕所生所養誰非食

朕食衣

朕衣誰非享

朕福天地萬物皆

朕造成一切衣食皆

朕賜降如何凡間人享

朕福多瞞昧本心竟無半點心敬畏

朕甚爲妖魔迷惑耗費

朕所賜之物以之敬妖魔好似妖魔生他養他殊不

太平天日

五

知妖魔害死他纏捉他他反不知

朕甚恨焉憫焉

主聞此詔心甚不平欲卽去勸醒他們使各人

識得妖魔詭計回心敬轉

天父皇上帝

天父皇上帝曰難難

天父皇上帝常教

主坐裝衣袍要齊整頭要軒昂身要挺直兩手

要覆在膝兩脚要八字排開

天父上主皇上帝又携

主在高天指點凡間妖魔迷害人情狀一一指

主看湖又將其手降賜凡間妖魔即冒功勞亦

一一指

主看湖指畢

主見

皇上帝回頭不看有時

太平天日

六

天父上主皇上帝見妖魔十分作怪怒甚立差天使

下凡誅滅妖魔條上來矣斯時

天父上主皇上帝所指看一切妖魔總無非冒

天父上主皇上帝功勞迷壞世人行邪事犯天條不

必敬畏

天父上主皇上帝而敬畏他之意間有不敬畏他者

他則擾害之苦磨之

主怒甚因請

天父上主皇上帝曰爺爺他們如此作怪如何不誅

滅他

天父上主皇上帝詔主曰不但凡間有妖魔即高天

三十三天亦闖有妖魔矣主曰

爺爺有這樣大權能要他生即生要他死即死緣何

容他們闖來

天父上主皇上帝曰暫容他們作怪一陣然後收他

難道他們還走得

太平天日

七

朕手段主曰但容他一陣既難為我兄弟姊妹受氣

矣

天父上主皇上帝曰爾且看他們如何若果容不得

便一概驅逐矣

天父上主皇上帝又指主看出這四方頭紅眼睛之

妖魔主時時關顧他看見他總是古古怪

怪迷惑人纏捉人主因請

天父上主皇上帝逐他

天父上主皇上帝曰他們果如此作怪爾奉

朕命斥逐他走主奉

天父上主皇上帝命斥逐妖魔頭曰朕

天父上主皇上帝吩咐朕來諭爾速速好走矣這妖

魔頭凡間人所稱閻羅妖又稱東海龍妖

者想走又不想走主迫他走曰爾速走此

處所在甚好但爾無福氣又爾腥腥臭臭

身何得居此處住妖魔頭無奈何乃走天

太平天日

八

堂間有被迷壞心腸者亦欲跟隨他走斯

時

救世主大兄基督統衆天使咸集

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發聖旨凡高天人有跟隨妖魔

頭走者個個要捉回凡有奸心幫妖者及

一切偷闖之妖魔仔個個要驅逐下去又

推勘妖魔作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教人之

書多錯

天父上主皇上帝命擺列三等書指主看曰此一

書是

朕當前下凡顯蹟設誠所遺傳之書此書是真無有

差錯又此一等書是

朕當前差爾兄

基督下凡顯神蹟捐命贖罪及行爲所遺傳之書

此書亦是真無有差錯彼一等書這是孔

丘所遺傳之書卽是爾在凡間所讀之書

太平天日

九

此書甚多差謬連爾讀之亦被其書教壞

了

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責孔丘曰爾因何這樣教人糊

塗了事致凡人不識

朕爾聲名反大過於

朕乎孔丘始則強辯終則默想無辭

天兄基督亦責備孔丘曰爾造出這樣書教人連

朕胞弟讀爾書亦被爾書教壞了衆天使亦盡歸

答他主亦斥孔丘曰爾作出這樣書教人爾這樣會作書乎孔丘見高天人歸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與妖魔頭偕走

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將孔丘捆綁解見

天父上主皇上帝

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撻他孔丘跪在

天兄基督前再三討饒鞭撻甚多孔丘哀求不已

太平天日

十

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補過准他在天享福

永不准他下凡當時

天父上主皇上帝命主戰逐妖魔賜金靈一雲中雪

一命同衆天使逐妖魔三十三天逐層戰

下其跟隨妖魔頭走之兄弟姊妹逐一捉

回高天其有奸心幫妖魔頭及偷闖之妖

魔仔逐一驅趕驅趕甚妖魔頭同這妖魔

仔回頭同主戰但勢不能抗主那時有

天父上主皇上帝作主妖魔雖詭計百出總一一被主破盡主與妖魔戰時

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其後

天兄基督亦在其後執金靈照妖妖不能害主且

妖不敢見金靈見金靈即走其妖頭甚作

怪多變有時打倒地倏變為大蛇矣又將

大蛇打倒倏又變為別樣矣能變得十七

八變雖狗虱之小亦能變為主戰到憤怒

太平天日

十一

時欲遽收他

天父上主皇上帝大呼曰不可不可只斷服他就罷

主不解其故

天父上主皇上帝諭曰這妖是考蛇能迷人食人靈

魂若即收他許多被他食之靈魂無救矣

况汚穢聖所故暫容他命即這妖魔仔

天父上主皇上帝亦吩咐主不可遽收他待到凡間

這一重天然後砍他也主有時戰困而睡

衆天使重重圍護妖不能害睡醒又戰其
三十三天所闢偷之妖魔仔及有奸心帮
妖魔頭者俱一一逐下凡間逐下凡間這
重天時主怒甚大呼衆天使曰斬斬衆天
使乃奉

天父上主皇上帝命

救世主天兄基督命又奉主命將

天父上主皇上帝所賜主雲中雪砍了妖魔無數而

太平天日

士

妖魔頭已先遁去矣於是妖懾服其遵命
落十八重地獄不敢作怪者三分居二焉
主有時戰餓其

天母及衆小妹摘高天甘菓昇主食其色甚黃其味

甚香主與妖戰其

天母及衆小妹亦皆出力助主故所戰無不勝矣戰

勝回歸高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十分歡喜乃封主爲太平天王大

道君王全

天父上主皇上帝命主曰爾名爲全矣爾從前凡間
名頭一字犯

朕本名當除去爾下去凡間時或稱洪秀時或稱洪
全時或稱洪秀全爾細弟之名與爾名有
意義焉其時主在高天有殿在東郭

天父上主皇上帝常教他唱詩或字眼不變

天父上主皇上帝教一字一字長聲而唱則變

太平天日

士

天父上主皇上帝有時命其

天兄基督教主讀字不變

天兄基督發怒其天嫂勸止其

天兄天嫂甚思量他可稱長嫂當母焉其

天兄基督或有苦迫其

天母即勸止其

天兄其

天母甚慈愛他洵稱嬌貴之極焉主正月宮在高天

事主甚恭謹其時正生一子未曾安名其

高天衆小妹亦時或陪主讀詩書琴簫鼓

樂快活無窮主此時不願下凡矣但

天父上主皇上帝常命主曰爲爺教爾多讀些詩書

後作憑據爾仍要下凡也爾若不下凡凡

間人何能得醒得昇天堂乎主曰唯唯但

主心不願下凡矣有時

天父上主皇上帝催促甚主不得已既下幾重天仍

太平天日

丙

然退回

天父上主皇上帝烈怒主乃吩咐其正月宮曰爾且

帶子同爺爺媽媽哥哥嫂嫂及衆小姑娘同

居住待朕下凡理爺爺事畢然後昇天同

爾享安樂焉於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同其

天兄基督及衆天使送主下凡見凡人剃頭

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爾看凡人這樣貪威風見凡

人好飲酒

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爾看凡人這樣變怪其口好

吃見凡人食烟

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爾看凡人這樣變怪其口出

烟見人溺邪

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爾看凡人這樣變怪不成人

類

天父上主皇上帝又命主曰爾今名爲全

太平天日

圭

朕唱詩與爾聽爾牢記在心待後有對驗焉

天父上主皇上帝唱曰

有個千字少一筆 在爾身尙說話裝

有個介字頂尙頂 財寶來裝就成王

一長一短爾名字 有刀無柄又無光

爺爺生爾是七名 一橫一點不是說

有個鬚鬚五寸長 彎彎一點在中央

天父上主皇上帝又命主曰爾下去凡間還有幾年

不醒但不醒亦不怕後有一部書昇爾對

湖此情既對湖此情爾卽照這一部書行

則無差矣但爾照此書行凡間人多毀謗

爾侮笑爾看小爾

朕唱詩與爾聽

一個牛蹄有百五 人眼看見酒中壺

看爾面尙八十丈 有等處所實在孤

主別

太平天日

去

天父上主皇上帝及

天兄基督臨下凡時有難色

天父上主皇上帝曰爾勿懼爾放膽爲之凡有煩難

有

朕作主左來左頂右來右頂隨便來隨便頂爾何懼

焉

天父上主皇上帝命寫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差其

兵權放在主宮門首作憑據主自三月初

太平天日

一日昇天至送下凡時約四十餘日

天父上主皇上帝雖吩咐甚悉既在凡間時則未能

盡醒然於心也後 君王母李在宮門首

覓見此七字 君王父持與主看主曰天

果是更朕名爲全也主遂對其父兄曰朕

是天差來真命天子斬邪留正其族人或

親戚來見主手直放在胸前比人要正曰

爾們要速速鍊正天話爾們變妖矣今天

太平天日

去

差朕來收妖怪朕下天時既落了天羅地

網網盡妖怪矣其姊洪辛英來見主曰姊

朕是太平天子以手畫寫太平天子四字

與姊看有時唱高天之聲與他們聽人以

爲顛又有不論男婦其人好來見主卽施

禮請坐極好講話其邪人來見主則大聲

叱曰爾速速走朕是何人爾敢大胆來見

朕朕乃真命天子斬邪留正爾識得朕麼

三六七

其父兄及旁人俱不測其故總以為顛
君王父且罵之主曰朕不是爾之子爾罵
得朕麼人愈以為顛不知此正是高天妙
算正天所以遮護主也主自是志度恢宏
與前迥不相同年三十一歲在癸榮六月
有一天將曉時主聞有老人在床前呼喊
曰爾還這樣好睡乎爾還不醒乎主即起
身自思曰奇矣時主適看勸世良言一書

太平天日

大

看見其書說有一位造天造地造萬物大
主宰之

上帝人人皆常敬畏他崇拜他至於世間所立一切
邪魔該殺皆是凡間人中丁蛇魔鬼魅之
計至為其所捉陷入地獄沉淪世人切不
可跪拜他要回心敬轉
上帝方能脫魔鬼之手得尙天堂又說有一位
救世主基督是

上帝太子前一千八百餘年

上帝因世人信邪魔行邪事背逆罪大欲盡滅世人
則不忍於心欲盡救世人則有碍於義因
於無可如何中乃差太子

基督降世替人贖罪代世人受苦難臨降世時天
使讚揚空中曰今日有生

救世主矣天上榮歸

上帝地下太平人間恩和矣

太平天日

五

基督年三十施教傳徒勸世人要在

上帝面前悔罪丟棄一切邪魔遵守天條方得昇天
年三十三贖罪期至被世人陷害釘死十
字架完成

上帝遣降旨意死後三日復醒仍與門徒講湖天情
四十日之久然後昇天吩咐門徒曰天地
之間朕操萬權矣爾們且往普天下萬郭
廣傳福音與衆人聽信者則得救不信者

則被定罪矣又說現今

基督在高天為萬郭

救世主

天父上主皇上帝交權與他統眾天使救世人脫魔
鬼之手等語將此書所說反覆細勘因想
起天酉年昇天及下天所見所為之情一
一與此書所說互相印証若合符節 主
乃悟當日臨下凡時

太平天日

三

天父上主皇上帝曾吩咐曰爾下去凡間還有幾年
不醒但不醒亦不悔後有一部書昇爾對
湖此情既對湖此情爾即照這一部書行
則無差矣即此一部書也 主此時如夢
初覺乃作感悟悔罪詩曰

吾儕罪惡是滔天 幸賴基督代保茶
克勝邪魔遵聖誠 欽崇上帝正心田
天堂候頌人宜慕 地獄幽沉朕亦憐

太平天日

及早回頭歸正果 敢將方寸俗情牽

首與蓮花塘李敬芳在

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 主勸其家人要在

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丟棄一切邪魔 主家

人初不信乃將昇天時叱其父兄等語曉

其家人曰朕昇天時所話老亞公即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所話有些食同別人飲了食了就

是敬邪魔所話爾們無本心丟却老亞公

太平天日

三

同別人較好就是不敬

天父上主皇上帝反敬邪魔歷歷互証一番其家人

方醒舉家在

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丟却一切邪魔遵守天

條 主有族弟于王洪仁玕頗有信德見

識 主將此情對他說湖他即醒悟 主

又將此情說知南王馮雲山南王馮雲山

亦有見識信德一間即醒悟三人同在

三六九

天父皇上帝面前悔罪同往石角潭浸洗七月十四日主到五馬嶺將此情對彭參平彭昌珩彭壽伯等詔湖他們亦在

天父皇上帝面前悔罪其初年頗有人信從之者年三十二歲在甲辰二月十五日主

同南王馮雲山馮瑞嵩馮瑞珍出遊天下將此情教導世人始由廣東省城繼由順德復旋回轉遊南海番禺增城從化清遠

太平天日

三

英德函江陽珊連珊等處三月十八日到白虎圩主此時意欲自己往遊八排分發馮雲山馮瑞嵩馮瑞珍三人回家馮瑞嵩馮瑞珍二人則願回南王馮雲山則願與主遍遊天下艱苦甘心主乃與南王雲山別馮瑞嵩馮瑞珍往遊八排到南江排將此情此道勸化猛人數日乃出珊到蔡江主曰現今不若到廣西也由蔡

江到珊逕由珊逕到石叻到荔枝舖由荔枝舖到金庄由金庄到南豐由南豐到魚塆由魚塆封川由封川到容圩由容圩到藤縣由藤縣到大武由大武到木落由木落到蒙圩一路俱托賴

天父皇上帝庇護四月初五日由蒙圩到廣西潯州桂縣賜谷村黃盛均表兄家下主寓其家時寫勸人拜

太平天日

三

天父皇上帝詔傳送人主與南王常寓黃盛均家其二表兄黃盛潮三表兄黃盛乾四表兄黃盛坤五表兄黃盛爵等則接至家焉主聞土人說此處有六窠妖廟一男一女甚靈主問曰是夫婦乎土人曰非也當初二人在此山和歌苟合而死後人傳聞得道故立像祭祀主曰有是哉何凡間人愚且甚他淫奔苟合天所必誅而

得道且問得何道乎乃悟廣西滯亂男女
和歌禽獸不如皆由此等妖倡焉故作詩
以斥云

舉筆題詩斥六窠 該誅該滅兩妖魔

滿冊人類歸禽類 到處男歌和女歌

壞道竟然傳得道 龜婆無怪作家婆

一朝霹靂遭雷打 天不容時可若何

七月時候 主見表兄家苦甚難過意適

太平天日

酉

與南王到田寮語言有拂逆 主即回賜

谷村與南王雲山洪仁球恤王洪仁正等

議回東 主欲連夜到林橋待湖早他三

人趕來也洪仁球曰爾連夜私走人有猜

疑焉乃湖早詔表兄黃盛均曰朕欲回東

矣黃盛均曰他三人回得臣子黃維正現

未放出 主回不得不若他三人先回去

罷待臣子出來然後送 主回東未遲也

太平天日

主決意要回黃盛均泣曰 主若回東

我亦不留命矣南王雲山三人並勸 主

勿回二十三日 主遣南王馮雲山洪仁

球恤王洪仁正三人先回東黃盛均送三

人到潯州三人留滯六七天盤費用去些

南王此時見 主未回他是不願回東兼

有張永綉勸他同伴不回故南王獨留潯

州八月十五日親王黃爲正出班房其先

太平天日

壬

主勸表兄黃盛均拜

天父上主皇上帝使他朝晚求

天父上主皇上帝救黃爲正早釋放親王黃爲正

既歸家後 主亦勸他拜

天父上主皇上帝遵守天條此處兼有人信從真道

十月初 主欲回東乃聞南王還在潯州

初九日黃盛均送 主到潯州 主到南

門掌塘張考水處跟問南王張考水曰九

三七一

月二十時候南王同我姪張永綉商議回東也近日二人未曾到此處大約二人既回東矣 主乃不復尋南王別表兄登艇而回二十一日始到家 主自二月十五日

太平天日

美

日出遊以後該處人訛傳 主與南王被入陷害其父兄半信半疑時時納悶 主妻賴又正月宮時時啼哭後有洪仁球恤王洪仁正二人帶回家信其父兄方纔放心 主到家跟問南王回來否俱答未回乃知南王還在潯州也此時于王洪仁珂染病見天啓奏 主曰兄三十八歲方登天子位也南王與張永綉留滯潯州月餘後至古林張家乙巳年南王寓紫荆山高坑冲張家南王時常將此情教導人間有信從真道焉丙午年南王寓黃泥冲曾玉珍家南王亦時常將此情教導人曾玉珍

子曾雲正頗有見識信德一聞此情即回心在

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遵守天條他却信得真不獨不拜偶像且時常誨弄偶像人以為顛他亦無猜疑焉丁未年南王仍寓張玉珍家 主回東後年三十三歲在乙巳矣作原道救世詔原道救世訓年三十五歲在丁未二月初 主與于王洪仁珂到廣

太平天日

毛

東省城禮拜堂後于王仁珂回歸主獨留禮拜堂與花旗番羅孝銳共處數月 主曆將舊遺詔聖書前遺詔聖書細覽乃悟當前戰妖時 天父上主皇上帝所指此一等書是 朕下凡顯蹟設誠所遺傳之書即此舊遺詔聖書也并悟 天父上主皇上帝所指此一等書是 朕差爾兄下

凡顯神蹟也捐命贖罪及行爲所遺詔之書卽此前遺詔聖書也六月初十日主再遊廣西卽由省城到官窰由官窰到西南由西南到廣利由廣利到肇慶由肇慶到祿步由祿步到梅子沉地海邊灣有十餘強盜攔路主拔劍強盜跪賺曰我們是查私考將不得動手主未開言強盜既舉鎗砲刀銃圍住主此時身尙所

太平天日

天

帶一劍盒尙鑿有全字者亦被奪去行李銀錢一空只剩存些替換衣服是日到悅城進退兩難次日由悅城到九官由九官搭舡到德慶州時無盤費心頗煩時有水陳某二人勸慰曰舡到灘頭水路開主亦以爲然凡事有高天作主朕今且去搭梧州渡看天父如何救我也主坐舡愁煩無語只暗求

天父上帝憐救因想當前昇天臨送下凡時天父上帝曾吩咐曰爾放胆爲之凡有煩難

有朕作主今日當煩難勢必有救但不知

天父上帝如何救我也

主每天只食一餐托賴

天父上帝化醒舟人時有江西李相肇廣東歐純歐良高要陳正主到舡尾食茶

太平天日

天

其四人相談曰此先生如何這樣愁悶又不食飯他又不是病必定別有事情試問他如何主聽知四人論已仍歸自己臥處江西李相肇開口問先生有何愁悶飯又不食主見問將根由對他詔明四人齊聲曰主不早說明今晚主同我四人食飯飯錢臣們同主拆渡錢臣們相勸渡仔但不知主到何處還要幾多盤

費方能得到也 主曰朕到潯州桂縣但約數百文足矣四人曰數百文既足便易易矣 主見四人如此大義較放心些暗謝

天父皇上帝舡到梧州四人支拆飯錢外

主於是到梧州搭舡到容圩由容圩到珊寮由珊寮到藤縣由藤縣到珊村由珊村到大烏由大烏到馬皮由馬皮到蒙圩由

太平天日

三

蒙圩到桂縣賜谷村舊歲八月南王同曾濶正由紫荆珊來探黃盛均故黃盛均等知南王在紫荆珊也 主甫到數日便欲到紫荆珊七月十五日 主同覲王黃爲正由賜谷到勒馬由勒馬到東鄉十七日由東鄉路過逢九妖廟 主人廟命覲王黃維正捧硯 主舉筆題詩在壁云
朕在高天作天王 爾等在地爲妖怪

迷惑上帝子女心 靦然敢受人崇拜上帝差朕降凡間 妖魔詭計今何在朕統天軍不容情 爾等妖魔須走快是日到紫荆珊南王喜出望外越二日主命覲王黃維正轉回桂縣 主每天同南王寫書送人時將此情教導世人多有信從真道焉幸得曾濶正四處代傳此情大有功力故人多泐醒也 主居月餘

太平天日

三

主與南王馮雲山曾濶正曾玉景曾觀瀾等寫奏章求天父皇上帝選擇險固所在棲身焉九月初主由黃泥冲轉寓高坑冲嘏王盧六家聞土人說象州有一甘妖廟甚靈 主問有何靈土人曰象州州官朱某驗屍經過其廟他敢拖州官朱某下轎要這州官朱某送隆袍纜放他即廟祝燒香點燈要打鑼

恐或撞見該處不敢亂講他若有人亂講

他他便作古怪害此人家中不安要此人

將猪牛祭他然後無事 主又問其當初

如何出身土人奏說當初打死母親

主歎曰此正是妖魔也 朕先救此一方

民九月十六日 主率南王馮雲山曾漢

正嘏王盧六陳利往象州破此妖庙十七

日始到十八日 主親到其庙以大竹搞

太平天日

三

此妖魔罵曰 朕是真命天子爾識得

朕麼天酉年 朕昇高天 朕

天父皇上帝命 朕同眾天使戰逐你們一切

妖魔那個妖魔不被 朕戰到服處爾今

還認得 朕麼若認得 朕爾今好速速

落地獄矣打死母親爾大罪一敢冒

天父皇上帝功勞爾大罪二天地萬物

天父皇上帝造成人人是

太平天日

天父皇上帝生養故人人該跪拜

天父皇上帝爾有何功德人不是爾生又不是

爾養不關爾事爾有何面目敢冒

天父皇上帝功勞竟覩然受人拜跪爾大罪為

何如乎迷惑

天父皇上帝子女心腸爾大罪三誘賺

天父皇上帝子女肉食爾大罪四纏捉

天父皇上帝子女靈魂爾大罪五爾細妹與同

太平天日

三

年坐爾大罪六歡悅婦女唱邪歌爾大罪

七纏捉

天父皇上帝子女行淫樂爾大罪八誘惑

天父皇上帝子女行邪事爾大罪九種種作怪

作妖迷壞害累世人爾大罪十犯了十款

大罪天理難容爾速下地獄永不准爾在

世迷惑害累世人命其四人將妖眼挖出

鬚割去帽踏爛隆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斷

三七五

主題詩在壁云

題詩行檄斥甘妖 該滅該誅罪不饒

打死母親干国法 欺瞞上帝犯天條

迷纏男婦雷當劈 害累世人燒定燒

作速潛藏歸地獄 腥身豈得掛隆袍

後寫太平天王題又寫天條及王詔貼壁

詔諭該處人民其詔云奉

天父上主皇上帝真命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詔諭

太平天日

言

該處人民爾等知此甘妖怪既犯了天條

大罪乎打死母親大罪一敢犯冒

天父上主皇上帝功勞大罪二迷惑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心腸大罪三誘賺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肉食大罪四纏捉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靈竄大罪五細妹與同年共

坐大罪六歡悅婦女唱邪歌大罪七纏捉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行淫樂大罪八誘壞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行邪事大罪九種種作妖作

怪迷惑害累世人大罪十犯了十款大罪

天理難容 朕奉

天父上主皇上帝命親身到此毀破此妖繼自今其

令此妖永不准在世作妖作怪迷惑害累

世人并令該處人等永不准復立此妖廟

仍拜此邪魔倘敢抗命定與此妖一同治

罪欽此

太平天日

言

南王馮雲山亦題詩在壁云

奉天討伐此甘妖 惡孽昭彰罪莫逃

迫我弟妹誠敬拜 誘吾弟妹樂歌謠

生身父母誰人打 做首邪屍自我拋

該處人民如害怕 請從土壁讀天條

十九日回歸紫荊冊自打破此妖傳聞甚

遠信從愈衆十一月初旬 主又別南王

同會玉璟由紫荊冊到桂縣賜谷村越數

日曾玉環回紫荆珊 主題詩誠他云

迷途既返速加鞭 振起雄心趕向前

盡把凡情丟却去 方能直尙九重天

前此 主與曾玉環來桂縣時路經武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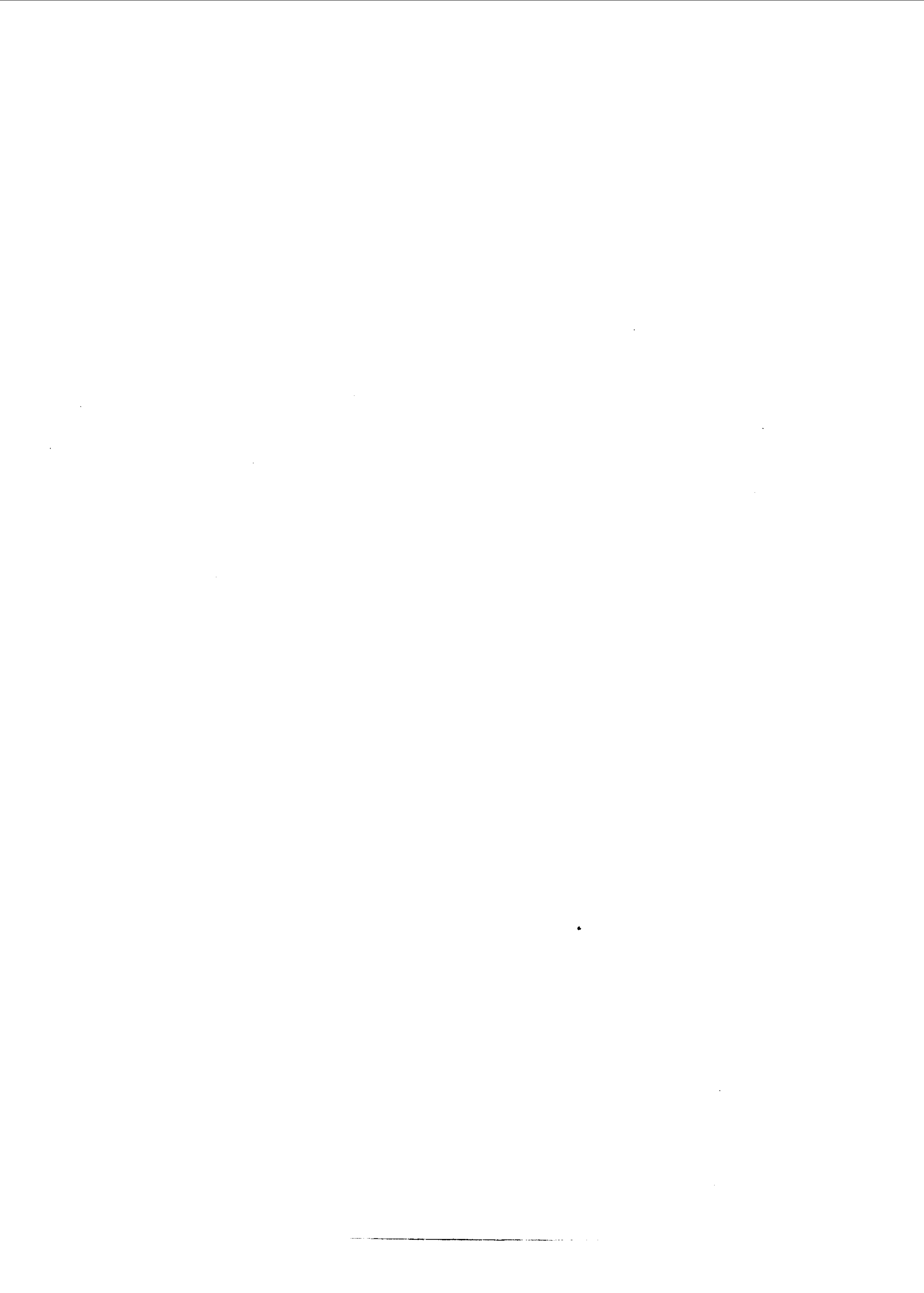
十一因風雨甚 主投宿黃四家

主將此情教導該人間有人信從真道者

焉

太平天日

美



甲子年正月同破被

有見利中取大人量廣日食濟云又

中書無忌至訛向來情是日遊一大概

同系未得十分明定是以再用慈心一

月自戒 王德立前寒

詔書明教將其古身起義之日

破未及不隨一記存心之大界

中堂玉隆一片之心得就並未

一拜 天皇身之首載書其在家

長兄法仁發治兄法仁達 天皇名

合母長治兄是其一因母所生

外此長治元在亦稱曰法夫全在

同年三月病死去七日置魂自

詳天託元關之語以言勸世人

修善者若以日拜 上帝者

上三

李秀成自述

不拜上帝者始人致上帝者不得

拜別神拜別神者有罪故世人拜過

上帝之及俱敢拜別神為世民者俱是怕此

弟交人何人不怕故而從之天王是廣遠

人化花界上列廣皇此桂平武宣廣

陸川博白俱是羅敷千里

教人致拜 上帝

教人致拜 上帝

人亦有從之亦有不從每村或百

下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亦有

明白之士不從從者俱是畏夫之

苦之家積多結成聚眾所知者

者深遠固為者

聖貴而三

名達聞天官丞相奏曰曰六人深

六人以外未有人知

其時皆星

其時皆星

三七九

東王楊秀清住在桂平縣
在家種山燒炭為業

後伴之可悉不知天意如何代此

天至頂而信用一國之不

嚴整責罰分明而聖朝素

廬陸簡同人在水種田

一南王馮雲之在示讀書

人謀去則同者

昌探此人在家是士入衙門

士身見机是受之意才足

桂平縣白沙人氏家讀書

丞相奉日昌亦桂平白

無尾也才情忠勇信義

天至起事教人拜上帝者

化在衣之時至未志一月

化在衣之時至未志一月

化在衣之時至未志一月

此皆為有洪元生而已

將數年未見動靜自道光

練團練而拜上帝之人

各自自氣各是百強

三特團練拜上帝之人

博台台汝不約同日起

化誠實不詳過是心拜

信以起義之時天王在

內密藏並無一人得者

管中騰身相連高隔七

難行時在衣知金田

難行時在衣知金田

難行時在衣知金田

難行時在衣知金田

難行時在衣知金田

金田里大黎三
百餘里元州
山人起義處
外隔大板石
家中七十里

有拜上... 到家後未...

仍言在... 金田之東...

孔... 金田有大頭...

大里... 羅大綱...

即入金田... 設軍設大頭...

即入... 不其... 非是...

後... 羅大綱...

移營... 武宣東鄉...

亦... 武宣...

仍... 金田...

清... 四圍...

閱... 恩...

官... 軍...

然後... 出...

公... 水...

自武宣... 移營... 亦不少... 遇我... 那在新... 因清... 甚及... 份之...

李秀成自述

大... 羅... 恩...

兄... 弟...

皇... 教...

日... 不...

弟... 十...

已... 十...

自... 拜...

大... 黃...

經... 大...

地... 週...

經... 過...

水... 路...

北... 路...

北... 路...

北... 路...

北... 路...

三八一

即取入深山亦被拿之西王在戎
 家近村即老驍傳命元拜上帝
 不必畏此今家食銀我家宜苦百
 不逃臨行營之時元是拜過上中
 有屋俱要放火燒之無命以而地
 鄉下之人不知離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
 後又有追兵而何不畏一路由大物泰上
 安打破永安即在外城屯扎數月後圍寨
 中堂及如向大軍四方圍困內外不
 通後有如仲一季小路過招平而
 是清朝壽春兵在此把守經羅文綱
 率領人馬前去打破方得小路出圍得
 火藥十餘担方有軍法外不然而上不能得去
 此段因在永安並無未有所聞之火藥
 實係由中十餘担之火藥永安水
 軍營是天官丞相言曰昌

之軍是張敬修圍打後
 道仙回被鳥大軍追趕各死天朝
 百六男女六千餘人象見勢即
 日齊心而鳥軍死感後去
 死鳥軍少五千鳥帥被復在
 塘坪城即步勝之後東王傳令不行
 招平小步由小路過千角猛山出正
 處上六塘馬田圍困一月有餘攻打未
 下退軍由象鼻山渡河由安吳到全
 州攻破全州之後部下道州打利時江軍
 招得湖南道州江軍水明之象是有
 一之數步將進軍即向張西軍後移
 師到柳州入柳州亦招三三萬象凌
 州各得殺平後移營西望蕭朝貴亦
 開林鳳祥等來打長沙此時我
 兵未任事西到長沙攻打

天子同東上在柳州西三中的身死後李
 開芳具本回柳。天子同東王務營
 未具沙實力次打數十未成功連開
 地道救倒具次大城官兵不能勇
 進外面情朝向聖上軍圍困在具沙
 對面沙所番勝一仗甚死清朝官兵數
 十以後破城仍然未下天朝官兵有報
 無有油外可食自具心在而力不
 是以攻城未就。天在具沙以南開步
 聖上呼移才歲妻移始封東西南北
 翼在前天呼才歲在後製製造
 聖成攻城未下計及移移由益陽具
 靠洞廷也而常德款取湖南官家到
 益陽忽捨得民舟數千後而改作
 順流而下過林子口而去洞手到具
 水旱而下湖北破具得具

李秀成自述

桂之器械盤運下丹下一仗破漢
 陽得漢口困武昌然後開道破城此
 時東王章事全李開芳林厚祥羅大綱
 掌兵次打廿餘日而破武昌後而水守直
 到陽羅破黃州取州州九以破安省
 俱是水旱五行那時胡以統李開芳林
 鳳祥葉陸路之兵東王生翼王天官
 相以父羅大綱賴漢英平水軍克得
 安省未守趕下江南將四面圍困
 七日破由儀鳳高而水而舟一餘
 各盡滿載糧食等件此將天王而東
 王謀及分軍鎮守江南天王口歌口
 河南取河南為業後一老年關
 南水未大身揚言親京東王不可往
 河南云河南河水無糧敵困不能
 解步令有具天有舟一萬千又

三三三

何必姓河南之京乃帝王之家城高
 也家民富足錢曰不立都而往河南
 何也他又去河南為是中州之地足
 務險其實不及江南請東三思曰後
 東王復想見這老水手之言因而未
 往此水手是也東王坐舟之人被諷水
 手語故而改從後即未往移 又王駕入
 南京後改為天京開立軍伍整立營
 規東王佐改革嚴整立法安民將
 南京城內男女分別南男行女行百
 工類類隨營者隨營不願隨營者
 各充家士門去者准其力拿不准
 批相女由男而女不得誑子母
 不得至言歡整其心佩取安民者
 出一嚴令凡安民之家何官何吏
 世故入民之方者斬不赦曰脚查八

及夜門口即斬左殿右御水之
 門口者刺右也法津嚴故祭五年開
 上下戮功利民心服東王令嚴軍民
 自威張揚不知自過一朝之人是首
 事昌輝而石遠開泰今日日是大齊
 一心計議起之
 積怒子心口順而心怒
 製成忠字積怒和係東北異三人不
 北習三人同心一怒于東波北三特東
 王善言乃是也習異王三人密議獨
 五人因東王天玉寬信權
 要逼天玉封其一歲那特權
 皆在東王一人手上不得封逼天玉刻
 到東王府封其可動北習而三不
 服自不別東王款事皆受從北
 東王習異王心因

周寧國瑞朝
帥將如風不知
多宗此人後
而侍王李守賢
二人戰死在蕪
湖灣

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事後
望秀東王之後行將東王統下親戚
及我大小男婦盡過步是行也
之後注王和列京城金步許注在
湖北注山都同曾錦義張瑞謀
起他心入要將而皇王所注後
得悉此事注由小南門而走上安春
計議報他注紅山之軍下注寧國北
王在朝不分清白注文武大小男女注勢
大甚各聚五合朝注同心注北來之人注心
定後將北王首級解王寧國注翼王朝
春注果是不差後翼王回京注合朝
同舉翼王提政務注眾人歡說
不樂心專用安福西王注安王即是王長
兄洪仁欽福王即王汝元洪仁達

李秀成自述

朝中之人注甚不嚴謹此人又時才情
又無算計一味古執認字天情而
朕之意見不若注抑制翼王是以注果
王而安福王三注結怨被忌注抑制王京今
而遠征未肯回者注因此之由也今將
起注義兵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
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注翼王石達
開天官丞相奉注地官丞相李開芬
天官副丞相林鳳福注冬官正丞相羅大
綱夏官正丞相陳玉英注班前任事二
王合心舉義注圖謀之實稿後此人
自行相步注亂世之注前注載明已將
李秀成在天朝中身注年奉命
戰征一切之情注明白注隆
奉星老中堂玉登一視便也

三八五

我志天之所見在
杭州西湖山後有
一老師年有九十
餘歲教我七十
日七夜不知後此
此人不知而為子
孫無由合觀此
文也

自初生在廣西梧州府藤縣縣城
 鄉五十七都共恭球新街村人父李言高
 獨生李秀成字以成二以母陸氏
 幼承志學念種地耕山種五穀
 守分安貧自幼時八九十歲之間隨
 父讀書家不置不識字
 知表裏與自好
 上卷考運米大在道光廿七
 間有文自吏省花與上未廣西
 梧州桂平不遠冬音與故人歌
 此三節前偏業已載明自
 之後廣西賊年四起年賊盜名張一六
 頭目陳亞貴張加祥大頭楊六
 榜天四列四各賊連年賊患起當
 年未京鄉人見逃入京自後不致
 九拜上京上馬到京
 平之人其地也又被圍練之過

到此段之下
不說其
安福之

而迷迷而一路自多西而運
 之利之內此但不知我手後至
 城之後那將我己隨春官至
 在各德之中要舉年士軍帥一
 新兵出後經東王白儀為四軍
 把太平門外新營此特癸丑年
 是八月間調為後四監軍在儀
 門外高橋把守十月之間即同
 王上安者安民此特官小不故
 己將軍中勤勞季練素性
 月拜勞苦各上司故而見愛
 圖之在在者巡查尼務人
 其修營作寨無不後春官
 以既率領人馬若打破應
 盧郡守祀安之此年
 為指揮之任

陸續補說

王西之福王西關他往東北王又死秦曰
 昌因中昌輝中東王相李秦昌亦死
 在其內國中無人經朝臣查獲查得
 十八指輝陳玉成二十指輝李秀成
 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賢這班人
 出來勸國此時翼王在也著速去
 我招張樂行乾老得樹這班人馬
 稱百王之象是以天王降詔來尋加封
 做官制丞相把守桐城保固安
 因翼王而安王福王三人不睦出京遠去軍民
 之心散亂廬州被清朝和帥攻破那
 將和帥自下鎮江和張國燭圍打鎮
 分軍水逼桐城是朝軍門秦九秦
 領軍圍困清和帥將大小營寨一百有
 餘座自戶部三河舒城六安戶江巢
 無無光寺凌節連雲臺並嚴密

秦昌白
桐也

說張樂行三
 前說偏後說
 後高可分清
 未要改而再
 說也

因逼桐城此時我為丞相守我軍
 有人此人是我吳王逃去誘去此是
 不能故留為我力敵桐城保固
 者那時已有張樂行龔德樹在三河
 尖造反那李招壽在我營中共事李
 招壽與張樂行龔德樹有次特道文
 報而張樂行未投此時張樂行極得
 文件當即復文已肯來投那特道用
 心鎮守桐邑每日交鋒軍跑不息
 時清朝帥士每有餘而我見其
 朝帥士不足三千他營一百餘座
 有一孤城外止營盤三座力戰力敵
 是以保固桐安者得穩矣我之
 後見勢不得已那特道吳王京之後將
 率國之成天豫陳玉成管帶至陳玉成
 在家而其五好上下屋之不表日月深

李秀成自述

未解寧國之
圍前段亦說明

自無卷至湯
到棠具清折
不知姓名此經
成天子之手那
時相

未在天朝。宜深友。那時在桐城。命使持
文前往寧國求救於陳玉成。當請
即未解寧國之圍。移軍來救桐邑。之
兵由標揚渡江齊集。我親自輕騎
赴標揚。繪成進攻圖式。而天豫細
詳至桐城之敵軍。算我之軍。定由對
面迎敵。清朝官軍。道而備防。我而天
豫計出奇。我親回桐邑。謹備制敵之
師。候成天豫奇兵。制勝由標揚一鼓
下攻破無。下湯頭鎮。連清會。天
侯陳仕章之軍。力破湯頭清營。破
也。執黃潘河。破東關。得軍具。分軍
鎮守。即移軍成天豫。不領人兵。上打江
仍然攻破。色派軍把。江。即軍
上界河。攻大。包過。後。新清
軍之類。道。桐城地。無。山。西。

斯時以天豫
是各官丞相
討我是地官
丞相討我
天法家
後丞相
明氣一

坦清軍想斷。成天豫。外。我領
軍由中攻出。西面合。清軍火。數。三
路追趕。破。得。六安。比。兩。之。民。投。誠
者。數。萬。之。衆。當。過。六。安。上。三。河。尖。招。引
張。學。行。那。知。張。學。行。先。發。龍。英。德。樹。林
老。天。半。路。想。迎。當。即。計。破。霍。邱。是
及。破。此。城。交。張。學。行。家。那。時。成。天。豫
引。兵。破。正。陽。關。及。壽。州。未。下。杜。其。直
上。黃。松。西。處。而。曾。帥。交。鋒。同。清。將
李。續。寶。對。戰。在。松。子。驛。失。利。之。後
而。清。軍。也。勝。未。分。那。時。朝。中。無。人
掌。官。外。將。也。斯。時。我。亦。成。天。豫。各
有。兵。衆。朝。中。議。舉。我。而。陳。玉。成。第
兵。外。戰。後。見。我。堂。弟。李。續。寶。出。勇
剛。強。而。選。用。又。得。一。時。之。賢。於。是
蒙。得。恩。是。夕。日。在。朝。是

天王受臣永不出京門後居正堂率朝中內

外之事悉歸其制遠我而陳玉成亦

其調用自翼王出京之後亦東北王之後

至蒙得恩上辦事人心改觀故事不一

各有一心王上信任不專因東北翼王

王弄怕故未獨信外臣專信同姓之輩

那時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聞

清朝將兵元拿是廣西之人斬而不赦是

以各結為團故未散也若清朝早日肯

赦赦廣西之人而散之矣後有人奏

刺未王聞各各有散意後即如恩下各

振向心矣自此鼓之鏡振後數年以待成

天豫已而太湖潛以我也在六安霍山然後

輕騎約成天豫安者曾謀云朝中這亂

如何停止之由再會斯時

天王封我而使玉成二八陳玉成討又正堂二

今天王封出許
起是解各再拉
雄心之意

仍是成天豫之法也那時我為合天

侯任副掌率之權提兵符之命自為兵

出身任大賊重見國亂紛云王又陳應

盡臣心力而奏諫忌王擇之而用定制忙

民申嚴法令肅正朝日網明正賞罰信

古制而惠恩不末王禮而恤下寬刑以

待方方輕一人相抗仍重用於翼王不

用於案事福王奏諫當被降照草除

我爵後再復一本將天下之勢情形並現

奏諫之未應亦由朝臣手過見張明聖

臣親上殿奏諫仍復我戰那時和帥

困我鎮江內外不通音信內又無糧外又

無救翼王遠逃那時朝中無人出也獨

從而陳玉成二人有兵家可舉諒調

我下救鎮江當時由皖者趕上六安全軍

調下救一出鎮郡之兵兵去鎮江之賊矣

白容守將周勝
富是周勝
胞兄周勝
在湯頭被
圍榜被破
棄身死後
勝官先龍
張委鎮白容
七來四

復查鎮守
標三亦河是朝
從九帥

那時清朝和張西帥引軍攻打白容那白
容場天朝守將是夏官丞相周勝守
把戰攻數月被和張西帥打破白容城
池和張西帥表用天京此是第二回用
天京也說放下先說明白帥頭困天京
頭困天京帥全張國樑帶有滿兵數十
漢兵三萬之數自孝陵衛札至朱洪武
墳這因東南札至至七橋為之那將向
帥困我天京那鎮江亦困之鎮江清帥
姓吉是滿洲人氏當九年六月當徐金
山一軍儀征清朝帥臣不知姓名天朝
鎮江吳如孝親理儀征鎮江一軍
相歸吳如孝掌印那我上足地官
副丞相合向各官丞相陳玉成委官丞
徐鎮撫夏官副丞相便任官更又正
丞相周勝守下救鎮江此是初困之救

軍進湯頭而張國樑連戰十餘日勝
負未分後九軍清朝吉帥發兵未而張
國樑會戰我亦選集銳軍兩家迎敵
大戰於湯頭兩無法處投款救不能言張
破我不下西邊按寨對札我而不交戰說
話想通救鎮印未日當而各丞相等
計議派丞相陳玉成坐一小舟冲由水
面而下鎮江水面皆是清軍砲把
出言嚴密陳玉成合死直冲到底
江當而吳如孝計及抽軍由內打出我
軍軍由外打入後查湯頭有七河由大
江分通山內清軍由此河也北多營此地
一因山下水西進為難後我天朝之軍移營
湯水山邊下湯頭靠河邊西家難進場所
清軍營寨概移入湯水山邊堵我進兵
之路那時鎮江不應絕命吳如孝陳玉

成已由內打出我在外高山吊望見鎮即
 人馬出寨據指明現知是我軍是夜親
 挑精銳之兵三千我親帶由兩不能處所
 備移時我湯水進必之路矣此處無兵
 此地呼為湯頭官河自此過將
 清軍日營修築大明原扎營湯水山邊之
 丞相陳任章冷鎮兵周勝坤守出軍而吉
 張西帥制戰吉張不知殺出高兵龍衣由
 湯頭官河而過午未時吉張方知我龍衣
 其後之信湯頭官河隔湯水山邊廿里之
 大概那時鎮江吳如孝陳玉成之兵亦到
 兩下接應那時歡天喜地內外之兵和伙
 一氣大銳聲張而吉張西帥答話日開
 兵吉張兵敗夫去清營十六座是日吉
 即杜兵而下鎮江也在金山全鎮九軍
 山吉帥入營相對吉帥防我攻其大營

李秀成自述

是夜我守是夜再會
 夜渡過江州早黎明親領人馬公使
 王敵冷鎮兵陳任章吳如孝力攻土橋破入
 土橋清軍馬營那特清軍大敗紅橋
 以及上著清三營清營盡破大士清營
 一百二十餘座風雨而逃吉張頓破揚州
 後將揚州一帶糧草運入鎮江不知土橋
 清朝將姓名今日大失自在湯頭官河
 湯水山邊守將同下鎮江因在揚州吳獨
 留夏又丞相周勝坤帶領人馬守把土
 張其營是暗後路之意破土橋之後得
 揚州之後取糧回鎮即事完款領必
 回京那湯頭夏官丞相周勝坤守把
 吉張西帥日營六個自我而陳玉成冷鎮
 兵陳任章等過破土橋之後此處周勝坤
 所守之營仍是吉張而師破去周勝坤兵

三九一

王計議不欲攻打向營，事回報向營
 久紮營堅不能速戰進攻東王未怒
 不奉命者斬不敢再未即而行戰次日
 開攻移營由子机橋化亂寨塞四營後
 化清將是向帥發未鎮守自此以後
 日張國樞已由富茶返回孝陵衛是早
 引軍而我迎戰自辰至巳兩軍相
 軍取陣大朝之軍順力追趕是日
 日仍回孝陵衛我移營重困強
 化門清營次日張國樞復領馬步前
 來而家立陣想迎冬出門旗答許
 漢兵馬戰滿兵兩交戰自辰至
 日翼王率曾錦霖張瑞謀等引軍
 助我清軍滿兵馬軍先敗次
 向張領漢軍亦敗也是日向張所放
 化門未能自軍敗陣後殺我四面追

此是五年間
 水三三

起當即攻孝陵衛滿漢營寨十餘
 個獨頭向帥左右數營張國樞自
 日橋此並並來已營是夜向張自
 我天朝之兵並未追趕後東王傳令
 將向張營寨焚劫什物運入城
 日身甚息數日大賞眾軍然後
 令我而陳玉成冷鎮兵使任章等
 領兵追由少容而去領手已得句
 並下丹陽縣時向張已丹陽六七日矣
 日將丹陽四面圍攻營寨之後那時
 日軍四丞相領兵方到丹陽官
 日軍下寨次日計議攻城那知
 日軍軍西迎敵是日張向軍
 入城不出戰堅守城營我力攻未下
 清軍精銳養足此將天朝之兵
 日未下官兵少有戰心後經張國樞分

江之後同和帥復回天京此是八年之間
 那時朝中無將國內無人翼王稱天朝兵各行
 年去楊輔清也在福建帶老僕避通林泉
 林紹章自在湘潭失軍草賊間居林
 政客被困於九江黃文全在湖口有清
 軍制困張湖壽使有才孤守皖省無兵
 陳玉成那將兵在官亦止斯其在十孤山
 鎮一平那將國內分張孔政獨有蒙得恩
 李春發二人不能為事有安福王押制
 此年秋帥張帥困守得幸幸空足伴三有
 錢勇京兵少有食而各皆戰因而堅穩也
 張國公之兵是廣兵馬精未有曾之兵力
 足勤勞親事廣兵好勇而不齊者有
 滿兵數千未有曾南兵之是以九年三月
 不礙和張帥軍餉士在福建廣
 東蘇杭江西之高那將上有說之無兵

紫無河有東西榜之國有和州三屯相
 有西師三屯得被德帥攻破西州
 和州上未劫京中夏有餘糧因而穩也
 後通三後和張德三帥困困是斯時朝
 臣若用於我同心用我之心定對三日
 自留力死報那時之兵才李士賢平
 我原日川部士將也在黃池涉池之在教此
 特朝政事志歸我一人提理那將三信我
 事今法得嚴故穩出令各不敢違
 俱各願從我調度那時京城東北已用
 獨有南門將已受困那林紹璋我調其回
 京後仍存地官又副丞相之職調任京後
 那時勢不同外無胡度之將不得已先而
 朝臣計議我教去外調救解等議
 乘朝苦留那將從頭至尾一管管各
 願甘教京後而奏三三不從然後

是年十一月三日... 上不... 計...
 退朝又通教日復... 鼓朝堂...
 奏見事矣... 故而... 奏...
 主中坐兵... 而力奏... 斯特朝... 不... 初未
 滿登... 心有... 主而復... 故而... 准奏... 是...
 日去朝... 將京中之事... 概行... 清... 白... 而... 蒙
 得恩... 林... 約... 璋... 李... 春... 發... 李... 台... 奏... 免... 不... 准... 長
 次... 元... 理... 事... 斯... 音... 信... 奏... 事... 而... 任... 也... 交... 清... 朝... 中
 政事... 詳... 主... 出... 朝... 由... 南... 門... 一... 日... 夜... 趕... 到... 蕪... 湖
 而... 家... 弟... 李... 一... 賢... 斯... 酌... 一... 人... 敵... 南... 岸... 一... 人
 敵... 北... 岸... 斯... 將... 清... 軍... 勢... 莊... 四... 面... 皆... 軍... 心
 又... 亂... 又... 無... 逃... 焉... 那... 特... 初... 任... 主... 事... 又... 不... 用... 詳... 辦
 遂... 而... 此... 特... 固... 未... 常... 然... 亂... 作... 而... 成... 亂... 行... 不
 錯... 故... 而... 係... 至... 今... 也... 那... 特... 書... 若... 便... 而... 陳... 玉... 成
 拘... 進... 固... 如... 賊... 等... 赴... 天... 王... 款... 見... 中... 志... 便
 之... 罪... 又... 經... 我... 在... 天... 王... 前... 力... 保... 後... 於... 其...

李秀成自述

定天... 福... 之... 賊... 即... 全... 陳... 玉... 成... 合... 保... 吳... 李...
 命... 我... 保... 全... 其... 回... 家... 寧... 也... 我... 之... 難... 也...
 門... 而... 亦... 不... 誤... 也... 那... 特... 陳... 玉... 成... 君... 上... 德... 安...
 招... 足... 人... 馬... 而... 救... 亦... 那... 知... 天... 不... 容... 去... 在... 羅... 田...
 麻... 城... 一... 敗... 而... 回... 大... 湖... 潛... 山... 宜... 是... 九... 年... 五... 月... 之...
 間... 也... 陳... 玉... 成... 去... 李... 世... 賢... 力... 榜... 而... 南... 岸... 一... 方...
 我... 獨... 無... 謀... 在... 蕪... 湖... 將... 我... 部... 下... 調... 精... 兵...
 五... 千... 餘... 衆... 一... 由... 蕪... 湖... 渡... 江... 一... 由... 東... 梁... 山... 渡... 江...
 西... 梁... 兩... 處... 渡... 江... 概... 到... 舍... 山... 齊... 集... 那... 部... 將...
 獨... 有... 陳... 坤... 書... 蕭... 招... 生... 吳... 定... 彩... 陳... 炳...
 文... 而... 已... 在... 舍... 山... 齊... 集... 之... 後... 那... 特... 和... 失... 守... 清...
 軍... 屯... 紮... 於... 舍... 山... 營... 營... 不... 得... 已... 破... 招... 開... 順... 流... 而... 下...
 和... 此... 先... 攻... 破... 何... 村... 舖... 清... 營... 然... 後... 破... 和... 山... 營...
 營... 也... 後... 自... 西... 浦... 總... 帥... 統... 兵... 到... 先... 將... 和...
 營... 早... 破... 敗... 之... 不... 及... 今... 營... 西... 處... 破... 被... 德... 帥...

三九七

馬步之軍教者至死我軍數百人皆
 陳仲書在此那特我引軍先取全椒除
 州表安分浦口德帥之執我軍已破德
 帥之勢已公奈無兵可用取到永安為上
 後勝功係馬軍來敵連戰數城我軍
 失利退守永安似回滁郡後將滁州交
 而李昭壽領軍李昭壽在我部下我無不
 言情深待我部下日將見我待李昭壽因
 李昭壽之忠李昭壽之忠甚於我軍之
 援民達到此是委任其支取不支又據于
 吳佐持被其責責自見于道又不見
 我之面自李昭壽在我部下據守將開
 我其甚來主見其半言後其獻滁州投大
 清我亦幸責持其在京所配之妻猶我
 天至而偷送付以段况况又說我獨自
 一人無計解救本國此是九年之詞友
 我天國壞者
 一是我昭壽
 二是我得銀
 三是我是廣
 更昭表這那
 兵吉吉起這
 我天朝之心
 德之利昭壽
 將揭轉這
 百姓死者此
 守之人至不

政事不嚴
 皆京不用明
 才佐政故而
 壞由此等之
 人壞起後
 壞元是便
 坤書洪春
 死之言陳
 坤書是程
 部將我有了
 方眾而地
 此人胆志可
 及而以言上
 于他後說
 見我兵勢
 其大密意
 天加封其官
 無封我官
 故而自
 不中我利
 其不能而
 百姓若且
 此等之人
 也南北西
 三九八
 滁郡守李昭壽我自回全椒無兵可用
 至而我母被困在京那特在全邑日夜
 流涕身相有張步行之憂此等之人
 聽封而不能聽調用也那有部將陳仲
 書吳定毅不為招生譚紹先陸順德
 各將預力相舍死願效京都當調精
 銳不足五千許先擇開西浦隔江通信以
 安京內人心身在全邑演揚精銳不中
 全椒圍下大劉村安營札多寨由柘陵進
 兵西浦那知德帥由浦調集馬步萬餘
 到大劉村迎戰外有勝帥馬軍三四千頭
 見仗我軍取勝次日開兵我軍失利
 新日之營概行失守更者官兵千餘敗軍
 概到湯溪一帶我自已盡壽而替全椒外將
 真苦之不忍流涕不盡了仍在全椒與無
 言策後通文各鎮守地是天朝將官

官其言
送之其所
我無不
官用去後
安給程給
程昭以給
本不而教
命官此
去矣此
起也而
義到此
未有言
主事天下
知官之者
實這身人
言也

概行傳齊擇日約齊到安省探陽會計
各處將王俱依約而未此時正是九年六月中
期那特陳玉成由羅思麻城敗轉不約而到
探陽會議矣各推三心訂約會戰陳
玉成之兵由潛山通舒城破舒城
改梁園定遠此將攻定遠是陳玉成與
如李軍領龍其德樹之六圍攻陳玉成由界
牌而下潛州斯時我已由探陽回全椒整
隊李軍領人馬到潛州為依會陳玉
成矣那特德帥在浦口發動人馬由小店
而美馬勝四傷之馬軍亦由水口而表
馬步押戰大戰於那德勝西
邊陳李西將西家交兵自辰至午
勝德三之軍敗陣我軍乘勝而進
那德軍去者三千餘家法日到小店
因糧由江南統帶精銳前來救解

李秀成自述

小店軍又敗領勢迫下浦口陳玉成攻德
帥三前我攻德帥之後德軍大亂死於
浦口一萬餘人此特得通天京隔江之信
此是一救於天玉後陳玉成攻六合我上
去到楊州此等處但無清兵把守隨
到隨克獨揚州有兵不戰自逃揚州
知府被拿帶而禮敬將其全家
府官即訊問該知府願降不降
降即可不肯者皆由自願也該不從
受清朝之恩不敢再造將該知府送由
仙女廟而去登盤川長三萬五千里而行斯
時兵少不復揚州陳玉成攻破六合之後
忽言安省告急黃梅宿松太湖潛中
石牌桐城舒城一帶被者中堂統下
臣李續功次破一日五日前來告急
那陳玉成即率兵上救斯時陳玉成

三九九

三河失固然
後天朝又復取
四前其成春之
失三河清軍
未守後命
定規為將

啟奏 天王調同往陳玉成先行杜矣上
 去敵隨後而未有由巢巢而進那特三
 河復守之將是吳定規被李續
 實逼甚嚴經成天豫陳玉成那已
 封前軍主將領軍由巢巢到石山金
 牛而進包三河之後斷李續實之後
 路塞舒城不通三河李營之救斯續
 實見前軍主將陳玉成之軍心私聚金牛
 山李續實領精銳四更摸到主將營邊
 依續實要黎明開仗李家手將要五
 更開仗續實之陳玉成六杜恐戰未成
 各將豈不悞我之事是以五更未開戰也
 若依其手將五更開仗陳玉成之兵而敗
 定也黎明之時被將時又陳將之寨
 去被李將攻破追使持之兵過於白
 牛山去矣天也黎明被大營聞人言不

三十一

知向處那知陳玉成在李續實之
 後李將追趕使持之兵前使持在精之
 後亦去李將那特那陳將由後亦去
 復軍回敵已軍自亂死去千餘清兵
 查石山隔金牛十五里那特陳玉成奏
 調德天三封為後軍主將隨後而退
 早白石山十餘里也我親引本部人馬
 向三河邊迎而李將正逢陳李兩
 軍迎戰高李將營前七八里交鋒我
 軍即至陳玉成見我兵生力氣破李續
 實陣門陣脚一欵大敗而逃因李將
 於營中那特清軍外無去救三河隔
 即五十五里又是陳玉成派
 吳如孝守把城等城李軍又破陳
 軍阻斷敵不能後李將見敵不反

前後之說
不得其本
而後全邪
桐城清將不
忠姓名

又果因自縊而死後將李將全收其書又
其在陳將營中我營少有那知湖南之人
同軍行到半路不防提倫被湖南之人
亦死使將之軍數十人後使將傳令
各樂於營其一面相自此之後各已陸續
自逃而李將戰平三河之後當平使玉成
西路分行陳玉成靠舒城而由大間救由三
河至周江到界河斯時相城被李將
攻克派將由此守把我使玉成相色相
李將與會談分兵陳將中曾帥李將
人馬戰過派細甚知我未中其地
又生使我由孔城而進相城平鋪陳玉成由山
近而進相色西門清將士軍與使玉成
力陣我亦到場清將力馬步西迎
清軍見三河失去李續廣之好將各存
忘意及少有戰心故而敗也當日敗仗我

李秀成自述

連向神策
幸二解之

軍越由西門孔城而入我由平鋪而攻
當已夜矣清軍營寨是夜退逃亦死
不次斯時我復相城多即息兵三日那將安
者已領內外不通自三河一戰相城一
致安者之圍自解此日正一解天京
口而通之直奉國計也三日相城之我
則說圍五解那將陳玉成軍由石牌而
進指其軍來勝不知自忘在宿梅
被曾帥部下將官馬步打散自退而回
陳將派其部下三將李四福領一軍由
青草棚進黃泥崗進石牌之上去助宿
松成功到黃泥崗被清軍馬軍沖失
一隊未及助宿松之力不知宿松之敗西
不成陳玉成總款得宿松有安者三後
心結實而固之斯時我由潛山而進太湖
西屬清兵自退承得此三城是陳玉成派

將把守陳玉成自宿松之敗仍回太湖而
 我會議與敵節連進二即河廣漢
 我亦願其屢言計是不得不由
 而從也即分路進兵上二即河八百餘
 軍信然將軍之兵一由二即河而東一由
 宿松而東馬步並進陳玉成三軍先敗
 其營概被鮑軍所破鮑軍
 逼上山我禁大營六座未破被圍夜
 鮑軍我冲陣而出是夜仍回
 回太湖陳玉成亦至那特陳玉成軍屯
 太湖與自回安者我引軍回巢是
 黃山屯紮息養過年鮑二軍亦
 而息焉養二軍那特江浦是
 之元鎮守九年正月投降清朝將浦
 城款降此特李昭壽在滁州馬小
 店連營接連江浦二口亦是李昭

壽兵屯此特又是為三困天京矣
 那時我在黃山救之不及
 得悉江浦之變趕下浦口城內一片
 空城城外有李昭壽之兵不得已令
 將入七浦口暫通天京之路所幸者
 那時有六公天長和此巢無為
 後經南岸張帥加兵未兩浦又
 困緊那特至通京城此項之通其
 由不凶然後不得已進讓前軍主將陳
 玉成趕軍下救後即即望因而至
 那六合亦有清朝之軍數萬圍困容
 國六合清姓朱是廣西人張帥部
 發來三台以前軍主將先攻六合頭
 一戰未成然後將兵下揚州張
 用打陽那特朱軍屯在六合東門
 一帶四十餘營次揚州過東門三役是

知軍兵勢之強復兵回龍公朱軍就
 士調教揚州被殺後偶斷內無戰兵外
 救不能速至後江南張帥分兵未敢在
 陵子之交鋒一戰張軍而敗是夜張
 軍及退六合三圍西解軍兵士甚多
 殺又同陳玉成引兵回浦口將清朝周
 將困浦口五六十營攻破自六合至浦
 口清帥張國樞及其部將張王三周姓
 等戰五六月大戰張國樞周姓見
 三帥兵敗將士心寒無有守戰之心中有
 大江之志將兵自思未有方敵之心故而
 浦口清營不能守也夫清營遠近十
 旬退到何處不能再退其上有江浦未
 近那特招京口平旦之路此是四圍京
 城之七解圍也自攻破浦口六合之後
 帥大軍又由黃柏松而以路又未告急

李秀成自述

前軍主將杜士教獨我未能前去
 要保浦口後破西浦清營未盡後又
 反生我浦口日久又無軍餉支兵外又無
 救南岸和張西帥之交確無兵再其
 見依營中所用火藥砲子俱無朝無
 佐政之持主又不問國事一味告罪天
 軍務政務不問我在天朝實無法處
 力守浦口後又被見疑云我有通清朝
 之意天京將我母妻押營封江不准我
 之人馬回京那將李昭壽有信往未被
 天王差到恐我有詐封我忠王弟我云
 心防我之愛我主不知內中提防我也此將
 兵而受通我乃粵西之人路隔千涯
 而門投處我步人未能敵者實無
 門可入故而通從營中承大人以
 自崇能以奏清 至上海款此等

四〇三

人其為美甚合我天三之國其政
 而此我知自平定天收版八心之為元
 自思惡收齊信記之人免仇世謂也
 甲日丁亥清軍將日解甲自
 傳及同無而頌贊中堂中承之
 恩德親親我於邦之幸也語之互
 身也我直心之意春如斯非
 身言話解我是何人也本朝英也
 月地非我軍犯之言久知中承
 今中堂恩量故而我今臨終
 候亦由之世民早日平定聞言粗
 息容見是量今將我死滿口通之後
 逐細續陳清那特江浦上是張
 帥之軍也我將熟公同野
 京奏王又不從多中承王初

鎮浦口外在潛應望何人將王國正
 算前軍王將使王在潛天
 帥之敵不能敵我事也信其業投清
 朝則官禁類之為古隆宿有其名未
 能為用釋輔清乃中軍王持在池部
 嚴家港東流亦有曾帥之軍制
 左軍王持李世賢已在南寧停
 立城四門俱被和張西軍至因深
 朝內積谷無多王又不消我志
 校我其苦何日而王力辦去被散
 一差又無明新下詔不問軍情一
 而已別無多詔教王不得已後而
 奏定要王京王見我無一事而
 京王不持浦口軍統帥黃子隆使
 明接領王而行軍自浦口動身到
 湖三四日之間浦口城外非大江也

概行被張... 改... 九... 亦已...
 此將京城... 五... 被和
 張... 深... 計
 京城... 一... 此... 未...
 不... 命... 我... 文...
 昔... 我... 自... 皆
 昔... 一... 解... 和...
 臣... 忠... 名...
 在... 敵... 我...
 諒... 難... 肯...
 故... 能... 者...
 也... 朝... 非... 者...
 者... 王... 幼... 者...
 重... 王... 仁... 仁...
 才... 用... 年... 仁...
 其... 鍾... 姑... 者... 仁...

李秀成自述

王... 是... 秀... 也... 後...
 行... 王... 文... 不... 秦...
 宗... 焚... 自... 心... 京...
 即... 實... 無... 十... 正... 初...
 畢... 湖... 人... 南... 通... 文...
 馬... 頭... 由... 寧... 國... 而... 進... 東... 那...
 特... 寧... 國... 情... 軍... 份... 備... 我... 及... 打... 城...
 倍... 我... 誰... 知... 我... 田... 東... 領... 過... 寧... 國... 兩...
 日... 西... 夜... 趕... 到... 廣... 德... 州... 方... 即... 攻... 破... 廣...
 德... 番... 陳... 坤... 書... 陣... 炳... 文... 在... 敵... 守... 把...
 我... 親... 不... 却... 將... 諱... 知... 先... 陳... 順... 德... 吳...
 定... 新... 哥... 由... 廣... 德... 州... 到... 西... 安... 吳... 安... 有... 張...
 國... 標... 之... 軍... 在... 此... 守... 把... 是... 日... 到... 此... 當... 同...
 上... 西... 京... 見... 陳... 輝... 力... 表... 迎... 此... 將... 情... 張... 軍...
 收... 陣... 攻... 破... 其... 營... 收... 四... 女... 紅... 心... 會... 聚... 牙...
 李... 世... 爵... 之... 派... 善... 計... 攻... 湖... 州... 那... 將... 湖... 部...

部人馬由廬西到武康日夜下杭郡
 止有六七千之衆將杭州圍其五月
 三日三夜攻東門波門而進攻杭州非
 是人方突之天威一千三月五下先
 打破杭州是非方之能也我民應
 初我難也我非一心者去打杭州見和
 張兩帥用我主及我甘願不知和張兩
 帥軍餉具在蘇杭江西福建廣東此
 是古奇兵而制勝拙動和張兩帥江南之
 兵我好復兵而回救解天京之謀非有
 主心去打杭州打入城內連戰數日
 藩營未破然後和張兩帥果以江南
 救兵來救杭州合張之兵給平利和
 即武林門兩家會談和是江南和張
 之兵分整完計次日午時將杭州

新製造強敵以精練止此是兵及已兵之
 計不意張王已軍中我謀臣士一百一
 未敢入城我故而得之不礙此特天朝
 未去成絕謀而中策數滿登謀而
 不中以前至今非是此人任事而今計
 不中而矣立賊一是我三無福 清朝
 有福曾帥大人與心耐苦將士齊心曾亦
 亦有厚福而輔清朝得此城而張揚天
 下矣中堂之謀九帥之謀一將相相
 用命而成全功也此段放下再將杭州退
 出未解京城張和共敗之情節上詳
 呈說清之數再又說今失天京二情
 餘年之積累一殿難說清陸續戰
 計清自有兵士杭州由餘杭通陸安行
 天目山士數孝到廣德那特六行前
 張王良之六行後其八林兵或杭州之物

不肯進我查廣成到天京三百餘里，抗一
 至八百里，博四曲，裡有餘，是以張王
 回救金陵不及，此解京解乃有天命，不然
 亦不難成此美事也。至楊輔清早日有
 文納其會，解救京城，到官方報文，以
 古隆賢，通文亦到，侍王亦到，俱在運平大會
 此是天机，即是四明山之會，期不該絕，且以
 而合天機會議之後，立即分兵，楊輔清率領
 人馬攻高郵，與李士賢攻廣德，楊到
 官亦到，此將高郵，成功輔清，更克溧水
 林陵，侍王李士賢克得句容，我由赤山
 山而表一路，我軍攻打他，直到維黃
 鎮，那特張和兩帥，分將屯紮，共營十餘
 個，斯侍侍王亦到，大會戰，而張帥之軍
 西家立陣，而王克鋒自中至，自張軍
 大敗，攻破維黃鎮，清營，清王日，張軍

李秀成自述

交鋒，次日進兵四山而來，輔王由木陵關
 至南門，那英王陣王成自潛，太早亦北去
 下西河，那特我軍楊劉李等，俱在南門
 英王是不約而來，知我兵到南門，其由
 西梁渡江，順由江寧鎮而來，頭關板
 橋，善橋，那特軍，俱到，我由板化
 門，而紫，紫山，是陣中，善劉亦等，由高
 橋門而來，侍王李士賢，攻門紅山，而至輔
 王楊輔清，林陵，關到南門，而花其
 英王陣王成，由板善橋，而進和張西師之
 兵不能救後，不能救，則能黃鎮，我敗
 一仗，張王良，不江而務兵，我救，抗，那未
 被我軍隔斷于外，和進西帥之糧，土在
 鮮，抗，福，建，康，東，江，西，等，地，被，隔，斷
 營中無糧，那特天朝之兵，受此數而解
 京，圍，六，解，也，那特兵解京，圍，攻破和張

西師營寨未步多人俱所連反全軍退去
 直下鎮江丹陽也札吳和張軍死者五千
 人散者多也散下蘇常和張之必陸路拾遺
 間物件家百姓怒之此時軍威大振何如
 有今日之難一解京圍之後至非王計宜
 衆主愚忠而對天王信誓于本是忠臣
 降且幸未逢明主心位其權死去無歡
 傷任死也民實出吾主之過不問賢良
 信臣不專我集故本力練甲主力辦
 理方不從容故而今之難我自小居臣
 身勇而末精如此者能不能為也
 身天理非是人倫在席草不得下者
 為散非我之類王且山河得亦也
 為其將阻軍許久未步半將怒繫我
 有有是朝言民宜早者非我一人
 臣構極不辭何能治守中堂中

臣即日深長明才足過五世無及諒可
 為矣不特再言自一解京圍之後我
 主於外不由人蓋俱信天示言有妖
 人也則時軍威大振持士多難身難
 謝曰維曰言世難高身自共解京圍
 未降詔屬獎我臣王未詔外戰臣見駕
 朝臣亦是未然我王不問政事其是
 臣認實天情自言升平之日今日破
 廟中承大人之獲押在罪囚未刑法
 內月日我王勢已如斯不得不為
 中堂中承王王隆可惡我三致三
 為遊環因根源素請一不隱避
 載清自一解京之後息兵三日王王
 下頒命我領本部人馬去常錄限我
 肅清回泰人生斯世既為其用不得
 吉排隊位擇日行軍由丹陽進後三月

限到丹陽張國樞兵屯也。日開去在丹
 陽南門迎戰。日交鋒頭一日勝負未
 分。自辰至巳。張軍大敗。死者萬人。張帥
 死在丹邑南門河下。其尸有用
 棺收埋。在丹陽宝塔下。兩國交兵
 各伏其主。生身其為敵。死不為仇。因
 代收埋之。志也。是也。英雄之心。非我
 也。得丹陽之後。順下常州。那特張帥之
 水早具敗。常州至常州城。蘇州發來之
 衆。至過張玉良由杭州回。三軍。樞元
 常顧火十營。寨四十餘。是日軍到。江
 是前兵。西家會戰。張軍又敗。金陵。和
 張文堂已失。外兵未有開戰之心。俱未會
 戰而逃。連敗數日。常州自降。入城之時
 郡內三人。至未。未嘗。各思。自投。死
 者。亦有。克復。隨。年。在。民。息。兵。兩。日。廷

李秀成自述

下無領。常郡張玉良軍屯。無錫。何制臺
 自行偷。張家春下丹。他逃。不知去向。大軍
 下到無錫。張玉良已。安。好。營。寨。四。門。格
 紮。後。又有鎮守。宜。兵。清。將。姓。劉。是。廣
 西。東。鄉。人。氏。是。何。賊。分。我。不。知。後。其。由
 宜。兵。而。至。無。錫。助。張。玉。良。之。戰。其。軍。平
 坐。舟。由。太。湖。而。來。至。到。無。錫。之。候。張。軍
 而我軍迎戰。兩陣交鋒。連戰一日一夜。
 我見不得已。張軍敗而後。林亦軍。清朝
 之好。後。我。領。我。親。軍。護。將。由。會。涼。帝
 下。力。攻。西。門。軍。中。早。火。數。敗。克。無。錫。城
 池。步。即。息。士。安。民。暫。息。二。日。那。將。和。春
 自江南大營。失利。敗軍之後。和張西帥
 各走。一。張。帥。討。也。丹。邑。後。歸。常
 之。穩。和。春。獨。一。人。帶。數。舟。舟。往。許。縣。隨
 其。所。見。副。帥。張。國。樞。戰。死。丹。邑。

四〇九

和春許燕閑自縊而亡。陳言未。其時
 中。錫勳。初到閩門。行分用各門。有閩
 門街方等村。有未。街。上。錦
 店民坊門首。俱。字。樓。云。同心。等。小
 張和。西。師。官。兵。民。等。此。官。兵。者。因。將。其
 陽。下。到。蘇。州。水。陸。民。財。概。被。其。兵。搶
 擄。故。恨。而。去。也。所。度。清。白。說。完。各。言。私
 得。蘇。州。情。形。自。將。蘇。城。各。門。緊。閉。用。城
 內。之。兵。因。前。錫。常。告。其。其。女。調。兵。未
 堵。城。內。無。兵。後。守。城。之。兵。俱。是。金陵。之。兵。此
 下。常。無。之。兵。退。下。所。守。張。玉。去。一。人。在。內。錢
 清。將。自。失。金陵。及。丹。常。無。錫。等。處
 兵。心。寒。也。其。城。外。又。有。民。家。之。通。馬
 第。教。方。不。回。有。李。文。炳。何。信。義。周。五
 等。獻。城。奉。降。以。身。走。藩。東。之。人。張

至。其。見。兵。勢。如。此。不。再。川。東。本。部。人。為。由
 盤。門。而。去。上。杭。州。自。行。敗。退。數。百。里。列
 旆。不。開。城。門。甚。謂。怒。必。必。死。武。林。門。外。自。愈
 授。於。民。部。特。省。城。守。將。西。有。怒。必。自。李
 文。炳。何。信。義。等。獻。蘇。城。而。降。我。兵。引。兵
 入。城。其。部。眾。五。六。萬。人。不。不。怪。日。舍
 陵。大。敗。失。去。許。多。城。池。王。帥。又。死。官。也
 世。主。故。而。投。也。此。是。天。意。六。國。天。京。上。帝
 有。救。七。國。敗。亡。此。是。大。清。之。福。未。是
 中。堂。中。水。大。師。漢。才。福。澤。無。此。不。能
 自。我。救。得。蘇。城。身。得。五。二。口。未。等。一。人
 清。朝。文。武。使。補。大。口。貝。恩。數。滿。特。又
 員。其。未。傷。害。令。教。回。守。監。川。等。我。公
 之。等。而。皇。天。明。照。不。敢。陰。謀。各。敵。家
 而。有。又。回。北。京。滿。士。諒。有。待。必。可。悉。也

復城之後當即招民歸化當務要不服撫也
 每日每工役檢點到城也我將教士止
 各處悉不從士亦招撫民俱不歸軍
 亂十餘日後見勢不得已克城未得者
 民我親身下數千其入民間
 鄉內^四之籍手執器械持我一人
 困在於內阻住文武人失色我命死一命
 未撫蘇氏^中我亦不回手將
 理說由民心順服各方息手將器械
 收三日將元和之民先撫自撫^中七日
 將元和安撫^中安清平服以近及遠
 與各省從不戰自撫^中常^中之民
 解順那時張玉良兵區抗郡我順進而
 得嘉興自得嘉興之後^中守兵^中
 俱未征我後張玉良在抗郡將兵養
 盛隊任^中道^中不^中改^中加^中守^中

是求天義救陳仲善明天義使炳
 文守把張玉良下大十軍營^中守^中
 將嘉南兩門^中因^中例^中嘉^中郡^中城^中池^中
 將兵合力不然嘉而早失矣^中將^中嘉^中興^中
 急列蘇省誰知青浦吳放洋鬼領^中
 極星之良未及青浦該吳守將周^中
 嘉靖守^中此^中持^中可^中嘉^中不^中然^中青^中浦^中失^中
 吳^中周^中文^中告^中急^中甚^中以^中不^中得^中已^中六^中月^中中^中
 中省不領人馬先救青浦是日由省
 開丹次日到步當即開兵洋鬼出兵以
 戰而陣交鋒自辰至午鬼軍大敗奔
 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槍八十餘各
 得其大砲十餘各得洋莊一百餘^中其^中
 舟^中數^中百^中鎗^中各^中解^中浦^中之^中風^中順^中流^中破^中
 得林江直引兵去次^中南^中海^中斯^中時^中有^中
 夷人表引外又有漢兵直攻^中而^中往^中也^中軍^中到^中

國家高海十八里已札札
 海九里外所部有清朝苦
 我將參元陸部亦竟提隊
 因糧天上面無世之去
 并皆將會戰他見軍到
 營不守正吉用力進兵
 恭迎接我忽動明天特
 大風大雨兵馬不能
 未進兵後洋鬼及清兵
 我辭梅臺是友惡知後
 洋鬼請得三千鬼子
 我事未幾這班人馬
 之其才不成在周家
 暫屯數日後嘉其苦
 移軍由松江浦邑
 善平湖以西處有清軍守把一

而破西城破之後
 吳之困是日引
 新靜如何日開
 石門斷張玉
 地有軍此也
 別路他行是以
 其隊大將
 且見陣交鋒
 且不敢再戰
 至我玉班師
 以省近之
 而有難民
 各門外百姓
 銅不十餘
 蘇州百姓
 其其造納

統下都任賢愚不一我不敢包全諒
 間能自見不待言我身視天朝
 自隨至今受其恩重而何別乎我天
 朝開之時人心何肯願洪姓一人由廣
 東死出而廣西一千餘里非我敢
 心能他手其一人敢立國國何肯
 於人此是天机昇平日久應出此人集
 傳許多机星下降机及元開我命
 被覆何意今日之由能早知有此難而
 可早避在京為民何知前世之事即
 都誰從到此機机在手想久而知
 知者避而不及故意今日之缺我亦無
 皆是自為非人累我先忠於秦秦未大
 信義楚肯容人亦而教教後都軍而
 解高厚錫兵不亂聖方之而安秦一
 清帝三思三思中堂中取之復可

李秀成自述

世職名自古及今現承承見後容人
 而定天下有大義智廣而成路之人有
 見義而從則無他也我國一心為我
 二日而今日母文妻兒共散不忠早
 至有他意無有招引之門敢
 與其至以見中堂中丞夫人量廣
 故而直諫真情我肯予中堂中丞
 加心是天國之人無不收服中堂中丞
 人除除我忠代收此人回矣亦見
 是好事我與國亡收齊此忠免死
 民平我之心而為百姓得中堂中丞
 將免免免貴國之財貨此是被難
 不思有代正心無非而有別意忌諱
 揣之便知的實我非我非我非我
 聖言真語及諫周詳容不空言

四一三

此等事姓
日久未及
記之

中堂 中丞之玉璽非我珍寶而能
 我故見待令之深厚自願直上
 故放下舟洗鮮皮今結尾情也解
 國之後回省是八月中旬 天子嚴詔
 願到命我上由推我領軍而去持此
 那將亦無計王遂有江面德安思以
 及隨州義寧武寧大流吳知州
 四州口口江夏金牛定安補新加通
 通山通城等處有起義頭四餘名
 是京差使對鮮恭呈降表投軍是
 以持此情由具本奏後云我招得此等之
 人數十萬再行遣詔擇北等回
 自奉本不從我強為而上者亦派軍
 行而行持鮮者軍民之務交甲陳坤
 任軍民安妥一交清舉六中鮮初見
 到京持來情狀不致擇北我

我責我對點漢此時亦無法到官
 中不從我在鮮肯應江西湖北肯降
 之義民亦應日前往接濟心攻而
 之命信友之情從所而江西湖北在京特
 當分合朝之武在武府會集事言象位
 王克王羊九有金言概行要買米糧
 切府番已兩日
 得鮮常下無承用上困而美利宜
 當前用利
 利害此軍有中堂之善策
 若晚者一可保向未為憂如者不困
 城不保者連買稅我奏王亦然如是
 責我曰尔怕一朕天生其命王不用
 兵而定太平一統我尚有何言也

此南洋商旗
過是設由
與之休寧
粵中鮑軍
致敗其
此處俱是山
高路小一
不能別行
非是致爭
處上湖

退敵自望自日數發得恩林紹璋
李春濤首望江東門有死之營寨
各要買糧我進士京買餘日方見
我信合城文武軍我之言果買米
那將姓姓士令其買買者非我洪
之深不能要粟士京者亦要已買
方得粟行無不能也也得買買
糧者至夜正以各不肯買入京
今日之遠國破矣姓之自官也
行軍日由太平無湖勢勇昌
而進上者甚到影界通鮑軍會款
頭一日我軍取勝次日鮑軍取勝
我軍數百人即改道不由
粵中鮑軍到徽州過毛溪
源到常山界通年十一月正初由常
山動馬二去山查信河而行到

此招兵因
湖北等處
起義之人約
我前考不夫
其信而固
此也

昌屯我軍及本中銘日表下
未敢是冲天砲李錫揚軍
中其戰其兵中兵至不交鋒
我其兵我兵多也相戰也後
特建昌之軍撤軍由撫州河上直
到章村新築一平屯我軍計數
江斯特水臨清川對河圍練自
城那河屯到吉安之上那特亦不
退亦不得又無年更速生新
數日不意河水已自乾我兵
因特天意所就非我之能通到吉安
而上瑞州斷水不致九此高一百姓
是持瑞州所傷我軍安民
寧一平湖北各界俱已兵屯一而安民
一而持湖北與國大流武昌江夏通
六通城嘉魚蒲新一平具京東

之人招齊大概三十萬之數後鮑軍
 由松社上到黃州府湖北胡山極是
 并未高金半定安三三十里那特
 正逢六月之中所招之兵其未經戰
 是以未敢中鮑軍開兵那特家
 弟由徽州而經得樂平一平中
 在京堂日敵侍王李世賢在是
 得戰勝到樂平一敗失其軍
 一萬餘黃文金胡弼文李忠繼由
 東建德統以一下中堂都將
 隨敵劉表平李世賢相應利
 官崇古隆機報又鴻這支人馬
 在後再由洋機宿而表新門有中
 山堂在此也表後劉官崇之兵亦被
 中堂之兵打破胡弼文中從自
 其軍不能受力此軍亦被中

堂之兵制敵不能為家亦平李
 世賢樂平一敗退由河而下
 中堂在新門被天朝之兵死
 非中堂不別人新門不能也後
 也爾是清朝之福中堂之福
 身皆其其不美事今已到通
 屢敗也國說過再將自湖北
 下令之早中堂志也我自金
 牛定安相得兵不中鮑胡軍因
 兵新二因接李世賢表報云樂平
 之敗我復回那特曾帥又出安省
 英王陳玉成解救不能又調黃文
 金回表助救統劉官崇等戰敗
 而回是以官將湖北等俱全軍及
 行同日收兵下以接護李世賢之
 軍一由義寧州而回一由武寧而回

一由國安而回，得到瑞州，其部將
 安儀奉新，昌一百餘人，佔據我由瑞
 州上下解運軍餉，故此經過而
 問其罪，奇其為首，二千餘人，此等
 如清軍軍片地而下，瑞州等處，亦
 是區區先有冲天砲，李錫揚亦有
 清兵十餘營，屯紮陰山，自顧可成
 都將譚紹光，著先降，都亦竟見
 中戰，兩軍對陣，李錫揚兵敗，其
 將統已被擒，全軍失散，**李錫揚**
 見是書，持有名之人心，內痛精矣
 雄故未去，宜當同其素情，昔日
 他云被擒之極，不得願而回，後見其
 語，未有從心，似禮禮待，至天鎮，把
 悉听其史，區了數日，登盤川，以十
 餘兩，區不受，而去江西，後聞被擒，此

14-5

人不是肯降，**天朝**，實是被擒，不屬
 因情好漢，故回之，其手下部將，**白**
 負，亦已回，此人等之好，情不是降，**白**
 自湖北回，未到瑞州，據其以向臨江，而表
 為**天朝**，樹有大陽，通秀，**李錫揚**，身才李
 惟運，李惟順，二人由章樹那，邊河，
 而下，那時，知承承，李世賢，尚在望平
 不知其退下，常山，是以由鄂，瑞州，那
 河而下，河中有木牌，而行，致**白**
 到江西，會隊，後家，弟由那，邊河，下
 忽中堂，批令，鮑相，一軍，再到，在望平
 對面，於十餘座，中隔，一人，我，至，未，志
 有中堂，批，有，此，軍，而，未，在，高，山
 一望，見，鮑，軍，**白**，當，而，未，進，陸，續
 區，軍，**白**，全，軍，退，行，而，不，反，鮑，軍，後
 追，來，我，軍，區，區，中，列，有，一，小，河，前

此河是戎軍搭後不知百姓搬開到此無橋可渡後又自兵自游水而過持已過奔鮑軍亦到此時鮑軍教十名仍回去草樹大風再不能動連吹四五日大風鮑軍不得過未幾已行去三四日

遠通丁應州許渡方知李世賢見童容洵由廣西而回得其餘一及順下浙江吉中分隊李世賢攻打金華湯溪等處新敗州各城攻破之後又派分兵我領新拒將士及童容洵金軍而下浙江依李世賢打溫之處以寧波等處我軍去破知吳軍軍到

且是魚鱉城

長城數日吳軍即敗侍王克浦江即到寧波矣斯時正逢九月浙江軍由富陽而破餘杭到外鎮至姑唐也札紮廣城三四里

安寨方軍派將按門攻打先將浙江外之府具分軍據廣嚴州以守王練業坤守把龍游王宗李尚揚把守月得郡清兵未下金

李尚揚把守月得郡清兵未下金

車得蘭溪湯溪是浙東之守把李世賢領軍由金化取溫州

取得溫州常慶即克

世賢之戰打寧波

是戴王黃呈忠首王三已改曾前

往取克

洋鬼通誘軍

李郡鬼自到營求寬見五以候其
 將寧城內洋行什物運出城後
 我軍方進限五日戴王不准其三
 日持其洋行運貨與亦願在外元
 軍所食之糧米皆洋鬼度
 第四日移軍入城自即女見洋鬼不
 戴王去取海門廳鎮海縣署皆洋
 鬼而助舟隻取得西處分軍鎮守
 仍回寧郡此等說之不盡在後陸
 續補清衣紹兵二軍是未王陸慎德領
 軍前出收復蕭山亦受其衣紹兵之
 情非是戰成矣紹兵清將獻城自
 降此城高而濠濶四面此水未者進
 兵者是其單邊之路此城不是自降不
 能收復也收復紹兵蕭山亦自獻
 降此將也王陸慎德方平安

此是二破抗

浙省自孤武康德清亦是天朝也
 孝匪皇廣四安安吉等是為高
 東渠我亦有軍屯溧陽常州蘇州嘉
 吳石門亦是兵屯湖州亦有趙景賢
 把守無兵未救抗城至海寧州及海
 多是清軍把守我軍一到海寧孫張
 威邦獻城而降海州官員亦自獻城
 除抗者孤立外無一兵概行收復又未有
 救兵四門被我圍困外救獨有張玉良一
 軍由候潮門水道而未那時我軍已重
 屯鳳山門高候潮三里之遠見張玉良
 兵到去軍欄架絕斷抗城內外不通
 內外押戰未下城內無糧民亦無食軍
 民之心甚亂那抗郡巡撫王有齡甚得軍
 民之心甚為堅守我用城之特射諭
 入城分軍之滿漢分別言語頓言而

王有難亦是無法外戰張玉良
 不能見效內攻不果矣三無由王有
 於中其師命討及托信與忠王
 宗抗賊軍民師命回言大人此信何意
 兩國交何以孫味務其不好其重害
 亦民務得甚好皇上罪爾殺他其師命
 之語王有於思言對推心而嘆不必復
 文托城不能保守定也坐在大堂等忠
 王入城視忠王何等之人見其人而如其
 師命回言以此人入來不至而卒死後更
 法我官六四越城一踴而進我親自上
 城拾得一騎單人直冲到王有齡衙門
 取此入佳四尋不見尋到其後死
 因見其吊死當令親兵放下其已死
 矣後招其到大堂羅中眾視是否叫
 其部下之人表認不差後而用棺木

八晚

下同

載之將其依帽朝服一應歸置於其
 木內令其部將親看守他日當即
 詢其部下之列名查明各肯從
 軍者即從不從者皆由自便其親兵
 俱是福建人眾餘軍兩湖者多俱而
 盡散者肯從者有不從者在營又
 都不從者各任回鄉各存金銀什物不
 准兵糧仍其下後將王有齡之
 首在其親兵之內足足五百人送其
 棺木田者動身恰每十五名費良
 冬許路要一紙送其回鄉各扶其
 主各有一忠在其志者有英才者
 去破用此心各扶其主而家守嚴死
 不而其言他此去殺之心
 反而為此也其中上有朱林福祥
 兩人外有林福祥一人是托者布政

司之戒到省上未接任係任仍是林福祥
 此等亦言被獲我亦不步礼而待之未
 鎖押波在書中必中我文官開飯一底背
 我與米林謀及世情後遂將林福祥家小
 兒子一玉尋回交還林福祥持米賢相
 之馬足亦尋出付交後米賢相將馬
 馬送中我部將汪安新林福祥乃是
 帶人心中自畏汝夜私逃並不追趕然
 後送了十餘日林福祥二人私去不願
 在營耳馬倫再隻各一各由杭州到上海
 各給良三百兩後四人不敵要各領
 百兩臨行各具一信而辭行云今世不
 能為反補報來世不忘至云尔志至本
 事去未過明令好惜好等語之文詳
 行而考此特十二年十一月之候雨雪
 文加不能行動蘇杭河小水淺下言水

凍不能行舟此特在蘇省昨日浦方秋
 行斯將行杭者各清將慮從不從安排
 定置即將省內難民一上安置者亦
 板括木可存餘但費去粉木不財六
 萬餘千難民無食即到嘉嘉兵載天
 一担數千六千未杭持此米糧存救
 窮人各負應本資生借其本而救其
 生不要其利六個月將本繳還糧
 未發救其生不要其還四個月之內
 將杭省一區要用此特十年末矣十二
 月四日州口過年那時收得糧米相安存
 被九帥之兵克復台城餓死而失皖
 城此是英王之軍在官被九帥之兵
 深遠為壘困之省城內外不通
 英王未救不得後生靠湖邊九帥已讓
 已營此是九帥營其入區皆生路之思

不意英王使玉成不返將百牌及將
 近之元報軍入道九帥見其未返仍持
 軍兵復抄此湖邊此因矣者城英
 王見勢不得已內守將葉某來張朝
 爵心有忌意英王心致身解救未果
 後持我部將三人胡一人入省助守此將是
 我名下我上湖北番其係相六合天長此
 二員是守守故在蘇州城未定形勢
 全受英與陸三將修天六三備後安有
 告急英王奏調其後後省城曾九帥
 官兵困後選矣定形部下部軍千餘
 人入省助守張守者後英王同到
 林計修集賢閣是英王再款班
 動大軍來救那將章王林紹章輔
 王楊輔清堵王黃文金顧王吳如志
 具在桐城有信至集賢閣云云

李秀成自述

前未助救必道斯將我正英因
 世得悉英王如此如此而為志其得
 飛信也英王番下到林李口福守
 集賢閣之營英王連夜由集賢
 閣動身而到桐城將我部將黃全
 受其把尾而到桐城誰知被約師
 青草劫黃全等處清軍知悉
 被將軍埋服欄奇其軍英王全
 軍直進黃全受押尾被將軍
 伏兵攔截者千餘人將黃全受
 困下田筒中亦有我部將
 人黃全受至晚率教百人由水中冲
 去將軍長見此勢甚危各
 路圍到桐城後英王又親自回營
 求王路救那知軍營見閣被
 發炮起一軍圍集賢閣到昌

四二二

外江北師生極

秋李四福三皆困在連打未下後
 鮑軍將營寨扎紮又佔其傍日
 去兵改打營中又與文華砲子相
 亦無官五日夜防戰兵困苦多後被
 鮑軍攻破到昌林四福俱死全軍
 且沒後而無遺英王而輔王王黃文金
 等再鮑救安督斯將九帥又再將既
 團圍自營格而深思屢戰不成以將者
 城邊黃湖又被九帥提放砲而不入橋
 限偷信難通那將黃王陳玉成輔王
 楊輔清堵王苗文金在外九帥與
 隔內城內無糧後被九帥攻破葉
 等未通逃於內張朝爵坐舟死於
 吳定彩入城助守全軍俱死於
 大江之中此城盡沒未備餘人苦
 而嘆那將英王在外見者失守

杜兵由石牌而上苗宿之兵盡退上
 野鶴河上陸安襄陽一帶相安
 不意將不肯前去那將兵由特連
 夜各杜隊由六安而下陸英王見勢
 不得已亦是隨回轉到石城亦言我
 謀各又心英王見勢如此主又嚴責
 草其賊糧心斂志意老於
 城故未他去坐守城勇忠王
 國後會師兵而表因被逼不堪
 又無糧草久守不能持兵之心已亂
 意故未移而失將失兵
 無計可施四壽春被喻佩林反
 心獲捉送解清營而亡之也
 自英王死後其部將悉歸教堂見勢
 不能過而四將後調陳得才未到蘇
 省有旨而訂分令其去相足人馬廿

相月去解教示地（後）今許從尚
 未回來至言（疏）有信回報表往
 甚難（國）改由今日之慢事也（後）
 轉蘇州那時我由江西湖北相與之時將
 蘇州浙江嘉興軍務民務（後）交與
 他方由去後十二年回到蘇州民已失散
 房屋被拆（後）民流徙京東那
 時陳仲書自悅對我不能我由杭州
 回到嘉興（後）在蘇州常自保此上序
 此時常以自窮使不買外護王此人
 是我都持其亂蘇州百姓思我治其
 故曰買王而助我也自取浙省以來以
 及英王已際解教之用黃又全刻在芳後
 我籍 天至是成身更將眾心我私
 心內有倭臣之弄封陳仲書言為主

罪

分利我勢我部下之接見此各心不
 積恨於心那特王見我都有餘一象而
 何不忌我乎蘇省之民又被陳仲書言
 擾壞後我回省（後）民自來
 去更各舖戶公窮家不能度日但
 給本不田家未種連三同耕會
 其用苦種之衣無不發糧者言
 我後我在省特斯尼概安仍舊
 發米六萬餘担發十萬餘千餘此不
 來之後百姓安居樂後此言特答民
 仍將此米歸還我至不道問其自肯買
 我也後又將那身百姓民糧各卡因
 之稅輕收以解民苦後見京中之事
 日言（後）是其本夫王不推
 不從（後）有不說之意居王各有

私怨之心是明秦天子曰林不信其時
天監帝表降我之政情中密草我機
我手下都將見其心不服未有戰心各為
一路亂政亂規者宜我兵權重大謀計分
羊我據宜容海以我部片之心為我
後被說或而軍而此是里以見之
弄委我歸其情放送言其他
因此之由也我十二年在省在有四月之久
有也也
然後李鴻章自到向海接府
巡撫任相集洋鬼而我交兵李也極
有向海正因我言不又故招鬼兵中
我交戰其發兵未破我嘉定青浦
通我太倉昆山等吳各急前來此正是
十二年四月之間見勢甚大道不得三
朝邊精銳萬餘人親領前去此鬼兵攻
城其力甚足嘉定青浦到省一百餘人

其攻城因外無救王六情已其定成
也其利害有祭中打壞我之城
也日平城也洋鎗軍一向南路直入城
也我不及接到報言報言即啟兵
救之不及夫去二城該鬼兵即到太倉
也聞外在南度軍而未動身戰打入
城也鬼把城門凡見清官兵不准
也物大小男女在其軍中清官兵不
敢言其清朝官兵多言者不計爾官
賊大小勇打不鏡日我天王不肯用
鬼兵也也有一千之鬼要押
到我人何人肯服教未服也那特
鬼兵已至太倉開仗我亦到來外
有清兵一萬餘眾鬼兵三千八傳
兵自北江口境青浦加定保山向海連
身也營也一百餘座城之俱有

鬼兵守把我到太倉寺其鬼伏兩邊
 立陣迎戰自至午勝乃見其兩家受
 傷千餘亡年汝早又立陣于東門
 開與大戰辰至巳力破鬼陣斬
 數百追其下水死者千餘破清營
 三十餘度得其大砲洋槍不計其數
 汝早行軍即追其尾因其未定城中
 之鬼未得方來向海來救之鬼是席
 東調來之鬼立即來救嘉定這城鬼
 由南湖而來寺中迎戰兩陣五又連
 戰三日俱是和戰而傷三千人
 特見其和戰之陣極其文千餘
 衆到(寺)再立文鋒一戰鬼兵大敗
 入斬千餘其救嘉定未得再回被
 我追去其大半克盡做汝守把守
 即下青浦又將青浦鬼兵用投外又

李秀成自述

有松江洋炮(寺)在調素救(寺)
 火舟而來前救(寺)之天意德(寺)我早
 擄大砲耳他此正舟未之候不意我亦
 開砲抵初一砲正中舟其火舟燒起
 其救亦由(寺)浦城鬼兵自行退去自救
 下水而亡數百餘鬼子下路地劫步
 皆水實難行(寺)難急(寺)何
 性命難全(寺)鬼兵勢勇退(寺)
 而去(寺)也汝得青浦之後順攻
 四境之營十餘個(寺)四境(寺)下
 松江(寺)及太倉(寺)而太(寺)營(寺)
 百三十餘營(寺)行攻破松江城(寺)
 之營亦已攻開獨松江(寺)城(寺)是
 鬼子所來守汝日又有(寺)來救之
 鬼用舟(寺)洋炮(寺)力(寺)中(寺)
 經我(寺)去(寺)其(寺)我(寺)敗

四二七

我勝將其大兵分兩路槍為我而
 那特洋鬼五不敢而我見伏戰
 其即敗將松江因敗其者成功之
 將曾帥之軍已由上下破我無湖
 山果是無及運清東西梁山太平
 閱一平初以再然有如破竹之勢
 至金陵逼近京都那時 五三二日
 三道差官捧詔到松江追我
 詔甚嚴何人敢違不得已將
 松江兵退回宋改此郡因嚴詔
 然後轉種世而眾將從長計議
 一難周全知曾帥之軍由上而下利
 在水軍我勞其逸水道難其
 常勝其勢甚熾不敢示我然
 是解難多之回京將者府對
 幸蒙大等砲大俱解回京待

候馬駝起也

十四日... 中莫我解立圍其兵
 以西必... 無開戰之心然後再與其
 戰等議其情知曾帥之兵初
 日勢銳精之雄這鼓聲果壯我因
 昔來爭正言議楚... 我舉
 行 天王又差官捧詔來我領詔
 詔追救京城何敢隊發... 尔意
 我領身受重任而知服法否若不
 尊詔國法難容林莫仕蔡傳
 雅起馬... 朕知詔道如此不
 得不行是以計議調抽兵馬起仍
 則未... 道如此無心在相... 我
 事概文物任我少管... 連... 我
 中親概文... 主為信表我思忠

紙書... 長言不... 完... 知... 到... 任... 所... 交... 初...
 本... 好... 筆... 一... 枝... 此... 軍... 破... 壞... 一... 寸... 分... 將... 三... 方... 公...
 字... 不... 海... 身... 終... 始... 所... 各... 下... 結... 者...

前部已呈而今由以奏上合章
恐有言語在昨日所呈之部語
句而不合章煩各師爺芳心
將前部鑒對奏合成全好呈

中
呈玉鑒

中
大人專覺恐有違忌字概亦

煩政除成自幼本未讀書認字

不周不知忌避現今所呈之前後

不故在國日久而知成生之見過而

甘半知不知不來今呈前後之大概記得而自

陳自成知情之事具一全登以

何失漏不知者不便及也此之言

語是役美直之心應言之事不問

自詳今自願所呈此書實見

中
之恩情義厚

中
承恩容佩服良謬我深足願所

書字中

李秀成自述

依之書供定由列位師爺手過
恐有違犯字概是煩芳清心改
除可也奏前部八碼

自奉嚴詔不能再詳之後計議抽調

各處官兵揮日起為主逼甚嚴我

亦無心在世不敢見我母六十餘旬育

我之大是以曲而就之見勢如此亦知

不能久固主不修德政盡我人生

之愚忠對天後將統軍務概交

各將管理然後連我親以及家眷至

回京交主為質我表我之愚忠所交

家子弟為質因其降詔令其親

我之不忠之我有自固之意朝臣勸我

不得不從一朝之人亦有好友亦有不情人心

是內勸化之言而心自遠心焉不致

佐理困中之符兵與我事經不

能高身朝內人之所望不得不由不理
 三日政事不開三日府門閉朝文武男
 婦未求何而也_或並不問我事我
 為者實因信義而為然後八月中
 田由者動身過陳陽到東渠存兵直
 下深水向林陵閣而未雨花台一田板
 折善耕而未園改九帥營_或園改
 日四十日連攻未下九帥第_或嚴營_或深
 墨未_或格直_或層_或未是甲兵之利害
 規分明是以連攻數十日未能效者因此
 之由也然後亦因八月而未各未_或冬
 取_或九月_或正_或逢_或天_或冷_或兵_或及_或無_或糧_或言_或未_或能_或成
 事者此也自攻未下_或我_或王_或嚴_或責_或軍
 對_或謂_或我_或多_或毀_或明_或責_或即_或我_或進_或北_或行
 不得_或不_或由_或從_或官_或而_或往_或自_或過_或之_或後_或大_或江
 隔_或不_或通_或稅_或種_或之_或將_或兵_或任_或其_或自_或行

調用都將不得從_或首_或下_或各_或將_或任_或主_或次
 况洪仁達_或亂_或為_或我_或在_或江_或北_或下_或將_或西_或浦
 我_或克_或為_或我_或通_或江_或北_或之_或道_或順_或由_或和_或外
 而行_或斷_或時_或先_或平_或先_或發_或都_或將_或而_或去_或我
 是後_或未_或會_或山_或和_或丹_或崇_或其_或首_或姓_或被_或劫
 為_或難_或言_或令_或下_或兵_或員_或江_或之_或建_或平_或已
 兩_或軍_或相_或而_或救_或於_或民_或兵_或由_或梁_或梁_或梁_或進
 發_或到_或石_或山_或舖_或過_或中_或堂_或存_或未_或人_或馬_或安
 紮_或營_或壘_或十_或餘_或個_或當_或不_或排_或陣_或近_或戰_或敵
 不_或去_或軍_或守_或守_或為_或程_或以_或逸_或攻_或勞_或攻_或敵
 日未_或下_或天_或連_或降_或大_或雨_或不_或息_或官_或兵_或困_或苦_或病
 者_或甚_或多_或一_或夜_或至_或天_或明_或合_或饋_或病_或倒_或見_或勢
 危_或難_或攻_或不_或下_或戰_或又_或成_或思_或無_或法_或赴_或清
 軍_或又_或不_或去_或戰_或終_或以_或嚴_或守_或方_或強_或後_或款
 兵_或又_或至_或我_或軍_或病_或者_或又_或多_或無_或兵_或可_或用_或後
 杜_或兵_或由_或江_或而_或上_或舒_或城_或列_或安_或在_或江

此是十三位
十一月

一、男情由故... 云云... 不能保...
 帥... 用... 是... 教... 深... 壘... 固... 無... 煎... 草...
 外... 救... 不... 未... 謙... 威... 別... 走... 那... 特... 天... 至... 長... 怒...
 教... 責... 難... 得... 已... 跪... 上... 復... 行... 再... 奏...
 若... 不... 依... 然... 合... 城... 性... 命... 正... 不... 能... 保...
 得... 尔... 兩... 花... 在... 絕... 尔... 南... 門... 之... 道... 門... 口... 不... 能...
 得... 尔... 江... 東... 橋... 絕... 尔... 西... 門... 不... 能... 出... 入... 得...
 尔... 七... 橋... 公... 在... 東... 門... 外... 安... 慶... 深... 佑... 幸...
 涼... 不... 離... 嚴... 色... 排... 道... 絕... 門... 中... 心... 不... 用...
 老... 者... 又... 小... 者... 又... 婦... 女... 者... 又... 合... 儀... 者... 又...
 夫... 者... 又... 小... 者... 又... 婦... 女... 者... 又... 合... 儀... 者... 又...
 貴... 輕... 貴... 釣... 者... 又... 若... 不... 依... 道... 所... 奏... 儀... 禮...
 定... 也... 夫... 至... 先... 天... 王... 又... 拜... 教... 責... 云... 履... 幸...
 上... 帝... 至... 尊... 天... 元... 卯... 鮮... 至... 音... 下... 凡... 佑... 天... 下... 万... 國... 獨...
 真... 主... 何... 堪... 之... 有... 不... 用... 尔... 三... 聖... 尊... 至... 月...
 公... 理... 亦... 教... 去... 外... 去... 教... 在... 在... 任... 由... 子... 尔... 朕...

言字中書

一、... 缺... 橋... 江... 空... 不... 扶... 有... 人... 扶... 不... 況... 此... 此... 三...
 夫... 亦... 道... 道... 行... 是... 身... 以... 者... 亦... 尔... 伯...
 孤... 臣... 是... 會... 死... 政... 事... 不... 再... 尔... 干... 王... 治... 先...
 勇... 王... 報... 宗... 幼... 而... 王... 士... 合... 有... 不... 道... 幼... 而...
 王... 合... 首... 合... 朝... 諱... 之... 嚴... 責... 負... 如... 此... 那... 特... 我...
 在... 歷... 前... 承... 之... 王... 特... 我... 免... 我... 後...
 受... 刑... 為... 王... 臣... 子... 未... 間... 幸... 刻... 今... 國... 事...
 破... 產... 責... 負... 如... 斯... 願... 死... 在... 歷... 前... 承... 之...
 解... 矣... 如... 此... 處... 及... 矣... 至... 万... 不... 從... 會... 後... 而... 出...
 朝... 門... 閉... 朝... 密... 臣... 前... 言... 至... 苦... 勸... 治... 日...
 其... 其... 道... 賜... 下... 靴... 袍... 以... 安... 我... 心... 此... 吾... 死... 矣...
 因... 我... 母... 之... 命... 宜... 亦... 乃... 至... 之... 以... 自... 此... 之... 後...
 往... 京... 一... 月... 之... 餘... 到... 正... 在... 去... 京... 之... 外... 特... 至...
 怕... 我... 七... 京... 城... 內... 人... 心... 不... 穩... 朝... 臣... 若... 爾... 滿... 朝...
 弟... 妹... 開... 我... 士... 京... 合... 城... 男... 女... 流... 離... 呼... 嗚... 呼...
 我... 心... 自... 故... 未... 敢... 行... 故... 今... 之... 因... 母... 及...

云王

不從我奏一味崇為務有天子所定不必
 亦算連順音過比接陳得去軍故平
 比序後奏朕聞啟奏不入宮後臣
 日或主而法忘我三勢密中稍折我
 兵然後失去蘇州各異浙省金平由
 龍由身起俱被中堂依左京堂全軍
 判斬李質連寧波郡則是鬼
 引而得守城以清特用和諸動洋鬼
 而攻我寧城洋鬼乃大利害百餘百
 中攻倒城墻我官軍不能立戰是以
 退守餘地乘其陸續亦退然我鬼
 得攻寧郡實是之後又領官軍已乘
 打紹興所攻此西為鬼子得良四十餘
 一寧波稅重且多是清糧的良而
 請洋鬼在已攻打紹興亦是如是
 不然亦不能攻取城池也自此起
 書字中書

軍龍游嚴郡溫台等處陸續退守
 兵也富陽左京堂全軍發下通到富
 陽我軍連敵數月再攻未下然後
 仍請鬼兵由水路而乘用砲攻廟富
 陽城池連戰數十仗鬼敗然後再請
 鬼兵多乘復再中我左京堂在陽
 伍甲事是以富陽之失知兵之失若
 山之失兵退到餘杭已營路客其堂
 之兵果列兩並交爭日日連戰我
 餘杭以堅抗以之想那情鬼兵攻了富
 陽得良之後乘乘仍回寧郡那時
 左京堂之兵亦早而中我此一戰餘杭
 一戰九九龍六到感六門富寧塔西湖
 為連運至餘杭八十餘里此地山多水
 九一營而十營之堅也自連八十餘里
 其百餘我軍自西湖至餘杭止

有管子餘座俱是以水為險西軍
 至九安因致而已因不更用兵謂成是就
 王陳炳又為帥統兵是汪海澤為統帥
 江自統九月春因水利之堅然後洋
 鬼子攻打自有手湖善三外夫宗師
 州太倉官山吳江等處俱被李撫軍
 鬼子打破那時九師破雨花甚重立
 擊亂主不進我下蘇杭矣謂我
 思初雖自此之後印子山苦又失謂我
 不能我行蘇杭各將告曰日之我文所
 未不得已又以啟我三派我下蘇
 杭四十日回頭過期謂我因法而
 行見下路勢急甚願從由總得幸
 門再行別計有未久高橋門又被
 九師攻破那時有洋鬼逼迫自高橋
 門之敗輔王楊輔清逃回東垣侍王

對反三以... 於... 不... 復... 我... 皆... 方

李世賢亦轉深腹那時我在蘇州
 而洋鬼開仗連戰數日勝負未分
 兩不能進亦直甚多洋鬼利在大舟
 自事我水軍不能示其見陳早道
 能爭蘇州水道太長早道甚少是
 而敗失地者皆洋鬼之害也自此
 西攻不下然後親引軍由閩門到
 馬塘折而由外制暫停者城守軍
 已甚急意欲回京奏陳請謂王他行
 不守京都自議思謂我未與蘇
 州守將慕王譚紹先是我手上堂
 蘇州內有帥王都亦寬康王汪
 安鈞之子周文嘉天將張大洲汪
 花班這班匪徒不義都亦寬等
 這班亦是我手下之將自小從我教
 練長大至今做到王位而譚紹先兩

人是我左右之手，何者其有此由也。
 ①這班人，其有投大清之意，亦
 志其我亦乘罪，開時不日，諒及自
 都亦寬，汪元班周嘉，汪安鈞張
 大洲，汪有君，已起，存云，現今我
 業，其勢不久，是西湖之人，皆
 由不便，我亦不必相害，我現今之勢
 我亦不能，爾亦不能，他心我亦回中
 有名之特，有敵包我手，我一亦難合
 母子六十餘旬，大齊流，凌而，我
 回言，忠王寬心，我亦不能，負其
 自幼蒙至今，誰有他心，如有他心
 不與忠王共，昔數年，我為，其
 我下不敢明言，我現其行動，恐
 有他心，故而明說，我見勢如斯，不
 其法，人知，我亦明，因我多人

李秀成自述

無他入，其會，諒事在我部下，久有
 戰功，我成名者，皆其各之，實是心
 腹之圖，談也不意，諒事，與英公王評
 紹光二人，少年結怨，至今，後其果
 最實心，將奉王命，死投，與李子，撫台
 款，未幾三日，被李撫台，李善，是
 以至今，為頭子，不敢投者，因此之，舉
 夫去，鮮者，那特正在，馬塔，折開，失
 我亦，五年，卅列，丹陽，屯扎，後無錫
 有幾，又失，那特，兵亂，尼慌，尋思，無計
 暫也，若丹陽，那特，我亦，家，其，已，便
 勸我，前去，別作，他，想，不准，我，回，言，我
 不肯，從，強，我，士，之，兩，來，通，我，前，去，不
 我，我，回，京，後，兄，勢，不，得，已，見，我，母
 親，在，京，難，言，難，合，骨，血，之，親，故，而，輕
 考，連，夜，趕，回，京，列，京，大，門，上，受，命，也

四三五

中

問收男女之香不然久日他者吳種者
獨有丹陽常州金壇溧陽宜興
已今年常州亦被洋寇見子未
打此城杀死合城官兵自常州
後丹陽亦退浙江吳前後失守
獨有湖州四安處德未退浙江丹
陽金壇宜興溧陽各軍無一可
地我天被用京內各將各王無法
打施上江西而去江西領兵之將
家李李世賢習首領因此等
之兵俱是我浙江部下之衆勢
逼而行許開上江西各將日
李世賢到朝鈞汪海洋陳炳
文順德朱良隆李煌順
譚應自陳承奇李容發
領兵前去已在江西此事不說

再併京城改敗亡之使自此
之下國業將亡天王不白人說我自
在天王殿下而王而王而王而王
深為疑忌京中政俱交其兄洪
仁達提理各外要緊城門要隘
之處概是洪姓發人巡查管掌
我在京並任閣職之言我在京實
因我母之念見國中如斯外
城池概失日變多端主不問國中
軍民深居宮內永不出宮門致啟
奏中於利保邦之意元且奏言
天說地正不以為曲朝中政事至
未實托一人人各理一事我久日在
外節六我部將之月在外在京者
出師外去各家各各在在在在
十人死七人見我在京各而聚至

其國道也何人敢移自兵者主
 馬方又各王之王此是天王夫兵者
 東西南北三靈王上兩州外自行降
 不封王今封王者因其牙洪仁所
 九軍之間而求見其牙至格外歡
 情好愛其到京未滿半月封
 為軍師名為王降天不要人其
 利封過後見各旧功臣久扶其國
 天王見勢不同自置王他同信國者
 陳玉成而我為那時英王也我未成
 日勤勞我運兵凡事不寬天王見封
 其牙到京封長人感才情封有兩月
 無謀已知愧過難對功臣先封陳
 玉成為英王封陳玉成之後我日有
 勤勞兵事對我不能那時正在浦口
 李相壽二叔有旧日深情見天王封

李秀成自述

陳玉成為王其在清朝在傍看見
 行文勸我後清未文到京此時
 王在天津街七人來浦口踏看軍營
 誰知李相壽之文未到先有這三傳到
 京中天王差侍衛一搭軍營二搭有和
 蘇那知李相壽胆大命其親使送文前
 來此使日在飛身也人重旗後李
 相壽投入大清軍中值去今使其
 前來被把二搭來解其使音步
 不必提我上專到李老大人處身云然
 後把卡卡半道至街前拿得敵八而
 至各營人最親之在身也
 去到侍衛同在甚後侍衛回京金
 人知到恐我有信云我同李相壽
 封王到飛身定有他信云那時我母
 在在浦口家室亦然防我走有信云

四三九

後將中國舟隻不許我名多來往
 那特一人奉到三王拜日二十日未見
 動靜天王降封我為古忠王親
 用織子自書曰大字曰個稱古忠
 義曰夫至親姻戚前未封我為忠王我
 忠王者至親姻戚之誼而樂我忠王
 他心此之後曰封曰多封這有功
 之人又思那前前者之不服故而盡亂封
 之不問何人有人傷者俱准司任保官
 之都得私肥已故而保之有些有已不
 者其為作樂者用不到都而又保之無
 功偷閒之人各又封王外帶兵之持日夜
 勤之人兒之不方力火從前人心已不服
 戰之各不爭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
 愚而作國之棟樑主見其賢封出
 許多之王言如箭發難收又無法
 吉字中

我言使
 非不忠而
 不知未
 衰得夫不
 此數語
 在末尾
 收場要

解言後封王俱為列王者因此之未由
 也然後到王封多又無可改王加頭上
 正以為是字之封人心特不服
 又有他國心由此西舉而散無涯也
 自國喪邦其自意而亡前日
 李秀成我二人是主之所愛而改加
 我名陳玉成在家書曰若是我玉成
 天王見其忠勇改做玉成我在家書
 名號為以文天王用我自封忠王之
 特改我名為李秀成天王用人從
 前擇士李博廣失國有喪家邦
 周堂今信明 未中堂
 國徵失其亡福言三事因自亂于
 已內外慌張為特為正無法統帥司
 內無粮九師之兵嚴州內外不通無

極養家東內窮苦之日窮家婦
 在門前求為救命因庫無存米用
 事未短我後見許多流淚苦味我
 實無由不得已將自己家存之米谷
 救中城內窮人持自谷米發救窮家
 之食自轄都官去不復云其不但
 已持家內母親及婦女飾金銀
 變給為軍流家內無存金銀者因此
 之米由也自發此谷米救過此窮人亦
 不復云其後將此窮苦不能生情苦
 泣矣 至求救窮人之生命 至不從
 依職責不体國体敢放睡之牙妹
 引各道歷上小多條路可食飽
 長乞不由不奏無計可報自後去
 朝三有怒色我無不樂之心開故男
 女亂餓日哭求我救不得已日強
 言字中會

李秀成自述

密令城中寒家男婦准去城外逃
 我在城內得悉九帥在外設有救
 兵橋前悉此言正合我意密令放
 行去年至今各門分去足有三十萬
 數不意此各城門要隘是姓姓用唐宗
 之人持好言所平全去取
 日喜此窮人日喜我其好親往視
 之果有此言而去數人傳東人聲
 然各之城門而可暫安自此之後因古
 日多有奇怪主信間言不修政事城
 內賊盜乘機夜城內砲轟不絕槍
 劫奇人全家去不捨去家內家財因敗
 出此不祥去年十一月之間九帥放例南
 門城牆此特城內官兵守不足食而各
 全又有城河之隔九帥之兵不能路進者
 此之由也自此之後京事日急

四四一

不同於外九師之賊通城內可
 發為號守宮守城無人元是城外有
 之通賊可非列不報到天王處私
 開敵人之者收斬全家自九師兵
 近城內時天王即早降殺語問城不
 敢違逆不遵天王旨命私開敵入
 之通通奸引誘有人報信者官封王位
 情不報而奸全罪命王先拿手獲
 橋以別定法法而何人不畏死乎後
 黎王陳得風通於東外蕭軍門
 懸王朱四英二人通來九師這內斯
 將之索朱和英陳法風並未而飛
 言明後其事洩流被王三先陳
 仁殺鎖金繫王使得風飛相好
 其有母七十餘用前妻求我古弄去
 計傷之伏用者長一千五百餘然後
 書字中

陳法風之命陳法風通蕭朝這內
 後事作不成其命尚不能保此
 有心款門投降者此三夫由也此
 通來又有我妻舅宗示祺未
 在九師營下云同九師都古命該
 及勸我來降等因有兄弟不
 名在堂下下載其子可保我
 此未見過未悉其人未見過而
 蕭此人既開在春其具
 示祺由九師之營回籍云內桂十日有
 後日郭老四同支郭老四南京人
 宗示祺與蕭謀及云有此事未見有九師
 文云云而九師曰命該及未有定
 情等語此人好運飲酒是及我款
 及及言曰日而朋友飲酒大玉而
 人更語而陳法風及該云而忠

王所言如此陳休用事信事遂行又
 前來問我能否有此事否此日在會議
 相我稱王莫在矣章王林紹璋等三
 李春發王長先長洪和元汪子利元
 于王長子洪春元在我府內會議
 王達髮王陳休風逆到此久未改文
 到何人而防內私首平與休發
 特此文批詞一看見此情也各人
 未視內言其有此心否此時莫仕於
 在此間我口如調來不續到協設問
 志壯我為天子利和今日此事不調
 日男常不續到湯二計問不然我
 先行放屋去微若王路前不便再
 後不得已奉命不誤不不不不不
 祭初人馬在飛飛後此日之言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書字中營

李秀成自述

仕發將其拿獲後又將郭老四王
 獲此時若若夫八夫合城馬北右獨
 軍友之其有忌者去致我之
 罪也後將宗永補押入囚內其
 法我中其親戚之情不能合總
 用良月用是甲莫仕發而致竟刑
 不活其罪矣輕者斬此等逆及
 我身幸合朝人而我情厚不然
 合宗性命不列今日之此之後四將有
 防修我特大概三月時在四月將初之
 候期時我東門城上奏已云
 四月廿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不食衣
 任病任女不好未不服藥也四月廿
 日向七那時天皇又九陣連連其
 最重而無法後天王長子進環福全
 處以安合朝人心天皇之病由全全

李秀成

料

四四三

活之又不肯言其苦
 軍臨番宮死在及自幼至登其
 軍又無糧又自山
 自東門而往北門一路同燒甚多不
 能救也種菜即運被取何兩
 防王又幼○大提政無決斷之才
 曾三六日逼山城內合城之民無計可
 施至六月五日早見勢甚不得已知曾
 帥王○城稍先鋒連夜出城攻九
 帥寨攻打未成知城不能此官六月夜
 未得飯食明各各去了被曾帥
 在馬房見城內之人約之散隊
 是午時九帥放用火藥及倒京城
 由紫金山龍頸而破金軍入城我
 軍不能為敵此是 大清皇上帝
 和中堂運算才九帥精也

有才臨畧將相勸勞此亦天朝
 身清天正元世元之數○精
 身毛那時九帥官兵四門扒城亦
 入中閨以外各外軍營見亦已
 降亦有之北亦有之死亦有之
 象在天朝天王用我不故三四
 有命散財者救貧身是以人
 而悲我者此之由也破城之時個
 向我流傳我由太平門敗轉直到
 朝門幼王已先到朝門及王西
 個小子○到向雨問武斯時我亦
 無法獨下幼王一人其餘不能
 幼王又無馬坐持我戰時其坐
 我騎不力之驕直到我亦許我甘
 我抱羊中住台室流○詳別帶王
 而上青涼○窮斯時亦有數千餘

文武將官俱而護佑我天子之用
 言言封爵忠王之命非是至用
 凡人封朝之大臣兵過我者過
 遇我者亦復不少不故我肯舍
 只深情有我者肯教占過
 為不亡死為其日天子氣滿樓
 惟因失邦我受過其恩不
 救天子這上骨血是盡我忠而
 火是日將夜尋思無計冲北門九帥
 之軍重屯又無法處隨行之武將六百
 乱如蕪合象流漢而無法處不得
 已更之候全死領頭衝鋒自
 幼主後復衝由九帥放倒城牆
 而大將臣舍命冲闖此者實
 固恩忠而救危也冲去城之後九帥
 營寨盡上層人遠深望同幼主

李秀成自述

去到城外九帥營中營之砲發
 喊聲不絕我幼主西下方高九
 帥三長馬步追趕現今多生事未知
 大敵幼童自幼至長未騎過馬
 又未受過敵馬慌九帥四官兵追定自被
 奇矣若九帥馬步在路中若死亦未
 其是幼主一個小童何人知也自去城
 幼主分別我身不能行走此在城交
 戰一日受不足戰身力不足又未得食
 人馬餓食走到天明人俱散馬不能行
 那時無法自無馬又不能行是荒
 山暫避又未得食肚中又餓萬不能行
 我戰馬幼主身生北未敢我若仍戰
 馬我奔他逃矣逃在荒山頂破廟內
 荒山脚之民患去城失被
 必有人在此山而避我身自以我

四四五

得回中一四世是也。是本不才自幼在
 為第元而用日食。是不知天玉用周之
 以家者數方之象。頗值獨那我一人邊
 得我之名信事。三百年之間方知我李秀
 成後名也。今天國已亡矣。大清皇上已
 得志。不幸事。今我在天朝。亦忠其心。
 國軍也。我為汝之收。外表其是。我精氣
 者。中堂恩惠甚深。中取大人替才受。受
 得士恩。我願將部下兩官。任隨收
 奉命。願為我。我以此者。宜見。亦中堂
 不復我。才早至。我年而居部下。亦不
 乃因。解。才。死力。乃為。志。結。三。朝。
 亦。回。收。人。家。我。對。大。清。白。三。上。以。防。
 日。就。非。易。正。若。我。三。在。邦。全。我。為。西。京。
 是。我。不。忠。今。三。我。國。亡。我。兵。我。十。一。萬。將。也。
 孔。壇。世。心。外。朝。失。回。今。我。用。人。信。

李秀成自述

內林。亦。今。而。扶。以。始。為。格。本。應。早。日。
 詳。刑。用。先。回。收。盡。先。我。之。相。陳。信。
 因。中。堂。以。及。中。取。大。人。皆。各。以。奉。命。也。
 大清。皇。上。於。外。之。福。乃。是。同。步。中。堂。兩。官。
 不。世。若。我。能。本。事。收。領。他。他。仍
 所。刑。正。回。法。如。不。成。正。回。是。也。因。
 有。者。三。因。我。係。長。為。考。之。意。之。意。疑。
 精。堂。不。信。我。有。此。故。仍。領。在。禁。之。容。
 我。亦。為。付。人。我。用。可。在。晚。者。居。中。西。力。
 好。办。心。皮。有。餘。無。有。三。意。如。小。因。昔。時。
 命。全。望。不。負。意。初。芳。高。才。掃。度。亦。
 可。為。計。以。我。亦。收。領。自。昔。年。程。開。列。
 手。後。仍。初。玉。隆。

四四七

一、要准恩赦西席之人勿步給恩券
 四、兩散生書音散西席之人
 有男為國虛人起征起義至肯救
 天下聞知其願投入軍者不必用他
 日有男之兵亦要救出如行此舉
 中及共免勞大清財貨免勞特相之
 二、教思行此舉要中堂發一二司我
 使前去若我京城貴官拿有我人
 信教但代我早已前住先收我兒子
 必先
 三要收我堂身李世賢為首李世賢
 之母親及其高春概被以蘇州李極
 原楊等
 四、因兄張等中堂行文取其母到院
 查我行之則去今速成以再建其
 書字中堂

至我今被擒解此書日期亦不
 母不列我文前去查此日期亦不
 四、將將三陳炳大收復陳炳又
 至愛西好姑名親人我今被復在此我
 謀定肯從
 去路定而心也陳炳大從
 我亦不從來與陸佳慎從之定也若
 不次復此人中堂身我手能平此
 有貴力貴財
 有計他逃不獨在在
 與別計者失我收此等八者亦
 使從
 五、查幼主果能到外再有別物
 謀及再計

取夜通

看中堂調至駕前訛問

更表示真敬無由一身居錯

中明良令也

中堂恩廣取定要先行暗

深惠厚情必而深願款與歸也

計開天朝之失有九

一 體國之責東王合李開芳

林鳳祥林杞敗亡之大愆

二 因李開芳林鳳祥林杞敗後

調丞相曾立昌陳修許十八

枚到臨清州之敗

三 因曾立昌等由臨清敗回未能

救李開芳林鳳祥林杞五王去宋日昌

復下五去枚未到封城標在敗回

楊家店清
行現今日又
召能記得

四 位不應發林紹琦去湘

此時林紹琦在湘

五 位因東王北王兩不相

是六愆

六 位聖王與王不和君臣

聖王起獲心將合好

此愆五

六 位聖不信外臣用其兵

元為輔此人未有才情

七 位聖不問政事

八 封王太又此王大愆

九 位聖不用賢才

十 位聖不事德月高言非

十一 位聖而起而信命無

天朝之報已去於彼彼復此等之人
 亦未免大清心腹之患也
 中堂早中承大人各成利權
 月完功收復蒙匪發自為今處
 者洋鬼定受款
 我亦使之鬼子到過天京
 取過要二天王平分地土
 之天王不肯我事中國教相全用
 事成平定天下矣笑不成之後引
 鬼入邦此語是與朝臣談及後
 彼鬼云尔天王兵百萬不與洋兵
 万人有飛洋兵三二萬又有火并一
 手而平
 彼說和今止我固尾不守今尔
 天朝不久倘為我另行舉動此是
 死頭二天王不肯然後及談及

李秀成自述

天朝之事定不甚費力要防鬼
 反為先此是直定之語今其未款
 先中堂早定計去廣東先對密
 中美買火砲回先有其砲其
 準其碼子貯更在防在要隘砲
 位要大要買洋鬼砲機有甚砲
 無其砲機不能買砲機
 經三少千即不大大不心買他
 三十日重碼
 之堅更我對我國廣砲機好宜與
 他砲之強取到其砲取到軍砲機
 好
 匠人學教百匠人我國人等志製
 用此物青人更那特我亦利害
 大西砲機
 倉槍得砲機

業經製其器無差今南京
 城內亦有此器要買其...
 銅砲并餘各亦是有早路用之砲
 擡運集我天定...明用砲之人
 問地方密中教練估用砲子對
 一而為六平處立起把子教練砲
 手練久而成百發...好手...
 食給中其...洋鬼多...
 先買大砲早備為先...其有...
 定...朝已末我乃大清...
 軍...之好免...動我大同...
 見...堂情...我厚...直明...
 我...言...現...廣東人...
 在...知...鬼...情...其...
 情...查...教...人...
 物...廣東之人不能...今...
 書字中...

此條可采

動洋鬼...敵...人...
 到廣東...其...
 其...未...東...是...
 局...用...者...
 海...港...更...
 查...戰...
 買...檢...
 且...用...
 其...戰...
 定...數...
 自...而...
 今...在...
 何...之...
 為...此...
 圖...

一第...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30 版正內

咸豐乙卯七月編

賊情彙纂

采編所原本

私刻必究

序

賊何所恃所恃者詭秘不易知耳自粵至楚殘破數千里肆亂逾兩年我官中猶不能確指賊目為誰某况其餘乎咸豐癸丑正月收復武昌鄂人之脅以行者駱驛逃歸於是留心時事之士始獲諮詢筆記非賊至鄂特弛其禁緣自鄂以上賊數無多所立軍目井井便於稽察不能

賊情彙纂卷一

如鄂人之易逃自是以還累脅愈眾逃者愈多而賊情寔漸以洩時德堅充湖北撫轅巡捕官因好聞賊情彼都人士凡有采輯手輒錄寄然人言人殊虛實參半比年于役大江南北並隨吳文節公至堵城嘗易裝往來賊巢所見行陣之士被虜逃人受害鄉民不可勝計留心訪究隨時記載哀然成帙又以供役節轅時屢發



俘賊難民鞠問摘錄供詞甚夥遂綜覈而編輯之成賊情集要一冊自慙末職庸才無辨賊之分具冀効一得或可為知彼知己之助嘗上諸大府輒嘉納之亦偶有置而弗閱者甲寅九月上澣

欽差辦理軍務前少宗伯大帥曾公克復武漢後駐節漢江整旅誓師即日下剿德堅方自江北

旋省爰錄賊情集要介 劉霞仙先生上之初無自薦之心竊謂

大帥獨能辨賊必能知賊亦必樂人之知賊聊為芻蕘之獻耳嗣 大帥連克蘄州田鎮所向皆焚巢掃穴俘獲賊中文籍汗牛充棟更得彼中有心計者來歸出俘件使辨之所指悉不謬以前呈賊情集要互證似可合為一談遂檄調

赴武穴行營設采編所修輯賊情彙纂一書委德堅為總纂官訓導鄒君漢章副之別委方君翊元程生奉璜邵生彥煊李生楸為分纂增委廖生文鳳黃生秉烈譚生光槩光炳潘生敬暹充協修繕校之役乙卯正月賊復上犯武漢移局長沙同儕星散復延聶生起榮周生壽眉李生鼎元俞生錫沅等襄辦其原委諸君亦俱深

悉賊情各有撰著故 大帥羅致之其意靡他實欲洞燭奸頑俾可攻其瑕隙擇人而任鄭重其事甚盛舉也今夫星辰將帥戎馬書生無一非圖功殺賊之人然不必盡能知賊甚至有謂賊情不必知者或因賊情本不易知深求弗獲受人欺給轉致憤事不禁廢然思返耳往者官軍屢挫實坐不能知賊之咎今之屢捷亦未始

非漸能知賊之效然不易知之故則有數端焉
蓋犬羊之性有剿無撫非古之敵國叛鎮比信
使不通間諜不行此不易知一也陷賊寇裳乘
間幸脫方百喙自解掩飾被虜之名何敢罄言
此不易知二也俘獲之賊當推鞠時自計必死
非夸大取快於須臾即哀號乞命於萬一其侈
言賊勢強盛異言賊不足平皆不可以為據縱

一

百計開導之終不吐實此不易知三也被脅鄉
民慮其隱諱恒赦釋而後問之絕其顧忌惜多
蠢陋不過充賊散卒彼中秘計毫無聞見一朝
幸脫如夢之覺即能追憶半屬嚙語此不易知
四也即使偶俘充偽官有才識者赦其罪優視
之使放心暢述宜可得賊情要領殊不知賊計
至密賊令至嚴凡私相往來刺探軍事者每殺

以警眾且於有心計人防其逃出宣洩益禁錮
之如處囹圄所知僅一館一衙之事而不能知
賊之全局此不易知五也至於探役孰不惜命
雖誘以重賞未必肯入賊巢便有鹵莽貪利之
徒毅然竟往不知賊中暗號必為賊殺徒去不
回其能回報者無非探附近居民之言依然隔
膜此不易知六也有此六不易知往往因噎廢

賊情彙纂卷一

食於賊情概不求知即得真情智者且疑為誣
妄矣果如所云豈賊情終不能知耶抑又不然
以上難知之數端要即可知之門徑恃一人欲
全知固不能苟得一人知數事積百人即可知
數百事更於此數百事中精覈而抉擇之自可
得可信之百數十事以俘件勘證之彼中來歸
者詮釋之鬼蜮情形又將奚遁哉彼中來歸者

何即程生奉璜是彼有心計豈不如以上所云禁錮愈密僅知一館一衙之事者乎所不然者程生權奇個儻機智過人圖為荆聶不果遂更其意欲盡知賊情以冀一朝復見天日傾羣言以獻或可補官軍所不逮耳遂動心忍性與賊周旋寢久而契洽矣佯為計畫盡知其軍事矣賊既受其籠絡且弛其禁得至各軍各館潛察

賊情彙纂 卷一

而默識矣欲乘間得脫且相隨自江甯至武昌矣以故所知為獨詳且確以可知賊情之道適萃集於一時實難遘之機會乃以德堅夙著及數子記載為嚆矢集俘件為證據恃程生為耳目復廣搜博采多收而嚴覈之聞自何人見自何處更一一詳註之刪所誣存其實統成書十二卷總目九分目五十八附目二十七圖七十

一於彼中一舉一動纖悉靡遺賊情於是乎大備誠非囿於偏隅一知半解及逞才臆造者所得操觚而記述也至諸偽制有難於簡畧處文氣龐雜鄙俚所不敢辭求實弗求文工拙故不暇計矣然心折是書者又往往獎許過當姑弗論已而不意更有深憫為甚癡不達者其辭曰以子負沈毅才識曷不草檄行間効功一戰曷

賊情彙纂 卷一

不權篆百里捍衛一邑乃殫思竭技汗流終日記此悖逆之言行乎况深求過真事事如見其不知子夙昔致知之由者非謂言偽而辯即別有疑議子何取焉於戲人各有心難掬以相示亦惟付之妄言妄聽然此等親切代計之言苟非真癡又幾不免為所動矣於以見一人作之百人撓之凡事成功不易為可慨也斯事猶然

其十倍重於斯者非忠信堅固又豈易觀厥成哉德堅孱弱闇陋在事數年徒嘗險苦毫無建樹其恨賊愚忱謬謂將欲破賊必先知賊故視聽所及旋即記之不過一好知賊情之人已耳乃遭逢

大帥以知賊為急務檄充此役鼓之舞之心益專壹如射志毅務求破的冀報知遇於萬一也

賊情彙纂卷一

若草檄行間權篆一邑姑無論才力不勝即曰能之似其利亦細微可見較量是書之成梓行天下使我無不知賊情之將士賊恃強吾角智隨處以寡破眾以巧勝拙其為有益又豈一隅百里所能限耶此誠

大帥之本懷而深懼菲材所不足副者

大帥當代偉人以智勇成其忠視國事如家

事識名將於偏裨創水師之良法豐功偉績罄楮難述其好聞賊情抑一端也書成上之當聽其覆覈裁成而加序焉何僭序為緣體例俱備無弁言於簡端似覺缺然故歷述纂書緣起如此

咸豐五年乙卯七月中澣甘泉張德堅識

賊情彙纂卷一

賊情彙纂卷一

原委官生銜名

總纂官銜湖北即補府經歷縣丞張德堅

同纂官湖南候選訓導鄒漢章

分纂湖北興國州廩生方翊元

六品軍功江蘇上元縣文童生程奉璜

六品軍功順天宛平縣文童生邵彥煊

賊情彙纂卷一

湖南巴陵縣生員李林

協纂校銜軍功湖北咸甯縣書賈廖文鳳

湖北興國州生員潘敬選

江蘇甘泉縣文童生黃秉烈

繕校湖南候選從九品譚光榮

湖南邵陽縣文童生譚光炳

移局長沙纂書官生銜名

總纂官銜湖北即補府經歷縣丞張德堅

分纂六品軍功江蘇上元縣文童生程奉璜

六品軍功順天宛平縣文童生邵彥煊

協纂並繕校江蘇甘泉縣文童生黃秉烈

六品軍功湖北咸甯縣生員廖文鳳

六品軍功湖南長沙縣文童生周壽眉

賊情彙纂卷一

協纂繕校兼繪圖雲南湖南善花縣文童生聶起榮

協修兼繕校湖南善花縣文童生俞錫沅

湖南湘陰縣文童生李鼎元

湖南長沙縣監生劉瀛甲

湖南湘潭縣文童生張聲壯

湖南長沙縣文童生彭瀚

湖南候選訓導李文鶴

原案

奉調原札

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右堂曾

為

札調事照得大軍克復武漢水陸東征惟營務日繁在在需員差委查有湖北候補縣丞張德堅精明幹練洞悉賊情堪以委用合行札調札到該員立即遵照束裝馳

賊情彙纂卷一

赴大營聽候差委毋違此札

咸豐四年十月初二日

原委各札

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右堂曾

為

札飭事照得逆黨倡亂以來賊情詭變百出前後所獲逆書及偽文卷急須逐條編纂成帙以備查核查有湖北候補縣丞張

德堅深悉賊情前呈輯要一編持論甚為

中肯仰即會同訓導鄒漢章悉心核定如

偽官制偽軍目偽禮書及分踞要地之逆

首姓名及前後伏誅賊目等類分門別類

編成全冊並派廩生方翊元李楸邵彥煥

文童程奉璜分司編校繕寫之任先定門

類請示飭遵務令賊中情偽畢見庶大軍

賊情彙纂卷一

剿辦愈得要領合行札委札到該員即便

會商妥辦此札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三日

一札湖北即補縣丞張德堅

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右堂曾

為

前事云合行札委札到該員即便會商

妥辦此札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三日

一札候選訓導鄒漢章

生 員方翊元

李 琳

童 生邵彥煨

程奉璜

奉札後稟

賊情彙纂卷一

曾部堂稟

敬稟者竊卑職等接奉

鈞札云奉此謹按逆黨自倡亂以來蹂躪

數千里非常暴虐亘古所無且詭變百出

其情偽最難深悉今編輯偽書偽制詳載

賊情不獨大有益於兵機實指日編修方

畧之一助惟所擾地方既廣賊目又多於

蟬螭佔踞之地往往不久竄去或官軍隨

卽克復一方聞見難周若總考全局必多

挂漏卽或咨查各省未必盡得真情且恐

過需時日擬就現俘之偽書偽文告及各

家所記賊情分類而編輯之其餘各省賊

情亦就其彰著者纂入容俟採訪再行續

編除所獲偽件祈全行

賊情彙纂卷一

發編外倘蒙將近年印鈔及有關繫文案隨

時

發出摘錄似覺詳備謹遵

札先擬條目於後應增應減伏候

鈞裁

擬纂九條

劇賊姓名首逆事實羣賊畧附賊踞地方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

賊官制

科目偽朝內官 偽軍中官 偽守土官 偽鄉官 偽文官

賊軍制

陣法 營壘 營規 土營 水師 技藝 號令 偵探 旗械

賊禮制

偽宮室 偽印 偽朝儀 偽時憲 服飾 與馬 稱呼 飲食

賊糧

虜利 貢獻 科派 口糧 船運

賊教

偽書 偽天條 禮拜 刑罰 講道理

賊數

虜人 逃亡 老賊 新賊 童子兵

賊文書

誥諭 稟報 書札 告示 照票 貢單 門牌 冊籍 封條

賊情彙纂

卷一

雜載

條款甚多隨時編訂

以上係初定條目 現多增改

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右堂曾 批

仰即照所擬各條分類編輯所請俘件已

飭俘獲所悉數移送其印鈔文案該員等

赴承辦書吏處查閱此繳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五日

彙請生員廖文鳳等留所幫辦並請頒關防由

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右堂曾 批

廖文鳳等即留該所幫同繕辦每名每月

酌給薪費四兩另請采編所關防已飭鐫

刻容即頒發繳

咸豐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又稟所俘件書稿未失請留湘辦理俟書成赴營銷差由

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右堂曾 批

賊情彙纂

卷一

該員等所纂賊情書稿仰即在湘省繕辦

所需薪水已札飭湘潭捐局委員黃守曹

收在於功牌捐項下按月支取銀四十兩

整至廩生方翊元已於月前來江分纂稿

件業經面繳矣此繳外發去黃守曹收一

札仰即轉交

咸豐五年三月初三日

賊情彙纂卷一

總目錄

劇賊姓名

偽官制

偽軍制

偽禮制

偽文告

賊情彙纂卷一

賊教

賊糧

賊數

雜載

分卷目錄

卷一

纂校官生銜名

纂書原案

目錄

凡例

采訪姓氏

賊情彙纂卷一

劇賊姓名上

首逆事實

卷二

劇賊姓名下

劇賊事畧附偽守土官鄉官名目

卷三

偽官制

偽官表

偽品級銓選

偽朝內官

偽軍中官

偽守土官鄉官

偽女官

偽科目

賊情彙纂卷一

卷四

偽軍制上

偽軍目軍冊

陣法

營壘

土營附諸匠營

卷五

偽軍制下

水營

旗幟器械

營規附號令

詭計附技藝

偵探

卷六

賊情彙纂卷一

偽禮制

偽宮室

偽印

偽時憲

偽朝儀

偽服飾

偽儀衛輿馬

偽稱呼

飲食

卷七

偽文告上

偽詔旨

偽誥諭

附誡諭 訓諭 誨諭 札諭 照會 將憑 批式 封筒式

偽本章

附稟奏 稟報 稟申 敬稟

賊情彙纂 卷一

偽告示

卷八

偽文告下

偽律

偽官照

附關憑 暗記 賊館門牌 印據 船票 船牌

偽貢單

附鄉官門牌 封條

偽文字

附隱語 聯句

卷九

賊教

偽書

偽天條

禮拜

刑罰

講道理

賊情彙纂 卷一

卷十

賊糧

貢獻

虜劫

科派

關權交易

口糧

倉庫 附偽錢式

卷十一

賊數

偽官伍卒數

老賊

新賊

虜人

賊情彙纂 卷一

逃亡

童子兵

女官女軍數

卷十二

雜載

凡例

一是書注意在能悉賊情非欲傳文字也雖文

如八家不知賊情亦復無取更恐肆才臆造

一賊中諸偽制皆有意曼衍支離使人無從揣

測今敘諸偽制多重複繁冗且雜邪教諸隱

語幾使閱者不耐實由苦思索解始得端緒

必須層層推究方能明晰若以簡鍊出之恐

賊情彙纂 卷一

多遺漏

一偽官表已另著凡例四則此外凡敘偽官銜

名於重複處可省偽字者俱從略

一書中凡就俘獲之件摹敘則概不用註其餘

各說係何人所見所說皆於一篇之終分註

之其不逐句註者恐文氣隔斷使閱者不能

一目直下也

一采訪姓氏分官紳兵勇等為四等略敘其來
歷附於簡端凡書中後註係何人所說皆直
書其名如不識為何如人翻閱即知

一纂書各員皆悉賊情各有記述即采訪諸姓
氏是也因已列銜名於前其註但註何人所
述不必更註何員所記以省冗贅

一凡我論斷之文於賊教中天父天兄諸字自
應直行而下若摹寫偽文告偽書諸式其擡
格之處悉從原本

一賊中改易文字以及偏旁多至數十字其偽
文告偽書文義率皆荒謬滿紙別字緣皆鄙
夫撰擬固宜如是凡摹偽文式遇訛別字概
仍之俾存其實

一偽印偽文告服飾旗幟凡不易敘述者皆繪

圖繫說

一所采賊情自庚戌秋冬起至乙卯六七月間
止賊中詭計日新月異續有見聞自當隨時
編入天方厭亂賊滅必速又孰願此後更有
所增乎

一探報失真倖賊混供皆不足據捏造傳鈔明
眼人一見即知如云偽天王係木刻小人賊

中共四十軍軍各二千五百人偽檢點係三
品官新科狀元已招駙馬在江甯蓋造故明
宗廟諸語概不采入

一是書竭力搜剔於賊情似覺詳盡知彼知己
庶可攻其瑕隙然事務求實不尚粉飾一切
偽制本屬荒謬暴虐者皆極力醜詆之然披
猖至此似非毫無伎倆故於軍制諸條轉多

記其能事劇盜在前詈之何益覽者諒焉

一采訪諸家或有言官兵畏避諸不堪記述情

形似未必皆確即或有一二處誠如所言亦

概不編入此諱所當諱也

一書之成實由官軍直抵潯江俘獲賊中文

籍至多參考諸家記述又得彼中有心計者

一一詮釋之賊情於是乎備誠非一州一邑

賊情彙纂卷一

囿於見聞者所能綜覈凡我同志莫不以先

覩為快然文人相輕古今通病未必全無異

議或曰此不急之務今豫為此未免迂闊蓋

其意欲屬諸善後非謂不宜辨也或曰此無

益之舉悖逆不經諸制徒亂人意何足考究

此則直斥為非者也或曰賊所恃在難知能

知賊必能辨賊苦心孤詣總攬而精勘成此

必傳之書較之靖逆記平糶記略尤為確切

賊備指日大功告成方略館開必以此為準

則此又自信不能成是書而傾心折服者也

悠悠之口毀譽懸殊幾使胸中乍冰乍炭若

持平之論則不然謂能悉賊情必有益於軍

情此事急不宜稍緩者將來

國史采擇必先稽章奏後考輿說然無人記載久

賊情彙纂卷一

必湮沒此又事可緩而不得不豫者恃此二

解餘可弗辯矣

一摹錄偽文原本凡悖逆較甚者皆不錄逆賊

荒誕目我為妖乃邪教語並無譏評誣讟之

言我朝

聖聖相承治隆千古直道自在人心足關桀犬之口

使之欲吠不得也

采訪姓氏

官紳

朱祖培

廣西舉人湖北候補同知久在廣西軍營海保今職

李 棠

浙江廬生游幕廣西多年壬子初月至湖北於諸進里居來歷及初

方 靖

安徽桐城諸生姚石甫廉訪戚屬嘗佐粵西戎幕

張凱嵩

湖北進士任廣西臨桂縣癸丑丁憂回籍知粵事甚詳

羅鳳池

廣西廉生帶勇屢立戰功周文忠奏保以知縣用選授湖南清泉縣引 凡改發湖北知粵事甚詳

龍 瑞

四川廉生久從軍於兩粵以軍功保選湖北通山縣

覃瀚元

廣西涇州諸生以軍功選授湖北黃岡縣丞

楊宗時

江蘇監生湖北候補從九品在事日久多知軍事賊情

劉春生

江蘇監生湖北候補未入流久事勸捐團練深悉鄉間賊情

瞿騰龍

湖南行伍總兵官久歷戎行與之接賊情終日不倦

駱永忠

廣東行伍副將自粵至鄂皆在事曉暢機宜所知賊情最詳實

梅 青

湖北行伍千總曾出兵廣西湖南

蕭長齡

湖北行伍守備曾充 賽中堂武巡捕

鄒元採

湖南人候選道庫大使

陳慶洽

湖北江夏生員原任署兩江總督芝榻陳公之子

曹禹門

湖北監生新選廣西縣丞在事日久頗知賊情

禹繼賢

湖北漢陽監生廣西縣丞委在湖北坐探

聶士澄

湖南衡山諸生 常南陔中丞戚屬

李年茂

湖北江夏廉生

程文偉

湖北江夏在籍候選州判

王 鏞

湖北江夏在籍候選從九品

呂佐之

湖北江夏六品軍功文童生屢次帶勇殺賊並改裝往求賊集請拔兵多次

甘 棠

湖北江夏六品軍功文童生

黃金吾

湖北江夏廉生

一書二冊下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卷之四

張玉琴

湖北江夏監生 陳芝楨制府妻

楊燮

湖北江夏名醫賊曾脅去治病

張長義

順天監生候選刑部司獄原任武昌府司獄張士彥子

姚敦三

湖北江夏六品職員著有壬癸筆記

田行達

湖北江夏五品職員鄉居富戶

賀啟

湖北武昌六品職員富戶

潘文藻

湖北黃岡生員住余家集

徐鍾涓

湖北安陸縣生員住月落嶺

姚藻鑑

湖北漢川生員住劉家隔

周固軒

湖北黃陂人候選從九品

喬綏福

湖北孝感副貢前任直隸饒陽縣

喬綏福

喬見齊中丞之子

黃鼎

湖南沅陵縣人湖北候補從九品

兵勇

任福

湖北撫標右營馬兵記名外委

朱占鰲

安徽安慶城守營馬兵

李先登

湖南鎮筵鎮標戰兵

王安福

湖南新寧勇六品軍功久隨江

譚大朋

湖南新寧勇六品軍功久隨江

鄭寶全

五品川勇頭目

胡舉高

五品川勇頭目

姚楚雄

六品楚勇頭目

羅大才

楚勇

周定邦

楚勇

逃難衿民

譚恩普 湖北應山諸生著有再生憶述

丁富文 安徽懷寧監生

左用賓 安徽桐城生員

李國樞 安徽太湖貢生

柳森 安徽潛山廩生原任廣西知縣柳際清之姪

唐金詔 安徽當塗生員

賊情彙纂 卷一

後裕寬 安徽蕪湖生員原任東河總督朱公襄戚屬

李敬思 江蘇上元廩生

周寬 江蘇上元廩監生

袁炯 江蘇江都監生

趙時澤 江蘇甘泉生員

王福興 湖北江夏人素貿易於江甯

李丕基 湖北武昌府清書被脅至江甯隨賊北犯於許州逃回

宣必昌 湖北漢陽人素販木於江甯

謝士才 湖南益陽人船戶

劉玉貴 湖南湘陰人船戶

曾有年 湖南湘潭人船戶

石有貴 湖北興國人販鹽於賊境

洪四相 安徽黟縣人販棉花於賊境

趙興 湖南武陵人販貨於賊境

賊情彙纂 卷一

汪裕茂 江西鄱陽人販葦器於賊境

羅芳溶 湖南湘潭人素貿易於江甯

俘賊

戎林

江蘇提標外委由蘇太道委帶戰
船至鎮江濱敗被擄初充牌刀手
被授前九軍軍帥恩賞指揮北犯
實情大材可用敵之卒正法未
便以人財可用敵之卒正法未

康東序

江蘇江甯縣潛書充總聖庫先生
確知賊中庫藏實數充總聖庫先生
殺甯回民充總聖糧先生確知賊

吳兆桂

安徽合肥人充牌刀手升總制犯
江西俘於田鎮

吉瑜隆

廣西桂平老賊封功勳總制俘於
麻城西宋埠

方萬瑄

安徽桐城人充典袍俘於江夏石
嘴

劉文達

江蘇江都監生充典油鹽
江蘇江都監生充典油鹽

吳玉狗

江蘇甘泉人年十二歲係後十
軍軍帥老弟俘獲於青山問供
十餘次對答如流言賊中情狀歷
歷如繪且能背論半本及偽天
條各書誠奇也湖北岳方伯
憐而收養之城陷不知所終

楊有玉

安徽巢縣人充偽燕王左三通傳
安徽合肥人充偽燕王典輿

明昌祿

湖北興國人充中十一軍典聖糧
以上三犯官軍克復武漢後搜捕
餘匪時

石佑高

其兵勇避難於民俘賊采詢鞠供實不
止此數每知一事隨手記之或忘其人
姓名或諸家記載但云難民所說未載

姓名緣事屬新奇則易於默識尋常人

之姓名一詢即忘未能確記故也俘賊

尤多亦就共知共見有案牘可考者載

之

賊情彙纂 卷一

賊情彙纂卷一

劇賊姓名

謹按逆黨自金田倡亂以來僭立天玉分封八王所署偽官不可數計且有已為我兵擒斬諱其死仍留其銜名於偽指紳中者羣賊多頑童市儈賊首徇情授官雖身居顯秩毫無執掌今首編劇賊姓名若盡

賊情彙纂卷一

錄其偽官轉致渠魁屏溷茲就偽詔書偽文案所載各條兼採眾說互相勘證偽王侯外擇其尤為凶悍屢拒我師及賊中號為能者分首逆事實劇賊事略兩則詳敘里居出身官職曾犯何處現踞何處併及其性情狀貌俾我官軍得以辨識愈易殲滅云其不能知者謹闕文以俟

首逆事實

劇賊事畧

附偽守土官為鄉官姓名

賊情彙纂卷一

賊情彙纂卷一

劇賊姓名上首逆事實

首逆偽天王洪秀全

秀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黃江思旺墟人廣西潯梧一帶土著者少墾山貿易多廣東人秀全實廣東花縣籍現年四十三歲身材魁碩赤面高顴有鬚粗通文墨素無賴日事賭博多蓄

賊情彙纂卷一

亡命以護送煙土洋貨為生往來兩粵及湖南邊界得商賈謝德金資益事結約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皆其黨與初因剿辦暎夷逆黨旁觀營伍廢弛欲行叛逆起首由馮雲山在桂平縣土豪胡以眈村內傳天帝教拜盟僅三十餘人嗣夷務平定遣散之勇多歸之漸聚眾至三百餘人曾經地方官訪拏秀全等伏匿深山蓄髮至尺

許迄未弋獲未幾李沅發滋事廣西巡撫鄭祖琛招敢死之勇合剿其黨即出此股應募打仗較官兵得力然坐是益驕楊秀清尤譎詐有才道光二十羣醜密計詭稱天父下凡附體造言煽惑於庚戌年十月以三百餘人自白沙至金田村倡亂首陷桂平平南賀縣等處搜刮貨糧裹脅壯丁兼擄婦孺每至一村必盡焚房屋絕百姓顧念

賊情彙纂卷一

勢必隨行旋陷修仁荔浦諸邑勢日猖獗秀全僭稱天王楊秀清稱東王蕭朝貴稱西王馮雲山稱南王封博白富戶韋正為北王桂平富戶石達開為翼王因欲假其資財起事故不惜以王爵官兵堵剿互有勝負惟脅從日取竄敗之後不久復熾當踞永安州時困守半載其窮蹙底游魂詎乘間宵遁反施詭計傷我四鎮直逼桂林旋陷

諭旨 臨與安州入湖南攻永州不克臨道州六月陷永明大臨嘉禾藍山瀘州

有掠縣邑七月抄掠聚滿餘漢沙也城南城中守禦甚力賊不能入不惟越城考
東南二面皆官軍圍繞惟西面漢江要防賊舟橋暫度相持十餘日
全州及湖南道州文撲長沙我軍屢勝乃竄岳
竄寧鄉至益陽掠船後經湘岳州城初惟步馬至是則水陸並下矣

漢陽十二月初四日穴地攻城陷武昌省分股

陷黃州提督向榮軍薄城下楊秀清章正石達

開抵拒屢挫知武昌不可守癸丑正月初二日

秀全等逆率醜類下竄偪踞武昌省城僅一月

初至湖北勢甚窮蹙既得武漢所獲資糧軍火

不可數計自益陽至蘄州武穴所擄民船戰船

約數千艘新擄男婦約五十萬人旌旗徧野帆

幔蔽江至此竟成燎原之勢官軍寡眾不敵望

風披靡正月十七日未刻賊前船至安慶戎刻

即陷屠擄四日而去直奔江甯二十九日至聚

寶門初十日外城陷次日內城亦陷駐防兵巷

戰靡有孑遺二月二十二日分股陷鎮江府

儀徧布偽書廣署偽官遣逆黨四出犯山東河

南直隸山西五月再陷安慶圍攻江西省陷南

康吉安九江等府九月破田家鎮再陷黃州十

二月陷廬州省甲寅正月復陷漢陽六月復陷

武昌省湖南北郡邑多遭蹂躪賊眾大敗於湘

潭復由水路竄擾常德七月再犯岳州水陸兩

股迭為我官軍所敗殲其渠魁痛加焚洗所踞

之地次第克復逆黨惶懼乃竄踞九江楊秀清

遣石達開救湖北不果退踞安慶甲寅臘月五

十五日九江水師因賊用火船驚營小挫除夕

元旦江北早營接踵潰敗賊眾遂乘勢上竄正

月初七日陷漢陽二月陷武昌復分擾江北郡

邑秀全仍踞江甯省住總督署妻妾親族皆自

賊情異錄卷一

賊情異錄卷一

賊情異錄卷一

賊情異錄卷一

賊情異錄卷一

賊情異錄卷一

賊情異錄卷一

賊情異錄卷一

賊情異錄卷一

賊情異錄卷一

不時頒賜衣飾食物每奏謝必優語答之現踞
江甯省初任藩署三日旋移將軍署後移早西
門前山東鹽運使何其興住宅盛營官室多立
偽妃嬪窮奢極欲每數日必朝洪秀全所立而
不跪往往據洪秀全之座詭稱天父下凡附體
任者伊造言煽惑自秀全以下各偽王偽官皆長
跪聽受敷衍畢仍朝洪秀全然後歸偽第出行

賊情彙纂卷一

多用鉦鼓旌旗如賽會狀屬下偽官惟奏謝恩
賞迺達洪秀全其餘軍務悉稟奏秀清聽其裁
處轉奏以取偽旨秀清多任心腹密布私人邏
察羣下有言行可疑或為官兵內應及有一切
犯偽令事皆默識之突言天父附體指出其人
所行何事立時訊服重則點天燈五馬分屍輕
則斬首株連累累時興大獄以示威猛以炫神

奇故羣醜畏悚又陰察有才能可任使者以恩
結之有殿左五指揮唐正財者總管水營船隻
癸丑二月偽北王韋正遣其殿前右二承宣張
子朋乘船上犯湖北張子朋性極凶橫因爭船
隻責打水營多賊眾心齊叛欲盡開船上馭投
誠抑或各散秀清得信立至北王府將韋昌輝
杖責數百張子朋杖責一千並傳到唐正財重

賊情彙纂卷一

賜金帛加封丞相銜用好言撫慰水營羣賊悉
聽唐正財指使唐正財調停羣下始無叛心其
權詐籠絡人心類如此然自恃功高一切專擅
洪秀全徒存其名秀清巨測奸心實欲虛尊洪
秀全為首而自攬大權獨得其實其意欲仿古
之奸權萬一事成則殺之自取又欲以假仁假
義欺人一切誥諭動以不可害民為詞殊不知

羣醜猖狂奸擄焚殺無所不至神人共憤不久成俘此又秀清自謂為智而旁觀深笑其愚者也

註 籍貫起首各情形朱祖培李宋寧翰九羅鳳池說

註 在江寧各情形程奉璜說

賊情彙纂 卷一

偽又正軍師西王蕭朝貴

朝貴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黃江新墟人係洪秀全妹夫從洪秀全楊秀清等率亡命護送洋貨得商人謝資以為生金田倡亂封為西王同楊秀清參贊軍務詭稱天兄下凡附體與楊秀清朋比煽惑年三十餘面貌凶惡性情猛悍每率羣醜與我兵苦戰壬子七月先犯長沙洪秀全楊秀清等均屯道州八月二十二日始至朝貴與我軍戰中礮身死羣下收其屍葬以偽王禮全股下竄湖此我兵掘得朝貴屍戮之楊秀清等諱其死一切示諭仍列其銜名

註 在廣西情形朱祖培李宋寧翰鳳池說
註 殲於長沙鄒元傑因壽眉鼎起榮說

偽副軍師南王馮雲山

雲山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黃江思旺墟人粗知文義為村塾師兼通星卜素習天主教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皆習其教鈔寫妖書惑眾在桂平縣土豪胡以眈村內結盟入夥一切偽教章程及行軍號令皆雲山與盧賢拔所訂雲山曾經桂平縣訪拏監禁黃玉崑等設計行賄脫

賊情實錄卷一

之當在獄時黃玉崑斂錢資其費用謂之科炭故至今猶追叙科炭功加封諸偽職壬子_{二年}四月攻撲全州都司武朝顯以勁兵四百與賊大小十數戰更率百姓登陴以熟桐油稀飯澆之十日之內斃賊無算雲山亦死於亂軍中劇賊殲斃賊首諱言故至今仍存偽南王名號

註 朱祖培李棠方晴 羅鳳池等所說

偽又副軍師北王韋昌輝

昌輝即韋正改今名年約三十餘身材瘦小白面高額鬚眉疎秀頗知文義陰柔奸險廣西鬱林州博白縣人素業質庫兼饒田產富甲一邑洪秀全倡亂所過富室一空掘土數尺昌輝懼獻銀數萬入夥封為北王自粵西至江甯皆在賊中屢與我兵戰現踞江甯先據富室李姓家

賊情實錄卷一

移住中正街前湖北巡撫伍長華新宅昌輝曾讀書小有才為楊秀清所忌雖封偽王事楊賊惟謹凡軍務羣下具稟昌輝石達開謂之稟報昌輝揣度可行則轉稟楊賊謂之稟奏楊賊若准始轉奏洪逆以取偽旨其實其事已由楊賊施行凡緊要奏章若無楊賊偽印洪逆不閱故一應奏章必先送楊逆處蓋印雖昌輝自奏亦

不能逕達昌輝位下楊逆一等其奸詐相似陽下之而陰欲奪其權故楊逆加意防範咸豐甲寅五月楊逆命昌輝上犯湖北令下多日楊逆私囑羣下稟奏挽留佯作不准瀕行忽改遣韋俊黃再興等八月復令昌輝赴湖北安徽行次采石楊賊復下令調回改遣石達開往張子朋激變水營楊逆杖昌輝數百至不能興又詐稱

賊情彙纂卷一

註 在廣西情形奉家
雁馬池車瀚元說
註 江甯情形
程奉瑛述

天父附體時挫折之楊逆與昌輝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吞併之事

偽左軍主將翼王石達開

達開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核村人年約二十餘身材長大黑面高顴微髭多髮目有凶光人甚鄙陋凶悍家本富饒獻賊十數萬金入夥封為翼王自粵西至江甯皆與其軍事壬子十二月踞武昌率羣醜出大東門與我兵苦戰陷江甯先據故明張侯第嗣住上江考棚癸丑八月

賊情彙纂卷一

奉偽令赴安慶一帶安民十一月回江甯以偽燕王秦曰綱代之甲寅八月官軍自岳州水陸下剿楊逆遣達開援湖北行至蕪湖官軍已克復武漢達開又奉偽旨踞守安慶旋至湖口達開銅臭小兒毫無知識每見楊逆詭稱天父附體造言時深信不疑惶悚流汗尊奉洪楊韋三逆如神明楊逆喜其誠慙故屢委以軍事

偽天德王洪大全

大全湖南衡州府清泉縣人軀幹頗偉性情狂悖初應童子試屢次被抑為商為吏皆若不屑然機警有才每設計搆訟魚肉鄉里輒得多資擄蒲一擲千金揮霍不事生產每被酒肆言多詆時事及譏刺我官吏嘗謂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法令不行百事廢弛且財用匱乏所倡理財

賊情彙纂卷一

諸說皆屬末節今可以救時者惟復人丁賦稅一條諸臣工顧惜身名不肯冒不韙以補救今以為恤民不建此議逮至勢不可支所下苛令必百倍於此行見明季加賦練餉諸事復行於今日况疆宇遼濶處處為守處處皆不足守若有豪傑起事便不可收拾其悖逆之談類如此同里紳耆患之公首拘訊以無左證釋之遂亡

命江湖至粵西大黃江晤楊秀清傾談甚暱入夥造逆初封天德浸師旋封為天德王自金田至永安皆與洪逆俱大全教行仁義所過之處擄七留三所降官紳概予世襲密付鐵券代守疆土不變衣冠祇取歸心助力而已但得一省各處可傳檄而定楊秀清既忌其才又惡其說遂囚之永安突圍出大全囚服項懸鐵索坐竹

賊情彙纂卷一

兜由小路潛逃為今升總兵官錢玉貴所獲使相賽獻俘京師磔之或曰凡首逆逃竄皆著囚衣俾可支吾得脫大全被囚未知孰是凡在永安軍前者多言大全才識非常若赦而用之必可滅賊或大全果有過人處非洪楊諸逆比亦未可知

註 籍貫狀貌素行 皆屬子澄說

註 狂悖語言駭永忠說當時供詞 即如此其後解官亦多聞之

註 被擒情形前長時 方靖張凱高說

偽燕王秦曰綱

曰綱廣西潯州府貴縣人年約三十餘身材中人面長有髭攢眉巨口識字無多人甚慙猛初為洪秀全手下健兒曾充鄉勇略習刀矛技藝自粵西至江甯屢與官兵接仗在江甯住前任湖北宜昌府程家督宅初封天官正丞相嗣封頂天侯三年十一月代石達開守安慶四年甲寅四

賊情彙纂卷一

月調回江甯封燕王楊逆再令北犯曰綱往擾鳳陽廬州一帶不願北行稟奏楊賊云北路官軍甚多兵單難往續奉偽旨仍往安徽安民曰綱遂徧擾安池各屬邑甲寅六月回江甯甯八月奉偽旨往湖北一帶稽查河道密拏奸宄曰綱行抵九江其時官軍已克復武漢黃再興石鳳魁敗竄至田家鎮曰綱得信立下誠諭痛責

黃再興石鳳魁失機命將兵眾駐紮田鎮候伊調度一面稟奏楊逆詎所見與楊逆適合稟奏未到江甯即有偽旨命鎖拏黃再興石鳳魁赴江甯而以田鎮軍事委曰綱統理並遣涂鎮興侯裕寬幫辦涂侯兩賊乃楊逆心腹密授機宜以防黃石兩賊之變及密刺軍事也曰綱踞田鎮稟奏楊賊之件甚多此次官軍攻克田鎮賊中一切文告卷一為我獲益得賊情要領曰綱竄踞九江復犯黃梅廣濟武漢一帶

註

指貴考自偽家冊其餘情形皆程奉瑞說

偽豫王胡以晄

以晄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亞柳村人年約四十
身材中人黃面高鼻短頰鬚少家本素封
曾應童子試其人好高務遠雖係鄉民而喜結
客素與洪秀全等為友與馮雲山尤暱雲山訓
蒙曾主其家遂倡立天帝會邀洪秀全等入夥
自倡亂至江甯皆與其軍事初封春官正丞相

住江甯府署加封護國侯改封護天侯旋封豫
王癸丑四月楊秀清遣以晄犯安徽桐城縣之
集賢關破官兵營盤九座陷舒城旋為官兵剿
敗革職又令戴罪立功陷太平府擾繁昌蕪湖
等處現踞守西梁山

註 籍貫出身李東說其
餘情形皆程奉璜說



賊情彙纂卷二

劇賊姓名下 劇賊事畧

偽佐天侯陳承瑤

承瑤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短小精悍高額廣
額露額微髭識字無多頗有權畧咸豐元年五月封
羽林侍衛壬子二年九月升伸后正侍衛十一月升
殿左三指揮十二月升殿右二檢點三年癸丑二月

升地官副丞相九月升天官正丞相四年甲寅二月
升興國侯五月改佐天侯自陷江甯踞鹽道署
迎命並未外出楊韋諸賊倚任之所謂偽朝內
官也賊中往來一應文書皆承瑤收發

註 籍貫又起事情皆宋祖培李東稟諭元說何年月升何官皆考自偽
官簿其餘一切狀貌性情在江甯踞何宅第出犯何處皆程奉璜說其
何時賊斃或考自官軍文案或賊中偽文亦多有程奉璜口說者各劇
賊事畧皆同以下更不復註



偽衛天侯黃玉崑

玉崑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黃江人年約四十長身駝背濃眉大鼻髭鬚甚多曾讀書稍通文墨素為訟棍出入公門魚肉鄉黨道光三年十月馮雲山等傳天帝教拜盟經桂平縣訪拏獲案玉崑與逆黨密計行賄脫馮雲山於獄伊亦隨從入夥至白沙團營倡亂有女甚美獻與石達開

二

為偽妃初封翼貴丈雖與其軍事不甚專權咸豐三年

子二月封殿左一指揮七月犯長沙始獨領一隊與官兵接仗玉崑奸譎異常善撫賊眾故敢死之士多歸之十一月升殿左一檢點首陷漢陽癸丑二月至江甯楊秀清等欲大肆屠戮玉崑極言不可即矯偽誥諭張貼安民五月升夏官正丞相辦理軍務頗合楊賊心計遂重任之

今偽官自檢點以下俱至伊處聽令甲寅二月升衛國侯三月因事革職重責數百交羅必芬監押玉崑羞忿乘間投水必芬遣人救之密不聲張蓋賊之偽令凡自盡遇救亦必斬首玉崑與必芬厚故待之如此嗣在石賊偽府襄理書繕八月復職改封衛天侯現踞江甯住察院署審辦案件復委以軍事

賊情彙纂卷二

偽補天侯李俊良

俊良本名俊昌因避韋逆諱故改之廣西老賊年三十餘身長面白目有凶光微髭奸險莫測賊在桂平茶地時封為中軍長素精醫理凡賊之有病者俱令診視歲中元年九月賊踞永安州洪逆沾染時疫俊良用藥一劑而瘳遂封國醫職同偽將軍專醫各渠賊疾病壬子七月在長沙

賊情實錄卷二

加封職指揮癸丑二月至江甯升職檢點收羅

醫士採辦藥材為典內醫之首五月封恩賞丞

相七月楊逆日疾劇甚俊良率諸醫竭技診治

甲寅四月楊逆其日已損漸無痛楚封為補天

侯現踞江甯評事街富室胡姓之宅雖未奉偽

令出兵亦帶統下之人守城或出城與官兵接

仗

偽靖湖侯林鳳祥

鳳祥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瘦小而黑微髭賊踞永安州時封為御林侍衛壬子九月在長沙升土官正將軍十一月在岳州升殿左一指揮十二月在漢陽升殿左一檢點率羣醜首陷武昌省升天官副丞鳳祥稱亡命每與官兵死戰癸丑二月賊犯江甯鳳祥先登儀鳳門而進

賊情實錄卷二

二十三日與李來芳羅大綱等分股攻陷鎮江

揚州羅賊踞鎮江鳳祥復回揚州住府署三日

楊逆行偽誥諭令鳳祥率眾北犯以曾立瑋代

之嗣竄擾山東直隸乙卯二月大兵克復連鎮

鳳祥身受多傷匿泥溝地窖中為官軍俘獲檻

送京師伏誅

偽定湖侯李來芳

州為官軍所殲

來芳本名開芬因避石賊諱改來芳廣西老賊
年約三十身材高大黑面高顴有髭無鬚不通
文理性極凶悍嗜殺咸寧元年八月賊踞大宣莫村
時封為戊一監軍壬子七月在柳州升金一總
制帶右一軍攻陷桂陽嘉禾藍山攸縣等處九
月在長沙升金官正將軍仍管右一軍十一月

賊情彙纂卷二

賊情彙纂卷二

在岳州升殿右二指揮旋率羣醜攻陷漢陽升
殿右二檢點十二月陷武昌省升地官正丞相
三年癸丑正月賊眾下竄未芳二十九日來芳首至江寧
攻撲聚寶門二月二十五日與林鳳祥羅大綱
等分股攻陷鎮江揚州住運司署三月初旬楊
賊行偽誥諭遣來芳等率眾北犯遂與林鳳祥
吉文元等竄擾山東直隸乙卯二月克復高唐

偽平湖侯吉文元

文元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長大面貌凶惡
狀極粗鄙咸寧元年五月賊踞象州新寨時封為御
林侍衛二年十一月攻陷漢陽升仲后副侍衛
十二月陷武昌省升土官副將軍三年二月賊
眾下窺犯江甯升殿右六指揮初十日江甯城
陷文元率眾先登二年三日加封春官副丞相
統羣醜犯六合及沿江一帶三月楊賊令文元
與李來芳林鳳祥等帶六軍賊眾北犯竄擾山
東直隸為官軍所殺

偽鎮國侯盧賢拔

賢拔本名賢達因避石賊諱改賢拔廣西老賊
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黃額濶鼻高嘴大露齒
有鬚兩耳重聽粗通文墨而狂妄異常初在賊
中稱為盧先生其偽天條奏章及三字經等偽
書俱賢拔與洪逆密撰咸寧元年八月賊踞永安州
封為左掌朝儀職同將軍設官分職定禮作樂
一切僭妄制度皆賢拔奏請施行自永安至江
甯升職檢點三年三月封恩賞丞相四月告病
開缺七月調為楊逆簿書十月升秋官又正丞
相仍理楊逆偽府事四年二月封鎮國侯旋以
夫妻犯天條革職五月楊賊令在刪書衙刪改
六經今踞江甯明瓦廊大街前戶部郎中梅曾
亮宅

偽剽湖侯朱錫琨

錫琨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高大面貌凶惡

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賊在道州金田時封為右軍長咸豐九年辛亥七月賊至桂平茶地升戊一監軍帶中一軍賊兵

屢與官兵死戰壬子九月在長沙升土一總制

十一月賊陷漢陽升土官副將軍仍領中一軍

十二月賊陷武昌省升殿左三指揮癸丑二月

賊情彙纂卷二

賊逼江甯錫琨帶賊兵攻大東門初十日江甯

城破陷升殿左三檢點即令看守大東門四月楊

逆令錫琨與黃益芸帶六軍賊眾北犯並接應

林鳳祥等五月初旬行抵六合為官兵誘至小

河殲斃逃賊回城直訴而楊逆諱言其死殺逃

賊以滅口仍以功奏洪逆升秋官正丞相九月

封剽湖侯

偽滅湖侯黃益芸

益芸原名益雲因避馮逆諱改益芸廣西老賊

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黑額高有髭無鬚不甚

識字初為楊賊統下健兒能以草藥療急症自

金田至道州皆與楊逆共處壬子二月封為前

一軍極危急監軍極危急者軍中倉卒之醫也

旋升為木正木一甲一監軍十一月賊至岳州

賊情彙纂卷二

升土二總制領中二軍攻撲漢陽為官兵所敗

降為散卒癸丑二月賊逼江甯升復金一總制

領右一軍攻旱西門三月升土官正將軍四月

升殿右十六指揮與朱錫琨帶六軍賊眾北犯

接應林鳳祥等行抵六合小河為官兵殲斃餘

賊逃回稟知楊逆諱敗為勝殺逃回之賊以滅

口仍奏洪逆升為秋官副丞相九月加封滅湖

侯並厚恤其家

賊情實錄卷二

偽國凡洪仁發

仁發洪逆之兄也初秀全亡命江湖仁發未與
 共處及在金田倡亂始入夥年四十六歲軀幹
 魁梧面方色赤髭濃而髯少不甚識字楊逆忌
 之甚尊為國凡而與軍事無與焉每詭稱天父
 下凡附體肆行謾罵數數挫折之歲事三年七月楊逆
 傳各偽官聽令仁發獨後至楊逆以為不敬微
 諷於所屬洪逆稍稍聞之內不自安即出偽詔
 令仁發至楊逆處肉袒請罪並請杖責楊逆佯
 不欲杖仁發固請而後杖之既受杖始欣然自
 得其愚陋大都類此現踞江甯住珠市前四川
 布政使李宗傳宅

賊情實錄卷二

偽國伯韋元玠

元玠韋昌輝之父年約五十身材長瘦黑面有
鬚髭髯稀疏家本富有聞洪逆等倡亂懼毀其
家隨子入夥尊為國伯向不與聞軍事每逢偽
禮拜日必書本章稟奏跪請前長洪楊二逆之安遇
有喜慶大事亦隨班稱賀甚至跪於其子之前
三呼千歲韋賊恬然受之蓋賊中呼父為肉父
己為天父所生故直受不辭嗟乎父子天性忍
心如是此賊之所以為賊也現踞江甯住中正
街前河南巡撫潘鐸之宅

賊情彙纂卷二

偽國宗韋俊

韋俊廣西鬱林州博白縣人韋昌輝之胞弟年
約三十面黑高鼻無鬚不甚識字咸豐三年癸丑二月至
江甯始封國宗職與偽丞相同五月楊逆令與
石祥禎率羣醜援賴漢英等因擾九江一帶十
一月回江甯是時曾立滄踞揚州為官兵所困
楊逆復令攻打三义河因賞穿黃袍甲四二月
又令與石祥禎等犯湘潭四月陷常德復陷岳
州武昌等處七月調回江甯與秦日綱等攻打
兎兒磯為官兵所敗九月復令與石鎮崙等救
援田家鎮半壁山一戰鎮崙授首俊幾成擒賊
眾喪膽十三日官兵收復田家鎮俊遁回安慶

賊情彙纂卷二

偽國宗石祥禎

祥禎石達開之兄也年約四十身材長大赤面有鬚自廣西至江寧皆未與軍事咸豐三年五月賴漢英等率羣醜犯江西為官兵所敗請援楊逆始令祥禎與韋俊等往救因陷九江湖口等處十一月回江寧復令與秦曰綱前赴安慶在廬和池州一帶收貢擄糧甲寅三月二月又令與韋俊

賊情彙纂卷二

等犯湘潭敗竄常德五月復破岳州六月復陷武昌省七月調回江寧令赴西梁山抵拒我兵祥禎敗回旋在七家甕打仗為官兵所殲

偽國宗石鎮崙

鎮崙石達開之兄也年約三十身材中人黑面高顴有髭短頰狀甚粗鄙自廣西至江寧雖與軍事仍聽檢點指揮約束咸豐三年二月始封國宗尊與偽丞相埒五月楊逆奏請凡國宗之能服眾者頒給印信使出犯各郡縣於是鎮崙得擾江西九江一帶十一月調回江寧攻三义河十

賊情彙纂卷二

二月回江寧賞穿黃袍甲寅三月復與韋俊等犯湘潭遂陷常德復陷岳州武昌等處七月調回攻打兔兒磯賊眾大敗鎮崙僅以身免九月又與韋俊等援田家鎮十月半壁山一戰為官兵所殲

偽國宗韋濱

韋濱韋昌輝之兄也年約四十身材高大面貌
凶惡髭鬚稀疏初至江寧不甚著名咸豐三年二月
凡洪楊諸逆兄弟概封國宗濱亦與焉甲寅二
月始給印信與韋俊等犯岳州遂擾黃陂孝感
一帶七月調至西梁山與胡以晄攻打太平府
為官兵所敗遁回江寧韋昌輝斥其無用追回
印信作為間散國宗現踞江寧高井大街富室
劉姓之宅

偽國宗提督軍務石鳳魁

鳳魁石達開堂兄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方色
黑廣額高顴濃眉大鼻掀唇巨口髭少髭多肩
聳背駝粗通文墨不諳軍務自廣西至江寧皆
與達開俱初未嘗與軍事咸豐三年三月封為國宗
曾與賴漢英犯江西敗回江寧甲寅二月韋俊
上犯湖南以鳳魁守漢鎮六月陷武昌遂踞總
督署發號施令羣賊拱聽八月官兵克復武漢
遂下竄田家鎮十月楊逆遣人解回江寧以不
能守武漢殺之

偽天官正丞相曾水源

水源金田老賊年約二十餘身材中人面黃無

髭廣額高顙頗知文義初為童蒙師道光三年庚戌年馮

雲山在胡以眺村內傳天帝教書寫字無人邀水

源入夥及洪逆倡亂封為御林侍衛擬撰偽書

批答偽本章與洪楊二逆不離跬步咸豐元年

賊在長沙時升伸后副侍衛仍掌一切文案十

二月在岳州升土官正將軍始與軍事首陷岳

州咸豐三年二月武昌陷楊賊奏請改補偽東殿簿書

癸丑三月在江甯升職檢點四月升東殿左丞

祖十月改為天官又正丞相十一月帶賊眾攻

打三义河賞穿黃袍甲寅二月升天官正丞相

仍理偽東府事七月楊賊令其攻打東壩敗回

收入東甯今未復職前踞江甯候駕橋前廣東

糧道易長華宅

賊情史集卷之二

偽天官又副丞相曾釗揚

釗揚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人年約三十身材瘦小面圓嘴欹微髭鬚寡言笑頗通文墨初為童蒙師庚戌年馮雲山等傳天帝教惑眾釗揚走從之得司筆札為餽口計及洪逆等倡亂其一切偽文檄皆釗揚與之洪合計咸豐二年壬子十月賊勢大張設官分職授為右史職同將軍掌記偽王之

二

言動而不與軍事十二月升右掌朝儀職同指揮編纂偽儀制三年癸丑四月楊逆偽府理文案乏人升偽東殿右丞相職升檢點五月封恩賞丞相十一月改為天官又副丞相仍理偽東殿事甲辨二月洪逆下偽詔刪改六經以釗揚總其成現踞江甯明瓦廊大街前戶部郎中梅曾亮之宅

偽地官副丞相黃再興

再興初名天申因避天字改名再興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人年三十九歲身矮面黑廣額高顴深目塌鼻面貌凶惡髭鬚稀疏稍知文義人甚奸詐初在賊中不甚著名庚戌賊倡亂為後二軍前營左一東兩司馬咸豐二年辛亥二月升卒長因開功摺明晰洪逆知其能寫字令入詔書衙編纂偽

賊情彙纂卷二

詔書壬子十月咸豐二年在長沙詔書編成以功升左史職同將軍掌一切文案及記各偽王登朝問答之辭謂之記錄月繳一本於洪逆三年癸丑二月至江甯升職指揮四月升職檢點六月以科炭功封恩賞丞相十月升地官副丞相理偽北殿事甲辨二月改理偽翼殿事六月賊復陷武昌省石達開奏洪逆令再興赴湖北一帶安民造冊

七月抵武昌與偽國宗石鳳魁同勦軍事八月官兵恢復武漢再興下竄田家鎮集潰敗之眾以禦我兵十月楊逆發偽詰諭調回江寧以不能守武漢奏而殺之

賊情彙編卷二

偽地官又正丞相羅必芬

必芬廣東嘉應州人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長五官平正濃髭微髯人甚奸詐善笑寡言粗通文墨自幼販賣烟土於潯梧一帶道光十八年粵督林奏粵省凡獲販鴉片者殺無赦必芬懼遂亡命於粵西為韋逆司會計庚戌年洪逆倡亂昌輝挾以入夥初封御林侍衛壬子八月在

賊情彙編卷二

長沙攻城為官兵所敗降為監軍十一月賊破漢陽升復前職十二月升偽北殿簿書掌一切文案癸丑四月升偽北殿丞相十一月升地官又正丞相仍理偽北殿事凡韋逆行事必芬能以意會故信任之先據江寧富室譚姓之宅今移於前馬路街前江寧布政司理問吳景周之宅

偽地官又副丞相劉承芳

承芳廣西老賊年約四十長身駝背尖臉攢眉

高顴有髭狀人甚粗鄙初在賊中不甚著名自至

江甯始封偽翼殿簿書職同總制咸豐三年八月隨

石達開赴安徽省安民升翼殿丞相職同指揮

十月升地官又副丞相仍理偽翼殿事甲寅八

月又隨石達開赴安徽十二月隨至湖口縣凡

石賊所在之處皆與承芳俱在江甯踞紅紙廊

前任四川布政使方積宅

偽春官正丞相黃啟芳

啟芳廣西鬱林州博白縣人年約二十餘身長

面白美麗自喜賊中之貌都者稍通文墨暴躁

非常先在韋賊家教讀庚戌年洪逆倡亂韋賊

挾以入夥凡一切文案皆啟芳與羅苾芬掌之

頗見信任壬子八月在長沙初封偽北殿簿書

後改為右二簿書咸豐三年十月升偽北殿吏部尚

書掌封偽官頒發偽執照甲寅四月升春官正

丞相仍理偽北殿事現踞江甯廩生甘可貞之

宅

偽春官又正丞相蒙得恩

得恩初名得天因避天字改得恩廣西老賊年約四十餘身材長大聳肩駝背面黑而方攢眉大鼻濃髭巨口性極巨測咸平元年五月賊在象州新寨時封為御林侍衛壬子二月在永安州升偽殿右二指揮八月在長沙草職十二月在武昌復原官癸丑二月在江寧因病開缺七月升

賊情史卷二

殿左七檢點凡搜掠良家子女以充各劇賊之下陳皆得恩先意籌之八月十七乃楊逆生日得恩逐戶採選不分良賤勢迫刑驅號哭之聲呼天搶地十月升春官又正丞相總理女營事務其各營女官及女巡查等日三至而聽令馬現踞江寧馬道街前南河總督潘錫恩之新宅

偽春官又副丞相林紹璋

紹璋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中人面黑微髭在賊中為散卒壬子十月賊破岳州以功升木正木二乙二監軍帶左二軍賊眾直趨武漢咸平三年二月至江寧調炎正炎一丙一監軍四月升炎四總制統帶前四軍隨朱錫琨等攻六合縣各賊日均為官兵所敗紹璋獨以軍還楊逆甚

賊情史卷二

喜奏封恩賞丞相十月升春官又副丞相甲寅二月與韋俊等犯湘潭與官兵戰全軍覆沒草職調回湖口縣協同守城八月升復金官正將軍紹璋託病不赴求秦曰綱代為婉稟楊逆願帶罪立功遂隨秦曰綱踞守田家鎮十月我軍攻克半壁山殲之

偽夏官正丞相何震川

震川廣西柳州府象州新寨村人年約三十身
材高大面白而圓五官平正有髭鬚狀類文秀
初為廣西諸生曾應北關鄉試庚戌年洪逆倡
亂被脅入夥一家二十二口失散殆盡僅勝一
弟一姪並震川三人初封副典詔命職同將軍
掌繕寫偽諭據子十二月升偽殿前右史日登

賊情彙纂卷二

偽朝記洪逆之言動月成一書與左史聯名呈
獻癸丑以卯至江寧升職指揮四月升職檢點
六月封恩賞丞相九月改為殿前右正史十月
升左正史甲寅二月升夏官正丞相與曾釗揚
等刑改六經兼辦軍務探其隱微似亦知賊之
為賊而既失身其中不可如何則苟延歲月敷衍其事
享目前之富貴已耳現踞江寧明瓦廊大街前

戶部郎梅曾亮之宅

賊情彙纂卷二

偽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

勝坤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長大面貌凶惡家本富有素業質庫庚戌年洪逆倡亂罄家以獻封為左一軍副典聖庫癸丑六月升炎二正將軍始與其軍事曾犯鎮江揚州瓜洲一帶十一月攻三义河援救揚州以功封恩賞丞相甲寅四月升夏官又正丞相

與我兵抗現踞守廬州府

偽夏官又副丞相曾錦謙

錦謙廣西鬱林州博白縣人與章昌輝比鄰而居年約三十餘身材瘦小廣額高顴大鼻尖額有髭無鬚識字無多狀甚粗鄙與章賊同時入夥在金田時封為左軍長壬子九月在長沙升金正金一庚一監軍癸丑二月至江甯升土三總制帶中三軍賊眾犯鎮江瓜洲揚州一帶四月

月升水官正將軍踞守瓜洲六月升殿左九檢點十一月官兵收復揚州錦謙敗回江甯揚逆欲殺之章昌輝救免令與胡以眈上犯和廬一帶甲寅二月廬州陷四月升夏官又副丞相仍踞守廬州

偽秋官又正丞相曾添養

添養本名天養因避天字改名添養廣西老賊年約五十餘身材高大面貌凶惡濃髭長鬚慄悍異常賊中號為能者初封御林侍衛癸丑二月

初官軍駐田家鎮通賊三夜人偵之皆謂難拔既而添養自往偵視日是可攻也遂陷田鎮

月至江寧升殿左九指揮六月升殿左一檢點十月升秋官又正丞相甲寅三月

二

俊等上犯湘潭四月陷岳州俊等回攻武昌省留添養踞守岳州七月在城陵磯打仗為官兵所殲首級重十餘斤其軀幹之偉可以想見自添養投首羣賊無所倚恃竄敗頻仍其機警有謀又可知矣

偽秋官又副丞相陳宗勝

宗勝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中人尖臉高顴微髭髯初封土官副將軍癸丑二月至江寧升殿左五指揮三月升殿右二檢點踞守朝陽門

即大東門五月封恩賞丞相八月帶賊眾犯高淳東壩敗回甲寅四月楊逆令往廬州援胡以

眈等遂踞廬州府屢與官軍抗拒

二

偽冬官正丞相羅大綱

大綱廣東潮州府揭陽縣人年約四十餘面貌凶惡濃髭鬚素為海中劇盜擄掠商賈往來芝塘一帶出沒無常道光三十年官兵捕之急遂亡命於潯梧開值洪逆倡亂因走歸之初封左一軍軍帥咸豐二年四月在全州升土一總制管帶中一軍十月在岳州升金官正將軍十二月升殿

賊情彙纂卷二

左一指揮癸丑二月至江寧帶賊眾犯鎮江瓜洲揚州四月升殿左五檢點踞守鎮江六月升冬官正丞相八月田家鎮官兵失利武昌同知勞光泰所招之潮勇多降賊楊逆概令大綱統帶之凡一切犯偽令之事悉置不問甲寅二月調回江寧令與胡以晄等上犯和廬三月踞守安慶省遂擾建德東流等處十月官兵收復田

家鎮羣賊下窺楊逆又令大綱踞守湖口縣以遏我師大綱慄悍機警賊中號為能者然因非粵西老賊功在秦曰網上而不封侯玉心甚快

賊情彙纂卷二

偽冬官又正丞相賓福壽

福壽廣西老賊年約五十身瘦面長聳肩塌背
若臉攢眉形同骷髏微髭鬚素為木工洪逆起
事時相從入夥封為典木匠職同總制壬子十
二月至湖北所擄木工盡交福壽統帶升職將
軍癸丑二月至江甯大興土木木工愈眾遂立
木營升職指揮七月封恩賞丞相甲寅四月升
冬官又正丞相專理木營事現踞江甯三條巷
前河南陝州李溟宅

偽冬官又副丞相許宗揚

宗揚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黑而尖
微髭鬚初封御林侍衛癸丑三月在江甯升殿
左七指揮曾打六合縣小河為官兵所敗八月
又隨石達開赴安徽連犯建德東流等處十一
月調回江甯甲寅三月封恩賞丞相四月升冬
官又副丞相率羣賊犯山東直隸一帶七月敗
回江甯收入東牢

偽天朝督內醫恩賞丞相宋耕棠

耕棠江蘇上元縣人年五十六歲身材中人形容枯槁黑面短視有髭鬚住在江甯西華門頭條巷初為童蒙師不事生產家日落繼學醫因術疎無問名者遂交通吏胥魚肉鄉里咸三年二月江甯城陷耕棠隸偽內醫楊斐成統下是時楊秀清住內城將軍署有典轎賊目覃二忠時

疫延耕棠疹之教以服鞋底泥而愈賊眾驚為神醫值楊逆目疾增劇其下遂薦之賞以偽將軍職傳入偽府與國醫李俊良輪疹漸就痊可

九月升職指揮督理內醫甲寅正月洪逆之妻有疾耕棠竭技疹治二月封恩賞丞相自造旗幟威飾輿馬族友親丁皆授偽職傲睨自得天

有錦衣畫行之意現住江甯與李俊良同居

偽殿前丞相督理織營事務鍾芳禮

芳禮廣西老賊年約五十身材長大黑面高顴微髭鬚初封御林侍衛咸三年二月至江甯封恩賞丞相督理織營事務凡江甯城中素業機者皆一網打盡分絲絡經限日繳緞疋若干並立營伍亦有前後左右中各名色斬然不紊現踞江甯府東大街前戶部廣東司正郎記名道甘

熙宅

二

偽殿前丞相羅瓊樹

瓊樹廣東揭陽縣人羅大綱族兄年約四十身軀極矮面黑眼小微鬚有壯壯嘴攢眉當羅賊踞守鎮江時以瓊樹為協理所有緊要文報及解金銀緞疋皆令其押送以此取信於楊逆咸平四年二月封恩賞丞相三月隨韋俊等上犯湘潭四月陷岳州六月復陷武昌石鳳魁令瓊樹四出

擄糧凡大治興國及江西武寧一帶無不知有羅矮子者八月官兵收復武漢羣賊下竄瓊樹退踞湖口縣與羅大綱聲勢聯絡協力拒守屢抗官兵

偽殿前丞相何潮元

潮元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黑面高顴微鬚有稍知醫理亡命江湖能以符水治病趁錢餬口庚戌年洪逆倡亂相從入夥封為內軍帥而不准用符水謂之曰妖符咸平二年六月升內醫監軍咸平二年二月升前一軍內醫職同總制六月封恩賞丞相十一月隨秦日綱出踞安徽潮

元得擾桐城樅陽一帶甲寅年三月楊逆令與林啟容分踞九江遂在瑞昌湖口等處擄糧現踞守湖口縣

偽殿前丞相左一檢點林錫保

錫保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中面白五官平正有髭無鬚初在賊中封為典碯職同監軍壬子八月賊在長沙各軍皆設典碯而以錫保為偽天朝總典碯職同將軍癸丑二月至江甯職升指揮八月封恩賞丞相甲寅二月升殿左一檢點踞江甯織造署審辦案件殘忍好殺終日刑

求鍛鍊周內故入人罪以銜己之精明而博揚逆之歡心

偽殿右二檢點胡海隆

海隆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瘦小滿面露骨自有凶光聲音洪大初在賊中封為巡查職同監軍壬子八月在長沙升職總制癸丑二月至江甯封為偽天朝總巡查職同將軍凡各巡查皆日至其所聽令十二月升殿右二檢點甲寅二月與林錫保同居終日搜殺喜用非刑

偽殿前丞相右四檢點張潮爵

潮爵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身長面白窄額高
顴鼠吻微髭目有凶光初為楊逆統下健兒^歲
壬子八月封中一軍帥癸丑二月升中三巡查三
月升土四總制管帶中四軍賊眾四月升金官
副將軍八月升殿右十指揮與石達開赴安徽
安民十一月石逆回江甯以秦曰網代之潮爵

偽殿前丞相右四檢點

副之甲寅二月封恩賞丞相四月升殿右四檢
點其安民造冊擄糧等事皆潮爵總其成現踞
守安徽省有父名祿亦封恩賞丞相在江甯九
兒巷踞前直隸按察使周開麒宅

偽殿左五檢點吳如孝

如孝廣東嘉應州人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黑面
小眼廣額高顴微髭鬚稍通文墨初為洋商司
會詐販煙土於潯梧一帶折閱資本遂亡命粵
西庚戌年洪逆倡亂相從入夥封為左一師帥
壬子七月封恩賞師帥先是賊中軍中官最尊
聖兵與卒長有上下床之別縱有大功恩賞不

偽殿前丞相右四檢點

過師旅帥後至江甯始大署偽官十一月至武
昌升木一總制管帶左一軍賊眾癸丑四月升
殿左一指揮與羅大綱分股陷鎮江揚州楊逆
令與羅大綱踞守鎮江六月升殿左五檢點十
一月調回江甯攻打東壩旋復調回甲寅七月
官兵圍攻鎮江府如孝敗竄不知下落或為官
兵所殲容查明補錄

偽殿前丞相右六檢點李壽暉

壽暉廣西潯州府賀縣人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白而方廣額高顴長眉細目鼻高耳大髭髯稀疏舉止安詳詞狀頗文秀賊中之有風度者揚逆頗愛之改壬子四月封為正典鐫刻校對一切偽書癸丑三月至江甯調為東殿簿書職同檢點八月封恩賞丞相十二月升殿右六檢點仍

賊情案卷二

理楊逆偽府事甲寅二月楊逆出示招人製造噴筒改名花筒以壽暉董其成自請致染漆瘡自請開缺三月江甯監生吳長松在城謀為內應事洩長松走脫林連纍纍貢院收剪髮人數萬楊逆欲盡殺之壽暉竭力跪求請審明而後殺於是分別生瘡生蟲者免死活人萬餘現踞江甯察院署

偽殿右八檢點白暉懷

暉懷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長大面貌凶惡初在賊中不甚著名壬子十一月始為御林侍衛十二月升月令副侍衛癸丑二月至江甯升殿右十二指揮五月與賴漢英等犯江西十月敗回江甯十一月攻打三叉河以功升殿右八檢點甲寅二月出踞廬州三月楊逆令與韋俊等上犯岳州湘潭城陵磯一戰羣賊喪膽紛紛下竄楊逆調暉懷回江甯收入東甯

賊情案卷二

偽殿前丞相右十二檢點林啟容

啟容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身材高大長面高顴微髭無鬚本籍湖南久質廣西遂落籍焉初為楊逆統下健兒不甚著名癸丑二月至江甯尚未授官四月封土官正將軍五月升殿右八指揮與賴漢英等率羣醜犯江西為官兵所敗七月石祥禎等又犯江西啟容遂擾九江一帶

賊情彙纂 卷二

州縣甲寅二月升殿右十二檢點踞守九江屢與官兵抗啟容殘忍異常每詐殺人以警眾故羣下多憚之

偽殿前丞相右十四檢點魏超成

超成廣西老賊年約五十身材中人黑面高顴濃髭微鬚目有凶光辛亥九月封為殿前監斬官自永安至江甯殺人不可勝計甲寅三月以病乞赴江西就醫託招兵為名曾擾湖北興國州江西武甯縣義甯州等處十月升殿右十四檢點調回江甯

賊情彙纂 卷二

偽殿左二十一檢點覃炳賢

炳賢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貌凶惡
初封御林侍衛癸丑八月升殿左二十一檢點
與石達開出擾安徽十一月石賊回江甯以秦
曰網代之炳賢副之曾犯廬和建德東流宿松
太湖一帶現踞安徽省

賊情彙纂卷二

偽殿左二十三檢點梁立泰

立泰廣西潯州府桂平縣白沙墟人黃再興之
姻親年約三十身材長大小臉高顴微髭無髯
初為賊中聖兵辛亥十一月賊踞永安時封為
後二師帥十二月升後二軍軍帥癸丑五月至
江甯升御林侍衛三月升大吉副侍衛五月封
恩賞丞相八月又升殿左二十三檢點與石達開
出擾安徽所屬各州縣十一月石賊回江甯以
秦曰網代之立泰副之現踞安徽嘗擾建德東
流廬和一帶出沒無定究以安徽為老巢

賊情彙纂卷二

偽殿右三十檢點陳玉成

玉成廣西老賊陳承瑤之姪年十九歲身軀矮小面白而方巨口無髭兩眼下有黑斑二塊羣下譏為四眼人窮凶極惡嗜殺無厭自廣西至江甯未與軍事以其稚也癸丑四月封為左四軍正典聖糧職同監軍甲寅四月隨韋俊等上犯湘潭玉成志在武漢故未隨行五月杪由武

興情彙纂卷二

昌縣入梁子湖繞至省城東面六月初二日帶賊眾五百餘人絕城而上以致官兵潰散遂陷蕪湖七月又擾江北黃陂孝感等縣八月升殿右三十八指揮踞守蘄州九月升殿右三十檢點十月官兵收復蘄州連破田家鎮玉成竄伏廣濟黃梅一帶旋至九江依林啟容協同踞守現由黃州上竄漢陽漢口玉成捨死苦戰攻城

陷陣趨捷先登賊中之最可恨者

賊情彙纂卷二

偽殿左三十一檢點曾鳳傳

鳳傳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長有髭
攢眉巨口狀甚粗鄙初為賊中聖兵每戰輒勝
由兩司馬升後一師師癸丑二月在江甯升左
三軍帥三月升木正木三甲三監軍四月升木
三總制管帶左三軍賊眾踞守江甯太平門紫
金山麓營盤九月封恩賞檢點甲寅二月升殿
左三十一檢點仍踞守太平門八月官兵收復
武漢羣賊下竄揚賊令鳳傳與韋俊等援救田
家鎮踞守月餘十月我兵攻克田家鎮鳳傳與
秦曰綱等均竄九江湖口等處

賊情彙纂 卷二

偽殿前丞相正總典聖庫吳可億

可億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身面俱長廣額微
髭素業質庫家饒貲財庚戌年洪逆倡亂舉室
從賊壬子九月洪逆等大署偽官封可億為典
聖庫職同將軍凡擄得金帛悉令典收焉癸丑
五月封恩賞丞相七月升職檢點現踞江甯水
西門大街富室姚姓之宅

賊情彙纂 卷二

偽殿前丞相副典聖庫譚順添

順添廣西潯州府平南縣大宣墟人年約四十身短面黑愁眉尖頰微髭髯初封為正典刑罰壬子九月升副典聖庫職同將軍癸丑五月封恩賞丞相七月升職檢點現踞江甯與吳可億同居

賊情彙纂 卷二

偽殿前丞相伸后正侍衛張維崑

維崑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長面黑廣額高額攢眉大眼塌鼻巨口髭髯不多人甚粗鄙暴躁異常辛亥六月封為前一軍典確癸丑二月至江甯升御林侍衛三月升伸后副侍衛伸后二字乃侍衛中最尊者得役使眾侍衛且可鞭撻之五月封恩賞丞相十月升伸后正侍衛凡城外官兵打仗眾侍衛皆聽維崑指麾某當出仗某應伺候朝門現踞江甯松濤巷前陝西鳳邠道查炳華之宅

賊情彙纂 卷二

偽殿前丞相東殿吏部一尚書李壽春

壽春廣西賀縣人李壽暉弟年約三十身材中

人白面小眼高顴微鬚髯粗通文義頗有心計

初為詔書銜協理癸丑二月封東殿簿書嗣改

為吏部一尚書在楊逆頭門接發偽文書楊逆

有機密事皆與壽春及侯謙芳秘計十月封恩

賞丞相現踞江甯候駕橋前廣東糧道易長華

賊情實錄卷二

之宅

偽殿前丞相東殿吏部二尚書侯謙芳

謙芳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中人面白五官

平正髭鬚稀疏人頗文秀癸丑二月封偽天朝

總宣詔書職同指揮七月封恩賞丞相甲寅三

月調為東殿吏部二尚書楊賊信任之同惡相

濟凡有機密事皆引謙芳及李壽春計議權勢

在韋石二賊之上偽侯相為之側目現踞江甯

賊情實錄卷二

與李壽春同居

偽東殿吏部三尚書侯淑錢

淑錢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身中面白廣額露
顴深目高鼻濃鬣髯甚濃初為總聖庫協理癸丑八
月隨石達開赴安徽省凡附近一帶所擄之物
皆淑錢典收焉甲寅三月升東殿吏部三尚書
巡察安徽河道七月調回江甯踞早西門大街
前湖南衡永郴桂道張曾宅

賊情彙纂卷二

偽東殿戶部二尚書侯裕寬

裕寬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中面白微髭狀類
婦人素不識字初為蕭朝貴廚役壬子八月蕭
逆在長沙授首其婦向充楊逆婢媵甚見寵幸裕寬仍
為廚役癸丑二月賊至江甯封為典西廚職同將
軍七月升職指揮甲寅三月調為東殿戶部二
尚書七月楊逆令其出巡安徽湖北八月官兵
收復武漢羣賊下竄楊逆即令裕寬踞守田家
鎮十月官兵克復田家鎮裕寬與秦日綱等分
竄九江湖口等處

賊情彙纂卷二

偽殿前丞相東殿左七承宣涂振興

振興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瘦小面黑無髭
攢眉^亞形若猿猴初為蕭逆統下健兒壬子
七月蕭逆授首遂依楊逆而仍理偽西殿事癸
丑二月至江甯封為西殿右二指使七月調為
東殿左七承宣職同檢點十月^旋封恩賞丞相甲
寅七月楊逆令與侯裕寬等出巡安徽湖北一
帶十月踞守田家鎮官兵攻克後與秦日綱等
分踞九江湖口等處

偽殿前丞相左五指揮唐正財

正財湖南永州府祁陽縣人年約四十身材中
人面白有髭素為木商兼販米穀^{壬子二年}七月裝
米赴下游貿易十月在岳州遇賊連船被虜揚
逆撫以好言加以偽官封典水匠職同將軍遂
甘心從賊先是賊在益陽見船即擄初無所謂
水營也自設水匠之官賊船始有統轄十二月
賊踞漢陽欲破武昌懼漢江之險正財搭浮橋
渡洪楊諸逆^{癸丑}二月至江甯以功升職指揮
五月封恩賞丞相九月升殿左五指揮提督水
營事務總辦船隻^{甲寅}三月韋逆令張子朋上
犯湘潭因封船隻激變水營楊逆得知先差親
信之人赴唐正財所以善言安慰旋將韋逆重
杖數百張子朋重責一千並出偽示曉諭水營

人心始服事詳楊逆條內現在江寧儀鳳門外
築水營踞守龍江關

偽殿前檢點左二十一指揮羅際隆

際隆廣西柳州府象州人年約二十餘身材中
人白面深目高顴短頰無髭稍知文義妻為中
二軍女軍帥有妹進於蕭朝貴為妃封為西貴
舅自廣西至長沙皆與朝貴俱蕭逆死即歸楊
逆統下戰必先登楊逆喜其趨捷收為親隨癸
丑二月至江寧封恩賞檢點甲寅三月封殿左

二十一指揮六月隨黃再興赴湖北安民八月
官兵克復武昌際隆殲於洪山

偽殿前丞相左二十七指揮曾添浩

添浩曾添養弟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高大面方短視高鼻欹喙有髭微髯自廣西至江寧皆與添養俱癸丑四月封為功勳七月升殿左二十七指揮隨石達開上犯安徽頗肆凶威賊眾甚憚之羣呼曾七哥甲寅三月與韋俊等犯湘潭再犯岳州城陵磯一戰添養授首添浩遁回武昌守大東門六月封恩賞丞相八月官兵克復武漢添浩下竄田家鎮守磨盤山十月官兵攻克田家鎮遂隨秦曰綱下竄九江湖口

賊情 卷二

偽殿前檢點左三十九指揮古隆賢

隆賢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矮面黑窄額高顴小嘴尖頰無髭髯不甚識字初封右四軍兩司馬癸丑四月封金副金四辛四監軍六月升金四總制守江寧太平門七月封恩賞檢點甲寅四月升殿左三十九指揮七月隨黃再興至湖北守漢陽八月官兵克復武漢隆賢竄田家鎮以鐵鍊橫江阻截我師十月十三日官兵鏗斷之遂克田鎮隆賢隨秦曰綱等下竄九江湖口小姑山

賊情 卷二

偽殿右四十指揮余廷璋

廷璋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長面黑廣額高顴大眼塌鼻有髭無鬚不甚識字暴躁異常素推車販米於潯梧一帶庚戌年洪逆等倡亂隨之入潯封為左二軍正典聖糧癸丑二月至江甯升土二正將軍五月與賴漢英等上犯江西十月敗回草職甲寅四月升復水二副將軍踞守

賊情彙纂卷二

江甯聚寶門外雨花臺九月升殿右四十指揮楊逆因九江圍急遣廷璋赴援甲寅十二月十六日在小池口為官兵所殲經德化縣生員劉士特稟明

偽殿前丞相左四十九指揮陳桂堂

桂堂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瘦小面白長方有髭無鬚人甚奸詐壬子七月封為中二軍前營前旅帥癸丑二月至江甯升中四巡查三月升後四軍水四總制守朝陽門屢與我兵抗七月封恩賞丞相甲寅三月升殿左四十九指揮仍守朝陽門桂堂趨捷機警賊中號為能者實

賊情彙纂卷二

羅大綱之流亞黃再興知石鳳魁不足守武昌曾奏請桂堂代之未至而官軍克復再興嘗歎息語人曰如桂堂來武漢必不失是誠劇賊尤當注意殲旃

偽殿前丞相北殿右二承宣張子朋

子朋廣西泗城府凌雲縣天峩嶺人年三十三歲身材高大廣額掀鼻兩額隆起四顛巨口無髭眇一目性情慘酷嗜殺無厭初為韋逆統下健兒嘗送偽文往來於粵東肇慶一帶壬子七月封御林侍衛癸丑二月升月令侍衛三月升右八指揮四月調為北殿右二承宣職同指揮

賊情彙纂卷二

十一月打三叉河封恩賞丞相甲寅三月與章俊等上犯荆楚曾擾德安一帶七月調回江寧八月官兵克復武漢羣賊竄踞田家鎮楊逆又令子朋解礮船數十隻至田鎮以禦我師十月攻克田家鎮子朋與羣賊下竄九江旋踞守湖口縣子朋曾因激變水營被責楊賊愛其趨捷故不忍殺之湖北一帶人民聞張瞎子名無不

股栗其凶橫可知

賊情彙纂卷二

偽殿前丞相北殿右八承宣吉志元

志元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梭村人年十九歲
身材瘦小黃面露骨廣額塌鼻大嘴尖顏目有
凶光形同乞丐粗鄙好殺暴躁異常賊之初起
事也吉姓從逆最先一門數十人分隸各賊統
下志元係吉成鳳之子成鳳授首賊憫之故封
志元恩賞丞相壬子三月調為北殿僕射癸丑

賊情彙纂卷二

四月升北殿右八承宣甲寅三月與韋俊上犯
湘潭遂在黃陂孝感一帶擄糧經官兵追躡由
黃岡倉子埠下竄田家鎮十月在半壁山打仗
為官兵所殲志元久駐黃孝及倉子埠彼處百
姓無不知有吉丞相者

偽功勳前夏官副丞相賴漢英

漢英廣東嘉應州人係洪逆妻弟羣賊呼為賴
國舅年約四十面白頭尖高額大嘴有髭無鬚
頗通文墨兼知醫理久在廣西貿易洪逆等倡
亂初封為內醫職同軍帥壬子十月升殿右四
指揮始獨領一隊癸丑二月至江甯升殿右四
檢點城陷時漢英先入徧出偽示脅人從逆五

賊情彙纂卷二

月楊逆令其上犯江西路過安徽沿途縱火衙
署民房焚燬殆盡圍攻江西省轟城三次皆為
我兵堵截殺退九月楊賊調漢英回江甯斥其
無用革職刪書現踞明瓦廊郎中梅曾亮宅

偽春官又正丞相曾錦發

錦發癸丑十月攻打揚州三义河為官兵所殲

偽冬官正丞相陳宗揚

宗揚甲寅三月在江甯犯偽天條為楊賊所殺

偽殿前丞相汪得勝

得勝甲寅七月隨韋俊犯岳州為我兵俘獲

偽夏官又副丞相曾立瑄

立瑄先踞揚州府後犯山東直隸為官兵所殲

偽秋官又副丞相鍾廷元

廷元曾踞揚州府後為官兵所殲

偽殿前丞相孟文慰

文慰甲寅六月踞守金沙洲八月克復武漢為

官兵所殲

偽殿右八檢點江咸林

咸林癸丑五月帶賊眾犯江西為官兵所殲

偽國宗韋志泰

志泰曾犯蕪湖縣甲寅八月踞蘄州十月竄回

九江府

偽殿左四十九指揮黃鳳岐

鳳岐甲寅十月在半壁山為官兵所殲

偽國宗石鎮崗

鎮崗曾犯湖北沿江一帶八月踞守蘄州十月

竄回九江府

偽將軍陳文金

文金屢犯江西武甯縣義甯州甲寅十月在半

壁山為官兵所殲

偽西貴親陸鍊福

鍊福曾犯崇陽通山一帶甲寅十月在半壁山

為官兵所殲

偽殿左七檢點陳仕容

仕容踞廬州府

偽殿右二十檢點陳元旺

元旺踞西梁山

偽殿右二十二檢點李壽成

壽成曾犯東壩踞太平府和州一帶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二

偽殿左二十九檢點張遂謀

遂謀踞舒城縣

偽東殿右十二承宣陳文青

文青踞湖口縣

偽東殿左三十一承宣黃文金

文金曾犯湖北八月竄回九江府

偽殿右二指揮曾水連

水連前犯建德後踞東流旋帶二百餘人逃散

偽殿右十指揮李維新

維新踞西梁山

偽殿右十二指揮曾夢章

夢章踞和州

偽東殿刑部六尚書劉瑒隆

瑒隆曾擾田家鎮武穴一帶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二

偽東殿工部二尚書李鳳敬

鳳敬曾擾武穴一帶

偽東殿左五承宣胡鼎文

鼎文踞湖口縣

偽東殿吏部六尚書陳承發

承發曾擾安徽廬和一帶

偽殿右十四指揮陳七寶

七寶曾擾安徽湖北江西沿江一帶

偽殿左三十七指揮新成金

成金廣東嘉應州人年約三十身中面黑愁眉

瞪眼無髯曾踞湖北武昌府署

偽殿前丞相黃益崙

益崙洪逆姻親

偽殿前丞相黃盛爵

盛爵洪逆姻親

偽殿前丞相黃盛坤

盛坤洪逆姻親以上三賊安富尊榮不理軍務

現踞江甯府西街富室陳宅

偽殿左十三檢點李來勝

來勝曾踞廬州府

偽殿右三十八指揮彭亦嵩

亦嵩曾由岳州敗回復擾黃孝一帶

偽北殿戶部一尚書蒙榮芝

榮芝年約三十身長背駝面黑而長對眼高額

無髯曾帶賊兵攻蕪湖東壩等處

偽北殿工部一尚書姚茂鴻

茂鴻年約三十身短面黑而方五官平正有髯

性情殘酷嗜殺現踞江甯中正街譚宅

賊情錄卷二

偽殿左十五檢點藍成春

成春曾踞安徽合肥縣派河驛一帶

偽殿左十九檢點黃超鳳

超鳳曾踞廬州府

偽金十三軍總制廖敬順

敬順踞崇陽為官兵所殲

偽侍衛梁兆鴻

北鴻乃金田起首老賊在長沙犯賊今為賊所殺

偽侍衛李世光

世光乃金田起首老賊在永安州病死

偽後軍長黃成德

成德金田老賊其時尚無諸偽職僅有五營軍

長名且在桂平縣病死

賊情彙纂卷二

偽巡查艾慶麟

慶麟久踞漢口凶虐異常犯賊今為賊所殺

偽土八副將軍梁修仁

修仁在半壁山為官兵所殲

偽天朝育才官胡萬智

萬智曾踞興國州官兵克復時身受數刃猶呼

天父東王洪恩當以身報可謂至死不悟者

偽檢點萬象汾

象汾曾犯江西升冬官副丞相還江甯又犯三
又河降檢點四年犯武甯為官兵所殲

偽國宗提督軍務韋以德

以德乃韋昌輝之姪年約二十甲寅十月官兵
攻克田家鎮在半壁山為官兵所殲

偽炎三總制劉紹武

賊情彙纂卷二

紹武踞守半壁山甲寅十月官兵攻克田家鎮
為官兵所殲

偽殿左十五指揮黃忠來

忠來曾犯青陽廬江無為等處

偽殿右二十指揮黃英兆

英兆踞廬州府三叉河一帶

偽殿左二十九指揮陳仕章

仕章踞巢縣

偽殿左三十二指揮孟文建

文建曾犯青陽廬江無為州等處

偽殿左三十三指揮賴桂英

桂英踞湖口縣

偽殿左五十七指揮陳志書

志書踞湖口縣

賊情彙纂卷二

偽殿前功曹副侍衛陳坤書

坤書踞巢縣

偽殿前夏至副侍衛黃品成

品成踞西梁山

偽殿前清明副侍衛雷黃順

黃順踞西梁山

偽立冬正侍衛林世容

世容踞湖口縣

偽立冬副侍衛林添九

添九踞廬州府守西門

偽殿前小雪副侍衛周才泰

才泰踞安慶府

偽翼殿左一承宣何新金

新金年約三十餘身長面白廣額高權微髭性

賊情彙纂卷二

情巨測楊逆信任

偽翼殿右二承宣方營宗

營宗年約三十身肥面黑高額無髭素為石賊

信任

偽翼殿吏部尚書韋爾編

爾編年約三十身長面白微髭皺眉苦臉粗知

文墨情性好險

偽水五副將軍劉滿

劉滿曾踞宿松縣

偽金七副將軍蘇義

蘇義年約二十身材瘦小面黑而長有細麻無髭

偽將軍翁振乾

振乾年約三十餘身長面白虬髯人甚奸險頗

有權謀

偽水二總制黃榜超

榜超年約五十身中面黑而方短視扁鼻大嘴微髭

偽功勳曾水保

水保乃曾添養之弟年約三十餘身中面白有麻髮重無髭高鼻扯嘴尖頰人甚粗鄙

偽功勳土正土一戌一監軍羅忠球

忠球曾踞東流縣

偽典天茶劉壽麟

壽麟踞湖口縣

偽天朝副典硝萬宗志

宗志踞桐城縣

偽北殿左一指使劉勝才

勝才住黃陂孝感二縣擄糧

偽金七正將軍劉尉鴻

尉鴻踞太平府

偽炎五副將軍陸瑛

陸瑛踞西梁山

偽土二正將軍韋球

韋球踞湖口縣

偽土八副將軍梁俊明

俊明踞西梁山

偽金二副將軍楊明來

明來曾踞蘄州

偽天朝又正典鉛礪黃盛乾

盛乾踞廬江縣

偽天試翰林將軍隆超富

超富督理黃州郡民務

偽典南輿覃桂來

桂來踞蘄水縣

偽典入聖糧張立旺

立旺踞建德東流等處

偽右十二軍正典聖庫謝成才

成才曾踞大冶縣

偽左十三軍正典硝徐履泰

履泰曾踞黃州府

偽後軍正典聖糧羅文彩

文彩曾踞蘄州

偽燕第左一通傳朱雄邦

雄邦曾巡查九江江面

偽中八軍巡查雷茂興

茂興曾踞漢川縣

偽守土官偽鄉官名目

郭懷善 偽黃州郡總制

陳作霖 偽九江郡總制

孫漢傑 偽興國州監軍

李嵐谷 偽蘄州監軍

柏金魁 偽蘄水縣監軍

陳文柏 偽羅田縣監軍

李名玉 偽繁昌縣監軍

黃振鈞 偽潛山縣監軍

黃振興 偽銅陵縣監軍

方為城 偽湖口縣監軍

萬成桂 偽青陽縣監軍

林大鵬 偽彭澤縣監軍

宋徵祥 偽廣濟縣監軍

註 各守土官鄉官姓名皆考自偽文稟奏

賊情彙纂 卷二

賊情彙纂 卷二



賊情彙纂卷三

偽官制

權奸之謀不軌嘗盜名器私爵賞以收召
物望驅馭人林而寇賊竊發亦每師其智
為淵藪之誘軍興以來妖氛所以日熾延
至今而未靖者由賊僭竊名號多設偽職
以餌不馴之民故也先是賊起金田自偽

賊情彙纂卷三

王以下僅有軍長侍衛諸名至陷湖北踞
金陵侈然自得驕心盛而其官愈冗由是
分朝內軍中守土為三途有妄託古制沿
其名而悖其意者有勦取稗官詭誕而不
可詰者其氣焰視前世張角孫恩為尤熾
至廣置女官備軍師丞相總制監軍之員
則不惟近日教匪所無亦自昔白紵紅巾



之徒所未見聚羣不逞之徒資以威權量
其肥瘠日脫脂膏譬縱百萬虎狼於都邑
傅之羽翼以人為食而良善無所措其身
矣猶且侈言安民嚴禁擾害殺一二人以
飾耳目其心可謂甚毒其謀尤為至謫也
茲據偽文案偽詔書偽官簿暨逃出難民
所述各分節目畧綴緣起著於篇曰偽官

賊情彙纂卷三

制

偽官表

偽品級銓選

偽朝內官

偽軍中官

偽守土鄉官

偽女官

偽科目

偽官表說

粵匪自倡亂以來所署偽官名目紛繁不可究詰其偽銜更繁六官五行方位數目正副等字覽者目迷五色殊不得其端緒其意靡他特恐官軍做其製為彼中文書用間圖之故於官制曼衍錯綜使人終不能揣測也嘗由粵西竄擾湖南邊界時肆逆已經兩年首逆數人我軍中猶不能確指為誰某又安能知其偽官之制哉自癸丑正月賊捨武昌下竄鄂人之被脅者中途逃歸駱驛不絕於是留心時事之士甫得徧詢廣諮操筆而詳記之互勘以求得當似於賊情可十得六七偽官制其一端也惟人言人殊亦無所謂確據逮甲寅九月官軍水陸東下賊眾屢拒我師節節敗竄直搗潯陽所俘獲賊中

文案細載累累大帥檄發編輯賊情分別條目
 遂盡錄偽銜於賊中官制已極賅備惜多稜度
 詞隱語若僅據文案以定偽官之等差仍未敢
 臆斷復得投誠被脅有心計人一一詮釋條分
 而縷析之其昔有今廢之制則刪削之續改之
 制則增輯之悉心考證似可符賊中之今制爰
 訂偽官總表一分表十六列於偽官制之首庶
 一覽了然不致為其蔽惑矣夫君子之畏小人
 也動曰其人深險不可測城府不可知殊不易
 與可見能知人我之利不能知人我之患處事
 且然况行軍耶茲苦思索解於偽官制也必詳
 必盡固未必即有益於兵機然於不易知者已
 盡知之其易知者則無所不知可概見矣賊之
 猖獗適在我不能深知賊情之時是賊之滅亡

亦必於我洞悉賊情之日孫子曰知己知彼百
 戰百勝引此一言可以定論已

凡例

一偽官總表分表但於總目上加偽字
 其橫格內各銜一概從畧凡遇天朝朝
 內等字樣仍加偽字

一賊中偽銜數目皆作壹貳等字茲仍

寫一二九十以省筆畫之繁

一賊改五行中火字為炎各偽銜俱照

寫炎字俾存其實凡次序皆炎水木金

土者即賊中暗記前後左右中也

一畸零偽官及所廢偽職均不立表附

詳表後補遺說內

一偽官多虛標分數其實並無此數今

依其制以為定式庶覺賅備至考覈偽
官實數應另詳賊數門內

賊情彙纂卷三

偽官等差總表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六等
東王	南王	翼王	燕王	侯	丞相
西王	北王	豫王	國宗	恩賞丞相	平湖丞相

七等 八等 九等 十等 十一等 十二等

檢點	指揮	將軍	總制	監軍	軍帥
職同檢點	職同指揮	職同將軍	職同總制	職同監軍	職同軍帥
恩賞檢點	恩賞指揮	恩賞將軍	恩賞總制	恩賞監軍	恩賞軍帥

十三等 十四等 十五等 十六等

師帥 旅帥 卒長 兩司馬

職同師帥 職同旅帥 職同卒長 職同兩司馬

恩賞師帥

偽王侯分表

一等偽王 二等偽王 三等偽王 四等偽王 偽侯

東王 南王 翼王

西王 北王

燕王

豫王

國宗

頂天侯

秦白綱初封 頂天侯旋升燕王此爵廢不復置

護天侯

胡以晁初封 護天侯旋升 豫王此爵亦 不復置

衛國侯

黃玉崑初封 衛國侯後改 封衛天侯此 爵亦不復置

興國侯

陳承瑤初封 興國侯後改 封佐天侯此 爵亦不復置

鎮國侯

盧賈拔封鎮 國侯等職此 爵亦不復置

佐天侯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衛天侯 補天侯 靖湖侯 定湖侯 平湖侯 剡湖侯 滅湖侯

偽官分表

偽丞相	偽檢點	偽指揮	偽將軍	偽總制	偽監軍
天官正丞相 殿前左二檢點 天官正丞相 殿前右三檢點 天官副丞相 殿前左三檢點 天官副丞相 殿前右四檢點 地官正丞相 殿前左五檢點 地官正丞相 殿前右六檢點 地官副丞相 殿前左檢點 地官副丞相 殿前右檢點 春官正丞相 殿前左檢點 春官正丞相 殿前右檢點 春官副丞相 殿前左十一檢點 春官副丞相 殿前右十一檢點	殿前左二指揮 殿前右三指揮 殿前左三指揮 殿前右四指揮 殿前左五指揮 殿前右六指揮 殿前左檢點 殿前右檢點 殿前左十一指揮 殿前右十一指揮	炎正將軍 炎正將軍 炎副將軍 炎副將軍 炎正將軍 炎正將軍 炎副將軍 炎副將軍 炎正將軍 炎正將軍 炎副將軍 炎副將軍 炎正將軍 炎正將軍 炎副將軍 炎副將軍 炎正將軍 炎正將軍 炎副將軍 炎副將軍 炎正將軍 炎正將軍 炎副將軍 炎副將軍	炎一總制 炎正西監軍 炎二總制 炎正西監軍 炎三總制 炎正西監軍 炎四總制 炎正西監軍 炎五總制 炎正西監軍 炎六總制 炎正西監軍 炎七總制 炎正西監軍 炎八總制 炎正西監軍 炎九總制 炎正西監軍 炎十總制 炎正西監軍 炎十一總制 炎正西監軍 炎十二總制 炎正西監軍	炎正西監軍 炎正西監軍	

偽軍帥 偽師帥 偽旅帥 偽卒長 偽兩司馬

前一軍軍帥 前一軍前營師帥 前一軍前營師帥 前一軍前營前
 後排編至卒 每軍軍帥分轄 營旅帥 前一卒長
 九軍軍帥止 前後左右各營 每師帥分轄前 每旅帥分轄前
 後一軍軍帥 師帥分轄前 後左右五營旅 後左右三三四
 後排編至卒 一軍某營師帥計 師帥分轄前 師帥分轄前
 九軍軍帥止 九軍軍帥應有師 某軍某營師帥 一軍前營前
 左一軍軍帥 師帥分轄前 某營旅帥計十 卒長者前軍
 後排編至卒 九軍軍帥應有旅帥二 前營師帥前營
 右一軍軍帥 旅帥分轄前 卒長者前軍 卒長者前軍
 後排編至卒 六軍軍帥止 卒長者前軍 卒長者前軍
 中一軍軍帥 卒長者前軍 卒長者前軍 卒長者前軍
 後排編至卒 九軍軍帥止 卒長者前軍 卒長者前軍
 以上各十九軍統 十五軍應有軍 卒長者前軍
 帥九十五人 卒長者前軍 卒長者前軍 卒長者前軍

左右中三三四 標明某軍某營 軍應有卒長 萬二千五百七十 五人 應有西馬 萬七千五百人

偽同職官總表

職同檢點	職同指揮	職同將軍	職同總制	職同監軍
侍臣 掌朝門 掌朝儀 早侍衛 左史 右史 引贊 通贊 總聖庫	二十四節氣侍衛 偽天朝各典官 偽試三鼎甲 偽天朝督內醫 偽天朝總巡查 典東與頭目 殿承宣 殿承宣 殿承宣	東殿承宣 典與頭目 東殿各典官 總聖庫協理 偽試三甲翰林 各門巡守將軍 提報 朝內極危急 頭關提船將軍	北殿各典官 北殿承宣 各街道巡查 偽試三甲進士 偽六部書 偽六部書 偽六部書 國宗協理 國宗掌書	各軍典官 北巡河道 北巡河道 六部掌書 各軍典官 北巡河道 北巡河道 六部掌書 各軍典官 北巡河道 北巡河道 六部掌書
總聖禮 東殿六部尚書 東殿承宣 東殿僕射 東殿左右指使 東殿引贊 東掌門 典天與頭目 東殿大旗手	北殿指使 北殿掌門 朝內疏附 北殿大旗手	燕第大旗手	偽天京左巡河道 典柱官 侯大旗手	相檢傳 國宗尉 國宗伺 偽天朝次等典官 燕各典官 相檢傳 侯大旗手

通讚

左一通讚
右三通讚
至左一通讚止
右八通讚止
計八人

總聖庫

正總聖庫
副總聖庫
又正總聖庫
又副總聖庫

總聖糧

正總聖糧
副總聖糧
又正總聖糧
又副總聖糧

東殿尚書

東殿吏部尚書
東殿兵部尚書
東殿刑部尚書
東殿工部尚書
東殿禮部尚書
東殿兵部尚書
東殿刑部尚書
東殿工部尚書
東殿禮部尚書
至吏部尚書止
至兵部尚書止
至刑部尚書止
至工部尚書止
至禮部尚書止
每部十二人計
七十二人

東殿承宣

東殿左承宣
東殿右承宣
至左承宣止
至右承宣止
計二十四人

東殿僕射

東殿左僕射
東殿右僕射
至左僕射止
至右僕射止
計三十二人

東殿指使

東殿左指使
東殿右指使
至左指使止
至右指使止
計八人

東殿引讚

東殿左引讚
東殿右引讚
至左引讚止
至右引讚止
計八人

東殿掌門

東殿左掌門
東殿右掌門
至左掌門止
至右掌門止
計二人

典天輿

正典天輿一人
副典天輿一人

東殿頭目
東殿大旗手

東殿大旗手一人

職同指揮偽官名目十三

節氣侍衛

偽朝各典官

偽朝三鼎甲

偽朝督內醫

偽朝總巡查

偽朝典東與頭

立春正侍衛 典天與一千人	雨水 典天馬一百人	驚蟄 典天樂三百人	春分 典金鐘四百人	清明 典天祀三十人	穀雨 典天祀三十人	立夏 典天吏六人	小滿 典天水六人	芒種 典天廚二人	夏至 典天魚一人	小暑 典天紫二人	大暑 以上謂之朝內 典官專條給 洪道者計千 五百二十五人	立秋 典簿書四人	處暑 典簿書四人	白露 典簿書四人	秋分 典召命二人	寒露 宣詔書四人	霜降 提中間一人	立冬 典天牢四人	小雪 典刑罰二人	大雪 典錫刻四人	冬至 典聖庫四人	小寒 典聖庫四人	大寒 典聖種四人	自五春侍衛至 大寒侍衛止
狀元	榜眼	探花	天朝督內醫四人 另有奉朝醫 四人專治外科	天朝總巡查二人	正典東與一人 副典東與一人																			

副各人計四十八人

典買辦二人	典春人四人	典軍夫四人	典天茶二人	典茶心二人	典金官二人	典玉局二人	典補錦二人	典錦匠二人	典結練四人	典角帽四人	典金帶二人	典與匠四人	典旗幟二人	督執礮一人	鑄鉛礮四人	典紅粉四人	典硝礮四人	督造礮一人	典鐵二人	典銅匠二人	鑄錢匠四人	典木匠一人	典竹匠一人	典石匠一人	以上偽天朝典 官給事洪道兼 供各職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侯相候
指檢相
歷
傳
國宗尉
朝天等管
相檢大旗手

侯歷
每候一人
國宗尉六百人
國宗尉二十人
典花官四人
相大旗手

相歷
每相一人
右三右四左
凡領提督軍
典鐘表二人
每丞相一人

檢歷
每檢一人
五右如補天候
務即之國宗每
典風琴四人
檢大旗手

指歷
每指一人
相傳
此教若開散
宗尉不得受
何不得過四人
指大旗手

其繫街如佐天
候候歷殿殿西
指揮指歷之類
右四
每相四人亦分
左右二左三

指傳
每指三人亦
分左一右二
其繫街如殿殿西
指揮右三通傳
之類

職同軍帥
偽官名目五

侯尉
每候五人
侯同
每候十人
侯典袍
侯典尉
侯典樂
總制書理
將軍書理
將軍書理
將軍大旗手

相尉
每相三人
相同
每相十二人
侯典樂
每候各管
監軍書理
每將軍四人
每將軍一人

檢尉
每檢五人
檢同
每檢十人
各一人
每監軍四人

指尉
每指一人
指同
每指八人
凡候相等典

官繫街如
佐天候典
樂之類天
官正丞相
典袍之類

指同
每指八人

每指揮二人亦
分左一右二
其繫街如殿殿西
指揮右三通傳
之類

職同師帥偽官名目三

將軍 總制 將軍 總制 軍帥書理

將尉 每將軍二夏 將尉 每將軍六人 軍帥書理
總尉 每總制一人 總尉 每總制四人 每軍帥四人

職同旅帥偽官名目三

監軍尉 監軍伺 師帥書理

監尉 每監軍六人 監伺 每監軍四人 師帥書理
每師帥三人

職同卒長偽官名目三

軍帥尉 軍帥伺 旅帥書理

軍尉 每軍帥四人 軍伺 每軍帥四人 旅帥書理
每旅帥二人

職同兩司馬偽官名目三

師帥尉 師帥伺 卒長書理

師尉 每師帥十人 師伺 每師帥四人 卒長書理
每卒長二人

旅尉 每旅帥六人

偽守土官偽鄉官表

郡總制 州監軍 鄉軍帥 鄉師帥 鄉旅帥 鄉卒長 鄉兩司馬

湖廣州郡總制 湖廣州監軍 湖廣州郡總制 湖廣州郡總制 湖廣州郡總制
每府設一人 女徽青陽總監軍 東派縣監軍 湖廣州郡總制 湖廣州郡總制 湖廣州郡總制
以老賊充之 每州縣設一人 兼陽鎮鄉帥 湖廣州郡總制 湖廣州郡總制 湖廣州郡總制
統轄鄉官 統轄鄉官 一軍軍帥 湖廣州郡總制 湖廣州郡總制 湖廣州郡總制
轄鄉官 轄鄉官 每軍一人 湖廣州郡總制 湖廣州郡總制 湖廣州郡總制
 每州縣分 三軍五軍不 等自軍帥
 以下皆以本 地人充之

偽女官表

女軍師 女丞相 女檢點 女指揮 女將軍 女總制

左輔正軍師 天官正丞相 殿前左檢點 殿前左指揮 炎一正將軍 前一總制
右弼正軍師 至冬官副丞 至殿右三六 至殿右三三 至土四副將 至中八總制
前導副軍師 相共十二人 檢點共三六 指揮共三三 軍共四十八 共四十八
後護副軍師 恩賞丞相 恩賞檢點 恩賞指揮 恩賞將軍
 各一人

女監軍 女軍帥 女卒長 女管長

前一監軍 前一軍軍帥 前一軍前卒長 前一軍前東
 至中八監軍 至中八軍軍帥 至中八軍中二 管長
 共四十人 共四十人 十五卒長共 至中八軍中二
 女管前後各 中各八軍管 十五北管長
 十軍女管每軍 帥結卒長二千 共四千人女兩
 五人兩司馬 百人女兵二千 司馬改名管
 五百人即男營 師帥之制 長

偽女官同職表

職同檢點	職同指揮	職同將軍	職同總制	職同監軍
偽天朝內掌門	東殿內掌門	南殿內掌門	翼殿內掌門	女繡錦監軍
西殿內掌門	西殿內掌門	北殿內掌門	翼殿內掌門	
東殿內貴使	南殿內貴使	翼殿內貴使	燕第內貴使	
西殿內貴使	北殿內貴使	翼殿內貴使	燕第內貴使	
女繡錦指揮	女繡錦將軍	偽豫王胡以耽	尚未授室故無	
		豫第內貴使		
		女繡錦總制		

偽官表後補遺考

偽官不常置及隨時點派者

育才官

賊選偽試進士充各偽王府教授聞封育才官使出諸地方採訪賢才

天試副正掌考

東試副正掌考

北試副正掌考

翼試副正掌考

賊情彙纂卷三

安徽副正掌考

湖北副正掌考

試無定期充無定員

偽同職所屬偽官名目

六部尚書六部書六部掌書書理

凡偽王侯丞相檢點指揮有六部尚書

六部書六部掌書諸名色其六部尚書

所屬又各署六部掌書六部書六部掌

書又各有掌書書理惟偽東殿各尚書

之掌書頒給印信其餘掌書書理六曹

執事若吏胥而已

書使

凡一切同職官均有書理但概稱書使

視長官同何職屬官亦同所屬何職如

賊情彙纂卷三

軍中各典官職同監軍其書使亦同監

軍書理所同之職

檢差

指差

將差

總差

監差

軍差

師差

旅差

凡一切偽同職官均有尉佾但概改為

差如東殿尚書東殿承宣職同檢點其

尉佾則稱東殿吏部一尚書檢差東殿

左一承宣檢差之類遞而下之則有指

職情彙纂卷三

差至旅差諸名色

偽同職官歷

傳

各典官

歷傳各典官至指揮以下則無有同職官

亦惟職同檢點指揮者有之如東殿一尚

書檢歷北殿右二承宣指傳之類

以上同職官所屬偽官人數亦視正職

官置幾人亦置幾人

偽兼攝官

軍中自總御至旅帥各批銜銜階陣之制賊為大旗手然不另署官選所屬偽官兼充

偽流外官

卒長
兩司馬大旗手

兩司馬書理

卒長兩司馬亦挑剽賊為大旗手挑識

職情彙纂卷三

字人為書理至卑本無偽職然散卒奉

之如官長倘該管長官知其能即下札

諭調取有朝為兩司馬大旗手暮升旅

帥而充總制大旗手者有朝為兩司馬

書理暮為將軍書理者

偽官勲階陟降名色

功勲 凡從至承州哭圍之賊無論偽職大小悉加功勲二字

功勳加一等

凡在金田與祝洪逆生日者無論偽職大小悉加功勳加一等五字

平湖加一等

凡擾三汊河者無論偽職大小悉加平湖加一等五字

監試加一等

凡監試一次則加一等有銜署監試加三等者

功勳平湖加一等

此永安老賊又擾三汊河者

功勳平湖加二等

此金田老賊又擾三汊河者

功勳平湖加三等

此金田老賊又擾三汊河者且別陷一城有功加一等者

功勳平湖監試加二等

此永安老賊又擾三汊河曾充監試者

賊情彙纂 卷三

功勳平湖監試加三等

此金田老賊又擾三汊河又充監試一次者

功勳平湖監試加四等

此金田老賊又擾三汊河且別陷一城有功加一等及充監試一次者

功勳平湖監試加三等降一等

功勳平湖監試加三等降二等

此則本有勳階有過降等者如功有三

等降至三等則除功勳平湖監試諸字

樣

炎一正將軍降一等

木正木一甲一監軍降一等

此則無勳階有過降等者猶之降級留

任之意如降至三等則另降改補或竟

革職矣

昔有今廢偽官名目

頂天侯

賊情彙纂 卷三

護天侯

衛國侯

興國侯

鎮國侯

或因改封或所封之人升黜皆不復置

東殿丞相

西殿丞相

北殿丞相

翼殿丞相

御林侍衛

日干甲官至癸官侍衛

月建正月至十二月侍衛

以上俱廢

炎官副將軍

職情實錄卷三

水官副將軍

木官副將軍

金官副將軍

土官副將軍

今去官字改加數目自一至十

前軍長

後軍長

左軍長

右軍長

中軍長

此賊倡亂之初所立名色至茶地皆改為軍帥

西殿各屬官典官

因蕭馮二賊首被殲偽官俱廢僅留參

職情實錄卷三

護典與典廚典袍數十人供給蕭馮二

逆家屬

將使

虎使

豹使

今改為某尉某尉

註

偽官表皆來自偽文告偽官簿及諸家犯逆賊情甚要合程奉瑛所批分晰考訂百頭千緒恐遺誤即與偽制不合凡七易稿

偽品級銓選

偽官品級等差及怪誕不經諸名色已詳著於偽官表內覽者可以觸類引伸而窮其究竟其品級次序則偽王最尊次偽侯次偽丞相次偽檢點次偽指揮次偽將軍此偽朝內官品級之大畧也軍中總制最尊次監軍次軍帥次師帥次旅帥最下為卒長兩司馬此偽軍中官品級之大畧也侍衛典事註以職同某官意皆偽朝雜職而偽禁城內官則較外官為尊偽東王府屬亦視各偽王府屬為尊其外出任事亦同正職

偽官銓選不由吏部所謂天官丞相僅有其名而已丞相檢點指揮皆各舉其屬列名具稟呈於偽翼王北王轉申於偽東王偽東王可其議

始會名同奏於洪逆以取偽旨榜示偽朝堂俾使周知乃頒給印憑而授職焉其有戰功亦由各偽上官保奏奪我州郡城池關隘重地則加超擢保升亦數百員外此叙功則以擄劫之多寡為擢升之次第凡招兄弟徵糧米獲得江間民舟探實我軍信息皆與優獎循次升擢賚功課職頗協眾情初無依違故其黨爭為致死雖屢至窮蹙而不舍焉

偽朝內官

左掌朝門右掌朝門各二人侍臣四十八人仲后大衝大吉小吉功曹勝光天罡登明太乙河魁從魁傳送十二日干侍衛正副各一人又有二十四節氣自立春侍衛至大寒侍衛正副各一人典天與頭目二人典天與一千人典天馬一百人典天樂三百人典金鑼四十八人典天

三

礮三十人典天更六人典天廚二人司天水六人典天魚一人典天柴二人掌朝門侍臣日干侍衛典天與頭目皆職同檢點二十四節氣侍衛至典天柴皆職同指揮以上各偽官皆朝夕執事於偽朝門專供洪逆役使者統計一千六百二十一人蓋即洪逆侍從儀衛之官頭目若是之多其所屬執役之人愈不可以數計

偽左右史正副共四人主記事記言如古制左右掌朝儀二人主議定偽禮樂通讚引讚左右各八人主傳偽王視朝時出入言語朝內疏附二人提報二人主接遞文報典簿書正副共四人即偽詔命正副二人主繕寫偽詔旨宣詔書正副又正又副共四人主收發偽書提中關一人主龍江關權稅典天牢典刑罰各四人

三

主監獄刑法典鑄刻四人主刊刻偽詔旨偽書總聖庫總聖糧正副又正又副各四人典聖庫典聖糧各四人另有總聖庫協理二人分主庫藏糧米之出納典油鹽四人主收發油鹽典買辦二人主採買物料春人四人主春礮糧食漿人四人主收發醬醋宰夫四人主宰割牲畜典天茶二人主收發茶葉典茶心二人主收發菓

品點心典金官二人主鑄印並鎔金銀為器飾
典玉局一人主雕琢玉器典繡錦二人主督男
繡工刺繡織錦匠二人主織刻絲粧緞典結彩
四人主張掛燈彩典角帽四人主製造冠帽典
金鞵二人主製造鞵鞋整與匠四人主修整與
轎督銃礮一人主督造槍礮鑄鉛碼四人主鑄
造大小鉛彈典紅粉四人主製造火藥典硝四

三

人主煎熬硝礮鑄銅礮二人主造銅礮督造戰
船一人主造戰船典鐵二人統領鐵工製造兵
器鐵器典銅匠二人主製造銅器典木匠典竹
匠典石匠各一人皆各領工匠主製造各器具
凡所典之事俱兼司收發又有典粧官一人職
同總制主供偽官闈脂粉典花官四人主培植
花木供應瓶盞愛玩及插鬢薰茶諸用典天鳥

典天獸各四人主馴養鳥獸醫騾馬一人即馬
醫典鐘表二十人主修鐘表典風琴四人主修
八音盒謂之次等典官俱職同監軍以上統計
一百六十四人自左右史至總聖糧俱職同檢
點總聖庫協理職同將軍其餘各典官俱職同
指揮此則承奉洪逆並供給諸賊目者其金木
等匠復立諸匠營應別詳偽軍制營壘條內

三

偽東王一人銜繫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
主左輔正軍師其下稱九十歲賊中刑賞生殺
偽官升遷調降皆專決之洪逆畫諾而已所屬
銜繫東殿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每部十二
人共七十二人主分受偽官稟奏封賞吏部錢
穀戶部以下類推如六房所掌以廣西識字義
人為之承宣二十四人主發號施令僕射三十

二人主侍偽王服食起居如奚童左右掌門二人引讚八人典東與頭目二人大旗手一人左右指使二人即參護頭目參護一千六百人即牌刀手主出入侍從直宿偽王府如侍衛典東與八百人典東馬八十人典東龍三百人楊逆出行前後有龍燈各一條故獨有典東龍名目典東彩三百人典東樂二百四十人典東鑼三

三

十二人典東礮二十四人典東更二十人典東牢典東刑各四人典東袍典東鞞典東廚典東水典東柴各二人自尚書至大旗手均職同檢點餘俱職同將軍統計三千五百六十四人皆給事揚逆及儀從之官頭目若是之多所屬之數可想其六部尚書又各有六部掌書如胥吏但冠帶而給印偽東王權重事繁故屬官視他人

以倍

偽西王一人銜繫雲師右弼又正軍師其下稱八千歲所屬官本與偽東王等偽西王伏誅遂以其屬改調別職僅留西參護八十人典西與百人附於偽東王統下每令分守城垣夜中巡更

三

偽南王一人銜繫雨師前導副軍師其下稱七千歲所屬本與偽北王等偽南王亦早伏誅故所屬官多改調別職僅餘南參護四十人典南袍二人附於偽北王統下
偽北王一人銜繫雷師後護又副軍師其下稱六千歲所屬六部尚書三十六人承宣二十四人僕射十六人掌門二人左右指使二人大旗手一人左右參護八百人典北與頭目正副各

一人典北輿八百人典北馬六十人典北樂一百人典北刑二人典北牢二人典北更十二人典北彩八十人典北鑼二十四人典北礮二十人典北廚二人典北袍二人典北水二人典北柴二人尚書至大旗手職同指揮參護及各典官職同將軍

偽翼王一人銜繫電師左軍主將其下稱五千

賊情彙纂卷三

歲所屬六部尚書每部一人承宣二十四人僕射十六人左右掌門二人左右指使二人大旗手一人左右參護八百人典翼輿頭目正副各一人典翼輿八百人典翼馬六十人典翼袍二人典翼樂八十人典翼線八十人典翼鑼二十四人典翼礮二十人典翼刑二人典翼牢二人典翼更十二人典翼水二人典翼柴二人各官

所同之職與偽北殿同六部尚書則分曹治事自承宣以下皆偽府宿衛奔走之官所事著於其名如承宣主傳命典廚主治膳俱可類推僕射則皆以童子為之任灑掃盥沐賤役而偽東西殿僕射竟尊同檢點與日千侍衛並職蓋妄自崇奉已與洪逆無別

偽燕王一人銜繫霜師自頂天侯升封所屬有

賊情彙纂卷三

燕大旗手一人燕亦稱燕經燕二人燕傳亦稱燕通傳六人主出入將命燕吏書戶書禮書兵書刑書工書共六人燕尉六百人燕伺二十人燕典袍燕典廚燕典輿燕典樂各一人大旗手職同將軍歷傳六部書職同總制尉伺各典官俱職同監軍
偽豫王一人銜繫露師自護天侯升封屬官與

偽燕王同自偽東王以下所屬署銜俱冠以某殿

偽國宗皆各偽王兄弟偽制東王以下親屬前輩為國伯同輩為國宗後輩為國相在外亦稱國宗有才者則加提督軍務銜出據要地分授郡縣抗拒官軍任事不亞偽侯所屬國宗協理一人掌書無定員均職同總制國尉六百人國

伺二十人均職同監軍其無職守者亦置屬官以尊寵之國伯銜協理一人國尉十人國伺四人閒散國宗銜協理一人國尉八人國伺二人俱職同總制

偽侯銜繫真忠報國世襲其頂天侯護天侯加封偽王其爵不復置以佐天侯為最尊主收發偽文書總攬偽朝政次衛天侯次補天侯後命

諸劇賊率兵北寇更封靖湖侯平湖侯定湖侯勦湖侯滅湖侯諸爵所屬侯大旗手一人侯六部掌書六人侯厯二人侯傳六人侯尉五百人侯伺十六人侯典袍侯典與侯典廚侯典樂各一人大旗手職同總制掌書厯傳俱職同監軍尉伺各典官俱職同軍帥

偽丞相二十四人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正副又正又副四人賊政令皆歸偽東王次則偽北王翼王與議六官丞相僅有其名承意旨具文書而已惟奉偽命出任兵事權亦次於偽王外有平湖丞相以擾三汊河功封位次最卑皆不給印又有恩賞丞相乃偽官加銜或一時任意而授在外則稱殿前丞相並無屬官不得與六官丞相並正職丞相所屬掌書厯傳

尉伺各典官所同何職均與偽侯同惟大旗手一人職同監軍與之少別

偽檢點三十六人屬官與丞相同惟更檢傳諸名色其屬官人數自偽侯以下挨次遞減偽指揮七十二人屬官同檢點惟更以指傳指歷指尉指伺諸稱其繫銜與檢點俱稱殿前一殿前右二編排自十一以後則去前字以殿

三

左十一殿右十二以次相承賊擾湖北以前將士有功者不拘何職加恩檢點恩指揮虛銜出則改稱殿前檢點殿前指揮與恩賞丞相同均無屬官每私署掌書大旗諸職

偽將軍分炎水木金土正副俱一至十以下所屬有大旗手一人將軍書理四人均職同軍帥將歷一百人將伺六人職同師帥又有頭關提

船將軍一人主收發擄獲民船戰艦各門巡守將軍十八人分守江甯省現開之九門

偽育才官無員數亦不常設有胡萬智者以偽育才官分踞湖北興國州自稱天試進士在偽東殿訓讀授是職大概如教習而位較尊間亦任事

偽殿前國醫一人封真忠報國補天侯屬官至

三

多偽天朝內醫四人職同指揮偽天朝掌醫四人專治外科亦職同指揮又內醫四人職同將軍內醫七人職同總制又內醫七人職同監軍各軍內醫四人職同總制各軍內醫十四人職同軍帥恩賞檢點督醫將軍一人掌醫二十五人職同總制留朝內診脈醫生九人分設各街道醫生至六十人並職同軍帥賊於將士病者

醫治甚勤藥餌無缺左右常有服役之人又設朝內拯危急一人職同將軍各軍拯危急職同監軍屬官無數則皆治外科主療受傷之人將士成廢疾者以理能人收撫之並無員數賊所以要結軍心貌示優卹者以此為最醫官瑣碎增封無定員品級亦無定制故偽官表內祇載內醫掌醫等數名目

賊情定案卷三

偽天朝總巡查一人職同指揮各街道巡查無定員偽天京左右江巡河道各一人均職同總制

偽官亦有陟降勳階凡賊起自金田與祝洪逆生日者為功勳加一等金田以後從自永安州者皆稱功勳而無加一等之名後在揚州擾三汊河者銜繫以平湖一等如功勳加等則稱功

勳平湖加二等僅有功勳則稱功勳平湖加一等至再陷武昌或別有功績又加一等故有銜署功勳平湖加三等四等者其偽官監試一次即加一等記過則降一等或二等已詳註偽官表後其偽俸名為分肉惟偽王給俸至豐自丞相以下以五斤遞減其典與馬侯歷侯傳各官資用甚薄或不免饑寒故常託出招兄弟賄屬

賊情定案卷三

偽王親信給批赴各郡縣擄掠金帛盈橐而後歸否則求出為守土官或帶兵分擾郡縣以其便於擄掠剝民自肥也

當洪逆僭號太平天王之初其傳偽命已有朝內軍中之稱而未著其制至負固江甯僭建偽朝遂定內外之分然亦無成書可稽偽官簿為鈔錄未竟之冊文武併述

前後錯出尊卑相間率屬無分今考偽文
案集眾說於偽銜未繫某軍某地者斷自
偽王至將軍附以流雜為偽朝內官雖將
軍以下皆嘗出據要地抗拒官軍分擾郡
縣然其大概則在朝為本職必得偽詔命
而後出也惟是官名位階日新月異雖其
所自定亦旋相矛盾蓋狂狡無賴偶竊偏

三

隅遽謂神器可盜而有乞丐攫金驕過素
封授柄巨猾深居自逸日興制度以快其
恣睢嘗一日封賞丞相檢點至數百人如
婦姬操餅以餌羣嬉之兒迨至印紱充途
無可資給假以事端四出剽奪導下扇虐
而復避其名嗟乎民丁斯時幾何不至骨
立也哉

偽軍中官

偽總制每軍一人分炎水木金土即前後左右
中也於炎水木金土更分一三三四以次相承
至土十九總制止應有總制九十五人自監軍
以下悉受節制其掌醫繡錦及金匠金鞞營皆
有總制之官而治軍為正職監軍以下皆同
偽監軍每軍一人分炎水木金土於炎水木金

三

土仍分炎正炎一丙一炎正炎二丁二等名色
以五行正副千支數目以次推行共監軍一百
人平時轄軍軍帥獨任至出師乃以監軍統之
其丞相檢點指揮以偽命出則並轄數軍總制
以下皆聽約束行文繫銜則僭署欽差大臣
偽軍帥每軍一人軍分前後左右中五營營有
師帥又分前後左右中五營五旅帥分司之旅

帥下分一二三四五五卒長司之每卒長下分
東西南北四兩司馬司之每兩司馬下分剛強
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伍長司之每伍長下分
衝鋒破敵制勝奏捷四伍卒凡軍帥所屬帥帥
五人旅帥二十五人卒長一百二十五人兩司
馬五百人每軍所轄合偽官伍長伍卒共一萬
三千一百五十五人

三

偽師帥統五旅帥共率二千六百二十五人

偽旅帥統五卒長共率五百二十五人

偽卒長一名管長軍中又稱營長統四兩司馬

共率一百四人

偽兩司馬統五伍長共率二十五人

以上皆偽軍中官凡賊之攻城掠地侵擾

州縣嘗以偽國宗偽丞相領軍而操練士

三

卒條分隊伍屯營結壘按陣進師皆責成
於軍帥由監軍總制上達於領兵之賊以
取決其大小相制視眾如寡臂使指應頗
能聯絡一氣分合成宜其所以無名而動
草竊稱雄蹂躪數省屢挫我師者由所立
軍中偽官分數能明得馭眾之道也且其
法至嚴凡有失利取敗違令私財重則立
斬輕則責降不敢徇情畧無姑息有功亦
破格升遷賞不踰時而桀驁不馴之徒遂
羣馬俯首甘心服役至身臨矢石而不喘
膏塗草野而無悔矣

偽守土官鄉官

偽總制府一人主轄監軍軍帥凡賊之獄訟錢糧由軍帥監軍區畫而取成於總制民事之重皆得決之雖大辟不以上聞

偽監軍每州縣一人其小縣或竟屬於總制各軍刑政由軍帥議定乃稟監軍以達於總制如我之直隸知州而權較重亞於偽總制焉

賊情彙纂卷三

偽軍帥每軍一人凡轄一萬二千五百家家籍一丁所屬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一如軍中之制亦分前後左右中一二以下諸軍其未置監軍統之者則以一人為總軍帥所職上給貢賦下理民事如我之州縣而權過之得發民為兵所轄為伍卒有衝鋒勇敢之名家備戎裝人執軍械賊意蓋寓兵於農令軍帥兼文武之任也

偽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以次相承皆如軍制惟軍中師帥所率二千五百人守土師帥則二千五百家下至兩司馬皆同所轄人多以倍數而職不如軍中之尊軍中卒長則得治鄉官軍帥

初賊所破州縣皆擄其財物殘其人民而去未嘗設官據守自竊占江甯分兵攻陷

賊情彙纂卷三

各府州縣遂即其地分軍立軍帥以下偽官而統於監軍鎮以總制監軍總制皆命於偽朝為守土官自軍帥至兩司馬為鄉官鄉官者以其鄉人為之也先是大彰偽諭聲以兵威令各州縣並造戶冊即於鄉里公舉軍帥旅帥等議定書冊並各戶籍歛費呈於偽國宗檢點申送江甯是謂受

降其軍帥假以令旗得操徵調之柄催科理刑皆專責成自師帥至兩司馬悉設公堂刑具建三角旗以旗長短為尊卑之分軍帥得備彩輿舁以四夫襜蓋塞途儀衛甚盛最下兩司馬亦有隨從又獲擊斷鄉里炫耀宗族賊兼許以子孫承襲世傳不替而無耻之徒不學之輩為其所誘妄希

職情史部卷三

顯榮遂趨之如鶩其間謹飭之士為眾姓所共推委曲維持志全鄉里亦多為所污不能自脫而土著生計絲粟難隱裏脅逃民並得稽察賊之牢籠人士聯絡方域計蓋無謫於此者至周禮軍帥以下諸官本以卿大夫士出任軍政無事仍復其常董師靖暴一歸司馬未聞別樹軍旅之職賊

乃剽竊虛名專責戎陣並創鄉官亂州長黨正之法濫授兵柄刑賞紛錯而無知者說為法古胡不一履周禮之文耶至六官之建失其所掌盜賊行徑誣蟻聖制則又不待辯而自明也

職情史部卷三

偽女官

偽左輔正軍師一人右弼又正軍師一人前導副軍師一人後護又副軍師一人六官正副丞相各二人殿前繡錦指揮二百四十人繡錦將軍二百人繡錦總制一百二十人繡錦監軍一百六十人以上至指揮主督各婦女製造金線冠服之工偽宮禁城女檢點自左一右二次至

三

三十六共三十六人指揮自左一右二次至七十二共七十二人將軍分炎水木金土正副如男職封賞無員數恩賞丞相檢點亦無員數以上皆偽朝內執事女官

女總制自前一至中八共四十軍軍各一人女監軍如之女軍帥統女卒長卒長領四兩司馬一兩司馬管二十五人一軍帥管二十五卒長

共管女兵二千五百人女軍帥四十人管卒長一千人兩司馬四千人女兵十萬人女營無師帥旅帥以兩司馬管之卒長領之軍帥統之悉隸於監軍總制凡有驅使夕令朝遵無敢背之者此軍中女官之大概也

女官亦有恩賞各職如夫為檢點被官兵所戮其妻女亦封檢點偽職間有封恩賞丞相者多

三

少艾自至江寧無不錦衣玉食出入鳴鉦乘馬張黃羅繖蓋女侍從數十人喧闐於道然悉充各偽府內貴使計自甲寅七月所封恩賞丞相三百餘人檢點五百人指揮數十人封將軍者數人而已非盡從其功之大小也蓋又於此中論長幼馬別媼妍馬是指揮以下率皆老邁昏愚之輩

偽天朝內掌門東西殿內貴使俱職同檢點東西殿內掌門南北殿內貴使女繡錦指揮俱職同指揮南北殿掌門翼殿內貴使女繡錦將軍俱職同將軍翼殿內掌門燕第內貴使女繡錦總制俱職同總制女繡錦監軍職同監軍此偽朝門內各偽府內執事者任意封賞迄無定額自洪逆宣淫偽王效尤而揚逆尤甚凡偽官婦

三

有色者皆使充一貴使之職移居偽殿不啻妾媵或與其婦親近即假託天父誣以犯天條之罪輕則笞責重則立斬其兇虐不情如此

賊素有女軍皆偽王親屬種搖醜類生長洞穴赤足裹頭攀援岩谷勇健過於男子臨陣皆持械接仗官軍或受其虜去婦女皆以軍法部署置總制諸官以統之自

湖北虜得婦女無慮十數萬美者收入偽宮逼充妾媵其善女紅者分入繡錦衙置指揮以下官領之餘悉迫令解足任荷執開溝濬濠運土諸役俱立官以督工不中程者鞭撻隨之其顯秩悉授廣西婦女次則湖南湖北其間需索刑迫千態萬狀自癸丑歲五月後人給米四兩惟許食粥違

三

者立斬其總制軍帥諸偽官復從而滅剋之婦女不堪其苦前後死者無數賊嚴男女之禁雖夫婦同止宿亦治以極刑而詭託恩逮勳舊軫念家屬授以夫職任事房闔盡夜宣淫無所顧忌死者已矣生者或備驅策役同牛馬或受污辱賤甚娼伎日處狎狎洗濯無自轉不若授以刀鋸投諸

湯火之為愈矣

註

偽官偽鄉官女官名目人數皆考自偽文告偽官簿及王福興李
丕基宣必昌譚恩普諸難民鄉民所說獨程奉瑣記說
尤為詳備綜彙編成可符賊中今制

偽科目

會試元甲三人取中者為狀元榜眼探花封偽
指揮職次甲無定數取中者為翰林封偽將軍
職三甲亦無定數取中者為進士封偽總制職
先是賊定偽例試取一等為軍帥二等師帥三
等旅帥後乃易之無慮布衣紳士倡優隸卒取
中即為狀元翰林諸科甲寅天試元甲三名為

三

吳容寬汪祖槐夏慶保其試以各渠賊生日為
期石達開二月生試期以初一日為翼試韋昌
輝六月生試期以二十日為北試楊秀清八月
生試期以初十日為東試洪秀全十二月生試
期改於十月初一日為天試以其子乃十月生
也一年凡四試又甲寅年九月二十日天試元
甲三卷次甲六卷三甲十卷則其試亦無常試

期並不循例矣已應試取中者值期仍須入試中則署以某試某官封賞加一等官從其大鄉試中者無定數亦不論門第出身取中即為舉人一名授軍帥之職二名以下授師帥之職當發榜後其偽舉人即赴守土官署報名給以行資具車舟送入江寧應偽會試其偽官取中者無許還家未為偽官者亦得自便於甲寅年

三
凡試二省安徽鄉試掌考官為偽天試狀元武立勳無副湖北鄉試正掌考官為偽翼試狀元楊啟福副掌考官為偽翼試榜眼張友勳其試文亦如八股詩則試帖惟題目皆出偽書不本四書五經及子史文集安徽鄉試文題真命天子福命將湖北鄉試文首題真神獨一皇上帝次題皇上帝乃真皇帝詩題天父下凡事因誰

耶穌捨命待何為凡詩文題皆出自洪秀全函封付掌考官至試日折發懸示其掌考官雖在此省各處人皆許入試僅於一日試一場中者俱不覆試其應試者多僧道巫覡卦卜星相之流以賊嚴禁醮祝多毀寺觀此輩無棲身之所求食之資知讀書有志者皆不屑為所污一則欲爭捷徑為入試之階一則欲藉獲偽得資斧之助雖文理悖謬無不入彀在湖北鄉試入場未及千人取中者八百餘名固由考官無學氣類相聚亦洪逆寬其資格誘以仕途且示士心悅服進取者眾也
賊之於癸丑歲開科江寧也出示令士子先期十日赴偽詔命銜報名謂之東試來者不及五十人於是展限十日鳴鉦傳令不應試者斬屆

期應試者併偽官仍不及三百人或作詩刺之云不是高攀挂一枝文章結到盡頭時功名如我成羊質軍令驅人步鳳池厦廣萬千仍有空才搜三百已無遺可憐等第分軍旅珍重三更矮屋思微詞嘲誚足冷賊徒之心又秀才王某迫脅入試詩題為四海之內有東王乃借詩叱之云四海皆清土何容此陸梁人惟知

北闕世竟有東王心為紅巾碎愁隨白髮長傷心憐弟妹含淚別爺娘殺賊應憑向殃民總是揚避秦何處好回首問斜陽揚逆見之怒甚遂處以極刑而死可見煦養日久廉恥風振志生敵愾義激儒林使橐筆懷綬之徒見之其不愧恨交集措身無地者鮮矣
賊稱軍中帶兵偽官曰佐將甲寅二月陷江甯

因佐將乏人故又開武科以四月初一日為鄉試徧張偽示令投考者先五日赴偽詔命衙報名屆期偽佐天侯赴教場校閱先試馬上箭五枝次試步下箭三枝無後場技勇當日完場應試者三百餘人皆各衙牌刀手取中谷光輝等一百四十七名為武舉十五日韋賊赴教場校閱謂之會武試加試馬上礮三聲取中劉元合諸人共二百三十餘名為武進士韋逆因陳賊所取人數過隘復出偽示命不中者亦一體會試五月初一日楊逆復試於教場遂奏請洪逆以劉元合為武狀元職同指揮谷光輝周得三為榜眼探花職同將軍其二百餘人皆職同總制次日偽朝門設宴謂之會武宴羣賊雖經中式一無除授仍回原衙聽候調用

賊於科舉外又有招賢之制竊踞郡縣暨劇賊行兵所至之地皆署榜於所居門墻及偽官衙前曰招賢而懸示於傍其畧曰體國經野致治必在於興賢幼學壯行懷才必期於見用况值天命維新之際正屬人文蔚起之時天朝任官惟賢需材孔亟凡屬武達文通之彥久列於朝專家曲藝之流不遺於野但恐采訪難周搜羅

未徧抱璞者恥於自獻徒韞積而深藏懷珠者慮其暗投亦韜光而不市當知天朝見賢即用望治維殷勿以自薦為可羞即宜乘時而利見倘有一技之長仰即報名投効自貢所長或由管長具稟保薦入朝量才錄用家口厚給資糧不致失所俾免內顧之憂以慰從公之志云云其意蓋欲炫以美名誘以小惠謂可旁招英俊

然所至之地惟醫卜星相稍知文義及鄉俗淺學市井獠才江湖落魄生計無費者赴其招為一時衣食計既至江寧皆使入詔書衙任以傭書之役或徒困辱之終不得美職至粗通經術器識異於鄙倍者皆避之若浼不徒恥附非類恐陷叛逆亦知其徒具虛文夸言欺誘無求賢之實也

按賊之文武科舉與夫招賢亦延前代流寇故事雖虛文粉飾溢於名第未若張獻忠之屠戮滿城驅赴江流要皆據非其所取快一時自鳴得意以遴選為遊戲既有是事亦不能沒其實惟事迹寥寥無庸別立門類因併招賢一條附偽科目後至其敢廢聖籍虛構妖言竟以為儒林之式取

士之資欲上掩乎孔孟則斯文之一阨再見於秦火餘燼者也

註

其說元學考諸姓名皆考自偽文告江甯試期各情形程奉璜說安藏情形柳存丁富文左用竇說湖其情形陳文信呂佐之張玉琴王鏞等說

謹按古者節用之道自朝無倖位始官府奔走之吏皆小民耕耘所資奉竭終歲田畝之入不足供豪貴一宴之費冗員聚於上則餓莩聚於下有國建官之廣病未有不於閭閻者况以盜賊行之乎昔王莽侈言復古變易漢制冀可牢籠天下令甫布而兵加其頸更始正位有竈下中郎爛羊都尉之謠遂為赤眉所屠晉世貂

蟬盈座僭偽立受誅夷蓋以市井伍伯推埋大慙加之軒冕得施刑賞其姦作威福恣行貪婪如蛇蝎致螫出於天性之不可已其能以盜賊之法繩之使不為虐哉往見賊立鄉官束修砥行之士盡不屑為惟貪鄙狡黠者爭先黃綠下至兩司馬亦假賊威權暴橫里閭借端科派私飽囊索計一縣衣今 幾萬家使賊不速

殲則比戶悉不聊生此為官之建所以重困民
力人怨天怒而不可延於歲月間也先儒謂有
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王莽行於前
而致誅安石行於後而兆禍賊之暗陋遠遜二
人於體國經野之道未窺毫末踵事効尤僭設
六官軍師諸職徒以飼養泉獍塗炭蒸庶無累
於聖人適增其矯誣之罪而已著而出之以見

三

其勦取稗官如節氣侍衛之類固猥若兒戲即
其妄託法古者道聽井窺亦不足欺世而市名
也



賊情彙纂卷四

偽軍制

逆賊荒誕暴虐已無人理惟於軍制似有
法則渠賊如楊秀清馮雲山羅大綱曾添
養林鳳祥吉文元李來芳輩或久為劇盜
或曾充鄉勇於行陣機宜山川形勢頗能
諳習雖不讀書罔知兵法然皆譎詐機警

四

逞其毒能竟能成燎原之勢者蓋盜亦有
道也試觀始定軍目似亦具有條理如每
一軍領一萬二千五百人以軍帥統之總
制監軍監之其下則分轄五師帥各分領
二千五百人每師帥轄五旅帥各分領五
百人每旅帥轄五卒長各分領百人每卒
長轄四兩司馬領伍長五人伍卒二十人



共二十五人由本及末一氣通連頗得身
使指應之效其於陣法也任意說造原無
精義然所習用之牽線陣可保既敗不致
全潰伏地陣且能反敗為勝故屢用之不
更其法次則賊之營壘而操縱亦若有把
握度其不必防也則朝行暮宿散處如投
逆旅毫無蔽若於慎防堅守之處則重

濠重牆密置竹釘木椿甚至封塚加城其
負固又無所不至攻我堅城則全恃開挖
地道特籍所擄挖煤山人為土營復立諸
匠營及各典官使被脅百工技藝各有所
歸各効其職役凡軍中所需咄嗟立辦賊
皆山僻亂民水師實非所習自益陽至江
甯擄得民船不下萬艘遂別置水營其實

水戰諸法茫然不解不過以船多人眾張
其氣勢乘風急駛倏忽即使我軍民自
計寡眾弗敵引避不遑遂得肆行蹂躪恣
意剽掠至於旗幟器械因不惜物力無非
標新立異以侈多華麗為能况驅市人戰
人與器不相習卽有利器亦無所用之他
如營規以多殺示威技藝以敢死為技圖

我則迭施詭計偵探則虐使鄉民不近人
情但求事濟亦未嘗不取效於一時然迹
其逆天悖理行為久已神人共憤賊之滅
亡必速又奚待耆蔡始知耶夫賊亦自知
罪孽山積為惡賊所不容故謀以自救者
莫不苦思熟計以冀常勝不敗庶緩須臾
之死耳今欲審賊情自以能悉其軍情為

至亟爰採俘獲賊中文案滙萃諸說輯偽軍制一門分疏條目如左賊之伎倆似可十得八九矣

賊情彙纂卷四

偽軍制上

偽軍目軍冊

偽軍目軍冊

陣法

營壘

土營 附諸匠營

水營

旗幟器械

營規 附號令

詭計 附技藝

偵探

賊中冊籍似有偽文案門可歸惟所俘刊本偽太平軍目伍卒冊及寫本兵冊家冊細載累累千篇一律捨此數種亦別無所謂冊籍已軍目兵冊實闕軍制聞各渠魁造逆之始即先定此制先立此冊似一應偽制莫不權輿於此尤應冠於偽軍制之首且逆賊百事妄誕獨於隊伍之制條目井井雖時有損益於初制終無改移蓋逆黨自矜行之有效而愈以其法為足恃也曾以偽軍冊數種延一精敏之士令尋其節目竟終日茫然無從着手可知稍涉鹵莽且不能知况行之乎今將各偽冊鱗列互勘考定最後

之制諸冊各標一式庶幾隅舉可知於軍目則條分縷析之於兵冊家冊則存其原式務求簡備俾一覽了然不致索解人不得矣或謂賊立軍師旅卒兩伍諸名目皆倣自周禮夏官之制廣立鄉官亦卽井田遺意逆賊夸大保無是心先儒謂必有闕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逆賊殘虐黔黎毫無人理其脅於積威暫充鄉

伸捷伐無不撲滅其間有竊據地方苟延歲月者亦必畧有所倚恃夫粵匪逆天悖理得罪天下萬世其滅亡也似可跂足而待乃竟蔓延數省羈誅數載旋敗旋熾仍未見其窮蹙所恃無他蓋始定軍目不愆於法有以啟之也其記載也可忽詳哉

官者官軍一至甘就編氓拋棄偽官巾服惟恐不速安見其比閭旅黨諸法可行於鄉里哉至其軍目雖竊附古制頗倣戚少保東隊陣諸法惟無什長與之小異更逞其私智肆其慘殺嚴號令肅紀律使人人矢鬪可倖生退則必死之志此則全用威劫賊目殘忍性成人人優為之非必有所師秉也考歷來叛逆雖披猖一時但

偽太平軍目式

前一軍軍帥

前營師帥 後營師帥 左營師帥 右營師帥 中營師帥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前營旅帥 後營旅帥 左營旅帥 右營旅帥 中營旅帥

前前前前前 後後後後後 左左左左左 右右右右右 中中中中中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卒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長

前一卒長 前二卒長 前三卒長 前四卒長 前五卒長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馬

後十三軍軍帥

前營師帥 後營師帥 左營師帥 右營師帥 中營師帥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前營旅帥 後營旅帥 左營旅帥 右營旅帥 中營旅帥

前前前前前 後後後後後 左左左左左 右右右右右 中中中中中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卒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長

前一卒長 前二卒長 前三卒長 前四卒長 前五卒長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
 水營前一軍軍帥
 前營帥帥 後營帥帥 左營帥帥 右營帥帥 中營帥帥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
 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
 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
 前營旅帥 後營旅帥 左營旅帥 右營旅帥 中營旅帥
 前前前前 後後後後 左左左左 右右右右 中中中中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
 前一卒長 前二卒長 前三卒長 前四卒長 前五卒長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

此賊初定軍目式也曾刊偽太平軍目一册以一軍為例全刻五百兩司馬前列軍帥旅帥帥帥後列卒長每一卒長之下列兩司馬四人尚無東西南北之分及剛強伍長衝鋒伍卒諸名色千篇一律滿紙皆卒長兩司馬字樣不知其軍制者無不開卷茫然嗣得續改軍目眉目較前清楚

因於旱營各舉二軍水營各舉一軍著之於篇以為定式十軍百軍皆同俾覽者可以觸類而推尋焉

偽軍冊式

前一軍軍帥前營師帥前營旅帥前一卒長東兩司馬伍卒

剛強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後二軍軍帥左營師帥右營旅帥前三卒長南

兩司馬伍卒

剛強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左五軍軍帥中營師帥後營旅帥右二卒長西

兩司馬伍卒

剛強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右十一軍軍帥前營師帥中營旅帥後四卒長
北兩司馬伍卒

剛強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中十五軍軍帥右營師帥前營旅帥左一卒長
東兩司馬伍卒

剛強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每一軍計五百兩司馬今於前後左右中
五軍各舉一兩司馬伍卒冊式著之於篇

以概其餘如號衣上刷印某軍某營某司
馬聖兵左綴剛強二字右綴衝鋒二字即

知是何軍何營何司馬管下第一伍長所
管第一伍卒如左綴雄猛二字右綴奏捷

二字即知是第三伍長所管第四伍卒賊
中曾刻偽軍冊長濶二尺以一軍為一冊
計軍帥一人師帥五人旅帥二十五人卒

長一百二十五人兩司馬五百人剛強勇
敢雄猛果毅威武諸伍長各五百人共伍

長二千五百人衝鋒破敵制勝奏捷諸伍
卒各二千五百人共伍卒一萬人合伍長
伍卒一萬二千五百人自軍帥至兩司馬

共六百五十六人合計一軍偽官伍長伍
卒統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賊於各

鄉徧置鄉官以一萬二千五百家為一軍并頒給所刻偽軍冊脅令填註脅令詳造家冊呈送寓兵於農本周官比閭旅黨之法然古法以七家供一卒此則一家一卒似賊中有軍無民矣既籍民以為兵復責以貢獻恣意剗掠陷賊之民如陷水火彼蒼好生厭亂豈容賊之肆虐至於此極哉

偽兵冊

前十三軍前營前前一東兩司馬統下

正司馬吉添順

年二十六歲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人庚戌年八月在金山入營壬子十二月破武瑄封為前一軍前營前東司馬

副司馬汪萬善

年十八歲湖北武瑄府江夏縣人壬子二月在武瑄入營癸亥三年破天京封為前一軍前營前東副司馬

書使 陳萬順

年四十五歲湖北黃州府黃岡縣人癸亥三年正月在黃州入營

長伍 譚大福

年十九歲湖北黃州府蘄水縣人癸亥三年正月在黃州入營

周繡良

年二十一歲湖南岳州府鹿角人壬子二年十月在岳州入營

陳亞福

年三十二歲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癸亥三年正月在安慶入營

朱瑒貴

年三十歲安徽池州府貴池縣人癸亥三年正月在大通入營

馬添林

年四十二歲安徽廬州府合肥縣人癸亥三年正月在大通入營

姚萬奎

年三十三歲湖北黃州府黃岡縣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黃州入營

張有財

年十八歲湖北武瑄府興國州酒鋪人癸亥三年正月在黃州入營

陳守道

年十九歲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癸亥三年六月在吳城入營

董萬喜

年二十八歲江南揚州府江都縣人癸亥三年二月在揚州入營

長伍

長伍

高三順

年二十六歲江南江甯府上元縣城內人癸好三年二月在天京入營

黃大興

年二十六歲江南江甯府句容縣茅山人癸好三年二月在天京入營

陳良銀

年四十一歲安徽池州府貴池縣段家漚人癸好三年二月在天京入營

趙狗子

年十七歲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宋埠人癸好三年六月在蕪公頭入營

陳發科

年四十一歲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鄉人癸好三年正月在九江入營

汪成才

年三十三歲安徽徽州府黟縣汪村人壬子二年十月在漢陽入營

蘇容林

年三十歲江南蘇州府元和縣南廠人癸好三年二月在鎮江入營

黃丹桂

年三十六歲江南鎮江府丹徒縣張官渡人癸好三年在鎮江入營

周家齊

年四十五歲湖北漢陽府漢川縣劉家隔人癸好三年九月在漢川入營

陳小四

年十五歲湖北武瑯府大冶縣冶山人癸好三年九月在興國入營

萬如意

年十四歲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宋埠人癸好三年六月在宋埠入營

邱添瑄

年二十三歲湖北武瑯府崇陽縣東四都人癸好三年六月在團風入營

李泉順

年五十一歲陝西西安府涇陽縣皮樓人癸好三年九月在漢口入營

吳長菁

年二十四歲安徽徽州府黟縣宋家冲人癸好三年五月在安慶入營

尾牌

長伍

長伍

尾牌

汪毛兒

年十三歲安徽桐城縣練潭人癸好三年十一月在桐城縣入營

朱貴兒

年十一歲安徽安慶府桐城縣天林庄人癸好三年十月在桐城入營

趙瞎子

年五十九歲湖北武瑯府江夏縣城內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武瑯入營

鄭杏花

年十四歲湖北武瑯府江夏縣城內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武瑯入營

偽兵冊每一兩司馬造一本呈本管卒長

每卒長合四兩司馬兵冊彙造一本呈本

管旅帥每旅帥合五卒長兵冊彙造一本

呈本管師帥每師帥合五旅帥兵冊彙造

一本呈本管軍帥每軍帥合五師帥兵冊

彙造一樣四本分送本管監軍總制將軍

及偽詔書衙如有逃走增添隨時改造節

節呈送每七日各兩司馬館開人數單赴

典聖庫衙領禮拜錢典聖糧衙典油鹽衙

領米油鹽其尊職大館便領敬天父果品

菜蔬等物

偽家冊式

後 年三十四歲廣西潯州府桂平縣白沙墟人庚戌年
二 軍梁立泰 七月在金田入營八月封前營長東兩司馬九月升
帥 前營旅帥辛開元年十一月封後二軍軍帥十二月蒙

天父

天兄

天王

東王大開天恩封為後二軍軍帥

父梁萬鑄

在家升天

母胡大妹

隨營封為後四軍女軍帥

妻廖大妹

在繡錦衙

妹梁晚妹

北殿內貴使

子梁小保

幼

女梁二妹

幼 以上俱隨營

兄梁立漢 在武宣縣打仗升天

弟梁立海 在家未隨來

梁立洲 在家未隨來

偽家冊每軍自軍帥始至伍卒止人各一頁亦由兩司馬造送層層彙轉如偽兵冊之制各軍典官所屬亦造兵冊家冊由各典官選送本管總制總制彙造送偽詔書

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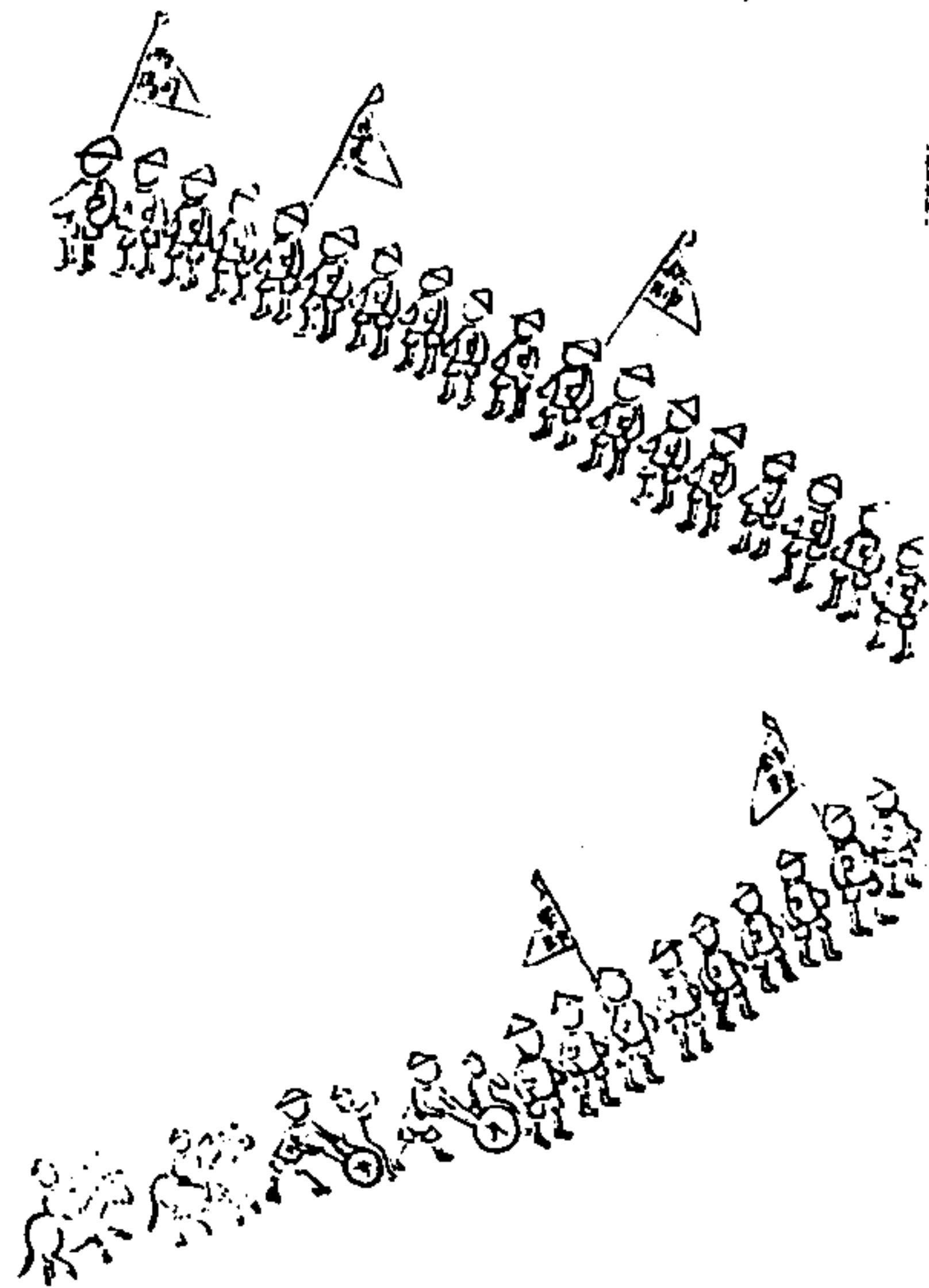
註 偽軍目軍冊家冊皆以傳件勘訂程奉璜所說亦同

陣法

昔黃帝造五兵以勝徒手射則以長勝短弓矢出而五兵之用殺矣同一利器欲求勝人則惟以有法勝無法此陣法之所當講求而古人代有傳書也然自火礮之技精一彈可以斃辟易千人之將列陣能禦之乎矧古之名將多不師古岳少保之言曰運用存乎一心不泥陣法在

宋已然矣逆賊囚盜烏合何有於陣法惟所用牽線螃蟹伏地諸陣人多知之於賊情冀無遺漏不得不圖說而詳記之非以賊之陣法為可取也其餘設伏誘敵以捨為取將進反退諸伎倆應詳叙於詭計條內此不載

牽線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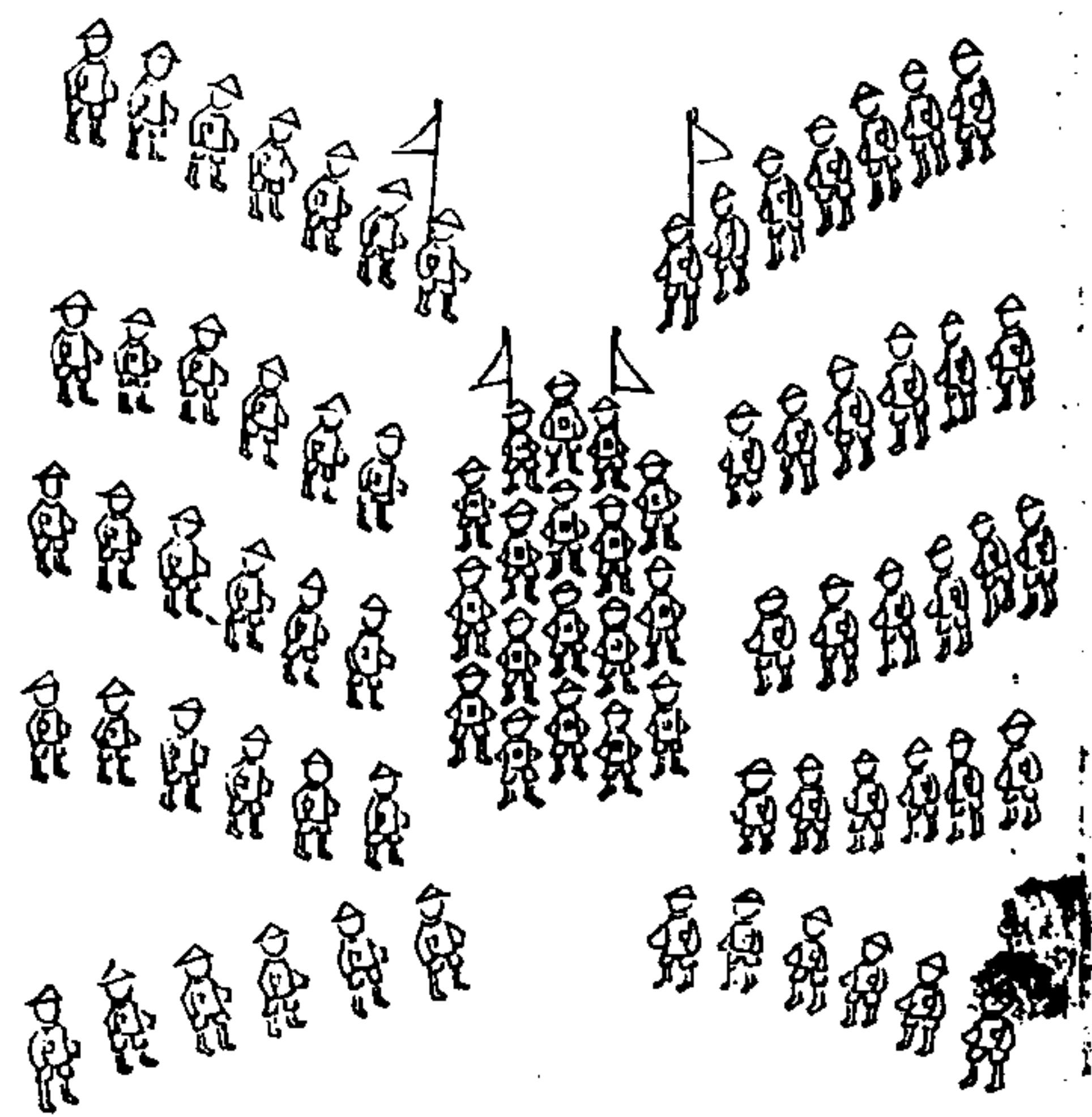
賊情彙纂 卷四

賊軍專恃人眾專恃令嚴凡由此城鄉竄彼城鄉必下令作牽線陣行走每兩司馬執旗一面後隨二十五人百人則間卒長旗一面五百人則間旅帥旗一面二千五百人則間師帥旗一面一萬二千五百人則張軍帥旗一面其軍帥監軍總制乘輿馬隨行一軍盡一軍即續寬路則分雙行狹路則單行肩相挨足相躡魚貫以

進斬然不紊賊眾數萬誠有首尾蜿蜒二三十里之時探役不察每報賊軍排列數十里殊不知不過一線單行並非旌旗徧野也賊令至嚴凡行走亂其行列者斬蓋防人逃走途中有一人將便澠必呼相挨兩三人使之等候結伴徐徐歸隊如隻身憩息路旁所管賊目即手刃之藉以儆眾故有尿溺狼籍滿身而不敢停步者若長髮老賊則又不然且容其乘椅轎矣容其休息民舍矣其牽線行走也此二三十里中但有官兵迎剿追擊首尾蟠曲鈎連頃刻至集可以相救每與官軍接仗勢果不支賊目敲金方准奔竄然仍遵牽線之令此時路寬雖十行二十行可也但不得斜奔旁逸亦必魚貫而退挽手急趨官軍往往追之不上及見其隊伍不亂

亦未敢窮追賊知一潰被殲必多故互相攜手
 猶能以人眾勢聚拒我此牽線陣之所以始終
 不易其制也

螃蟹陣圖



螃蟹陣變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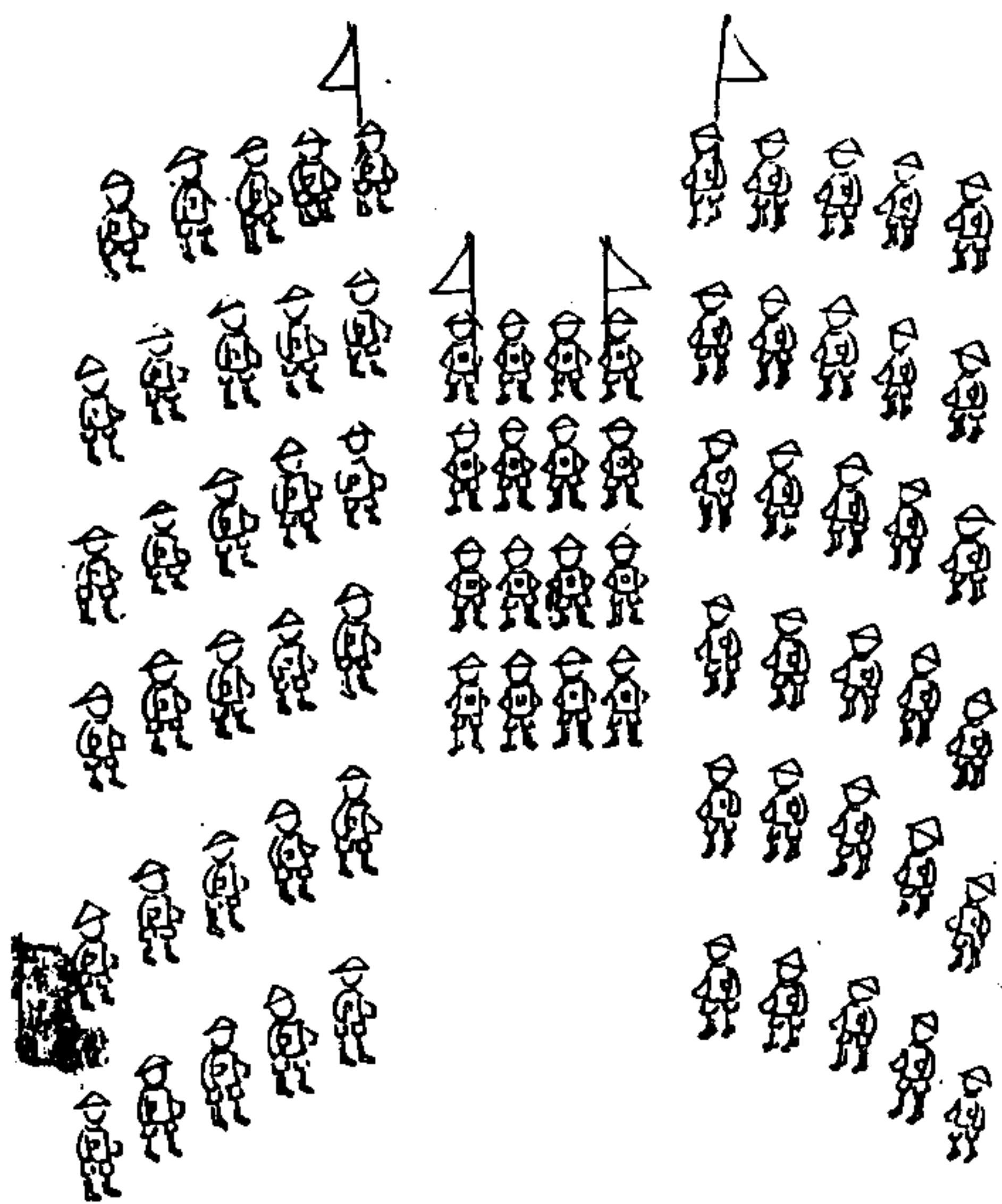


圖 隊兩為變陣蟹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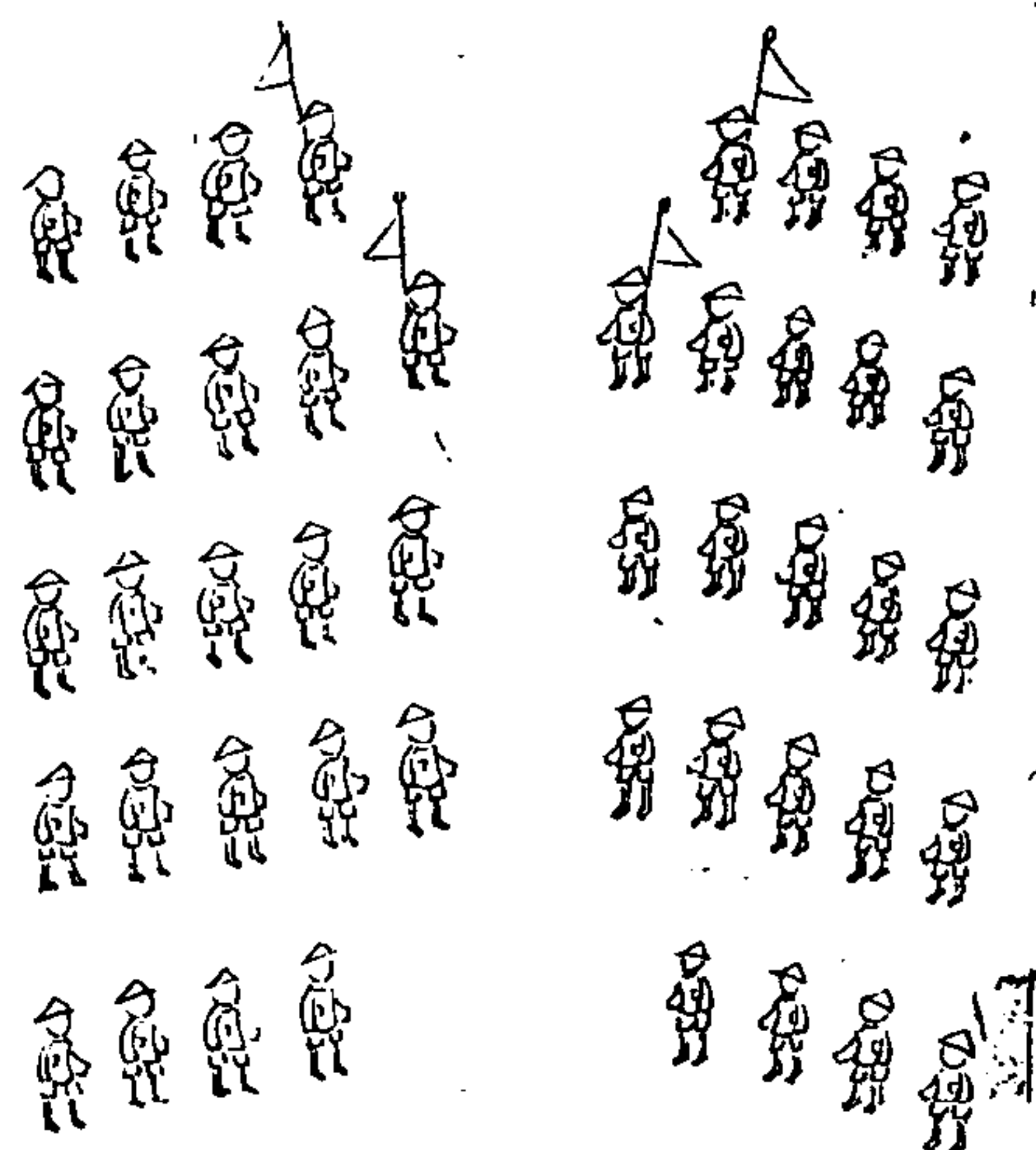


圖 隊四為變陣蟹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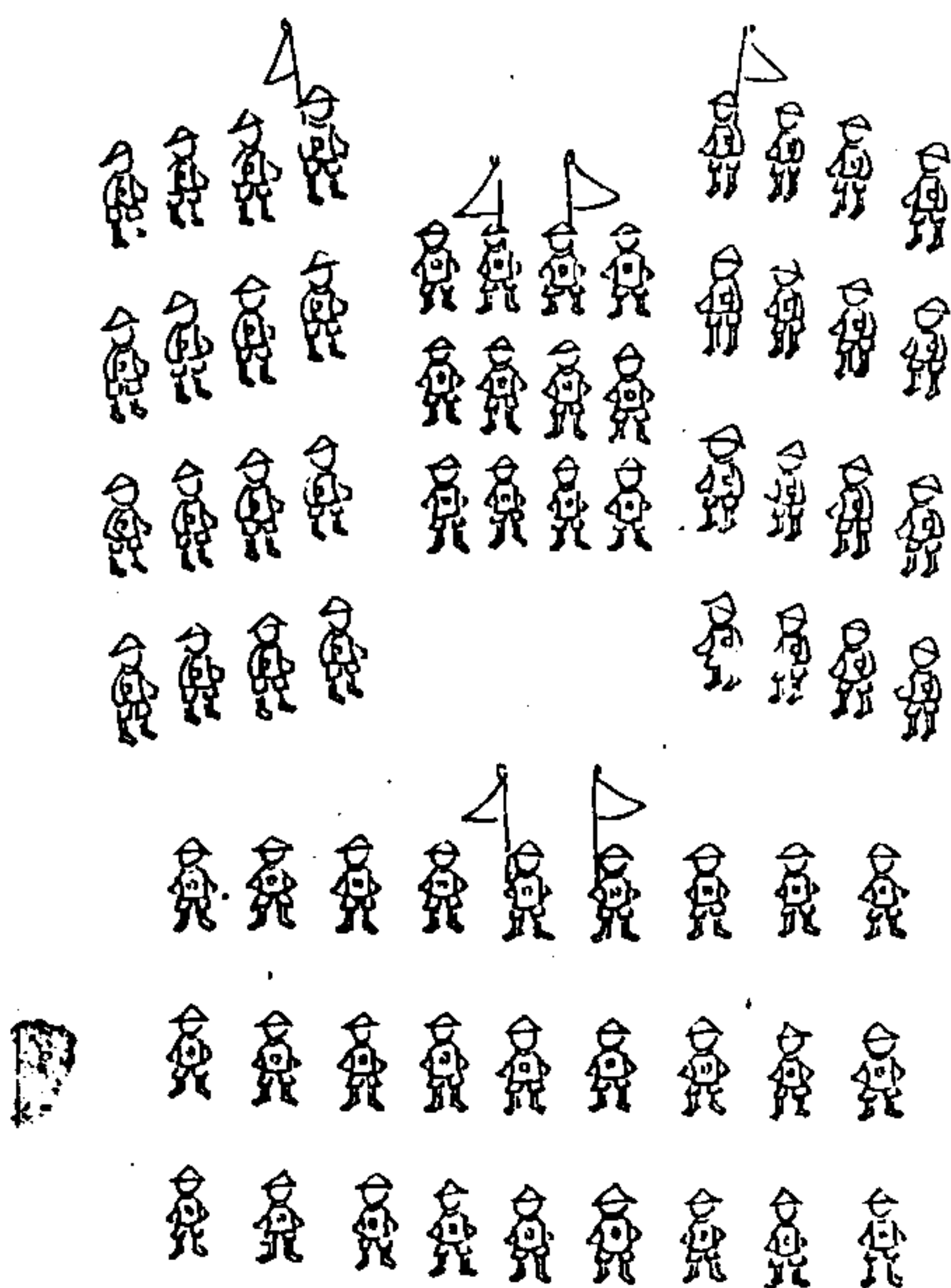


圖 左偏陣蟹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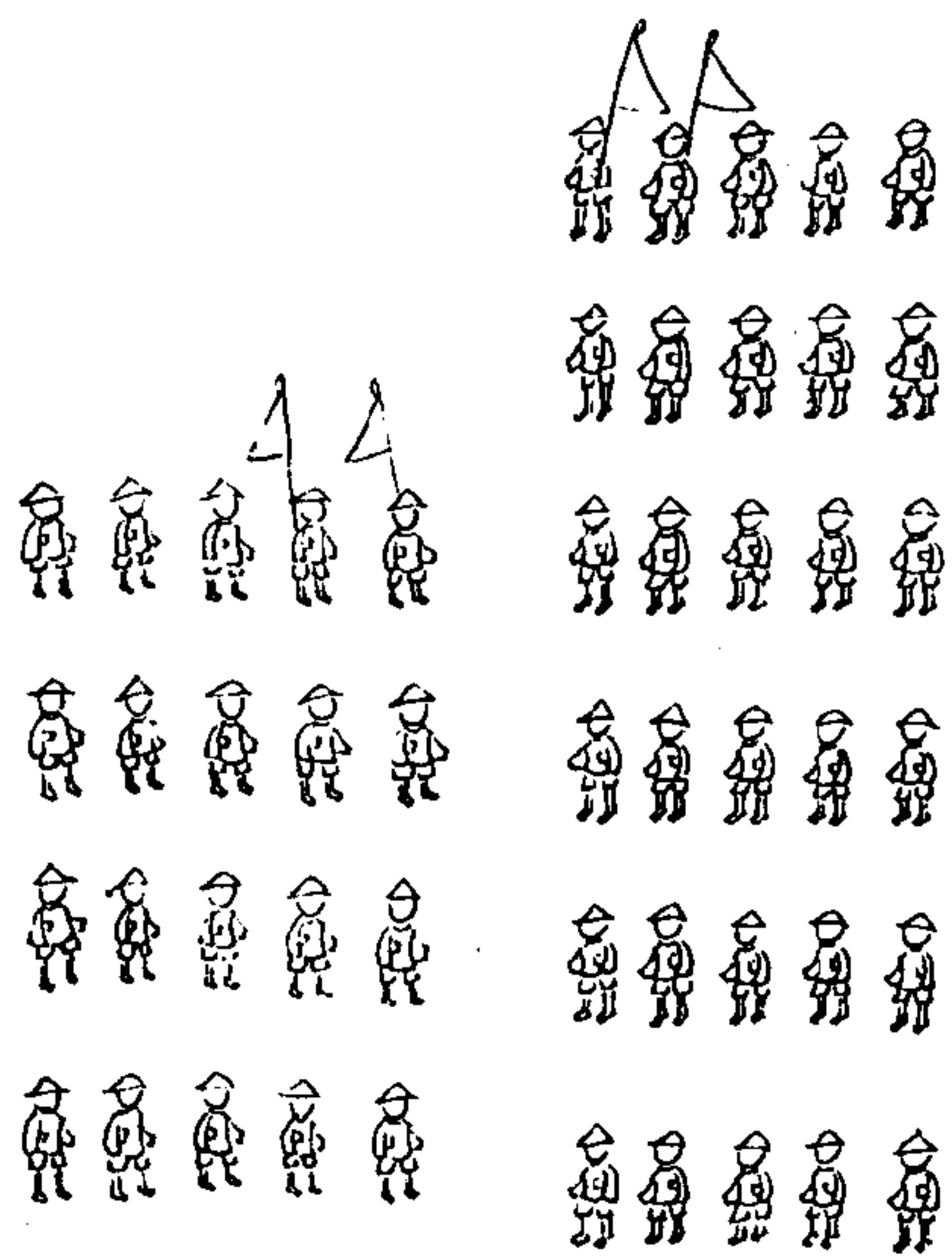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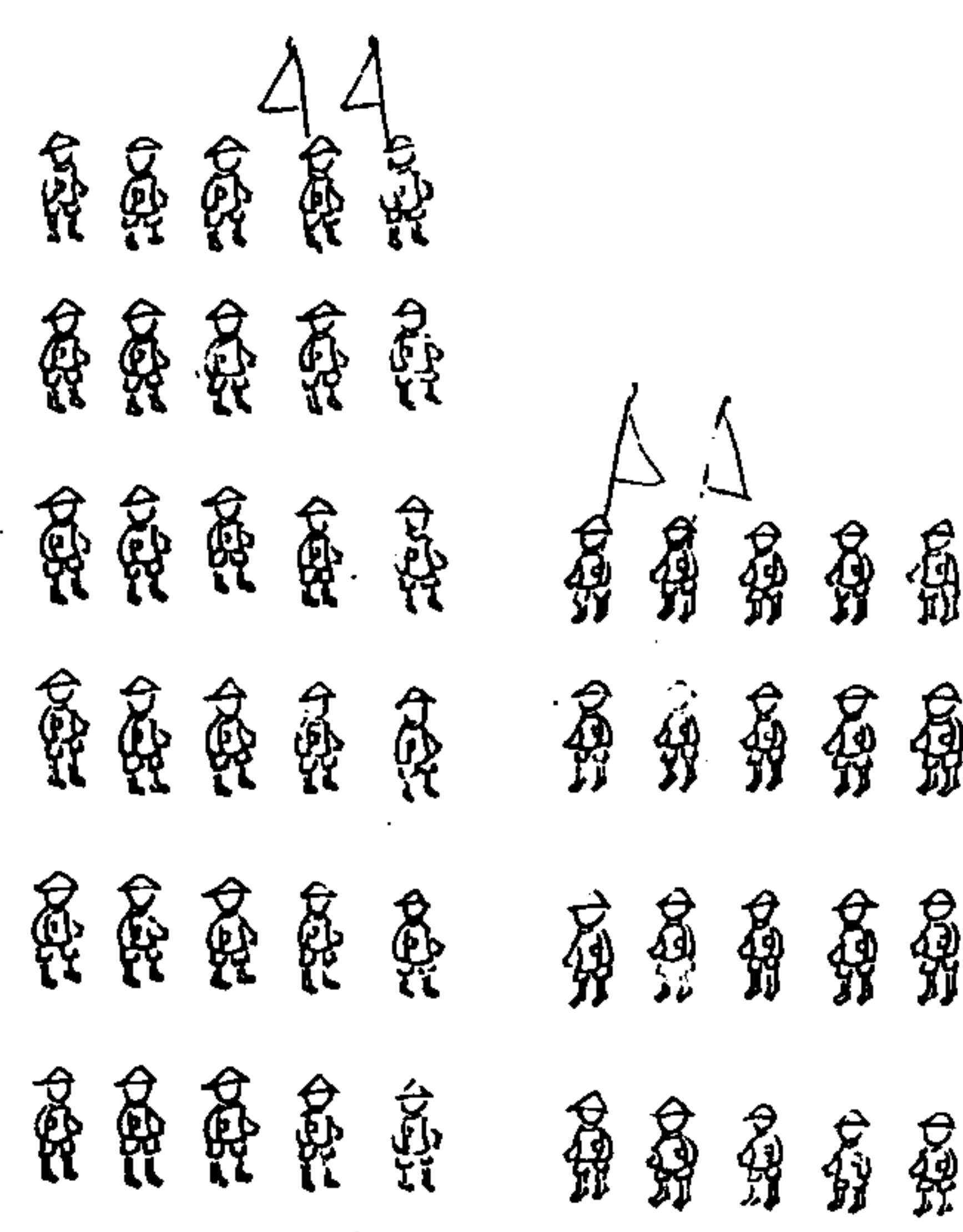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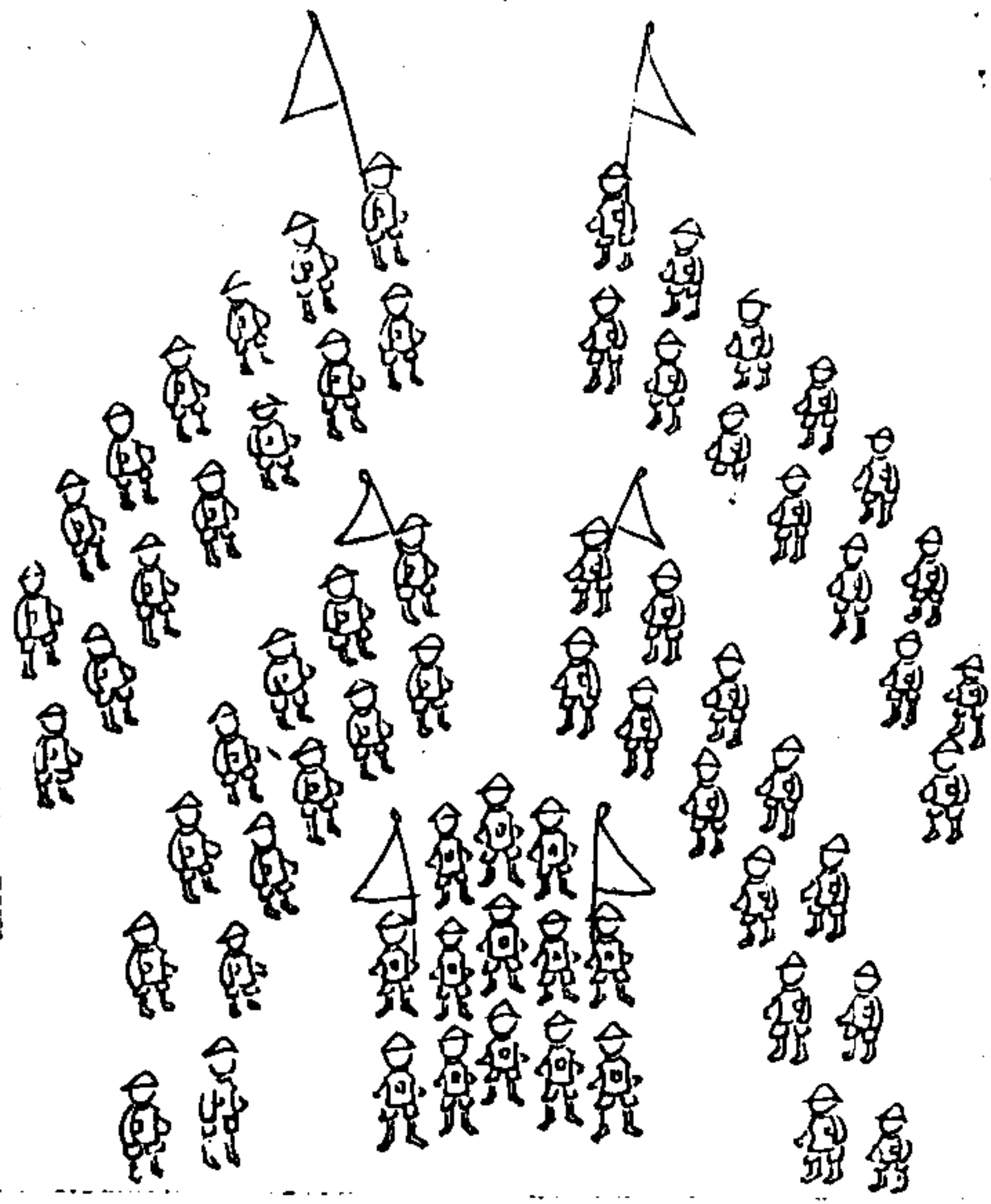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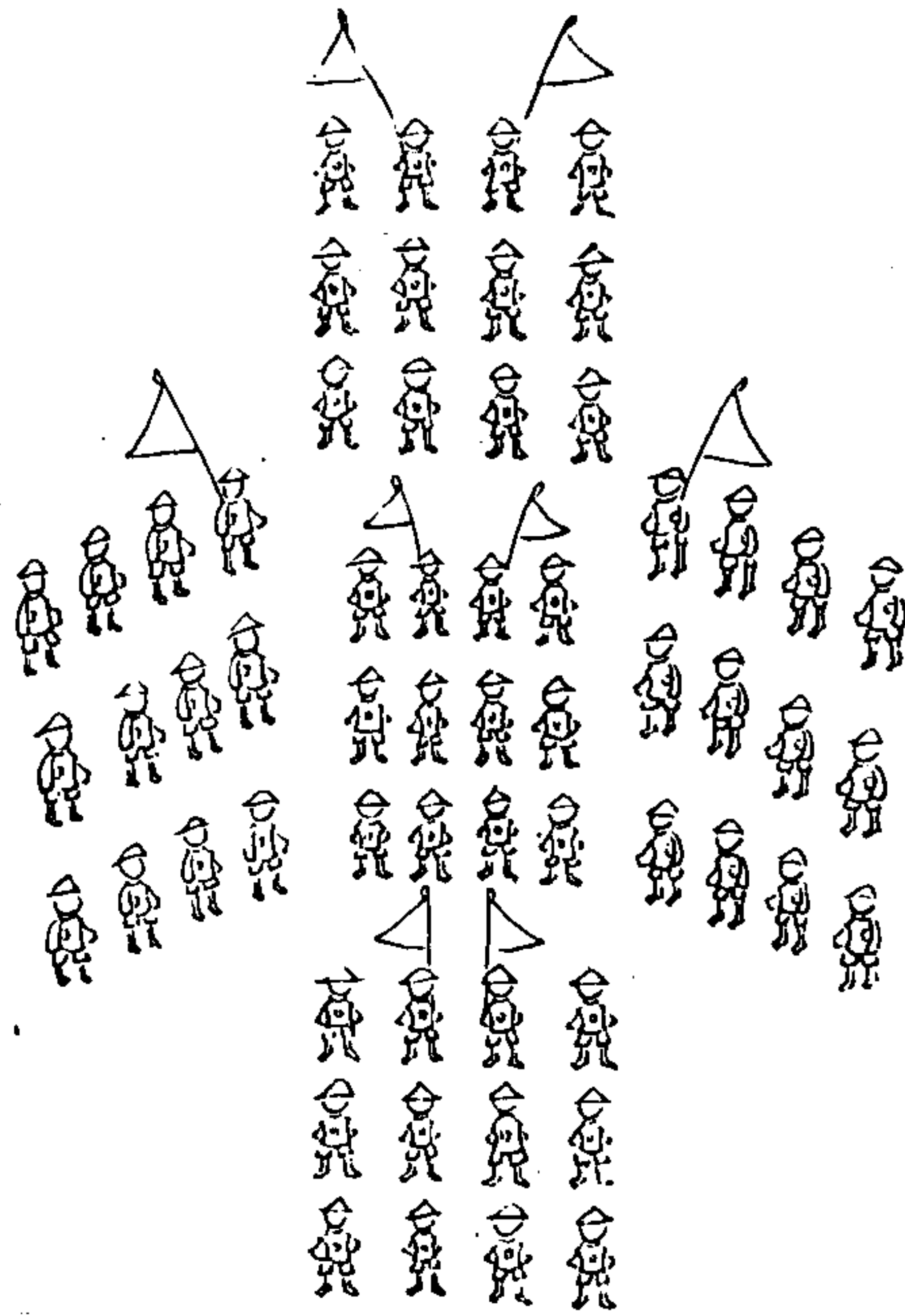
圖 右偏陣蟹螃



大螃蟹小包蟹陣圖



螃蟹陣五分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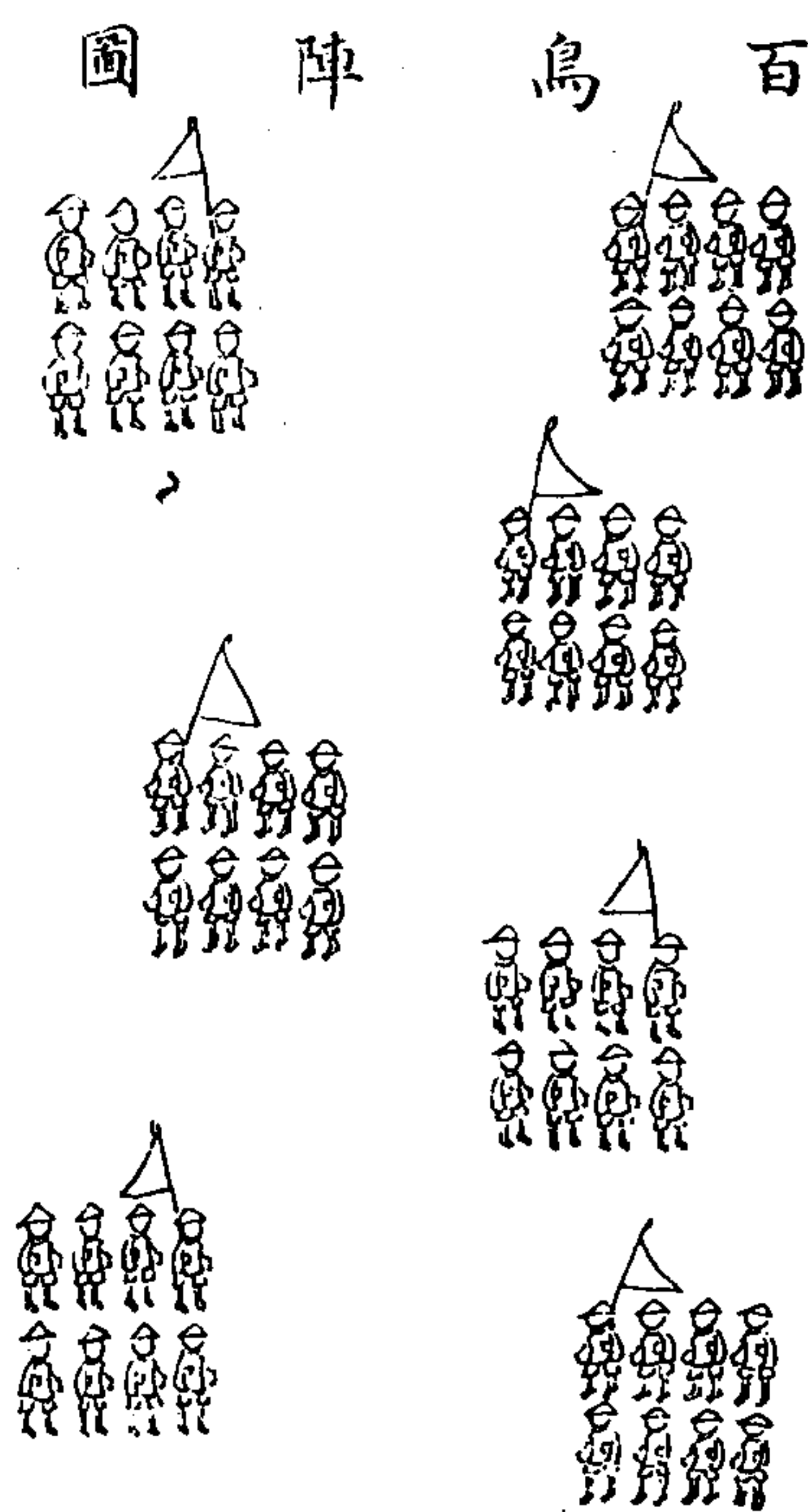
螃蟹陣者乃賊中三隊平列陣也中一隊人數
 少兩翼人數多形似螃蟹故賊中創此名目逃
 出難民及慣與賊戰兵勇多知之賊軍平列視
 我軍分幾隊即變陣以迎戰如官軍僅左右兩
 隊賊即以陣之中隊分益左右翼亦為兩隊如
 官軍前後各一隊則合左右翼之前鋒為一隊
 以左右翼後半與中一隊合而平列以為前隊
 接應如官軍左一隊兵多則變偏左陣右一隊
 兵多則變偏右陣如官軍出四五隊賊亦分為
 四五隊次第迎拒其大陣包小陣法或先以小
 陣拒我後出大陣包我或詐敗誘追伏兵四起
 以包我軍皆賊之慣技至於損左益右移後置
 前臨時指揮其權則操之賊目其進退開合之
 疾徐惟大旗數人嫻習羣賊悉提心在口視大

旗所往而奔赴之無敢或後故賊中不演技藝
專練急奔大旗數人日至所管偽帥處聽令所
講求者皆接仗機宜一軍用此數人便可役使
萬眾畧無參差振裘挈領深得以簡馭繁之妙
賊目何知想由熟計苦思不覺暗合於窺要耳

賊情要案卷之四

百鳥陣賊中有此名目然不常用偶值平川曠
野與我兵戰以二十五人為一小隊分百數十
隊散布如撒星然使我軍驚疑不知賊之多寡
每隊人數僉同又不知宜先攻何處彷徨不進
坐是而失利者有之

賊情要案卷之四



伏地陣名又虎卧陣圖



賊中散卒無不知伏地陣者但遇官軍追剿至水窮山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齊偃瞬息萬人數千人皆帖伏於地寂不聞聲我軍急追突見前面渺無一賊無不詫異徘徊疑神疑鬼賊貼伏約半炊之頃忽一旗立千旗齊立萬人數千人風湧潮奔呼聲雷吼轉面急趨以撲我我兵一疑不釋又增一疑而益以一驚其不轉勝為

敗者鮮矣此陣用於長沙用於南昌武昌亦人所共見者

四

營壘

夫今之論賊情者非鄙薄易視之卽懲於屢挫深求而高視之二者宜有一是卽以賊之營壘論其易視者若曰賊無帳房賊軍無技藝其防守之術又甚疎但得猛士率精銳千人隨處可以襲之其深求高視者又曰吾嘗與賊屢戰矣其夾江而營阻山以營夾河夾市包我城包我

四

營以為營動合古法未可輕舉殊不知二說皆非愈以見賊情之不易測其易視者為尤不可用高視之不無畏憚尚有謹慎自防之心不過堅守我寨賊去多日我猶不知為軍士鄙笑而已若驕敵輕進處處敗挫寒士卒之心長狂寇之氣害可勝道哉然則賊之營壘果何如乎要知營壘堅與不堅防守嚴與不嚴則視所守為

何如賊耳曾立瑒踞守揚州朱錫琨黃益芸屯營六合縣河口百務廢弛陳承瑤皆逆料其必敗時告楊逆下偽誥諭誠飭之未幾揚州卽為官軍克復朱黃二賊果全軍覆沒他如石鳳魁據武昌官軍日逼黃再興亦預知其不可守仍賴再興死拒數日且能竄出大東門自脫而兼脫鳳魁石黃兩賊之才已見優劣其他久攻不

四

下之處所守之賊非曾立瑒朱錫琨等輩可比從可知矣然亦必視我軍之氣勢方其克復武漢直抵九江鋒銳不可當幾又無堅不破矣總之賊營壘非師古法凡守城築寨具有權謀心計劇賊必躬自躡勘盡攬山川形勢於胸中意為之必堅必固且能倚伏相救聲氣相通兵書良法亦不過如是賊不讀書何曾夢見無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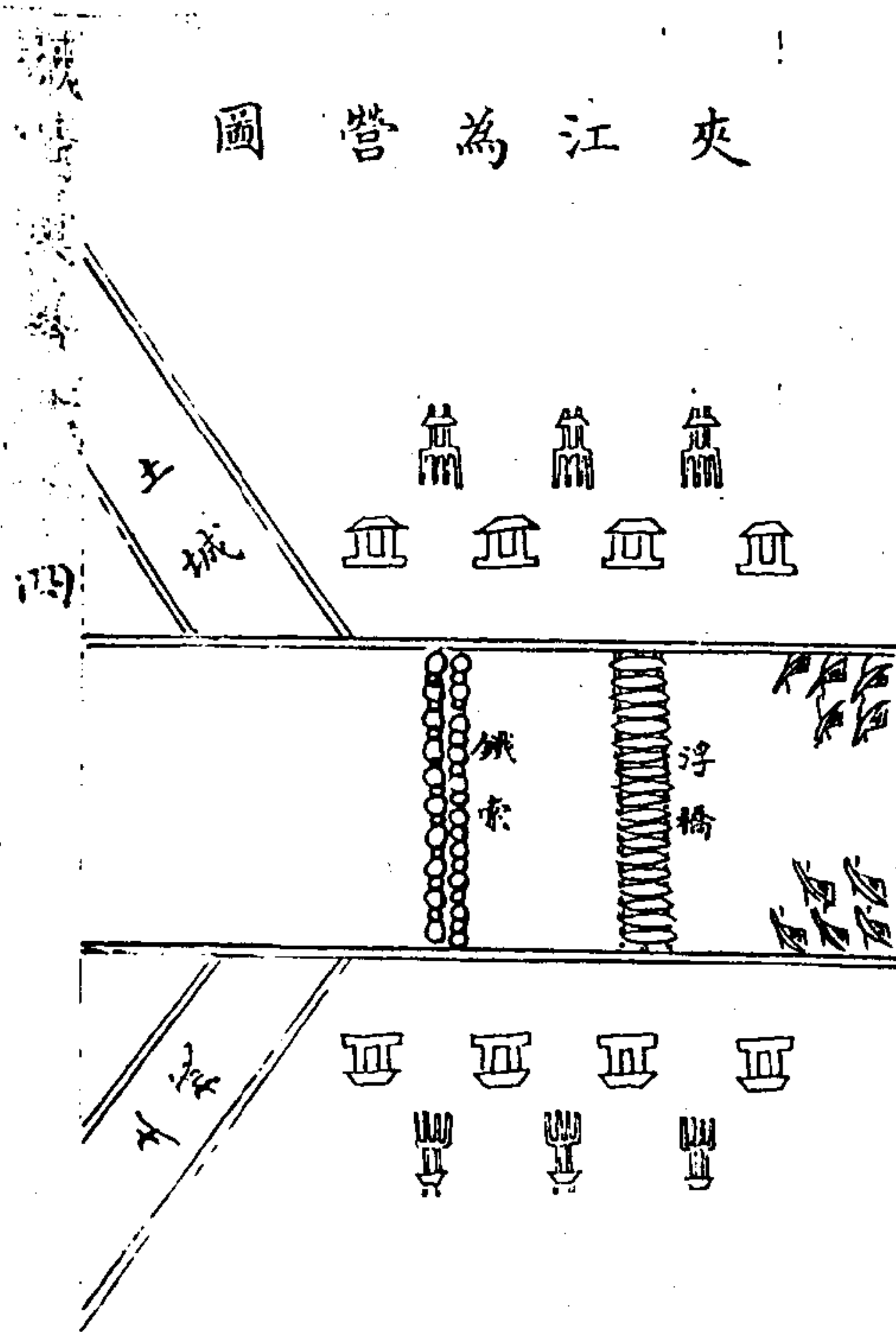
自苦思熟慮得之譬如世之奸人日以利己損人為事精神所注一言一動自能有益於己非必有所師承也至於戰則勝守則固此等劇賊亦不多有惟其能之是以任之其不能者跂而效之朝為散卒暮擢偽師豈無為耶往晤戰士談及賊之營壘動輒鋪張所指諸法皆金湯十二等游避百金方各書中名色與難民所述偽

四

文告所載都不合今擇其有據不謬者繪圖繫說其不能知者殊未敢臆造也

註 曾立瑤踞守揚州云云侯程奉璜說

夾江為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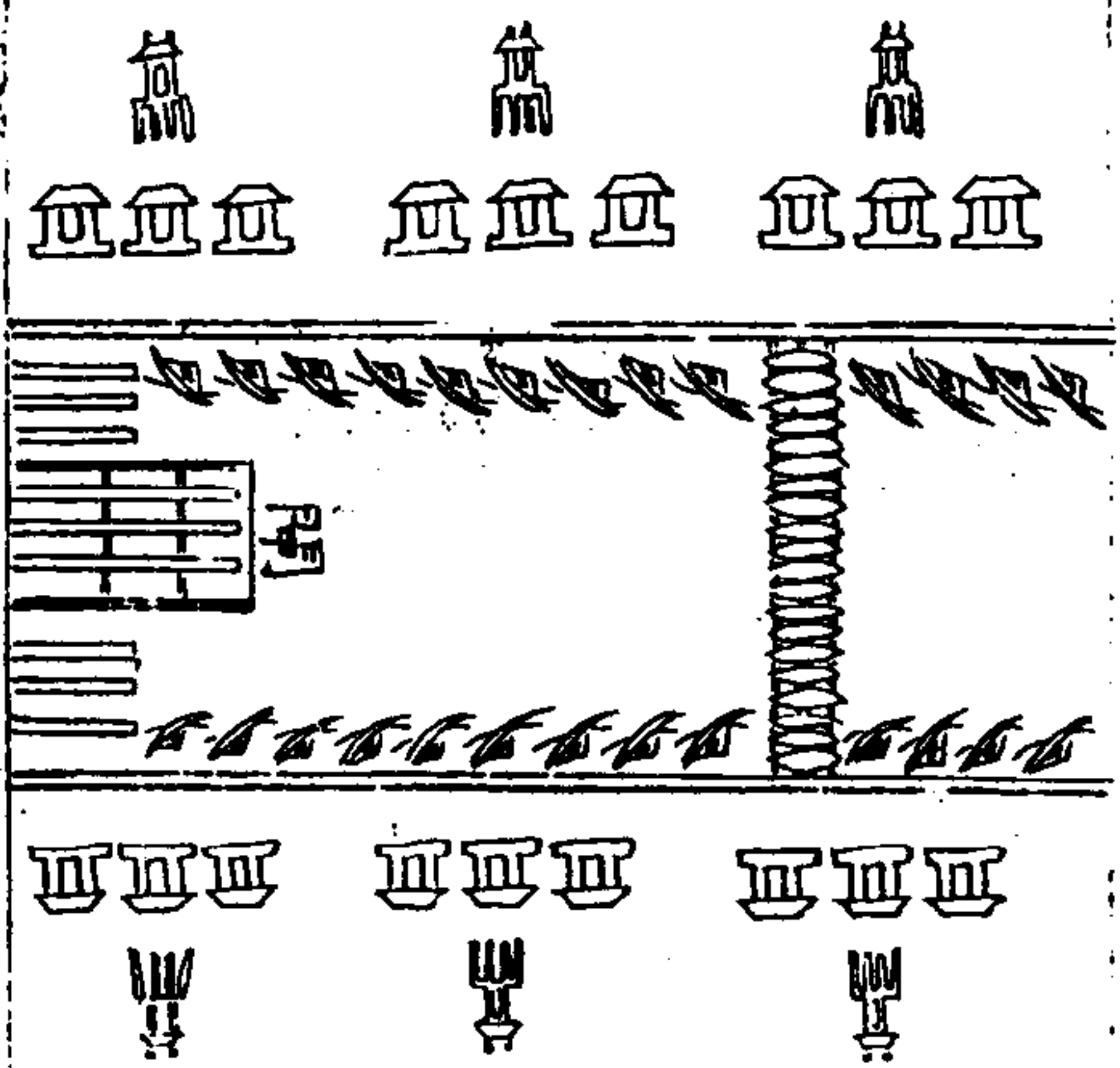


夾江為營賊屢行於武漢黃州樊口田家鎮半壁山諸處於武漢則搭浮橋田家鎮半壁山則橫攔鐵鍊於黃州則堅築壁壘以防北岸南岸僅置兩營此人所共知者殊不知賊眾蹂躪沿江數千里上下多次凡無官軍之處皆水陸三路並進行則同行住則同住必夾江為營如是晚住團風鎮北岸陸路之賊則全住街市民房

南岸陸路之賊則住洲上民房設不敷往則寄宿於船船分兩岸停泊其房屋較少之一邊則停船七八成以船二三成停於房多之一岸三路表裏從不參差其佔踞漢陽漢口當武昌未陷之日則盡關船隻於小河江邊河口密植木椿護以木筏我兵可渡而不可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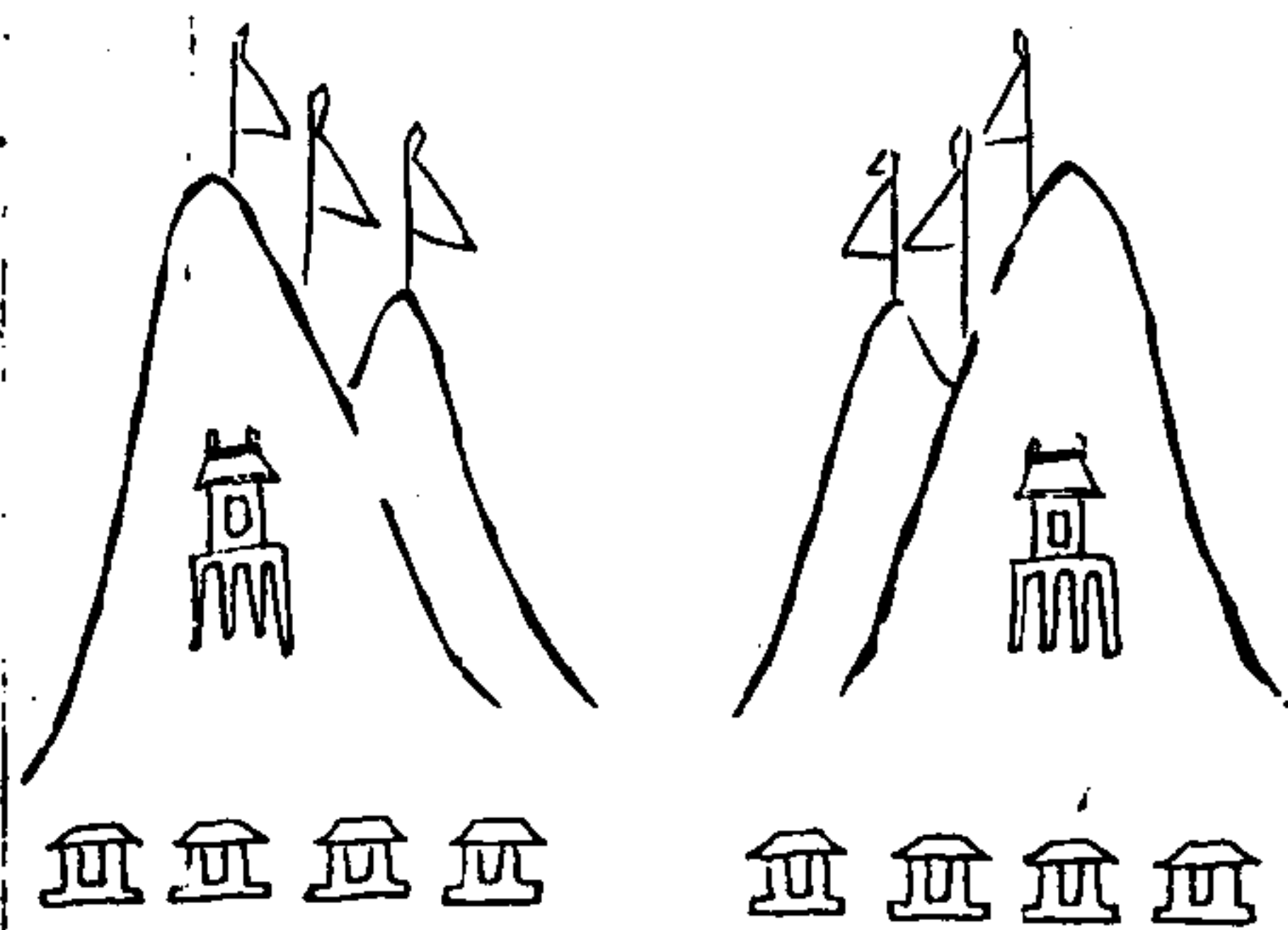
四

夾河為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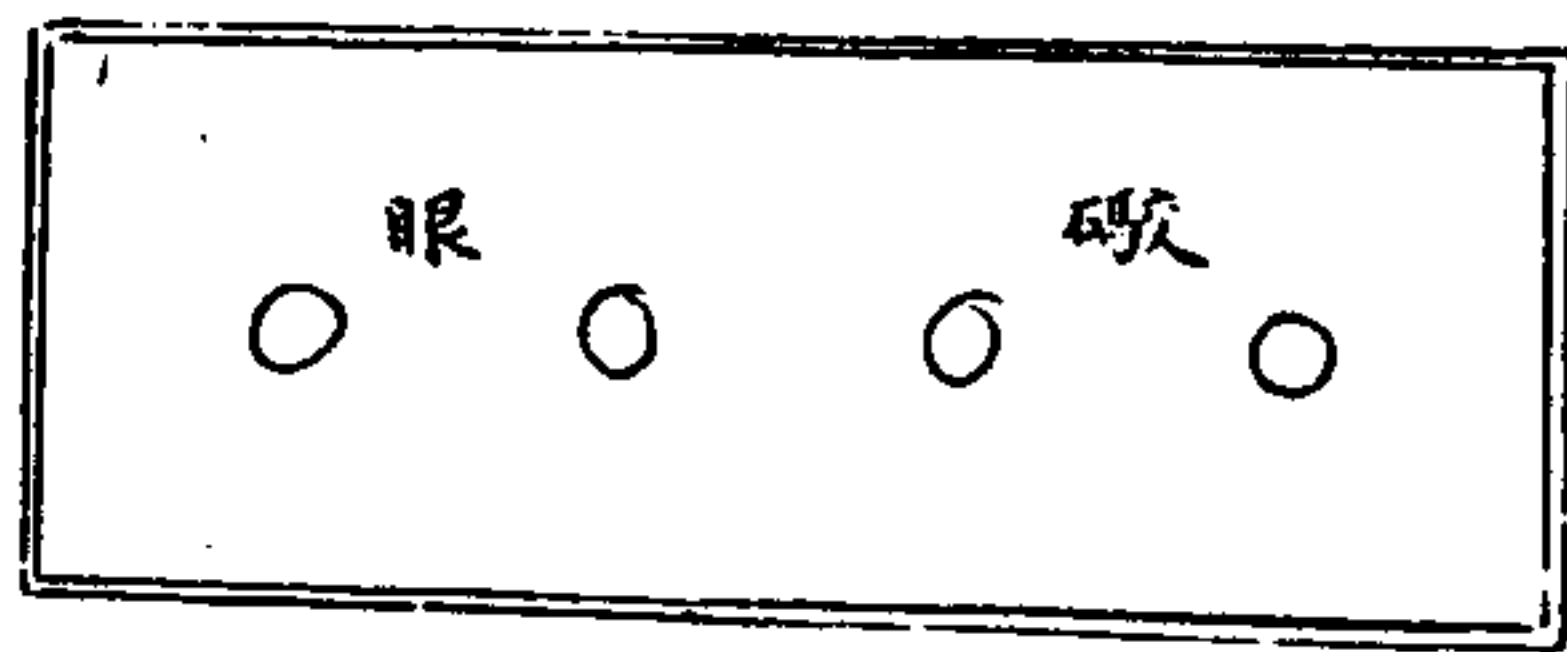


賊情
賊軍遇有河道通舟三路並進時亦必夾河為營如夾江法獨於漢陽漢口小河備極經營其通江河口則值木椿兩萬根更以破船塞口中開一閘以堅木柵為門扇用牽車啟閉以放賊船出入河口兩岸各立數營漢鎮之尾橋口地方兩岸亦各立數營中於接駕嘴搭浮橋一道以通往來

阻山為營圖



土 牆



兩山對峙或狹路谷口賊每對屯數營山後多插旗幟以為疑兵前築土牆上開礮眼架槍礮以擊我軍此賊之故智守城守險以及攻城必依山為營或於山腰山頂分立數營如桂林之象鼻山武昌洪山漢陽龜山蕪州半壁山等處皆是尋常朝行暮宿悉住民舍從未見其屯於山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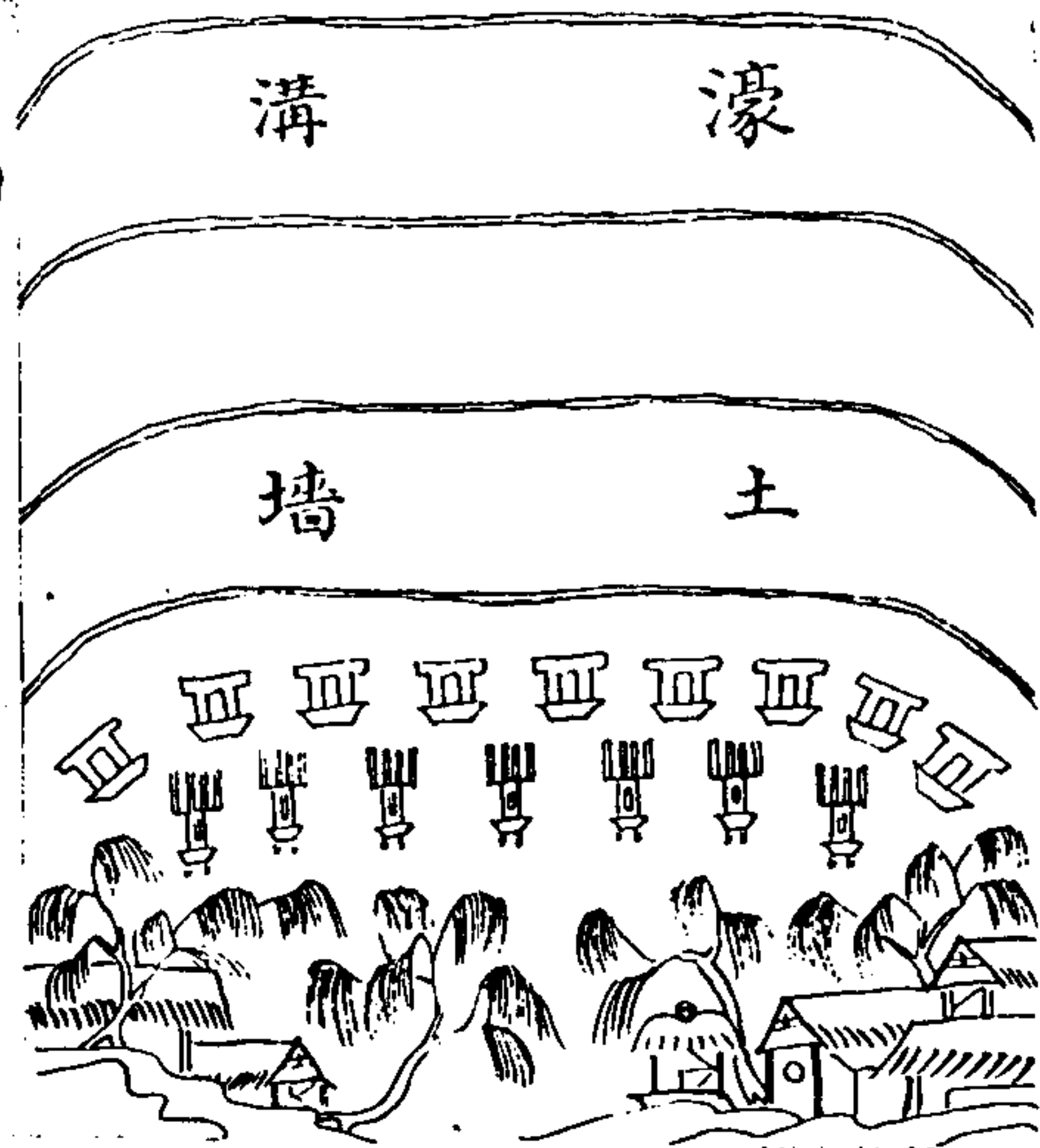
夾市為營圖



市 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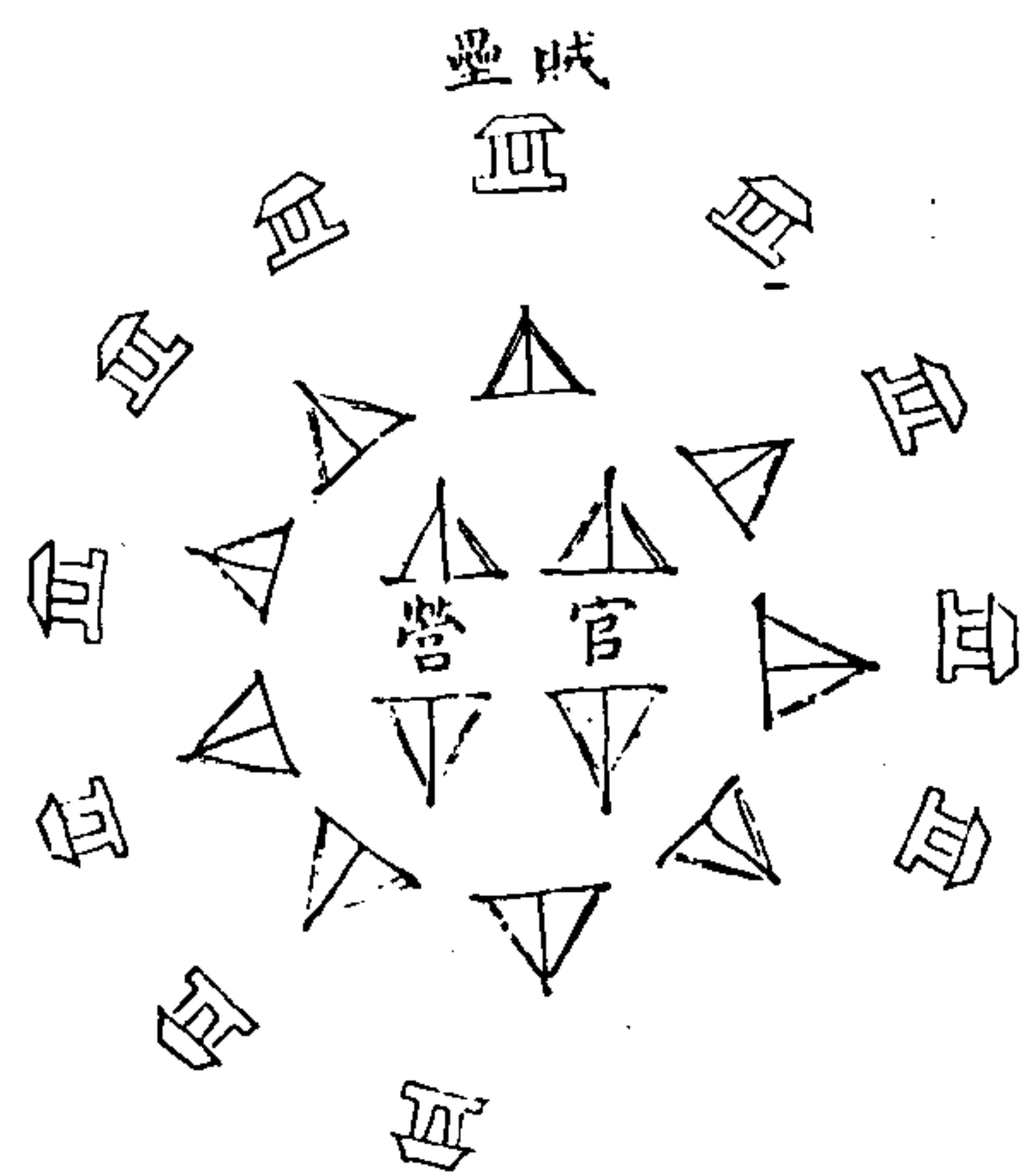
夾市為營則比比皆是如長江埠蔡店漢口宋埠團風武穴大通派河練潭潛港諸處俱以羣賊分踞街市民房而拆門窗複壁板片環立賊壘嚴守三面仍留一面此一面乃賊之來路前通賊境地方寬濶故不必守也

以村莊為營圖



以村莊為營則係剽敗之賊無城池市鎮可踞
 遂據大村挑濠築土牆以堅守北五省村莊多
 有圍墻瞭臺護莊河賊擾山西河南山東直隸
 各境被官軍追急往往踞大村以負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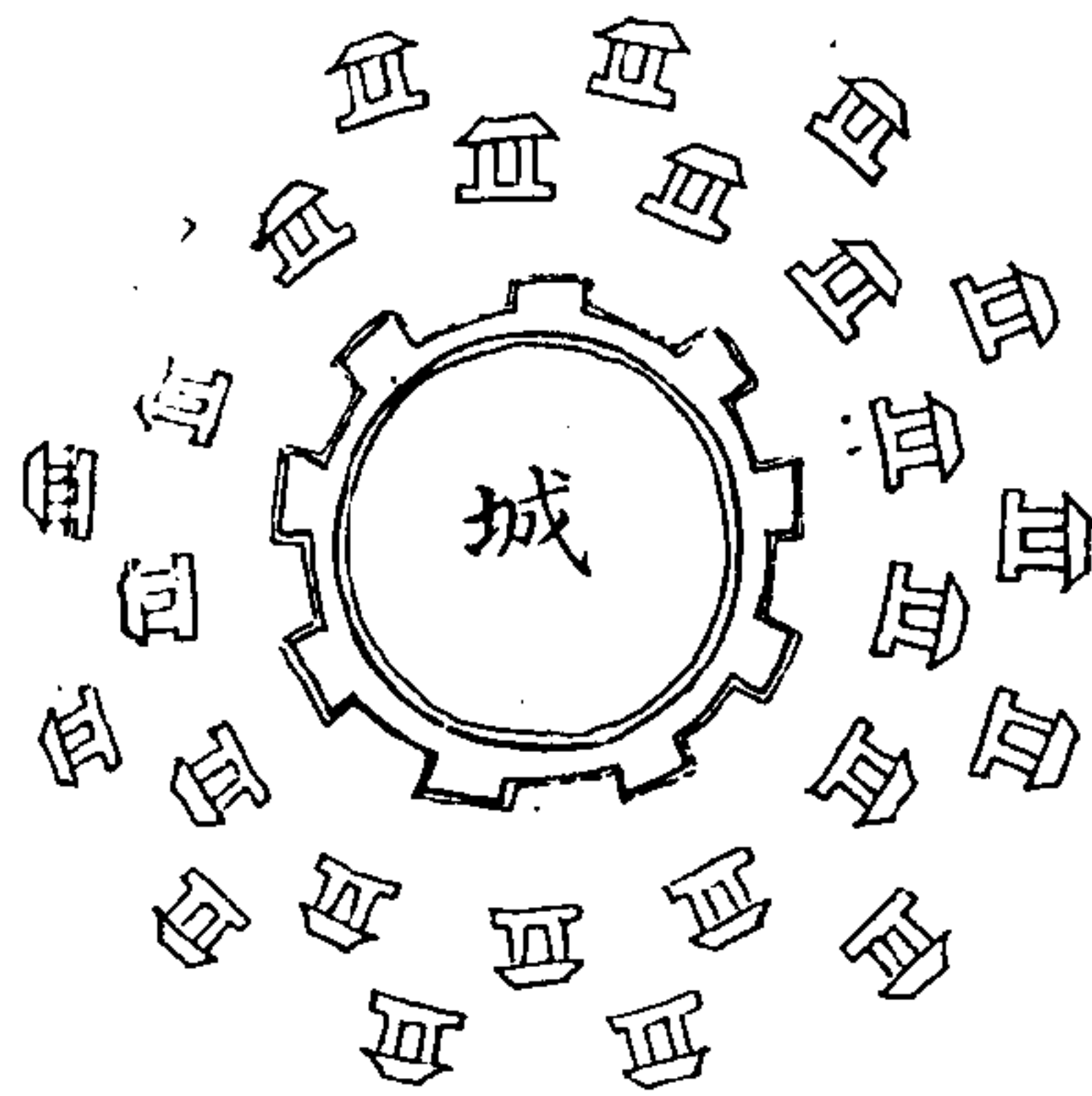
包營為營圖



我營與賊營對立相抗日久設大股匪繼至則
 必突然包營一二日間環我營皆賊壘獨留一
 路誘我兵由此徑衝出前以伏兵要之鮮有不
 敗者總兵瞿騰龍曾言如倉卒遇此但熟計我
 師宜向何處宜退何處併力衝擊之自可突圍
 而出慎毋利其稀鬆之處而轉蹈危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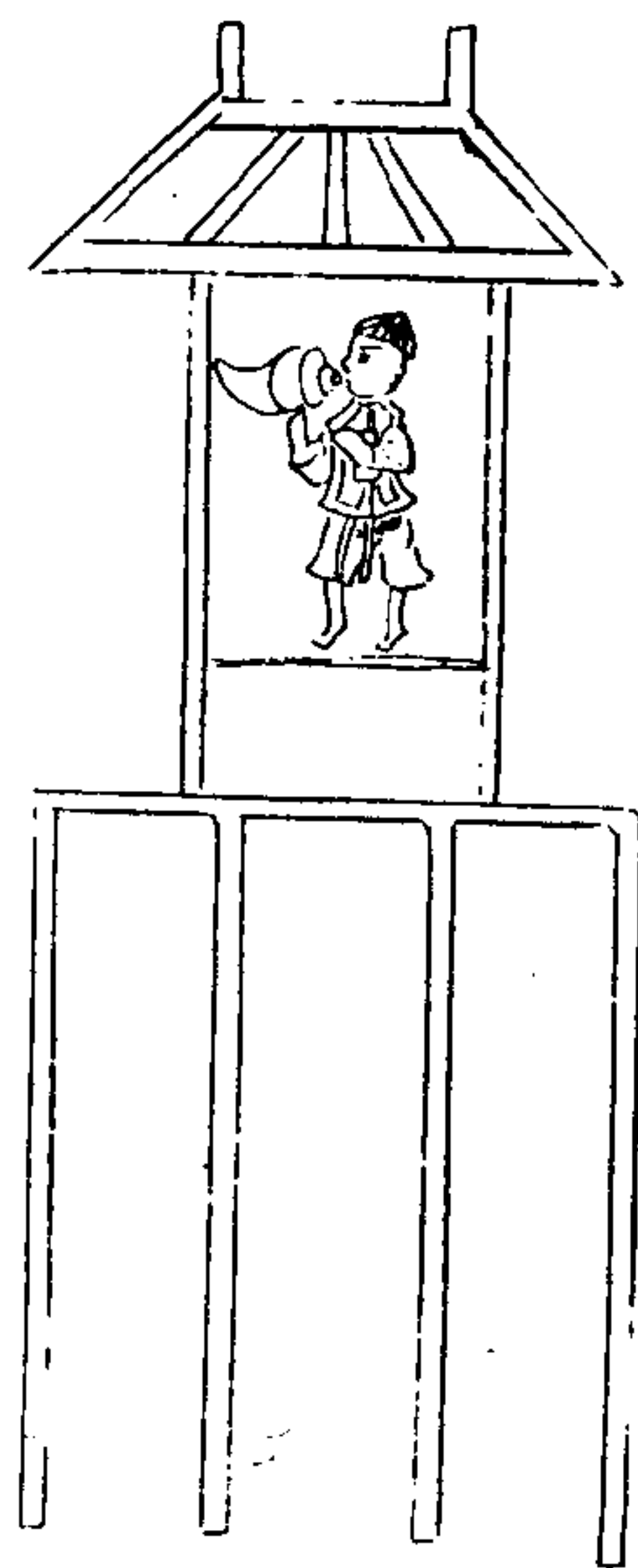


包城為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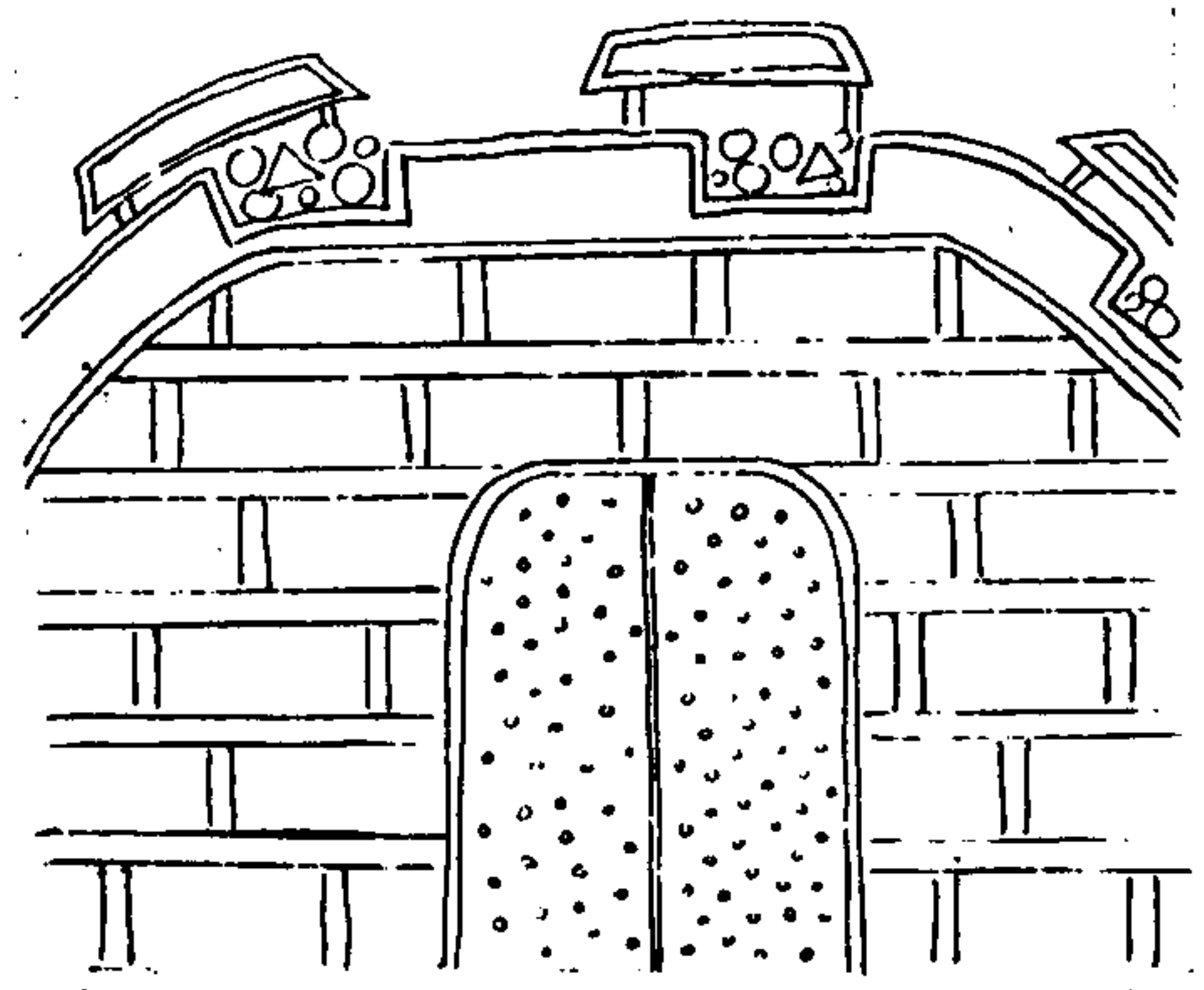
賊攻省城郡城每恃人眾恨不環營以困我然於長沙武昌南昌或一面濱江或一面有我兵營壘從無環攻之事其餘彈丸州邑多不能久持亦不待環攻惟廬州兵單城外虛無壁壘援兵相距尚遠城未陷先數日賊壘如星棋羅布四圍幾無隙地

望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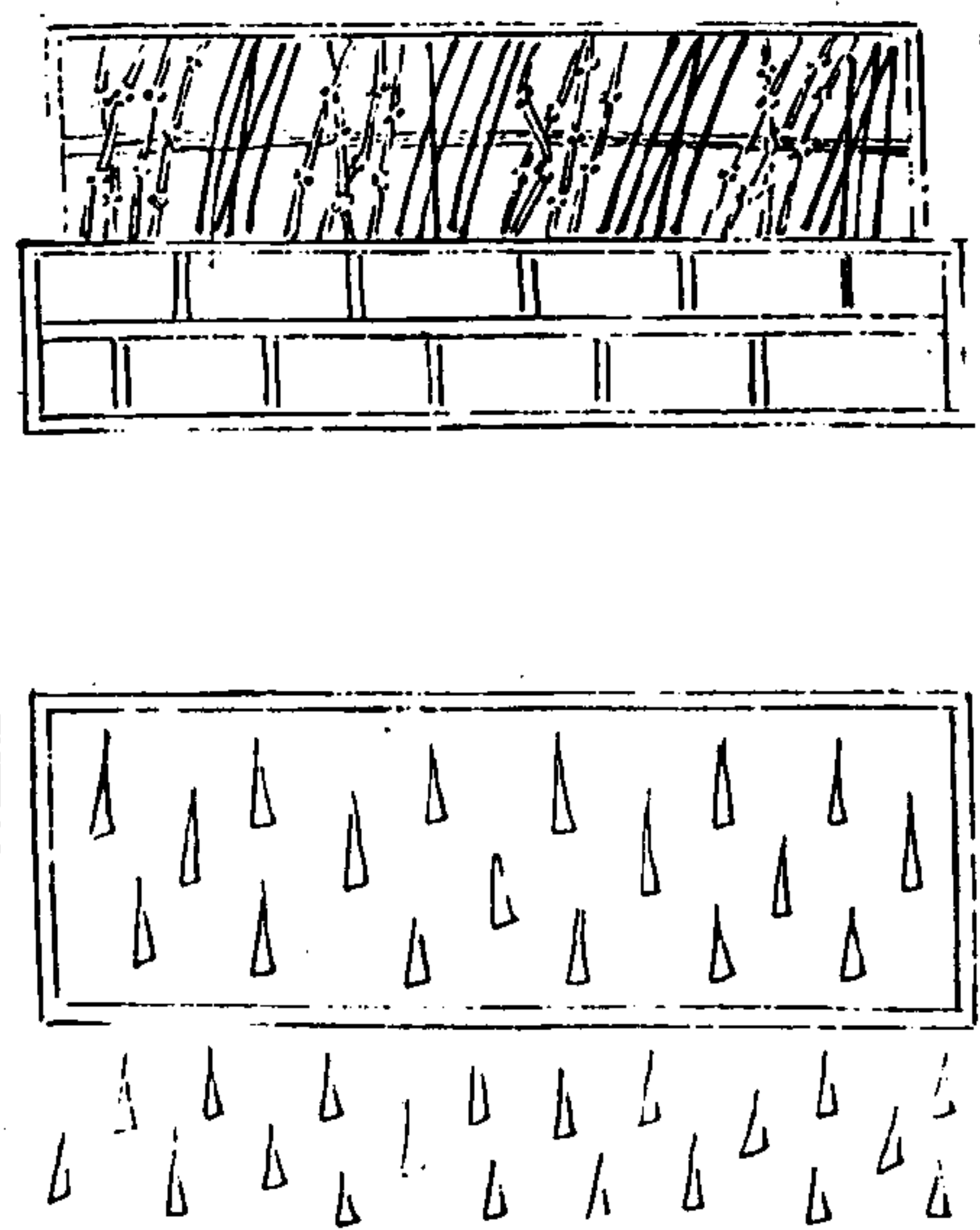
望樓高低無定式必立於至高之處皆拆民房為之每數營則置一樓上立瞭望者一晝夜輪換數十人無敢曠誤見官軍至則吹角為號與官軍打仗則擊鼓搖旗

城上板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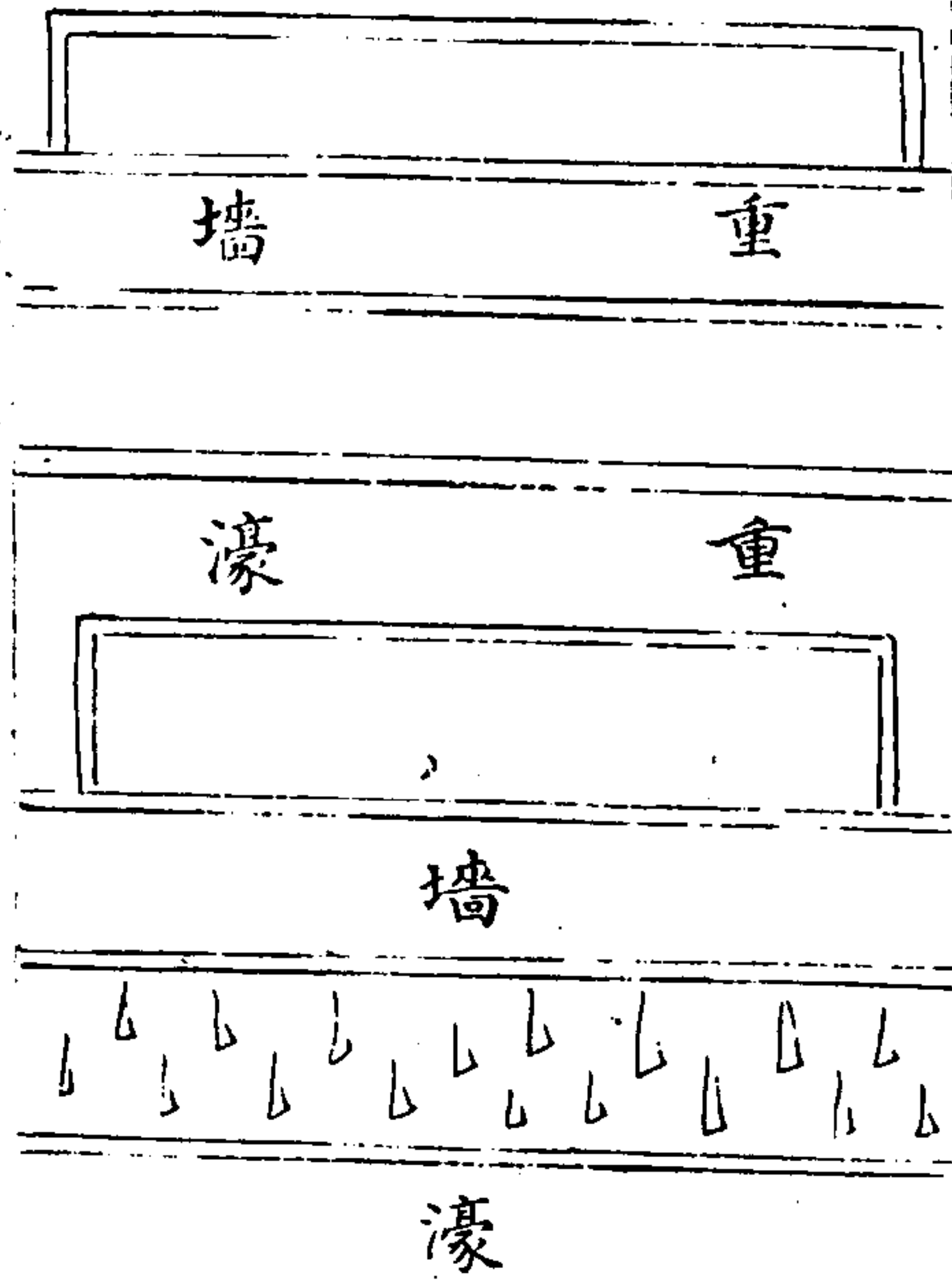
賊守城無布帳亦折民房度為板屋每五堞置一具高出雉堞數寸凡堅守之城並用磚石將堞口砌閉祇留小孔外視甚至將城加高數尺其餘營壘但築木牆土牆亦必環度板屋相離數尺即置一具如係土牆鬆不能載則植椿於地上搭板棚畧高土牆數寸

土牆濠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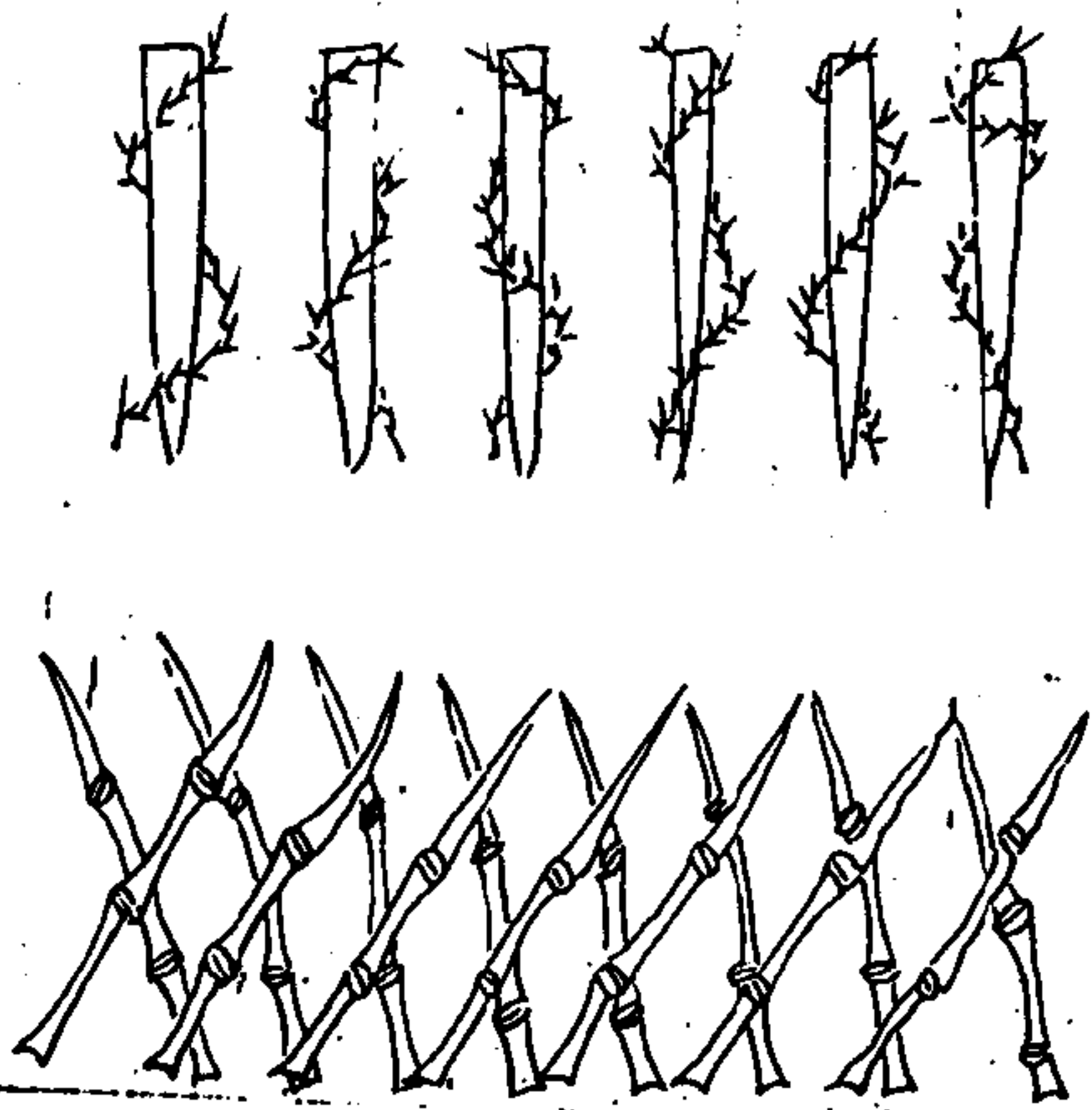
濬濠築牆營壘一定之制賊築土牆每樹竹木為骨折民舍磚石為基址槌擊堅實雨淋不致坍塌濠溝亦不過寬深而已惟賊中所虜老弱及城中婦女日以削竹簽為事取用不竭每以竹簽密釘濠中甚至平地徧插周匝數丈

重濠重牆圖



賊於我軍攻急之處則濬重濠築重牆第一道
 濠必密植竹簽第一重牆必用雙層板片疎疎
 排架用橫木釘而約之虛其中如復壁狀中填
 沙石磚土重濠亦務寬深而已第二重牆所築
 為何物則無定或密排整株樹本或壘積鹽包
 糖包以及水浸棉花包其在永安州時曾以生
 根活樹間以杉竹篙編成牆壁尤為匪夷所思

木椿十字竹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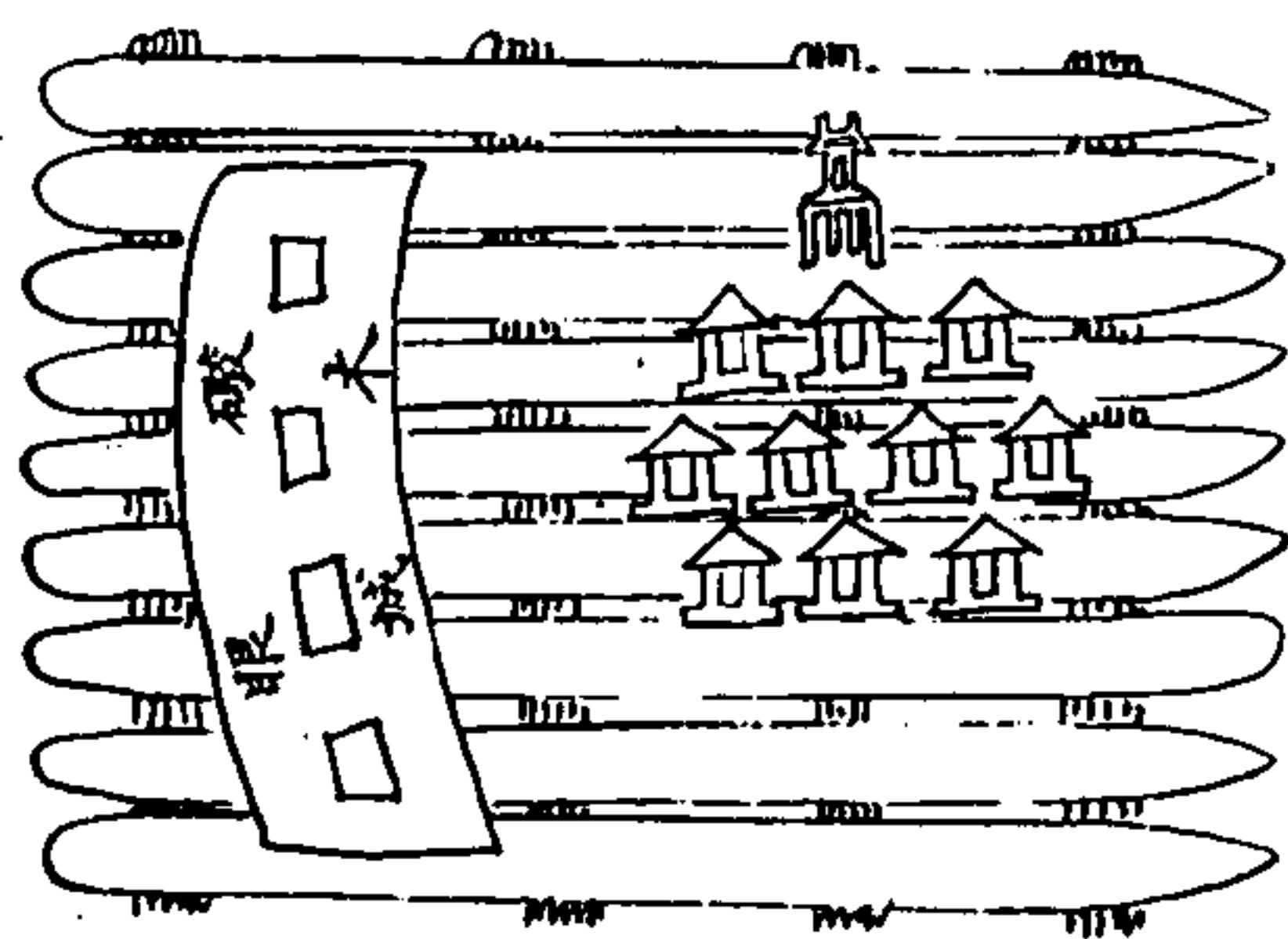


木椿多釘於江灘河灘水淺之處使我船不能
 近岸其土牆外濠邊卡房外亦多釘之更以荆
 棘繫其旁十字竹簽則釘於木椿之外取極軟
 竹片交叉密布礮子擊中竹簽微破而礮子已
 無力墮地蓋以柔制剛也大抵賊堅守之處房
 屋之外必築土牆牆外開濠濠外又立木椿木
 牆外又開重濠濠外釘木椿木椿前立交叉竹

簽其意不過欲多一層即多一刻耽延可以從容抵拒且使我兵畏難而不肯遽進耳

賊情實錄卷四

浮筏為營圖



賊情實錄卷四

賊以大木簿數架外樹木城中搭板屋起瞭樓為營壘木城上開礮眼密架槍礮以向外擊此多置於江甯城外水營湖口田家鎮漢口等處甲寅八月官軍克復武漢楊逆屢下偽誥諭搜括鉤纜廣造木筏營壘曾差偽東殿左七承宣涂鎮興等陸續運五座至田家鎮其已到者自為官軍焚燬未到者想當在湖口安慶等處停

泊

註
見偽
詰諭

賊情彙纂 卷四

營壘後說

賊倡亂之始勢尚單微時慮我兵聚而殲旃故不敢佔踞城池多依山險或大村巨鎮堅築營寨以自守初無舟楫更無所謂水營然自始迄今從不更其初制不於平野紮營不用鑼鍋帳房其軍行也朝發暮休必止一村一鎮賊目據大宅打館羣賊亦據各民房打館盡搜民間食物以供啖嚼不足則出裹糧均食之擄得富戶則以刀擬項逼使辦飯其休止之處雖距官軍不遠亦不設備惟於每館各派五賊輪支五更鼓聲鼙鼙比戶相接徹夜不息天明則角聲烏烏大旗先行羣賊牽線以行莫敢先後若久踞之處或城或鄉或江河鎮市則必堅其壁壘挑濠築牆插簽釘樁其為守也不遺餘力嘗聞難

民述劇賊之夸詞曰其每晚休止不必為備者蓋確知官兵昏夜不敢遽進必探我所在而後進及探子往返一宵已過我又轉徙他處且鼓聲遠聞數里官兵又安知我無備耶總之我於當守處則重濠重墻不當守處則不營不壘若官兵則處處為墻為濠然濠淺墻鬆雖有如無况守夜之法甚疎每以數騎昏夜焚其帳房鮮

賊情彙纂 卷四

不得手云云此等狂悖之言固不必記載今總論賊之行軍築營諸法特為揭出者庶知賊恪守初制亦非無說賊行昏夜休止毫無屏蔽雖處處襲之可也

營壘諸說乃履騰龍路水志方靖蕭長齡梅青及兵勇任福等所說實之程奉璜皆不謬其賊目夸詞係楊有玉明昌孫石佑高三得賊所供難民亦多知者

土營

熬翻一法穴地攻城實以火藥發機引火則克錄云掀翻鉅城如揭片紙蓋甚言之也賊攻城專以挖地道為得計於道州郴桂等處盡掘挖煤山人數千另立土營初僅指揮一人將軍分一二正副四人後又封指揮至三十餘人將軍六百餘人其總制監軍軍帥至兩司馬俱備至

賊情彙纂 卷四

江甯封土營師帥至七百六十二人其實所轄並無一萬三千一百之數因穴地有功故悉封師帥之職非皆統五百人也凡土營之眾賊中呼為開壠口兄弟賊目優視之專充穴地之役鮮使打仗既陷一城賊自為守又必將轟損城垣補葺所開地道填塞亦皆此輩為之擄得泥水匠悉隸土營凡有興作亦由土營偽官協同

木營偽官督造壬子臘月十二日武昌難民曾聞一賊鳴鉦傳呼於市曰東王有令開壠口兄弟即刻赴大東門監軍衙聽點蓋即役使土營修城塞竇也地道之計殊惡然亦視守城為何如耳賊屢用於長沙南昌城內知覺亦開濠溝直穿橫截灌水灌糞死賊無算即被轟城成缺猶能殺退登城之賊隨即補繕卒能保守若武

賊情彙纂卷四

昌江甯未講戰守諸法城大勢散即賊不穴地亦未必不失其餘不能堅守之城亦非穴地而陷賊攻城諸法究以此事為至可恨講守禦者若能以長沙南昌為法以武昌江甯為戒賊又安能得志耶

註黃鼎節元按說與程奉璠說同

附諸匠營

水營土營而外又有木營其卒皆木工金匠營其卒皆金銀匠織營其卒皆織機匠金鞞營其卒皆鞞匠繡錦營其卒皆男繡匠鐫刻營其卒皆刻字匠各營以指揮統之其總制至兩司馬亦如土營水營之制賊中又設各典官名目至繁已詳偽官制內總之擄得諸色目人則分

賊情彙纂卷四

送各匠營及各典官處謂之聽使各儲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無不如意此等匠營暨典官所屬散卒隨營奏技却不役使打仗然用詭計以人眾驚我時則百工匠作亦皆使搖旗吶喊矣

註考自偽文告及程奉璠所說



賊情彙纂卷五

偽軍制下

水營

賊初無舟楫故無水營自益陽至武漢擄民船三千餘隻船戶唐正財搭浮橋於漢江揚逆嘉其能始立水營以唐正財為指揮總統水營船務逮至江南擄船愈多幾於浮江萬艘乃升唐

賊情彙纂卷五

正財為殿前丞相即以被擄船戶水手為水兵分為前後左右中五軍旋增至九軍每軍以軍帥領之其下所屬師帥至兩司馬亦如旱營之制惟師帥多至六百人虛標分數其實僅得十之三四然從賊點者多樂就水營以其便於剽掠不易稽察故也別立水營總制將軍監軍統此九軍均歸唐正財調遣張子朋激變水營各



船皆欲揚帆星散楊逆撫慰正財正財調停寢息已詳楊逆事實內賊初虜得船隻不知顧惜不事修脩計不久皆為朽板自得正財後搜括釘鐵油麻竹木錨纜督工修補煥然一新虜得我兵戰船礮船初亦倣式增置羣賊不習駕駛不能點礮遂索然廢棄故賊中不分礮船戰船坐船輜重船所有船隻皆載賊軍皆載糧糗皆

賊情彙纂卷五

載器械礮火凡有船皆戰船凡接仗皆出隊其江甯水營則全恃木筏木城為營壘船隻大小不一未經訓練其實不能接仗賊知之故專以人眾船多勝我其由武漢下江南也帆幔蔽江銜尾數十里癸丑五月犯江西九月犯武漢甲寅正月再犯武漢賊船之多亦不下萬餘艘行則帆如疊雪住則檣若叢蘆礮聲遙震沿江州

邑無兵無船莫不望風披靡鄂省亦僅有礮船數十隻快划百隻其勢之強弱懸殊百姓逆料不敵所以遷避一空而不知賊船皆不能鬪仗不過載賊登岸及以聲勢驚人而已當甲寅正月賊船甫至武昌城下開礮擊沉數隻賊船遂緊貼北岸行走盡關入小河我兵屢駕礮船往攻對岸賊但於牆內密排槍礮拒我不能登岸其闖入之船數千無非往來轉運從未敢出小河口接仗逮後陷武昌亦由旱路直撲東門致兵勇潰散並非得力於戰船也湖北候補知縣羅鳳池極知賊船不能戰鬥常奮然曰使沿江牧令皆有膽識不為虛聲所驚安排火船火筏處處燒之船上之賊無噍類矣惜皆昏庸柔懦之輩但驚賊船之多而不察賊船之無用也若

如所云賊船果無所用乎抑又不然賊仗船多驚我所向無前乘風急駛飄忽靡常一日行數百里處處使我卒不及防所欲城池不戰即得徧地金帛糧米恣意虜掠任其載運聲勢炫赫我兵單薄每不敢遠近及其竄也我無船隻不能追剿是比年賊之蹂躪沿江幾無禦之之法皆船多為害也故知辦賊者必以焚賊船為第一要着其間豈無人謀要皆不中窺要惟欽差侍郎曾公與湖南提督塔公旱隊舟師三路下剿初焚賊船於湘潭約二千艘再焚於岳州約數百艘再焚於城陵磯約數百艘再焚於漢陽小河約四千艘再焚於田家鎮約三千艘其焚賊船之多尤莫過漢陽田家鎮兩次浮屍蔽江江水為沸誠不誣也以上統計賊船被燬

已不下萬艘殲賊何止數萬沈失貨糧又安可
數計賊之喪膽以此脅從星散亦以此至所殲
之賊所失輜重賊仍可復得所燬之船賊斷不
能復得蓋近來民船懼為賊虜賊蹤相距尚數
百里皆相率遠逃賊虜船日稀萬不能復如往
日更聞江甯官軍用紅單船燬賊水營船隻殆
盡果爾則賊船無幾宜其死踞武漢不敢溯江

賊情彙錄 卷五

而上今滅賊之機首以賊無船為可慶是舟師
下剿克復各城池雖得而復失然使不能復振
漸可制其死命者於戲焚賊船之功可謂偉矣

註 程奉璜所說與謝才
劉玉貴曾有年語說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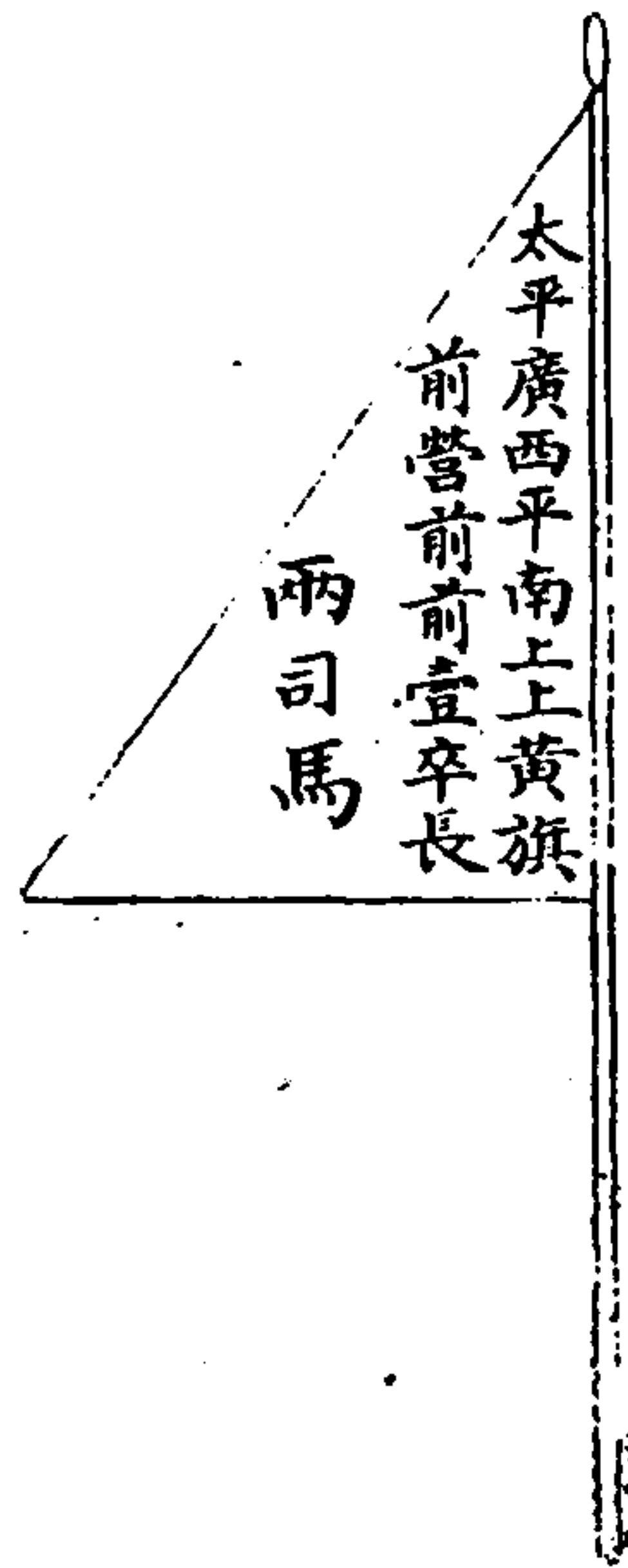
旗幟器械

匪黨皆山僻亂民揭竿為逆無非裂布為旗削
竹為矛初未標新立異嗣因勢日蔓延不獨閭
閻百貨皆飽谿壑即官軍戰守之具亦多資賊
逮陷武昌後所執刀矛多用硃漆畫桿雖不必
適用然而軍器日求華美可概見矣賊專務虛
聲驚人每一軍大小黃旗至六百五十六面之

賊情彙錄 卷五

多計兩司馬旗五百面卒長旗一百二十五面
旅帥旗二十五面師帥旗五面軍帥旗一面共
成此數更有總制將軍監軍各典官之旗尤不
可數計故官軍與賊接仗恒覺賊旗之多也茲
將賊中旗幟尺寸顏色號衣號帽腰牌各舉其
一繪圖繫說其槍礮名目賊中多改隱語亦詳
記之庶考賊情者一覽無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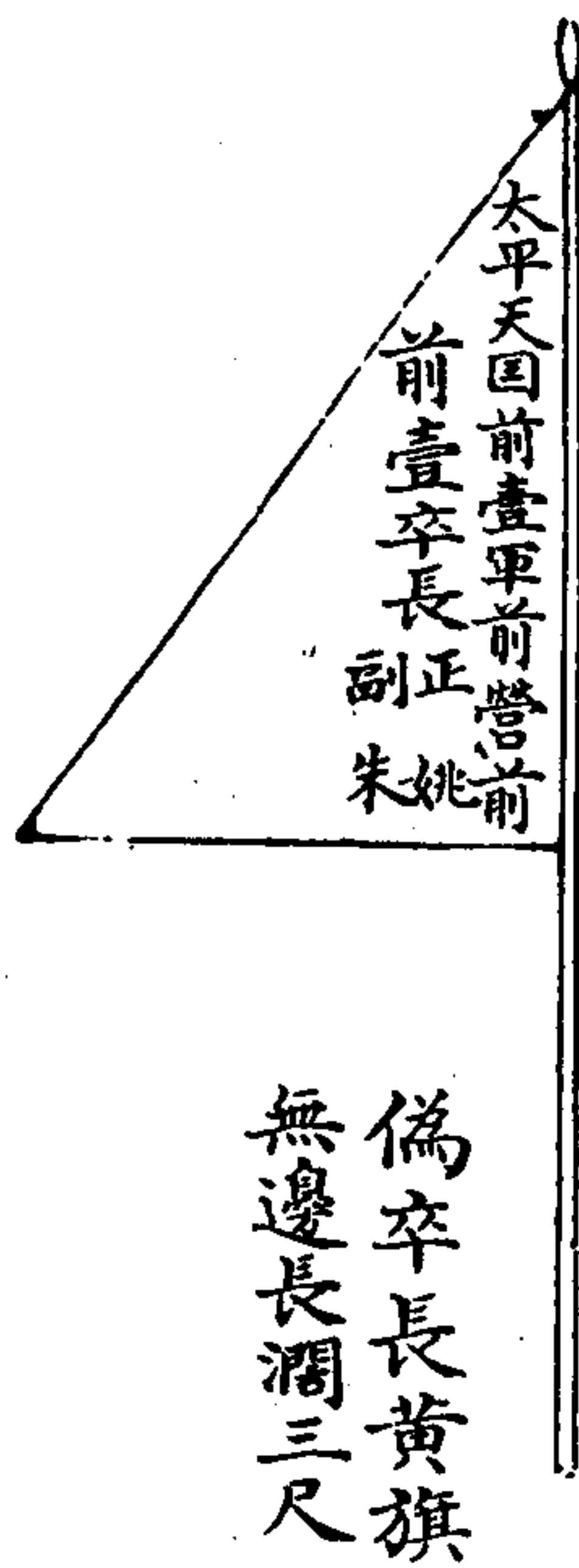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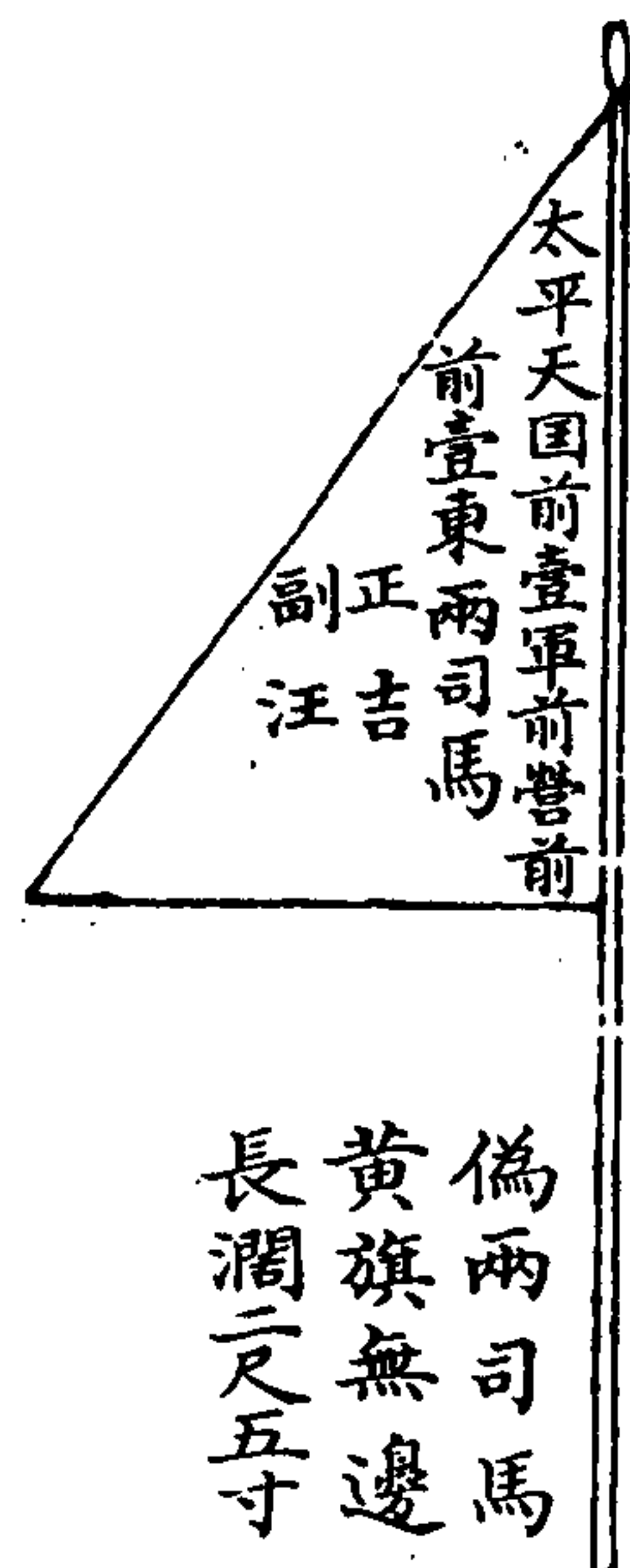
偽太平軍目內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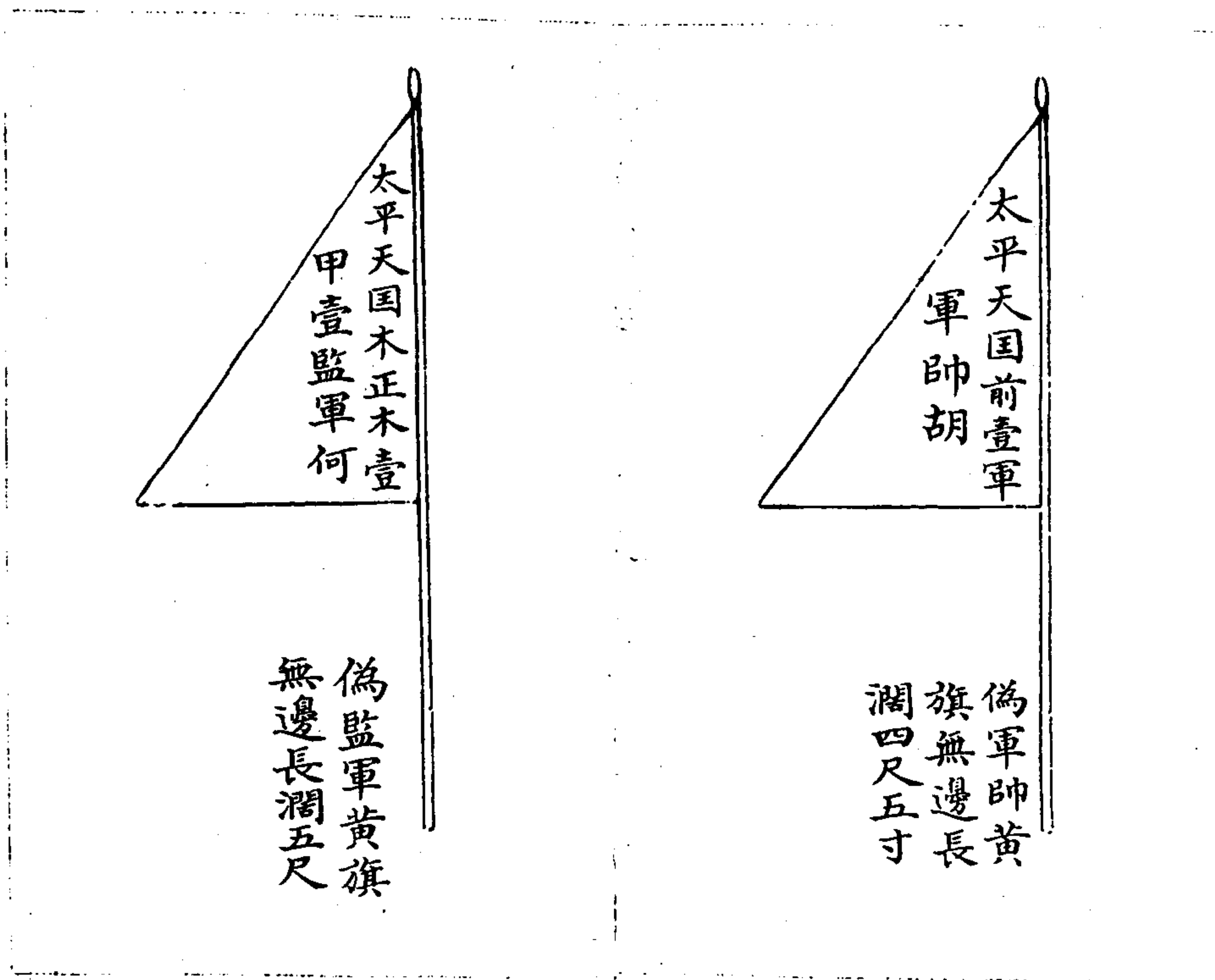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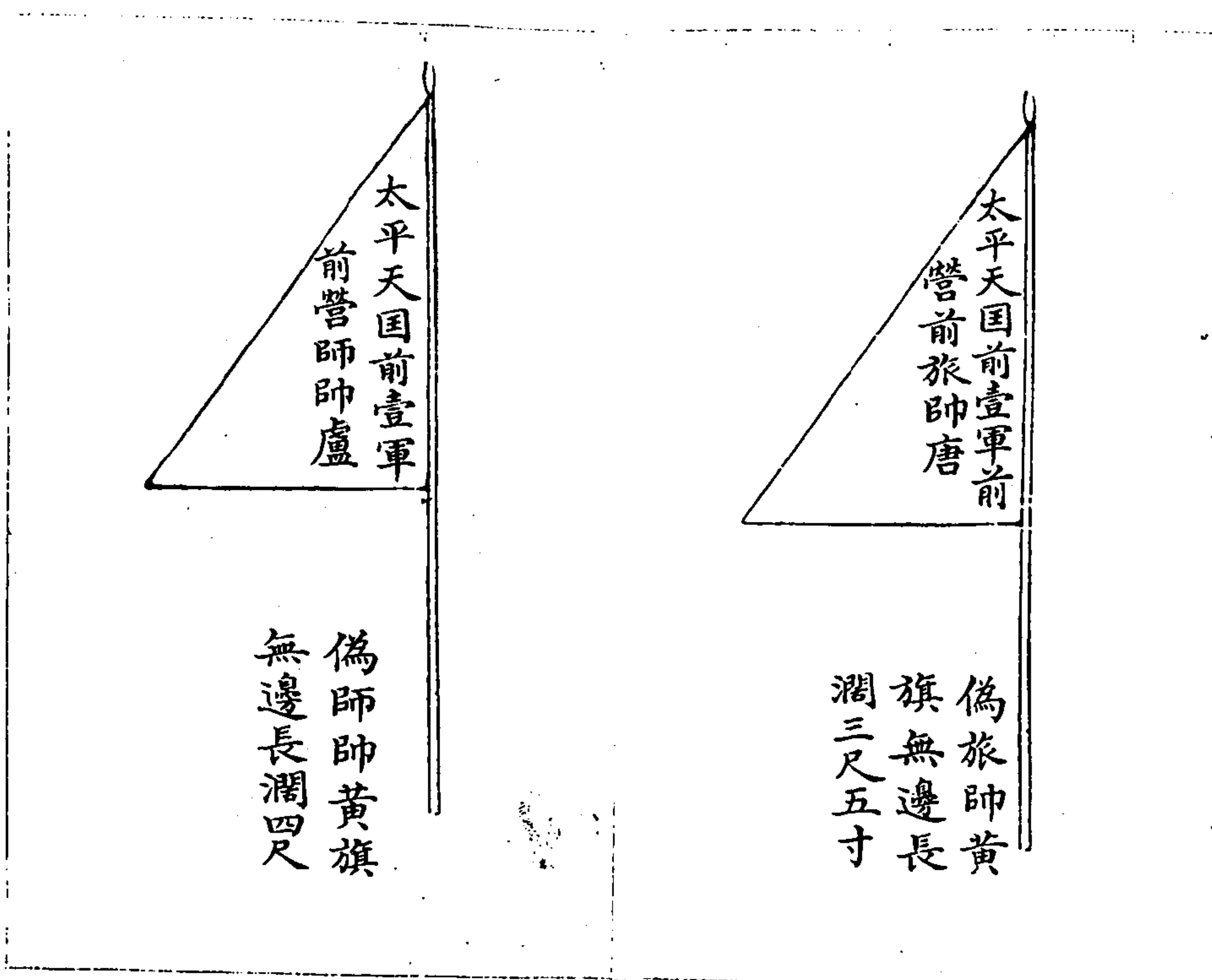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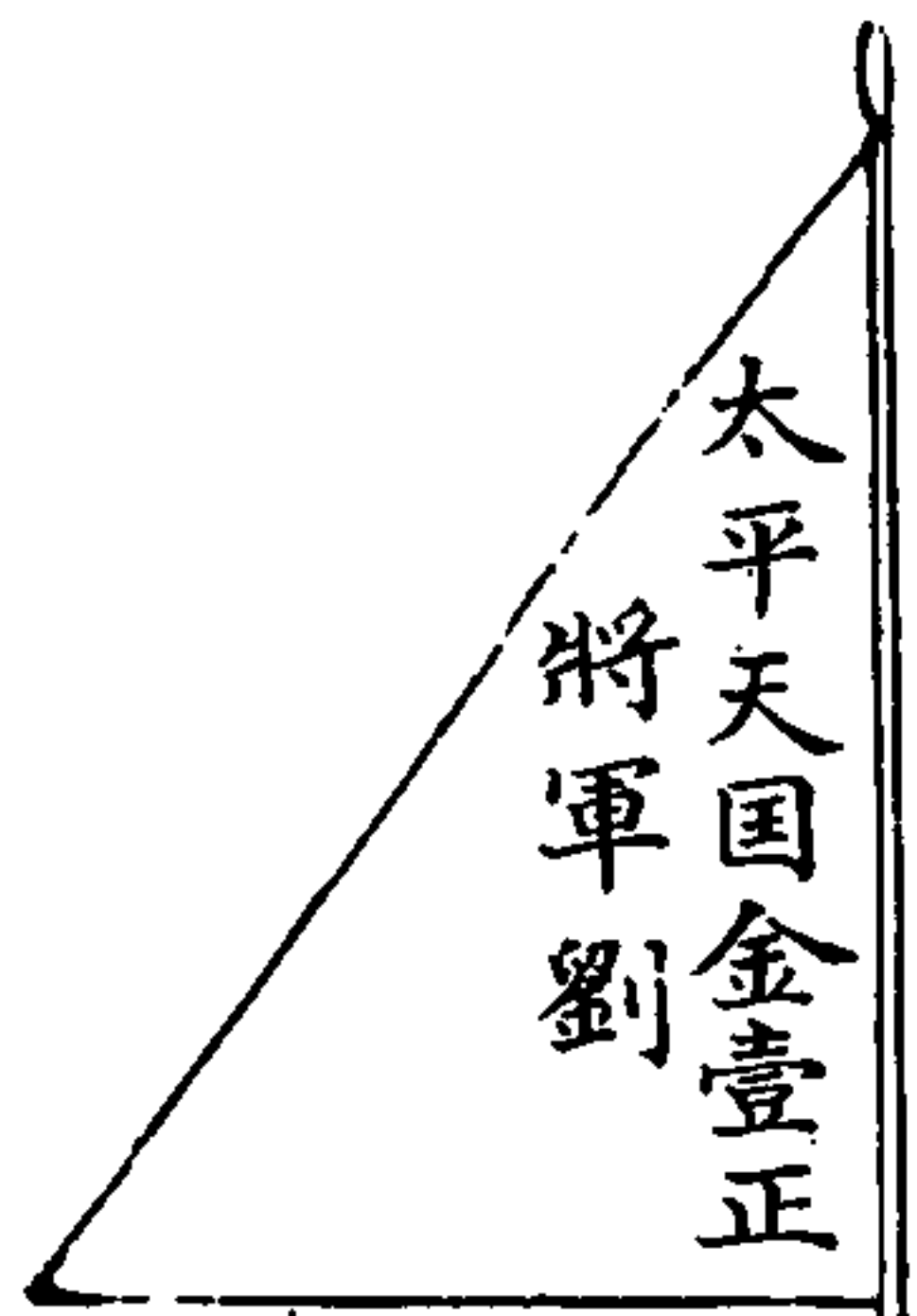
賊情彙纂 卷五

此賊初起兩司馬黃旗也長濶二尺五寸其刊於偽太平軍目中有太平廣西平南桂平貴縣道州上上黃旗等字樣蓋其始虜得一州一邑人民皆籍為一軍以旗標別各繫地名嗣所擾之處漸多五方雜處湊集成軍難於區分此制故廢此旗乃賊旗濫觴特列於眾旗之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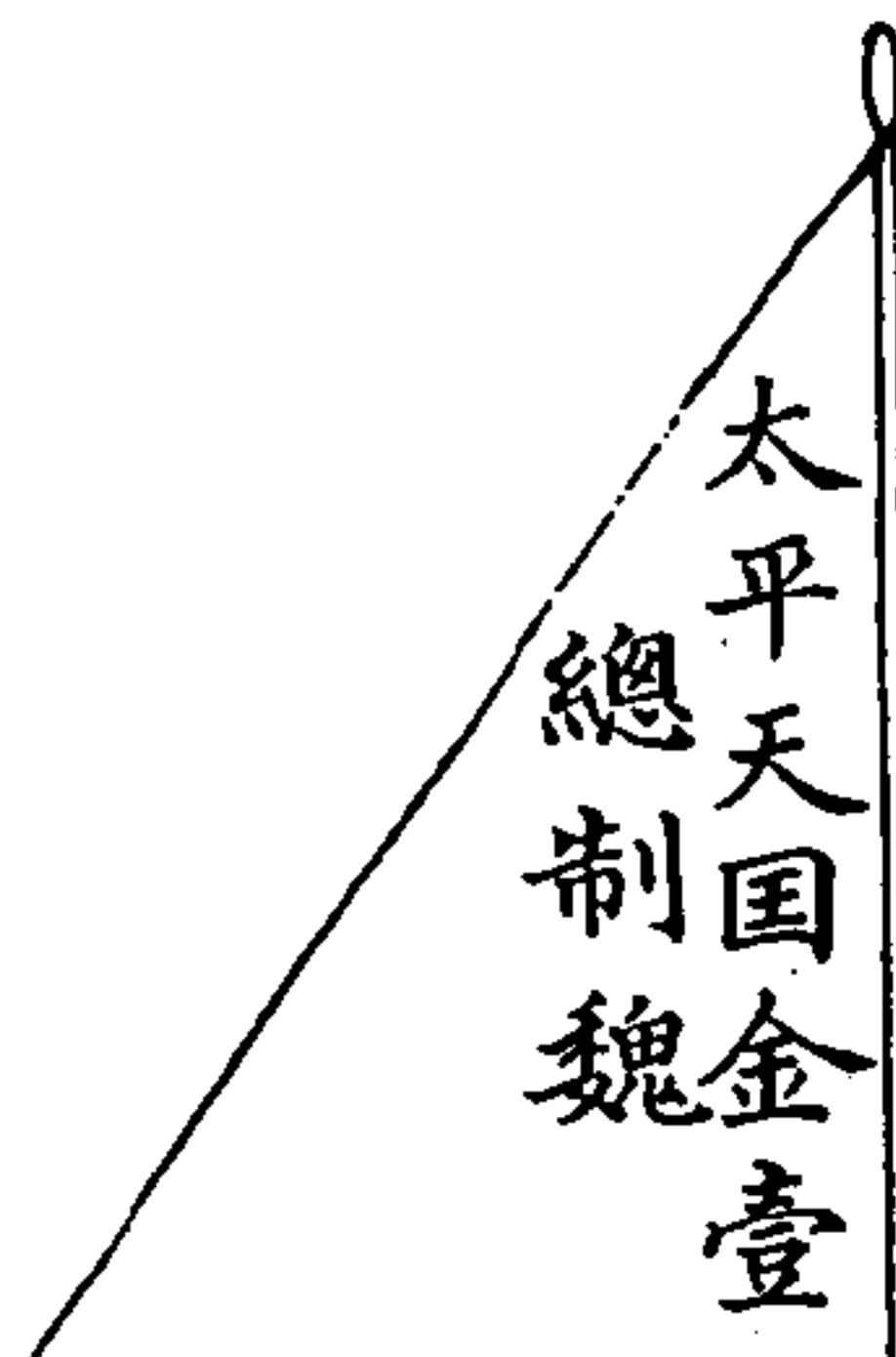
偽正職官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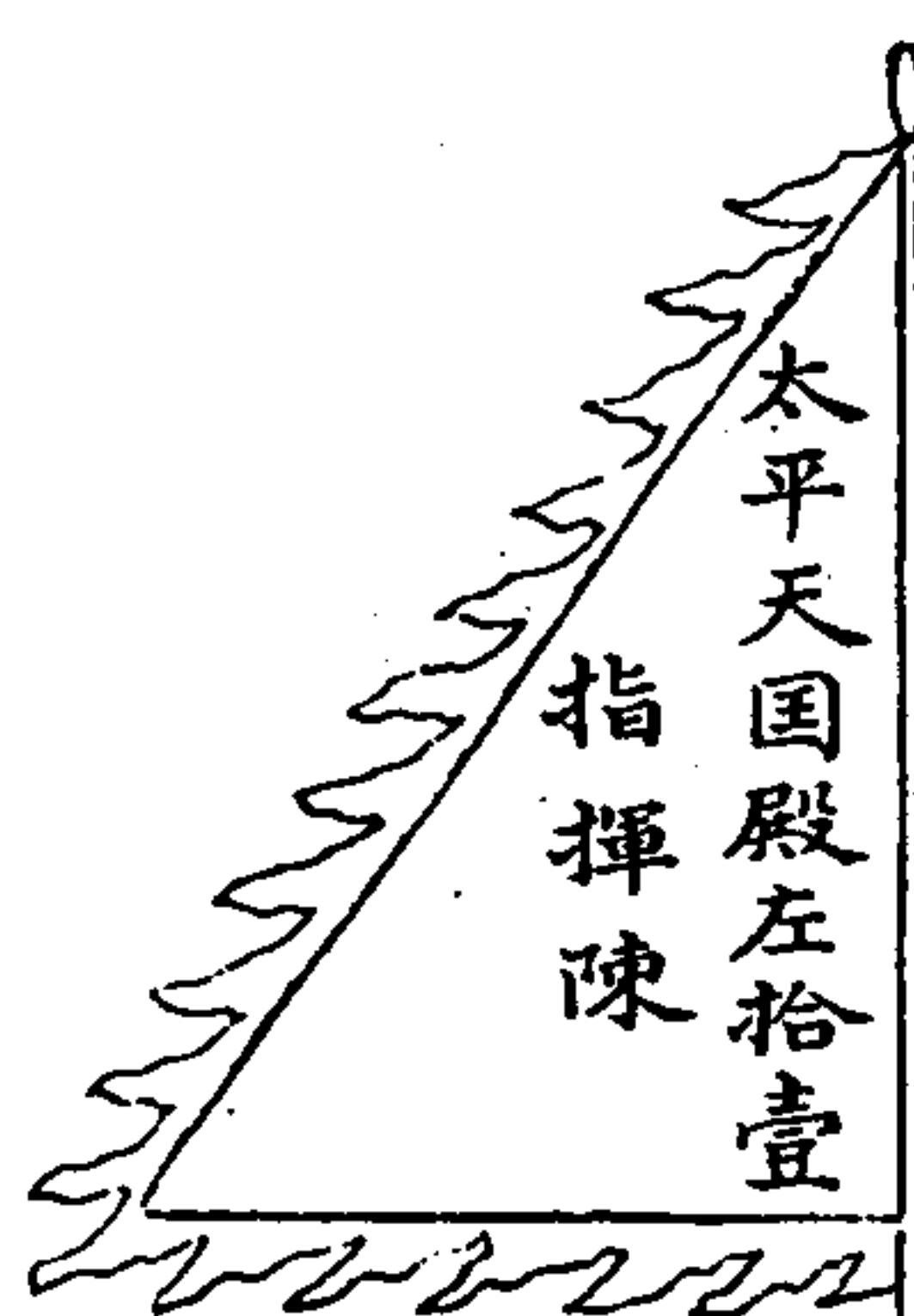
偽將軍黃旗
無邊長濶六尺



偽總制黃旗無
邊長濶五尺五寸



偽檢點黃網
旗紅字水紅
邊長濶七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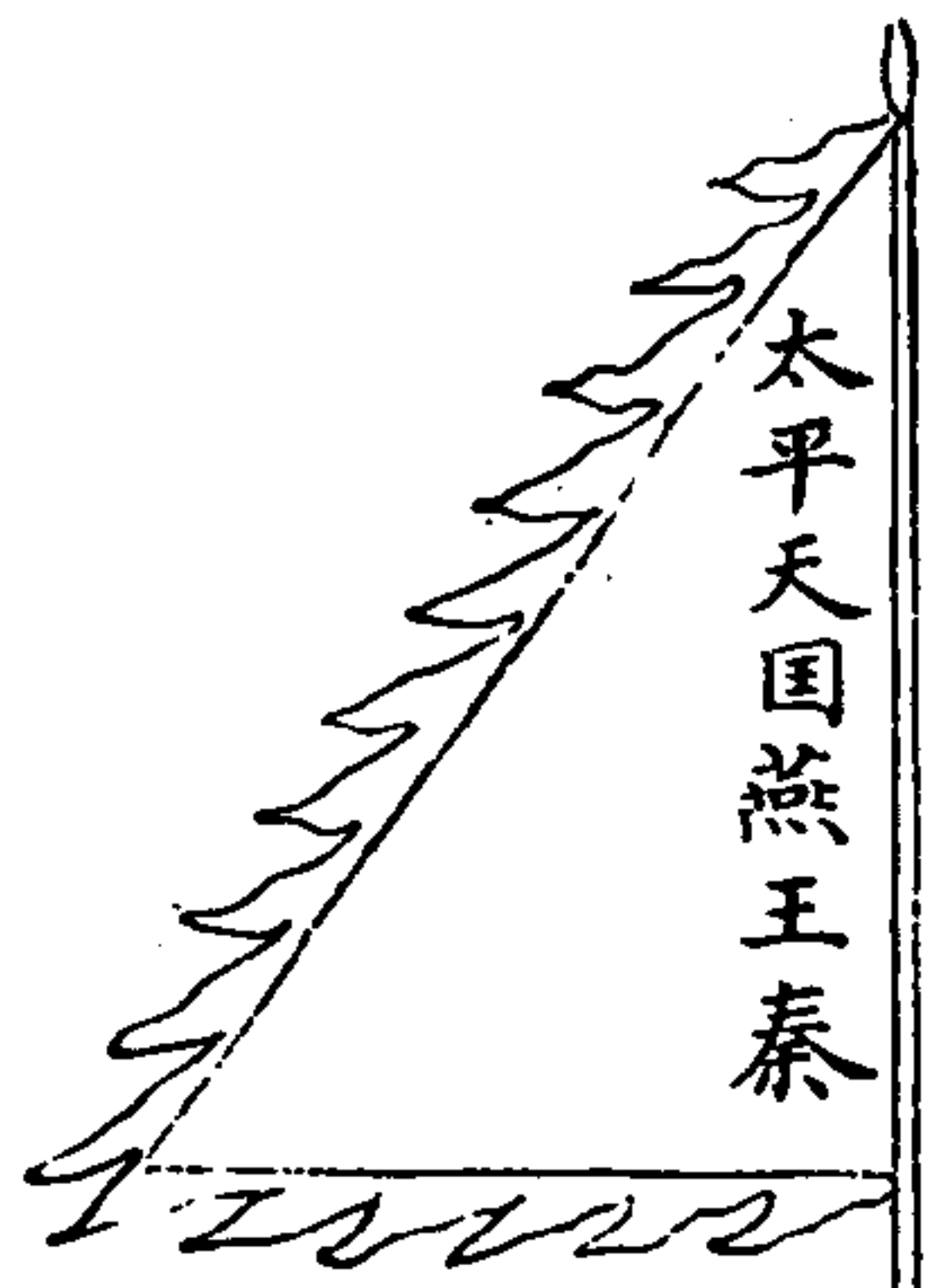
偽指揮黃網旗
黑字水紅邊長
濶六尺五寸



偽侯黃綢旗
紅字水紅邊
長濶七尺八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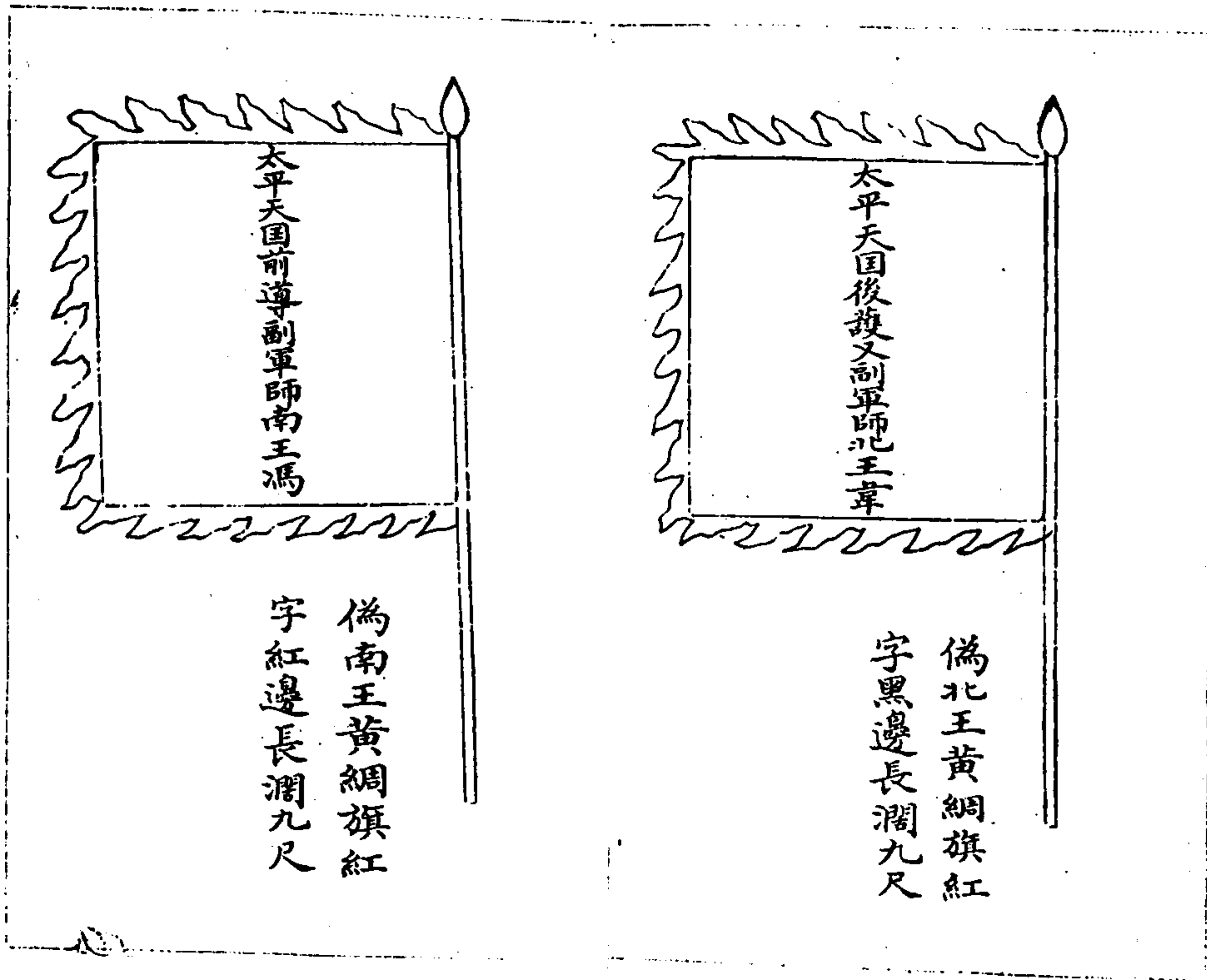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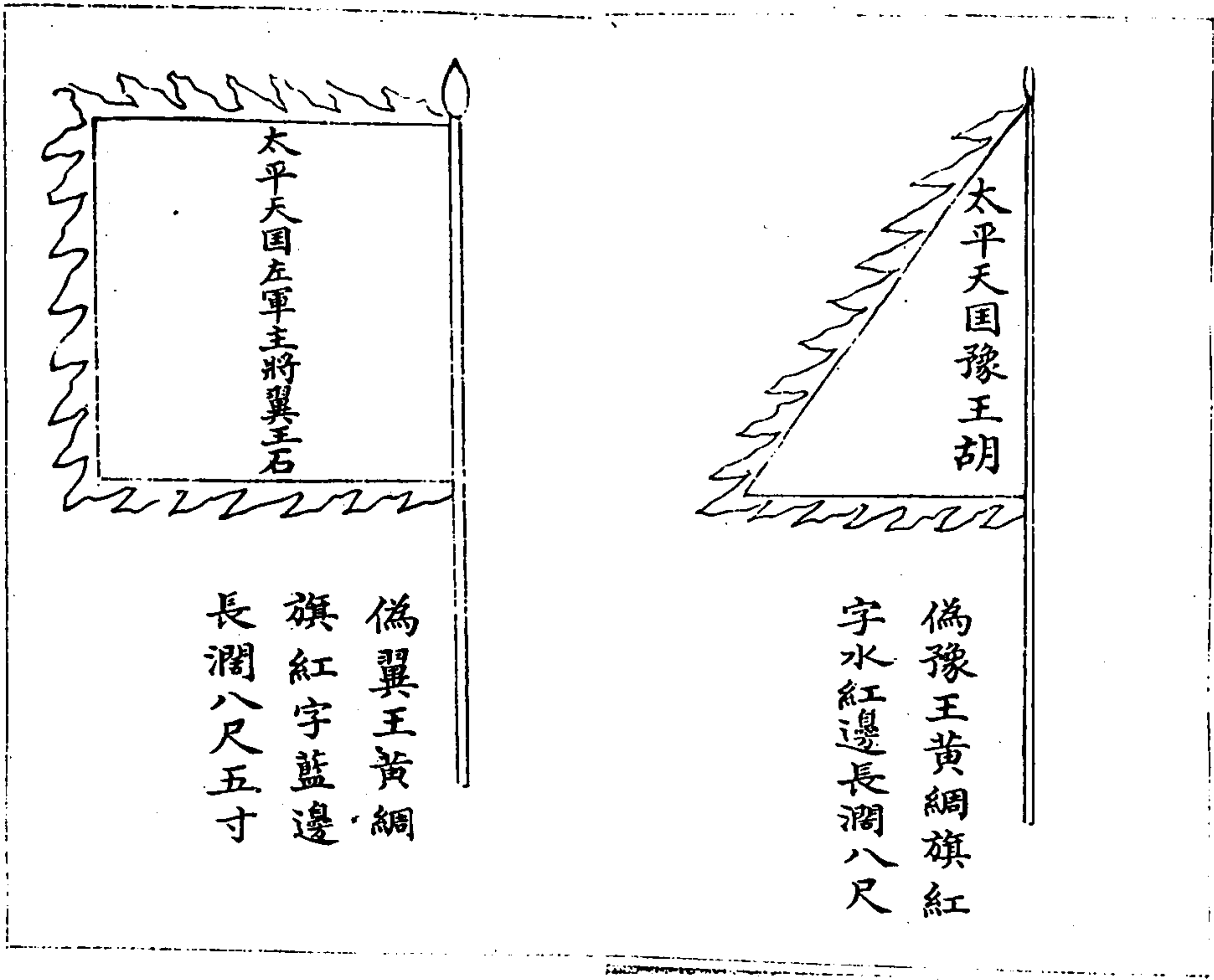
偽丞相黃綢
旗紅字水紅
邊長濶七尺
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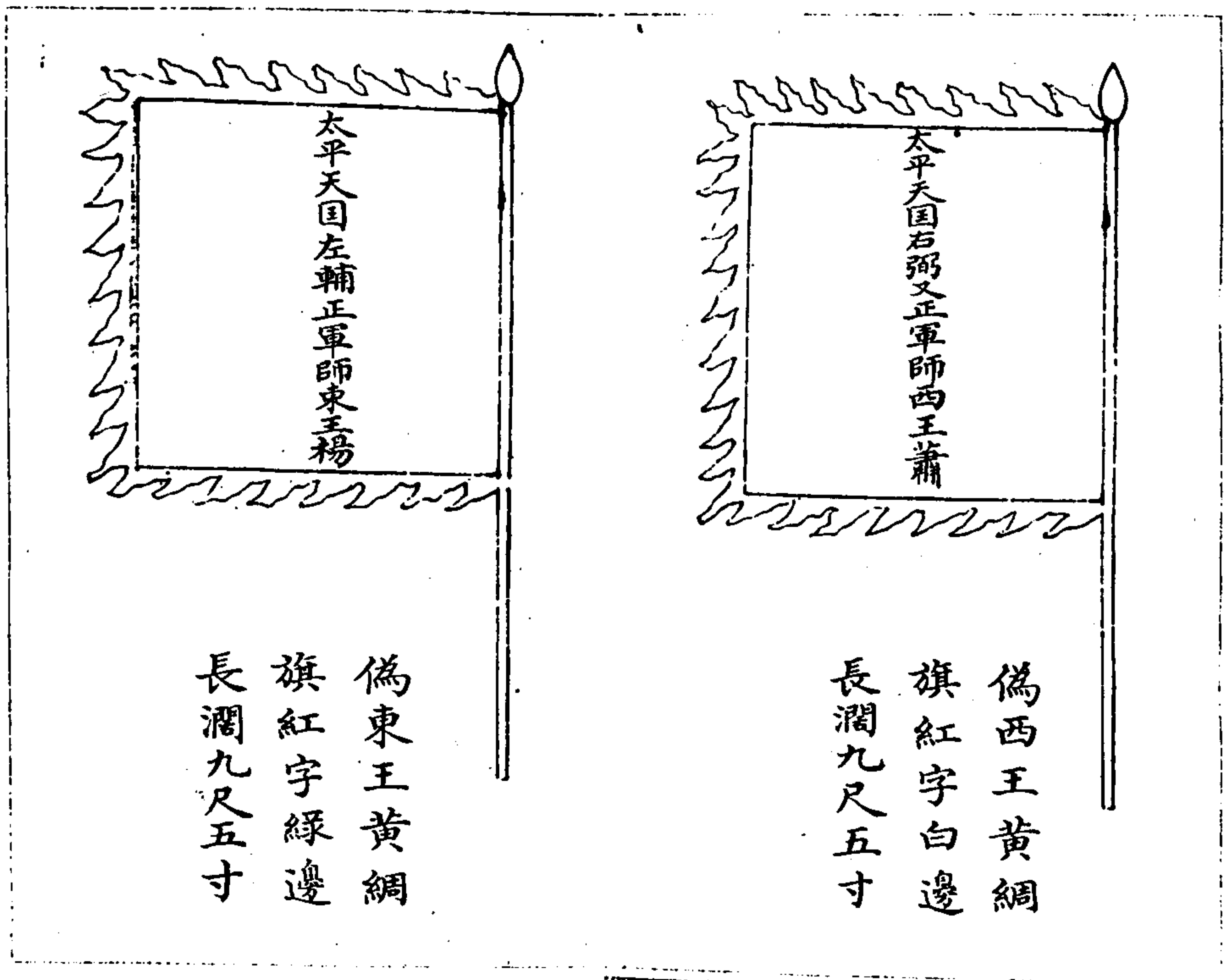


偽燕王黃綢
旗紅字水紅
邊長濶八尺



偽國宗黃綢旗紅字其
邊色視何偽王國宗
即從何色長濶八尺





偽太平軍目一冊首載旗之尖方式樣長濶尺寸但不及邊色其時尚未封偽燕王豫王及各偽侯其偽東王旗長濶止九尺並定日干侍衛旗七尺節氣侍衛旗六尺五寸諸制嗣踞江甯以侍衛歸入同職官裁其旗制增封侯王遞加至偽東王旗九尺五寸而已其字分紅黑邊分各色曾有人親見及俘獲偽旗互相較驗而得

賊情定錄 卷五

定為圖說適符賊中今制云

偽同職官旗圖

太平天朝
副正典聖庫
譚吳

職同檢點旗色
長濶均同檢點旗

太平天國前壹軍

副正典油鹽
黃魏

職同監軍旗色
長濶均同監軍旗

偽雜職皆定為職同何官統謂之同職官名目繁瑣難更僕數已畧具於偽官表內茲但圖偽天朝總聖庫軍中典油鹽二旗以例其餘偽女官亦有旗幟如偽女左輔正軍師旗即同偽東王旗式偽女軍帥旗即同男軍帥旗之類

賊情彙纂 卷五

專斬臨陣退縮旗



賊情彙纂 卷五

專斬臨陣退縮旗黃綢心綠綢火燄邊長濶一尺二寸上平寫東王有令四字下寫專斬臨陣退縮六字蓋用偽東王印此旗皆由楊逆頒給各佐將臨陣親執督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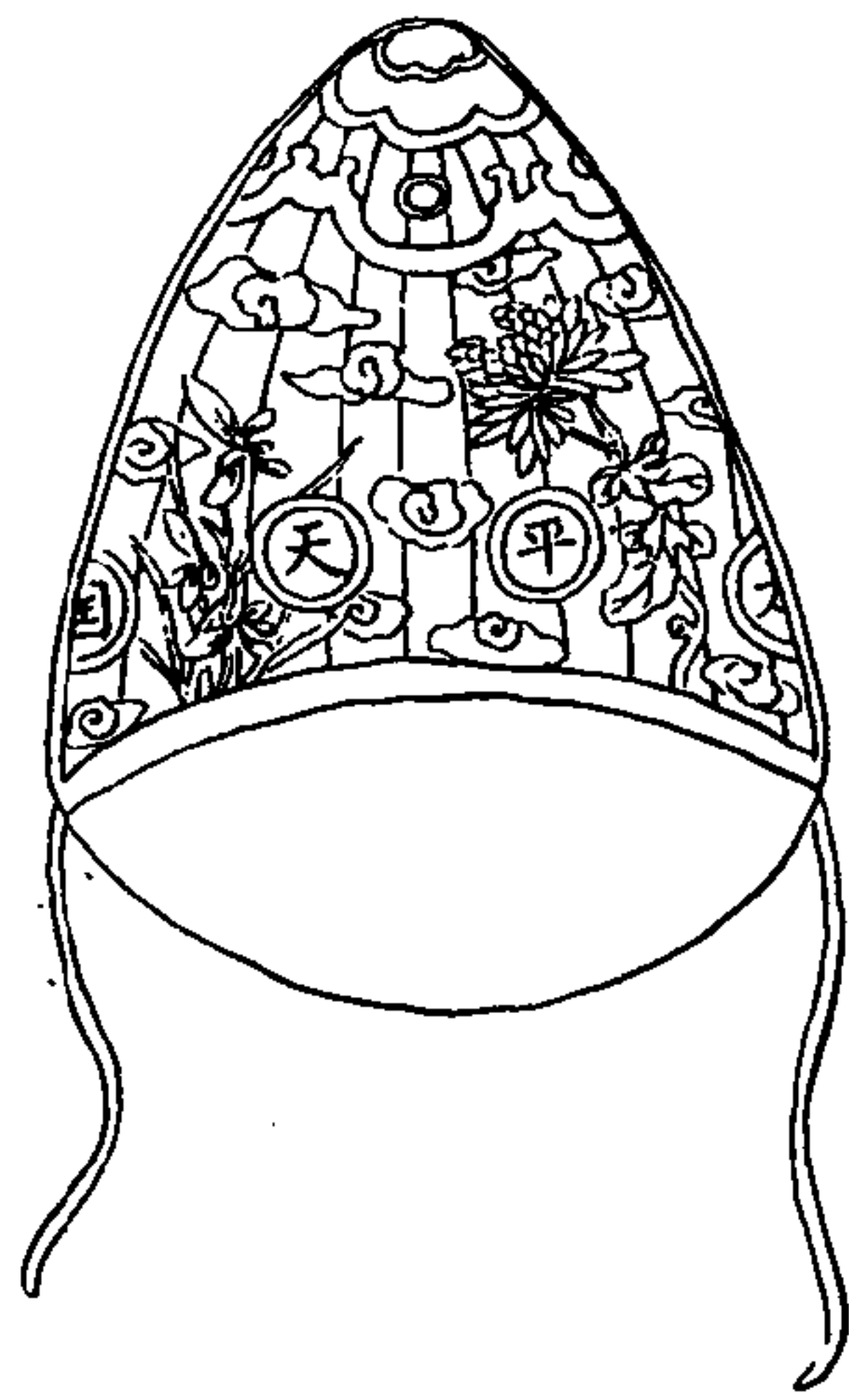
勝旗圖



賊情彙纂 卷五

賊軍中另有勝旗乃各軍總制自製請偽王用印臨陣以此督戰長濶並無定制各軍皆有若臨陣退縮旗亦殊不輕頒也

號帽圖



賊情彙纂卷五

號帽以竹片編為柳條涼帽式上畫紅綠雜花雲彩四面留粉白圈四個分寫太平天国四字賊恒講道理勸人時時要頂天報國所以將此四字寫於帽上也

各衙號衣圖



軍中號衣圖



賊每陷一城虜諸色目人脅令拜降謂之拜上帝簡言之曰拜上百姓冀緩須臾之死莫不爭領包巾號衣腰牌一時所備不給甚有削門板為腰牌者其長濶厚薄無一定式樣可知初祇近上平寫太平天国四字其下寫某一軍聖兵某人某衙聽使某人而已既陷江甯亦定其式長濶二寸五分厚三分下綴火印豫製千萬塊

賊情彙纂卷五

分給各軍各衙備用所寫字樣如以上所畫式軍中各典官皆職同監軍所屬人數多寡不一有百人則置一卒長分轄四兩司馬二百人則置兩卒長無軍帥旅帥諸偽官故各衙聽使腰牌無前營後營字樣若係偽朝內偽王府典官並無某軍字樣則標典天興衙典東羅衙諸名色

賊中軍火器械隱語別名

大礮改稱洋裝

抬礮改稱長龍

鳥槍改稱營槍又名小礮

火藥改稱紅粉

槍礮子改稱鉛碼

刀改稱雲中雪

賊情彙纂卷五

短刀改稱順子

矛杆改稱挑子

兵稱聖兵

鼓稱聖鼓

海螺稱聖角

旗稱聖旗

竹帽稱聖帽

號衣稱招衣

連菱棍改稱神鞭

火彈改稱先鋒包又名紅粉包

噴筒改稱花筒

庫稱聖庫

糧稱聖糧

逆賊皆兩粵劇盜黨與其窩屯嘯聚畏官

賊情彙纂 卷五

司緝捕不敢公然用槍礮火藥如洋裝云

云者皆盜中之隱語也逆賊沿其習羣下

口熟現已不能改易如聖鼓聖角之類因

天主教書中有聖水聖油諸說賊復矜張

之於百事百物動加一聖字以劫盜之度

詞雜邪書之誕語實足亂人耳目此獨軍

器一端耳其餘竄易偏旁字畫改換名色

尤多不可詰究宜乎軍中俘得偽文書讀
至終篇反復詳審仍不知所作何語及所
製所需為何物也

註 棋式皆考自偽軍日文書其餘一切情形諱思善批教三所記及雜民口說與
程奉續所說皆同各種賊匪軍俘獲甚多亦人所共見

賊情彙纂 卷五

營規

官軍俘獲賊中刊本營規一冊僅載營規二十條又獲楊逆誥諭內列禁令多則偽燕王偽示榜列應斬罪多至數十款徧貼賊館賊營似皆偽律非專用以行軍者訪之難民僉謂刊本營規是粵西舊例賊全恃威刻苛刻之今日多實不止前數今姑錄刊本偽營規於左其餘偽示

賊情彙纂 卷五

條禁別入偽文告門內亦可互證而參考也

賊定營規式

一要恪遵 天令

二要熟識天條讚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行詔諭

三要練好心腸不得吹烟飲酒公正和儺毋得包弊徇情順下逆上

四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約束不得隱藏兵數

賊情彙纂 卷五

及匿金銀器飾

五要別男營女營不得授受相親

六要諳熟日夜點兵鳴鑼吹角擂鼓號令

七要無幹不得過營越軍荒誤公事

八要學習為官稱呼問答禮制

九要各整軍裝鎗礮以備急用

十要不許謊言 國法 王章訛傳軍機將令

賊行營規式

一令各內外將兵凡自十五歲以外各要佩帶

軍裝糧食及碗鍋油鹽不得有鎗無桿

二令內外強健將兵不得僭分干名坐轎騎馬

及亂拿外小

三令內外官兵各迴避道傍呼 萬歲 萬福

千歲不得雜入 御輿官妃馬轎中間

賊情原委卷五

四令號角喧傳急趕前禁地聽令殺妖不得躲

避偷安

五令軍兵男婦不得入鄉造飯取食毀壞民房

虜掠財物及搜探藥材鋪戶並州府縣司衙

門

六令不許亂捉賣茶水賣粥飯外小為挑夫及

瞞昧吞騙軍中兄弟行李

七令不許在途中鋪戶堆燒眠睡耽阻行程務

要前後聯絡不得脫徒

八令不得焚燬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民房

九令不得枉殺老弱無力挑夫

十令各遵主將有司號令分發毋得任性自便

推前越後

全錄 照偽書

賊情原委卷五

附號令

賊軍中號令惟擊鼓敲金吹螺搖旗而已瞭望官軍至及將起行將出隊時俱播鼓吹螺搖旗以集眾打仗則擊鼓吶喊收隊敗退則鳴鉦每一擊必一連四聲其暮宿城鄉市鎮打館既定必敲鑼傳令徧曉各館其據守一城一鎮也一日之內鳴鉦於市者日動十數次賊中謂之喊

賊情彙纂卷五

令其所傳之令不可枚舉如敲鑼者大呼曰東王有令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各衙兄弟人等明日黎明齊集某處聽點或呼因宗大人有令丞相大人有令大小官員各衙兄弟齊集於某處聽講道理之類他如挑濠築塙一切雜役皆以喊令傳人俟齊集而後分遣之其犯營規或犯天條者重則斬首以二賊扛抬首級一賊敲鑼

大呼於市曰某人犯某事斬首示眾輕者責打枷示亦必荷校游行於市一賊在前敲鑼一賊以竹篋鞭撲之使其自呼因犯何事而得此罪眾兄弟切莫學我云云此賊喊令之熟技其意謂鳴鉦呼令較之傳契箭馳文檄尤為捷速頃刻可以周知日殺數人日枷數人亦鳴鉦徧曉各館者無非以威劫眾時時提警之意也其營

賊情彙纂卷五

規所列各條即賊中號令茲不復叙報更不用鉦柝每館必設一鼓羣賊輪流支更一更則擊一聲五更則連擊五聲定更天明皆無信礮其泊船也每船擊鼓支更亦如賊館之例賊船賊館虜得鉦鏡及一切樂器任意敲擊並無節奏無關號令惟賊敬天父鳴鑼有一定之制應別詳賊教門內賊中亦無口號然多隱語其奸細

衣領必藏暗號亦別詳偽文書門內賊之號令不過如以上所叙而已惟每晚聽令之制甚屬詭秘如兩司馬必至卒長館卒長必至旅帥衙遞而上之如偽國宗之踞一城所轄總制監軍軍帥每晚必齊集其偽署無敢曠誤卒長兩司馬皆有正副正者聽令副者守館謂之照館軍帥等偽官無副員則自設協理本員聽令留協

賊情定案卷五

甘宗李年茂程文偉趙時澤所說諱恩善所載皆同

詭計

偽軍制既詳記其陣法營壘營規號令即應載其攻戰守備諸法然而賊無定法其懈我誘我圖我誤我無非詭計兵法戰策草野罕有賊之詭計果何所依據蓋由二三黠賊採裨官野史中軍情做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寶為不傳之秘訣其取裁三國演義水滸傳為尤多我軍堂堂正正豈屑為此今滙眾說將賊中詭計一一著之於篇俾我軍民習知熟聞自不致復蹈陷穽矣

賊情定案卷五

賊妄肆邪言誠無知狂寇固由賊皆鄙夫不知文義一切文告輒令人齒冷然自初至今不更其說者未始非有意以此惑我也我軍中多儒將習知史事賊如此行為以為斷無不速滅之

理凡獲賊中偽文書見其詞義悖謬有如夢譫則羣起而唾詈之訕笑而易視之往往輕賊無備以致敗挫大抵賊肆邪言專主惑人至於用兵別有詭道猶之深險人將欲謀人而佯示猥瑣使人不疑不防耳或謂此深求賊情之過論未必其然此說亦是究願辨賊者於賊之披猖險詐不易得手諸處用心着力似不必嗤其闇

賊情彙纂卷五

陋致懈我心而為其所乘不更善乎賊行邪教既懈我將領之心又能奪我兵勇之氣並能使被脅愚民崇信之而不敢背叛兵勇安知前古成敗之迹原無輕賊之心賊之惑我兵勇則在異言異服讀讚誦咒多張旗幟盛陳儀衛衣巾則紅黃一片吶喊則呼聲如雷使我軍耳目迷眩遂疑賊教果有邪術曾聞堵城逃

勇云賊匪有能騰空者實親見之故一隊驚潰嗣獲老賊鞠問始知賊眾打仗時在後之賊乘槍礮煙迷之際各脫紅黃短衣向空拋擲兵勇遙見誤認賊匪能飛往往駭潰今習戰兵勇雖漸知賊無甚伎倆然訝其裝束奇異若鬼神然終覺邪術之可憚先餒於中設一軍將領輕賊無備兵勇憚賊退縮安求制勝之道哉至於被

賊情彙纂卷五

脅愚民始雖訝其非道既而朝夕禮拜諷誦之耳濡目染莫不迷惑忘死從來叛逆多藉邪教倡亂而粵匪為尤甚也

賊之奸黠首在能審勢度力如攻桂林不下則陷全州攻長沙屢敗則下竄湖北攻南昌不下則攻田家鎮攻田家鎮知力不敵則先虜興國大治力足然後破之勢不足陷武昌則徧擾四

圍郡邑絕我援餉俟我饑疲彼勢強盛然後陷之上溯襄河直逼棗陽知襄陽堅守而有敢戰兵勇遂幡然回竄犯荊州一敗旋即退去踞麻城憚羅山縣勇多咫尺不敢往受創於黃安誓不復去屢敗於湖南賊以湖南為畏途調往之賊有暗泣者若謂賊匪不畏官兵真妄論也夫攻堅則力倍而多損攻瑕則力省而效速賊安

賊情彙纂卷五

知勝算然能逞其巧詐毫無拘執捷若轉圜愈見賊教專主惑人其窺伺圖維似別有所主矣賊安知兵法專尋花樣於小說中如設伏也必於歧險之處豫伏賊兵三路用一軍詐敗以誘我兵引至其處伏兵齊出此伏兵未必皆勁旅每以工匠幼孩充數甚至雇倩鄉民執旗吶喊我兵驟然遇伏氣奪反奔鮮不敗挫

賊中一味講求埋伏有剪尾衝腰諸法賊每出隊或豫伏一軍於我兵之後我兵之左右當酣鬥時非潛出剪我之尾即突出衝我之腰我兵驚顧亦每致挫大抵賊明路攻擊必選勁卒設伏則專以人眾驚我使我兵自計以為千數百賊與之苦戰猶不能勝今忽益以無數之賊尚可禦乎人心疑怯奔北不遑而不知設伏皆無

賊情彙纂卷五

用之賊不過用數驍賊督帶耳

我軍出隊離營十數里賊必暗繞一軍斷我回營之路既可夾擊又可直撲我營我營中未見我兵收隊忽然見賊能不驚疑

賊每聲東擊西故縱逃人洩其機密多方誤我賊每製我軍冠服旗幟賺城或突入我營賊每用鄉官率領百姓迎接官兵賊匪即雜其

中乘機圖我

賊圍攻我城我營密布營壘特空一面以誘我出此其實先有伏兵於路要擊

賊於山川形勢自度地利已為我占忽一夜盡退再遲一日探之甚至退二三百里別據一城一市為營果爾必是賊得地利之處誘我進剿以逸待勞反客為主也

賊情彙纂卷五

賊凡奉偽令退兵每以進為退必連日出隊打仗不息反進數十里或數里逼近我營下寨使人不疑其退其實布置周密一夕已不知遁往何處

賊於其退也必於城內寨內留聲目殘疾多人擊鼓吹角城牆土牆或立草人或立木樁上頂竹帽晝則徧插旌旗夜則虛張燈火甚至賊去

數日附近鄉民猶不知也

賊如詐退圖我虛立營寨亦如以上情形誘我軍入其空寨四面伏兵齊出環擊之

賊為我兵追急忽將元寶金銀華美衣物徧擲於地誘我兵爭取賊復整隊回撲之

賊中素選魁梧大漢塗面掛鬚衣以神鬼之服手執箔帖斗大銀鎚或執背寬五寸及長五六

賊情彙纂卷五

尺之箔帖假刀擁以大黃旗羽葆每於酣鬥時數騎突出驚我兵勇

賊黑夜驚我營盤尤為慣技如驚早營必遣數驍賊乘馬各懷火毬數枚密藏火種更以慄賊百人隨之攜帶鼓角旗械銜枚急走約距我營數里則伏於暗陬俟三更後數騎賊直馳抵我土牆跣鞍攀登各撒火毬燒我帳房必有四五

處燃着當閣營驚擾之時數里外百賊遙見火起則鼓角齊鳴飛奔我營昏夜不知賊之多少往往致潰其驚我水師每用大船數隻載葦柴焚着漸漸逼近誘我礮船抵擊別用無燈黑划多隻繞至礮船之後及輜重各船左右拋火毬放噴筒焚我數船黑夜驚擾不容不退或於岸上暗處四十步置一二賊專放噴筒相間排列

賊情實錄卷五

至十餘里其實僅二三百賊噴筒亦不能及我船但舟師翹望江岸十餘里火箭如流星相繼不絕眾心疑懼不約而同必退駛矣

賊目每選慄賊一隊與我兵戰故意退往絕地誘我兵追之及至水窮山阻之處忽變為伏地陣此時賊眾自知不戰必死速返戈回擊之時無不以一當十

賊慣用奸細混入我城我營往往慄賊登城纔一二人頃刻黃旗成隊大抵稽查疎懈處賊可得志未必處處皆然

賊攻城曾用呂公車被創遂廢此法凡開地道多以棺材裝火藥爬城亦多造雲梯遇堅守之城必多施詭計更有驍賊手持數竹釘即可援城而上凡地道轟缺城垣城上兵勇皆爭赴缺口堵禦賊見無人之處遂乘間攀登破城之處並未進賊未破之處賊已魚貫猱升而上矣如

賊情實錄卷五

武昌江甯實因此而陷非賊皆由缺口進也當火藥轟揭城垣時塼石飛揚煙霧障天約一炊之頃對視不辨眉目兵勇賊眾皆耳目迷悶相拒木立煙霾畧散兵勇先奮則城可保賊先登則城陷此又一定之理至守城殲賊最多則莫

過全州之桐油糜淖懷慶之火藥瓦礫南昌之火藥桶賊中至今談及猶切齒股慄

賊曾用火牛衝我營壘以刀繫牛角以麻束牛尾浸油熬之然不常用其攻城之誤我也每夜用牛多隻以燈籠火炬繫牛角上燒其尾使狂奔城下或用小舟數隻上置燈數盞各用一人盪漿往來江面城上兵勇疑賊來攻槍礮徹夜

賊情彙纂卷五

不息徒耗藥彈虛疲人力

賊攻城或以有力散卒數十人頭頂浸濕大棉花包拋擲城下積累成梯頃刻可上

賊之操演以老賊領兩隊作對面環抱交叉勢眴息之間老賊俱已在後新虜之眾皆在前每打仗輒給新虜之人曰爾等毫無本領何能打仗不過用爾輩助威耳我們老兄弟俱在前隊

但我們殺入妖營妖已到你們面前如再不刺殺敢退後者立斬其實上陣之時亦作環抱交換之勢須臾老賊在後新賊居前與我軍短兵相接新賊誤認老賊已入我營且恐退後立斬莫不奮勇爭先然無技藝多被我兵殲斃設勢不可支之時方鳴金牽線以退猶能以勢聚拒我而老賊實無所損也

賊情彙纂卷五

賊以威脅新虜之眾打仗又以詭計使其在前雖無技藝然齊一心志誓以死鬥我軍往往不敵即遇我之勁旅是殺斃皆我之人民與老賊初無所損况此一萬數千之新賊又安能一次殺盡或有經數十戰猶存者譬之頑鐵百鍊亦可成鋼此輩即無伎倆到此地步亦成能者以我民人冒鋒及當槍礮又能於此中鍊出戰士

心雖喪盡而計為至巧夫粵西老賊不過數千今轉戰數年何存者尚夥實處處以我人民替死之故可勝歎哉

賊每用廟宇中土木偶以船裝載先塘槍礮候我彈稍稀真賊繼至

賊穴地攻城專在城外空房內開挖城上兵勇不得見凡守城之處四圍五里不可留房屋其

賊情

裝藥無非棺材布袋以油紙包裹然引線必用竹筒套接五里之外似賊亦不易為矣

註 朱祖培羅鳳池瞿騰龍駱永忠曹禹門羅芳溶等所說或林吳兆桂所供與程奉璜所說皆大同小異

附技藝

逆黨皆所脅鄉民何技之有然賊即以無技為技以人眾為技以敢死為技以能耐勞苦忍饑渴為技其打仗亦有熟習之技每遇我兵槍礮齊施時皆伏帖於地候彈稍稀雀躍而孫進轉瞬已至槍兵之前甚至舉刀矛傷我一二人此時我之火器已屬無用若刀矛兵退縮鮮有不

賊情

敗者他如渡不測之淵登壁立之山賊目必以威脅不進者殺此時死者自死渡者自渡登者自登故我之險不足恃我將帥雖甚嚴斷不肯強人以不能賊但取自便不近人情喪心至此亦一技也此外則有聲色二技聲則萬人大呼殺妖色則衣巾旗幟一片紅黃可以亂我兵耳目若施放槍礮命中致遠千百賊中無一能者

臨陣亦用火器每以抬槍枕木架度於地上發火後趨避遠立官軍恒訕笑之近所擾之地甚廣漸有能放槍礮之賊以一軍計之仍不過萬人中數十人其拋火毬放噴筒人人優為之固不待習也賊中於此技較精至於火箭則不諳造法虜得我軍中火箭亦不知施放其刀矛擊刺賊中間有能者然從無教習操演之說其臨

賊情彙纂 卷五

陣也惟蠻砍亂刺而已偶有偽帥樂於演練皆私為保身計非賊令也於刀矛不禁於火器且禁之蓋恐新擄之人乘操火器時反向擊其渠賊一時人眾無可究詰耳故止功勳老賊始准習用火器賊踞之處有時鼓角喧闐非操演耶然操演非技藝惟以大旗數面各領一隊牽線急趨以捷疾不脫落為合式氣喘力疲退後者

答之是賊中所練惟飛奔狂躍而已

註 戎林吳兆桂所供與程奉璜張玉琴張長義所說皆同

賊情彙纂 卷五

偵探

賊起自粵西其時卽傳聞賊之偵探最確曾用白足蠻婦担米入桂林城探信盤獲殺之他如官軍少處則賊眾飄忽卽至守備嚴處賊每繞越不入其境羣以意揣遂謂賊探至多至得力殊不知不然近日城門營盤詰愈嚴賊安能混入如甲寅正月賊據漢陽漢口圍攻武昌半

賊情探報卷五

年之久餉盡援絕兵勇時欲內潰賊如知之自四月以還何日不可來攻一攻卽不可收拾其久之不攻者蓋賊仍知武昌餉可支年餘兵勇有三十萬故也曾詢賊中逃人云賊據漢陽漢口時曾差奸細探武昌虛實發遣數十起其回漢陽覆信者不過三五人凡差此等多屬賊中心腹未必肯逃其不歸者皆為我軍盤獲殺

訖可知矣探覆之數人僉謂武昌豐備倉有穀米百餘萬石庫銀八十萬兩城外兵勇二萬城內兵勇三十萬大礮數百尊賊懾其威故蠶食四圍不敢驟攻省會也自五月中旬賊於鸚鵡洲虜去川勇數人以刑拷之始畧知省中餉盡兵勇不多而尤不知其危若是故始由青山渡賊紮營猶為我軍勦退繼由梁子湖渡賊攻撲東門經營一二十日徐徐來攻不意一戰卽潰

賊情探報卷五

及得武昌賊目狂喜咸謂不料如此之易賊探之不能確切於此可知其不能確切亦非無故賊所遣之人多閭陋鄉民安知我文武衙門體制及營中紀律斷無混入官署營盤本領自怯於中亦不敢逼近官署營盤刺探無非訪詢居民鋪戶及江湖星卜諸人此等人亦不知我軍

虛實但居此城中莫不願此城之可守曾聞武昌百姓相約相戒曰但有人問兵數餉數總宜多說恐是奸細可以吹風駭賊人心僉同可見賊探之訛皆出此等人之口所謂百餘萬三十萬八十萬亦民間相約之詞賊探徧詢皆同宜乎探者確信屢探皆同宜乎賊目亦確信也然則賊每探必訛乎抑又不然大抵我城中事賊不易知若我軍一行屯於原野則賊探幾無不確矣何以知之其探武昌城外祇二萬兵勇頗不懸絕蓋賊探我營則另有伎倆多遣賣食物人近我營盤日與我兵勇相見稔熟閑談便可得實話矣近探我營之術愈精愈確必籌所以防之賊於所得之地徧立鄉官每鄉以數魁盜督領之即役使鄉官統下偽官伍卒就其所習

五

之業如賣棉紗布線錢繩茶葉之類予以資本徧撒多人令其上下左右各探四五百里限期回報如所探不實或不盡力則殺其一家而焚其廬鄉民怵於滅門之禍無不竭盡心力此等本是田間百姓形色衣履毫無瑕隙往來我城池營盤諸處習見不察誠足慮也

註廣西情形李東方靖說武昌情形禹繼賢譚恩善說現使鄉民情形田行遠賀督潘鴻藻等說

賊情彙纂 卷五



賊情彙纂卷六

偽禮制

自古叛逆起於汙賤必多所更張以自衒然從未有滅古荒今背棄倫常一味怪誕妄冀脅此安居良善之民為彼困苦凶頑之黨者而洪秀全楊秀清等雖極狡獪亦知威力可劫一時而不可強人以必服特

賊情彙纂卷六

持其私智假託鬼神以愚同類立偽制偽律以矜己能故於干支六書時憲語言服飾無不任意捏造現踞江甯侈營宮室盛陳儀衛恣情快意似亦知來日無多乘時自娛以俟一朝之俘戮耳所置偽簿書左右史等官專主章奏倡立科條哀然成帙其已梓刻之太平禮制一冊僅載稱呼毫



無別義餘皆偽奏章中採輯暨難民所述錯綜勘訂編偽禮制為一門分偽宮室以下為八則一言一動纖細無遺庶屏照當前魍魎亦無遁影矣

偽宮室

偽印

偽時憲

賊情彙纂卷六

偽朝儀

偽服飾

偽儀衛輿馬

偽稱呼

飲食

偽宮室

逆首洪秀全楊秀清等皆潯梧山僻凶徒賤隸所居無非華門土竇所著則短褐草屨日坐卧於蠻烟瘴雨之中烏覩大厦廣居之盛叛逆以來屢為我兵所窘窮感奔竄數瀕於死每詭秘深藏甚至一夜之中三移其居即如秀全所居之區謂之天朝亦屬虛設其實不知避匿何處

雖被擄經年之人亦不能指實逆首所在蓋初未嘗占踞城池懼我兵襲而擒之也迨陷武昌省城後始盛飾偽宮僭越非分及踞江甯見宮室之富器用之美益侈然自得癸丑四月偽天王洪秀全改兩江總督署為偽天朝宮殿毀行宮及寺觀取其磚石木植自督署直至西華門一帶所壞官廨民居不可勝記以廣基址日驅

男婦萬人併力興築半載方成窮極壯麗以金

陵文弱之人逼令挑磚運土稍不遂意則鞭撻

立下婦孺慘遭凌虐亘古罕聞茹苦含冤天地

慘變是以工甫成即毀於火詎虺蝎之心冥頑

不靈四年正月復興土木於原址重建偽宮曰

宮禁城周圍十餘里墻高數丈內外兩重外曰

太陽城內曰金龍城殿曰金龍殿苑曰後林苑

雕琢精巧金碧輝煌如大蘭若狀惟外面純用

黃色塗飾向南開門曰天朝門門扇以黃緞裱

糊繪雙龍雙鳳金漚獸環五色繽紛侈麗無匹

其宮殿堂廡下及廂籓庖湏無不如是且以黃

綢十餘丈掛諸門外殊書大字字徑五尺其文

曰大小眾臣工到此止行蹤有詔方准進否則

雪雲中賊中呼刀曰雲中雪忽作歇後隱語言

外必殺也門之兩傍設東西朝房二所內外各三層亦皆寬敞高廣門外用紅黃綢縐紵成彩棚風雨任其淋漓月餘即更換一次門前丈餘開河一道寬深二丈謂之御溝上橫三橋以通往來過橋一里砌大照壁高數丈寬十餘丈照壁適中搭造高臺名曰天臺為洪逆十二月初十生日登臺謝天之所臺傍數丈外建木牌樓

續修四庫全書

六

二左書天子萬年右書太平一統牌樓外有下馬牌東西各一此洪逆偽宮之大概也偽東王楊逆至江甯初據藩署因有金甲神到處呵叱不獲安居三日後移至內城將軍署又以逼近東門懼城外礮子飛入復移於旱西門黃泥岡改前山東鹽運使何其興住宅為偽府盡毀附近民居闌開拓地基以竊奪之物料威脅之

人力何所顧惜窮極工巧騁心悅目以耀同儕百姓震驚以為尊嚴無比雖遊於洪逆偽宮然已迴環數里垣高數仞矣更以碎磁鋒密佈墻頂擁以油灰防人攀越以謀已大門亦糊黃緞並用銅環彩畫則止一龍一鳳彩棚仍以紅黃綢縐為之東西設偽官廳各一東曰承宣廳西曰叅議廳並有東殿尚書掛號所此楊逆偽府

續修四庫全書

六

之規模也其偽西王蕭朝貴偽南王馮雲山久經殄滅今仍列其偽街逆屬亦有偽府奢侈暴殄大畧相同偽北王韋昌輝初至江甯據富室李姓家嗣移中正街前湖北巡撫伍長華新宅偽翼王石達開先據故明張侯第嗣據上江考棚偽燕王秦日綱據中正街昇平橋前湖北宜昌府程家督宅除洪逆外所居皆謂之偽府偽

西王府門畫一龍一鳳與東王同他如南北翼及燕豫五偽王則畫一龍一虎國伯國宗及各偽侯亦畫龍虎而所據之第則又謂之衙丞相畫象檢點指揮至總制俱畫鹿監軍下至兩司馬則畫豹但監軍軍帥畫豹踏雲師帥至兩司馬雖亦畫豹則踏山岡丞相至軍帥公堂畫龍師帥至兩司馬公堂一概畫虎其偽侯丞相以下分據文武衙署並縉紳富室房屋殆盡無不大張旗鼓粘帖偽銜互相誇勝而窮奢極欲惟洪楊兩逆首為最餘皆不逮矣改妙相菴為偽天朝花園改惜陰書舍為偽東王別業獨古林菴隨園楊秀清周覽以為朽壞棄之不用凡宮殿服飾等差必由楊逆奏取偽旨方興工製造初賊陷雄郡省會必以官廨巨第據為偽府如

洪逆所居則用立匾黃紙硃字大書曰天朝門楊逆曰東王府丞相以下別用黃紙封條曰天官正丞相某姓館下至兩司馬皆然偽王府必用黃紙糊門上畫龍鳳幃幔桌圍皆用黃綢繡龍鳳後至江甯則以黃緞糊門蓋地方瘠苦購買不出雖幃幔亦用黃紙總之賊暴棄天物有則儘用無亦遷就為綢為紙不同然尚用黃色則一也若偽王侯對聯皆黃綾或黃紙朱書偽檢點以下則黃紙墨字語皆狂悖其對句另詳賊文書條內

逆首至襄而捨也一節李棠方靖說吉墮隆供江甯情形皆程奉璫說與眾說互證悉同

偽印

賊眾皆鄉愚市僧多不識字安知篆文故所刻偽印皆宋字正書四面刻陽文雲龍邊留正中一行另鐫一線邊刻偽官銜於其中並無印信關防字樣偽王皆金印偽天王印八寸見方四面雲龍中空一行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九字左首角上鐫一金字右首角上鐫一璽字並

六

改璽作璽左首邊上刻奉天誅妖四字右首邊上刻斬邪留正四字然非緊要詔旨不用此印另有三寸六分見方一印四面龍文中刻旨准二字凡批答偽奏章及各偽書皆鈐之偽東王偽西王印長六寸六分濶三寸三分亦雲龍邊如楊秀清印中一行刻太平天國四字下忽雙行以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為一行贖病主左

輔正軍師東王為一行下接楊秀清三字居中蕭逆印偽銜亦雙行並列偽南王偽北王印字則單行居中偽燕王豫王印偽侯印字皆單行然必繫以姓名如太平天國燕王秦曰綱太平天國真忠報國佐天侯陳承瑤之類偽東王至偽燕王印長各遞減二分濶遞減一分偽侯印長減四分濶減二分偽王侯印凡筆畫粗肥之處皆中空如飛白體偽侯偽天官正丞相銀印以下皆木印偽丞相印長五寸濶二寸五分以次至兩司馬每降一等減長二分半其濶皆對折如偽指揮印長四寸五分濶二寸二分半是也凡金銀印其質皆極薄金印則金匣金匙鑰銀印則銀匣銀匙鑰自丞相至兩司馬印中一行但刻偽銜不繫姓名偽銜甚多各舉一以概

其餘如偽丞相則刻太平天國天官正丞相各
偽銜皆首綴太平天國四字并改國為國凡偽
印皆同後不復叙偽檢點則刻殿左殿右幾檢
點指揮刻殿左殿右幾指揮將軍則刻炎一正
將軍總制則刻金一總制監軍則刻木正木一
甲一監軍軍帥則刻中一軍軍帥師帥則刻中
一軍中營師帥旅帥則刻前一軍前營前旅帥

賊情彙纂卷六

卒長則刻前一軍前營前前一卒長兩司馬則
刻前一軍前營前前一東兩司馬其餘雜職及
各典官職同何官印之長濶即同何官偽典官
極多已詳偽官制門內如某軍正典聖糧某軍
副典硝之類各偽印皆刻偽銜別無暗記偽官
卑者多有正副正副亦皆有印偽天王印龍鳳
雙鈕偽王印龍紐偽侯印象紐偽丞相麟紐皆

有人見過丞相以下亦分獅豹熊虎諸紐為等
差曾見偽奏章議定然各木印至今并未刻紐
并無直紐偽國宗提督軍務印僅用銀包而已
賊中制度標新立異朝更夕改繁冗太甚故羣
下亦不甚遵溯立偽印之初皆江湖星卜者流
為之創置其式如神牌如羽士疏文標簽醜俗
已極尤不值一笑也

賊情彙纂卷六

偽印圖



偽印長濶寸分

偽天王印見方八寸

又旨准印見方三寸六分

東王印長六寸六分濶三寸三分

南王印長六寸四分濶三寸二分

翼王印長六寸二分濶三寸一分

燕王印長六寸濶三寸

侯印長五寸六分濶二寸八分

丞相印長五寸濶二寸五分

國宗提督軍務印寸分如之然不常置

檢點印長四寸七分半濶二寸三分七厘半

指揮印長四寸五分濶二寸二分半

將軍印長四寸二分半濶二寸一分二厘半

總制印長四寸濶二寸

監軍印長三寸七分半濶一寸八分七厘半

軍帥印長三寸五分濶一寸七分半

師帥印長三寸二分半濶一寸六分二厘半

旅帥印長三寸濶一寸五分

卒長印長二寸七分半濶一寸三分七厘半

兩司馬印長二寸五分濶一寸二分半

偽王妃印長二寸濶一寸 另繪式於偽文告門

同職官鄉官印之長濶同正職

偽印式及寸分皆考自偽文告餘俱程奉璜說與賊情集要所載眾說同

偽時憲

行夏之時聖人之訓夫寒暑往來日月盈虧剝食及七政四餘周天行度以人測天不容毫黍之謬嗚呼厯法尚矣前明每患推步訛誤故延西洋人入欽天監教習我

朝治隆萬古

仁廟天亶聰明

御制數理精蘊一書集時憲之大成永為萬世萬國之法雖西域回疆南徼蠻長無不恭奉正朔蠢爾狂寇竟至更張時憲此尤赤眉黃巾所不為黃巢闖獻所不敢也測其初心亦不過欲錯亂月日以惑我軍如我探知該逆傳令於何日圍攻何處預為防堵其實彼中日期不同或先或後即此可以誤我耳逮逆氛日熾遂恬不為怪居

然定偽時憲書頒行賊境其偽書之式已著於

案門內

左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歲單月三十一日雙
月三十日以立春等六節氣定為十六日餘俱
十五日因無閏月其意欲分兩次閏餘之六十
日勻散於五年之內殊不知推移伸縮已於現
行時憲錯亂至十餘日其寒暑不驗可知尤可
異者我之初五日即賊中十五日試思初五月

尚未強安能圓滿賊教動以尊天為名如是行
為直欲強天道而就其偽法逆天瀆天罪大惡
極豈區區禮拜諷誦所能遁乎是賊之悖為亘
古所無而賊之愚亦亘古所未見也又如大撓
作甲子亦萬世不易之制賊妄改干支以及為
好以卯為榮以亥為開復改鬼宿為魁宿此則
賊中忌諱變易文字甚多別無用意另詳偽文

偽時憲書式

太平天國

前導副軍師南王馮
未乃師賊病主楊
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又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後復又副軍師北王韋
暨左軍主將翼王石

伏奏我

主我兄天王萬歲萬歲萬萬歲為治歷定時

事當今

天父上主皇上帝開大恩差我

主降凡為

太平真主是

太平天日平勻圓滿無一些虧缺也故臣等

造歷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單月三十

一日雙月三十日立春著明芒種立秋寒

露大雪俱十六日餘俱十五日我

天朝天國永遠江山萬萬年無有窮盡乃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差遣我

主降凡旨意也其餘從前歷書一切邪說歪

例皆是妖魔詭計迷陷世人臣等盡行刪

除蓋年月日時皆是

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

時時亦總是吉是良何有好歹何用揀擇

凡大眾皆是真心虔敬

天父上主皇上帝有天看顧隨時行事皆大吉

大昌也今臣等造歷既成謹獻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作主頒行

御批 准

奉

旨造甲寅四年新歷頒行天下

正月建 丙寅參宿

初一戊申虛 立春禮拜

初二己酉危

初三庚戌室

初四辛開璧

初五壬子奎

初六癸好婁

六

初七甲寅胃

初八乙榮昴

禮拜

初九丙辰畢

初十丁巳觜

十一戊午參

十二己未井

十三庚申魁

十四辛酉柳

十五壬戌星

禮拜

十六癸開張

十七甲子翼

雨水

十八乙好軫

十九丙寅角

二十丁榮亢

二十一戊辰辰

二十二己巳房

禮拜

二十三庚午心

二十四辛未尾

二十五壬申箕

二十六癸酉斗

二十七甲戌牛

二十八乙開女

二十九丙子虛

禮拜

三十丁好危

三十一戊寅室

以次各月之式皆同偽時憲至簡祇載
數目無日字無一切宜忌吉凶神煞字
樣以甲子推之乙卯年正月二十一日

賊情彙纂卷六

乙酉乃賊中二月初一也

註照偽書全錄

偽朝儀

逆賊無叅拜揖讓之儀凡打躬叩首皆呼為妖
禮雖賊禮拜敬天父羣下朝洪逆亦止長跪初
至江甯楊逆日朝洪逆所近則洪楊諸逆深居
不出妄擬垂拱而治必有大喜慶事方設朝會
如楊逆有事要見亦必請偽旨批定日時大抵
午未時居多屆時楊逆率各偽官畢集輿馬填

賊情彙纂卷六

塞街市偽天朝門洞開大門外五偽引讚官傳
呼各官進惟楊韋石秦各劇賊得進見雖寵任
如偽佐天侯亦不得望見顏色偽侯以次俱排
列於大門內引讚官呼跪則皆跪左右史跪於
階下侍臣遞茶偽通讚官呼曰天王有旨詔眾
官員珠貫而入各肅班聯趨踰起跪不得器喧
三呼萬歲聽旨傳宣朝覲已畢站立兩邊讀訖

則眾偽官如儀起立少頃揚賊白事畢出則轉身向內而立各偽官皆跪其後又呼萬歲者三然後掩門而散他如生子彌月等喜事揚逆具奏請朝覲洪逆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見也尋常禮拜日羣下惟具本請安而已揚韋石各偽王亦自有受賀之儀揚逆則自韋石以下皆朝之餘偽王惟本府屬官朝之然亦不常見其餘

賊情彙纂 卷六

偽官互見平行并無禮節官降一等卑者跪白事尊者坐受之跪後仍雜坐諧謔尊者自外入卑者但起立讓坐奉茶而已賊知粗鄙人繩以禮法則手足無措故簡畧之使其易知易從耳一切軍務皆由揚逆主裁僅東殿尚書侯謙芳李壽春等一二人與之計議凡有令則交佐天侯傳至檢點林錫保胡海隆處各偽官日至檢

點衙聽令雖佐天侯等有時燕見一月之中亦不過二三次其一切文書多不能面白故纖芥之事必具稟奏層層轉達以取偽旨賊多市井無賴識字不多厭見文字悉任掌書裁處於是則多設簿書掌書諸偽官而被脅充先生者似可漸操其柄也夫首逆數人起自草莽結盟寢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於一室得計便

賊情彙纂 卷六

行機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勢今踞江甯為繁華迷惑養尊處優專務於聲色貨利往之倚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則徒立科條軍務則全憑文告氣脉不通已成麻痺不仁之象賊之滅亡可燭照而數計矣

程奉璜說與王福鼎
宜必昌所說俱同

偽服飾

賊由西粵至長沙尚皆布衣藍縷縫數寸黃布於衣襟以為記號囚首垢面鷄衣百結者比比皆是即首逆洪秀全楊秀清等亦止紅袍紅風帽而已打仗則短衣赤足取其登涉輕便故擄來之人無論士農工商必先褫其衣冠履襪惟以包巾分別新舊與尊卑兵及新擄之人皆紫

賊情彙纂卷六

紅巾偽官與老長髮則包黃巾旅帥以下黃布巾以上黃綢巾拖長一寸官大一級百姓男女概令包藍布巾逮陷武漢繁華之區錦繡山積賊逐戶搜括所得鮮衣華服貂褸狐裘雖覺華麗可喜然多不能辨識於是有裂婦女紅藍裙褲以帕首者拆金繡挽袖以繫腰者有賊婦而著男子馬褂穿厚底銀鞋者有男賊而著婦人

潤袖皮襖者更有以雜色織錦被面及西洋印花飯單裹其首者青黃紅綠錯雜紛披醜惡之態難以言喻擄得貂狐綢緞長衣必齊腰剪斷改作窄袖小襟短襖或改對襟坎肩以數疋紅綠綢縐纏於腰際帶頭拖至足跟若珠毛灰鼠之衣則著諸帖體海龍紫貂之袖則用以抹桌粵西女子雙足如漆多有不著鞋襪不著裙者

賊情彙纂卷六

插戴滿頭珠翠壓首難勝披裹數重綾絹懷挾累累金銀形同孕腹擄得幼童貌美者偽官得之謂之公子眾賊得之謂之老弟週身皆著花繡以抄得香珠玉佩手鐲指環及荷囊扇袋之類懸帶於腰項襟袖之間行動則金玉撞擊鏗鏘有聲且使之顛狂跳擲以為笑樂時當雪後泥淖以被褥帳幔之屬鋪墊通衢其單夾紗羅

衣衫一時無用則各偽府用以鋪地往來踐踏畧不顧惜至鞞帽領袖並剪賸半截衣及一切銅錫瓷器隨處拋棄填塞溝池巷道幾滿然其時偽職尚少惟以風帽分別職級無職老賊並無風帽偽王親戚戴全紅風帽其餘偽官皆紅風帽以黃邊寬狹定官職之大小另用白綾一小塊或寫或繡揭其官銜如正將軍或副將軍

六

三字標於帽額正中賊目風帽遂改用全黃如洪揚各偽王則戴繡龍黃風帽於內上戴龍鳳金冠全擄戲班行頭以為偽服如黃色龍袍龍帽則偽王分用紅袍紫袍金盔則丞相以下自分等次攫取蓋彼時尚無金繡諸匠作為之執役也由武昌下竄船隻多載婦女羣賊皆各攜刀械陸行始愛衣飾華美儘數背負既而力不

能勝則沿途拋擲久之身著重裘過煥汗出力綿舉前截改之短衣一並捺棄賊過之後衣衫被褥狼籍原野如此暴殄寶曠古所無迨至江甯乃錦繡緞疋出產之區其繁華更勝於湖北賊於是又變易其服飾更張其偽制平時戴風帽有喜慶朝會大事則戴盔名之曰角帽故有典角帽銜其偽王等角帽又名金冠偽官角帽

六

又名朝帽自洪逆以下金冠皆以紙骨為之雕鏤龍鳳黏帖金箔即戲班盔頭也洪逆冠如圓規紗帽式上綴雙龍雙鳳嘴左右向下銜穿珠黃綬二掛冠後翹立金翅二冠前立花繡冠額一如扇面式亦繡雙龍雙鳳上繡滿天星斗下繡一統山河中留空格鑿金為天王二字揚逆朝帽如古制兪鑿式左右各一龍其中近上

立一鳳盈頂豎一纓槍四圍皆珠寶纓絡冠額則繡雙龍單鳳中列金字偽銜韋石兩逆之冠如楊逆式但上改纓槍為小黃纓蓋周圍拖排綬珠絡韋逆帽額亦繡雙龍單鳳中綴偽銜石逆帽額則一邊繡一蝶上繡單鳳中列偽銜楊逆單鳳棲於雲中韋逆單鳳棲於山岡石逆單鳳棲於牡丹花上此偽王金冠朝帽之制也偽

賊情彙纂卷六

國宗朝帽同各偽王式如韋姓則從韋逆之制但額字必標明某國伯某國兄偽侯偽丞相朝帽如無翅正方紗帽式亦係紙骨帖金上綴雙龍單鳳龍頭向下亦銜貫珠黃纓二掛帽額繡百蝶穿雲中列偽銜自偽檢點至偽兩司馬朝帽皆獸頭兜盔式如檢點指揮兜盔上綴一獅左右各綴一龍中綴一鳳帽額繡百蝶穿花中

列偽銜金字至檢點止指揮以下偽銜則繡紅字將軍總制朝帽同上式但去單鳳祇蟠雙龍冠頂綴一麒麟帽額繡百蝠穿雲中繡偽銜監軍軍帥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虎帽額繡百蝠穿花中繡偽銜師帥朝帽同上式但龍去一爪冠頂綴一豹帽額繡雲彩自師帥以下皆繡黑字偽銜旅帥朝帽同上式但去雙龍冠頂綴一

賊情彙纂卷六

熊帽額繡牡丹中繡偽銜卒長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彪帽額繡荷花中繡偽銜兩司馬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犀牛帽額繡菊花中繡偽銜凡有功勳平湖監試諸字樣亦標於帽額之上帽上之龍又以節數分等差偽王九節侯相七節檢點指揮將軍五節總制監軍軍帥三節此偽官朝帽之制也其秋冬平常所戴風帽以角

帽上所有之物皆繡於風帽上如洪逆風帽繡雙龍雙鳳一統山河滿天星斗偽丞相繡雙龍一鳳餘可類推帽額花繡遞分等差悉如角帽之額亦列偽銜偽王則全黃風帽偽侯至偽兩司馬皆紅風帽黃邊兩司馬風帽鑲一寸黃邊官大一級黃邊加寬二分加至偽侯黃邊寬至三寸二分其中又分花素繡絨自兩司馬上至

職情變遷卷六

師帥素黃綢邊自軍帥上至將軍花黃綢邊自指揮上至偽侯則用黃絨繡成黃邊深淺相間如水紋然夏日則別有涼帽自偽王至兩司馬帽胎皆同昆盧帽式而稍狹四圍帽沿如蓮花辦帽頂四面挖空如意雲頭帽上龍鳳獅虎則以角帽上所有之物悉移置涼帽之上後綴一長柄五彩圓光下綴黃綵綠綵拖出冠外五六

寸通體皆薄竹片編紮以五色紗綢糊成者若於昏夜置一燭於其中儼然揚州之包燈也至偽服僅黃龍袍紅袍黃紅馬褂而已其袍式如無袖蓋窄袖一裏圓袍洪逆黃緞袍繡龍九條楊逆繡龍八條韋逆繡龍七條石逆繡龍六條秦胡二逆繡龍五條偽國宗繡龍從各偽王制偽侯偽丞相繡龍四條偽檢點素黃袍偽指揮

職情變遷卷六

至偽兩司馬皆素紅袍其等差則於黃紅馬褂內分別洪逆黃馬褂繡八團龍正中一團繡雙龍合九龍之數楊逆繡八團龍韋石秦胡四賊皆繡四團龍自偽侯至偽指揮皆繡兩團龍自洪逆至指揮皆於前面正中一團繡偽銜於其中偽將軍至偽監軍黃馬褂前後繡牡丹二團偽軍帥至偽旅帥紅馬褂前後繡牡丹二團俱

繡偽銜於前面團內偽卒長兩司馬紅馬褂不繡花前後刷印二圖書偽銜於團內其偽銜之字亦分金字紅字黑字如帽之制皆由各典祀衙繡錦衙製造此偽服之制也賊初呼鞞為妖服祇准著鞋近立典金鞞衙製黃紅緞鞞亦有定制鞞皆方頭洪楊韋三逆皆黃緞鞞繡金龍洪逆每隻繡九條楊逆每隻繡七條韋逆繡五

賊情彙纂 卷六

條石秦胡三逆素黃鞞偽侯至偽指揮素紅鞞偽將軍以下皆皂鞞其女官冠服如男制然未見有戴角帽涼帽者冬月則戴風帽夏月則戴繡花紗羅圍帽如草帽形空其頂露髮髻於外或亦有定制未考女官尊者則金玉條脫兩臂多至十數副頭上珠翠堆集官漸卑則金玉珠翠亦漸少矣大抵偽冠服初皆攫自戲班既則

任意造作前次攻克岳州獲繡龍黃袍黃馬褂繡承宣二字團龍黃馬褂及織金團龍黃馬褂鑿金為字蟠龍金冠多件製尤侈僭蓋賊中金銀玉帛皆自擄劫而來毫無顧惜任意標新立異窮工極巧彼則欣欣自得以為尊貴無比殊不知詭製褻色俗惡不堪真所謂槐國衣冠也長髮老賊用五綵絲絨編成縹子若續命縷然

賊情彙纂 卷六

緊紮髮根後將髮挽髻以所餘之縹盤於髻上偽制將軍以下不得用五綵只用紅綠絲編挽其無職羣賊髮短者打紅辮線髮長過尺或挽髻貫以婦女銀簪並有紮網巾及披髮者打仗必穿號衣戴竹盔著平頭薄底紅鞋老賊與有官者穿黃紅小襖著黃鞋而不著號衣夏日多以擄來男女綢緞衣裙改為窄袖衫寬脚褲偽

官老賊穿紅黃衫其餘除白色不穿外就原衣雜色或為短衫或為坎肩其衫褲尤尚黑色幼童或有穿紅藍褲者擄來書寫人統稱先生准穿長衫著鞋襪小館紫黑綢包中大館紫黃包中無腰牌號褂賊中禁令雖極熱夜卧不准光身白晝不得裸上體犯則枷打賊目所用畫龍宮扇柄長三尺每以幼童環扇之出則列於馬

六

前並以紅黃緞或金字壽帳改為短柄手繖謂之洋繖偽王侯則黃緞而繡金龍其次亦有五色彩畫者賤者則以印花洋布為之每出必挾於肘下亦有戴草帽而用花邊鑲沿者賊黨多半脅從賊目防人私積即所以防逃故立法甚嚴檢點以上方准帶金條脫其餘惟准帶銀鐲銀指環然銀鐲分兩亦有輕重如軍帥以下不

得過五兩旅帥以下不得過四兩不准私藏絲毫金銀以及剃刀倘或搜出謂欲變妖輕則捶楚重必斬首所得首飾金珠不准昧匿必令層層進獻歸之偽王聖庫而後已至於所定偽制奢侈已極一冠袍可抵中人之產其偽王劇賊擄掠之貨富厚何事不辦下逮各散職偽官各軍旅帥卒長兩司馬等輩既賤且窮安能有力

六

製此且其制屢定屢更又安能製而復易似賊之侍從及有執掌者或從其制餘多赭衣若囚雖任偽官並不能一服偽官冠服也更有外出擄糧之賊職僅總制竟僭用檢點冠服務精其製以鳴得意亦有被脅為偽官者雖尊至指揮仍敝衣粗服視偽冠服如桎梏此則天良不泯人禽之分逃出難民默識之出以語人恒歎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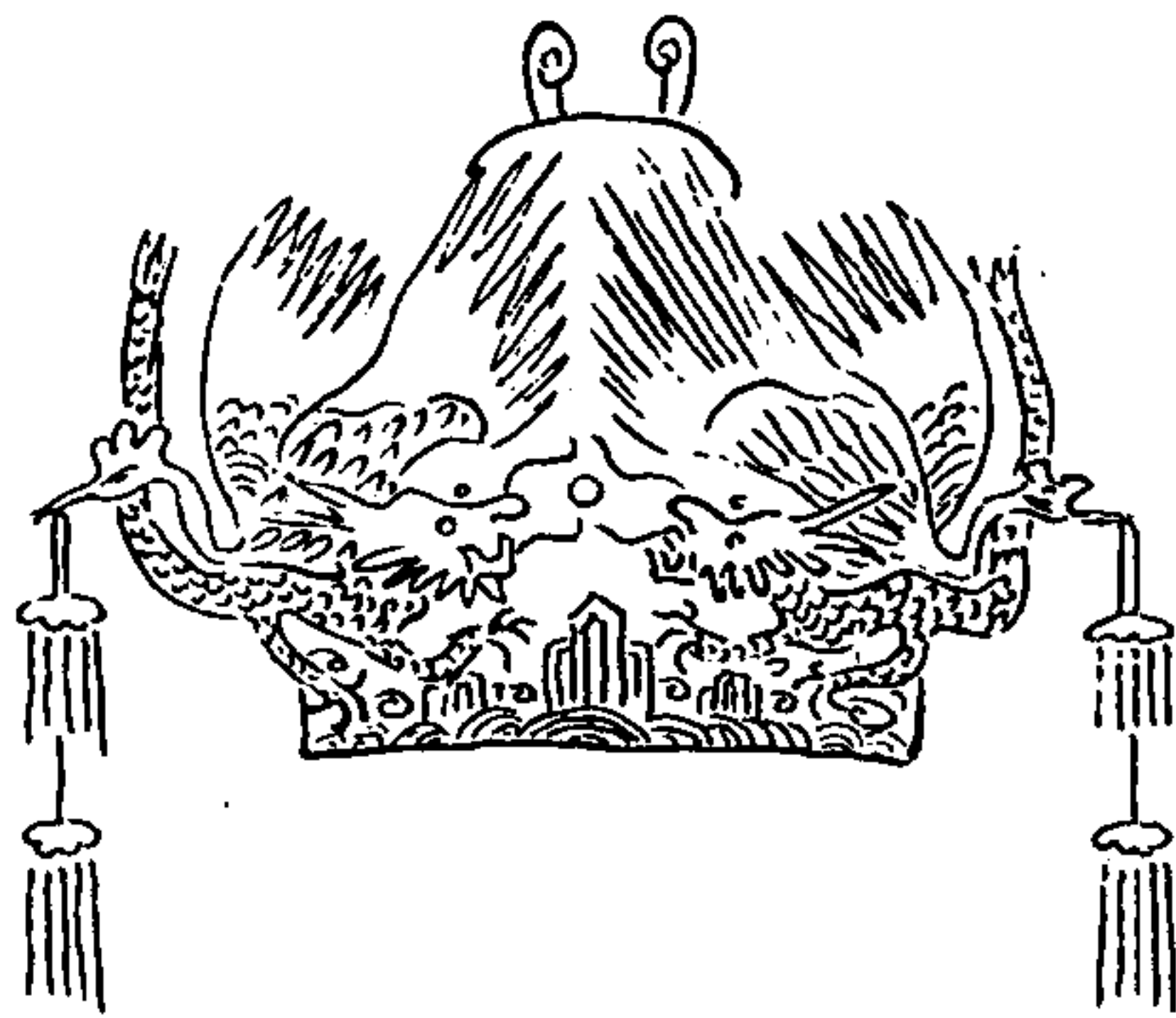
不置焉

註 廣西情形方靖雁鴈池說湖北情形張玉琴等說江甯情形程奉璜說一應偽制及式樣或曾見俘物或考自偽文告又偽書中角帶字樣雖民迄未見過故不叙

賊情彙纂卷之六

賊情彙纂 卷六

賊角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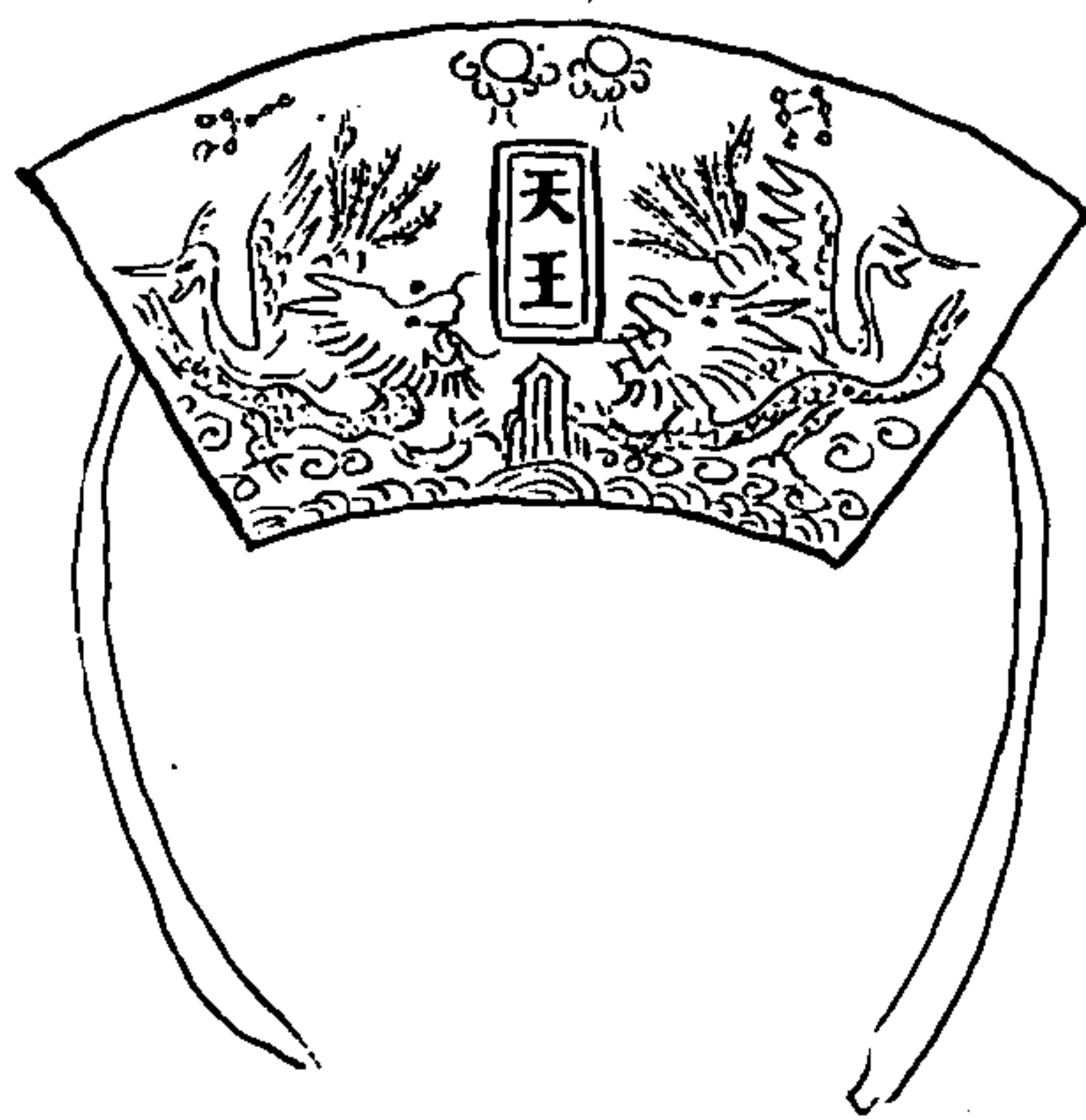


賊風帽圖



六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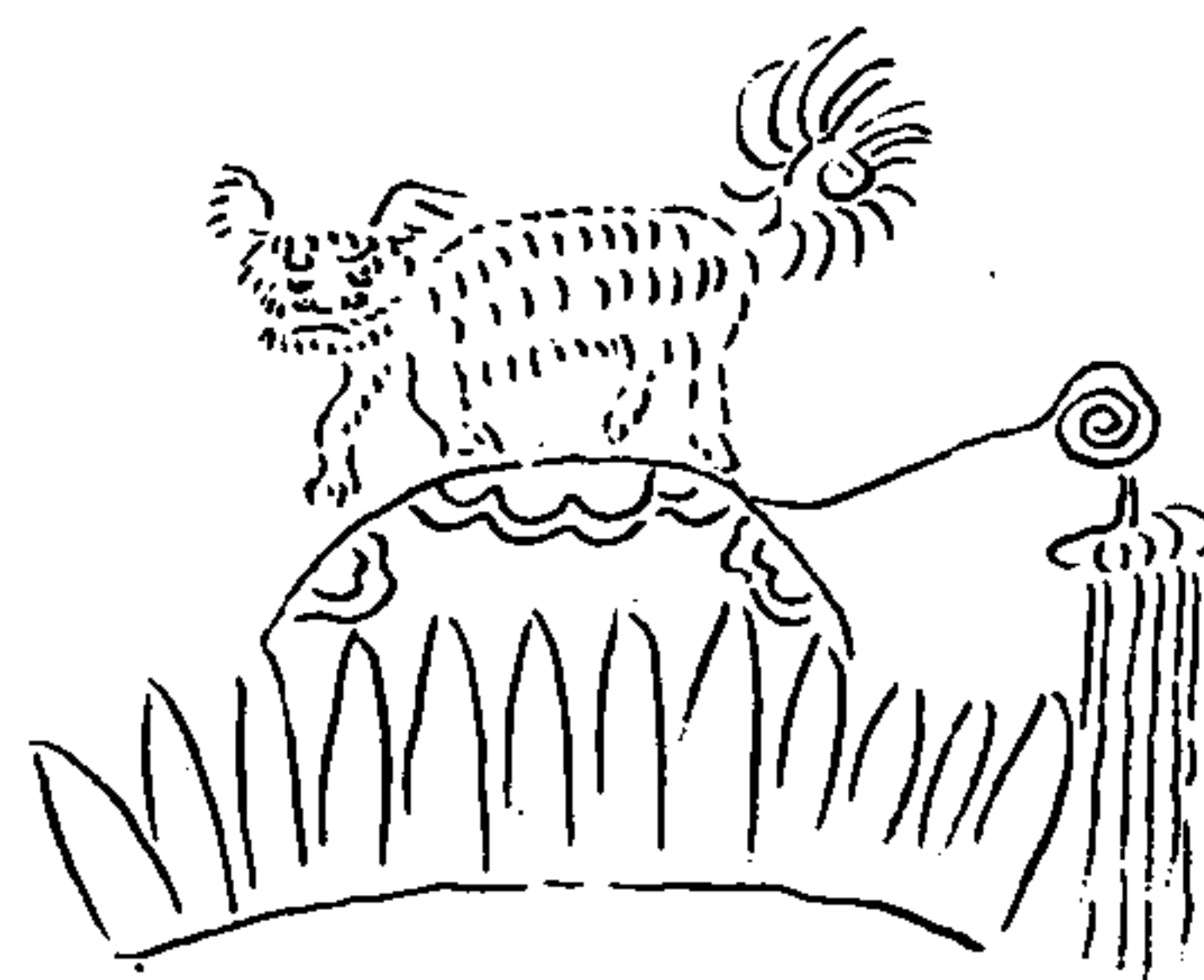
賊帽額圖



賊帽額內偽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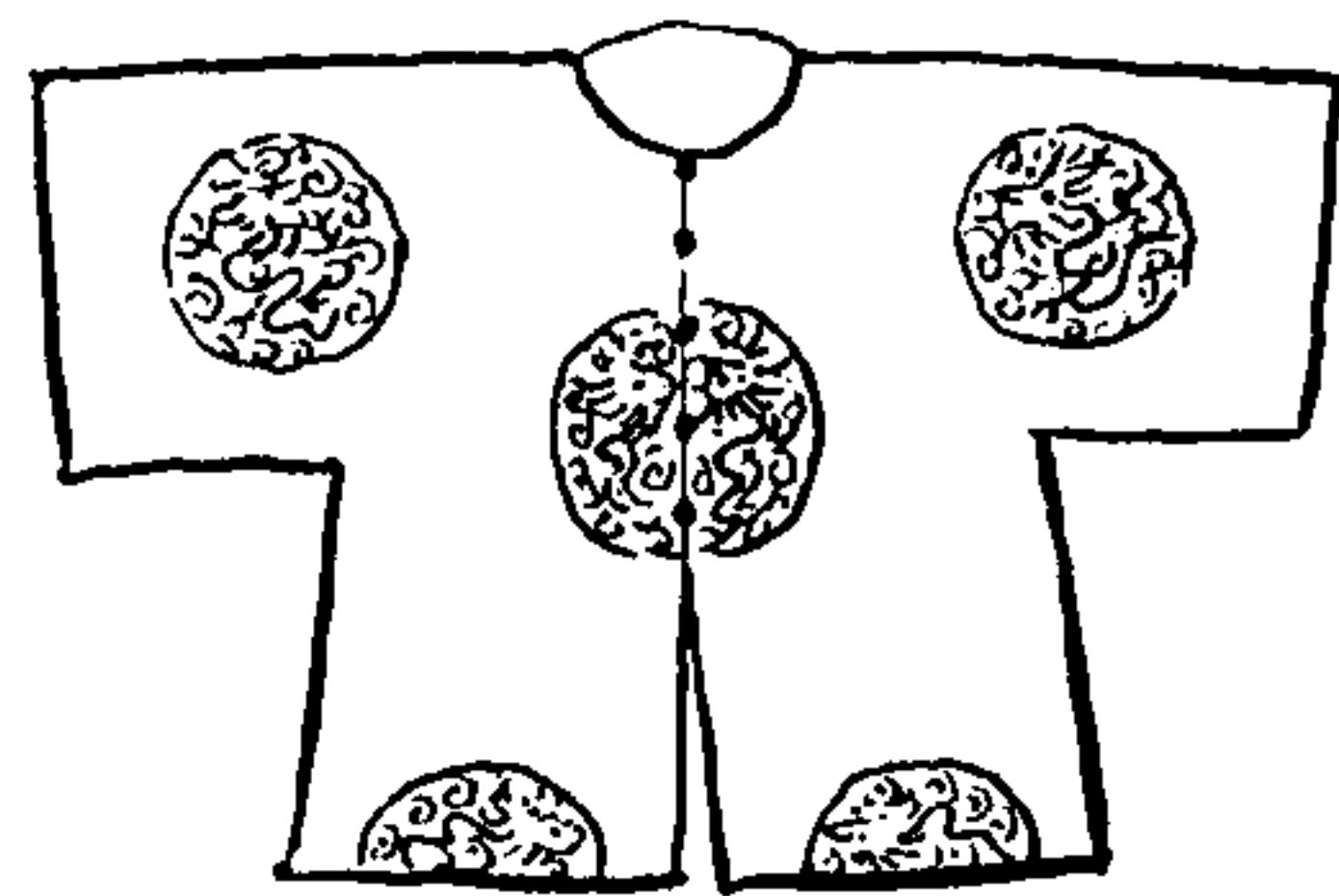
賊涼帽圖



賊龍袍圖



賊中團龍馬褂圖



賊馬褂偽銜圖



偽儀衛輿馬

賊踞永安彈丸之地重兵圍攻數月窮蹙竄逃
驀越山險奔走於榛莽陵谷之間自攜軍火粟
糧以行無舟車之載安從覓輪馬洪楊諸首逆
亦自敝衣草屨徒步相從偶至鄉村擄得民夫
或以竹椅舁之已屬至幸迨後由長沙下竄盡
擄大江船隻多得綢絹恣意製造旌旗炫耀凶

六

跋漸張旋陷武漢以武昌省會漢口巨鎮百貨
匠作舟車轎馬無所不具賊始創設鹵簿儀仗
其下偽官女官亦攫得騾馬遊行街市然皆攬
轡抱鞍以足蹠置鐙外使人牽馬緩行惶惶恐
墜羣下擄得各公廨綠藍圓轎獻之偽王多製
黃綢畫龍鳳旗幟用五色鑲邊以分別東西南
北每出不過銅鉦三五對幡旌三五對繡龍黃

蓋上擊鼓樂兩班護衛數十人而已既臨江甯則侈然自得踵事增華則設典天輿典天馬偽職其東西南北翼各偽王亦各署此職專司其事並迭次議奏於儀衛分別等差凡偽王皆黃緞轎繡雲龍侯丞相檢點指揮皆紅緞轎繡彩龍雲鳳以龍鳳之多寡分尊卑將軍總制監軍皆綠轎軍帥師帥旅帥皆藍轎百長兩司馬皆

六

黑轎亦定有繡虎繡鹿之制然未曾用偽天王昇夫六十四人偽東王昇夫四十八人以次遞減至兩司馬昇夫四人而止洪逆從未出行惟揚賊每出必盛陳儀仗開路用龍燈一條計三十六節以鈺鼓隨之其次則綠邊黃心金字銜牌二十對其次則銅鈺十六對用人肩挑後飄數尺黃旗墨書金鑼二字其次綠邊黃心繡龍

長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繡正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繡蜈蚣旗二十對高照提燈各二十對雖白晝亦用之其次畫龍黃遮陽二十對提爐二十對黃龍繖二十柄叅護背令旗騎對馬約數十對最後執械護衛數十人繡龍黃蓋一柄黃轎二乘揚賊乘坐或前或後蓋仿古副車之義而恐人之伺已也轎後黃纛十餘桿騎

六

馬執大刀者數十人更用鼓吹音樂數班與儀從相間轎後亦用龍燈鈺鼓凡執事人皆上黃下綠號衣至於執蓋執旗多用偽官皆著偽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數百人如賽會狀以此銜駭愚民以為尊貴無比若天神然奢縱不倫至於此極似古之叛逆亦未必盡如是也偽北王以下雖乘黃紅轎一切儀衛較之揚賊不逮

十分之一其餘丞相檢點等官無非銅鈺兩對黃蓋一二柄而已惟與馬前所張之蓋用人執持不住旋轉若演劇中張蓋式其偽東王妃出行無龍燈一切執事較簡惟多護衛穿黃紅衣女官耳悍賊不樂乘轎散秩卑小之官亦愛乘馬其鞭韁雖無定制亦偽王侯始用黃色下不敢僭焉各偽官爭奇鬥富威飾鞍韉擄得花繡

六

帳幔被面任意改造惟帶串鈴則有等差指揮以上雙串鈴一繫馬頸一綴馬臀將軍總制監軍單串鈴軍帥以下不准帶串鈴然在外擄掠之賊人人僭用羣醜連鑣而過一片鈴聲依然響馬行徑也

廣西湖南情形李永黃鼎等說湖廣情形張玉琴呂佐等說姚敷三子發筆記所載亦同安微情形柳森等說江寧情形程奉瑣說果難民所說皆然

偽稱呼

父子夫婦人之大倫賊逆天背理不知長幼尊卑之序安知有兄弟是其所謂兄弟者不惟自凡其兄自弟其弟並欲強一切而兄弟之於是

六

有老兄弟新兄弟之稱強婦女而姊妹之有老姊妹新姊妹之呼至其起事首逆皆拜會結盟之黨不以少長排行而以入會先後分次第如偽王侯呼洪逆為二兄楊逆為四兄之類其次則以有功勳有科炭為最老兄弟下此皆由新入老是老賊有盡而新新不已之無盡為可慨也即如全家被擄則必使祖孫父子齊一而兄弟之姑嫜妯娌齊一而姊妹之及至同胞兄弟數人則反東西互調而分處之是舍親親而強仇仇以為兄弟者羣下稱洪秀全為天王三呼

萬歲及各偽王偽官女官公子枝枝節節皆改
易稱呼詳後鈔偽太平禮制原本不贅然擴拾
煩瑣羣賊多不遵奉如丞相下至兩司馬偽制
雖有分別而賊中皆呼大人各偽官之子皆呼
公子之類亦有尋常稱謂與其制不同者如兩
司馬或呼管長卒長或呼百長女館之長亦稱
管長各賊所帶幼童均稱老弟貴者稱小大人

六

羣賊能打仗者謂之牌面老幼服役之人謂之
牌尾是賊雖妄標色目謬分等差究屬刦賊之
暗號隱語並無所謂義意也他如能寫字者概
稱先生貿易人及百姓概稱外小婦女曰外小
婆呼我顯官為大妖頭卑官曰小妖頭兵曰妖
兵勇曰妖勇以及妖婆妖崽妖團幫妖跟妖諸
名色賊本妖孽如我文告中輒曰迅掃妖氛果

何指耶賊若不知己之為妖而強呼他人為妖
嗚呼喪心病狂可謂極矣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卷六

偽太平禮制稱呼原本

天王詔令

王世子臣下呼稱 幼主萬歲

第三子臣下呼稱 王三殿下千歲

第四子臣下呼稱 王四殿下千歲

第五子臣下呼稱 王五殿下千歲

以下第六子至百子千子皆倣此類推

六

王長女臣下呼稱 天長金

第二女臣下呼稱 天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 天三金

第四女臣下呼稱 天四金

以下第五女至百女千女皆倣此類推

東世子臣下呼稱 東嗣君千歲

第二子臣下呼稱 東二殿下萬福

第三子臣下呼稱 東三殿下萬福

以下第四子至百子千子皆倣此類推

東長女臣下呼稱 東長金

第二女臣下呼稱 東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 東三金

以下第四女至百女千女皆倣此類推

西世子臣下呼稱 西嗣君千歲

六

第二子臣下呼稱 西二殿下萬福

第三子臣下呼稱 西三殿下萬福

以下第四子至百子千子皆倣此類推

西長女臣下呼稱 西長金

第二女臣下呼稱 西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 西三金

以下第四女至百女千女皆倣此類推

南世子呼稱 南嗣君千歲

北世子呼稱 北嗣君千歲

翼世子呼稱 翼嗣君千歲

南女呼稱 南金

北女呼稱 北金

翼女呼稱 翼金

皆與東西一式

職情 卷六

丞相至軍帥皆稱大人如丞相則稱丞相大

人檢點則稱檢點大人以下類推

師帥至兩司馬皆稱善人如師帥則稱師帥

善人旅帥則稱旅帥善人以下類推

丞相子至軍帥子皆稱公子但同稱公子亦

有些別如丞相子稱丞公子檢點子稱檢

公子指揮子稱指公子將軍子稱將公子

侍臣子稱侍公子侍衛子稱衛公子總制

子稱總公子以下類推

師帥子至兩司馬子皆稱將子但同稱將子

亦有些別如師帥子稱師將子旅帥子稱

旅將子以下類推

丞相女至軍帥女皆稱玉但同稱玉亦有些

別如丞相女稱丞玉檢點女稱檢玉以下

職情 卷六

類推

師帥女至兩司馬女皆稱雪但同稱雪亦有

些別如師帥女稱師雪旅帥女稱旅雪以

下類推

王世子及東西南北翼各世子皆是管理世

間者也故均稱世子

宮城女及東西南北翼各女皆是貴如金者

也故均稱金金貴也色美而不變者也

丞相至軍帥皆是公義之人故均稱其子曰

公子又皆是虔潔之人故均稱其女曰玉

玉潔也色潤而可寶者也

師帥至兩司馬皆是典兵之人故稱其子曰

將子又皆是清淨之人故稱其女曰雪雪

清也色白而可愛者也

六

女丞相女檢點女指揮女將軍皆稱貞人婦

人以貞節為貴者也

軍師妻呼稱王娘丞相妻呼稱貴嬪檢點妻

呼稱貴似指揮妻呼稱貴姬將軍妻呼稱

貴嬪

欽命總制妻呼稱貴如監軍妻呼稱貴奶軍

帥妻呼稱貴嫻

師帥妻呼稱貴嫻旅帥妻呼稱貴嬪卒長妻

呼稱貴如兩司馬妻呼稱貴姬 丞相妻

至軍帥妻加稱貞人師帥妻至兩司馬妻

加稱夫人

朕仁發凡仁達凡稱國兄嫂稱國嫂慶善伯纘

奎伯元玠伯輩稱國伯慶軒紹衍叔輩一體

同稱國叔仁正凡仁賓稱國宗兄元清輔清

六

四福韋賓輩一體同稱國宗兄貴妹夫及后

宮父母伯叔兄弟輩一體同稱國親細分之

后宮父稱國丈后宮母稱國外母后宮伯叔

稱國外伯國外叔后宮兄弟稱國舅

朕岳丈天下人大同稱國丈岳母天下人亦大

同稱國岳母國岳與國岳兩相稱自因其長

次則稱為國親兄國親弟

千歲岳丈天下人大同稱某千歲貴丈岳母

天下人亦大同稱某千歲貴岳母

貴岳與貴岳兩相稱自因其等職譬如七千

歲貴岳見九千歲貴岳則稱東貴親兄又

譬如七千歲貴岳會六千歲五千歲貴岳

則稱北貴親弟翼貴親弟如此為兄弟相

稱也

六

國岳丈與九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之

貴岳會見八千歲貴岳兩相稱自因其長

次同稱親家兄親家弟也

貴丈見國岳則稱某國岳

國岳會貴岳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歲貴

岳則稱東貴弟會七千歲貴岳稱南貴弟

如此則國岳為兄貴岳為弟也

國岳母與國岳母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則稱

國親嫂國親孀

貴岳母與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等職譬如

七千歲貴岳母見九千歲貴岳母則稱東

貴親嫂又譬如七千歲貴岳母會六千歲

五千歲貴岳母則稱北貴親嫂翼貴親孀

如此則為嫂孀相稱也

六

國岳母與九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貴

岳母會見八千歲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

長次同稱親家嫂親家孀也貴岳母見國

岳母則稱某國岳母

國岳母會貴岳母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

歲貴岳母則稱東貴孀會七千歲貴岳母

則稱南貴孀會六千歲貴岳母則稱北貴

媼會五千歲貴岳母則稱翼貴媼如此則
因岳母為嫂貴岳母為媼也各宜凜遵欽

此

註

照偽書
全錄

賊情彙纂卷六

飲食

賊不耕種而飽食終日湖其源皆由擄劫而來
凡到一處盡封油鹽食物歸偽典官看守禮拜
日憑偽照發給各賊館分食當逐戶抄擄時雖
零星食物必盡括以去每過鎮集村莊必肆行
凶橫動謂不辦飯者必加燒殺鄉里愚民倉皇
失措誰不欲款以飲食而保一時之安全故賊

賊情彙纂卷六

至一家必罄其所有以供啖嚼其實賊平居之
日擄得何物即食何物多則哺啜狼籍無亦素
餐淡食若官兵斷其糧道求粗糲不得竟有煮
皮箱以充饑者各偽王盤踞江甯雖有山珍海
錯茫不知為何物凡搶得牛羊犬豕每用刀矛
刺殺不甚洗剔膏血淋漓即置釜中烹而聚食
鄉村多雞賊逼人貢獻或逐家搜捉及其烹也

亦往往不熟而食尤可笑者每以海參炒白菜魚翅炒豆芽燕窩煮蘿蔔高麗參桂圓煮肉宜水浸者或竟乾炒宜油煎者或用水煮種種顛倒不可枚舉廣西老賊嗜食煎炒絕不飲湯謂飲湯則腹痛而瀉每肴必加秦椒苦辣喉他人不能下嚥食果品多不去壳如金橘連肉不知酸蓮子連心不知苦凡遇蔬圃紛紛爭取或

六

甫生之物亦不待其長成掘割恣啖食盡遂不復栽種夫五穀所以養人賊擄掠充叔每以白粳餒馬以代芻豆獸相人食暴殄天物莫此為甚賊所最重惟魚偶有所得不取私食必進之偽王各偽王有喜慶事羣賊進獻食物亦必以魚為至敬蓋賊氛所過之處漁人引避因其希而重之至金陵時城內多蓄魚池賊令偽官看

守官曰典天魚惟各偽王方准取食以下羣賊則徒有臨淵之羨耳其不與人同嗜者則狗肉每敬天父必用之如攫得羊豕必與狗肉共烹以為味美無比更有凶狠之賊食人肉飲人血燔人心肝以為饌殘忍之性尤堪髮指至於煙酒為賊最禁之物吸洋烟謂之犯天條殺無赦水旱烟名曰黃烟名酒曰潮水有犯禁吸飲者

六

重則立決輕亦枷杖賊令雖嚴然未能周察故殺者自殺而食者自食也從來賊盜行為鮮不如是且有甚者誠無足怪如張獻忠手下健兒每剖人腹實以菽米餒馬謂可肥壯狂寇恣肆何事不可為若洪楊諸逆實山野鄙夫陷賊冠裳之士又安忍出而擄刳操刀為割不過隨眾飲食待盡而已其攫取烹調類皆鄉愚乞丐為

之宜其鬻割失餼諸堪齒冷至於偽王雖有典
厨諸役亦皆沿其俗以治饌孰肯竭技奉之故
諸偽王侯雖自負豪華厭足其實被體皆優孟
衣冠充口則味同嚼蠟也

註 被虜逃出者
所記皆同



賊情彙纂卷七

偽文告

羣逆皆囚盜兇徒識字者少倡亂之始並
無所謂文告也即有急事皆首逆數人杜
撰隱語互相傳說或楊逆詭稱天父下凡
示羣下以七言詩句其辭誕怪不經亦多
費解從無由下具稟之事及攻陷永安州



始署偽官頒條教有本章稟奏誥諭誠諭
諸名色然朝更夕改究無定制癸丑二月
陷江甯文士吏胥多被脅於是則標新立
異修飾而潤色之居然成文今就俘獲賊
中文卷及逃人口述綜覈而編輯之總名
曰偽文告分別條目於左

偽詔旨

偽詰諭附誠諭誨諭札諭照會批式封筒式

偽本章附稟奏稟報各件

偽告示

偽律

偽官照

附關憑暗記憑據賊館門牌印據船票船牌

偽貢單

附鄉官門牌封條

偽文字

附隱語聯句

賊情彙纂卷七

偽文告上

偽詔旨

凡洪逆所出偽詔賊中稱為天王詔旨前在粵西尚未敢明目張膽宣示於外不過以隱語出之戒約羣下而已曾於偽書中見桂平茶地時所出偽詔有高老山山令要遵十字有一筆祈

賊情彙纂卷七

祈等語初亦不解後詢之賊中逃出之人始悉高老即天父山山即出字十字有一筆即千字大抵言天父令要遵千祈之意以拆字法出令尤為匪夷所思既陷江甯後然自肆遂用數尺黃綢畫硃格首行列天王詔旨四字餘係洪逆親書天王詔曰云云雖欽此二字亦係自寫其黃綢長三尺橫幅朱絲天王二字出格雙擡字

尚端正方圓徑寸行楷相兼任意揮灑其句讀則如俚曲盲詞大都費解窺其意似亦稍知文義者故意矯揉造作成此支離蔓衍之調以惑愚人之聞聽兼使我將帥知之謂為奔鄙不足道而輕視之也但偽詔甚多此外仍有秘而不宣以及外人不得而見者無從着筆統俟掃穴犁庭時盡獲賊中偽文案再行增入可也謹就

卷七

所知摹數式於後庶畧見逆賊狂悖僭妄之意云

偽詔旨式

用橫幅黃絹直格朱絲天子詔曰四字係刻成刷印者洪逆就其下用朱筆狂草任意揮灑偽年月日上蓋大偽印

天王詔曰萬樣

私命六日造今時今日好誅妖地轉實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軍行速追誥放膽京守嚴巡滅叛逃一統江山國已到胞們寬草任逍遙欽此

太平天国癸亥年肆月

日

天王詔曰咨爾史臣萬樣更新詩韻一部足啓文明今特

詔左史右史將朕發出詩韻一部遵朕所改將其

一切鬼話怪話妖話邪話一概刪除淨盡只留真話

正話鈔得好好繳進候朕披閱刊刻頒行欽此

年 月

日

天王詔曰咨爾清胞名份昭詰諭兵士遵命道條音天下

皇帝獨一

天父上主上帝是也

天父上主上帝而外人稱

皇帝者論天法該遇雲中雷也天下

大哥獨一

天兄耶穌是也

天兄耶穌而外人稱

大哥者論天法該遇雲中雷也繼自今詔明天下以後犯者勿怪也欽此

年 月

日

天王詔曰高天燈草似條箭時時

天父眼針針不信且看黃以鎮無心

天救何新金吹去吹來吹不飽如何咄蠢變生妖戒烟病死勝

誅死脫鬼成人到底高並欽此

年 月

日

偽誥諭

附誠訓誥札各諭平行照會將憑批式封筒式

賊中行事多所更張初出一令雷厲風行三日之後不弛則改蓋慮官兵之偵探兼防逃人之漏洩未始非賊之勝算而獨於一切誥諭諸名目自矜井井有條故至今猶仍之近年俘獲賊中文卷甚多特擇其簡而明者附錄於後以見寇盜之偽制政令不過如是而已洪逆深居簡

七

出從無出令之事即偶發一詔已詳前說其軍旅各務皆楊韋石三逆密計妥協大事則登偽朝面奏小事即具偽本章入奏亦有時事過方奏或竟不奏者其所屬偽官及分擾各省之劇賊當封賞遣發時必頒給楊逆將憑一張用黃洋綉寫好鈐蓋雙印准劇賊在外先斬後奏若無楊逆將憑而在外殺人者以故殺論抵雖有

此令究未遵奉控訴者百中之一倘竟控准亦論抵償此將憑之大畧也至一切軍務無有不行偽文以徧諭者楊逆之所行稱誥諭自諭韋逆始韋逆之所行稱誥諭自諭石逆始石逆稱訓諭自諭偽燕豫始燕豫稱誨諭諭侯至兩司馬止侯以下均謂之札諭若平行之文自偽燕豫始凡平行者均謂之照會偽王皆用黃紙黃

七

封筒硃印雲龍邊面刻偽銜背刻偽年月日及遞至何處何官開拆等字樣偽侯以下則用紅紙奢僭無比不成文書款式畧如道教章疏逮甲寅年賊踞江甯日久為聲色所迷思無為而治所有政事悉由偽侯相商議停妥具稟於石逆不行則寢其說行即代楊逆寫成偽誥諭差偽翼參護送楊逆頭門交值日偽尚書掛號訖

擊鼓傳進俄頃蓋印發出即由偽東參護送韋逆偽府登簿再送至石逆處彙齊由佐天侯發交疏附官分遞各處雖層層轉達而毫無窒礙曾於一日之內發諭至三百件之多緣軍務中又雜以喜慶諸事也倘遇緊要事件則以尺許黃綢寫成偽誥諭重包密裹外做家信式樣以重價令沿江百姓投遞許以顯官厚賞愚民無

七

知既利其銀又冀得官鮮有不墮其術中者若在外之劇賊其有急事亦用此法寄稟奏回江甯八月我官兵克復武漢曾獲黃綢偽誥諭一件其餘偽諭不可勝計此數年中其所積文稿想已汗牛充棟官軍隨處俘獲亦皆成束成捆惜俱已往事迹於現在剿辦事機亦殊不合况鄙俚荒誕毫無關係若每件必錄未免繁冗贅

復茲於各偽諭每式摹錄一二通著其規模舉隅可知賊中之文義機宜已無餘蘊矣

天朝喜事重重有加無已爾等出師在外未得週知為此特行誥諭仰爾國宗暨各佐將傳諭各統下官員人等俱要多多備辦奇珍異寶差派妥員押解回京以備拾月貳拾肆日

王四殿下滿月之期

天王登朝謝 天之用爾等在外亦於是日虔敬

天父以報 天恩其餘軍務一切俱要凜遵

本軍師前回頒行誥諭而行可也諭到亟宜凜遵毋違誥諭

年 月 日

偽誥諭式

黃紙摺疊頁數無定長一尺四寸寬八寸面寫誥諭二字逐句用硃筆圈照偽年月上用雙印

真天命太平天國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楊

為

誥諭國宗韋俊石鳳魁國相石佐邦暨各佐將等悉蒙

回覆偽誥諭式

紙色尺寸同上

真天命太平天國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楊

為

誥諭燕王秦曰綱弟知悉茲於玖月貳拾玖日接閱

弟之稟奏疊次令員解回錨纜等項俱已備悉查收

但弟前奉

天命鎮守田家鎮卡

本軍師前已頒行誥諭令弟在田家鎮地方兩岸築起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我

真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茲於玖月貳拾肆日又蒙

天父勞心思命

王四殿下凡繼治天下佐理萬國之事真是

堅固營盤並造起木牌水城在江心扼泊堵禦誠恐
弟等在該處一時未曾造得今

本軍師在朝造有能上水木牌一座特差本府承宣涂

鎮興押解前來俟木牌到日仰弟等安足軍裝炮燒踏

看河道何處可以扼泊趕緊扼好並仰弟等同本府

承宣依式整造多座安好炮位以誅妖魔可也諭到

之日亟宜凜遵毋違誥諭

年 月

日

偽誡諭式

黃紙硃圓雙印同上式惟長潤遞減一寸

真天命太平天國雷師後護又副軍師北王韋

誠諭國宗石鳳魁兄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弟知悉綠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

真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又差

東王下凡輔佐 天朝佐理國政是萬國來朝之候殘妖絕滅之時今

本軍師在朝聞得湖北地方仍有些少殘妖不時前來作怪皆

兄等前時誅妖未經滅盡之故為此特行誡諭諭到之日仰兄

等即時統兵分巡各郡縣遇妖即誅見民必救務期掃盡妖氛
不留餘孽倘該縣良民有勾結通妖及引妖魔入境等弊一經
訪確即行剿洗毋得姑容致負

天父

天兄及我

主天王

東王委任之意

本軍師不憚誠之諄諄凡等慎勿聽之泛泛也亟宜凜遵毋違誡諭

年 月

日

偽訓諭式

長潤遞減一寸餘同上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雷師左軍主將翼王石

為

訓諭秋官又正丞相曾添養弟知悉綠於陸月貳拾

肆日接閱弟等具回稟報兄已備悉惟稟稱妖魔十

分作怪難以取勝恐岳州城池難守等情兄已將此

情由稟奏

東王殿下俟奉到誥諭再行諭知弟等在外俱要事事

靈變加意堤防如若岳州城池十分難守弟等可即

退赴下游堅築營盤靜候

東王誥諭遵行毋得悞悞統俟

天父大開天恩大顯權能任那妖魔一面飛總難逃我

天父

天兄手段過也時時將此道理講與眾兵士聽不可使有別

意也為此特行訓諭諭到亟宜凜遵毋違訓諭

年 月 日

天情道理時時宣講令眾兵士故膽誅妖萬事總有

天父主張

天兄擔當不用慌也其餘軍務一切仍要凜遵

東王誥諭而行便是為此特行誨諭諭到亟宜凜遵毋違誨

諭

年 月 日

偽誨諭式

長潤遞減一寸餘同上式

真天命太平天国燕王秦

為

誨諭殿右參拾檢點陳玉成弟暨指揮將軍總制等

官知悉茲於捌月貳拾肆日接閱弟等稟申各件俱

悉一切但圻州地方現下雖有些少殘妖不時前來

作怪俱仰弟等在彼堅築營盤約束兵士心靈變嚴

加防範毋使妖魔攔入並將

偽札諭式

紅紙用十頁全東為之逐句硃圈自偽札諭以下各偽文非緊事不用雙印

真天命太平天国真忠報國佐天侯加壹等世襲陳

札諭

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弟知悉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命我

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又命

東王下凡佐理天下輔治朝綱正是萬國來朝之候大興土木之時

現因建造

天朝官殿及

東王府內殿所需工匠甚多茲據冬官又正丞相賓福壽稟稱湖北漢陽地方木工廣有今特着協理石映發柳啓傳前來招集一俟招有即便押解回京以供

天朝及

東王府應用等情為此特行札諭仰該協理前來弟處稟知如果招有木工兄弟即飭其速即回京不得在外逗留至軍務一切俱仰遵

東王頒行誥諭而行便是為此特札

年 月

日

偽平行照會式

紅紙硃圈

太平天国冬官正丞相功勳加壹等羅

照會

天朝因宗石兄知之玖月貳拾叁日接閱

兄台拾捌日來函得知退至下游駐紮田家鎮招集散

兵再圖進取等情然勝敗兵家常事尚望

兄台將天情道理教導兵士必須堅耐自有

天父看顧也此是兵士修鍊不正以致

天父義怒嗣後宜修好鍊正才是至請發糧草紅粉等件現據

貳拾壹檢點覃炳賢弟由九江回省稱該處糧米甚屬便宜安省米糧已解 天京諸求

鑒原為幸至紅粉等件前已解赴九江安省亦在缺乏

其令人帶兵前來接濟一層現

燕王親來九江一帶誅妖

兄可專文請

燕王酌議為是特此照會

年 月

日

偽將憑式

用黃洋緞二尺留邊寸餘偽年月日蓋楊逆雙印

真天命太平天国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楊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為

頒給將憑以昭命令事照得令嚴方可以肅兵威命

重始足以整綱紀茲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

本軍師在朝奏蒙

天王旨准特命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前赴湖北地方掃滅

妖魔撫安良善恐軍中兵士以及該統下人等有不
遵條命任意犯科者許爾佐將審實口供將該犯先
行斬首遊營示眾再將所犯情由粘供具稟回朝候
本軍師詳核定擬轉告簿書衙將該犯官冊除名以昭
慎重該佐將亦不得任意好殺荼毒善良致干反究
為此特給將憑存執遵行切切須至憑者

右給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出師湖北地方准此

年 月 日

王 偽詔旨係程奉璜默寫自偽詔誠各
諭至封條皆照存件摹錄後不註

偽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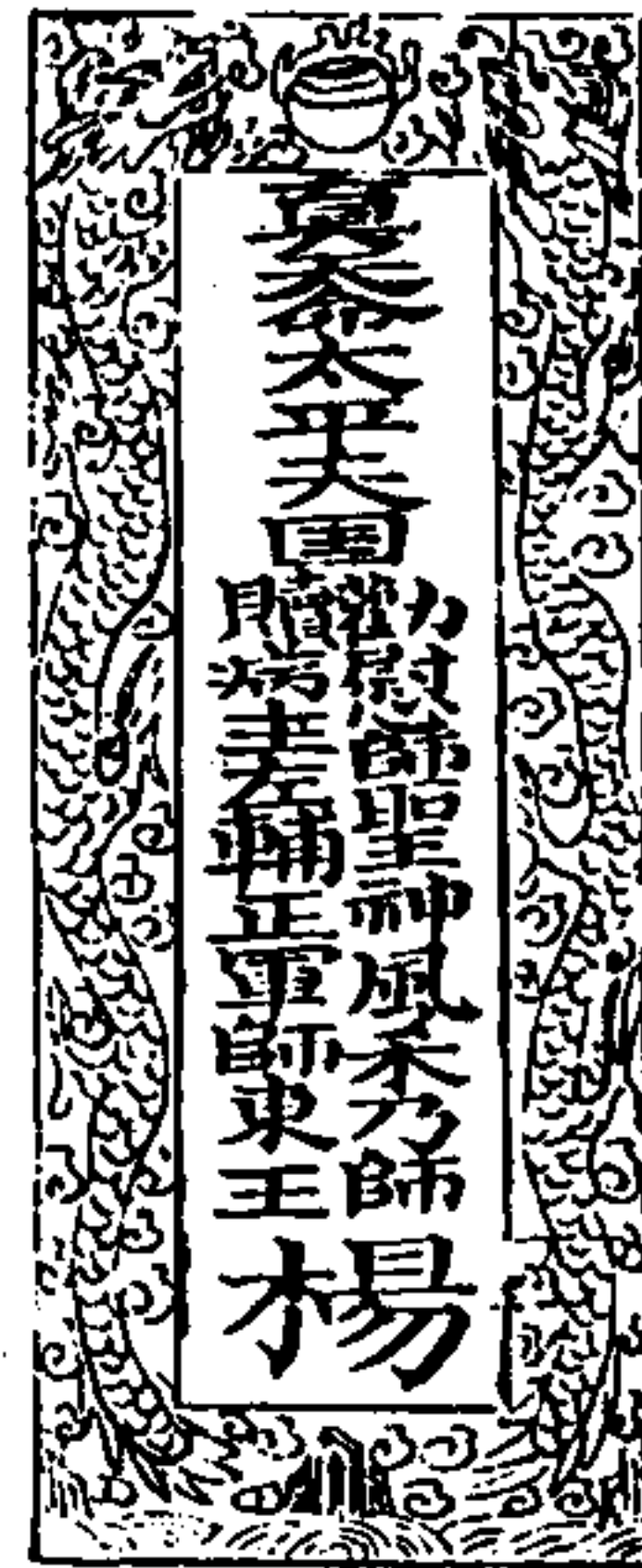
東王	某官某人於某年月日稟奏為某事奉
金批	云
太平天國甲寅肆年	月 日

此處蓋偽尚書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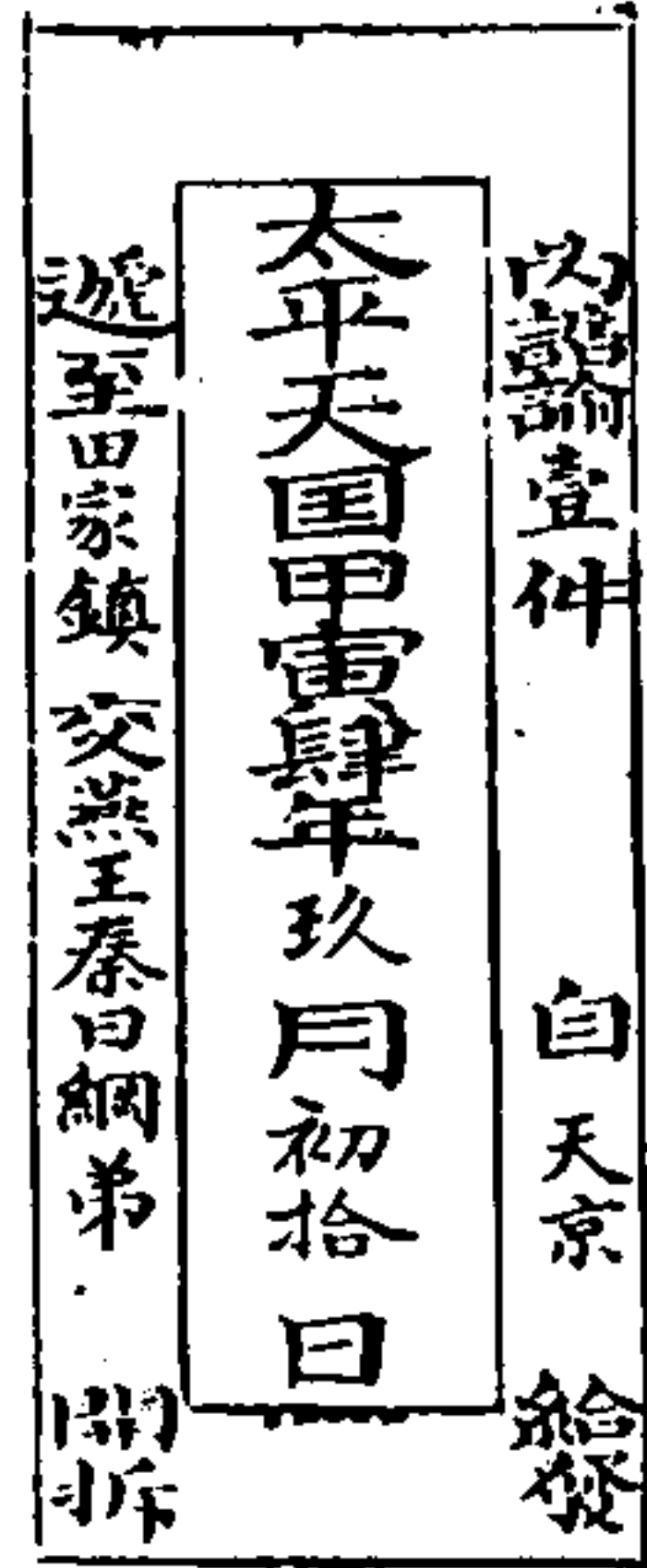
七

偽批式長潤無定偽王皆黃紙偽侯以次皆紅
紙凡其下具稟奏楊逆閱後發出交偽丞相擬
批偽尚書謄批偽侯以次則由所屬六部書六
部掌書擬批謄批然所批字不謄於原稟之後
故另有此式既謄之後則張貼於署門首亦間
有用封筒遞回者

偽文封筒式



正面



背面

賊情彙纂 卷七

楊逆偽誥諭封筒皆細黃紙厚裱為之長二尺濶一尺正面雲龍海水邊中列偽銜背面係偽年月日諸字如所繪式皆用硃紅刷印其地名月日人名則用墨筆填寫背面封口處蓋偽印一顆餘處無印章石諸逆偽文封筒如之惟不用雲龍遞改獅麟豹虎繪畫四邊偽侯以下則用紅紙

偽本章

附稟奏稟報各件

羣賊具奏於洪逆概謂之本章然不能逕達必由楊逆率韋石諸逆轉奏能列名於本章者惟楊韋石三逆下此具本章於洪逆僅請安賀喜謝恩而已概不准奏事且必須請楊逆蓋印否則洪逆不閱若一應軍務各偽官俱具稟楊逆謂之稟奏夫下奉上謂之稟臣對君謂之奏從

七

無以此連貫成文者稟奏二字臆造甚新緣楊逆下洪逆一階羣醜之屬望推尊幾過於洪逆故標此以示尊崇之意大權悉為楊逆所攬是以本章寥寥而稟奏獨多即如犯偽令各案亦皆由下擬定楊逆入奏洪逆從無駁者賊巢百務亦皆楊韋石三逆議奏施行在外賊目大小事件纖毫必稟如稟楊逆謂之稟奏稟韋石二

逆謂之稟報稟秦胡二逆謂之稟申侯以下均謂之敬稟重複累贅筆墨繁多凡韋石二逆所稟稱小弟某某不繫偽銜秦胡二逆稱卑爵亦不繫偽銜侯至兩司馬則書偽銜加小卑職三字於名上此賊中文案之大概也今就俘獲之件編次自本章至敬稟各著一式庶覽賊情者得燭照其隱微而鬼域情形亦無地可以遁匿已

偽本章式

用大黃紙或成四頁或兩頁而米直雲水使龍中堂三寸長格筆寫本章二字上蓋楊逆偽印或製紅格十二行行各二十四字不用封筒另用紅紙糊龍旗或入紅紙套內由偽宋或偽進至偽朝四書日批出即由偽情衙遞至石逆頭門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為議定職官懇 恩封賞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降凡為天下萬國真主建都 天京 天事日繁

日多需人佐理今弟等大膽僭議開具名單一並啓奏我

主萬歲

旨准施行以便弟等聘飭詔命官書成金榜張掛朝門如

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胞等所議是也即照單封職勸理天事便是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為微辦米糧以裕 國課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建都 天京兵士日眾宜廣積米糧以充軍儲而裕

國課弟等細思安徽江西糧米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

諭良民照舊交納糧稅如蒙

恩准弟即頒行詔諭令該等遵辦解回 天京

聖倉堆積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胞等所議是也即遣佐將施行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為僭議制度請

旨遵行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降凡為天下萬國真正是萬國來朝之後太平一統之時須

明定制度章程以壯

天父之威風弟等大膽僭議

二兄朝帽用雙龍雙鳳帽額上繡一統山河下繡滿天星斗弟朝帽用

雙龍單鳳帽額繡單鳳企雲中正弟朝帽亦用雙龍單鳳帽額繡

單鳳企山崗達弟朝帽亦用雙龍單鳳帽額一邊加繡一蝶內繡

單鳳企牡丹帽額皆如一把扇式侯相以下朝帽侯弟等議定再

奏如此僭議未知合否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弟等所議皆是准行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為出師誅妖理合奏明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降凡誅妖目下正是殲妖將盡之時弟等僭議命夏官

又正丞相周勝坤出師廬州一帶誅滅妖魔撫安良善並

帶前拾軍兵士及弟府參護官兵人等前往如此酌議緣由擬於捌月拾肆日起程前進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胞等嚴誥官員兵士放膽誅妖早日太平共享

天父大福也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為吹吸洋烟大犯

天條事緣據夏官正丞相何震川稟稱轉據殿右貳檢點胡海

隆稟稱前參巡查賴桂英於拾月拾捌日在天京城內

新橋地方拿獲周亞九李連升于順添等朋吹洋烟

一案並起獲烟具烟泥等件已由該官承審確實取有口供稟報前來弟等未敢擅專理合肅具本章粘

附原供啓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弟等所議皆是周亞九等即斬首不留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為起蓋

天朝宮殿先期奏明事緣弟等前奉

二兄詔旨命招木工泥工起蓋

天朝宮殿迄今多日未能奉行弟等罪實有餘今蒙

天父開恩殿右肆檢點張潮爵由安廠解回各項匠作兄弟弟等

擬於明天令伸后正侍衛張維崑帶領各匠作在朝門伺候或先起內宮或先修后林苑恭候

二兄照明以便弟等轉飭該官遵

旨辦理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明天辰刻興工欽此

偽稟奏式

用黃紙疊成潤窄長短不拘

卑爵 奏曰 網跪稟奏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賄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九千歲千歲千歲千歲殿下為聖明乞 恩寬宥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

天王鴻恩及我

東王重卑爵願恩命卑爵往上一帶巡查河道以重防禦並蒙我

東王頒發行軍號令畫本卑爵跪讀之下感激靡涯足見我

東王刻刻勞心籌謀軍機國務無微不至卑爵查看在

外臣均皆新招兄弟未能熟習營規是以不揣冒昧即將我

東王號令擇其至要者飭令編刻官刻成刷印發給各衙各頭子

一張傳諭該統下兵士人等命其時時熟讀謹記在心不負我

東王籌謀軍務之至意也卑爵大膽妄議未知是否理合稟奏伏乞我

東王金裁恭請

金安

年 月

日

卑爵 奏曰 網跪稟奏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賄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九千歲千歲千歲千歲殿下為聖明

事緣於十月貳拾叁日午刻田家鎮行營敬接拾

月初柒日頒發

金諭一件蒙我

東王勞心凡保舉官員必須查其平素歷練老成精明靈

變然後傳該員前來親自勘驗觀其言語舉動進

退趨踰果堪勝任再行保舉稟奏回朝毋得徇情

濫保等因仰見我

東王慎重人才無微不至卑爵 遵即諭明各官嗣後凡

有保舉官員毋得徇情濫保有玷官方以重人才

而慎選舉時時親為勘驗凜遵我

東王金諭而行所有卑爵 接奉誥諭敬復緣由理合虔

具稟奏恭請

金安

年 月

日

小弟韋俊跪稟奏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九千歲千歲千歲殿下稟奏為誅妖
疇病主左輔正軍師東主

情形據實奏明事竊小弟於拾月初柒日在蕪湖

舟次接奉

誥諭一件跪讀之下遵即稟奏回朝以安

金念初玖日開船上行於拾捌日行抵田家鎮大營與

燕王秦尼公同酌議小弟帶統下尉差及圻州調

來土捌副將軍梁修仁所統左拾伍左拾柒中拾

伍叁軍兵士從馬鞍山上路兜剿秦尼帶統下尉

差由馬鞍山下路兜剿兼防富池口妖魔出來作

怪小弟於拾玖日榮刻同鎮崙弟以德姪在駝背

桑樹及半壁山兩路上岸秦尼於吊桶山江邊上

岸三路兜剿詎意妖魔從馬鞍山亦分三路膽敢

前來與我聖兵迎敵鎮崙弟以德姪身邊兵士被

妖追散伊等前途直攻妖魔又從後路抄入小弟

見事勢可危即從河下上船而回秦尼率領兵士

由北路追殺不期殘妖亦分兩路來追富池口妖

魔亦來作怪秦尼首尾受敵只得亦由河下上船

而回小弟回船後時已酉刻特令統下兵士在河

邊找尋兩人均無着落有逃回兵士稟稱二人追

妖前進被妖圍繞均被矛刺昇天小弟伏思與鎮

崙弟以德姪兩載出師軍務事件均皆和儺商議

大有幫助一朝被害慘目傷心然皆由

天父排定人難逆料懇求

殿下寬心安福弟等回船之後查點兵士被傷者十有八九浸水身死者約

數百人統計千餘人身兼福至等統下各員及尉差人等已全至安省

翼王殿下聽候鋪派所有

殿下前賜石鎮壽章以德將憑二張皆帶在身邊想已失落其

印信二顆現在弟處俟有安便再行寄京軍務一切仍懇

殿下頒行誥諭俾得遵循庶不致悞特此稟奏跪請

金體金安

年 月 日

偽稟報式 黃然長潤無定

卑爵 秦曰綱跪稟報

電師左軍主將翼王五千歲千歲千歲殿下為稟明察看地勢情形

乞 恩貴裁事緣蒙

天恩

主恩及我

翼王重重厚恩命卑爵往湖北安徽一帶地方巡查河道以重防禦

卑爵沿江一路以來查着地勢情形惟有彭澤縣境有一小姑山其

山居中該處水面較之各處甚窄且此處亦係湖北江西下游總

口最關緊要卑爵意欲在此地方兩岸築造營盤派令委員統帶

兵士在此鎮守再江中用木牌造成木城修作礮台擱放江面不

獨可以防備妖船窺探且而可以稽查來往船隻卑爵大膽如此

妄議未知是否不敢擅專伏乞我

翼王貴裁後祈稟奏

東王金鑒指示遵行如此踏看地勢緣由理合稟報恭請

貴安

年 月 日

卑爵 秦曰綱跪稟報

電師左軍主將翼王五千歲千歲千歲殿下稟報為回覆稟明事

緣於拾月貳拾日已刻回家鎮行營敬接拾月拾叁日頒來

貴諭壹件敬知荷蒙

天父

天兄大顯權能

天王鴻福及我

翼王威德所有建德殘妖已命冬官正丞相羅大綱暨指揮賴桂英等奉

初拾日誅滅該處殘妖悉肆百隻餘妖潰散逃遁遠方建德一帶甚為驚

至興國州之育才官胡萬智並池州黃州兩郡有天試翰林亦在於該處持印理民務命卑爵暫留伊等在於該處辦理恭候

東王金諭定奪卑爵自當凜遵而行又蒙我

翼王勞心教導命卑爵在田家鎮一帶盡心竭力約束官兵防守緊嚴

方可進兵直剿等諭卑爵會同國宗兄章俊殿右丞拾宜檢照曾鳳

傳暨指揮將軍等酌議時時約束兵士加意嚴防伏乞我

翼王寬心安福如此緣由理合虔具稟報恭請

貴安

年 月 日

偽稟申式

紙黃紅長潤俱無定

殿右丞拾檢點小卑職陳玉成敬稟申

燕王 台下綠小卑職前因恢復武瑯微勞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及我

天王

東王暨 列王厚恩升為殿右丞拾檢點之職感激國報奮不顧身不料

水路有會妖頭炮船下來甚屬利害早路有搭揚二妖前來

十分作怪小卑職所統帶後拾叁軍兵士並水營前肆軍兄

弟苦戰不能取勝只得棄船下退保守圻黃閣對江武瑯城內

國宗大人及地官副丞相大人亦守不住大約也要退守大治

興國一帶今聞

燕王巡查河道不日到圻州田家鎮小卑職欣幸之至特此稟申

並稟知國宗兄齊會於田家鎮庶可誅殺妖魔小卑職懇望處高求

燕王將來稟奏

東王代求開恩救宥所有妖魔作怪情由理合稟申並請

玉安

年 月 日

偽敬稟式

紙色尺寸俱無定並有用白稟寫者

後貳軍軍帥功勳加壹等小卑職劉瑯得敬稟

總制大人案下綠蒙

天父開恩小卑職衙內兄弟皮多日逐買米缺少錢文意欲在後貳典

聖庫請領大錢拾伍千肆百文計統下兄弟壹百柒拾餘人每名約得

捌拾文之數未敢多請理合稟明懇求

總制大人開恩施行則小卑職及各兄弟均感

天父鴻恩於無既矣肅此敬稟並請

玉安

年 月 日

一五二二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4 頁三二

中伍軍前營旅帥小卑職劉亞二敬稟

中伍軍軍帥功勳加壹等單大人案下竊小卑職今奉

天命出師統下兄弟肆拾餘人僅沙窩船壹條不穀起坐昨在

檢照大人衙內求發封茶未曾給有船小人多實實不便乞

天父開恩

大人格外開恩在

張大人衙內代小卑職求與封茶壹張以便往河下封船壹條特此敬稟並請

軍帥大人玉安

年 月 日

中肆軍前營前壹卒長功勳加壹等小弟單瑞容敬稟

後營師帥善人功勳加壹等陳兄案下緣明天拾玖日房宿

禮拜之夜弟統下肆兩司馬共帶兄弟壹百叁拾伍名內牌

面玖拾捌名每名領錢貳拾壹文共領錢貳千零伍拾捌文

牌尾兄弟叁拾柒名每名領錢拾肆文共領伍百貳拾捌文

二共應領錢貳千伍百捌拾陸文兩司馬肆員每員領俸錢叁拾

伍文共該錢壹百肆拾文小弟俸錢柒拾文統共實領禮拜

錢貳千柒百玖拾陸文理合具稟懇求

師帥善人發下以便分與眾兄弟同沾

天恩兼辦供物虔誠祭告

天父祝福無疆於此緣由理合敬稟寫明並候

善人兄台玉安

年 月 日

偽告示

賊之初踞永安也官兵四集負固深藏何告示之有即洪逆發令不過以寸條書數語曉諭賊衆而已及由長沙下竄始明目張膽大肆偽言洎陷江寧夜即自大大張偽示遍貼街衢楊逆所出偽示稱誥諭韋逆稱誡諭石逆稱訓諭秦胡二逆稱誨諭出外虜掠國宗亦稱誨諭侯相

檢指稱曉諭將軍以下稱劄諭偽王皆黃紙龍

邊侯以下紅紙無邊誥諭上畫雙龍下雲水誡諭上畫雙鳳下雲水訓諭上畫雙獅下雲水誨諭上畫雙虎下雲水紅紙告示無多故未刊刻畫式刑賞生殺喜慶生誕亦皆出示如洪逆偽生誕則楊逆出示楊逆則韋逆出示韋逆則石逆出示之類一示之成更易數四由偽侯定稿

呈於石逆准行則送偽詔命衙繕寫寫成交石逆判未送楊逆處蓋印轉交偽宣詔官發貼滿紙荒唐莫可句讀且城中閭市半皆榛莽縱有居民亦多粗鄙方欲逃之不暇何遑屬目賊意在惑人是又將誰惑耶至於在外擄掠之劇賊其告示繁多愈難僕數今就俘獲之件參以逃人口述及江寧城內所出之示標著數式以例其餘

檢指稱曉諭將軍以下稱劄諭偽王皆黃紙龍

楊逆告示式

黃紙雲龍邊長每七八尺高三四尺不等

真天命太平天國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賸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為

誥諭朝內軍中大小官員王親國戚以及兵士水手兄弟等知悉緣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

真主天王降凡救世誅滅妖魔普天天下凡屬臣民俱宜感激涕零仰副

天父

賊情彙纂 卷七

天兄差我

主天王降凡之意茲於拾貳月初玖日恭逢

天王萬壽之期

本軍師及列王尚且備奇珍異寶進獻

天朝為我

天王祝壽爾等為官為民俱要認真

天父敬念

天王多多採辦寶物先期拾日齋獻

天朝並具本章由

本軍師代表以邀

天既並於萬歲前三日一心齋戒虔敬

天父報答

天恩為此特行誥諭爾等須要遵遵毋得觀玩自誤致負

本軍師屬望殷殷之至意切切誥諭

賊情彙纂 卷七

太平天國 年 月 日

韋逆告示式 黃紙雲龍邊如上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雷師後設又副軍師北王韋

為

誠諭朝內軍中官員兵士及各衙兄弟人等毋受妖惑致干

天誅極宜猛醒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

真主降凡宰治天下又命

賊情彙纂卷七

東王下凡乃理世人輔佐朝綱

天恩至大凡屬含生賦性者應時時感激方足以圖報

天恩於萬一過織營總制吳長松等身受

天恩不知圖報勾結妖魔欲破天京蒙

天父大顯權能密中指出將妖魔殺退並擊剪髮通妖逆犯多名以正

天法又有妖婦朱大妹膽敢謀逆欲私藏紅粉毒害

東王亦蒙

天父指出此等行為實實令人髮指除將朱大妹明正

天法外誠恐爾等固於妖習一時被感作出此等逆事迨至身首異處已不

可救

本軍師心實不忍為此特行誠諭爾等須要認實

天父仰體

天王

東王救世之意雖現下苦些大家堅草耐草將來自有大福享也若

賊情彙纂卷七

生異心是自甘鬼路前功盡棄那時悔之無及也切切凜遵毋違

誠諭

太平天國 年 月 日

石逆告示式 黃紙雲龍邊如式

真天命太平天国電師左軍王將翼王石

為

訓諭 爾良民各安生業勿受妖惑驚慌違徒事照得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

真主天王宰治天下又命

東王及

賊情彙纂 卷七

北王輔佐朝綱業已建都天京現下四海歸心萬邦向化今特命

本主將前來安徽撫安黎庶援救生靈爾等良民生逢其時何其

大幸茲因四路尚有漏網殘妖未盡誅滅業經特派大員統兵四

出搜捕妖魔誠恐爾等惑於謠言擅自遷徙縱有照照殘妖竄入

該境爾等即遵

本主將前次頒行訓諭一體嚴拿解至安徽自有重賞為此特行

訓諭爾等良民須要敬

賊情彙纂 卷七

天識

主認實

東王那時自有

天父看顧也切不可妄聽浮言須知一經遷徙或丟家業或喪身命其害不

可勝言候

天父大顯權能將四海殘妖誅盡自享永福於無窮也爾等其各凜遵毋負

本主將訓誨殷殷之意也切切毋違訓誨

賊情彙纂 卷七

年 月 日

六七九

韋石兩賊告示式 素黃紙無雲龍邊

真天命太平天國天朝國宗提督軍務石 為

誨諭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汚俗以歸正道事照得去邪所以

崇正革故即以鼎新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

真主天王降凡主宰天下復差

戒情定集卷七

東王及

列王輔佐朝綱新邪留正除暴安良業已建都天京四海投誠萬方

向化振方新之

國運人盡歸真革已敝之頽風俗皆改舊嚴男行女行之別秉至公

至正之心凡普天天下有不合乎規條越乎禮義者均我

天朝所深惡而痛恨者也茲

本國宗恭承

天命出師安民革除惡習禁遏流風聞爾等地方有邪淫之輩干犯規條為

此愷切誨諭仰爾官兵良民一體知悉凡有惑感人心敗壞風俗

者列明於左

一男行女行最宜分別也聞有官兵等特汚穢衣服送與民婦洗

浣並有僱倩民婦縫補衣服者既已私相授受難保眉目傷情

不可不防微杜漸以儆歪風嗣後如有官兵僱倩民婦洗衣縫

紉者概斬不留其有奸淫情事者男女並坐

戒情定集卷七

一娼妓最宜禁絕也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習士農工商女習針

指中饋一夫一婦理所宜然倘有習於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

娼不遵條規當娼者合家剿洗隣佑捨送者有賞知情故縱者

一體治罪明知故犯者斬首不留

一洋煙黃煙不可販賣吸食也洋煙為妖夷貽害世人之物吸食

成癮病入膏肓不可救藥黃煙有傷膚體無補饑渴且屬妖魔

惡習倘有販賣者斬吸食者斬知情不稟者一體治罪

以上各款爾等官兵民人俱要嚴為禁絕不可故犯倘有犯此者一經察覺定按

天法究治

本國宗言出法隨決不姑寬深之慎之母違誨諭

年 月 日

賊情彙纂 卷七

秦逆告示式 黃級雲龍邊

真天命太平天國燕王秦

為

誨諭 縣四民急崇真道勿受妖迷致干

天誅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

真主天王降凡新邪留正復差

賊情彙纂 卷七

東王輔佐朝綱輯安恭庶茲於 月又命

本燕王統帶雄兵百萬週游天下良善必救妖匪必誅凡爾四民

正好安居樂業永享

天福於無窮但良莠不齊其教

天讖

主者固多而輕信謠言者亦復不少近有不法之徒甘受妖惑胡言

語捕風捉影搖亂人心以致愚民互相驚擾除嚴飭官兵分段查

擊造言之人外為此特行誨諭凡爾四民須要醒醒不必多生恐

懼况各郡縣業已團集鄉兵即有些少殘妖擱入何難一時撲滅

自諭之後各宜安分守業倘再搖動那

天法無私一家老幼均斬不留切切凜遵毋違誨諭

年 月

日

賊情案卷七

陳賊告示式 素黃紙無雲龍邊

真天命太平天國真忠報國佐天侯加壹等世襲陳 為

曉諭大小官員兵士人等知悉照得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

卑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

真主天王降凡為萬國太平真主復差

賊情案卷七

東王及

列王輔佐朝綱綏安良善現下景運昌隆文章黼黻理宜恪遵定制

以判崇卑是以

東王格外勞心因紅黃二色為

天朝貴重之物凡有官者即遵官職製造穿著無官之人僅准紅色包

頭其汗袍蚊帳足裏尤不准用限至來春肆月初壹日止逾限者

斬首不留等因遵此為此特行曉諭仰爾大小官員兵士人等極宜

遵守禮儀鄭重紅黃二色其已成之物只准穿在內服不准作為
外觀倘限期已滿一經查出按照

天法斬首不留那時後悔無及勿謂諭之不先也亟宜凜遵毋違曉諭

年 月 日

七



賊情彙纂卷八

偽文告下

偽律

賊中所刻偽天條書偽營規皆粵西舊例賊目
殘忍專事威劫所增禁令日繁俘獲偽奏章稿
內有增議太平刑律多條又偽燕王秦曰綱所
出告示亦載應斬罪多款謂之律則羣賊遵奉



又統謂之天令夫令所以馭軍律所以制民而
兼制軍者也賊中百姓皆籍為兵是有兵無民
矣賊目概稱條禁為令也亦宜今搜別俘件凡
有關某令者悉彙錄之似偽律之規模大備所
可異者處處奸虜焚殺時時禁人不得姦虜焚
殺毛細之過管且不足賊輒律以斬首夫妻人
倫之始如或同宿輒駢首就誅此等行為雖執

三尺之童告以事理亦能知為不可即使商鞅
定律周來執法恐亦持筆難下也賊之熾張則
全恃行軍有法賊之必滅則在虐民無人理諸
偽制皆足亡之而尤以偽律為至酷耳

偽律諸條禁

- 一凡營中每逢星昴房虛四宿禮拜之日亦要
- 三更起身洗面虔誠禮拜讚誦天父皇上帝
- 恩德不得怠慢
- 一凡紮營盤處所必須詳察地勢不得隨意住
- 紮致妖魔攔入有傷兄弟
- 一凡兵士打仗殺妖之時俱要虔誠跪求天父

看顧助陣殺妖

- 一凡營盤之內俱要潔淨打掃不准任意運化
- 作踐有污馬路以及在無羞恥處潤泉
- 一凡各衙各館兄弟倘有口角爭鬥以及恃強
- 鬥架俱是天父所深惡不問曲直概斬不留
- 一凡各衙各館兄弟在館無事除練習天情外
- 俱要磨洗刀鎗操練武藝以備臨陣殺妖不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得偷安妄食天父之祿

一凡營盤四圍俱要築土城挑濠溝密釘竹釘以妨妖魔鬼計

一凡軍中兄弟俱要謹遵條命公正和儺不准大呼小喊俱要安靜無喧

一凡我們兄弟行路不准強拉外小挑抬即在外小屋內打館亦不准妄取一物

一凡軍中兄弟五十歲以下至十五歲以上一聞勝負響俱要裝身赴各本管衙聽令殺妖

一凡我們兄弟在鄉村住紮不得強帶他人子弟做自家子弟違者斬

一凡我們兄弟俱要修好鍊正不准吹洋煙吃黃烟飲酒虜掠奸淫犯者斬首不留

一凡各軍兄弟行路俱要認定大旗各歸各隊

不得越次爭先耽延退後違者斬

一凡我們兄弟俱要各歸各衙不准私自過館及在別館借宿等弊違者斬

一營中設有青白紅黑旗四面如妖魔從東邊來則搖青旗從西邊來則搖白旗從南邊來則搖紅旗從北邊來則搖黑旗兵士認定旗之顏色即往何方殺妖若妖魔從兩路來旗

亦兩面齊搖兵士分頭殺妖派在左邊殺妖不得到右邊派在右邊殺妖不得到左邊違者斬

一凡城中營中望樓設紅黑旗二面如妖魔從水路來則望樓上搖黑旗從旱路來則搖紅旗水旱兩路俱有妖來則紅黑二旗齊搖各要努力殺妖退避者斬

一凡東王駕出如各官兵士迴避不及當跪於道旁如敢對面行走者斬首不留

退後者斬

一凡殺妖之時聞鼓則進聞金則退不得違悞

一凡檢點指揮各官轎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規矩如不迴避或不跪道旁者斬首不留

違者斬

一凡典聖庫聖糧及各典官如有藏匿盜賣等

一凡各尊官自外入卑小官必須起身奉茶不得怠慢

弊即屬反草變妖即治以點天燈之罪

一凡追殺妖魔所遺金玉衣物自然皆為我得必須殺盡妖魔將殘妖追出四五十里之外

一凡朝會敬天父時如有官員兵士喧囂者斬首不留

方准收取妖物解歸聖庫自後殺妖之時路

旁金銀衣物概不准低頭撿拾以及私取私

一凡接遞緊要公文如有遲誤日時者斬首

藏違者斬首不留

一凡寫辦軍務緊要公文如有心錯誤者斬首

一凡我們兄弟如有被妖魔迷蒙反草通妖自

不留

有天父下凡指出即治以點天燈五馬分屍

一凡遇殺妖之時頭陣鼓角即要喫飯二陣鼓

之罪

角裝身持械聽令三陣鼓角一齊踴躍殺妖

一凡各衙兄弟如有三更逃黑夜被卡房捉拏

者斬首不留

一凡兄弟在衙靜坐俱要鍊習天情不准坐卧
喧囂胡言亂道以及唱邪歌說邪話等情

一凡兄弟俱要熟讀讚美天條如過三個禮拜
不能熟記者斬首不留

一凡天條書中各條如有違犯斬首不留

一凡我們兄弟俱要鍊得正正真真不得脫衣

露體睡覺不准脫裳

一凡各衙牌尾兄弟在館俱要削竹釘夜晚輪
流支更不得怠惰偷安

一凡軍中兵士打伏昇天此是好事不准哭泣
緣是人有志頂天已隨天父到大天堂享萬
年之福何用哭也

一凡軍中兵士無故昇天亦是好事所有昇天

之人俱不准照凡情歪例私用棺木以錦被
綳縵包埋便是

一凡東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駕出侯丞相轎出
凡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兵士如不迴避冒衝
儀仗者斬首不留

一凡有人私帶妖魔入城或妖示張貼謀反諸
事自有天父指出定將此人點天燈其知情

不告者一概斬首不留

一凡私盜關憑混出城卡一經盤獲定斬不留

一凡假冒官員私打先鋒者斬首不留

一凡無故殺害外小者斬

一凡焚燒外小房屋者斬

一凡虜掠外小財物者斬

一凡犯第七天條如係老兄弟定點天燈斬兄

弟斬首示眾

一凡夫妻私犯天條者男女皆斬

一凡強姦經婦女喊寃定即斬首示眾婦女釋

放如係和姦即屬同犯天條男女皆斬

一凡姦老弟如十三歲以上皆斬十三歲以下

專斬行姦者如係和姦皆斬

一凡私藏金銀剃刀即是變妖定斬不留

刑律卷八

一凡剪髮剃鬚刮面皆是不脫妖氣斬首不留

一凡聚集飲酒私議軍事巡查拏獲一概全斬

一凡吹洋烟者斬首不留

一凡喫黃烟者初犯責打一百枷一個禮拜再

犯責打一千枷三個禮拜三犯斬首不留

一凡傳令聽講道理如各官有無故不到者枷

七個禮拜責打一千再犯斬首不留

一凡各館書士如有編造歌謠及以凡情歪例
編成詩文迷悞兄弟者斬首不留

一凡行軍黑夜發妖風驚營必尋出起首喊叫
之人斬首示眾

一凡黑夜支更如果貪睡被旁人將鼓拏去交
出告犯者責打一千再犯斬首示眾

一凡挑濠溝築土城一切軍中事務如有口出

刑律卷八

怨言者斬首不留

一凡辱罵官長者斬首不留

一凡有反草通妖之人經天父指出通館通營

皆斬首

一凡一切妖書如有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

爾等靜候剛改鐫刻頒行之後始准讀習

一凡一切妖物妖文書一概燬化如有私留者

搜出斬首不留

一凡邪歌邪戲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戲者全行斬首

一凡朝內軍中如有兄弟賭博者斬首

賊情彙纂 卷八

偽官照

附關邊城館門牌印據船票船牌

逆賊百事怪誕愈出愈奇其一切喪心作偽之處有非筆墨所能罄者其偽官照亦一端也自粵西至金陵雖大署偽官尚無憑據不過榜列姓名懸掛偽朝而已癸丑六月楊逆始議每偽官各予官憑一張謂之官執照由韋逆定稿畫式先稟楊逆後奏洪逆取偽旨頒行我軍於甲

賊情彙纂 卷八

寅八月克復武漢俘獲賊中文案始得見之然其上並無洪逆偽印中蓋楊逆偽印於編號騎縫處蓋韋逆偽印半鈐照上半鈐底簿今就所俘者繪其式於後以見庸瑣狂寇亦專以虛名餌此不馴之民也而無目者流見其雲龍邊幅列端楷之字加如斗之印莫不什襲藏之自幸朱紱方來居然身膺華職已吁泥塗市井目不

識丁陷身賊巢驟膺寵命有不盡死力以圖報者乎尤可異者賊中之官愈尊窮究其平日流品必最賤率皆囚盜凶徒與臺優隸方之爛羊都尉狗尾續貂抑又劣矣且官無常俸之官無任所做衣盜縷並不得一服偽官官服被餌者亦可謂至愚若大將軍告身只博一醉此等官惡又奚值一醉哉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卷八

偽官執照式

白紙刷成上邊雙龍兩旁龍各一條下刻水雲邊約寸半闊中寫如左

真天命太平天國

勅慰師聖神風木乃師時病至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為

頒給官執照事照得

天國之官佐理

官

上帝天下之事必以頒給照憑印信以昭慎

天威照職授官照份理治

天事尤以執照為據茲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暨我

執

主馮恩

本軍師將

某某

互結公同

保舉某人壹名保奏

天王旨准封升某人為

某

官

自應執照赴任毋得有違為此頒發執照一張仰該官收執以憑赴任領印辦理

某任事務須依公心正理辦不得有朕味濫冒致干法究宜立志頂

照

天報國速速此照

正月第

號

太平天國

年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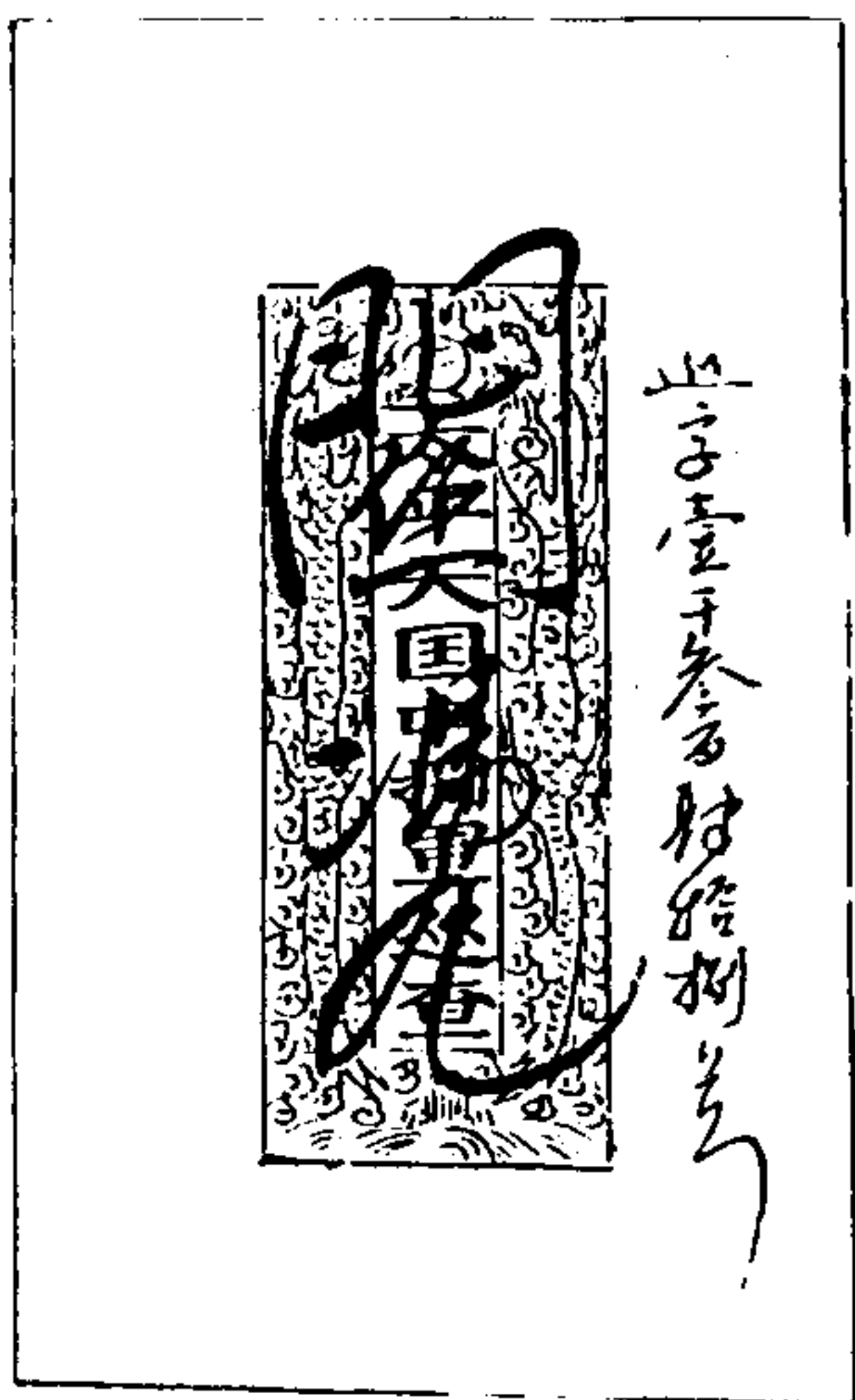
日給

右給

某官

收執

偽關憑式



偽關憑用白洋布一條長八寸寬四寸墨筆寫關憑二字上蓋巡查偽印賊踞城池於各城門皆設巡查惟開一門准其出入所蓋偽印即係此門巡查之印印旁別有暗號背面有粉筆花押衙中有底簿可稽其暗號數日一換凡未及繳換者即係真關憑但其現換之式不合亦指為妖執而殺之我軍中曾俘獲然仿造甚難另

賊情彙纂 卷八

有買菜憑據即由各館開一紅黃紙條上寫着某人出城買菜諸兄弟不得阻攔上蓋本館偽官偽印亦可出城前在江甯因內應事發盤詰甚緊急改用偽王妃松樹立鳳之印非此憑據萬不能出城總之賊窮思詭計無非防人逃及我兵混入也查驗關憑在城則盤詰於城內在鎮集則設卡房以稽察之江甯查詰較嚴他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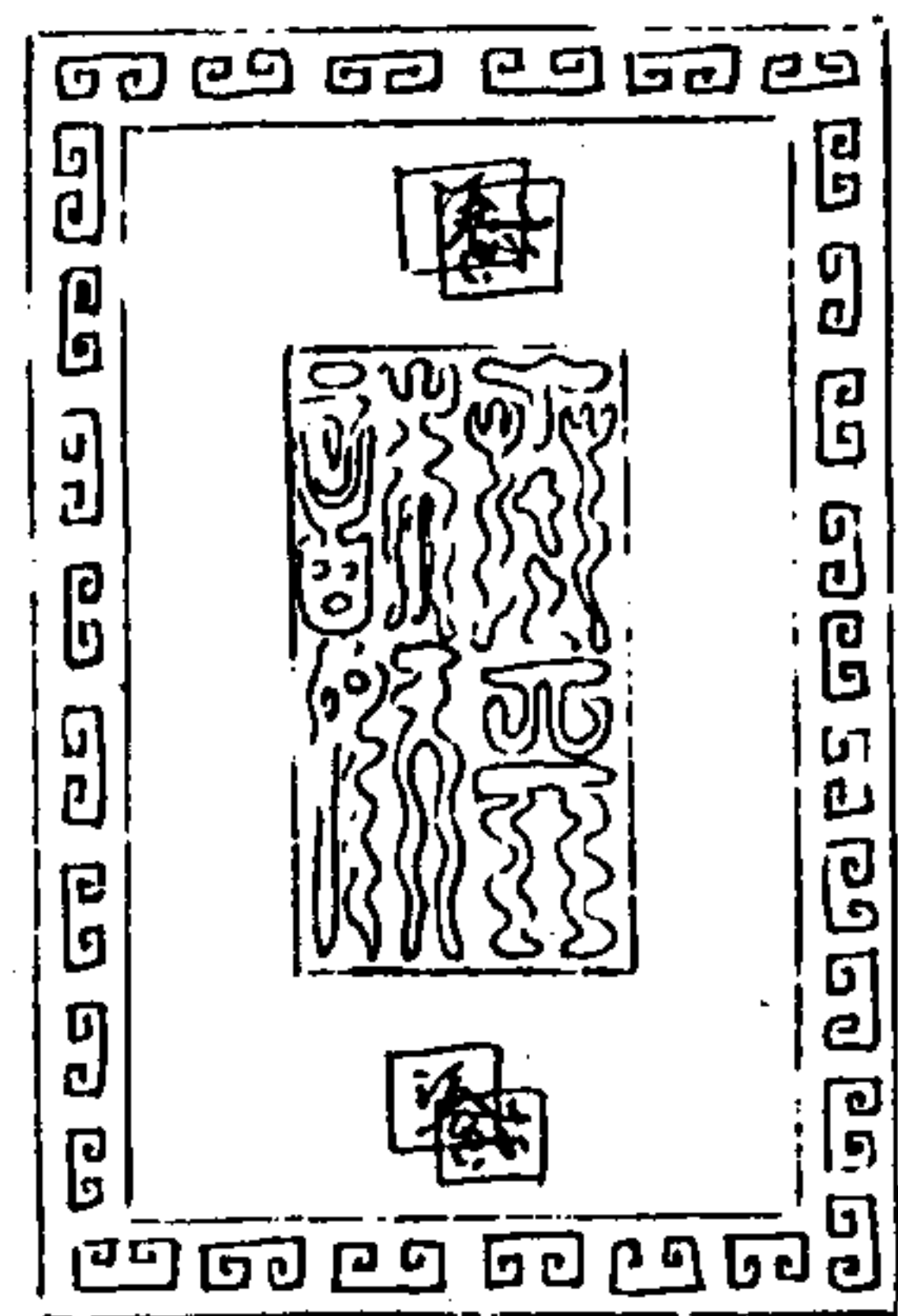
賊情彙纂 卷八

亦甚鬆懈曾詢湖北難民云往往乞偽官充先生者隨時寫一紙條今有外小某人往某處購買何物眾兄弟不得阻攔等語出城出卡偽巡查畧一省視立即放行矣夫治平之世良法畢具在事者不必盡賢陽奉陰違猶不能無弊况賊之伎倆乎賊目徒用機心羣賊多屬脅從甘心事賊讀書識字者百之一二耳又安能保其

恪遵其制精覈嚴查與此賊自矜得意而旁觀竊笑其愚者也

東情實錄卷八

賊暗記憑據式



尾 尾

賊情實錄卷八

賊目役使奸細另有二寸八分長二寸寬黃紙一方漢文花邊中刻空心篆文奉天誅妖四字更刻草書憑據二截如左營則印於左邊右營則印於右邊前營則印於上後營則印於下中營則印於中然後又分牌面牌尾牌面則印於上牌尾則印於下凡暗記一張上必加二小截所印之處無定蓋先分何營後分牌面牌尾故

也每印必先印憑字又倒加一據字並非印色
 滿紙花文印文皆係銀硃水印加印二截狂草
 顛倒模糊專意使人不能辨識此係揚州生員
 胡蕤卿為秦曰網設策創置者自矜巧妙無比
 孰知我軍中搜出一望即知為賊物不待訊供
 便可正法矣近來賊知暗記不行遂又於其人
 之身密為暗記如左營則刺左腋毛右營則刺

右腋毛前營則刺頂心髮後營則刺兩腋毛中
 營則刺陰毛以分別之總之賊之秘計朝更夕
 改既俘有此件即應繪圖繫說云

賊館門牌式

門牌

太平天朝 開列於後	典天祀劉世威	衙內牌面 兄弟姓名
牌面	劉世威	趙小田
朱三元	陳登貴	金芳桂
常壽	李珍明	夏天波
何大增	陳修五	陳書麟
汪大川	鄧待軒	余萬明
共牌尾	拾伍	名
太平天國 癸亥年 陸月	初五日	天字五拾伍
牌尾	孔四兒	馬桂兒
	朱老寬	周順子

賊情彙纂 卷八

門牌用白紙刷印太平天朝牌面牌尾年月日
 諸字皆宋字刻就者其餘人名等字皆隨時填
 寫天字第幾號則畫狂草偽印蓋於年月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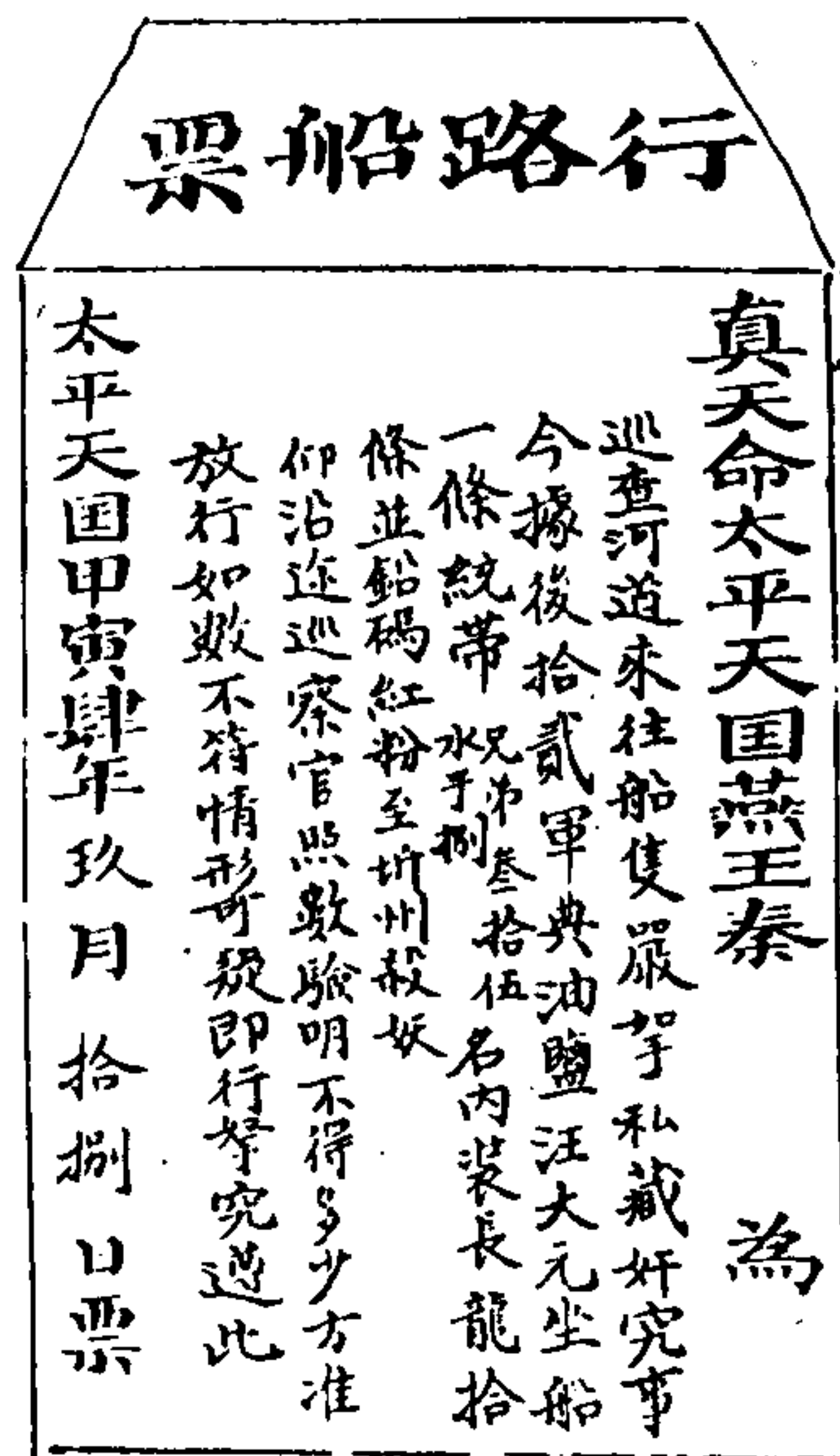
偽王妃印據式



偽王妃印如所繪式其印據用長四寸餘寬二寸餘白紙一張鈐印於上四面留邊數分無字迹

卷八

偽船票式



賊情實錄卷八
船票於上式祇偽銜年月日係刷印者餘字皆填寫偽印蓋年月上

偽船牌式

船牌

太平天国燕尉劉得祿坐船一條水營
 兩司馬胡元志管帶水營聖名牌尾參名
 長管胡元志 牌陳本性 牌黃光元
 周亞二 趙同洛 周得宗
 吉湘元 牌金本合
 廖如桂 胡三威
 共牌面陸名牌尾參名
 太平天国甲寅肆年玖月初五日

賊情彙纂 卷八

船牌即賊館門牌之制卑小賊目領去輒削板鑿孔穿絕懸掛以船牌糊其上

偽貢單

從來叛逆之輩必捏造邪說藉口救民勸民協助連大肆其凶殘而猶謂與民無擾逆賊所至之處未經擾劫之先必脅人貢獻且以免抄免糧或人耕鑿鄉愚厭見兵革欲謀家室之安不得已而作權宜之計莫不罄囊篋以供賊之饜餐賊知邪說已驗肆毒愈深遂創造貢單陽為

賊情彙纂 卷八

安撫之名陰寓搜括之意其一切被害情形已詳載賊糧擄劫條內茲不復叙然賊目甚多偽官甚眾凡出外擄掠之賊無不懷貢單以往者當其踞一鄉一邑之時先以小惠籠絡無業游民為之耳目探聽某也富某也貧然後大張偽示令百姓於三日內辦好貢物交至某處領給貢單云云甚有一戶而領四五貢單者蓋賊又

分別所貢為何物則填何項貢單以予之如銀錢衣物則蓋偽聖庫印信魚鴨雞猪則蓋偽宰夫印信餘可類推無目者見其牌票朱標印信粟粟錢欲倚為護身符矣及至竊壑已盈席捲而去後來之賊又立新章其荼毒拷掠有甚於前者嗟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小民之脂膏有限逆賊之飲饜無窮言之心傷思之髮指今沿

賊情彙纂 卷八

江數百里農民知賊之貢單無益鮮有貢者然科派章程已定收糧之令較貢單為更迫矣其初陷之處貢單仍盛行焉今就俘獲貢單詳著其式於後其已立鄉官之處既造軍冊家冊復編給門牌如江甯賊館之制封條則各偽官皆有之卒長兩司馬外出據劫亦各帶封條數十張但見錢穀即封徐徐搬運賊陷湖北麻城縣

盡封富室質庫喧傳官軍至賊旋遁去三日後復至所粘封條此三日內無有敢揭去者今並摹其式於後

賊情彙纂 卷八

偽貢單式

真天命太平天国勸慰師聖神風承乃師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輸誠進貢給付執照事據爾民回心順天痛改前非欽崇

為

天父上主皇上帝並傾心歸附

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

真主自行虔具禮物進貢

天朝業經

賊情彙纂 卷八

聖庫查收註籍在案繼自今爾該村人等務宜朝夕虔敬欽崇

天父上主皇上帝恪遵天條總期修好鍊正為要俟四海昇平查以冊籍將

該投誠鄉士量才器使合給執照以為異日合符之憑各宜凜

遵毋貽自悞速速須照

某省 府 州 縣鄉民 某人

右執照給該鄉民 某人 收執准此

太平天国 年 月 日照

賊情彙纂 卷八

偽鄉卒門牌式

門牌

太平天国黃州郡總制黃岡縣監軍彭為 編給

門牌事汪家集前軍軍帥劉兆隆統下

壹伍卒 汪有章

父汪長陞

弟汪友瑤

母潘大妹

妻涂二妹

太平天国甲寅肆肆月 拾壹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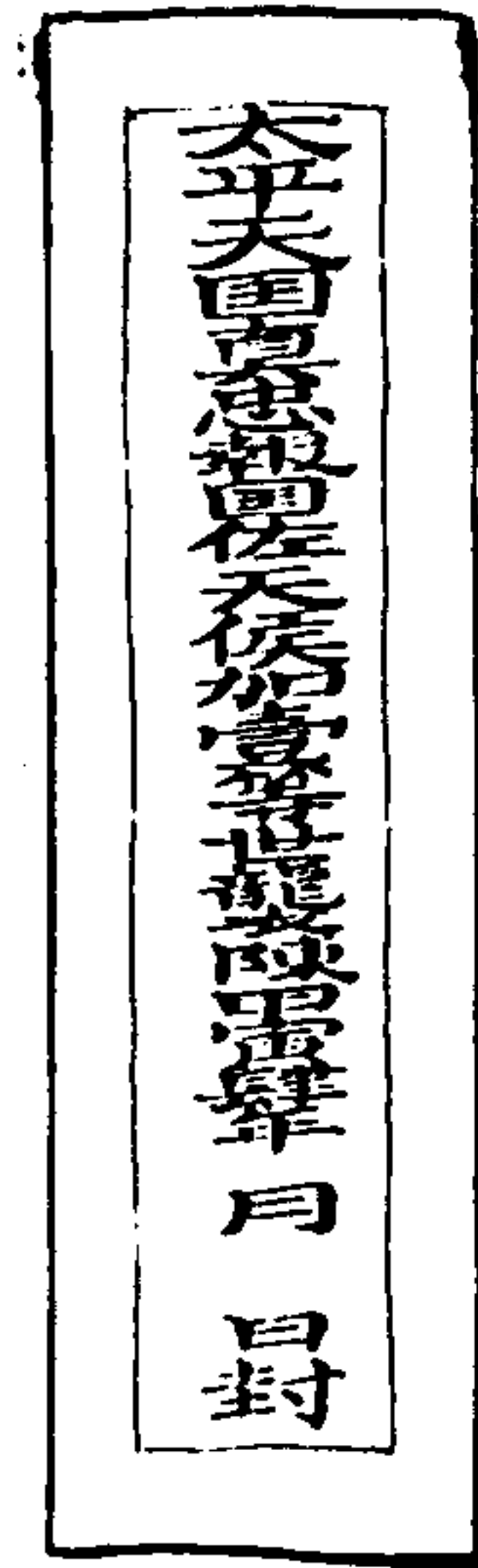
賊情彙纂 卷八

鄉卒門牌即照鄉官所造家冊填寫戶各一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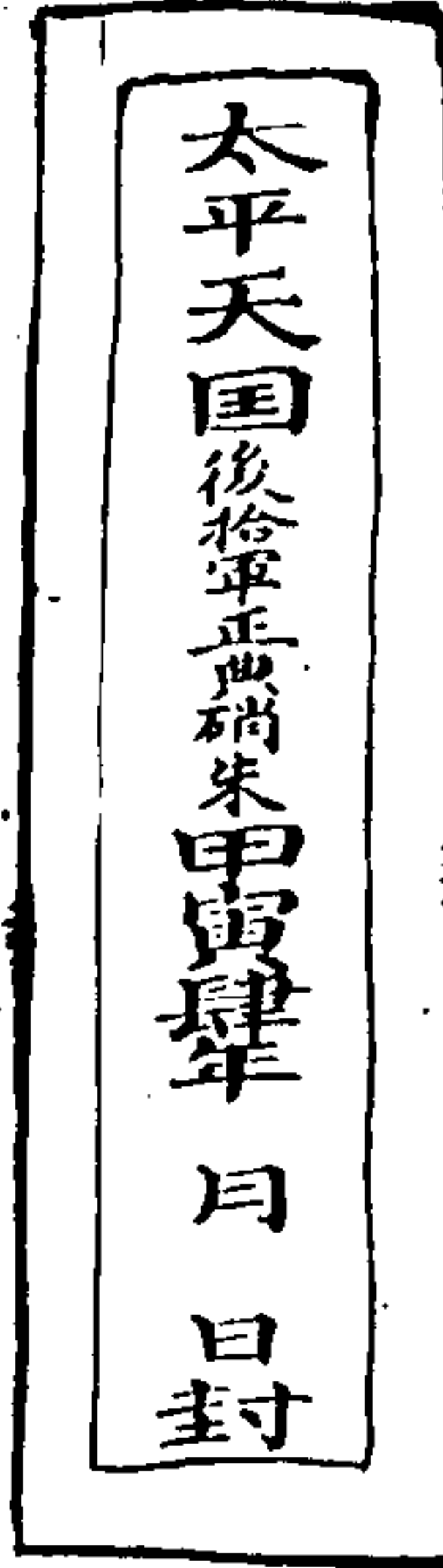
鄉民多糊於板上懸掛門內庶官軍至便於藏

匿賊如復至仍可再掛

偽封



條式



賊情彙纂卷八

偽官在外虜劫皆有封條或刷印或臨時書寫
紙色黃白紅無定偽佐天侯封條係專用封船
者賊目率眾出擾必領陳賊船封否則水營不
發船隻第二封條不過具一式以概其餘凡羣
賊出而剽掠皆挾封條百數張以行見房即封
見物即封一經封識居氏之物即為賊有

偽文字 附隱語聯句

考古篡竊之君必多所更張以自衒如王莽盡
改漢官儀武后多更唐制之類他如叛逆寇盜
亦莫不僭署偽官任意標榜以故載籍中有宇
宙大將軍天公將軍諸名號然於文字猶不敢
有所創易南漢劉龔取飛龍在天之義造龔字
武后之名取日月當空義意造聖字並改製十

賊情彙纂卷八

數字宋明帝性多忌諱以駟近禍改駟字人有
言白門者輒曰白汝家門後世且深譏之然從
未有狂悖恣肆竄易文字至數十字之多者有
之自粵匪始古人避諱有二名不偏諱臨文不
諱諸義固非逆賊所知惟所諱者當時臨御之
君及廟諱耳未聞尊爵顯秩之名亦諱也有之
亦自粵匪始逆黨非楊非墨殘破疆圉荼毒人

民不過黃巢李闖之流亞至於毀棄六經創改文字敗壞先王聖人大道此誠天下萬世之罪人又豈一時僂磔已哉秦灰之暴清流之禍乃復見於斯時衛道君子莫不悲憤塞膺急欲滅此朝食者不徒蒿目烽煙實傷亘古未聞之奇變也矣搜偽書偽文告摘其創易諸字標釋於左覽斯者自必訕笑唾罵然齒冷之餘似又不

八

知涕之何從出已

賊中改造諸字

天父名各偽王及偽王子孫名諱改諸字

爺 改牙 火 改影又 華 改花 秀 改繡 全 改泉 清 改菁

朝 改湖 貴 改桂 雲 改芸 山 改珊 正 改政 昌 改瑤

輝 改暉 達 改閩 開 改階 德 改得 榮 改容 祐 改甬

曾 改承 乃 洪 逆 之子 有名 曾 者 已 死 現 不 復 諱 故 曾 添 養 旋 復 姓 曾

賊情彙纂 卷八

上帝天王聖神諱改諸字

皇 改黃 上 改尚 帝 改諦 天 改添 王 改狂 凡 姓 改

聖 改勝 神 改辰 老 改考

年月日地支所改諸字

年 改歲 月 改期 日 改旦 因 辱 下 寫 年 月 日 不 能 強 記 遵 行 此 三 字 漸 廢

丑 改好 卯 改榮 亥 改開

賊中忌諱及毫無情理所改諸字

温 改吉 究 改究凡偽文遇奸究二字連屬處皆
恃 改持亦似有鬼 魁改魁惟鬼宿不改心 改草龍 改隆
贊 改讚 份 改份 皆作名份

妄造諸字

臥 即魂字 國 即國字 咁 讀作幹音 燒 即亮字作
咁 讀作幹音 燒 即亮字作

惘 讀作困作 惘字解

數目諸字

俱作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

五行改火為炎並亂次序

炎水木金土

附隱語 軍械隱語諸名已載入軍制

科炭 凡賊首有急聲下敵 妖 凡稱我官民兵役

隻 凡稱我兵勇幾隻泥壠 凡稱我營盤山山即出字

條 凡稱船隻幾條難必曰你難了殺人昇天 昇天

些 凡語終皆帶一些字如喫茶些喫飯些之類

乃理 賊用二字 禾乃 乃秀字折 和儼 二字賊解

運化 賊稱如廁 潤泉 為潤泉 小便 堆燒 賊稱點燈

燈草 為燈草 人心 黃煙 賊稱水旱 長龍 即煙筒之

紅粉 即旱煙 潮水 偷喫者創為隱語非賊教也

高老 即天父高兄 即天兄 真草 即真反草 即變

三星兄 即洪逆 禾王 即洪逆贖病人 即楊逆

各人打算 此賊中口頭語乃粵西土話將算字

各人打散 此賊中打先鋒 即擄掠 招兄弟 即擄人

識語已兆於此 裝身 起作程 解拾 變妖 三更 走皆指人逃

裝身 起作程 解拾 變妖 三更 走皆指人逃

附聯句

賊眾粗鄙不知文義而最高聯句凡陷一城分據宅第謂之打館必令充先生者搜括紅黃紙張撰聯句以朱墨書之互相誇耀於是被脅矜吏得操筆以從事甘心從賊者遂竭技揄揚憤懣難舒者恒藉詞譏刺其巫覡星卜之徒勉強塞責荒誕搜湊義舛音乖又足令人齒冷嘗見

賊情彙纂卷八

鋪戶春聯如裕盛字號其聯句必括字號兩字分冠諸首他如狹斜妓館設妓名月娥贈聯者亦必以妓名分冠聯句之首鄙陋之習此可笑之至者賊中風俗尚此各館聯句必以偽銜兩字居先如鋪戶娼館之例撰句能如是者共賞之如偽天朝中八軍女巡查一聯竟將偽銜八字全嵌於聯內引用周禮離騷組織工緻殫思

以奉狂寇不啻以水投石吾恐項水心亦解笑人也今就諸逃人所記述者備錄於後為揄揚為譏刺為噴飯閱者自知不贅註矣

賊情彙纂卷八

偽天王聯句

天命誅妖殺盡羣妖萬里山河歸化日
王嚇斯怒勃然一怒六軍介冑逞威風

偽東王聯句

東國諸侯替天行道
王畿千里順地無疆
東風解凍暖回暘谷之春

八

王澤敷天普錫羣黎之福

位冠百僚肇啟天朝新日月

職司左輔宏開景運大乾坤

偽北王聯句

位列北王儼率羣星繞天國
職司後護常施惠雨溥羣黎
恩如北海民皆仰

惠似春風人盡沾

廿九春秋綿冀北

六千歲月頌賢王

偽翼王聯句

翼戴著鴻猷合四海之人民齊歸掌握
王威馳駿譽率萬方之黎庶盡入版圖

八

王陵忠義棄項羽若敝屣獨知劉季是英雄

偽燕王聯句

燕薊雄都龍蟠虎踞

王侯偉績雲蔚霞蒸

偽豫王聯句

豫州居天下之中萬邦為憲

王爵加封建之上百辟同欽

偽丞相聯句

丞天父鴻恩報國効忠標姓字
相王侯駿業斬邪留正變陰陽

偽天官丞相聯句

天上星辰能救世
官中丞相最稱尊

偽地官丞相聯句

地載萬物以無私備位於師保疑丞獨隆駿業
官冠百僚而共濟治功在裁成輔相特著鴻猷

偽指揮聯句

指示機宜措萬里山河歸諸版籍
揮軍力戰逞千營貔虎駭走妖魔
指日高升不愁富貴
揮扇可渡大顯神通

偽將軍聯句

將十萬眾橫行天下
軍八千人威振寰中

偽總制聯句

總紀總綱好把天情消詭計
制心制事須憑聖禮勝凶殘

偽監軍聯句

監古監人皆可法
軍機軍務總其成

偽巡查聯句

巡之為言循也共凜威循夏楚
查其近於察乎羣瞻明察秋毫

偽軍帥聯句

軍其近於均乎與士卒同甘苦

帥之為言率也拔釐矢以先登

偽帥帥聯句

師天父訓言莫學黃巢李闖 偽詔書有黃巢李闖
帥地官徒旅但為魯肅曹彬 安在哉故撰句者敢交之

偽旅帥聯句

旅人聲吼妖魔走
帥字旗飄得勝回

偽卒長聯句

卒真名士之卒怒婁覆衾表士
長是降王之長劉錕執挺猶雄

偽司馬聯句

司廿五人威風無敵
馬二三匹行走如飛

偽天朝中八軍女巡查聯句

天事理中樞軍將軍兵巡分內外
朝威嚴八法女嬖女娣查究奸邪

偽鉛碼衙聯句

鉛鎔月暈

碼逐星流

鉛有紅鉛莫把紅鉛來鑄錯
碼惟法碼終須法碼去秤量

偽典袍衙聯句

典內衣裳憑人取

袍上雲龍伴我行

偽典硝衙聯句

典務紛紜須料理
硝斤出入要秤量

偽繡錦衙聯句

繡衣赤舄堪為相

錦地花天盡是妖

偽詔書衙聯句

詔出九重天那怕妖魔施毒計

書成一統志豈容狐兔竟橫行

偽僕射衙聯句

僕本恨人逢妖必殺

射塗毒藥見血即亡

偽參護衙聯句

參拜天父永為我父

護衛東王早作人王

偽司天水衙聯句

天父天兄能救世

水兵水將盡誅妖

偽油鹽衙聯句

油然作雲爾自巫山雲雨會

鹽差擬雪我甘冰窖雪氈寒

偽金匠衙聯句

金氣多壽

匠心自工

偽承宣聯句

承發文書勤爾職

宣來佐將見吾王

偽聖糧館聯句

曰堯曰舜克念作聖

斯倉斯箱乃裏餼糧

偽聖庫館聯句

聖德比天高二百年兵革常災

雖君明臣忠亦難逃運數

庫藏如海會四萬里車書一統况星羅棋布金

偽天柴衙聯句

天降李晟平比虜

柴燔岱岳告成功

註 改易各字及賊中隱語皆自偽文告偽書中抽出由程奉璜詮解若通譯考之諸難民所說皆吻合聯句則甘棠張玉琴後裕寬周寬李敬思李不基等記述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賊情彙纂卷九

賊教



自古草竊之徒多藉邪教以倡亂自季漢張角之後如宋貝州妖人王則明蒲臺妖婦唐賽兒近之白蓮教八卦教莫不假託鬼神煽惑愚民以為淵叢之聚逮人眾勢熾以威脅人或不專恃其教可知邪教實為亂階兩粵八閩素多天主教因地方官緝捕嚴迫遂諱其名改教為會故有上帝會添弟會小刀會諸名目暎夷就撫之後粵閩不馴之民日漸驕肆而會匪愈眾洪逆等結盟之始曰上帝會復更名天帝會亦名添弟會蓋入教之人不論長幼以後至者為弟故也雖屢更其名其實即天主

教畧變其格者也嘗考梁荏林中丞浪迹
叢談述黃岡吳德芝天主教書事一篇曰
西洋國天主教前未之有也明季其國人
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來中國人多
信之其術長於推步象緯使之治歷頗有
奇驗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燒煉金銀法故
不耕織而衣食自裕浸假延蔓各直省郡

邑建立大廟曰天主堂宏麗深邃人不敢
窺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細民願歸之者必
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
者受之名曰喫教人按一名與白銀四兩
榜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
刀錐鈎棚等器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
門畫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閱

門誦經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
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裸體受治
死時主者遣人來殮盡驅死者血屬無一
人在前方扃門行殮殮畢以膏藥二紙掩
屍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紐其項以入
棺或曰借殮事以剗死人睛作鍊銀藥生
前與銀四兩正為此也故死時不使聞知

若不聽其殮法者謂之叛教即令多人至
其家凌辱百計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窮
民惑於此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嗜利
無恥者皆信其鍊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
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與其長
吏相結厚饋遺有事則官徇庇之以故其
教益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言謂萬物主於

天而天主又主於天主一概園壇方澤光岳
祀典宗廟祖考皆極其唾罵而惟一心致
敬天主又言自無始以來倘非有天主操
持焉則天久傾頽地久翻覆矣又言天主
之神則生於漢哀帝十四年其說之狂悖
如此工繪畫雕刻本亦奇絕一幀中煙雲
人物備諸變態而尋其理皆世俗橫陳圖

賊情變態卷九

也又能製物為裸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
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摺疊如衣物以氣吹
則柔輒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
其巧而喪心如此又道光庚子伊草農節
相於餘姚俘獲暎夷三十六人搜其行李
得鈔本耶穌降世書救世書二冊漢文並
非夷字僚幕多曾見之猶記其書大旨其

降世書曰耶穌乃天帝之子漢哀帝年間
降生於猶太國以善化人著種種神異希
羅德王忌之設計誘擒磔死於十字架上
埋屍七日能聚精神合成全體毀墓而出
復生三日說法昇空而去至今仍在天上
永為天主其救世書則教人敬天而外不
可更事一切邪神其天條多欸首戒殺人

賊情變態卷九

害人奸淫擄掠及不孝欺詐諸不善凡婚
嫁必聽其師擇配不得苟合苟能不犯所
戒則魂昇天堂否則永墮地獄其降世書
固屬荒誕不經其教人敬天勿崇淫祀暨
一切條禁亦無非教人為善而已海外羣
夷渾噩不通中國罔知倫常義理慘殺相
尋天必憫焉又安知千百載之上天不生

此一人倡其教而化導之是耶穌之有無
原不必深究迹其教人也恐頑夷信鬼神
而好邪說故但令敬天又恐其好殺欺盜
背棄所生故立諸條禁男女必聽擇配者
庶不致冥頑蠢動若鳥獸孳尾云爾是耶
穌諸說非楊非墨既屬異端在中國即為
邪教然因其俗而牖導之置此一人於無

知無識羣夷之中未始非先知先覺海外
奉為天主不亦宜乎不料身死二千年後
奉其教者假誦經為名男女混雜矣以數
金贖人臨死剗其睛以鍊銀矣繪畫祕戲
圖矣以物為淫具矣此則非耶穌所教不
得為耶穌咎也然此等僇夷奸民亦自知
其說斷不能徧行於中國不過於近海之

區造言播弄漁獵財色求快一時之欲耳
若今之粵匪則大不然初或藉邪教為倡
亂之資既寓詭計於邪教之中更逞其私
智懈我將帥驚我兵士惑我人民逆燄日
張而崇奉其教愈篤遂毀先王聖人之道
廢山川嶽瀆諸神惟耶穌是奉幾欲變中
華為夷俗是天主教流毒至於此極又豈

耶穌所能逆料哉尤可異者其徧布偽書
偽天條書以及集眾講道理覽其書聽其
言皆耶穌之教皆耶穌之禁令觀其行則
殘殺無人理奸淫擄掠無所不至叢脅良
民使父母不相見而教人以孝詭詐百出
而戒人勿欺行與言違是早已自叛其教
矣若夫妻共處則竟治以極刑於聽師擇

配之義何居各首逆妄標名目如贖病主
聖神風雨師雲師之類人襲神號尤亘古
未有之奇聞於勿惑鬼神之戒又何在究
之粵匪乃開闢至今逆天悖理第一狂寇
不惟覆載王法所不容為天下萬世之罪
人實亦彼教之罪人耶穌有知亦當助百
靈而効順共殄此凶殘梟獍也至於賊教

賊情彙纂卷九

之誦經讀讚者猶朝夕按籍點名也服飾
奇幻者欲驚我戰士也講道理時假託天
父附體殺一二人者欲以威劫眾也雖習
邪教實無邪術今就所俘賊文案參酌羣
言輯賊教一門析為五則庶逆賊之醜態
畢露而羣疑可以消釋已

偽書

偽天條

禮拜

刑罰

講道理

賊情彙纂卷九

偽書

耶穌之教行於海外千八百餘年曾聞與西洋人稔熟者談及彼教之書多至數十種要皆西洋聰穎之夷行其教以著書大抵曼衍支離一波窮一波又起於喫緊處仍不說明非雜以虛詞即亂以番語畧如二氏之書然意義字句尚多雅奧宜乎湯若望諸人夙有西儒之目也逆

賊情彙纂卷九

賊偽書則大不然除所稱新舊遺詔書天條書尚係西洋遺意其餘偽書十數種則皆首逆數人竊彼教之緒餘任意捏造者無情無理猢猻吠泉啼其隱語皆劫盜常談鄙陋荒唐又村歌盲詞之不若最後建天京等論則是被脅能文人所為語雖悖逆尚不俚俗亦非首逆等所能解也至於軍目條規應編入偽軍制內偽歷書應

編入偽禮制內其餘各書毫無關係官軍隨處俘獲汗牛充棟人人習見若全錄之徒費筆墨茲於各偽書每一名目摘錄數條或挈其綱領以繫說焉如欲統觀之不難取原書一覆也

賊情彙纂卷九

偽書名目

天父上帝言題皇詔全錄

天父下凡詔書摘叙

天命詔旨書摘錄

舊遺詔聖書摘叙

新遺詔聖書摘錄

天條書全錄另入偽天條條內

太平詔書摘叙

太平禮制入偽禮制門

太平軍目入偽軍制門

太平條規入偽軍制門

頒行詔書摘叙

頒行歷書入偽禮制門

三字經摘叙

幼學詩摘錄

太平救世歌摘叙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為罪隸論

詔書益璽頒行論以上三論語多悖逆皆不錄

天朝田畝制度此書賊中似未梓行迄未俘獲

賊情彙纂卷九

偽書內天上帝言題皇詔即十全大吉詩

三星共照日出天 禾王作主救人善

爾們認得禾救饑 乃念日頭好上天

人字脚下一二三 一直不出在中間

玉清不好起歪心 全敬上帝不愁難

清朝燈草就日頭 照明天下不用愁

貴人也要三星照 昇天享福正修悠

且說金爐是名頭 日月照明不用愁

燈草開來對日洪 信實天父自悠悠

功名頂頭借金引 不拘大小再真心

戒淨邪花酒多少 得福公子貴如金

琵琶鼓樂簫來和 金玉堂中快樂多

五人上天直享福 勝起高樓頂上坐

朝中公子勝公郎 出在深山金玉堂

賊情彙纂 卷九

富貴功名天分定 燈草對緊日頭上

笛子出在玉堂中 扇子不拔自有風

山頭白雲風吹散 真心敬天不愁窮

黃金財寶是名頭 為人修善不用愁

正人自有昇天日 天堂享福萬千秋

題名頭頂半金黃 為人真心總不妨

且看江水何處去 盡歸一統轉天堂

賊情彙纂 卷九

偽書內天父下凡詔書

一冊只十餘頁所載在廣西時有周錫能者勾結官兵為內應楊秀清知覺詭稱天父下凡附體指出此人治以點天燈之刑及一切訊答之詞一夜之頃天父下凡三次其天父附體之言輒曰周錫能反草變妖若非我指破爾等危矣我回天已云云

賊情變異

偽書內天命詔旨書

天王詔曰戊申歲三月天父上主皇上帝下凡顯出無數神蹟權能憑據載在詔書是年九月天兄救世主耶穌下凡亦顯出無數神蹟權能憑據載在詔書今恐通軍大小男女兵將未能熟知天父聖旨命令及熟知天兄聖旨命令致有誤逆天命天令也故特將詔書尋閱天父天兄聖旨命令最緊關者彙錄鐫刻成書庶使通軍熟讀記心免犯天令方得天父天兄歡心也後將朕令附尾亦無非使爾等識法忌法之意欽此

己酉三月十六日時在貴縣天父上主皇上帝曰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筆祈祈

辛開三月十四日時在東鄉天父諭眾小曰眾

小認得天父天兄真麼眾小對曰認得真天父
天兄天父又曰眾小認得爾主上真麼眾小對
曰認得真我主上天父曰我差爾主下凡作天
王他出一言是天命爾等要遵爾等要真心扶
主顧王不得大膽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顧主
顧王一個都難也

十四朝詩曰

天父下凡事因誰 耶穌捨命代何為
天降爾主為真主 何用煩愁膽心飛
真小今知兄前苦 何不心雄戰勝回
有志項天忠報國 何嘗臨陣似屢屢
自古生死天排定 那有由已得成人
靈竄本是由天父 今時不醒做何民
辛開十月二十日時在永安天兄耶穌曰成人

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風各放草寬
草凡有那些妖魔任他一面飛一面變總不能
走得我天父天兄手下過也

又八月初七日時在永安天王詔令各軍各營
眾兵將各宜為公莫為私總要一條草對緊天
父天兄及朕也繼自今其令眾兵將凡一切殺
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

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欽此

辛開十月十二日時在永安天王詔令通軍大
小眾兵將千祈遵天令歡喜踴躍堅耐威武同
心同力同向前同項天父天兄綱常當前朕有
令曰上天豈容易頭要耐心志一定會上天爾
們把心堅最怕半路差鬼路最歪邪據眼前論
眾兵將今知得妖魔多端誘惑否今知得鬼路

歪邪否今知得朕前言有定准否茲今特詔大小兵將千祈堅耐莫被誘惑果能立志頂天忠報國到底天父天兄自有眼照得爾到朕亦自有眼照得爾到也今詔封從前及後一概打仗昇天功臣職同總制世襲掌打大旗昇天功臣職同將軍侍衛世襲現封及者袍帽遵依官制未封及者風帽一概盡與兩司馬同既封及者

一體未及封者一樣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勳等臣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小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朕實情諭爾我等既幸得為天父子女又幸得為天兄弟妹在世則威風無比在天則享福無疆朕問爾等威風有如此真威風否享福有如此真享福否繼自今各軍大小眾兵將千祈踴

躍同心同頂起天父天兄綱常妖魔詭計百出眾兵將千祈醒醒莫至天光怨鬼迷也欽此
壬子八月初十日時在長沙天王詔令通軍大小兵將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帶金寶盡繳歸天朝聖庫倘再私藏私帶一經察出斬首示眾欽此

偽舊遺詔聖書

所載皆西洋番語殊不可解尋其意緒亦無非
言耶穌功德神奇書已發鈔

偽新遺詔聖書又名馬太傳福音書

第一章云耶穌基督之族譜云云者叙耶穌世
系也耶穌祖名大辟父名約色弗母名馬利亞
其云卻有上主之天使託夢與之懷孕感聖神
而生夫妻但接不交生冢子名耶穌者叙耶穌
降生神奇也

第二章云希羅德王時耶穌生在猶太國伯利

恒邑希羅德觀星尋耶穌所在天使託夢約色
弗將耶穌攜奔麥西地者叙天使救護方免希
羅德謀害也其云天使託夢帶嬰往色列及加
利利地方者叙神明時時指示也

第三章云行浸禮師名約翰在猶大宣道耶穌
自加利利來約翰稱耶穌乃先知之師且轉欲
受浸於耶穌者叙耶穌既長從師師愧不及也

第四章云聖神引耶穌到野致魔鬼試之絕食四十日或引升殿頂或攜登高嶽者叙天神試其法力也又云耶穌徧巡加利利地方宣天國福音醫民間疾病大眾多來相隨者叙教化流行其徒日眾也

第五章至第七章耶穌登山宣教門生就之其教人虛心教人知法守律例教人勿殺人勿姦

淫勿誑言勿吝施捨敵我咒我者翻愛之祝之誠人謹慎勿逞才勿為偽善持齋勿感額勿積財於地須積財於天勿貪財怠慢上帝勿慮衣食自有天父養之教人眼明勿生障礙勿以聖物投豬狗勸人愛人求則給之叩門即開謹防偽師除惡務盡善樹必無惡菓惡樹必無善菓須伐樹投之火又勸人堅心奉其教如建屋磐

石之上遇風雨不傾如背其教如屋在沙上風雨立倒云云者叙耶穌教人為善及多方比喻也

第八章九章云有麻瘋人耶穌撫即淨以及醫癱病醫瘧疾醫婦人血漏醫瞽醫聾醫啞無不立效人死以手按之便復生以及祛邪鬼渡海湖風浪覆舟耶穌起責風海立即安靜者叙種種神奇也

第十章至十二章云召十二門生賜之有權管污鬼並使徧行各處祛魔治病又告誡勿往何邑宜往何處宜謹慎勿干王法恐致正法及一切比喻教訓問答之詞者叙耶穌使高足徧傳其教也然此時耶穌父母兄弟相就已反顏如不識指天為父矣

第十三章皆耶穌以田畝網罟諸事比喻教人諸語

第十四章至十六章云有希羅德公者聞耶穌之風而追究約翰之傳教因有寵女欲約翰之頭遂於獄中殺之以頭付其女耶穌亦懼殺遂率徒眾四千奔抹大拉之郊途次乏食幾饑疲耶穌命眾偃地自取七餅及魚子食四千人復

九

告門生將來必死於十字架上如欲從我必提十字架隨行云云者是外國此時亦誅邪教耶穌奔走不遑也

第十七章十八章云耶穌登山變化其容如太陽其衣皓有光約翰復生復與之會及與摩西以利亞各搭一廬正說之間有輝雲掩映雲中出聲此我之愛子門人宜俯伏聽之云云亦不

過紀耶穌之神蹟云爾中雜醫病及問答諸隱語閱之不解殊悶人也

第十九章至二十五章備叙耶穌去加利利進猶大境內及徧游葡萄園橄欖山諸處說法言詞益極言神通廣大徒眾無算而已

第二十六章至二十八章云其國祭主書士長老謀之祭司元魁設計以銀三十兩給耶穌門

九

生同謀賣師設宴擒耶穌磔死於十字架上埋屍七日毀墓復生語門生曰在天在地吾奉萬權矣此叙耶穌誘擒被磔也其復生升天與否則彼教附會之詞所擒為何國所稱總督千總皆中國官名殊不可解

其餘所載則耶穌成神之後與魔鬼戰鬥諸靈異

偽太平詔書

皆洪逆所下偽詔由偽詔書衙景修發刻書已發鈔

偽太平軍目

所載旗幟尺寸及軍師旅卒兩伍諸式編入軍制門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

偽太平禮制

所載祇稱呼毫無別義已編入偽禮制門

賊情彙纂卷九

賊情彙纂 卷九

偽太平條規

所載皆行軍規矩已編入偽軍制內

賊情彙纂卷九

七二一

偽頒行詔書

亦洪逆偽詔頒行賊境者書已發鈔

賊情史草卷九

偽頒行歷書

即偽時憲書已編入偽禮制門

賊情史草卷九

一三二七 五德傳曰居全十多 4 月 1

偽三字經

每三字一句其首句曰皇上帝造山海七日成
及閻羅妖四方頭紅眼睛諸怪誕語書已發鈔

賊情彙纂卷九

偽幼學詩

真神皇上帝 萬國盡尊崇

世上多男女 朝朝夕拜同

俯仰隨觀察 都沾上帝恩

當初纔六日 萬樣造齊全

有割與無割 誰非上帝生

天思虔答謝 永遠得光榮

賊情彙纂卷九

耶穌為太子 上帝遣當年

贖罪甘捐命 功勞認實先

十字架難當 愁雲暗太陽

天堂尊貴子 代爾世人亡

魁後復昇天 煌榮握萬權

吾儕知倚靠 得救上高天

以上皆敬天父詩也又有敬肉親詩君道

詩臣道詩父道詩母道詩子道詩媳道詩
 兄道弟道姊道妹道夫道婦道嫂道叔道
 各綴詩一首又有身箴日箴耳箴口箴手
 箴足箴各詩一首末繫天堂詩一首曰貴
 賤皆由己為人當自強天條遵十款享福
 在天堂詩皆四句率俚鄙不堪逆賊五倫
 俱廢四體百骸皆應割裂何五倫詩諸箴
 賦情實錄卷九
 之有故不全錄

偽太平救世歌
 每七字一句如俚曲盲詞皆邪教怪誕之論書
 已發鈔

賦情實錄卷九

偽建天京於金陵論

偽賊妖穴為罪隸論

偽詔書蓋璽頒行論

文字粗通此則陷江甯後被虜讀書人所為其
冠首一論即劇賊何震川所撰頗有筆氣其為
粵西諸生信矣然語太狂悖故不錄

賊情彙纂 卷九

偽天朝田畝制度

凡賊中偽書首一章必載諸書名目末一條即
係偽天朝田畝制度應編入賊糧門內惟各處
俘獲賊書皆成細束獨無此書即賊中逃出者
亦未見過其賊中尚未梓行耶

註 偽書皆照原書摘叙或全錄
全書發李林全鈔容即訂入

賊情彙纂 卷九

偽天條

賊中所刻偽天條書共條禁十款如崇拜上帝不好拜邪神不好犯皇上帝名字七日禮拜讚美皇上帝恩德皆天主教中章程所事云云此其所以為邪教也其不准殺人害人教人孝順父母不准奸淫不准竊搶不許欺詐不許起貪心無非與人為善或即耶穌之遺教其前列

賊情要錄卷九

之序之奏章及逐條七言句以及註語似即教匪中稍知文義者所為賊傳鈔得之攬為己有何以知之蓋賊中文字鄙謬不可究詰假使撰此並無此伎倆若書中讚美書後對句詩句斯真逆賊之語矣逆黨結盟之始不過鈔寫數冊連勢發日熾則刊刻徧布初猶每館一本既則人各一本脅令被虜之人朝夕誦讀如入教期

逾二十一日猶不能熟記者斬首然鄉愚多不識字其令終格不行遂責識字者誦習口授之間有蠢賊以能背誦天條為能誇耀於眾賊殘殺茂倫姦淫虜刼狡詐貪婪俱備其示人天條又如此若非天良喪盡幾何不自思匿笑自愧欲死也然於所惡所忌之人則每藉犯天條以殺之甚至夫妻同宿駢首就戮何不更訂天條

賊情要錄卷九

亦增此款於內耶賊中定制但犯天條者無生理更於天條之外多立禁令另詳偽律條內

偽天條書

天下凡間誰人不犯天條但從前不知
猶可解說今

皇上帝恩詔既頒自今以後凡曉得在

皇上帝面前悔罪不拜邪神不行邪事不犯天

條者准上天堂享福千年萬萬載威風

無了期凡不曉得在

賊情彙纂 卷九

皇上帝面前悔罪仍拜邪神仍行邪事仍犯天

條者定罰地獄受苦千年萬萬載哀痛

無了期孰得孰失請自思之天下凡間

我們兄弟姊妹可不醒哉若終不醒則

真生賤矣真鬼迷矣真有福不知享矣

千年萬萬載在高天威風如此天福都

不願享情願受反天之罪致惹

皇上帝義怒罰落十八重地獄永受苦矣哀哉

今有被魔鬼迷悞心腸者動說君長方
拜得

皇上帝

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君長是其能子

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強暴是

其頑子如謂君長方拜得

賊情彙纂 卷九

皇上帝且問家中父母難道單是長子方孝順

得父母乎又有妄說拜

皇上帝是從番不知上古之世君民一體皆敬

拜

皇上帝蓋拜

皇上帝這條大路當初

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以來中國番

國俱是同行這條大路但西洋各番國
行這條大路到底中國行這條大路近
一二十年則差入鬼路致被閻羅妖所
捉故今

皇上帝哀憐世人大伸能手救世人脫魔鬼之
手挽世人回頭復行轉當初這條大路
生前不至受鬼氣死後不至被鬼捉得

上天堂享永福此乃

皇上帝格外恩憐莫大之恩典也不醒者反說
是從番何其被魔鬼迷蒙本心之甚也

悔罪規矩

當天跪下求

皇上帝赦罪或用奏章祈禱禱畢或用面盆水
週身洗淨或在江河浸洗更妙悔畢後

朝晚禮拜

皇上帝求

皇上帝看顧賜聖神風化心食飯感謝

皇上帝七日禮拜頌讚

皇上帝恩德時時遵守十款天條切不可拜世
間一切邪神尤不可行世間一切邪事
如是則成

皇上帝子女在世

皇上帝看顧昇天

皇上帝恩愛永遠在高天享福天下凡間不論

中國番國男人婦人總要如是方得昇

天堂

悔罪奏章

小子○○○○跪在地下真心悔罪祈禱
小女○○○○

天父皇上帝格外恩憐赦從前無知屢犯天條

懇求

天父皇上帝開恩准赦前愆准改過自新認得

昇天自今真心悔改不拜邪神不行邪

事遵守天條懇求

天父皇上帝時賜聖神風化惡心永不准妖魔

迷時時看顧永不准妖魔害祝福有衣

賊情彙纂 卷九

有食無災無難今世見平安昇天見永

福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馬俯

准所求心誠所願

朝晚拜 上帝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小女○○○○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恩憐救護時賜聖神風化惡心永

不准妖魔迷時時看顧永不准妖魔害

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馬俯

准所求心誠所願

食飯謝 上帝 感謝

賊情彙纂 卷九

天父皇上帝祝福有衣有食無災無難認得昇

天

災病求 上帝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小女○○○○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現有災病懇求

天父皇上帝恩憐救護災病速退身體復安倘

有妖魔侵害懇求

天父皇上帝大發天威嚴將妖魔誅滅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馬俯

准所求心誠所願

凡生日滿月嫁娶一切吉事俱用牲饌茶

飯祭告

皇上帝其奏章曰

禮部儀典卷九

小子○○○○跪在地下禱告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生日迎親嫁娶

等事虔具牲饌茶飯敬奉

天父皇上帝懇求

天父皇上帝祝福小子○○○○家中吉慶萬事

勝意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馬俯

准所求心誠所願

凡作竈做屋堆石動土等事俱用牲饌茶

飯祭告

皇上帝其奏章曰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作竈堆石動土

禮部儀典卷九

等事虔備牲饌茶飯祭告

天父皇上帝懇求

天父皇上帝看顧扶持小子○○○○家中大小

個個安康百無禁忌怪魔遁藏萬事勝

意大吉大昌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馬俯

准所求心誠所願

昇天是頭頂好事宜歡不宜哭一切舊時

壞規矩盡除但用牲饌茶飯祭告

皇上帝其奏章曰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靈訟○○○在某月某日

某時昇天今虔具牲饌茶飯敬奉

賊情彙纂卷九

天父皇上帝懇求

天父皇上帝開恩准小靈訟○○○得上天堂

得享

天父皇上帝大福又懇求

天父皇上帝看顧扶持小子○○○○家中大小

個個安康百無禁忌怪魔遁藏萬事勝

意大吉大昌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

准所求心誠所願

七日禮拜頌讚皇上帝恩德每逢虛房星卯四宿日是禮拜日

茲蒙

天父

天兄暨

賊情彙纂卷九

天王大開天恩新添讚美章句復承

旨准鐫刻頒行咸使天下軍民人等自今照此頌讚

讚美上帝為天聖父是獨一真神今天於是字下添命字

讚美天兄為救世主是捨命代人

讚美東王為聖神風是續病救人

讚美西王為雨師是高天貴人

讚美南王為雲師是高天正人

讚美北王為雷師是高天仁人

讚美翼王為電師是高天義人

真道豈與世道相同

能救人靈享福無窮

智者踴躍接之為福

愚者省悟天堂路通

天父鴻恩廣大無邊

不惜太子遣降凡間

捐命代贖吾儕罪孽

人知悔改認得昇天

時時遵守十款天條

十款天條是皇上帝所設

第一天條崇拜皇上帝

皇上帝為天下萬國大共之父

人人是其所生所養人人是其保佑人人皆當朝晚敬拜酬謝其恩俗語云天生天養天保佑又俗語云得食莫瞞天故凡不拜皇上帝者是犯天條

皇天上帝是真神 朝朝夕拜自超昇

天條十款當遵守 切莫鬼迷昧性真

第二天條不好拜邪神

皇上帝曰除我也故皇上帝以外皆是邪神迷感害累世人者斷不可拜凡拜一切邪神者是犯天條

邪魔最易惑人靈 錯信終為地獄身

勸爾英雄當醒悟 堂堂天父急相親

第三天條不好妄題皇上帝之名

皇上帝本名爺火華世人不可妄題凡妄題皇上帝之名及咒罵天者是犯天條

巍巍天父極尊崇 犯分干名鮮克終

真道未知須醒悟 輕狂褻瀆罪無窮

第四天條七日禮拜頌讚皇上帝恩德

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名安息日故世人享皇上帝之福每七日要分外虔敬禮拜頌讚皇上帝恩德

世間享福盡由天 頌德歌功理固然

朝夕饗殮須感謝 還期七日拜尤虔

第五天條孝順父母 皇上帝曰孝順父母則可延齡凡忤

逆父母者是犯天條

大孝終身記有虞 雙親底豫笑歡娛

昊天罔極宜深報 不負生前七尺軀

第六天條不好殺人害人 殺人即是殺自己害人是

賊情彙纂 卷九

是害自己凡殺人害人者是犯天條

天下一家盡兄弟 奚容殘殺害羣生

成形賦性皆天授 各自相安享太平

第七天條不好姦邪淫亂 天下多男人

輩天下多女子盡皆姊妹之羣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雜凡男即丟邪眼起邪心向人及吹洋烟唱邪歌皆是天條

邪淫最是惡之魁 變怪成妖甚可哀

欲享天堂真實福 須從克己苦修來

第八天條不好偷竊劫搶 貧窮富貴皆

凡偷竊人物劫搶人物者是犯天條

安貧守分不宜偷 劫搶橫行最下流

暴害人民還自害 英雄何不早回頭

第九天條不好講謊語 凡講謊語鬼怪

賊情彙纂 卷九

一切粗言爛語者是犯天條

謊言怪語切宜捐 詭譎橫生獲罪天

口孽既多終自受 不如慎密正心田

第十天條不好起貪心 凡見人妻女好

人物產好便貪人物產及賭博買票團姓皆是犯天條
為人切莫起貪心 德海牽纏禍實深
西奈山前垂誥誠 天條款款烈于今

回頭信實天父皇上帝終有福
硬頸叛逆天父皇上帝總有哭
遵天條拜真神分手時天堂易上
泥地俗信魔鬼盡頭處地獄難逃
溺信邪神即為邪神卒奴生時惹鬼所
纏死時被鬼所捉

敬拜上帝便是上帝子女來處從天而

降去處向天而昇

上帝有主張 爾們切莫慌

真心多憑據 方可上天堂

真心敬上帝 莫信怪人誑

凡情丟卻盡 方得上天堂

天上真神一上帝 凡人行錯總無知

坭圓木石將頭磕 問爾靈心失幾時

誠情實錄卷九

從天妄說是從番 真正凡人蠢且頑
上古君民遵上帝 英雄速破鬼門關
順天獲福逆天亡 何故世人論短長
看爾原非菩薩子 因何不願轉天堂

賊七日禮拜奏章

用黃表紙疊成四頁頁面寫奏章二字頁內寫數行儘一節所有賊眾姓名全行寫入以上天條書中各奏章均同此式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上主皇上帝老親爺爺本日禮拜眾小子

小女理宜誦德歌功酬謝

天恩懇求

天父上主皇上帝時賜聖神風化醒天下萬國

眾小子小女早日回心共同讚美

天父上帝權能時時看顧永不准妖魔迷蒙並

不准怪人侵害倘有妖魔迷蒙怪人侵

害懇求

天父大發天威嚴將妖魔怪人早誅早滅以免

戕害祝福小子小女日日有衣有食無

災無難今世平安昇天永福所有祈求

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

馬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禮拜

逆賊自蠢動之初以迄今日其於城市村莊也則分踞民房打館於原野也則蓋板房以為營壘賊目所居率皆宏敞所以然者為備禮拜之用軍中禮拜之儀稍畧或不得桌椅陳設則席地以敬天父其城市各館極力鋪陳殊可駭也凡陷一城踞一鎮賊目分據高宅鉅第其卑狹

房舍則率長司馬居之每館百人數十人不定盡虜可以鋪陳之物華美者貴者得之次等者賤者得之必於堂宇正中設一方桌繫繡花或素紅桌圍凡一室中必掛幃幔張燈彩懸楹聯畫幅陳設彝鼎花瓶帽鏡就虜得玻璃燈四張各分一張復虜得明角燈四張亦各分一張皆非成對者錯亂懸掛虜得金字壽聯各分一隻

別虜一隻與之為配聯句互易長短不齊滿堂書畫燈彩器玩但取華麗可愛而不知所置皆非其地識者竊笑之亦竊歎也賊敬天父不用香燭故不設香爐燭奴於方桌上近外一邊設油燈二盞桌上陳設無定然必設花瓶或帽筒一對各插小尖角黃綢令旗一手桌前立小竹板約三尺長一寸寬上寫奉天令三字桌後設

椅三張飾以椅衣椅三張者蓋本館賊目及副職偽官與先生坐位也如此館先生較多甚至設立五座七座其教以星昴房虛四宿日禮拜先一日偽帥遣人負禮拜旗一面鳴鉦於市大呼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不得怠慢各館即於是夜三更交子時後點燈二盞供茶三盃肴三盛飯三盂鳴鑼集眾環坐一堂賊目及克先生者

即坐於正中所設數座上羣賊兩旁雜坐齊誦讚美畢克先生者繕成黃表奏章盡列一館賊名此時手執奏章跪地朗誦羣賊亦俱長跪讀訖焚化則以所供肴饌共享此七日禮拜之儀也每日朝餐夕飧亦必鳴鉦齊集儘所虜之者供三盃茶飯如之自賊目以下亦環坐而讀讚美畢克先生者伏地默讀奏章謂之默咒羣賊

俱跪讀訖始雜坐飲食賊知鄉民苦飢每以三餐魚肉飯誘人故日必三飯朝夕禮拜午餐則

否然禮拜誠敬怠忽則視其館賊目為何如人如稍有天良者恒草率從事甚至有跪讀默咒低言天父皇上帝大施權能雷擊天王火燒東王羣賊跪其後聞之忍笑不得者若廣西老賊或執迷不悟之人則將事必誠必敬如無病貪

賊情彙纂 卷九

睡聞鑼不至或稍涉嬉戲必杖責數百其所設禮拜桌椅即賊目之公案有事則據案審斷之每用界方擊桌若驚堂然如禮拜三次無故不至則轉告偽帥斬首示眾以上所叙猶卑小偽官所為若首逆洪賊且於大門外造一臺為生日令節敬天之所偽官內亦設禮拜壇場鋪張侈麗莫可殫述楊韋石諸逆皆然凡禮拜及朝

夕上食必鳴鉦六十四聲奏樂三次率偽妃嬪

女官數以千計同讀讚美聲越殿廷其鳴鐘之制侯相四十八聲檢指三十六聲總制監軍二十四聲軍帥二十聲師帥十六聲旅帥十二聲卒長十聲兩司馬八聲自偽王至指揮皆得奏樂每遇禮拜各偽官必開單蓋印赴典茶心衙領取果品糕餅赴典天府衙領取海菜以備敬

七三七

天父之用此則江寧之事其餘軍中不能如是
惟視所擄何物即供何物多則珍錯雜陳少得
雖簞食豆羹亦必供獻其供獻之有又以狗肉
為至重虜得輒分送各館佳時令節壽誕生子
彌月與夫攻陷何地在此中所謂喜慶事則不
拘常格另備盛饌普敬天父其有疾病修窳等
事悉如天條中所載奏章格式繕寫讀而焚化

儀禮卷九

之敬天父以祈福嘗聞習天主教者以耶穌為
天主其天主堂及禮拜之所所供之象皆十字
架獲彼教人犯盡十字於地上刑迫之使邁步
跨過至死不從蓋奉天主教者以耶穌為神者
也若粵匪雖襲彼教直以天為父捨耶穌不奉
而以兄呼之此又天主教之變格耶穌在海外
教人為善海外奉為神人可已在中國則為異

端奉其教者且應誅使耶穌尚在亦聖道所不
容王法所不赦粵匪習其教而忘本崇其說而
違其禁令既叛其教且欲與耶穌為兄弟行狂
悖如此前叙所論耶穌亦當殛之非情理之至
乎賊中有喜慶事必禮拜又以尋常禮拜日為
喜慶事是日羣下皆具稟奏請安稱賀又如枷
示亦必以禮拜為斷或過三次禮拜五次禮拜

儀禮卷九

始行釋放行軍各事亦以禮拜之期為限故偽
誥諭有再過三次禮拜不能收復武昌定即提
京治罪諸語軍中口糧油鹽亦必逢禮拜日始
領另詳賊口糧條內

註 自禮拜至講道理三則皆難民所
共知者吳王狗言之歷歷如繪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七三八

刑罰

賊教有天條書外更有偽律已入偽文告門其
刑法則謂之刑罰不本五刑惟枷杖與死罪而
已其枷輕重無定式杖責自五板加至二千板
為止死刑則有數端至重則點天燈將人自頂
至踵裹以紙張麻皮入油缸內浸片刻倒植之
以松脂白蠟堆足心用火燃之呼號之聲慘不

九

可聞人之秉賦強弱不同有燃至脛即死者有
燃至膝至小腹始死者其次則五馬分屍以籠
頭絡頸和髮絞纏繫於馬後足四肢各繫一馬
數賊齊鞭之胸息肢解項脫而胸腹仍趑趄躍
再次則斬首示眾絞與軍流無聞焉其行杖也
又至可笑而至可恨如亡賊及所憐惜之人犯
條禁既貸其死不得不杖責賊中有暗號可以

默會每杖輒一千數百行杖者以杖擊地其人
大呼天父天兄天王東王或丞相大人檢點大
人大開天恩其實杖畢一無傷損且駭新虜之
人曰我輩有法術天父看顧打破血肉隨即完
好或杖至數百得副職偽官及充先生者一言
緩頰亦即停止令向外跪謝天父旋即起與賊
目雜坐談笑自如猶同列然更有打至數十板

九

行刑與受杖者坐堂上者互相戲謔一笑而罷
此皆可笑之至者也他如新虜之人看出係我
中官吏冠裳之士退有後言或捉得我探役巡
哨人問供則狗臉生霜嚴刑拷掠必杖至血肉
俱枯僅餘脛骨受竹篦之擊立死者有之不耐
燬鍊甘即就戮者有之此又可恨之至者也然
從賊稍久稍有天良背後議賊圖賊者一經發

覺則不待敲扑便自認通妖謀害諸事蓋明知肉盡見骨仍不免一死不若早承省此荼毒之為愈耳賊專以鳴鑼喊令用威劫眾如將用點天燈五馬分屍之刑必喊令集眾於空濶之處聽講道理俟各館俱有人至則宣示於眾曰某人現犯何罪應得何罪對眾行刑慘酷之狀人掩面此則至重之刑必俟齊集而後施行若

九

斬首示眾恒以筐籃盛首級二賊扛之一賊鳴鉦大呼某人因犯何罪斬首示眾徧行各館各營後將首級棄之如和姦案則扛兩首級強姦案則扛男子首級使被強之婦隨首級之後自呼某人因強姦我斬首示眾有廉耻之婦輒不肯呼叫但俯首隨行鳴鉦之賊代呼而已其枷示亦然使荷校者游行於市以竹篋敲之使罪

人自呼曰眾兄弟莫學我犯何事戴枷責打等語點天燈等刑十日半月始有一次若斬首示眾荷校游行一日必有數次甚至以一首級搜五六人姓名喊令五六次者大抵賊目專以殺人駭人鄉愚惜命莫不捉心在口惟命是從已其死刑不外天條偽律諸禁令至於枷責無一定過犯則視賊目之強懦喜怒有一館日枷數

人者有一館數月未枷一人者所犯之事無非喫早煙脫衣卧些小口角及禮拜一次不到見官長至不起身奉茶喂馬不如法役使懶惰之類毛舉細故藉以儆眾蠢賊忽投偽官可以升堂刑人大有忍俊不禁之勢每尋所惡者責之固不必定有所犯也若果犯天條偽律偽令則無有不殺者矣賊中非刑更有太師椅醉翁登

二事凡堅不承認者則用此刑慘酷甚於三木
可想而知其踞江寧刑人必問供具稟偽侯王
層層轉達以取偽旨洪逆批准由偽翼王交偽
翼殿刑部尚書蓋印赴偽天牢提人屠殺賊初
無此制是皆江寧充吏胥者為之籌辦其意靡
他亦不過欲緩須臾乘推問稟奏之時尚可設
法救人耳若賊軍在外殺人如麻安得有審鞠

賊情彙纂卷九

稟奏諸事

講道理

逆賊所踞之地動輒鳴鑼傳集賊眾或百姓於
何日何時齊集何處聽講道理賊本邪教何道
之有賊教無情無理何理之有所言則教人為
善所行則窮凶極惡欺人常談淺而易見又何
講之有然時以講道理為名者皆有所為也凡
刑人必講道理虜人必講道理倉卒行軍臨時

賊情彙纂卷九

授令必講道理選婦女為偽妃嬪必講道理驅
使羣賊為極苦至難之役必講道理逃者日多
必講道理將欲搜虜必講道理逼人貢獻必講
道理總之賊講道理者不過集眾論話云爾所
為之事既不同所講之言亦互易如用點天燈
諸刑以上所記是也其陷武昌江寧自好者多
伏匿不肯從賊遂傳令闔城百姓赴何處聽講

道理給予外小賊中百姓之稱腰牌准其為民如一名不到身無腰牌見即斬首百姓私幸可為外小懼無腰牌被殺無不爭赴其時數賊目高坐臺上偽言曰凡外小各報姓名令先生記簿按名散給腰牌當報名給牌之時賊又曰如得腰牌先走者立斬其時已殺一二人橫屍地下賊復肆言曰天王列王皆天父差下凡間為太平真主

乃埋賊中以此二字作救字解世人爾等早該投營効力還待鳴

鐸傳集可見都是妖魔本當全殺姑念俱來聽講從此要敬拜上帝練習天情頂天報國爾新封兩司馬五百人各領二十五人歸館如一名違物立即斬首此等本是應殺之人天父開恩暫留倘不知悔罪犯令變妖定斬不留講論既畢臺下萬人數千人面面相覷俯首而隨偽司

馬歸館頃刻可成一軍此虜人講道理情形也若倉卒行軍則不傳百姓專指名傳某幾軍賊眾必大呼各帶衣裝刀械於何處聽講俟齊集時賊目先敷衍邪教套話一番然後大言曰今已有密令交某丞相某國宗往何處打江山爾等立刻隨行不准歸館數軍之眾各隨偽帥起程毋敢回顧且不知何往此行軍捷速藉講道

理以諭眾也每選女色則傳令閭城婦女聽講如一名不至全館斬首俟齊集時賊目亦令報名如虜人法口講邪教之言女流茫然不解此時蜂目閃爍於百花叢內擇美麗處女為一籍以供偽嬪妃之選美婦別立一冊予以貴使繡錦等偽職粗醜之材即籍為女兵使開濠負土賊登臺大呼各隨女指揮管長歸館違者斬首

其時碰死者有之卧地不行甘為屠割者有之
鞭扑脅行痛哭者有之欣欣自得以為微倖得
選者有之此選色講道理之大概也遇有苦難
之役亦傳羣賊集臺下賊目講邪教禁令謂之
天情旋稱天父七日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
列王操心費力乃埋世人爾等何得浪費天父
之祿兄弟們要享天福必要喫些辛苦果到阻

九

隔艱難之處自有天父看顧切不可退悔致前
功盡棄速隨何官往何處充當何役大抵皆開
山填河伐林木封閉城堦一切不近人情之事
此役使苦差藉講道理以鼓舞眾心也賊於鄉
村虜糧必先集鄉民聽講大抵所說皆天父造
山海之功天王列王乃埋世人之德爾等身家
田畝皆天父所賜理應將銀錢米穀進貢屢經

出示未見獻來本該全行誅殺今天王大開天
恩憐爾愚民命本檢點前來講說道理限來日
交貢如有藏匿斬首不留鄉民震駭紛紛進貢
錢米擇所貢多者給予鄉官執照其餘給予貢
單富室所獻不足復行抄搶殺其人焚其廬以
驚眾此虜掠之先必講道理也又敗殲之後逃
者日多則傳齊賊眾登臺大言曰萬事皆由天

九

父排定爾等都要練得正正真真不怕妖魔一
面飛一面變都難逃天父手內過眾兄弟切不
要慌兄弟們昇天乃是好事勝敗常事總是兄
弟中多有不肯真心頂天之人纔被妖魔侵害
此是天父磨鍊我們的務要放膽放草賊呼心為草自
有天父看顧天父自然大顯權能爾想在永安
時尚蒙天父救出此時還怕妖魔何事切不可

反草變妖逃走天父曾說任爾三更逃黑夜難
逃天父眼針針即如某某是打算逃走的天父
下凡業經指出遂當場殺一二人使眾悚懼又
說現立卡房多處諒爾等難逃一經捉獲五馬
分屍爾等放著天福不享自尋死路真是被鬼
迷鬼捉真下賤矣此防人逃走講道理之故套
也若遇偽王偽貴官生日生子彌月亦必集眾

戒情彙纂卷九

聽講宣述某王某官恩德各宜備具禮物進獻
如藏匿金銀即是反草天父下凡指出定即斬
首不留此又逼人貢獻因而講道理也以上數
端皆賊之慣技被擄難民無不知之其匪夷所
思之事仍不可枚舉大約集眾諭話必傳令聽
講道理其實無道無理亦無所謂講也



賊情彙纂卷十

賊糧

夫魯論有足食之訓大學多理財之義可
知糧換財用實經國行軍之本漢封功臣
蕭相國居第一以能轉餉關中也魏武之
拒官渡幾因糧盡大困幸速戰而轉勝也
臧刺史守青州張中丞守睢陽以雄武之

戒情彙纂卷十

資卒因糧罄淪陷史冊所載匱竭而偵事
者難更僕數是戰守成敗利鈍之機固寄
諸將而三軍性命根蒂實繫乎糧足食而
敗者時有之乏食而能久持常勝者未之
聞也近之軍中文案動曰軍需需之名義
不當體貼而深思耶賊不買而封殖不耕
而得飽食其來何自無非擄掠惟其喪心



搜刮則金貨五穀來源無窮嘗聞賊目肆
言曰吾以天下富室為庫以天下積穀之
家為倉隨處可以取給雖狂悖萬罪之言
為神人所共憤然設想其便利豈不十倍
於官軍乎堅壁清野之法既不能行鄉民
團練又迄無實效賊任意而往恣取以歸
蔓延至於此極者皆處處資賊不能斷賊

衣食之源故也今必思所以杜之之策使
其無所逞無所獲似不戰可以滅賊蓋不
待盡殲而賊必盡散耳爰集諸說輯賊糧
一門分著條目如左俾覽斯者知賊中入
出之大概焉

貢獻
擄刮

科派

船運

關稅交易

口糧

倉庫 附偽錢式

貢獻

賊之擄劫任意恣取非專意於糧然究以糧為大宗賊日每夸言曰軍行先數百里即遣人前往徧張告示令富者貢獻貧糧窮者効力其實乃自欺妄語我軍防堵界上地方官於近賊之區巡察必嚴豈容奸細入境徧張偽示乎或賊所遣之人給之未可知也然賊動以此事責鄉

民凡賊至境所張偽示輒數千言其起首千餘字率皆邪教狂語如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差遣天王列王乃埋世人速宜悔罪輸忱等字句反復告誡繼此入鄉民之罪曰本軍師於行軍相距數百里之先即徧張誥諭令爾百姓富者出資窮者効力候太平江山一統定加擢用詎爾愚民不知悔罪執迷不悟天兵壓境來投營者

既屬寥寥進貢之人愈少此是爾等為妖魔所迷本當立遣兵士屠殺不留姑念爾某村莊尚無幫妖湊勇之事本軍師特再出示差某檢點前來收貢限三日齊解聖庫賞給貢單諸兄弟不得騷擾如有一戶不到定將全家斬首云云此示一出膽怯者無不擔負銀錢糧米駱驛於道以獻於賊城市鎮聚所至皆然非專行於鄉

村也然賊中章程亦數改矣其初陷武昌時亦如此出示設館收貢僅行一日見所獲無幾遂逐戶搜刮此時蓋專擄城市仍不擾鄉民建後陷安慶江甯再犯江西湖北於城市並不出示收貢但肆擄劫於鄉村則仍出示督民進獻每至一處打館數日必盈其欲壑而去大抵多近水次地方賊收貢之後役使鄉民搬運至船而

後遣之其距船較近之處則逕赴船上交貢鄉民方幸領得貢單高揭門首可為護符孰知不數日二起三起收貢之賊又至鄉民以貢單支拒賊目輒勃然變色曰爾以貢單嚇我耶彼東王府差來我北王或翼王府差來者爾不交貢必斬爾人焚爾屋鄉民駭慄又復進獻甚至一月之中收貢之賊五六至鄉民疲於奔命所貢

賊情彙纂 卷十

之物亦漸次減畧如初貢也富厚之家必千金數百金穀米數百擔豬數口雞數十隻配以羣物以次遞減最後之賊至即斗米隻雞亦可塞責惟賊踞之地既久其另股擄劫又不知幾次且已設立鄉官而下科派之令矣總之鄉民始以進貢得貢單謂可以安居故甘輸納而不知責貢之無已既知貢單無益則不甘進獻而不

知賊打先鋒搜刮終無遺也力田編民蓋藏雖罄新穀方登猶可接濟而不知賊以安民為名旋立鄉官時遣催糧之賊徵取迫如星火也其擄掠科派俱詳後說不贅叙賊脅鄉民貢獻而賊中亦專尚貢獻其偽王偽尊官有喜慶事羣下醵金爭獻禮物尋常擄得金帛亦必層層轉獻如散卒擄得貴重之物不敢絲毫藏匿必獻

賊情彙纂 卷十

之本管官卑官畧為乾沒亦不敢全受復獻之偽尊官統歸偽王而後已次等衣物亦必先挑數事獻於充先生者其餘方敢自有搜得新鮮食物亦必進獻賊中稟奏言軍事者寥寥動即具稟進貢其微細如鴨肫二十枚野雞一隻亦必進獻偽王優語批荅殊可笑也細詢賊中進獻亦非得已甘心從賊者固欲借此為進身之

資然而私藏金銀珍物過多一經偽尊官訪知
突入其館抄之數其罪而殺之故雖極垂涎而
不敢飽颺也

註唐金詔李國樞田行達賀啟
潘鴻藻譚恩普程奉璜說

擄劫

當逆跋初張時所過粵西州邑搜刮貨糧每遇
富室鉅家必掘土三尺粵西紳士匍匐入都叩
闕呈訴冤苦

皇上不惜帑金命將出師蓋亟欲拯民於水火也逮
逆黨由長沙陷武漢擄劫之局一變屢變始則
專擄城市不但不擄鄉民且所過之處以搜得

衣物散給貧者布散流言謂將來概免租稅三
年鄉民德之以致富者坐視城中困守不肯捐
助一錢貧者方幸賊來藉可肥已殊不知賊得
武漢及沿江州邑輜重已如山積船不敷載有
棄數千石米菽寄囤於積穀之家者猶人之過
飽雖有珍羞不能下咽留為後時哺啜非真見
食不餐耳且亦知鄉民眾怒難犯現已充叔姑

以好言惑之徐徐圖之云爾蚩蚩之民竟為賊
賣甚至賊至爭迎之官軍至皆罷市此等悖惑
情形比比皆然而以湖北為尤甚及賊陷江寧
揚州官軍近城為營亦僅一面兩面其通四鄉
之路甚寬離城十餘里賊不敢多邁一步者蓋
鄉民處處立圍矢以死鬪也亦非江南之民情
果勝於湖北蓋有鑒於紳士江壽民輩糾金銀

十

攜賊引賊入城設數百席恣其啖嚼冀免搔擾
而不料其肆毒如初江壽民仍為所殺江南在
籍紳耆徧曉於眾曰若等有江壽民之富厚聲
望可以贖金數十萬及備百席乎即能救之亦
不能息事而仍不免一死賊之甘言可勿聽已
鄉民遂齊一心志聯團各數百里以仙女鎮之
眾竟能殺賊千人賊安敢四出故賊僅以江寧

為老巢謬以北犯為進取實以安徽湖北江西
為大供給所且不能一刻忘情於湖南其注意
上游若嬰兒之仰乳哺貢獻科派擄劫迭行之
故此時湖北安慶及江西南九一帶鄉民皮骨
僅存皆性浮識暗為賊所愚以自誤然開導倡
率乃紳耆牧令之責亦不得專為蚩蚩者咎此
時何暇責之亦惟有哀之憫之而已矣賊之擄

十

刳慘刻萬言難罄可勝記耶今請言其顯著共
見者賊諱擄刳之名曰打先鋒既屢經貢獻矣
忽又來打先鋒賊數十百人住於村內一昨日
尚無舉動覓得此村此莊無賴之民飲食而撫
慰之轉令勾通富戶奸佃劣僕訪問窖藏所在
許掘得分給更有官幕家眷寄住此村及紳衿
為誰某一一採訪確切即以奸人引路於是率

醜類逐戶搜擄糧米錢貫珠不易藏每儘數劫去既得眼線雖瓦溝所藏之金水塘所沈之銀亦無有免者如所藏甚密不得其處則擄其家最尊重之人或其妻女用繩懸於梁間以刀背荆條鞭撻而審詰之有鞭至死不吐實者有甫經懸掛其家不忍自引賊往起害者或本家遠避祇留老僕應門賊必拷掠以詰其主之所在

不勝捶楚遂不禁直告主人藏匿之區及窖藏何地矣然人之欲窖藏也苦思密計何所不至賊眾既去幸未發掘者亦間有之然陷賊之處賊來駱驛十次八次考究搜剔安得更有遺金哉迹其擄劫亦視當何如時為何如賊如初次踞武昌一月賊竄後儘有頑壁地窖收藏如故者蓋其時賊如乞丐暴富不暇窮搜故也老賊

谿壑已滿必擇貴重輕便者始攫之故每至一家見尋常衣物棄置不顧惟珍寶金銀之是求詎賊來不絕逮新擄窮賊繼至雖尺布升米亦必將去傾筐覆盎幾無絲粟當此之時富者文弱者吞聲以填溝壑窮者強有力者遂甘心從賊自去投營以圖溫飽是賊之擄劫不獨為富有計且使鄉民不能自存不待擄而自至耳其有田畝者猶屑糠覈以度朝昏賊知野無遺金於竭澤而漁之後忽下安民之令於一州一邑選老賊置監軍一人徧頒二尺長濶之鄉官軍冊分軍師旅卒兩伍脅田畝多者充偽官而以貧戶充伍卒民求一日之安皆勉從之比戶皆如懸磬此後誠不復抄而責令辦糧及軍中需用各物偽文一下迫不可待少不如意則執鄉

官殺之其酷虐情形更詳科派條內總之賊收
貢者先擷其精華也擄刦淨盡者使民凍餒不
得不從也立鄉官而科派者待禾稼之登責隨
時之供給且妄冀鄉民為彼捍衛也虐民至於
此極天豈忍哉天豈忍哉以上所叙皆賊擄刦
之大概然亦有畧異者賊於鄉村從不肆殺恐
鄉民自計計無復之與之死鬥然於官幕吏胥

避居家屬及閱閱之家其抄愈甚且殺人而焚
其廬並追完收留之家謂之藏妖肆行屠殺故賊
搜官中公服文案亦謂之藏妖肆行屠殺故賊
所過之處我官幕眷口至無人收留有露處松
林寄宿破廟者官中服物一概毀棄每克復一
處官紳覓一項珠纓冠而不可得至不能出謁
長官蓋緣陷賊境時惟恐棄之不速比比皆是

又將何處購得耶其待鄉民雖不如是若鄉民
團練與賊鬥賊必殘殺即或不鬥但知其地
曾經團練或搜出旗幟器械亦必尋其首事屠
焚之而後已倡義紳耆縱遠逃幸免賊過歸家
村民僅存者羣起而尤之以為不團練不至受
慘如是之甚賊如再至幾欲縛獻之使急公之
士不容於賊並不諒於民宜團練之終無實效

也賊必尋仇毒害者欲寒鄉民之心做他處不
敢與抗以故三五零賊下鄉千百壯夫唯唯聽
命豈力有所不敵歟特為積威所刦耳惜無賢
牧令知道紳耆行聯團之法使上下左右千里
之內無不團之處賊至鳴鑼集眾千里聯為一
氣賊眾來千斃千來萬斃萬賊又何仇之可復
乎今不思所以禦賊困賊之策但懲於團練受

害國賊受害惟賊是奉猶終不免為賊害可勝
歎哉然而此大不韙官民當分任之官不籌辦
專責於民亦非平心之論焉廷尚之觀察曰團
練一日不成賊匪一日不滅言雖過激然非洞
見痼結不能語此蓋團練成則賊無所獲即堅
壁清野之法賊之衣食來源立斷逃者日眾擄
人日稀江甯老巢無上游接濟糧絕心散一攻

卷十

即潰誠滅賊之善策惟不易行或行不如法致
民受害愈引以為戒此所謂有治法少治人是
又在事官紳所當疚心負愧者也賊之糧以擄
劫為大宗故論擄劫而瑣瑣及之

註 楊宗時劉春生田行遠等說原原序
方萬裕吳玉狗等供與程奉璜說同

科派

鄉民因成平日久罕見兵革賊至遷避一空任
賊擄劫此壬子癸丑冬春情形嗣賊蹂躪沿江
往來駱驛習見不怪故於每村鎮各舉數耆老
設一公所賊至作黍使者老周旋其間哀告貧
苦輸納錢數百千糧數百石求免窮搜賊去則
按田畝而攤之此科派之始也最可異者賊每

卷十

以豁免三年錢糧惑我鄉民建擄劫既盡設立
鄉官之後則又出示曰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貨
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
小口歲給五斗以為口食而已此示一出被惑
鄉民方如夢覺然此令太無人理究不能行遂
下科派之令稽查所設鄉官一軍之地共有田
畝若干以種一石終歲責交錢一千米三石六

斗核算註於冊籍存偽州縣監軍處備查無上
下忙卯限諸章程催糧之賊不絕於道賴數鄉
官支吾而供給之苟延性命其立鄉官之處仍
舊騷擾者有之絕不敢私取一物者有之此則
視鄉官為何如人耳儘有鄉官本刁健訟棍饒
有機穿每備禮物入城獻於賊目與之款洽倚
為護符但有橫行搶劫之賊鄉官一稟遠達且

賊情彙纂卷十

將此賊斬首懸示矣設策以保鄉黨其心可原
殊不知此等人又以賊所科派者更加斂之中
飽乾沒仍以鄉民為魚肉者也賊之科派不獨
錢米如行軍所需各物皆悉取給於鄉官偶需
鐵鋤千柄或葦蓆千張或划船百隻偽文一下
吐嗟立辨民不堪命怨毒可知然恨賊者虛資
賊者實尤為可慮或謂鄉民處處助賊打仗似

不致喪心如此然有時賊為官軍追剿威脅鄉
民使搖旗吶喊以壯聲勢又安能保其必無耶

註徐鍾漢述
鑑周固軒記

賊情彙纂卷十

船運

賊糧取給於上游悉用船運不待言矣然自癸丑五月上犯江西湖北僅甲寅九月至歲底此數月中一清楚境此外則帆檣如織無一非擄糧之船無一非接濟江寧之船也然而賊之他竄或有別意於江廣則專為擄糧何以知之今俘獲賊中偽誥諭一則曰著爾某某乘坐水營

左三軍船一千三百條賊稱船以條計配帶兵士前赴江

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帶收貢收糧解歸天京不得違誤再則曰爾某官某弟用船一千八百條將黃州漢陽妖魔驚走所辦糧米速用船全數裝解天京切勿違誤務宜靈變不可為妖魔所搶復有誥諭褒獎張子朋等曰江北黃陂孝感德安各處廣有糧米爾能駭走妖魔解到糧米

二萬三千石全行收到足見靈變有幹回空船四十五條仍命後十三軍正典聖糧屠福新配帶兵士前來幫同殺妖云云是賊之所欲得者專在糧米於此可見甲寅四五月間江寧賊糧幾盡故下令除偽王外概食淖糜有敢喫飯者斬首此時武昌若再支一月江北之兵早逼漢口使無所逞無所擄船運一絕則江寧之賊黨

賊情

必內潰已賊之伎倆專以船為用故近水之處受害最烈一經北犯殲斃無遺所恃者船多載賊登陸以人眾驚我既陷一處悉載糧米下行賊船之為害水營條內已詳論之上年舟師下剿焚賊船七八千艘賊船運局勢從此不可復振不惟不能載賊四竄且不能載糧以飼江寧之賊今可以滅賊之機者終以昔焚賊船為第

一偉績也

註 考自偽文告及劉玉貴
謝士才曾有年等說

賊情彙纂 卷十

關樞交易

自武昌至江寧向設四關賊於武昌蕪湖兩關
因與官軍相持不暇權稅其龍江關則專設提
中關偽官一人職同指揮九江關則以偽九江
郡總制陳作霖兼收關稅賊踞之處凡有身家
商賈豈肯來往其境間有貧不能度之民覓蠅
頭之利冒死貿易亦殊覺可憐嘗詢曾過賊關

賊情彙纂 卷十

賈人曰賊之抽稅無一切章程則例其報船料
也以船長一丈抽稅千錢所載之貨分粗貨細
貨粗貨船長一丈抽稅錢二千細貨倍之大率
以鹽布棉花煤米為粗貨絲綢蘇貨為細貨抽
稅之後給偽船票一張如遇賊黨竟可免擄劫
前在九江問陳作霖之子口供云九江樞稅一
月不過數千錢無非附近貧民小貿于數十里

之內成載客船實未經見以此類推其龍江關之稅不能多獲可知是賊之闖推似有實無也賊之闖推所獲寥寥然賊之交易頗足資賊蓋擄得百貨凡不濟用者或所擄過多者皆於村鎮屯積命三五賊目招徠交易較常價倍減鄉民始猶疑懼既見靡他遂趨利爭赴或以錢買或以米豆互易不數日銷售淨盡船載錢米賫

送賊巢矣百貨之中尤以淮鹽及湖北布棉為

大宗載江淮之鹽運至興國蕪黃買于民間擄得湖北布疋棉花復賣與安徽江南百姓物係擄來全無資本似貢獻擄刮科派而外即此所入亦復甚鉅大都交易多在已立鄉官之處若賊甫陷之地亦恒招民交易然默記買貨之多寡以現其家之有無少遲數日另易一夥剽賊

突入其室搜刮一空所賣之物亦並取去此則以交易為鈎餌而愚民驚利不覺誤吞者也

石有貴洪四相趙興汪裕茂及陳作霖之子陳淦說

賊情與巢國卷十

口糧

以上所叙皆計賊之所入若口糧則量賊所出焉賊所入其道四五迹其出祇口糧一事此賊之所以不虞匱乏歟偽官雖貴為王侯並無常俸惟食肉有制偽天王日給肉十斤以次遞減至總制半斤以下無與焉其偽朝內各官一切衣食皆向各典官衙取給軍中亦然擄劫充足

賊情彙纂 卷十

恣取浪擲來源不繼亦甘淡泊然諸劇賊莫不私藏秘積足以自奉若卑下偽官日厭粗糲有以鹽水為肴者每逢禮拜日偽官必開單赴各典官衙領敬天父之物典官亦視其官之當事與否或盈筐以獻或交交塞責惟禮拜錢及糧米油鹽一律皆有定制偽官每人每七日給錢百文散卒半之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給米二百

斤油七斤鹽七斤而已雖擄劫極多亦毫無加增若質乏糧盡之時或減半給發或全不給發如江甯城中一概喫粥揚州城中煮皮箱充飢此時無禮拜錢米及油鹽可知矣其另有所謂買菜錢則係賊中私情如總制監軍擄獲金銀有揮霍者多隨時散給各館為買菜用難民曾述有卒長管百人係某功勳統下親見其卒長每月向偽功勳領取買菜錢多至金一二兩銀首飾數十兩其卒長悉數易錢買猪雞以供眾啖又見偽稟奏中有偽旅帥具稟本管偽總制求取買菜錢批發銀五兩者蓋所發禮拜錢每人每日止錢七文即蔬食亦復不敷故不得不向賊日乞取也

註 諱恩普素炯周寃說 康東序蘭萬有供

賊倉庫

甲寅三四月間賊踞對江武昌省迭獲逃出難民及盤獲奸細眾供勘對其人多正二月由江甯隨賊目來漢口者內有總典聖糧總典聖庫偽官衙充先生主簿籍者所言賊之倉庫數目甚為確切云偽聖糧館分豐備倉復成倉貢院三處屯積截至癸丑年終共存穀一百二十七

賊情實錄卷十

萬石米七十五萬石江甯羣賊口糧每月約放米三十餘萬石合計米穀足支四月偽聖庫館截止癸丑年底實存銀二百六十三萬兩銀首飾一百二十五萬兩赤金葉條餅錠首飾實存金十八萬四千七百餘兩錢三百三十五萬五千串每月發禮拜錢約二十萬串油鹽緞疋布帛則不知確數始聞疑詫斥為妄供姑筆記之

以俟考證嗣得句容縣探報云甲寅三月賊糧僅存十餘萬石銀三十餘萬兩與前數懸殊遂沈思其故似江甯賊眾與被擄之民男婦不下數十萬即以五十萬人為斷所發錢米如賊中定制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發米二百斤錢一千二百五十文以此核算每月應發米十七萬石有奇錢十二萬串有奇益以偽官加倍之數統

賊情實錄卷十

計所發米錢與難民所述之數實相去不遠若如探報所云存米且不足支一月又豈待五月始下一概喫粥之令乎賊蹂躪數千里姑無論官中倉庫處處資賊即所擄閭閻貨糧又安可數計蔓延既廣所養賊眾難民又若是之多據理推勘似前次供詞並非虛謬官軍恨賊心甚故探報多言賊勢窮威貨糧匱竭然粉飾失實

未足信也

註 康東序蘭萬有供
與程奉璜所說同

賊情彙纂卷十

附偽錢式



賊情彙纂卷十

癸丑六月賊在江甯於所虜銅匠中覓能鑄錢者得十二人封四人為鑄錢匠職同指揮設廠開爐鼓鑄即以上所摹錢式其大小如番錢正面天國聖寶四字幕無字銅匠迫於威脅既不諳又不願鉛銅不勻鑄不如法屢鑄皆不成輪廓字亦模糊莫辨遂停止楊逆詭稱天父指示云尚須遲三四年方可開鑄此則掩耳盜鈴之

談考古之草竊間有鑄錢者亦多不成可見
國寶重器非狂寇所能攘竊而有也

余在上海夷館中夷人時乘大輪船至江寧舟中賊遣以銅抄故上海夷人多有
余曾見數十枚西日太平天國幕日既理政教肉如六制鈔銅皮紅皂製
版工彷彿也越有國本和日宗統諸鈔式與中六異

賊糧一卷本方君翊元認纂方君識高品粹文
尤古奧籍隸興國備知鄉民受害情狀其分纂
此卷為尤宜今知已呈稿於

大帥自以彼著為善本因全書告成獨缺一卷
且夙昔所記及在局諸君亦多知賊糧梗概故
補足之俟定本付梓時兩冊互勘存其是刪其
否不愈善乎賊糧似屬末節然能處處斷賊糧

賊情彙纂卷十

處處燒賊糧賢於十萬兵多已



賊情彙纂卷十一



賊數

賊有數乎軍興以來於今五稔官兵雖跟蹤追勦有能知其數者否或曰十餘萬二三十萬及籠統言數十萬者要皆臆斷之辭頻年之勦殺逃亡章章可考者數已逾乎百萬即今之蜂屯蟻聚者恐亦不僅此

數姑無論其竊踞雄郡名邦足以屢抗大軍足以固守兩年即浮江萬艘駕駛需幾何人况盤距皖廬郡邑幾無完土蹂躪兩湖南北不下數十百城另股擾汴梁圍懷慶屢經大創斬馘無算以灰燼之餘越黃而北尚稱數萬遂致恃衆而突取道太行由山西竄直隸以至高唐連鎮奔馳數千

里猶煩大兵掃蕩以此計之賊誠不可勝數苟以智取絕其衣食之源烏合自散若必欲一一梟夷之未免有誅不勝誅之患矣若是其多固無怪駭人聞聽軍民先為膽寒逆氛所至數百里內城堡為墟人無固志且使援勦官軍防禦將領亦心怵其衆懼衆寡強弱之不敌雖誘以爵賞齊以

刑罰勉力支持寔外強而中餒毫無把握每一處挫衄則魚爛瓦解千里無堅城矣惟大兵雲集之處聲勢雄壯互相倚救稍足自恃如南軍堅壁紫荆山麓亦僅足屏蔽一方而不能進取半步其他處兵單餉絀坐是而憤事奔潰者不一而足又曷忍道哉守土牧令困於見聞不能知賊固無

論矣其方鎮干城始事從征以至今日尚不能盡悉劇賊之名數矧羣賊之數乎是我之守令不知兵勇不知將領不知即獲始謀老賊亦有不知者賊全恃虛聲囑喝自鳴得意愈益詭密其事張大其詞銜惑人心輾轉傳播人益震恐謂其來也幾如山積河決之莫或能禦也即以偽官制軍

制論之所設偽職名目實繁有徒又皆得部衆門陣統計偽官共得三十一萬五千有奇每一偽職所轄散卒多寡不等以一統十已三百萬况賊中至卑如管長兩司馬尚轄二十五人以例其餘則更倍前數矣武經曰古之名將戰勝攻取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取於鬼神卜筮必取於人徵於

事庶彼己之知己審如立萬重山望之井井而曰圖功不克者未之有也第彼介冑之士披堅執銳厲兵以待指揮何能更冀其謀勇兼資能殺賊而又能知賊獨封圻重臣事權在握可以總攬全局者若不知賊何以運籌顧有為者攬轡有澄清之概莫不欲鑄神姦於禹鼎照於西江或有志未竟或不久升遷每多不暇及此而有守者則務清靜以甯人賊氛頓逼但竭力驅之使去一經出境經營善後遑及其他亦由自知不足以滅賊遂不求深知而更不望人之能知矣故於賊情隔膜賊數終於不知惟知地廣賊多之可慮士氣日衰將何由振起與殊不知賊實有數且有

確數惟從戎日久深造其境隨時隨事留心究尋者可以得其端緒然非鹵莽踈忽者所能深知而確論也往者武漢田鎮兩次大捷所獲賊中偽官簿家冊甚夥於是賊中不宣之秘竟得瞭然在目更據積年記述徵之簿冊上溯始起下迄於今合剿洗新脅之數覈計而乘除之分偽官伍卒

十一

數老賊新賊擄人逃亡童子兵女官女軍為七等逐層推勘籍其可考之數劃其虛標之數統計所有之賊覈其能戰之賊蓋散則為民擄即為賊不皆真賊雖有彼數實祇此數是謂確數一掃証言庶幾羣疑頓釋於是將士則目無全牛編民則不驚風鶴一鼓作氣衆志成城更叅以甬智不

甬力之功賊數雖多不待盡殲而亦必盡散妖氛淨掃不亦休哉

偽官伍卒數

老賊

新賊

擄人

逃亡

十一

童子兵

女官女軍數

偽官額數

偽官名色數目甚繁除首逆一人並各偽王偽官逆屬偽職親屬向無定名以及恩賞平湖功勳各虛銜暨屬官中之屬官兩司馬之屬官典官之屬官皆無額數無職掌有與散卒等者均不冗載茲就偽官制軍制中可考之數編次列後

十一

偽王八人

偽國宗加提督軍務銜者十四人餘俱閒

散國宗

偽侯九人

偽丞相正副又正副二十四人

偽檢點三十六人

偽指揮七十二人

偽將軍一百人

偽總制九十五人

偽監軍一百人

偽軍帥九十五人

偽帥帥四百七十五人

偽旅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

偽卒長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十一

偽副卒長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偽兩司馬四萬七千五百人

偽副兩司馬四萬七千五百人

偽水營九軍制如別營自將軍以下正副

各偽官典官屬官每軍一千七百十五

人九軍共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五人

偽土營二軍制如別營自將軍以下正副

各偽官典官屬官每軍一千七百十五人二軍共三千四百三十人

偽木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金匠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金靴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五人

偽織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綉錦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鐫刻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天朝雜職及各典官一千八百三十七人

偽東王屬官典官偽西王屬官附內計東西共三千八百三十七人

偽北王屬官典官偽南王屬官附內計南北共二千三十一人

偽翼王屬官典官共一千九百六十一人

偽燕王屬官典官各六百四十九人計兩

偽王共一千二百九十八人

偽提督軍務國宗屬官各六百三十一人

計十四國宗共八千八百三十四人

偽侯屬官典官各五百三十五人計偽侯

九人共四千八百十五人

偽丞相屬官典官各三百二十九人計二

十四丞相共七千八百九十六人

偽檢點屬官典官各二百二十五人三十

六檢點共一萬一千一百人

偽指揮屬官典官各一百十七人七十二

指揮共八千四百二十四人

偽將軍屬官各一百十一人一百將軍共

一萬一千一百人

十一

偽總制屬官各八十八人九十五總制共

八千三百六十人

偽監軍屬官各六十八人一百監軍共六

千八百人

偽軍帥屬官各四十六人九十五軍帥共

四千三百七十人

偽師帥屬官各二十八人四百七十五師

帥共一萬三千三百人

偽旅帥屬官各十八人二千三百七十五

旅帥共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人

偽卒長書理各二人計一萬一千八百七

十五卒長共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人

偽典官每軍正副各三十五人計九十五

軍共六千六百五十人

十一

統計以上正副偽官共三十一萬五千

二百二十一人

按賊額制偽官實有此數第賊慣事飾詐使人揣測其下伍卒必有數百萬不必精銳即恃多恃衆可不戰而勝矣其實偽王侯丞相檢指多有殲斃仍列偽銜偽名而不除亦不補人如偽西南二王授首已久人所共知賊仍諱之五偽

王各轄十九軍則西南所轄三十八軍無其官無其卒可知以此求之餘可類推至如許偽官典官應轄伍卒聽使若干亦為標出附列於後庶我軍知關傳虛數之不足信閱此實數庶備禦之有方耳

伍卒額數

此僅就賊軍目並典官之卒使而論若偽官雜職屬官恩賞以及偽國戚貴親閒散國宗暨郡總制州縣監軍等項亦有伺使卒役其人本無定數所轄更多寡不等參差錯雜不足究尋且無非為賊服役無關軍事非若典官之造辦軍火糧糗助賊以抗我也故畧而不叙

偽陸營每軍伍卒一萬二千五百人計九十五軍共伍卒一百一十八萬七千五

百人

偽水營每軍伍卒同上計九軍共伍卒十一萬二千五百人

偽土營每軍伍卒同上計二軍共伍卒二萬五千人

偽金木六營每營每軍同上計六軍共伍卒七萬五千人

偽各軍典官每館聽使百人計一軍正副七十典官一百十二軍共聽使七十八萬四千人

偽王侯丞檢等所屬各典官每館聽使百人統計正副典官五千八百五十八人共聽使五十八萬五千八百人

統計以上伍卒聽使共二百七十六萬

九千八百人

合計偽官卒使總共三百八萬五千

二十一人

賊中每一軍伍卒一萬二千五百人每一典官
衙聽使賊制准用百人以其官數軍數推測伍
卒聽使應有以上總結之數此印首逆虛標分
數欲以衆驚我之詭計也賊專恃偽職虛名籠

十一

絡羣醜但從賊稍久幾無有不官者已是偽官
實有前數而伍卒聽使實無此數如偽西南兩
王殲後所轄三十六軍散歸各軍不復更置然
仍存軍數名目是也又如初陷一州一邑驟虜
數軍之衆造冊報之偽王不數日官軍克復殲
滅既多其衆紛紛逃散故敗竄之後有軍帥監
軍僅餘一身不能立軍立館寄食於別營兩司

馬之館者有一館祇軍帥師帥旅帥卒長二三
十人伍卒反止四五人者又何一軍之必管一
萬餘衆乎大抵自江甯配調出擾各處每一軍
誠確有一軍之數其餘盤踞各處之賊殲逃無
定一軍數千人數百人皆有之損多益寡每一
軍以四千人每典官以二十五人為斷益以偽
官之衆然統而計之已有一百七萬矣蔓延數
千里負固數十城若猶謂亦無此數似又失實
矣

十一

註

偽官伍卒數皆考自偽文告及程奉璜說其約數之數則考自印鈔
天崇寧行陣之士雖民諸諱仍屬臆斷必如是庶畧可自信也

老賊

承平日久四民樂業幾忘帝力於何有且用人
行政體國經野良法美意畢具一洗往古積敝
顧安得有亂民揭竿蜂起若是之眾且戾哉豈
天地厲氣所鍾抑運會適當其時與蓋齊民之
不能無匪類猶嘉禾之不免生蟲賊耳若誅鋤
於萌孽之初弭患於無形恒力少而功倍經常

十一

習見亦治世所不能必無者夫人平居為不善
必為父兄鄉黨所不齒憎其四肢不甘淡泊則
思攫人所有為己飲博之資然搶劫必藉多人
於是羣不逞之徒同氣相求呼朋引類不免有
崔苻之聚遂與鄉人判為兩途不相為謀且將
為仇矣聚集既眾必有狡黠桀驁者雄長其間
蓄異謀以要結人心揮金浪費日疎財仗義強

梁門狠曰英雄好漢以此相尚舉眾若狂且為
之語曰甯快意而死毋貧賤以生游惰無聊者
亦傳會其說崇奉而黨附之招納亡命為逋逃
淵藪久之乃創會名傳邪教假託鬼神禍福煽
惑羣小即所以籠絡其心而鈐束其身有所欲
為莫敢不遵矣更遣黨四出輾轉邀約無少長
皆入會以先後分等次誦咒結盟概稱兄弟惟

十一

呼首匪曰大爺隱語則曰歌把子言外劫奪人
則如歌取水操持在歌柄也下流納穢眾惡必
歸此一定之理歷來會匪倡亂莫不由此前後
如出一轍惟在賢有司預謀曲突徙薪防患於
未然若易視之或畏難苟安或恐激變獲咎因
循貽害必至不可收拾萌芽不賴將尋斧柯涓
滴不塞必成江河此之謂也是急之禍速而患

小緩之禍避而患大今致逆賊滔天者果誰之過與即執其人而戮之何補於事收令實政教之始治亂之源有察吏責者因地擇人可不熟計乎况粵處邊陲烟瘴之所惟桂林諸郡向化日久濡染深渥民風土俗淳樸上國其僻遠之區近接猗猗人情浮動性多凶頑以械鬥為事劫搶為生者比比皆是首逆洪楊蕭韋等及以

下諸老賊皆潯之金田村大黃江白沙圍等處莠民潯梧之交有大山曰紫荆延袤七百餘里界平南桂平武宣象州四邑平濶處有村落四十餘區深林密箐人跡罕到惟粵東無業貧民利開墾者往焉繞紫荆山麓即大黃江去金田二十里為附近水陸一大集鎮又二十里為桂平縣城各逆首伏莽其間非一日矣己酉庚戌

之間逆匪雷再浩李沅發前後滋事皆與洪逆等聲息相通迨後竄敗皆至粵西欲糾合起事而不果廣潮嘉應人業烟土者素往來潯梧及湖南邊界本係違禁之物土豪地棍藉名搶奪節節阻滯千百人結幫而行猶恐不免每致失貨喪資必邀接幫送幫之人重其酬謝名曰保標無賴惡少遂成羣結黨專事其事亦必雄健

有力橫行敢死者始克為之洪楊等數劇賊皆由廣東遷居潯屬素以此為業洪秀全稍知文墨深沈有智慮本貪殘無賴而刻意矜持外飾端重詭稱明洪武後人以洪為姓楊秀清諂詐多謀蕭朝貴勇悍善鬥馮雲山洪大全皆通文義始為村塾師登操刀筆唆訟作奸犯科無所不至賊中目為才子其讚美咒語傳習添弟會

一切奸謀偽制二人之力為多韋石饒有資財亦猶石季倫之劫人以致富者也勢不敵洪楊恐為吞併故與會匪往來結為死黨其次則胡以耽陳承瑤等十餘人為腹心爪牙始以數千百人護送烟土較之他質獲利常什伯焉恃入之財益事結納詎知土販因粵東土匪滋事道梗皆改途他適洪逆等既失所恃而黨與日眾困亦不支竟大肆劫搶虜掠人畜受害者紛紛控告官司捕之急暫颺他邑稍懈即歸尋仇肆虐民不堪其擾上揭撫司並有薦越赴京申訴者大府通飭嚴緝逆眾潛匿深山迄未弋獲惟雲山自恃健訟與人構衅赴訴遂誘擒之申解潯州詎知雲山善以文弱動人且言偽而辯貌既不類強徒語復娓娓可聽問官皆疑而憐之

羣黨復醜金多方賄脫竟致縱虎出柙蓋亦由當事者視同疥癬初不料其猖獗至於此極也庚戌秋冬之交兩粵盜賊滋熾跳梁蠢動股以數十計最著名者蓋十有八股如大頭羊張嘉祥凌十八西南長諸劇盜是也洪逆久謀不軌至此逆謀益急遂招集黨類約期舉事於金田村其時入會已有千餘家因捕急逃亡且多伏藏觀望至此走集者僅三百餘人官軍此等彼竄往來各縣飄忽靡常旬月之間虜有男婦數千人然後回踞大黃江凡紫荆山附近藏匿黨與皆出歸附於是羣賊大會署偽官製偽印立軍製造火器購鉛藥備刀矛極力固守養鋒蓄銳不與官兵戰相持日久觀我稍懈一朝突出則狼奔豕突任其所之自初迄今專用此術官

兵每欲戰不能賊則休息精力以乘我怠我兵初謂其怯而輕之不意猝然全出如山移海湧莫之能禦矣其去大黃江也盡裹男婦以行恐戮其宗族故耳凡逆屬之父母兄弟妻子暨所親所愛婦女幼孩悉令隨行取健婦壯丁統一而編伍之軍行則以新虜之人列諸前隊強賊斷後中擁婦孺及各偽王辛亥閏八月陷永安

十一

州時眾已三萬七千人而能戰之賊僅五千餘外跨水竇莫村為犄角內踞州城為巢穴屢戰不利大全被擒則堅壁不出增修重城三重重濠三道我兵圍之六越月壬子二月仍以前術得脫反傷四鎮官軍大潰州城僅餘瞽病數人而已賊遂乘勝長驅逕撲桂林省城以呂公車方桌雲梯蛇行匍伏百道攻之竟未得逞逆眾

之傷亡者亦十去二三矣彼時各股匪徒迭剿幾盡餘黨之隱伏巖穴及先期逃出並搜捕漏網者皆奔走歸之加以裹脅徒眾將及八萬勢復大振四月乃率羣醜而東陷興安抵全州攻圍十日為兵民誘殲萬數千人馮逆死焉賊益忿甚極力破之屠殺慘酷靡有子遺五月竄入湖南至黃沙河永州等處被殲者復數千人遂折而南踞道州兩月其時廣西老賊暨婦女幼孩實有五萬餘人能戰之賊仍不滿萬人此後皆裹脅續添之新城矣道州四面山險惟一綫可通鳥道崎嶇人力難逞賊因踞此休歇以避炎暑揚言偽太平王生長子慶賀彌月後方議行兵其實仍係前術蓄毒以伺我隙盡虜州民暨沿途裹脅之眾編伍而部署之大封有功增

修戰具補益軍目製備軍火七月成軍欲出羣
賊懷土重遷擬由灌陽而歸仍擾廣西秀清獨
謂非計曰已騎虎背豈容復有顧戀今日上策
莫如舍粵不顧直前衝擊循江而東畧城堡舍
要害專意金陵據為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
南北卽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
然之遂將掠柳桂欲由衡郡下犯朝貴獻謀曰

十一

聞長沙城卑防疎若假輕兵數千倍道襲之垂
手可得逆首逆界朝貴老賊二千人取道攸醴
僻徑兼程急馳沿途虜脅復得四千餘人七月
二十八日由醴陵夜馳二百里晡時竟薄長沙
城下踞城外高屋發礮轟擊逆眾循牆奮呼相
攻闐聲如雷城內屋瓦皆震晝夜不輟者六日
崇墉屹立防守綦嚴賊無所施展而羣醜來攻

被殲者已過半矣其實彼時城內兵勇單薄守
禦尚在不敷何暇出剿朝貴但知有備其計不
行神氣為之沮喪告急郴州洪逆等始率全股
及所虜柳桂挖煤人星馳來會八月望後始集
城下其時賊數已逾十萬老賊祇三分之一耳
此後續增當入新賊條內茲不復贅老賊雖從
逆心堅慄悍善戰然皆督陣於後而令新賊衝

冒鋒鏑改鮮死馬惟以長沙為易與心輕之敢
於嘗試而殄斃之數較他處為最多朝貴所部
已斃千餘而朝貴亦殲於是役先時城內有國
初五千斤大礮因歲月久遠不敢試用且以城
垣不甚堅固恐礮震傾圮有請於城內另築高
臺架放者有請用棉花包厚墊炮身者最後已
陵令王丹溪徑請運礮上城開放保無他虞眾

猶疑阻王令憤然曰如有失請將王某立正軍法眾難之曰城垣一經震潰賊人乘之已無長沙矣雖分食汝肉於事何益月餘之間聚訟紛紛迄無敢用者賊意城上必無大礮佔踞近城房屋去城墻不及二丈亦有直逼城根者更憑履升典鋪樓屋高出於城施鎗傷我兵勇百計毀之皆未得手兵勇距賊甚近日則詬誶相及

十一

夜則咳唾相聞迨後向軍門來援入城周視極言非用大礮不可於是置礮天心閣最高處親身督放初開三五礮將典鋪高屋立刻毀為平地憑高之賊被擊及覆壓而斃者以千計乘夜接連開放數十百礮城外呼號驚擾終夜不息斃賊數千人老賊居半賊遂遠徙不敢近城矣嗣因相持日久援兵四集吾軍日張賊以糧盡

勢窮逃亡日眾不得已由浮橋宵遁紆道西竄甯益盡得益陽河內之船後折而東由岳州陷漢陽武昌賊之凶心至此大逞升賞偽官不可勝計而老賊居十之七且皆權要每二十五人為一館一賊監之老賊竟至不數分布每以新擄之人充管長可見老賊至此已屬無多已無不為官矣迨陷江甯老賊盡居顯職無復卑官

十一

矣其後令眾北竄派出督隊老賊三千人為最多即比年之上犯兩湖者亦祇老賊千人數百人而已其餘俱盤踞金陵給役偽王左右及分守鎮江廬州等處郡邑蓋老賊皆百戰之餘腹心之契逆首倚為羽翼雖無職亦加功勳平湖偽衙有過降責亦調回金陵綜核其數究以金陵為最多除剿殺逃亡外現存老賊不計婦孺

尚不及萬人其間知兵能事亦僅千數百人餘
皆隨眾奔走恩賞虛銜或典厨典與服役趨蹌
以及各偽王侯相宗族戚畹衣衾飯囊徒具其
數不能與我戰亦不為賊所任一朝勢敗惟知
跪而授首此皆不足介意者也其典兵外出踞
守一郡一邑及統眾往來滋擾地方之賊操柄
握機祇一二人副之者三四人餘皆相從剝割

十一

及賴指臂之助每處亦不過數十人百餘人雖
不任事要皆顯秩無復軍帥以下等官卽有緣
事降斥斬居卑位亦千百中絕無而僅見者計
其數不過五六千人粵西婦女亦足蓬首壯健
如男子賊每使助陣並可負荷軍裝嗣至金陵
皆授偽職與偽朝官等有軍師丞相以下各名
目統轄續裹婦女為之服役數年以來飽食嬉

戲養成嬌惰藜藿變為膏粱非復曩時慄悍能
耐勞苦矣雖有萬餘直砧上肉耳今攬賊勢之
全局勘核逃人之言統計以上老賊暨婦女實
不滿三萬人或曰自壬子以往斬馘賊眾以百
萬計何粵西老賊僅斃萬餘恐非確論而不知
老賊每以一二人督千百人臨陣騎怒馬馭健
兒卽使崩潰其下護之急馳追奔不及又何能

十一

傷之且今臨陣率多柳桂以下續裹之人疊受
偽封甘為之死老賊憑高遠眺作壁上觀而已
殲斃雖多仍屬新賊惟甲寅夏間上犯湖南勢
大而驕老賊輕出官軍屢戰屢捷直逼武漢下
荆田鎮迅雷不及掩耳渠魁就戮者約千有餘
人自長沙後此為第一大捷第一快事其他雖
日有斬獲亦奚益於事哉

註 黃禹鼎士澄
及程奉璜說

十一

新賊

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原以悖逆之謀兇殘之罪出自首逆良民被脅冤苦萬狀實有不得已之情矜憫之不暇豈可概以賊論第今之從賊者心跡却有數端不可不辨也廣西老賊亦有脅從究多甘心事賊者同惡相濟厥罪正等前論已詳載矣兩湖人民耕田鑿井鼓腹而歌

十一

正樂熙皞之世初不料賊眾掩至其不與聞逆謀與知賊事也明矣逆氛所至攻城陷邑焚掠一空脅民從行如虎驅羊誰敢不從自道州江永而下長沙武昌沿江數千里人民婦孺之從賊者誠屬流離困苦中苟延殘喘而已然既非心服必思逃歸或不得間隙亦必隱忍相隨不為盡力豈復有欣欣自得與我兵苦戰者乎豈

復有效其焚殺淫擄荼毒生靈者乎賊中授職必以能戰嗜殺為上虜人次之虜金帛又次之倘皆不為雖相從日久未立功績斷無輕加偽職之理凡從賊既久依然散卒皆欲逃未能情有可原者一也倘既受偽職則其助虐可知即使從賊日淺亦當律以叛逆難從末減者二也賊中最喜粗鄙無知識人為其易於愚弄賊中

十一

詭計既不能窺測即或逃出亦無虞洩漏且皆強有力能耐勞苦故每慰撫而任用之蠢爾匹夫一朝被虜驚惶無措不意竟獲溫飽食未嘗之食衣未見之衣羨賊目之侈富慄刑罰之嚴厲莫不感懼交深極力趨承惟恐弗及久之賊恬以偽職則感恩懷惠以為不世奇遇戰必當先虜必盡力雖縱不去此則情似可原而法所

難宥者三也識文字人賊虜為先生供給豐厚與偽職埒然邏察甚嚴深居簡出每不易逃是不能為善亦不能作惡忍辱偷生而已此則情可憫而法所宜原者四也若劇賊渠帥之先生與知軍事不難禍福人造作悖逆文告撰擬機密稟奏且有欲逞才華忘義干進為之設策獻謀形我之短贊彼之長此則斯文敗類行同梟

十一

獍而罪在不赦者五也無恒產力作以謀衣食者如邗桂挖煤開礦人沿江船戶緯夫碼頭挑脚轎夫鐵木匠作艱苦手藝皆終歲勤勞未嘗溫飽被虜服役賊必善遇之數月後居然老兄弟矣衣錦食肉優游自如遂亦安之且不打仗非事急不用此輩助戰安逸之樂幾幸為夢想所不到若爾人焉其數實繁以水土兩營為最

盛而土營之賊則屢次穴地道攻陷省郡壞我
堅城如摧枯朽賊優養之以備急需並以功授
偽將軍總制等職矜寵之以固其心是若等遺
害無窮其罪則上通於天出於情法之外所宜
誘致其人聚而殄旃庶毋遺餘孽者六也柳州
土匪劉代偉習教倡亂戕官劫庫抗拒大兵不
旬日授首其黨登時格斃者數百人餘匪潛匿

十一

各鄉經父老擒獻有司解省正法者復三百餘
人匪之親暱乃子乃孫若弟及姪皆怨鄉人而
恨有司亦猶桀犬吠堯敢仇奉法之吏聞洪逆
等踞道州乃遣人勾結來取州城遂焚殺其鄉
而全家從賊蕭朝貴之撲長沙也柳匪曾以數
百人為嚮導前驅攻城陷陣皆殊死鬥今且居
賊顯職遇我文武兵勇吏役必殘殺鬻割以洩

忿遇紳商富戶必榜掠慘酷而求索無厭如此
類者則東安蔣斌瀏陽周國愚湖北崇通廣濟
之餘匪莫不皆然是則新賊中之罪魁禍首情
法皆當寸磔宜與老賊同科者七也其最殘忍
惡毒者則莫如叔盜光棍獄囚鹽梟並窮兇乞
丐無賴博徒其心惟恐天下不亂聞賊之來已
自竊喜及入夥或被虜則言行起居與賊如水

十一

乳交融賊亦視同舊識心投意洽日益親厚復
見其登高步險矯捷如飛虜劫貲財冥搜若寄
賊亦愛而任之既獲偽職愈益肆心逞欲橫行
無忌焚掠淫虐無復人理百姓見其氣餒兇惡
眼光眈眈髮立如蝟毛利刃若霜雪率爪牙衣
紅黃排闥直入咆哮而前未有不敲齧請死者
敢不任所欲為乎凡所不欲之物及非時所需

必踐毀糜爛之不使有一物完好倘搜出官吏
衣飾並軍器印文必盡殺全家老幼棄其屍焚
其居而後已及其臨陣抗我也必急馳狂奔惟
恐弗及或執旗捲地呼嘯當先或持矛盤旋忽
然在後被虜之人或不用命則慢罵毒毆逼逐
使前兵勇富紳或遭其手擄掠殘殺較老賊為
尤甚直豺狼其性虺蝎其心非復人類如生俘

十一

之當使入甕反其所施備諸毒刑然後剝裂其
身以快人心者八也賊勢猖獗至此而謂其中
皆淺陋之夫亦非確論蓋所擾既廣被脅已眾
未嘗無傑出之人委蛇其間更有畧涉經史好
談今古心高志大自恃才具非常日空一切視
世間事無可當意者不幸裹入賊中必有一二
事足以服賊而驚眾漸至柄用遂得行其意矣

雖心知不義不久敗亡然有所希冀不能舍去
所謂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耳及其統眾不
敗守城必固賊亦刮目倚任假以事權渠亦自
矜不凡更籠絡其上而恩撫其下一朝毛羽豐
滿則思別豎一幟不齊不楚中立自雄是其因
緣賊勢以圖割踞不特今日助賊為我勁敵更
防為患將來亦我隱憂當求善聞者多方以誤

十一

之使其自相魚肉而我可乘之以收漁人之利
者九也亦有讀書明理人失身其中無計可出
或文弱不能健步或全家老幼皆陷出則無以
為家亦知一日得生暫飽兩餐未嘗不欲謀內
訐通消息願力或不逮不免曲意逢迎漸謀親
信庶可得當以報我軍或游說渠魁幡然來歸
事即未效心則無他若獲一介相通未始非內

間之一助者十也至如醫卜星相江湖技藝者流漂泊無定遷變不常且無室家之系戀一入賊中語言合拍計畫同心未有不親之信之優禮以待之者彼既安之豈遑他顧惟願賊之久而不平已為開國功臣雖招之不來甘與賊眾並殘而不悔者十一也竊查數年以來從賊日眾良莠不齊何從分別等次新舊乎有新賊中

賊情考卷之十一

之老賊有新賊而更虜新賊老賊有盡而新新不止非剿滅罄盡虜人仍無已時律貴誅心僅就被虜新賊中分極惡次惡可原者為十一等至其從逆久暫則以先後犯過郡縣為憑如賊初入湖南先距道州則以所虜道州人為新賊之首緣洪逆踞其地兩月整頓軍容補益卒伍故盡擄州人並婦孺而行除即時逃回不計外

尚餘男婦三萬餘人由江永而至郴桂夷得挖煤礦人劉代偉之黨已倍前數沿途裹脅而至長沙竟得十萬之眾攻圍三月糧盡勢蹙日有逃亡幾喪十之二三官軍圍剿暨來攻被殲者亦三萬人於是僅餘新賊三萬餘人西竄甯邑一帶未幾東出湘岳復得前數盡虜商民船隻近十五萬人矣迨陷武漢襄脅男婦老幼水陸東下合前數五十萬有奇至安慶增至七十餘萬及至江甯蕪虜鎮揚男丁增至一百八十萬婦女三十餘萬人旋復分股上竄擾江右陷廬州則新賊之數竟逾三百餘萬矣然其間旋虜旋逃而續虜之人又補其數大率所虜男婦幼孩至三百萬而止嗣克復揚州並盡滅北犯之眾所斃新賊十三萬有奇逃亡亦不下五萬人

其攻六合等處暨與向軍門屢戰陣沒者十五萬人逃者十四五萬及其上犯湖南也官軍於湘潭一捷賊鋒大挫乘勝逐北屢戰皆捷斃者七萬餘逃者亦如之旋自岳州追剿直逼武漢克復兩城下及田家鎮暨傍搜各縣節節得手斃賊二十餘萬人逃者倍之人謂赤壁後此為第一戰功誠不誣矣若積年各處剿斃千人數百人不等總計亦在十七八萬人逃者大約相同至於三五成羣或一二人之陸續逃者五年以來亦有三十餘萬人蓋官軍大捷則逃者乘勢來歸必有數萬或十數萬即小勝亦可藉逃惟平時逃出最稀不敢邀約共走故也賊陷一處擄人亦頓增數萬即以虜十逃七虜十逃八而計之除婦女並鄉官所轄本非臨陣者不計

外前後實已斃賊八十餘萬矣更除逃亡之眾實存現賊不及百萬耳此其大畧也若夫能戰之賊不過數萬各門已具其說餘皆朝虜夕逃虜逃無定日復一日新舊相因徒壯聲勢無足為慮即久於其中者亦皆百工匠作趨走服役之人如前論兇惡甘心事賊之眾僅有數萬非虛語也惟望官軍專意劇逆凶賊苟賊勢瓦解不待盡殲餘自解散新賊雖多誠無足慮矣

註 譚思普記程奉瑣說與諸難氏言供吻合

虜人

禮經云父兄之仇不共天不反兵大清律凡姦其妻妾者登時駢殺之不坐蓋復仇雪恥由血性中來史籍所載孝子復仇束身歸罪者有司恒宥之古有調人之官掌邦國之仇隨事處分皆體天理所當然原人情所不容已也今寇盜突如其來屠殺其父兄姦虜其妻妾狎玩其子

女奴役其壯健之身強奪其金貨器用據其室而踞其牀溫其衣而飽其粟復謾罵挫辱之囚服鞭撻之稍拂其意且身首異處以鐘鳴鼎食之家服疇安居之民一旦遭此奇禍其深仇至痛有不吐虹貫日及衣濺血者乎又何暇思維何所顧惜亦惟有斫賊之顛抉賊之目洞胸拔舌寢其皮食其肉而已矣今之被虜被害者殊

不然甘受其凌辱甘受其屠割甘為奔走服役甘遭夏楚虐遇甘為力戰効死甘為天下萬世罪人承賊匪逆黨之惡名而不辭甘為親朋鄉里唾罵非笑而不恥甘為盛世之亂民致官司兵勇疾恨而剽捕之無地容身而不悔豈皆喪心病狂耶或由五方燥濕剛柔不同民風既有澆淳良莠不齊其人面而獸心者亦儘有如新賊條內所論罪在不赦者非與所可異者人即重利忘義甚至背棄所生心同梟獍見人屠其父母骨肉猶不足以怒之然對其人淫其妻妾狎弄其子女亦必攘臂而裂眦矣更以勞苦儉積之資糧畢生經營之衣飾亦披搜去斷無不捨死與賊爭奪者矣今並此不較果何說也夫人之異於禽獸者在有知識耳今執犬馬之于

環踟之必且搏噬噴踢鞭撻不顧若或斃之甚
至跳躑不食以死於物且然豈人而反不具是
心哉夫怨毒之於人大矣如史乘所載簿錄所
見其處心積慮專壹精神捨生以報必復之仇
者不可枚舉然所仇類皆顯者大俠以疎賤之
人或不能遽近故不得不殫竭計慮以圖之且
殺止一人辱止一事害止一身一家尚誓不與

十一

之俱生並立今蒙滅門慘身之禍十倍百倍之
仇其毒害者仍終日與之共處一舉手即可以
斃之較之艱難其身危險大人者其報復為更
易獨不聞被虜之人手及一賊又何說也或謂
人情樂生惡死以骨肉家貲於己身比較則已
身為更重然追思室家傾覆衣食俱無一門血
屬死者暴骨原野生者必填溝壑身陷賊中驅

使衝鋒冒鎗生死在呼吸間不能自主至此境
界即苟活於世又豈復有生人趣哉似無論智
愚心口互商固不如死而無知之為愈矣然徒
死無益則莫妙以彼之死償我之死既判一死
以紓家國之恨又何事之不可為乎果爾則未
虜者捨死於先家自為守豫行團練已虜者各
行其志俱為荆聶使千萬人之心皆同無煩六

十一

師而賊可盡滅矣殊不料被擄之人莫不俯首
伏帖且轉效其所為愈大惑不解故嘗終日不
食終夜不寢窮思其故而不可得遂博採廣諮
研訊俘賊詳問難民始漸得其梗概以百思不
得之理詳求精察而後知其賊計之至毒至謫
從可知矣賊使被虜之人負沈海奇冤皆反顏
事仇為狗彘不如之事其至毒之計有數端焉

請一一論列之賊黨將徇一州一邑必先布奸細數千百人於境內城內布散邪言云洪逆係太子耶穌之弟降生凡間因世人皆被妖魔迷蒙特生此天王來救世人故曰救世主其陷為妖者如人之受病又生東王勸人回頭救人災病故稱楊逆為勸慰師贖病主又謂賊眾替天行道救民而不害民江山一統普免三年錢糧

富者出資貧者効力事定之後皆封賞顯官世襲所過之處專殺文武兵勇不害百姓儘可照常生理平買平賣破城之時各家閉戶可保無事若幫妖守城打仗必屠殺淨盡諸語承平日久編氓罕見兵革况賊計秘密人鮮知者賊來飄忽兼馳遽掩前途受害情形探報文書每到於賊至之後百姓不知賊來是何舉動輒為所

惑智者怯者或引避鄉村愚而復者且安居若無事既受賊惑深以助官軍為戒靳費惜力不肯協濟分毫甚至與兵勇交易故昂其值積殖自封准備於賊中受一塵以為民而享其樂利城中官吏一無籌備惟以安定人心為務甚言賊不足懼距此尚遠嚴下遷徙之禁民方竊幸賊來無恙亦遵其禁相率安之逮倉卒賊至城

陷守土文武賢者殉難捐生不肖者拔關引遁官與民各不相顧爾時必有執旗賊目率眾入城大呼於市曰殺妖一倡百和豺聲雷動路見行人不問誰某皆立殺之居民益恐懼閉關下鍵賊但至通衢則九遠百術皆無人迹任賊長驅潰兵縱逃不及莫不脫衣棄械避匿民房詭稱百姓賊遂縱火數處洞開數門大股魚貫以

入各賊分赴各衙廨城樓公所戕官劫庫縱放
獄囚復三五成羣以搜尋兵勇為詞挨戶擄搶
恣意殘殺每至一家門首用刀背矛桿撞門並
大聲呼叫若良久不開必毀門而入殺其全家
居民甚訝閉門無事之言不驗始悟被惑又懲
於被殺之家一間賊至雖舉室老幼手足戰栗
不能舉步亦必遣一人踉蹌奔出開門賊入先

以刀加是人之項問有妖無有若甚恐不能答
言必立及之或答曰無妖賊又佯作不信必逐
細查檢遂借此為入室冥搜之由或有不俟撞
門先啟扉以待並有設香案放爆竹舉室跪接
於門內賊更慘害之非施放鳥槍連貫數人即
以刀矛攢刺夫迎賊之氏固王法所不容然於
賊分中不得不謂之恭順不意賊黨另有見解

謂迎我者必係妖頭藏妖之家故心虛以媚我
耳凡膽怯藏匿不出如潛伏地窖暗樓複壁諸
處者搜出必亂砍亦謂心虛不敢見我非妖而
何其可免登時殺死者無他法惟聚一家人於
廳事任其一盤詰而死者其龍鍾殘疾多
不殺亦不虜若夫壯健後生於盤問之際一二
人應對稍有隙漏仍立抉其首餘則概指為妖

其人力辯不承乃曰爾既非妖當從我去打江
山若五六歲以上幼孩一見如獲異寶必牽挽
不釋手其父母或泣涕不放亦必屠之攫抱而
去婦女非官紳妝束每多不殺凡護父救夫惜
子者亦多殺之餘則悉驅歸女館以女管長統
轄之未殺之男丁盡虜以行將所虜財物權令
背負隨之更虜別戶集數十人輒驅之前行賊

目隨其後監押以歸賊館自賊初入城以至此時已有數炊之頃百姓驚惶無措心亂如麻及賊入其室如虎狼之驟至頃刻尸骸枕籍血流庭除莫不面若死灰魂魄飛越雖骨肉殺傷滿前而不知傷痛逮毀其居罄其藏擁其身以行又不知抵賊館時為烹為醢將如何割裂我也此際湯火驚魂身雖存而神氣已離軀壳必有

十一

聖賢學問忠孝至性者方能了然於生死罵賊不屈捨此而外無不瞠目僵立任賊所為祇知賊之可畏並忘賊之可恨且不知我若奪刀亦可殺賊矣蓋賊先惑以甘言驟劫以凶威使人人皆如木石之無知無高聲無涕淚無爭競回詈及推及洞胸諸事皆如醉如夢俵俵然隨之歸館而已其於鄉鎮情形大畧相同此賊虜人

之初毒計一也既到館中則賊目據案高坐將虜得之人皆指為妖挨次研訊用竹板杖其兩腿輒一千或數百至血肉狼藉始釋而囚於一室間一日又訊之其人忍刑剖辯賊目乃曰既非妖可拜降隨我們做兄弟若再變妖定斬不留雜坐羣賊又嘈雜其間或云是妖殺之可也打江山何少伊一人或曰非妖留之徐徐察訪

十一

於是又詢有何技能如能寫字則派充先生軀幹壯偉則派充牌刀手強有力者悉充將使即偽官中之尉是也五十以上則令炊爨支更二十以內者悉充老弟有姿首者爭欲得之能醫者送入內醫功臣諸衙其百工技藝則分送各典官役使如竟一無所能賊必曰無能者必殺倘其人小心勤謹或由他賊解救一二人充割

草放馬諸職役一家父子兄弟奴僕十餘人必送十餘館使各不相見其分派職役必議論數日而後定此數日中風波迭起愈可駭矣當甫經審定非妖之時突聞鳴鈺傳令旋有數老賊至館曰某王或某大人有令新收兄弟概斬不留有人敢私藏者同罪爾館中如有新兄弟乘早獻出否則巡查搜出爾等亦無頭矣少選此

十一

數賊去本館散賊令將新虜之人送出於畧有生機之時忽聞此言儼鯨之狀可想賊目乃佯作不忍之色代籌所以救之之策或藏之暗樓厠室巡查來搜或說對係他處招來者非城中人凡搜查數次輒掩飾庇護之更聞羣賊議論爾幸遇好人如某館已獻出新兄弟數十人皆殺訖矣某館藏掩敗露連本館做好人之大人

亦殺訖矣我救爾等直以性命相與如是被虜者皆感不去口即有一二黠者知係機穽亦祇得隨眾哀感之方稍安帖突有賊目至館曰新兄弟必不可留爾慎弗為其所累速獻去押赴某處處斬一聞此言自賊目以下莫不愁苦嗟嘆以為計無復之必不可救於是則背縛纒纒以一繩貫數十人穿行於市雖兵未加頸然自

十一

分亦斷無生理矣於所指行刑之處在望之時忽一騎飛來曰各館長保稟天父開恩新兄弟一概釋放隨各管長回館真心悔罪敬拜上帝如若犯令定即斬首示眾此時難民垂絕復生無有不泣涕感激惟命是從矣歸館又一二日必令羣賊察諸人神色探諸人口氣皆默識之忽然賊目升坐復集新虜者跪於前指一二人

給之曰爾家有父母妻子乎爾思歸乎我助爾數千文為川貨何如於是黠者答曰情願打江山不思家矣賊目亦漫應之其思家者誤認為好言輒曰感此厚恩願得數百錢即去賊目即令牽出殺之更執一二無用及探出破綻者立刻斬訖擲首級於眾人之前乃大聲曰凡有反草變妖即以此為例跪者面面相覷皆無人色

十一

惟恐刑之及己過一二日或痛定思痛念及全家慘變己身死生未卜憂悶不釋言動失常賊目復指為妖欲殺之如係有用者必另出一賊保之且為遮飾或謂連日有病實非思家倘後變妖連我並殺其人必深感其救己結為心交此賊且囑之曰幸勿逃走累我自此以往風波漸息始有拜降悔罪諸事自歸館至於此時賊

之詭計百出或殺或不殺屢欲殺屢救之又屢殺他人以做之嚴刑拷掠之甘言欺誘之布人邏察之置必死之地而復甦之其意靡他蓋迭用恩威以移換人心使人抱不易倖生之心絕一切緊念每思被殺其家室又當何如今得生命尚可留此身為後圖不知不覺遂甘為賊用而不辭此賊虜得人民多方烹煉毒計二也逮

十一

至七日禮拜之期復集眾講說道理敷衍既畢謂爾等皆是應殺之人乃天父開恩赦宥速宜悔罪敬拜上帝須辦一片真心頂天報國凡事自有天父看顧於是則令眾人用清水沐浴跪於地下賊目代讀悔罪奏章焚之更有尋常禮拜奏章列一館賊名請讚供獻後於案上焚化如紙灰團結謂新兄弟皆一心如被風吹散輒

云中有變心舉眾惕息又不知作何伺察人人
提心在口其賊目及充先生者令新虜之人誦
習讚美天條書及一切偽書並極言天父天兄
天王東王諸神異自拜降之後可思衣得衣思
食得食凡打伏天父必大顯權能助陣殺妖萬
無一失况新兄弟在後助仗並不用爾等前驅
凡事但遵天令出力立功必授美官顯爵死後

十一

魂升天堂享福無窮一人悔罪舉家升天不必
掛念終日講究皆邪教之言耳濡目染苟非上
智未有不為其蠱惑墮其術中者不俟十日半
月居然邪教中人賊匪中人已一切深仇積怨
幾置之爪哇國矣此則繼恩威移換人心之後
更以邪教惑之毒計三也自此以還賊於新虜
諸人不惟不虐過且施小恩小惠以要結之或

分給銀錢予以食物虜來衣飾被褥亦均分之
且與之嬉笑諧謔促膝談心如一家者然况此
時新虜之人頭髮已長數寸居然以老兄弟自
命盡仿賊之所為遂亦虜人而煅煉凡己之曾
受者皆一一加諸於人若素本莠民嗜殺貪利
大肆劫掠欣欣自慶以為得行其志保安周生
曾問數賊曰爾在彼中虜來乎投來乎曰虜來

十一

且焚搶殆盡復問曰爾恨虜爾之人及害爾之
人乎曰恨然則何以今日亦行虜人害人之事
數賊眾口一詞曰因有家焚掠一空己身復被
虜每見完善之地人民以為我如是伊輩何得
安處獨享憤懣不平必將其人虜來同我一樣
我心始快周生為之太息曰此猶溺鬼必欲曳
人入水也推此數人心千萬人之心皆同其虜

人也無已時矣此又賊移換人心迷以邪教之
後復餽以小惠誘其刦捨忘怨毒而傾心事之
刻意效之毒計四也然是猶變凡鳥為鵙梟耳
人海滔滔豈無驚鷲不必盡為所蒙蔽惜讀書
知道之士一入此中其生機較他人為尤淺有
智不必有勇其人類皆文弱賊又頗能辨之凡
虜人每視其手如掌心紅潤十指無重繭者恒

指為妖或一見即殺或問答後殺之或不勝刑
掠自承為妖殺之或竟捶楚以死不任勞苦不
習粗糲熬煎其心挫折其身以死者益不可勝
計當初入館時驟見凶威虐毒及其人猙猛怪
異如至夜又鬼國更見其同行同室者或殺或
杖呼號乞命之聲棘耳痛心則昏然迷悶如墮
黑暗地獄神消木立亦惟賊命是從隨眾坐卧

奔走待盡而已縱有管葛之才至此亦毫無可
逞固不似被獲諸人忘仇奉賊即不忘仇又將
何術以報仇乎况賊邏察甚嚴每用人給探一
言滲漏即執而屠殺即使此一館諸人有知識
不甘心從賊者居其半彼此互防又孰敢先出
諸口作約逃之議謀賊諸談乎若爾人焉誠刻
刻思逃造次弗忘者賊亦知之故禁錮愈密空

有復仇之心而無復仇之力有可脫之機智無
急馳狂奔之趨捷及派充先生賊目優視之羣
賊爭崇之恨賊不能圖賊徒恨無益日久灰心
漸忘其恨亦惟姑且安之徐圖洗拔已耳却不
肯效賊所行每為被害者緩頰隨護善類賊性
慘酷此輩獨不然及泮升偽職亦恒以積善救
人為事其如千萬鵙梟三五驚鷲亦奚益哉此

賊役使文士為之書縶而束縛其身心使無所
展布毒計五也茲逐層詳叙之於以見以前所
云負竒冤至痛皆置而不顧甘為禽獸所不若
者非無故也不足詫也賊中囚盜莠民方幸遭
逢之不易安肯捨賊以逃餘雖思逃既恐賊卡
盤詰殺之又愁髮長為官軍俘斬思家業蕩盡
出為餓殍不如暫圖溫飽為得計又安能大死

十一

法禁一概不殺且各予以衣食之費使之捨賊
而去博施濟眾免瘳病諸此必不能之事也或
謂宜多張告示解脅從之惑殊不知帖示於無
賊之地賊不能見即有冒死兵勇入賊巢張貼
羣賊一見立即扯碎大索三日示中勸導之言
難民又何由得知更有不知賊情者謂宜多撒
人混入賊營用苦口勸化動其至性庶可圖賊

並可解散此真荒年食肉糜之談矣一館同居
之賊且以目會意不敢聚議官軍事及一言詆
毀賊匪忽外來數人向其中說法賊聽之抑殺
之請建議者自思焉總之解散賊黨惟在官軍
屢捷賊勢日蹙利不足以動人威不足以劫人
即平日號為固結者亦必各尋生路若挫敗頻
聞其黨愈驕肆而日固窮思他法徒亂人意不

十一

啻癡人說夢耳但歷叙賊之暴虐被虜之慘苦
使未擾之處比戶皆知賊至可恨庶不為妖言
所動矢眾志成城之志不必定殺賊但處處自
保不為所害不為所虜賊裹脅之路自斷日殲
斃而無所增添事緩而利溥誠正本清源之計
矣

註 楊燮李敬思張玉琴吳玉狗
譚恩溥等所說與程奉壇同

逃亡

光天化日之下長養生息各遂其生由富貴而
逮貧賤之家皆得叙天倫之樂獲身心之安衣
適體食充口世其居守其業即犯法罹刑亦止
身被拘繫而猶不至傾家絕祀也今也父子不
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追思鳩聚燕安之日相形之下何啻天

十一

壤不必親屬盡遭慘殺屋產焚毀無存而身寄
虎狼之口命如不繫之舟亦自五中熾灼芒刺
在背有不汲汲求去危苦之境仍返驢虞之鄉
者哉故被虜之人雖後日心迹行選各有不同
而其初皆未嘗不欲逃者也然其逃出也亦有
難易不同如賊於鄉村市鎮虜得人民驅入賊
館必有數十里十餘里之遙鄉間四面遼濶無

所阻碍而鄉民諗知道路凡山蹊曲徑賊不及
知即可乘機逸出沿江瀕湖之人習知水性虜
入舟中亦可泗水而遁此旋虜旋逃不俟終日
者也其城內人民破城後無從逃避惟有束手
待斃賊至一一虜之如牽檻羊無一得脫任其
荼毒拷掠不得不宛轉順從求延旦夕之命每
望官軍速來拯己於水火而不可得旬日之後

十一

賊之斬殺稍息然後覬覦欲逃賊亦漸令出館
負米採薪放馬割草然尚恐逃出被獲是欲逃
生而反速其死也賊又給以關卡重重若無老
賊帶之一見必殺且不時有抬人頭鳴鈺往來
游行於市大呼殺逃走變妖某人示眾甚至一
日之間竟有數起眾益畏縮莫敢嘗試此時惟
有膽識者別有計較意謂與其被賊挫折及脅

逼臨陣以死或被官兵剿殺不如速逃或不死即死亦所甘心也故得首先逃出其次則漸論賊中某館某軍並出入口號得其號衣號帽或假買菜或託牧放等事乘間走出倘遇詰問街口而答為某軍某人有某事故作怒目忤視若怪其多問者竟可徜徉而出決無阻滯設氣餒色變言詞鈍澀鮮有不被擒回毒刑慘掠至

承認變妖殺之而後已耳至於膽怯之人旦夕思逃而猶豫不果及見同館之人偶逃一二人未見擒回殺之繼逃亦如之遂不禁決意亦逃矣此皆被虜後不假思索志在必逃者也並有介在欲逃不逃之間者如貿易之人吏胥之類自思焚掠之後無家可歸無親朋可投身無技藝囊無貲財即能逃出將何以聊生乎不如暫

且從之俟有機會再作歸計更有欲逃而遷延未逃者如貧窮之人肩挑之輩本自度日艱難見賊眾金資累累則思得其所而逃及見賊防之甚密不克遂意則又冀隨賊下鄉虜掠時或可潛匿銀錢衣飾而逃原其心實非從賊其所以不逃者恐出為餓殍也然其中亦間有貪得無厭之徒如初意祇望三五金可作路費足

矣既獲其數又思若得數十金再逃未晚及得數十金尚不忍舍去以為逃出何處覓利此中得金甚易何不再積若干為一生溫飽計於是無所底止必至身貲俱喪而不悟也以上雖遲速不同皆無事賊之心若我兵屢勝懾於兵威懼玉石之俱焚則乘勢逃出者為尤多每以千萬計即我兵小勝亦可觀賊不暇稽察藉勢潛

逃然僅數百人或數十人而已惟平時踞守一城我兵圍之彼此相持巡警嚴密不惟不易逃且恐逃出又為官兵誤殄故其逃為最難總而論之被虜數月之間立意欲逃者豈一無間隙可乘乎久於其中皆可逃而不逃非甘心從賊即貪戀不舍者雖我兵不暇分別而處處誤殲之亦不足惜矣

註楊燾李丕基說諸逃難於民說

童子兵

古人有胎教之說及其成童也有灑掃應對之儀自有知識至冠婚蓋無一日不秉父母師長之教也童蒙氣質未定見聞所及輒躬效之故賢母擇鄰而居父子至性慮責善傷慈故嚴父每易子而教庶不致趨於不善流為放肆此固專指賢父兄及閭閻之家而言若夫村童牧豎

豈可比論然處熙皞之世且居渾樸之鄉亦何致濡染惡習亦不過作桑陰種瓜之童孫滄浪作歌之童子已耳不意遭逢粵匪虜脅良民其視童子尤為至寶每陷一城過一鄉避匿不及舉富貴貧賤之家鈍敏妍媸之童子悉一網打盡當被虜之時父母如燔肝肺痛哭牽護徒被殺割無計挽留孤孀獨子之婦傷痛自盡者有

之而被虜童子遽受非常驚恐如醉如癡任賊
抱攜而去轉茫然不知悲戚大抵聰俊者賊目
認為義子輒從其姓羣下以公子小大人呼之
陋劣者散賊帶為老弟然賊中章程非髮長五
六寸仍不得役使老弟也童子初虜入館尚具
天真驚魂少定未有不繫念父母號泣求歸者
賊乃大加楚毒鞭撻之若稍倔强必致身無完

十一

膚更以血刀利劍華服美食置其前謂順從則
衣食而撫育之否則殺却試思刻誘兼施童子
何堪有不俯首乞憐任所欲為者乎即有器識
童子賊欲狎玩之甘受夏楚展轉抵拒賊必銜
恨折磨以死或竟藉事殺之嗟乎童子至此無
異舍慈母而就虎狼眈眈皆是誰可告訴者亦
惟有吞聲飲泣任其禽處獸蓄而已童子安有

卓識定力久之賊自由曲盡調護且恣縱之居然
以賊中為樂土耳聞目見無非邪說暴行遂習
而與之俱化效其殺人放火無所不至隨賊愈
久殘忍愈甚竟忘其身之所自出其視賊亦不
啻親父兄居則浣衣滌器行則背負刀劍謹步
後塵冬則為之撥火溫衾夏則為之扇涼拭浴
客至則捧茶賊出則居守日相偃夜伴宿雖妾

十一

媵無此殷懃卑賤賊所帶童子皆徒行馬後氣
促汗流若賊目公子羣下尊奉之快馬安輿並
無跋涉之苦甚至撥數十人伺候之賊亦待如
親子弟又不致如以上所云充一切賤役矣凡
臨陣攻城亦慣用童子為倡以童子醫不畏死
無不以號叫跳躍為樂者且手足輕便往往登
高步險如履平地更有捷若猿猴之童子倏忽

至前為人所不及防轉瞬而去為人所不及追賊每用以為導者使在後之賊自計童子尚威猛如此我輩退縮竟童子不若兵賊目又安能貸我死耶每陷一城虜一莊童子又願為前驅羣賊隨其後每入人家搜刮金銀官中文書服飾雖藏之至密童子攀高入暗如猫捕鼠意在必得其焚燒廟宇毀壞神像諸事童子最樂為

十一

屠殺人民擄掠婦女童子又愛見骸骨之狀喜聞呼號之聲其暴虐之慘視羣賊為尤甚或我兵偶挫童子率眾窮追馳逐甚急盤獲逃人及我之偵探官人當刑拷不堪言狀時他賊或稍緩頰童子獨持之甚力駁詰最刻其於本館搜查洋煙黃煙及邏察犯天條犯令各事童子最認真不遺餘力被殺未絕者蠕動於血泊中童

子見之必於要害處加之以刃或剖其腹而踐罵之每追魁梧兵勇知力不敵則給之曰棄刀跪降絕不殺若及擲刀長跪舉手決之毫不費力是兵勇又何其愚童子又何其巧也於戲童子迹其被虜之初威劫之酷亦殊可憐今視其習染肆行則又至可恨惟賊敗潰往往棄童子而不顧同歸割洗者有之踐骨為土者有之逃

十一

匿四鄉展轉送回其家者間有之兵勇收養者恒有之惟其是童子也即俘獲亦鮮殺之而不知從賊已久之童子無不應殺之童子蓋童子至能殺人虐人故也舍此而外童子未有能自拔者即有父兄同陷賊中有心計能逃又可攜童子同逃此誠千萬中之一二耳至可詫者有薦紳二子為賊虜去數月後賊復挾之過其村

打館有鄰居稔熟者告童子曰爾父母自爾之
去肝腸寸裂矣今近爾居易不一歸省視童子
瞪目曰爾少說妖話我父母打罵我教我讀書
回家何為此中甚樂我父是檢點比學院大多
矣此童子固屬鳴泉然賊之移換人心果操何
術以至此也散賊帶童子者尚少如偽官自顯
要至卑賤莫不有公子老弟多者數十人少者

賊情彙纂 卷十一

亦一二人寡多益寡以一偽官有三童子為斷
似其數已多偽官三倍矣偽王之童子謂之僕
射侯相以下則謂之伺皆有同職是賊中不獨
有童子兵並有童子官矣不特此也昔之童子
今已壯大能戰嗜殺者以及徇情授官者又可
勝計哉是今之童子皆他日劇賊年少喜動膂
力方剛久經戰鬥數見不驚尤神安而氣足無

一切繫念受賊思育一心事賊雖死不悔臨陣
勇往直前似無不一可當十劇賊而外惟此童
子亦心腹之大患可不深計熟慮之乎或謂先
天昇賦亦有不同豈無有成人風之童子不如
以上所叙者乎對曰儘有然此等童子不數日
即憂泣挫折以死並不得廁公子老弟之列也

註

吳玉狗及諸逃難於民說與程本瑛
所知均合為神二子一節奇後福說

十一

偽女官女軍數

偽女軍師正副又正副四人

偽女丞相正副十二人

偽女檢點三十六人

偽女指揮七十二人

偽女將軍正副四十人

偽女總制四十人

偽女監軍四十人

偽女軍帥四十人

偽女卒長一千人

偽女管長四千人

各偽王府內掌門三百人

各偽王府內貴使二百八十人

偽女繡錦指揮二百四十人

偽女繡錦總制一百二十人

偽女繡錦監軍一百六十人

以上統計偽女官六千五百八十四人

女軍共四十軍每軍女兵二千五百人

計女兵十萬人

偽女繡錦監軍一百六十人每一監軍

十一

統繡工五十人計女繡工八千人

偽女軍師各有女使百人丞相女使五

十人檢點女使三十人指揮女使二

十人將軍女使六人總制監軍皆各

四人軍帥各三人卒長各一人統共

女使五千二百人

據江甯逃出難民所說首逆偽天王妻一人稱

為后官各偽王妻一人稱為王娘首逆偽妃嬪
在武昌選四十人至江甯選百八人陸續增添
約二百人然女官數千皆妾媵也各偽王姬妾
稱副王娘每王約四五十人偽東王倍之偽燕
王僅十人偽豫王並未授室或云胡以耽前在
粵西漁色縱慾已萎廢不能人各偽王府內掌
門內貴使亦俱充下陳其宣淫諸情狀偽官制

十一

女官條內言之詳矣今以偽官簿證難民之言
其女官女兵應有前數他如繡錦等女官軍帥
卒兩等官以及繡工女使其數悉不謬惟女兵
十萬猶癸丑四五月間數目今挫折以死者不
可勝計况賊改章程此後非殊色不虜女兵有
減無增以意揣之似江甯女兵亦不過四五萬

矣

註

宣必昌李丕基所說與程本壤同其數
目則考自偽官簿及江甯難民詩句



賊情彙纂卷十二

雜載

賊情詭變百出酷虐異常自劇賊姓名以
次雖已分類編輯其匪夷所思逆天悖理
各事猶多無類可歸以及我軍文案閭閻
事迹凡有關賊情者亦應採輯故另立雜
載一門以便隨事隨時增入云

賊皆山僻粗鄙人其稍知文墨者皆充先生多
不出館擄掠故挨戶搜刮者皆排刀手性貪最
愛金銀美服次之姑無論古翫書畫毫不辨識
即貴重服飾亦平生所未見凡見彝鼎圖書賊
尤不愛必打破而後快不識洋表為何物將內
瓢刻去誤認外殼為真銀懷挾以去他如宋明
瓷器及宋元明名人書畫墨跡宋搨蘭亭各帖

皆希世之寶薦紳名臣傳家手澤亦一家之寶
一遇逆賊非燬即糜爛之至可恨則莫過殘毀
書籍賊教目我書為妖書近日沿江各郡邑藏
書之家如漢陽葉雲素先生揚州阮文達公秦
敦夫程穆堂兩先生各第皆牙籤萬軸多人間
未見書不啻娜嬛福地而逆賊一至非付之一
炬即用以薰蚊燒茶甚至遺矢後用字紙擦之

毀藜斯文上干天怒故有雷殛之賊

張玉琴詩話奇說

甲寅五月二十一日未刻天暗將降大雨有賊
於漢口鎮花樓空地遺矢甫畢繫禪欲行忽一
雷下擊斃之羣賊恐懼聚觀見遺矢處有監本
易經數頁上多污穢始知此賊以聖經揩擦神
怒隨之故立殛也滔天狂寇安得人人而殛之
雖神祇亦須聽之時數若此賊焉誠褻聖悖天

特甚故一懲創以儆其餘耳

武昌府報

壬子十二月賊陷武昌初十日於獵馬場設高
臺賊目登其上日講道理鳴鑼於市命闔城人
往聽內有漢陽生員馬姓者擠出人叢挨至臺
下云有要言關白賊目令其前問有何說馬生
曰爾纔所說之言一派傷天害理犬吠之聲何
道理之有試問自有人即有五倫爾賊頭於羣

醜皆稱兄弟是無君臣父子亦稱兄弟姑媳亦
稱姊妹是無父子男女分館不准見面是無夫
妻朋友兄弟離散是無朋友兄弟可謂五倫俱
絕即依爾所述亦只有兄弟一倫况捨親兄弟
不認而別呼他人為兄弟乎如此悖謬是真無
用之狂賊也於是罵不絕口賊目大怒傳令將
馬生五馬分屍四肢各駕一馬辮髮繫一馬用

鞭撻之詎五馬四蹄攢躍皆不肯前而馬生肆

晉如故賊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屍云 王德信之等說

賊黨除起首潯桂諸人係真心入夥餘不必湖

南湖北即廣西人亦多脅從擄其眷口焚其房

屋勢不得不隨行以安居之民忽遭荼毒脅之

為賊其恨賊可知然徒恨無益姑無論防閑之

嚴不得身為荆聶人情惡死樂生又誰肯捨命

刺賊耶曾聞應山譚生云楊賊向所親密言曰

吾亦知新收兄弟心不服而怨恨全在繩以苛

令刻以嚴法驅策而挫折之使不遑有他志如

有相約變妖者殺之雖各有異心彼此疑懼誰

敢先出諸口况人人心雖恨我而不能禍我人

人身體精神皆為我役使是恨我者虛助我者

賢也妖之待人人人感之未必妖營辦事之人

能如我諸兄弟之盡力是感妖雖有實心助妖

並無實濟此妖之所以屢敗我之所以屢勝與

賊皆脅從是已然亦有討喫無賴之徒或迫於

賭債或避官司勾捕或在鄉黨作大悖理事不

可見人遂皆以賊為逋逃藪又有喪心貪利愚

民欲借賊勢擄掠自肥他如江洋大盜凶惡獄

囚賊每陷城池多來投營即或亦由暫脅方以

類聚日久濡染未有不真心願從者也賊亦專

用此數等人喜其易惑而無室家之繫戀且昏

不畏死每用以衝鋒破陣餽以顯官嗟乎賊匪

蹂躪數千里良民固多若爾人焉又何止數萬

從賊則富貴捨賊則無所歸斷無解散之理雖

鹵莽拒我易為我殲然且死且添今之與我兵

角力者正此輩也 程泰璜說

自古叛逆從無婦女並擄者亦未聞行軍以千萬婦女隨行而可制勝者賊之初意不過欲以眾勝寡耳况廣西婦女赤足強有力儘可用為伍卒逮陷湖北江南所得婦女何止數十萬要皆膏粱脆弱即屬村婦亦不敵廣西賊虜之凶悍擇美麗者充妾媵餘皆無用故役使工作磨折以死者不可勝計於是知婦女不可用而不

擄且憎已擄之婦女為累減其糧日給米四兩多設女館以女官領之其各賊目之眷口悉充偽王府女官皆隔別不令共處倘私約就宿則謂之犯天條男女皆殺偽冬官副丞相陳宗揚竟因夫婦同宿駢首就誅各偽王威置姬妾而使羣下絕人倫之源且給之曰天下一日平定方許完聚未娶者方准婚配功高者始准置妾

往往楊賊議奏某官功高應先准娶妻其實並未見准其犯天條得用之賊又恆貸之罰以將來大家娶妻之日遲娶三年及不准多娶一妻其意謂男女人之大欲以此誘之實以此迫之也現無淫慾之事既可保人人精壯許以事定得妻庶諸惡少捨死鬪陣以冀一朝遂願耳然稍有知識者未始不知事不可成妻不可得甚

至己妻轉為所得安得不痛恨而深銜之特徒

恨無益且因無益灰心亦漸忘其恨已

程乘瑞說

湖北武漢江南江甯鎮江揚州等處多富商大賈士文民逸享承平之福二百餘年其驕奢淫佚恣情暴殄匪夷所思莫可窮詰故此數處受害最久被禍尤慘至可憐莫過閩子女錦衣玉食不離姆保一旦倉皇被擄男或用為公子

老弟猶可偷生婦女則概歸女館隔絕親人分
與有殼之穀令其舂煮有援引者或入錦繡衙
餘皆迫令放足役使挑輒背鹽挑濠溝削竹籤
要皆夢想不到之苦一朝受之其不死也幾希
及其死也卻有數等上等烈婦閨秀不待入館
先即自裁其次或強勉入館知事不可為乘間
就死又其次則忍辱偷生因不耐磨折不服粗

糲挫折而斃至下則苟延一息甘為役使甘受
捶楚甚至有背鹽美婦行烈日中溷汗交流肩
背無皮如著紅衫者嗟乎天地間至慘安有此
耶然亦以見人之一死實非易事罪業未盡真
求死不能也

王福興等語

江甯城內又有一婦背負嬰兒被賊驅逐入館
此婦遲回不行賊罵之婦亦回詈賊遂挺矛戮

殺此婦壓兒於肩下呼娘不絕呱呱亂啼而不
知其母已死一婦行於道上懷緦數月之兒且
走且泣忽袖出一翦將欲自刺其吭復以淚眼
熟視抱中兒遂大哭擲翦於地仍向前行賊之
殘虐致天壤間有此慘境真不忍下筆矣

同寬說

賊擄我官吏紳衿讀書有心計人或挫折以死
或分為各館充當書手號曰先生所辦無非寫
奏章誥諭封條出告示造家冊兵冊等事一切
軍令概不與聞蓋防有用之材之算已也又說
云天下平定先生皆授文官此亦候事定而得
妻之意文弱之士苟且偷生暫圖溫飽亦斷不
肯為設一謀且有故意寫字訛別者如偽示動
稱天王列王下理天下人民下理理字有意寫
作埋字逆賊慘虐不堪指為下埋人民誠不誣

也然先生既辦筆墨必能知其軍務誠恐為我軍所得知彼虛實故防範極嚴鮮有能逃者才士文人一入此中非死即終淪為賊可勝嘆哉他如江湖星卜者流則甘為先生雖縱不逃又當別論矣

賀啟潘文藻說

賊亦人也其性情亦有善惡悍懦故百姓遇賊則視其人之數命當死不當死如當死則所遇

者惡悍不當死則所遇者善懦明明是官是兵遇善懦儘可得生實係商賈百姓遇惡悍竟無不死如前之破武昌也有周姓兄弟二人充糧道吏其姊夫某姓素業故衣鋪者賊至其家三人跪接周氏兩兄弟首尾跪其姊夫跪居中賊至訊之三人皆云向來貿易賊獨略視其姊夫一刀決其首捨周氏兄弟而不殺周充書吏賊

中謂之妖某素貿易所謂非妖也賊廣西人無一面識安得有仇報此理殊不可解要皆命數當然而遇前生冤孽一見即覺可憎可殺耳三記賊初起猶有長夫自破武昌後裹脅愈眾則兵夫不分凡挑抬工作皆各館兩司馬督眾為之咄嗟立辦其需用各物必先所急毫無顧惜諺語云用著生鐵便打鍋賊誠有之今則到處徧

立鄉官是我民盡為賊助凡用竹木鋤鋤一切器具偽文一下立即辦齊無敢違者周國軒說大可怪者三五零賊下鄉千百壯夫紛紛遠避或俯首聽命甚至賊中三尺童子無敢與忤者蓋鄉民非畏此數賊特畏大股報仇也賊之狠毒專意尋仇善攻曾受賊創之處凡堅守之城圍練之鄉一朝陷墮必倍加燒殺其意無他不

過使出力官民寒心使他處不敢與抗耳

姚蓬翁因打說

賊見廟宇即燒神像即毀其毀神像者亦欲以威劫人也神祇在天土偶本自無靈賊黨不知鄉愚亦不知以為神且砍頭折足何況乎人神且不敢為禍人何敢違其燒廟宇者一則以威劫眾以火驚人一則防鄉民團練以廟宇為公所及官兵設伏於其中也

周自軒說

江甯揚州才士被擄者最多逆黨肆虐目擊心傷不敢明言往往託諸吟咏甚至以香奩詩為寓意者惜逃出之人不能全記茲就其記憶者載之朝暉隱約逗檐端絳幘雞人促曉餐驚起睡魔呼去去歸來仙步惜珊珊蝦蟆坐上聞新法蟋蟀燈前憶舊歡來日鴻溝還有約暫謀將息到更闌此指清晨役使婦女挑磚瓦聽講道

理及來日挑濠溝也其斷句云惱煞一灣衣帶水青藤隔斷小虹腰此指禁女人過橋以藤條拍打也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墮溷愁此指偽王選妃得一百八人也手執筠籃循曲徑眼看桃葉渡迷津此指文秀人借買菜之便以逃也燕子紅襟矜寵貴鶯兒黃怕助嬌羞此刺名教中人降賊考授偽官也居然小婢稱如願

大有佳人號莫愁此指賤者為賊倚任貴者備受磨折也曉看陌上春如織背負花枝盡米囊此指役使婦女負米也絕少君苗焚硯志翻同臣朔上書時文章豈為科名設氣節都因衣食移此文人自傷不得已而赴偽試也他如霜如菊花寒更豔風吹屍氣腐猶香死縱拔心猶是草生非薄命不為花等句似皆有所指云

程本說

廣西渠賊授散職者居江甯城中無所事事飯後三五同羣馳馬遊街有句云朝餐甫畢燕辭巢七尺吳綾馬上拋公子聯翩齊縱轡教人錯認試春郊詩不佳然可知其慙遊之狀賊擄得騾馬有芻豆則餵之無則任其飢疲每乘必馳不知愛惜良馬一入賊手其不瘠斃者幾希正不獨受鹽車之困也 程奉璜說

賊婆皆粵西溪洞村媪赤足健步無異男子初至江甯卽傳偽令婦女不准纏足違者斬首已纏之足忽去束縛幾不能移跬步而賊黨督令挑抬其呼號之慘可以想見 寧遠說

粵匪乃劇盜之黨多響馬隱語各門已分載之凡盜首犯罪大眾斂錢經營調護謂之科炭其義無他言雪中送炭也馮雲山收入桂平縣監

羣醜集貲脫之凡輸錢者當時有簿籍到江甯後查敘科炭功皆升授偽官並徧行偽誥諭令其採訪科炭者奏封官職無使一人向隅云 考偽文告 賊兵卒有兵冊家冊每月終送簿書衙稽查人數如有逃人下月造冊卽將其人名下寫三更二字初甚不解既而訪知係楊賊詭稱天父說過變妖之人謂之三更逃黑夜並造言曰任爾

三更逃黑夜難逃天父眼睜睜 考自偽文告 賊初至湖南擄挖煤人防其逃用火印烙腦門上嗣擄得强悍人亦用火印破岳州後裹脅日眾往往強之烙印至死不從賊知不可始廢此令近於武漢擄人用刀割去辮髮使不能逃其計愈毒被脅蓄髮猶可下赦令剃髮免死今被擄者皆無辮髮一時安能長成出示解散尤為

不易賊立鄉官之處見有剃頭者亦不盡殺輒用粗糙沙石礪其頭皮頃刻血肉狼籍而以鹽擦之酷虐如此百姓安得不畏

聶登說

賊之偽文書動稱天父天兄文義荒誕字句訛別凡我吏民見之無不唾罵非笑之以為無知狂寇殊不足平而不知賊之詭計正以此惑人一則惑彼中愚人使崇信之不敢背叛一則惑

我將帥士卒使人人藐視之疎於防範也

程泰說

首逆數人竊天主教緒餘倡立邪說呼天為父耶穌為天兄洪逆為二兄洪大全為三兄楊秀清為四兄蕭朝貴乃洪逆妹夫呼為貴妹夫其意欲尊天為父而強拉二千年上海外傳教之耶穌為長兄與諸逆序雁行以其妹為天女蕭朝貴為天婿悖逆至此極矣荒誕至此亦極矣

尤可異者朝貴久經投首其妻孀居與洪逆眷屬俱癸丑七月楊逆多蓄淫姬縱慾成血淋症久醫不痊乃具本章於洪逆奏請其孀妹為之療治其詞略曰當日貴妹夫曾得此疾乃天女貴妹醫調痊愈不揣冒昧請貴妹降臨弟府醫小弟之疾一俟醫痊即送回天朝洪逆批曰清胞勤理天事致得此症煩貴妹速赴清胞府內

醫治調護不得怠慢又批七言四句曰清胞千要固精神萬事節輕葆性真縱有高天時看顧蜂針磨久讓花新尋繹詩義無非戒楊逆保身節慾云爾然竟使孀妹為楊逆醫血淋之疾作何療治又可知而知逆賊淫亂安有人理古之叛逆其下殺其首長淫其妻妹者有之然未聞公然具本奏請姦宿其孀妹而其主批准者雖

亘古奇聞亦以見洪逆受制於楊逆無事不從也

程本增說

逆賊屠殺人民每鳴鉦喊令傳集某處然後盡殺之最慘踞揚州時城內糧盡飢餓百姓輒赴各賊館呼號乞食賊目厭之乃鳴鉦傳令曰四十以上八十以下男婦齊赴南門大街空屋來日五更按名散給口糧於是飢民爭赴約二三

十二

萬人各據空房待發米穀詎賊目將兩頭柵欄關閉各以千餘賊執械扼守黃昏後盡將空房縱火次日日中甫熄呼號之慘順風聞十餘里灣頭官兵疑我軍得手故清晨不期而會樓澤說或問賊目何行軍不用帳棚對曰此正軍師東王妙計不用帳棚隨處民房可住凡民房皆可拆作板屋其利有三一不用盤運可省軍力二

不畏火彈驚營三遇祁寒酷暑兵士居於板屋不致食宿於風雪烈日之中不致喫虧故精力較官軍必倍雞鴨魚肉更縱其啖嚼華美衣服任其穿著貧民驟得如是享用故其氣自振恆戰鬪以忘死

譚恩普說

寇盜雖如蛇蝎未必別生肺腸如黃巾之虐猶知敬禮康成不犯高密保鄭公鄉他如倉卒遇

十一

賊子請代父弟願代兄彼此爭死者賊輒嘉其義兩釋之史冊所載不可枚舉若夫身捍危城力竭致死者草竊之徒亦知各為其主仍封卹之如陳友諒糾合土賊陷安慶路余闕死之友諒且褒其忠葬以大臣之禮又如蘇武使匈奴洪皓使金義不屈節俱得生還蓋天理至性自在人心雖狂寇敵國亦可感動也若今之粵匪

則大不然無論賢不肖概謂之妖悉屠殺焚擄骨肉相救呼號乞代者兩殺之凡陷一城盡戕官吏有自裁者更鬻割之暴骨於市以故官軍克復之城求殉難官吏遺骸迄不可得粵匪毒虐一切舉動皆自古叛逆所無其不速滅無是理也譚恩普記

逆匪迭陷雄郡劇邑被害文武何可勝記其忠

魂不泯最著靈迹者有數人焉甲寅二月賊陷江甯上元縣劉清溪大令同饒素負循良幹濟之名城陷朝服坐大堂厲聲罵賊並誡賊勿傷百姓賊眾將劉令擁至城北綁於樹攢射之更以鉅礮轟擊瞬息骸骨崩散百姓吞聲泣莫敢縱迹閱三日有夜行後營者見榛莽中有白光上騰相約省視見股駭一隻猶著靴未脫其光

自靴中出百姓探之得濺皮靴頁一件內多文案草稿及官紳賢否可任何事筆記然不知為何官之骸骨最後得一手摺列銜為上元縣劉某係條陳六事欲上之大府者於是始知為劉令遺骸矣羣昇之藏密室中覓小木匣以布包裏潛埋於清涼山麓不能封樹暗為標誌而已然其地夜輒有光謀葬之民過墓而祝日光燄

萬丈忠魂結而不散也固宜然恐賊匪驚異尋其處而掘之轉不如韜光之為愈也祝畢其光頓斂有作詩輓之者逃人不能全記如文山首領常山舌今與先生鼎足三所葬祇一足誠合作也又癸丑九月賊陷黃州府金菊仙太守雲門知無兵無餉萬不可守賊絕命詞二章寄湖北撫院文巡捕張德堅囑其代呈大府投井死之

先一年太守于役蒲圻其夫人二女寓省垣城陷爭先投繯殉難節義萃於一門且太守起家牧令夙有神君之目其詩曰笑赴清泉死泉香骨亦香滿腔餘熱血泉下侍先皇命婦投繯日雙珠爭後先泉臺貞烈魄相待已經年二詩感人也深膾炙人口賊求其屍不可得遂踞府署每晚二堂必見紅光圓如鏡中立一頤而髯者

口吐清水如散珠璣堂上幃幔皆溼賊懼他徙黃州難民多知之此誠忠盡之氣充塞兩間也甲寅三月初十日賊陷德安府自總督以次文武俱逃避獨署安陸萬令萬成出驕立府署大門外賊至拔佩刀指罵砍之羣賊攢刺身無完膚更剖腹實爆竹於其中聚火轟焚皮骨燔灼殆盡賊踞一月他竄居民感其德政憫其慘死尋

得殘骸零骨泣而瘞之旋示夢於生員徐鍾涓通身作金色光謂所檢頭骨非是乞棄之次日糾集紳民復為改葬開匣出諸骨多金黃色惟頭骨一具髀骨一塊焦黑不類因別出改葬於漢黃香墓側蓋生時嘗謁香墓歎歔流涕願他日葬遺骸於此庶幾忠孝相依猶梁伯鸞之願埋要離塚旁從其志也賊眾圍武昌半年餉盡

援絕在事文武多知必不可守然竭力捍衛城陷存必死之見者顯秩之中究推署臬司李紅樵觀察柳毅為第一人觀察平日宦績及守城勞瘁皆足生天逮六月初二日大東門啟知事不可為豫約候補知縣俞恆淳同死屆時不期而會從容就義縊於寓館之後樓從死微職數人僕從一二人賊目踞其室每欲登樓必有異香

襲人頃刻頭痛欲裂賊遂封閉之其長子鶴人廉察彙自粵帶勇由湖南剿賊至湖北所向前驅急公義而兼家仇忠孝出於至性誠一代偉人八月二十三日克復鄂省不待城啟縋堞而入匍匐以尋父屍至寓館之樓見蛆壳白骨分布樓板之上獨其父之屍面色如生絲毫無損推泣斂以監司冠服父老兵勇聚觀如堵莫不

篤信忠骸確有鬼神保護賀忠貞之盡節墩子湖浮屍七十日鬚髮如故可並傳矣當酷暑灼金之時遇見屍必殘之寇非死者忠誠所結生者至孝所格安能若是哉賊氛所至之處異聞實多傳聞失實不敢率記此則共知共見者至於殉難忠魂指不勝屈何以獨此數公特著靈迹蓋死同一死求其心志或有不同或變出倉

卒雖欲求生亦不可得或跡其生平一死僅足晚蓋在

邱典固所必及然鬼神鑒察別具權衡故不能人人皆示神異吾儒不言虛幻此則彰彰在人耳目並非故神其說流為二氏之談也周覽程泰瑞說亦人所共知者壬子十二月賊陷武昌縉紳之家闔戶自焚者比比皆是有張姓者其次子以末職需次江南

其家二十一口皆焚死所居成瓦礫場癸丑二月其子匍匐歸撥灰燼尋屍得焦黑殘骸十餘具皆長不滿尺不辨誰某且不知是何肢體泣而殮之當雪涕之時每骸骨一具皆流血數縷拭之復出殮者大恟幾絕嘗聞惡死之屍見親丁則七竅出血死屍何知氣機感觸如此響應若殘碎燒燬之骨較之全屍更無靈氣何一見

骨肉段段流血不啻有知耶逆賊荼毒生靈竟

致天壤間見此異事

李升茂程文偉說

癸丑九月初賊自江西敗竄田家鎮其時前武昌同知勞光泰造礮船甫畢奉檄下荆所招皆潮勇船則笨大不如法其子母礮過長船上不能安頓有識者皆知其必敗光泰方得意肆言謂賊不敢上竄非不能破田鎮乃懼我礮船也

一經下行立即驚散不待戰而勝矣江夏優廩生黃金吾久事戎幕素有膽識殊不直之上書誠其驕疎而詆其妄謬光泰甚怒執而訊之問難數千言黃金終不為屈光泰借詞尋衅斥辱之黃金不平具稟號訴於撫轅撫軍是之遂奏光泰不可恃諸狀奏牘未返而事已不可收拾矣廣勇多降賊其遣散者皆為匪即今榔桂東

安諸服是也光泰迄未弋獲喧傳亦在賊中未必不然甲寅六月再陷武昌黃生俟其母畢命祭拜後亦自縊殉節其人品之懸殊如此光泰壬辰進士久任牧令素以才識自負其人志大而疎然亦不料債事流毒至於此極也黃生上撫軍之稟猶能記其大概於時事頗有關繫故擇錄之其鈔黏上光泰書曰司馬雖粵人然離

粵日久不知目下情形廣勇最不可靠食口糧即為勇賊至即為賊久已勇賊不分而潮勇桀驁為尤甚生曾佐謝定侯太守幕謝公雖非醇正人然能知潮勇之為害故甘遠戍而不肯管帶司馬所招廣勇皆潮勇也因其名目為眾畏棄不過略變其名云爾請一一問之有廣肇高廉等處人乎然能以重賞餌之猶可為用今餉

絀賞微又烏足動其心哉在潮勇之意亦未必
定欲從賊今駕礮船至田鎮勝則為功敗則駕
船投賊未有不重用者况擄掠之奢富必百倍
於官糧又何憚而不為司馬貿貿不察猶欲仗
鄉誼籠絡維繫之試思粵西潮勇滋事所殺帶
勇官如李春元等輩非廣人耶在司馬竭力効
忠視一死其甘如飴然萬一債事其如大局何

其如

國事何廣勇萬不可用迄無人敢言生
獨發難効忠於司馬者不過為蒼生計雖廣勇
恨而屠之弗避也梁敬堂一藩司工房書辦耳
市井寡識但知牟利豈請造船諸法尤可異者
始造之船兩頭起翹舵後開礮眼駕駛似尚靈
活嗣因人言桅帆過高恐致翻覆一律將船底
改為寬平穩則穩已其如不能行駛何夫桅高

可去一二尺不必波及船身也治非其病搔非
癢處反增他累可勝嘆哉然此猶論船之式不
善焉若工料之不可問侵蝕纍纍草率偷減則
愈不忍言徒以彩繪飾其陋薄何司馬為其蔽
惑之甚耶所鑄子母鐵礮長至八尺五寸礮船
能對安乎鐵未銘鍊造不如法槽漏門鬆接苟
之處走氣施放必致後坐內堂孔罅如毛引門

未能

平底種種舛錯幾成廢物以如是之船載
如是之礮用如是之勇禦如是之賊謂可成功
雖斷生頭不敢信也賊披猖至此非全無伎倆
者望司馬察焉生久欲上言或謂司馬所辦諸
事聊備不虞已耳賊在江西未必即至湖北以
此礮船虛聲警駭土匪似尚有餘故暫甘緘默
而不料賊眾卒至大府別無豫備專恃司馬一

旅剿賊文檄且下行有日矣聽聞之下不禁汗涕齊出甘冒斧鑕以陳詞者冀司馬抑其驕氣別圖補救也其補救之法無他惟有以潮勇守城換楚勇出師每船置一二潮勇使之教習演礮以新造之船選初造靈便稍堅固者下剽另雇大擺江協助之全將新鑄礮位棄之不用挑局存屢試之礮置之船上大小有船四五十隻

十一

礮七八十尊足供此役已俟到田鎮木城所置之礮仍可移用在精不在多不獨兵勇即船礮器械亦然也更恃司馬精心默運激勵將士扼守田鎮不必進取而全楚已有磐石之安矣前於巡捕房內聞司馬之緒論一則曰廣勇義烈非常千人如一心再則曰船堅礮利賊見即走不致相持諸談與生闇陋之見天淵水火夫人

自信太深外人之言殊不易入生非不知不過代全楚生靈乞命其心無他伏乞曲鑒云云其述北秦問難之詞曰初四日勞丞傳生過江至公寓威氣相凌如鞠重囚首指書中剽如是賊諸語為難曰爾訟棍狂生安知軍旅廣勇船礮之得力非爾所知不足深辯爾說剽如是賊云云是極言賊匪利害也粵匪殘暴無人理所習

十二

邪教荒誕不經一味凶頑毫無伎倆此等毛賊安能成事又何足平豈古之僭竊隗囂符堅石勒之徒可比此數人知所以倡亂且知所以為治始足慮也爾肆言賊勢強盛昂屬悖逆此等狂寇唾罵之不暇爾獨贊揚之是誠何心雖律以奸細殺之亦無不可口筆雙刁之輩今理屈詞窮爾將何解生屏氣聽畢其詞徐徐對曰生

是否奸細無左證必憑公論亦如司馬論船廠云云可不必深辯至於賊之利害誠生所說何諱為試思劇賊當前詈之何益豈若小兒女然唾罵之以取快一時耶司馬非真知尊朝廷者知尊朝廷莫生若也本朝治隆千古聖聖相承體國惠民良法美意無所不具然而奉法之吏似不盡賢行陣之士亦不盡有勇知方以致釀成寇亂至於粵匪文字荒誕術在惑人其用兵詭變似有隗囂符堅輩所不及者官軍屢挫賊黨蔓延數省實由賊計捷速莫測承平日久宿將溢亡殆盡我軍一時乏才故也一經天心轉移必出偉人以滅此賊所謂非常之績必待非常之人耳奸民倡亂聖世所不能免然殘破至此猶必謂賊無伎倆賊不足平將欺人

抑自欺耶近來官吏將弁皆喜聆粉飾捷音惡聞真實警報比及賊至逃避不遑前之大言威風何在殊可恨也不特此也惟其賊黨利害所以羈誅數載此亦至情至理若必謂賊黨為隗囂等輩所不若不過張角孫恩之流亞果如是則是我文武並無張角孫恩諸人對手豈不重貽朝廷當世之羞哉假使竟有隗囂儕輩出又將用何人才敵之豈不又重貽朝廷當世之憂乎總之賊誠暴虐賊誠利害於暴虐則詈之於利害則角智以圖之若一味大言輕之殊不可也如賊係強敵偶挫猶有詞可解若賊果無能是我文武之無能較賊豈不更甚耶勞丞聽訖復怒曰爾又敢說復有隗囂輩出此非幸災思亂之詞生復對曰問答博辯引他言以實

之此恆情也司馬無得故入人罪勞丞又曰爾言廣勇通賊豈亦疑我乎我科目出身受恩深重今垂暮之年捨身以効命者亦不過欲挽回於萬一耳爾何見逼之甚生對曰司馬循吏名士生何敢疑然恐廣勇降賊之後司馬獨立為可慮焉乃厲聲曰迂酸勿作假慈悲吾老命繫此一行爾何得阻撓生復規以改作補救諸語

勞丞愈怒謂生不守臥碑連呼家人強拉生跪欲用教刑生復對曰我非告狀又未得罪何戒飭之有若責以出位言事則又誤已今狂寇壓境猶守臥碑之戒不為百姓求生路有是理乎忍心乎司馬果以老命博忠名恐亦非正道正在忿爭之時其幕友出呼兩家人掖生以出猶聞勞丞大言曰吾必回兩院辦此狂徒生素守

繩墨實因一時激於義憤致受勞丞凌辱其應辦與否自憑憲斷所陳之事實係忠言與省城大局關係匪淺乞大人精思而裁決之或別委賢員前赴田鎮生雖受褫刑亦甘心矣稟甚冗長大略已具崇撫軍竟亦知嘉納惜未能用其言空談無補一奏而已黃生素醇謹言如不出勞之債事悉如黃生所料一書一稟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斯二語可以移贈其氣節才思皆不可及至其扶掖而出倔強之態亦可想見城陷盡節可謂不負所學已至其凌厲長官肆言無忌必其人當斯時斯事則可若寡識者效之則無理取鬧矣因所言有關賊情故及之黃奪原本賊到處肆焚掠者實欲絕人衣食之源不得不從賊也惟有技藝及江湖星卜僧道者流不專

恃生產賊於是搜虜百工匠藝為之執役嚴禁
星相巫覡盡毀廟宇神像使九流生計俱絕亦
惟賊是依矣古之寇盜在境自全者往往改僧
道服為倖免計粵匪僧道並擄致人隱於方外
不得真所謂不留一綫生路者矣難民共知
賊不惜物力但求一時濟用其於房屋亦然每
於一條街兩邊房屋比戶打通一片於相接之

處皆開一竇可行數里不見天日人所共知

凡克復之處官廨民房無不尿溺狼籍渣滓山
積賊館祇禮拜一堂略為灑掃餘則任意作踐
有養馬於牀前者人所共知

神祇在天土木無靈固也賊一見塑象立砍安
得無罪如武昌鐵觀音揚州鐵佛外裝金箔賊
猶認為木身用刀砍之其刃立缺亦往往心悸

戎羣賊毋入其廟狂妄之賊又每狎侮神象恆
以婦人之衣著於佛身軍牢夜役之帽加諸三
官文殊之頭甚至將漢陽歸元寺紗胎空心羅
漢頭頂竹帽身著紅衣用船裝載前行擔我槍
礮將江甯各寺羅漢悉數置雨花臺山上夜間
頭上各置一燈官兵遙認為賊槍礮徹夜不息

尚權督程本瑛說

癸丑八月楊逆下令選各館所擄幼孩十二歲
以下六歲以上者二百餘人閹割之欲充偽宦
官因不如法無一生者楊逆知不可為又說稱
天父下凡指示再遲三年舉行以掩羣下耳目

程本瑛說

天下學宮 至聖之像前明嘉靖年間概易木
主敬之至也間亦有未易之處如湖北德安府

學其聖像係元文宗時所塑賊至竟殘毀之所
陷之處凡學宮正殿兩廡木主亦俱毀棄殆盡
任意作踐或堆軍火或為馬廐江寧學宮則改
為宰夫衙以壁水圍橋之地為椎牛屠狗之場
逆賊罪浮於天此猶從來叛逆所不敢者命所為
近聞賊匪虜得人民於左頰刺太平天國四字
其計愈毒鄉民若不認真團練設竟被虜即逃

出官軍原赦亦成廢人矣近日探報

賊雖無邪術然虜人純用換移心腸之法惟真
有識力者不致濡染餘則換好人為壞人換壞
人為極壞人如賊數門內逐條所載是也故凡
從賊稍久逃出難民無不眼光閃爍不定出言
妄誕視世事無可當意於倫常義理及繩趨墨
步之言行詢之皆如隔世視我官吏若甚卑不

及賊目之尊貴毫無畏敬之意過不怨問官輒
殺之蓋由染習已深非一旦所能湔洗耳楊家寶
劉春說
各賊目凡赴各典官處支取銀錢及一切物件
概不行文隨手寫一紙條蓋用偽印見條即照
數發給程奉瑣說

賊中米穀皆以斤兩計故無斗斛其權衡各物
尚無改創惟楊韋石諸逆改製銅尺奏請洪逆

情實錄卷十二

頒行尺背鐫欽定天朝正尺六字尺之長短較
現用之尺長七分凡行使錢文皆用足錢不准
扣串屢出偽示禁止其示中有天朝萬事滿足
不准絲毫欠缺等語程奉瑣說

賊本欲盡廢六經四子書故嚴禁不得誦讀教
習者與之同罪癸丑四月楊秀清忽稱天父下
凡附體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及事父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話未便一概全廢故令何震川曾釗揚虛賢拔等設書局刪書徧出偽示云俟刪定頒行方准誦習程本癸丑七月安徽望江縣偽軍帥稟奏保薦望江縣生員龍鳳璉有安邦定國之才能鳳璉偕其父至江甯上書洪逆不下數萬言內引周武漢高為比狂悖已極洪逆批數字曰周武劉邦是

十二

朕前步先鋒卿知否龍鳳璉不解所謂旋送入詔書衙學習並未擢授偽職考自偽詔書稿及程奉璜說

甲寅四月下旬漢陽賊眾分股擾黃安縣百姓讓出空城潛伏四鄉候賊入城合河口金谷龍圖等團練八萬人圍城立破之殺斃三千七百餘賊當破城時羣賊跪地哀號願各剗一目各割一耳相隨服役終身百姓不聽悉屠之此誠

第一快事他如江蘇之六合縣湖南平江縣湖北京山之宋河諸處團練其殺賊皆不亞於此但能處處如此不煩師旅賊可立滅矣見黃漢軒會稟及周野等說賊之硝磺固由奸民接濟然亦隨地製造每拆牆墻陳石灰及各種雜灰以熬硝磺無物可煉一時缺乏則用火酒煮馬糞曬乾更煮更曬經三四次研細攪入硝內其性竟與硫磺無異

十二

周壽眉說與眾難民說皆同